26

巴尔扎克全集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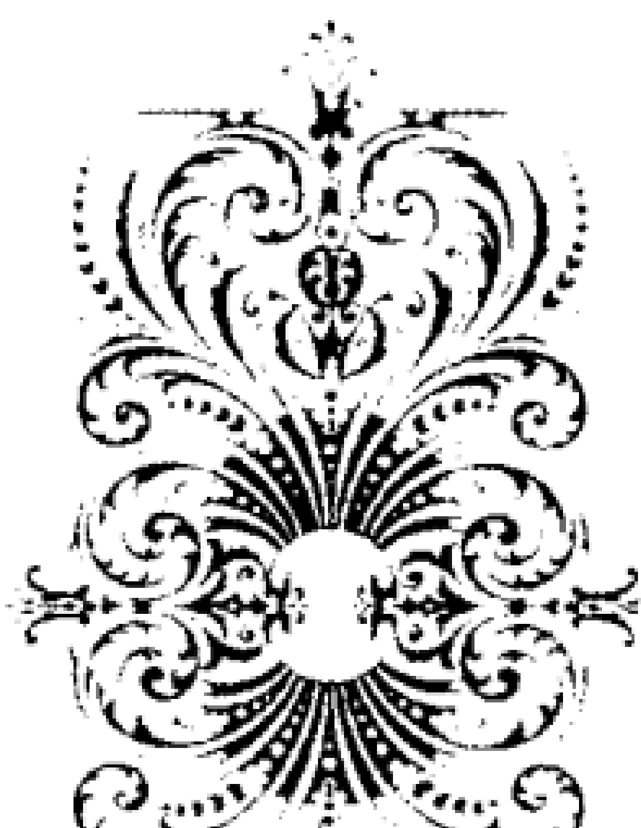
ISBN 7-02-001756-8/Z · 171
定价：36.00元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巴尔扎克全集

第二十六卷

戏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Théâtre

Œuvres complètes de Balzac

Louis Conard, Libraire – Édite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全集(26)/(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
张冠尧,李玉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重印
巴尔扎克诞生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02－001756－8

Ⅰ. 巴… Ⅱ. ①巴… ②张… ③李… Ⅲ. ①巴尔扎克
(1799～1850)－全集②戏剧－剧本－作品集－法国－近代
Ⅳ.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2378号

本卷编校人员:艾　珉(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473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4.125　插页1
199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1－2500
定价36.00元

目　次

伏 脱 冷

五 幕 剧

献给洛朗·扬先生①

他的朋友

巴尔扎克

一八四〇年三月二十日

① 洛朗·扬(1808—1877),巴尔扎克的好友,文艺批评家、记者、装帧艺术家,巴尔扎克剧本的合作者。

前　言

一部戏剧的作者很难在他的作品首次上演五十天以后再度设身处地重现该剧上演翌日的情景。现在，当所有人都给《伏脱冷》写了前言之后，再来给这个剧写前言，就更加困难了①。作者的前言比起众多不同的看法来，一定大为逊色。大炮的闪光永远比不上烟火。

作者是否会对自己的作品加以解释呢？不过，能够评论这部作品的只有弗雷德里克·勒迈特②。

作者会抱怨自己的剧本被禁演吗？若然如此，他便是对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缺乏了解。专横是立宪政府的一种小小的毛病，不过是说了不算而已，而且，难道作者不知道，弱者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吗？这个政府和孩子一样，除了不做好事和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以外，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

---

① 《伏脱冷》的脚本于一八四〇年出版，没有前言，只有一小张可以撕下的活页，上书："巴尔扎克先生由于重病卧床，未能为其被当局禁演的剧本《伏脱冷》配上前言。一俟作者健康允许，必当补上。所有购买本书之人士均可凭此极易撕下之通知，换取上述前言一份。"凭本证领取《伏脱冷前言》一份。

② 勒迈特(1800—1876)，十九世纪法国名演员，豪放潇洒、演技超群，曾在包括《伏脱冷》在内的多出名剧中饰演主角。

作者是否会提出论据，证明《伏脱冷》像贝尔坎[1]的作品一样，是一个不伤大雅的剧本呢？可是，论述戏剧的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岂不就连提出这一问题的普律多姆[2]之流也不如了吗？

作者是否会责怪新闻界呢？其实，他倒是应该祝贺他们在这次事件中，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在别的地方发表的一切有关这个剧的意见。

这次政府强制禁演所造成的灾难，据说理发师的剃刀本来可以补救[3]。但不管如何，作者倒在有些人对他表示的关心

① 贝尔坎(1747—1791)，法国作家，主要为儿童写作说教式的作品。

② 普律多姆，十九世纪法国讽刺作家莫尼埃笔下的人物，是自满而骄矜、爱说蠢话的小市民典型。

③ 当时此剧被禁的主要原因，是饰演伏脱冷的演员弗雷德里克·勒迈特头上的一小绺头发酷似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发型，而这绺头发是完全可以请理发师去掉的。大约在一八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巴尔扎克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说："现在您大概知道了，《伏脱冷》不幸被路易·菲力浦禁演，因为他在第四幕弗雷德里克·勒迈特所扮演的一位墨西哥使节身上看到了讽刺他的形象。所以，我能对你谈的只是一次演出。圣马丁门剧院院长(阿莱尔)很倒霉，不得不把剧院很大一部分座位租给一些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另一部分座位归我的敌人和记者，大约三分之一则由我的朋友、演员和院长的朋友包下。我本来也料到会有人反对，但怀有敌意的势力虽大，我们的票房仍有巨大的收益。这是禁令到来以前，我对这个剧和我本人所抱的全部希望。因此，星期天(三月十五日)，我赚了六万法郎，到了星期一，便什么也没有了。金钱的烦恼一扫而光，然而，我的处境复又变得危险了。维克多·雨果陪我去见部长(德·雷缪札先生)，并获得了保证，禁令完全出自路易·菲力浦，与部长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演出时，或者在部长官邸，雨果的表现完全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当他知道我生病的时候(《伏脱冷》首场演出的翌

里，获得某种慰藉。尤其是维克多·雨果先生，他助人为乐，不愧为伟大的诗人。作者特别愿意在此指出，他多么见义勇为，时至今日，他的敌人仍不放过机会对他的性格横加诽谤。

总之，《伏脱冷》已经存在了差不多两个月了，而在巴黎这个温室里，一个活上两个月的新品种需要两个世纪才能培养出来。因此，《伏脱冷》的真正和最好的前言将是一出题为《好心的理查》④的剧。为了不让老鼠们独占圣马丁门剧院兴旺发达的舞台，当局已经批准这个剧公开上演。

一八四〇年五月一日于巴黎。

日），还亲自来看我。乔治·桑和吉拉尔丹夫人（曾在报刊上为《伏脱冷》辩护）都非常帮忙。弗雷德里克很讲义气。但演员酷似路易·菲力浦的事件也许是故意针对圣马丁门剧院院长阿莱尔的，因为他想弄垮院长，取得剧院的领导权……报刊真是卑鄙，他们说我的剧本不道德，使人反感。我只对你说一句，你一定要看看这个剧本。剧本也许不十分好，但绝对合乎道德规范。部里却为了掩饰王上的愤怒，借口说剧本不合乎道德，这样做既蛮横又卑劣。所以，请您相信一件事，就是我对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人向巴尔扎克建议赔偿他的损失。美术学院院长卡韦最初出价五千法郎。巴尔扎克后来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的脸一直红到了发根，我回答说我不接受施舍。”

④ 此剧并未上演，亦未印行。

人　　物

雅克·柯冷，绰号伏脱冷

蒙索莱尔公爵

阿尔贝侯爵　公爵之子

拉乌尔·弗雷斯卡

查理·勃龙代，绰号圣查理骑士

弗朗索瓦·卡德，绰号哲学家　马车夫

丝线儿　厨师

比特　门房

菲利普·布拉尔，绰号拉富赖伊

警察局长

约瑟夫·博内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之随身男仆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路易丝·德·沃德雷）

德·沃德雷小姐　公爵夫人之姑母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伊内斯·德·克里斯托瓦尔　阿尔若斯公主

费利西泰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的贴身女仆

仆人　近卫骑兵　警察等

〔地点：巴黎，时间：一八一六年，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以后①。

---

① 第二次复辟指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滑铁卢再度为欧洲联军所败，波旁王朝之路易十八重返巴黎。

第一幕

〔蒙索莱尔官邸的一个客厅。

第一场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沃德雷小姐。

公爵夫人　您一直在等我，您真好！

沃德雷小姐　你怎么了，路易丝？咱们在一起伤心了十二年，今天我第一次看见你高兴；而对了解你的人来说，这里面一定有令人发抖的原因。

公爵夫人　我的高兴应该与您分享，而只有能够与我分忧的您才能理解为什么一线希望的曙光会使我欣喜若狂。

沃德雷小姐　难道你已打听到你儿子的下落？

公爵夫人　是找到！

沃德雷小姐　不可能！如果他已不在世上，那你该受多大的折磨啊！

公爵夫人　死去的孩子在母亲心里留下一个坟墓；可是姑妈，被人偷去的孩子却永远活在母亲的心中。

沃德雷小姐　如果你的话被人听见了？

公爵夫人　噢，我不在乎！我已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浑身是劲，能够抗拒蒙索莱尔公爵的专制统治了。

沃德雷小姐　经过二十二年以泪洗面之后，这种希望又有什么事实根据呢？

公爵夫人　何止希望而已！王上的招待会结束以后，我到西班牙大使府上去，大使准备给克里斯托瓦尔夫人和我彼此介绍。我在那儿看见了一个年轻人，不仅长得像我，而且声音也像我！你明白吗？我之所以这样晚才回来，正是因为我在客厅里迈不动腿，等他走了我才能出来。

沃德雷小姐　根据那么一点点端倪，你便如此激动！

公爵夫人　对一位母亲来说，启示难道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吗？一看见他，我眼前似乎顿时闪过了一道火焰，他的目光重又点燃起我的生命，使我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总之，如果他不是我的儿子，那我这种感情一定是缺乏理智的爱情了！

沃德雷小姐　你要倒霉了！

公爵夫人　对，也许！一定有人注意到我们了，因为当时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所驱使。我眼里只有他，希望他和我说话。他果然和我说话了，于是我知道了他的年龄：他二十三岁，正好是费尔南的年纪！

沃德雷小姐　可是公爵在场呀？

公爵夫人　我能想到我丈夫吗？我一直在听这个年轻人和伊内斯讲话。我想他们是彼此相爱。

沃德雷小姐　伊内斯，你的侯爵儿子所追求的姑娘？你认为公爵看到你对他儿子的情敌采取这种欢迎态度不感到吃惊吗？

公爵夫人　您说得对，现在我看到费尔南面临的危险有多大了。不过，我不想再耽误您太多时间，因为谈他我可以一直谈到天亮。您会看见他的。我已经叫他等蒙索莱尔先生去觐见王上的时候来，这样，我们便可以问问他童年时的情形了。

沃德雷小姐　你该睡不着了，冷静点吧，我求求你。首先，你叫费利西泰退下，因为她不习惯熬夜。

〔拉铃。

费利西泰　（走进来）公爵先生和侯爵先生回来了。

公爵夫人　费利西泰，我已经跟你说过，老爷那边的事完全不必通知我，你去吧。

〔费利西泰下。

沃德雷小姐　你的幻想使你感到如此幸福，我不忍扫你的兴，但我担心你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从这样的高处跌下来，不仅精神，甚至连肉体也会摔个粉碎。老实告诉你，我真为你担忧。

公爵夫人　您担心我会失望，而我，我却担心自己会过分欣喜。

沃德雷小姐　（目送公爵夫人下）万一弄错了，她非发疯不可。

公爵夫人　（又上）姑妈，费尔南现在名叫拉乌尔·德·弗雷斯卡。

第　二　场

〔沃德雷小姐。

沃德雷小姐　（独白）她不明白，要找回儿子，除非出现奇迹。做母亲的都相信奇迹。一定要好好注意她。一个眼神，一句话，都会使她身败名裂。因为，如果她猜得对，如果上帝把儿子还给她，她会走向一个比她为自己准备的失望更可怕的灾难。她能想到要在侍女们面前表现克制吗？……

第　三　场

〔沃德雷小姐，费利西泰。

沃德雷小姐　已经睡了？

费利西泰　公爵夫人急着要我退下。

沃德雷小姐　我侄女没吩咐你今天早上干什么吗？

费利西泰　没有，小姐。

沃德雷小姐　大约中午的时候，有一位名叫拉乌尔·德·弗雷斯卡的年轻人要来找我。他可能说要见公爵夫人。你通知一下约瑟夫，把他领到我那儿。

〔沃德雷小姐下。

第　四　场

〔费利西泰。

费利西泰　（独白）一位年轻人来找她？不会，不会。我早就纳闷，夫人深居简出一定有原因。她有钱、漂亮，可公爵并不爱她。这是她第一次进入社交界，一位年轻人明天来找夫人，可小姐却想自己接待他！一切事情都瞒着我，既不把秘密告诉我，又不给什么甜头。如果这种做法便是侍女的前途，天啊，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一扇旁门打开了，可以看见两个男人，紧接着，门又关上了）不管怎样，咱们看看那位年轻人再说。

〔下。

第　五　场

〔约瑟夫，伏脱冷。

〔伏脱冷上。内穿黑衣，外罩棕色镶毛大氅，俨然一副外国外交大臣的晚妆打扮。

约瑟夫　该死的女人！咱们完了。

伏脱冷　你完了。原来这样！那么，你很想洗手不干啰？那你在这里就心安理得了？

约瑟夫　确实，做诚实人对我有好处。

伏脱冷　你明白什么是诚实吗？

约瑟夫　何止这个，还有我的工钱，我感到满意。

伏脱冷　小伙子，我眼看你抖起来了。你收入不多，却经常能攒钱，还诚实到放高利贷。这多好呀，你想不到我看见一个老相识步步高升心里有多么快活。你可以这样，因为你只不过有些小缺点，至少是半个好人，而我，我罪孽深重，后悔莫及……日月蹉跎，现在我已一无所有！只剩下危险与斗争。总而言之，我的生活就像一个被敌人重重围困的印第安人，我要保卫自己的头皮。

约瑟夫　我的头皮怎么办？

伏脱冷　你的？……啊，对。不管这里发生什么事，雅克·柯冷向你保证，你绝不会受牵连，但你在各方面都必须服从我！

约瑟夫　在各方面？……可是……

伏脱冷　当然有一定之规。如果有什么棘手的事情，我会请我的死党和老朋友帮忙。你在这里很久了吗？

约瑟夫　公爵夫人去根特①的时候便雇我做她的贴身男仆，夫人们都信任我。

伏脱冷　这正合我心！我需要有关蒙索莱尔一家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吗？

约瑟夫　一无所知。

---

① 根特，比利时地名，拿破仑百日时期，法国王室及许多贵族逃往该城。

伏脱冷　大人物的信任总有一定限度。你发现了些什么吗？

约瑟夫　一无发现。

伏脱冷　（旁白）他变得太老实了。也许他自以为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和一个人谈上五分钟，怎么也能套出些情况来。（高声地）咱们这是在哪儿呢？

约瑟夫　在公爵夫人府上，这是她的套间；公爵的在下面，他们的独子侯爵的套间在上面，朝院子。

伏脱冷　我要你想办法弄公爵书房全部门锁的模子，在哪儿？

约瑟夫　（犹豫地）在这儿。

伏脱冷　每次我想到这里来，你都可以看见在花园门上有一个用白粉画的十字。每天晚上，你都要去看看。这里的人都很守规矩，门的合页全长锈了。但是，路易十八不可能是路易十五①！再见了，小伙子，我今晚来。（旁白）现在我该回到克里斯托瓦尔府上那帮人那儿去了。

约瑟夫　（旁白）自从这鬼家伙缠上我以后，我就没安宁日子过了……

伏脱冷　（又走回来）　公爵难道不和妻子在一起？

约瑟夫　他们闹翻已经二十年了。

伏脱冷　为什么？

约瑟夫　连他们的儿子也不知道。

伏脱冷　你的前任是为什么原因被辞退的？

约瑟夫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晓得。他们只是在王上第二次

---

① 路易十八是路易十五之孙，法国一八一四年复辟王朝的第一任君主。

返都后才建立起家业。

伏脱冷　这就是新社会的好处：主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没有感情，因此就不可能有背叛。（对约瑟夫）饭桌上彼此有没有说些尖刻的话？

约瑟夫　在别人面前从不这样。

伏脱冷　平时你们之间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约瑟夫　公爵夫人简直是个圣人。

伏脱冷　可怜的女人！公爵呢？

约瑟夫　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伏脱冷　是的，是个政治家。（旁白）他一定有秘密，咱们在他的表演里准能发现。一切大人物都有些小癖好，可以使人有机可乘，如果一旦被我抓住，他的儿子一定……（对约瑟夫）关于蒙索莱尔侯爵和伊内斯·德·克里斯托瓦尔的婚姻，他们说过些什么？

约瑟夫　一句话也没说过。公爵夫人对此不太感兴趣。

伏脱冷　她只有一个儿子！这简直不合情理。

约瑟夫　不瞒您说，我认为她并不爱她的儿子。

伏脱冷　从你嗓子眼里掏这句话就像拔一瓶波尔多葡萄酒的瓶塞一样！难道这府上真有什么秘密？一个母亲，一位蒙索莱尔公爵夫人居然不爱自己的儿子，还是独子哩！听她忏悔的神甫是谁？

约瑟夫　她的祈祷都是秘密进行的。

伏脱冷　好吧！我一切都会弄清楚的：秘密犹如少女，越藏得严，越容易找。我派两个能干的听差到圣多马·达干

教堂，不是让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是别有用场。再见。

第 六 场

〔约瑟夫。

约瑟夫 （独白）这是个老朋友，是世界上最坏的损友……他非使我丢掉饭碗不可。唉，如果我不怕被雅克·柯冷像一条狗那样毒死——他是会这样做的，我非把一切都告诉公爵不可。可是，在这个尘世上，每个人都要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我可不愿意为别人卖命。让公爵去和柯冷周旋吧，我去睡觉了。什么声音？公爵夫人起来了。她想做什么？……咱们好好听听。

第 七 场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独白）我儿子的出生证藏在哪儿好呢？……（念）"瓦朗斯[1]……一七九三年七月……"我倒霉的城市！费尔南恰恰在我结婚七个月后出生，真是命中注定要遭到

① 瓦朗斯，法国城市名，位于巴黎东南约五百公里处。

卑鄙的责备！我去央求姑妈把这张出生证带在身上，直到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放为止。如果放在我这里，公爵会趁我不在，叫人翻遍我的房间，他可以随意调动警察。一个得宠的人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如果约瑟夫在这时分看见我到沃德雷小姐那里，全府的人必定会议论纷纷。唉！在这个世界上，我形单影只，要孤零零地对付所有人，关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

第　八　场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沃德雷小姐。

公爵夫人　难道您也和我一样睡不着吗？

沃德雷小姐　路易丝，我的孩子，我之所以去而复返，是为了驱散你的梦想，以免你醒来时过分痛苦。我认为把你从疯狂的想法中拉回来是我的责任。我越是想到你和我说的话，心里越激起对你的同情。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公爵一定把费尔南扔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使他不可能再回到你所在的社会。你看见的那个年轻人绝不是你的儿子。

公爵夫人　唉，你不了解费尔南！我可是了解他。不管他在么什地方，他的生命激动着我的生命。我见过他上千次……

沃德雷小姐　在梦里！

公爵夫人　费尔南的血管里有蒙索莱尔家族和沃德雷家族的血液。他的出身本来应该赋予他的地位，他已经获得。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让他三分。如果说，他开始时只是普通一兵，今天，他已成为上校。我的儿子勇敢自豪，长得一表人才，大家都喜欢他！我确信，他受到人人的爱戴。姑妈，别和我抬杠了，费尔南活着，否则，公爵便违背了自己的君子协定。他非常重视他家族的道德，不会轻易违反的。

沃德雷小姐　对他来说，丈夫的名誉和复仇难道不比君子的信用更宝贵吗？

公爵夫人　噢，您的话使我感到寒心。

沃德雷小姐　路易丝，你知道，蒙索莱尔家族的骄傲是一种遗传，犹如莫特马尔家族的机智一样。

公爵夫人　我太了解这一点了！他对孩子合法性的怀疑简直使他发了狂。

沃德雷小姐　不，公爵感情热烈而头脑冷静。当事情关系到他赖以生存的感情时，他这种人会想到就做到的。

公爵夫人　可是，姑妈，您知道，为了让费尔南活着，他向我索取了多大的代价啊！为了不必为费尔南的生命担忧，我作出的牺牲难道还不够么？坚持说我没有罪，那就等于使费尔南必死无疑。所以我交出名誉，挽救儿子。任何母亲都会这样做的！当时，您在这里保管我的财产，而我独处异乡，势单力薄，好比热锅蚂蚁，无人可以请教，我胡涂了，因为从那以后，我心里想，他再也不会把他的威胁

付诸实行了。在作出这种牺牲时，我知道，费尔南将会一贫如洗，无依无靠，在一个陌生的国土，寂寂无闻。但同时也知道，他会活着，总有一天，我会把他找回来，即使闹个地覆天翻也在所不惜！我回家时心里十分快活，忘记把西班牙大使夫人终于给我弄到的费尔南的出生证交给您了。现在，您就把这证件带在身上，直到交给我们的督政为止。

沃德雷小姐　公爵大概已经知道你进行的活动，你儿子要倒霉了！公爵一回来便工作，到现在还没完。

公爵夫人　如果我要摆脱他企图使我蒙受的耻辱，如果我不再想默默地流泪，您别以为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屈服。我现在已不在西班牙，也不在英国，不再受一个像老虎那样狡猾的外交家所摆布。在侨居国外的那段时间，这个人一直窥伺我的目光、我的一举一动、我的沉默，竭力要看出我内心每一种细微的思想；他用无形的侦察活动，像铁网一样，把我围在其中，并把我的每一个仆人都培养成无法收买的狱卒。他把我关在世界上最可怕的监牢，一座不设防的府邸！现在我在法国，我又找到了您，我在宫廷有了官职，能够在那儿说话。我将会打听到朗雅克子爵的下落，我将会证明，自从八月十日以后，我们彼此便不可能见面；我会把一个父亲对两个大家族的继承人所犯下的罪行告诉王上。我是女人，我是蒙索莱尔公爵夫人，我是母亲！咱们有钱，咱们有一个道德高尚的神甫指点，公正的法律在我们一边。而且，我之所以要我

儿子的出生证……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公爵。

〔公爵夫人说最后几句话时，公爵走了进来。

公爵　那是为了要交给我，夫人。

公爵夫人　先生，您是从什么时候起不经人通报，不获得我的允许便走进我房间的？

公爵　从您违反我们协议的时候起，夫人。您曾经发誓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寻找这……您的儿子……只是在这个条件下，我才答应让他活着。

公爵夫人　违反这样一个誓言难道不比遵守其他所有誓言更光荣吗？

公爵　从今以后，咱们两人都不受咱们保证的约束了。

公爵夫人　直到今天为止，您是否一贯遵守诺言呢？

公爵　当然，夫人。

公爵夫人　姑妈，您听见他的话了吧，将来，您可以作证。

沃德雷小姐　可是，先生，难道您从来就不相信路易丝是清白的吗？

公爵　沃德雷小姐，您呀，您当然相信。如果能使我相信，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夫人已经有足足二十年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啊。

公爵夫人　二十年来，您不断无情地敲打我的心。您不是法官，您是刽子手。

公爵　夫人，如果您不把这张出生证交给我，您的费尔南可就危险了。您一回到法国，就设法弄这张证明，您想拿这证明作为反对我的武器。您想给予您儿子并不属于他的名分和财产；您想把他塞进一个直到我这一代为止都维持血统纯正、妻子纯洁无瑕的家族，一个未曾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通过婚的家族……

公爵夫人　一个您儿子阿尔贝名正言顺地接续其香烟的家族。

公爵　太放肆了！您唤起了可怕的回忆。这最后一句话使我相信，您并不担心公开足以使我们蒙羞的一桩丑事。难道我们要在法庭上公布过去的事情，使我免不了受到责备，而您亦会露出卑鄙的原形吗？（转向沃德雷小姐）她大概没把一切告诉您吧，姑妈？她当时爱着朗雅克子爵，我知道这一点，我尊重这种爱情，当时我太年轻了！子爵来找我说：他是他家最小的儿子，没有希望继承财产，打算放弃路易丝·德·沃德雷①，那也是为了路易丝起见。我对他们彼此高尚的感情深信不疑，便把路易丝当作纯洁的少女，从他手里接受过来。噢，当时我真愿为他赴汤蹈火，后来，我的确证明了这一点。那家伙在八月十日表现出惊人的勇敢，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我把他交给

① 沃德雷，公爵夫人的姓氏。

我的一个心腹；他被发现，投进了修道院监狱①。当知道他在那里时，我把准备用于我们逃命的黄金都给了一个名叫布拉尔的人，说服他混入九月大屠杀的刽子手行列，使子爵免去一死。我救了子爵！（对蒙索莱尔夫人）他倒是知恩报恩，不是吗，夫人？我年轻、爱得如醉如痴，脾气也暴躁，但我没有一脚踩死那孩子！今天，您用您情夫报答我信任的方式报答我对您的怜悯。好吧，情况就和二十年前一样，——只是没有怜悯而已。我用从前的话告诉您：忘掉您儿子吧，这样，他便能活下去。

沃德雷小姐　那么她二十年来的痛苦，你就不考虑了？

公爵　悔恨越深越显出错误的严重。

公爵夫人　哦！如果您把我的痛苦当做悔恨，那么我要第二次大声向您宣告：我是清白的！不，先生，朗雅克并没有辜负您的信任；他慷慨赴死并非只是为了他的王上，而且，从他放弃我，与我诀别的那一天起，我再也没见过他。

公爵　您赎您儿子的命时，说法可是完全相反。

公爵夫人　由于恐惧而被迫达成的协议能算是供词吗？

公爵　这份出生证，您给不给我？

公爵夫人　出生证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公爵　夫人，我对您儿子的生命再也不负责了。

公爵夫人　您仔细考虑过这一威胁了吗？

---

① 修道院监狱，指设于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的古监狱。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为囚禁政治犯之所。一七九二年，于此处发生下文所谓“九月大屠杀”，大批保王分子被人民处决。

公爵　您应该了解我。

公爵夫人　可是您却不了解我！您不再对我儿子负责么？好吧，也请您注意你的儿子。阿尔贝要对费尔南的生命负责。如果您监视我的行动，我也会监视您的行动；您有国家的警察，我有我的机智和上帝的保佑！如果您砍费尔南一刀，小心你的阿尔贝。一报还一报，就这样吧！

公爵　夫人，您在自己屋里，您可以随便说，我倒是失言了。请您恕罪，我错了。

公爵夫人　您比您的儿子有绅士风度，他发火后可从不认错！

公爵　（旁白）时至今日，她过去的柔顺是否只是一种诡计？是否故意等到这一天呢？噢！有心腹人出主意的女人在肚里做文章，犹如火山的火在地下运行，只有爆发的时候，才能让人发觉。她已经洞悉我的秘密，我再也掌握不住她的孩子了，我可能要打败仗。

〔下。

第十场

〔前场人物，除公爵。

沃德雷小姐　路易丝，你热爱你从未见过的孩子，而憎恨眼前的那一个。唔！除非你已经不把我放在眼内，也不需要我的疼爱，否则你必须告诉我，你恨阿尔贝的理由。

公爵夫人　别再提这个问题了。

沃德雷小姐　奇怪的是，当你表示讨厌你儿子的时候，你丈夫却很镇静。

公爵夫人　他已经习惯了。

沃德雷小姐　你不会是个坏母亲吧？

公爵夫人　坏母亲？不。（沉吟）我不能失去您的慈爱。（把姑妈拉到身旁）阿尔贝不是我的儿子。

沃德雷小姐　难道一个外人窃取了真正孩子的地位、姓氏、爵位和财产？

公爵夫人　外人倒不是。那是他的儿子，从费尔南被人从我这儿抢走的那悲惨的一夜起，公爵与我便永远分居了。我作为妻子，也和作为母亲一样，受到残酷的凌辱。但他还在一定的条件下给予我安宁。

沃德雷小姐　我简直不敢想象。

公爵夫人　我同意把这个阿尔贝认做儿子，其实他是一个西班牙妓女的孩子。公爵想要一个继承人。在法国革命使西班牙发生动荡的年月中，这条移花接木的诡计从未引起过别人的怀疑。您大概不愿意我看到那个外国女人的儿子僭夺了合法孩子的地位时，浑身血液沸腾吧！

沃德雷小姐　现在我理解你的希望了。唉，但愿你猜得对，这个年轻人是你的儿子。嗳，嗳，你怎么啦？

公爵夫人　可是他要完了，我把他指给了他的父亲，他父亲一定会……唉，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我要知道他住在哪儿，好去叫他明天上午别到这里来。

沃德雷小姐　路易丝，这个时候出门，你疯了？

公爵夫人　来吧！因为非救他不可。

沃德雷小姐　你准备怎么办？

公爵夫人　咱们两人中间不管谁明天出门都一定会受到监视。不如先公爵一步，买通我的贴身女仆。

沃德雷小姐　唉，路易丝！难道你要用这种手段？

公爵夫人　如果拉乌尔是他父亲不承认的孩子，是我哭了二十年的孩子，那么，世人将会看到，一个女人、一个含冤忍辱的母亲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第二幕

〔布景同前。

第一场

〔约瑟夫，公爵。

〔约瑟夫刚把客厅收拾完毕。

约瑟夫 （旁白）睡那么晚，起那么早，而且一早就来到夫人这里。其中必有蹊跷。难道柯泠这个鬼东西真的说对了？

公爵 约瑟夫，我只见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来了，你把他领到这里。那是一位名叫圣查理的先生。你去看看夫人是否能接见我。（约瑟夫下）我一直认为已经消失的母爱猝然苏醒，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斗争虽然还只是秘密进行，但必须速战速决。过去，路易丝百依百顺，我们的生活还算可以，但她现在如此反唇相讥，就难以令人忍受了。在国外，我可以镇得住我的妻子，在这里，我的力量只能来自机智和权势的帮助。我要把一切都禀告王上，让他来判断我的行为。蒙索莱尔夫人也得服从王上。可

是，我还要等一等。给我派来的警察要是机灵的话，很快便会发现这种反抗的原因。我就会知道蒙索莱尔夫人是否只是被容貌相似所骗，还是骗我饶了她的儿子，要弄了我十二年之后，重又与儿子相会。昨夜，我发了脾气。如果我保持冷静，她便会消除戒心，说出内心的秘密。

约瑟夫　（返回）公爵夫人尚未拉铃叫人。

公爵　好吧。

第　二　场

〔约瑟夫，公爵，费利西泰。

〔公爵从容看了看桌子，发现一本书内夹着一封信。

公爵　“伊内斯·德·克里斯托瓦尔小姐收”。（站起来）我妻子为什么把一封如此无关紧要的信藏起来呢？这封信准是我们吵架之后写的。里面会不会谈到这个叫拉乌尔的人呢？绝不能让这封信送到克里斯托瓦尔府上去。

费利西泰　（在书里找信）夫人的信到底在哪儿呢？她难道忘记地方了？

公爵　你不是找一封信吗？

费利西泰　噢，是的，公爵先生。

公爵　不是这封吗？

费利西泰　正是。

公爵　真奇怪，夫人该需要你的时候，你倒出去了。她快起

来啦。

费利西泰　公爵夫人有泰蕾丝伺候，再说，是她吩咐我出去的。

公爵　噢，很好，你不必向我汇报。

第　三　场

〔公爵，约瑟夫，圣查理，费利西泰。

〔约瑟夫和圣查理从里门上，彼此仔细打量着。

约瑟夫　（旁白）此人的目光对我有点不怀好意。（向公爵）圣查理骑士来了。

〔公爵作势，表示圣查理可以过来，并端详他。

圣查理　（递上一封信。旁白）他是知道了我的底细，还是不过想利用圣查理而已？

公爵　我亲爱的……

圣查理　（旁白）在下不过是圣查理。

公爵　别人向我推荐你，说你很能干，如果摆在高一点的地位，简直就是天才了。

圣查理　如果公爵大人肯赐予我机会，我绝不辜负这番过奖的话。

公爵　机会立即就有。

圣查理　您有什么吩咐？

公爵　你看这个姑娘，她要出门，我不想阻止她，但在我发出

新的命令之前，她绝不应跨出我府邸的大门。（喊）费利西泰！

费利西泰　公爵老爷。

〔公爵把信交给费，费下。

圣查理　（向约瑟夫）我认识你，我什么都知道。一定要这姑娘连人带信都留在府里，我装作不认识你，并且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你表现好，我便让你留在府里。

约瑟夫　（旁白）一边是他，一边是雅克·柯冷，咱们想法都老老实实地伺候着吧。

〔约瑟夫下，去追费利西泰。

第　四　场

〔公爵，圣查理。

圣查理　公爵老爷，事情办好了。您想知道信的内容吗？

公爵　亲爱的，你真是神通广大。

圣查理　您给我们绝对的权力，我们便能灵活地运用。

公爵　但如果你们滥用这种权力呢？

圣查理　不可能。否则我们就会被辞掉。

公爵　拥有如此非凡能力的人，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该怎样施展呢？

圣查理　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范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保护者。别人告诉我们的体面的秘密太多了，向我们隐瞒的

可耻的秘密也太多了，因此，绝不会喜欢我们。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最终使人们鄙视我们才算作罢。人们最初希望我们认为，现实不过是虚言：因此，温柔体贴是愚蠢的行为，名誉是俗套，背信弃义是外交手段！我们是心腹人，然而，有许多事还是要猜。三思而后行，从现在推测过去，从最小的事去安排未来，像我刚才所做的那样。这就是我们的纲领，会使有才华的人感到恐惧。目的一旦达到，虚言重又变回现实。公爵老爷，您大概开始猜测，我们完全可能是卑鄙小人了。

公爵　亲爱的，这一切可能不失其正确，但我想，你并不希望改变世人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吧？

圣查理　如果这样，我就是个大傻瓜了，公爵老爷。我想改变的，不是别人的看法，而是我自己的地位。

公爵　据你看，事情是否易如反掌？

圣查理　为什么不是呢，老爷？（叫我发现家里的秘密，倒不如让我侦察内阁；叫我监视被玷污的人，倒不如把最狡猾的外交家交给我；要我为庸俗的爱情服务，倒不如让我为政府服务。）诚能如此，我甘愿在辉煌的事业中当一个无名英雄……这样，公爵老爷，你会获得一个多么赤诚的忠仆啊！

公爵　亲爱的，大材小用，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我懂得给你作出评价，咱们走着瞧吧。

圣查理　（旁白）哦？咱们走着瞧？——全瞧见了。

公爵　我希望我的儿子娶……

圣查理　阿尔若斯公主，伊内斯·德·克里斯托瓦尔小姐。真是门好亲事！做父亲的犯过为约瑟夫·波那巴[①]服务的错误，被国王费迪南判处流放，他和墨西哥革命是不是有些关系呢？

公爵　德·克里斯托瓦尔夫人和她的侍女此时正接待一个冒险家，名字叫……

圣查理　拉乌尔·德·弗雷斯卡。

公爵　那么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了？

圣查理　如果公爵老爷愿意，我可以什么都不知道。

公爵　不，你说吧，好让我知道你可以使我们得到哪些秘密。

圣查理　公爵老爷，咱们先说好一件事。就是当我的坦率使您感到不悦的时候，请喊我一声骑士，我便重新扮演一个受雇用的侦探的卑微角色。

公爵　说下去，亲爱的。（旁白）这些人可真逗！

圣查理　德·弗雷斯卡先生只有不再能继续过一个年收入十万利勿尔[②]的人那样的生活时，才会成为冒险家。

公爵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必须弄清他身世的秘密。

圣查理　公爵老爷的要求并非易事。我们对待外国人不得不十分审慎，他们是主人；他们把咱们的巴黎翻了个过儿。

公爵　唉！真丢人！

---

① 约瑟夫·波拿巴（1768—1844），拿破仑之兄，一八〇六年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一八〇八至一八一三年为西班牙国王。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他逃往美国。

② 利勿尔，法国古代货币名。一利勿尔相当于一法郎。

圣查理　公爵老爷难道是反对派？

公爵　我只是想把王上弄回来而将其随从撤下，仅此而已。

圣查理　公爵老爷，王上只是因为波那巴所建立的精锐的亚洲警察部队被解散才走的！今天，有人想用一些规规矩矩的人来重建这支部队，那简直是官也不想当了。我们受入侵者的军事警察所阻挠，不敢逮捕任何人，生怕抓错了某位有权势的王公或者吃得过量的总督。不过，为了您，公爵老爷，我们就勉为其难吧。这个年轻人有什么嗜好吗？他赌钱不？

公爵　赌，在社交场合。

圣查理　不作弊吗？

公爵　骑士先生……

圣查理　这个年轻人一定很有钱。

公爵　你自己打听吧。

圣查理　对不起，公爵老爷；但是，没有感情方面的情况，我们是打听不出什么来的。请公爵老爷开恩告诉我这个年轻人是否由衷地热爱德·克里斯托瓦尔小姐？

公爵　热爱一位公主！一位女嗣君！亲爱的，你太令我担心了。

圣查理　公爵老爷不是告诉我说，他是个年轻人吗？再说，假装的爱情比真正的爱情还完美，这就是那么多女人上当受骗的原因！他大概和几个情妇闹翻了。感情一旦解脱，舌头也就没了束缚。

公爵　小心！你的任务非同小可，别把女人牵涉进去。任何

泄露都会使你失去我的信赖，因为，一切有关德·弗雷斯卡先生的事都只能你知我知。我要求你保守绝对的秘密，包括你雇用的人和雇用你的人。总之，如果德·蒙索莱尔夫人猜出你的任何活动，你就完了。

圣查理　这样说来，蒙索莱尔夫人对这个年轻人感兴趣啰？我是否需要监视这个姑娘呢？她可是夫人的贴身女仆啊。

公爵　圣查理骑士先生，下这样的命令有失我的身分，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和你的身分也不相称。

圣查理　公爵老爷，咱们彼此太了解啦。现在，我要探听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

公爵　弄清楚拉乌尔·德·弗雷斯卡是否这个年轻人的真实姓名。了解他的出生地点、他的身世。这一切都必须看作是国家秘密。

圣查理　老爷，只消明天，便见分晓。

公爵　时间够短的。

圣查理　不，公爵老爷，需要的钱可是够多的。

公爵　别以为我想知道些坏事。你们这些人的习惯是助长人们的情绪，而不是给他们指引迷津；你们宁愿编造而不愿无可奉告。我希望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出身……

〔侯爵上，看见他父亲有事，便作势欲下。公爵叫他留步。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侯爵。

公爵　（继续说）假如弗雷斯卡先生是贵族，假如阿尔若斯公主决心选择他而不选择我儿子，侯爵自当撤退。

侯爵　可是，父亲，我爱伊内斯啊。

公爵　（向圣查理）再见，亲爱的。

圣查理　（旁白）他对自己儿子的婚事不感兴趣，对妻子也不可能再有嫉妒之心，这可是关系重大。要不我完蛋，要不我的财路又来了。

〔下。

第　六　场

〔公爵，侯爵。

公爵　娶一个并不爱我们的女人是一种错误，阿尔贝，只要我活一天，你就不能犯这种错误。

侯爵　父亲，目前什么也未能说明伊内斯拒绝我的要求。而且，一旦她做了我的妻子，使她爱我便是我自己的事情了，不是我夸口，我认为我一定办得到。

公爵　儿子，你听我说吧，这些剑客①式的想法在这里是完全行不通的。

侯爵　父亲，在别的方面，您的话是我的金科玉律，但每个时

① 指大仲马的名著《三剑客》（或译《三个火枪手》）中的国王近卫骑兵，能为人所不能的传奇式人物。

代都有自己爱的艺术……我求求您，快点促成我的婚事吧。伊内斯脾气固执，是一个独生女儿，现在却欣然接受一个冒险家的爱情，您应该感到不安。说实在的，今天早上，您表现得难以想象的冷漠。就算不考虑我对伊内斯的爱情，难道我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吗？像您现在一样，我将来一定会成为西班牙的大人物，不仅如此，还会成为亲王哩。父亲，您还不愿意吗？

公爵　（旁白）他母亲的血统又显露出来了！唉，路易丝一定猜到我的痛处了！（高声）先生，您要想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蒙索莱尔公爵的称号更光荣的了。

侯爵　我是否冒犯您了？

公爵　够了！你忘了，从我在西班牙的时候起，我便安排这门亲事了。再说，克里斯托瓦尔夫人没有丈夫的同意是不能把女儿嫁出去的。墨西哥刚宣布独立，这一革命足以说明为什么答覆迟迟不来。

侯爵　父亲，这样说来，您的计划要落空了。您昨天没看见西班牙大使府里发生的事情吗？我母亲明显地向着这个叫拉乌尔·德·弗雷斯卡的人，伊内斯倒感谢她。您知道长期埋藏在我心里、这时候才明确的想法吗？那就是我母亲恨我！而且，父亲，这种想法我只能告诉您，因为我爱您，我担心我并不爱她。

公爵　（旁白）我这是自作自受。因为恨也好，爱也好，彼此都是瞒不住的！（对侯爵）儿子，你不应该给你母亲下断语，你不理解她。她看见我对你一味地宠爱，便想用严厉来

补救。我不想再听见这样的话，咱们别再讲下去了！你今天在宫里当值，快去吧。我今晚请假，你可以随意去参加舞会，会见阿尔若斯公主。

侯爵　在走之前，我能否见见我母亲，求她今晚在伊内斯来看她的时候，替我美言几句？

公爵　如果她愿见，你可以求见，我自己也在等她。（侯爵下）所有问题都冲我来了；昨天，大使问我，我的大儿子是在哪里死的；昨晚，他母亲认为儿子找回来了；今天早上，胡安娜·孟戴斯的儿子又伤了我！唉！公主根据本能便会猜到这一切。法律不能任意违反，自然和社会一样残酷无情。我尽管有王上的支持，但能否有力量去掌握事态的发展呢？

第七场

〔侯爵，蒙索莱尔公爵夫人，公爵。

公爵夫人　真对不起！不过，阿尔贝，我太高兴了。我真没想到，你在进宫之前，纯粹出于孝心，来和母亲吻别。唉！一个母亲就算对自己的儿子有所怀疑，你刚才对我表现出的平时少有的热烈感情，也会将我的担心一扫而空，我感谢你，阿尔贝。咱们终于彼此理解了。

侯爵　母亲，您这番话真令我高兴。如果表面看来，我似乎没有尽孝，那绝不是昏忘，而是担心会令您不快。

公爵夫人　（瞥见公爵）怎么，您也来了，公爵老爷，像您儿子一样，你们都那样盛情……我今天起床简直就成了过节了。

公爵　以后每天都会是这样。

公爵夫人　（向公爵）噢，我明白了……（向侯爵）再见！王上对自己的红衣侍卫是很严厉的，如果因我而受到谴责，我就太过意不去了。

公爵　为什么把他打发走？伊内斯快来了。

公爵夫人　我不这样认为，我刚刚给她写过信。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约瑟夫。

约瑟夫　（通报）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及阿尔若斯公主到。

公爵夫人　（旁白）真糟糕……

公爵　（向其子）别走，一切有我承担。咱们被人耍了。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阿尔若斯公主。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噢，夫人，您先赏光莅临寒舍，实在不敢当。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我这样冒昧前来，为的是你我之间

今后不必拘礼。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伊内斯）您没看到那封信？

伊内斯 您的一名女仆刚刚交给我。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旁白）这么说，拉乌尔可能来。

公爵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一面将夫人领到长沙发）我们能否将这次不拘礼节的来访看作是咱们两家亲密关系的开始呢？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我只是一时高兴，不必看得如此隆重。

侯爵 夫人，那么您担心会使我有非分之想啰？昨天，难道我还不够倒霉吗？小姐没跟我跳舞，甚至也没看我一眼。

伊内斯 先生，我没想到这么快又遇见您，我以为您在当值。我很高兴自己并没有弄错；我只是在离开舞会时才远远看见您，理由嘛，（指蒙索莱尔公爵夫人）就是她！

侯爵 您有两种理由，小姐，我万分感激您只提到我母亲。

公爵 小姐，请您把这种埋怨只看作过分的谦虚。阿尔贝的担心似乎来自弗雷斯卡先生！在他那种年龄，爱情犹如仙女，可以在任何最微小的事物中出现。但您的母亲，还有您，小姐，你们可不能轻信一个姓氏值得怀疑、对自己的家庭亦讳莫如深的年轻人。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您也不知道他的出生地吧？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我们还未到向他询问这种情况的阶段。

公爵　可是，咱们三个人在这里并不反对知道。只是夫人们，你们要保守秘密才好，因为严守秘密是一种美德，对提倡这样做的人只会有好处。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我嘛，先生，我并不认为某种人的好奇完全是出自好心。

侯爵　母亲，那么，我的好奇是否不合时宜呢？我想向夫人打听一下，阿拉贡的弗雷斯卡家族是否并没有绝嗣，难道不行吗？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向公爵）咱们两人是在马德里认识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代，那位老骑士的。

公爵　他死后肯定没有子嗣。

伊内斯　但在那不勒斯却有一支。

侯爵　噢，小姐，您怎么不知道您的表亲梅迪纳凯利继承过这个家族的产业这件事呢？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您说得对，弗雷卡斯家族已经绝嗣了。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好了，如果这个年轻人并非出自名门望族，亦非来自有名的国家，当然便不可能是阿尔贝危险的情敌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如此注意他。

公爵　因为他引起女士们的注意。

伊内斯　我逐渐看清了……

侯爵　是吗！……

伊内斯　……是的，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也许不完全和外表一样。表面看，他头脑灵活，甚至学问渊博，感情高尚，对我

们颇有骑士风度，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显然，他装出高贵的绅士派头，夸大自己的角色。

公爵　我认为，他还夸大了自己的财产。但这种谎言在巴黎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听说您要大宴宾客，对吗？

侯爵　夫人们，弗雷斯卡先生会说西班牙语吗？

伊内斯　说得完全跟我们一样。

公爵　住嘴，阿尔贝。你难道不知道，弗雷斯卡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年轻人吗？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他实在非常可爱。如果您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不瞒您说，亲爱的公爵，不再邀请他来我家做客，我心里颇有点难过哩。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今天早上您和昨天一样漂亮，说真的，您挺得住社交活动所带来的疲惫，真叫我羡慕。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向伊内斯）女儿，别再提弗雷斯卡先生了，蒙索莱尔夫人不喜欢这个话题。

伊内斯　昨天，夫人可喜欢谈了。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约瑟夫，拉乌尔。

约瑟夫　（向蒙索莱尔公爵夫人）沃德雷小姐不在，弗雷斯卡先生造访，公爵夫人愿意接见他吗？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拉乌尔，到这里！

公爵　已经到她这儿来了！

侯爵　（向其父）母亲骗了咱们。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这与我无关。

公爵　如果您已经请弗雷斯卡先生来，为什么你一开始对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此不敬呢？（蒙索莱尔公爵夫人作了一个手势。向约瑟夫）请他进来！（向侯爵）你要谨慎、冷静。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旁白）我想救他，反倒害了他了。

约瑟夫　拉乌尔·德·弗雷斯卡先生到。

拉乌尔　我迅速赶来，听候您的吩咐，公爵夫人，这足以证明，蒙您恩召，我感到骄傲，并乐意为您效劳。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先生，我感谢您准时光临。（旁白，低声地）可是，准时可能会对你不利啊。

拉乌尔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及其女敬礼，旁白）怎么！伊内斯在他们家里？

〔拉乌尔向公爵敬礼，公爵还礼；但侯爵拿起桌子上的报纸，佯装没看见拉乌尔。

公爵　不瞒您说，弗雷斯卡先生，我真没想到在蒙索莱尔公爵夫人这里遇见您。但我很高兴她对您感兴趣，因为这使我有幸看见一位初涉社交界便光采夺目，获得如此成功的少年。您是这样一个对手，战胜您人们会感到骄傲，败在您手下也不会感到遗憾。

拉乌尔　如果不在您家而在任何别的地方，公爵先生，我会把这些我不敢当的溢美之词看作是对我的讽刺。但我不能不把这看作是使我不感到拘束的良好意图，（看着转过身去不理睬他的侯爵）在我认为自己可能使人讨厌的地方。

公爵　恰恰相反，您来得正是时候，刚才我们谈到您的家庭以及夫人和我从前经常见到的老骑士弗雷斯卡。

拉乌尔　承蒙您的关照，但这一荣幸通常总带点说坏话的成分。

公爵　只有非常了解一个人才能说他的坏话。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而我们很愿意有能够说您坏话的权利。

拉乌尔　我关心的是维持你们对我的恩宠。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我知道有一种可靠的方法。

拉乌尔　哪种方法？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继续做一个像您现在这样的神秘人物。

侯爵　（拿着一份报纸回来）各位夫人，这里有件新鲜事：在陆军元帅府上，当时可能你们都在那里，有人当场抓住了一个在赌桌上偷钱的所谓“外来的老爷”。

伊内斯　这条吸引您注意的大新闻就登在那上面吗？

拉乌尔　此刻谁不是外来的①呢？

侯爵　小姐，我注意的并不是这条消息，而是对人们轻率地接

---

① 法语里，étranger一词同时有“外来的”、“外国的”、“非本家族的”等意义。此处使用，自然语涉双关了。

待一些身分不清、来历不明的人难以理解。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旁白）他们是否想在我这里侮辱他呢？

拉乌尔　不错，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人必须提防，但不是也有些人，我们一眨眼之间便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吗？

公爵　阿尔贝，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会接纳任何不明身世的人吗？

拉乌尔　公爵先生了解我的身世。

公爵　您在蒙索莱尔夫人这里，对我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我们太知道您对我们的恩典了，因此，您也不可能忘记我们对您的恩德。弗雷斯卡这个姓氏使人身价十倍，而您也当之无愧地使用这个姓氏。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向拉乌尔）在这一时刻，难道您不愿意即使不是为了您自己，至少也为了您的朋友，说出您是谁吗？

拉乌尔　先生们，如果我的到来成了哪怕最轻微争论的原因，我将感到非常失望。可是，由于婉转打听和直接询问一样能够伤人，让我们结束这场对诸位、对我都不合适的游戏吧。我想，公爵夫人邀请我来并非要使我接受审问。我不承认任何人有权要我交待我想保持沉默的原因。

侯爵　您能否给予我们自行解释这种沉默的权利呢？

拉乌尔　我要求行为上的自由，但这并非为了限制您行为上的自由。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先生，不作任何回答是您自尊的表现。

公爵　（向拉乌尔）您是一位高贵的青年，您气宇非凡，说明您

有贵族的风范，别人好奇，请您不必介意，因为那只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安全。您的剑封不住一切说闲话者的嘴，而社会对恰如其分的谦虚可以宽宏大量，但对非分的企图却毫不留情……

拉乌尔　先生!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赶紧低声向拉乌尔）别说任何有关您童年的事；马上离开巴黎，只让我一个人知道您的所在……您藏身之处！这关系到您未来的整个前途。

公爵　我想成为您的朋友，尽管您是我儿子的情敌。把您的信任托付给一个获得王上信任的人吧。您是如何属于我们认为已经断了香烟的弗雷斯卡家族的呢？

拉乌尔　（向公爵）公爵先生，您位高权大，自不乏要求您保护的人，我虽无权无势，却不需要别人保护。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先生，请您别怪这样一位母亲，她曾经希望有这场辩论，以便明白，经常在克里斯托瓦尔府邸接待您，是否不智之举。

伊内斯　本来您的一句话便可以救了我们，可您就是不说。难道有什么东西，您爱它胜于爱我？

拉乌尔　伊内斯，除了这一责备，其他一切我都可以忍受！（旁白）啊！伏脱冷，你为什么命令我保持绝对沉默呢？（向夫人们敬礼。对蒙索莱尔公爵夫人）我的全部幸福都托付您了。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听我的话去做，一切由我承担。

拉乌尔　（向侯爵）我听候您的吩咐，先生。

侯爵　再见，拉乌尔先生。

拉乌尔　请叫我弗雷斯卡。

侯爵　好吧，弗雷斯卡！

〔拉乌尔下。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除拉乌尔。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您可是够严厉的。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您有所不知，夫人，三个月以来，只要我女儿到哪里，这个年轻人便跟到哪里，而且，他的自我介绍做得也轻率了一点。

公爵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别人很容易把他当做一位乔装的王子。

侯爵　倒不如说是一个想伪装成王子的无耻之徒，不是吗？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先生，您父亲会告诉您，这样的乔装打扮是很困难的。

伊内斯　（向侯爵）先生，您说他是一个无耻之徒？别人可以将我们拔高，但我们不会自己降低。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你说什么呀，伊内斯？

伊内斯　他又不在，母亲！不是这个年轻人失去理智，便是这几位先生故意装出心地浅窄。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向蒙索莱尔公爵夫人）我明白，夫人，一切解释都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蒙索莱尔先生面前；但这关乎我们的名誉，我等待您的光临。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这样，明天见。

〔蒙索莱尔先生送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及其女儿。

第 十 二 场

〔侯爵，公爵。

侯爵　父亲，这位冒险家的出现，使您，还有母亲，都异常激动。似乎并不是一门婚事被破坏，而是你们的生活本身受到了威胁。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带着这种印象走了……

公爵　唉，为什么她们偏偏在这场辩论进行之中到来呢？

侯爵　这个拉乌尔难道也使您发生兴趣？

公爵　你不也是吗？你的财产、你的姓氏、你的前程和你的婚姻，一切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在你自己面前都押出去了！

侯爵　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年轻人，我立即可以战胜他。

公爵　决斗吗？疯子！如果你万一不幸杀了他，这门亲事也就完了。

侯爵　那么，我该怎么办？

公爵　像政治家的做法一样：等待！

侯爵　父亲，如果您有危险，您想我能无动于衷吗？

公爵　儿子，这副重担会把你压垮的，还是让我来挑吧。

侯爵　啊，您会说的，父亲，你会对我说……

公爵　什么也不会说！咱们两人该脸红的事太多了。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伏脱冷。

〔伏脱冷穿一身黑色衣服。在本场部分时间，他装出一副内疚和谦卑的神态。

伏脱冷　公爵大人，请原谅我未经传召便闯入您家的大门，不过（低声只向他）咱们两人刚刚都吃了轻信的亏……请允许我单独对您说两句话。

公爵　（对儿子作了个手势，儿子退下）先生，您讲吧。

伏脱冷　公爵大人，在这个时代，人人竞相活动寻求职位，各个阶级都有此野心。在法国，每个人都想当上校，我不知道从哪里和怎样才能找到士兵。说真的，社会渐趋解体，这是由于大家均有资格做高官而讨厌在人之下所造成的……这便是革命和平等的结果。宗教是反对这种腐败的唯一良药。

公爵　你想说明什么？

伏脱冷　对不起，我不能不向您这位政治家稍作解释，因为

有一个误会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和您探讨一下原因。公爵大人，我的一个手下今天早上顶替我到这里来，妄想取代我，并企图以为您效劳的方式博取您的青睐。您是否把什么秘密告诉他了呢？

公爵　什么……您就是圣查理骑士？

伏脱冷　公爵大人，我们想是谁就是谁。他和我都不会简单到只是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吃的亏就太大了。

公爵　先生，您要知道，我需要证据。

伏脱冷　公爵大人，如果您把某种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他，我便必须立即叫人对他进行监视。

公爵　（旁白）说真的，这一位的样子比另外那一位诚实得多，也更加稳重。

伏脱冷　我们管这个叫反侦察。

公爵　先生，如果您不能证实您的说法，您就根本不该到这里来。

伏脱冷　公爵大人，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这个人懂得将自己善价而估，我希望他的勃勃野心对您会有用处。

公爵　（旁白）他怎能这么快便知道今天早上我会晤的秘密呢？

伏脱冷　（旁白）他犹豫了：约瑟夫说得对，一定是个重要的秘密。

公爵　先生……

伏脱冷　公爵大人……

公爵　重要的是咱们非挫败这个人不可。

伏脱冷　如果他知道您的秘密，那就危险了，因为他很狡猾。

公爵　是，那家伙很机灵。

伏脱冷　他有任务吗？

公爵　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想知道一个名叫弗雷斯卡的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伏脱冷　（旁白）仅此而已！（高声）公爵大人，我可以告诉您，拉乌尔·德·弗雷斯卡是一位年轻的贵族，他的家庭受到一件重大叛国案的牵连，他不想姓他父亲的姓。

公爵　他有父亲？

伏脱冷　有哇。

公爵　他从哪里来？有多少财产？

伏脱冷　公爵大人，咱们的角色倒过来了，请允许我直到弄清楚大人对弗雷斯卡先生有怎样一种兴趣之后才回答吧。

公爵　您忘记自己的身分了，先生……

伏脱冷　（一反谦恭之态）是的，公爵大人，我忘记了在令人侦察别人的人与侦察别人的人之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公爵　约瑟夫！

伏脱冷　这位公爵布置了侦探跟踪我们，必须赶快。

〔伏脱冷从第一幕他进来的那道旁门走了。

公爵　（返回）你跑不出这里。咦，他在哪？（拉铃，约瑟夫上）叫人把我府邸所有的门关上，有一个人溜进来了。

去，都去搜索，一定要把他捉住。

〔他走进公爵夫人的房间。

约瑟夫 （从小门张望）他已经跑远了。

第 三 幕

〔拉乌尔·德·弗雷斯卡家的客厅。

第 一 场

〔拉富赖伊独自一人。

拉富赖伊　可敬的先父嘱咐我只和有教养的人来往，如果他仍健在，昨天他会满意吗？整整一夜都和部长的仆从、大使馆的跟班、亲王、公爵和贵族的马车夫在一起，都是这类货色！都是外表稳重，有恃无恐的人，因为他们只偷自己主人的钱。我们那位和一个头发缀满价值上百万的钻石、身材颀长的美貌姑娘跳舞，他只注意姑娘手里拿的那束鲜花；头脑简单的年轻人，去你的吧！我们可以分点聪明给你。我们那个老家伙雅克·柯冷……好啊！我又上当了，我适应不了这个资产阶级的名字，伏脱冷先生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不久，钻石和嫁妆便会不翼而飞，他们可是需要这些东西；因为老放在同样的首饰匣中是违反流通法则的。真是个有办法的人！他给

你安插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彬彬有礼、能说会道。女继承人一上钩，事情便大功告成，我们便可以分了。唉！这钱可不好挣啊。到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六个月，都装出一副笨蛋的样子！总之，在区里，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些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一句话，为了伏脱冷，我们有什么不干呢？他跟我们说："你们要守规矩"，我们照办了。我怕他跟怕警察一样，可是，我爱他更甚于爱钱。

伏脱冷　（在台后喊）拉富赖伊！

拉富赖伊　他来了！今天早上我还没想过他的样儿哩。暴风雨即将来临，还是让风雨刮到另一个人的头上吧，咱们溜了。

〔作势欲下。

第　二　场

〔伏脱冷，拉富赖伊。

〔伏脱冷出场。他身穿白色莫列顿双面起绒呢带脚套长裤，一件同样料子的圆摆背心，脚蹬一双红色摩洛哥羊皮拖鞋，总之，一整套商人的晨装打扮。

伏脱冷　拉富赖伊！

拉富赖伊　先生。

伏脱冷　你去哪儿？

拉富赖伊　拿您的信。

伏脱冷　我已经拿了。你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拉富赖伊　有，收拾您的房间……

伏脱冷　好啊！您干脆说你想躲开我好了。我发现你一直双腿不安，心绪不宁。你留下，咱们有事要谈。

拉富赖伊　我听您的吩咐。

伏脱冷　我很希望这样。以前在普罗旺斯① 美丽的天空下，你翻来覆去地给我们讲你一个不太光彩的故事。一个管家在你背后耍了你一下，你还记得吗？

拉富赖伊　管家？这个查理·勃龙代，唯一诈骗过我的人？这忘得了吗？

伏脱冷　你有一次不是把你的主人出卖给他吗？这是很普通的事。

拉富赖伊　一次？我出卖过我的主人三次了。

伏脱冷　这就更好了。那么，管家当时做什么买卖？

拉富赖伊　您慢慢就知道。我十八岁便在朗雅克家做驯马师……

伏脱冷　我还以为在蒙索莱尔公爵家哩。

拉富赖伊　不是，幸亏公爵只见过我两次，我希望他已经把我忘掉。

伏脱冷　您偷过他东西吗？

拉富赖伊　嗯，一点儿。

伏脱冷　那你教他怎能把你忘了呢？

---

① 普罗旺斯，法国地区名。

拉富赖伊　我昨天看见他在大使馆，这我就放心了。

伏脱冷　哦，他还是老样子吗？

拉富赖伊　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二十五岁，这就是全部的区别。

伏脱冷　好了，你说吧！我知道你给我讲过这个名字。来吧。

拉富赖伊　我的主人之一，朗雅克子爵，和这位蒙索莱尔公爵亲如手足。当必须在人民的事业和大人物的事业之间作出选择时，我的决定是不含糊的。因此，我从一个普通的驯马师变成了公民，而且公民菲利普·布拉尔[①]是一位热情的劳动者。我有热忱，在郊区有威信。

伏脱冷　你！你做过政治家？

拉富赖伊　没多久。我干过一次漂亮的行动，断送了我的前程。

伏脱冷　唉，我的孩子，漂亮的行动和漂亮的女人一样都不可信，经常使人倒霉。这次行动至少是漂亮的吧？

拉富赖伊　您慢慢会知道的。在八月十日的动乱中，公爵把朗雅克子爵托付予我。我冒着失去民心和掉脑袋的危险给他化装，把他藏起来，给他吃喝。公爵用一点钱，一千路易来收买我。而这个勃龙代十分卑鄙，竟来向我建议，给我更多的钱去出卖我们年轻的主人。

伏脱冷　你出卖他了？

拉富赖伊　立即出卖了。他被关进修道院监狱，我获得了整

---

① 即拉富赖伊。

整六万利勿尔的黄金，全部是真金。

伏脱冷　这和蒙索莱尔公爵有什么关系？

拉富赖伊　慢着。当我看见九月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行为有点太不应该了。为了使我的良心平静下来，我去找当时要走的公爵，向他建议把他的朋友再救出来。

伏脱冷　你后悔对了吗？

拉富赖伊　我想是的，在那个时代，后悔是少有的！如果我把子爵从我的同伙手里救出来，公爵答应给我两万法郎。我做到了。

伏脱冷　一个子爵才两万法郎！简直是白给！

拉富赖伊　何况还是最后一个。我知道得太晚了。管家把朗雅克一家的其他人都杀了，甚至连一个可怜的老太婆也送到了卡尔梅化缘修道会① 去了。

伏脱冷　他可是一帆风顺，这家伙！

拉富赖伊　他总是一帆风顺的！他知道我效忠主人，便对我实行跟踪，追捕，最后在莫尔塔涅郊外发现了我。我主人正在我的一个叔父家里等待机会逃往海外。这些无赖除已经给了我的钱之外，再给我加一倍的钱。我一看，后半辈子生活有着落了，便软了下来。勃龙代把子爵当做间谍枪毙，把我叔父和我作为同党下狱。直到我把全部金子都吐出来以后，我们才被释放。

---

① 卡尔梅化缘修道会，十二世纪创立于巴勒斯坦的修道会，入会的人均以乞食为生，故亦称"丐邦"，路易九世时传入法国。

伏脱冷　要知道，人心难测，你遇到比你更强的对手了。

拉富赖伊　呸！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还是让我活下来了。

伏脱冷　够了，你的故事与我毫不相干。

拉富赖伊　我可以走了吗？

伏脱冷　好呀！你急着想躲开我。昨天，你参加社交界的聚会，表现得好吗？

拉富赖伊　大家讲了许多有关主人们的有趣故事，所以我连前厅也没离开过。

伏脱冷　可是，我看见你在酒菜桌子附近转悠，你吃了什么？

拉富赖伊　什么也没吃……噢，对，喝了一小杯马德拉葡萄酒。

伏脱冷　你喝那一小杯酒的时候顺手抄走的十二套镀金的银餐具放在哪里？

拉富赖伊　镀金的银餐具！我怎么想，脑子里总也想不起任何这类的东西。

伏脱冷　那好，躺在监狱的草垫上你就想起来了。还有哲学家，他也弄到什么小东西消遣吗？

拉富赖伊　噢！这个可怜的哲学家，从今天上午起，大家都笑他笑得够呛。您想想，他发现一个十分年轻的马车夫，便把这车夫的金饰带割了下来，其实饰带上的金全是假的！今天做主人的威风有一半是偷来的。什么都没个准，可怜透了。

伏脱冷　（发出嘘声）这样拿东西可不得了！你们非把我这个家毁了不可，这一切该结束了。比特老头儿，到这儿来！喂，

哲学家！丝线儿，到我这儿来！好朋友们，咱们好好说说。你们都是些坏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比特、哲学家和丝线儿。

比特　到，是着火了吗？

丝线儿　是不是来了个包打听？

比特　我宁愿是着火，因为火可以扑灭！

哲学家　包打听来了，可以把他的嘴堵住。

拉富赖伊　算了！为点鸡毛蒜皮的事，他便生气。

比特　又来说教了，谢谢吧！

丝线儿　那可不是为了我，我从不出门。

伏脱冷　（向丝线儿）你！蹩脚的大师傅，我叫你摘下厨师帽的那个晚上……

丝线儿　咱们别提什么头衔了。

伏脱冷　你打扮成跟班陪我到陆军元帅家里去的那个晚上，你给我穿皮大衣的时候，顺手把哥萨克人头头的手表偷走了。

丝线儿　哼！那是法国的敌人。

伏脱冷　你，比特，老坏蛋，在阿尔若斯公主把你们年轻的主人用车送到咱们门口的那个晚上，你偷了公主的观剧镜。

比特　那镜是自己掉在踏板上的。

伏脱冷　你应该恭恭敬敬地还回去，但上面的金子和珍珠唤醒了你的山猫爪子。

拉富赖伊　哎呀，大家难道不能开心点吗？真见鬼！雅克，你想……

伏脱冷　嗯？

拉富赖伊　伏脱冷先生，您想花三万法郎使这个年轻人过上王子般的生活吗？这一点，咱们按照外国政府的方式，通过发行国债和贷款可以办到。所有来要钱的人结果都会给我们把钱留下，而您还不满意。

丝线儿　至于我，如果我空手去买菜而再也不能从市场上带回钱来，我便辞职。

哲学家　还有我，我曾经把咱们有多匹马拉的车子卖了五千法郎，那位买了便宜货的人最后连本也赔了。一天晚上，弗雷斯卡先生坐两匹劣马拉的车子出去，拉富赖伊和我，我们用两匹各值一万法郎的马把他送了回来，而那两匹马是我们只花了二十小杯劣等烧酒弄来的。

拉富赖伊　不，那是樱桃酒！

哲学家　总之，如果您是为了这个发脾气的话……

丝线儿　您打算怎样维持这个家呢？

伏脱冷　难道你们打算长期这样干下去？当初建立这份家业时我允许使用的手段，今天我禁止使用。你们想从诈骗堕落到偷鸡摸狗？如果我的话你们不明白，我便另找一些好点的仆人。

比特　他到哪儿找？

拉富赖伊　让他找去吧！

伏脱冷　这样说，你们忘了，我是为你们的脑袋作了担保的！好啊，难道我从三个不同的大牢里将你们千挑万选弄出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吊在绞刑架上打转转，像苍蝇绕着蜡烛飞那样吗？你们必须知道，我们任何不小心都是罪过。你们必须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神态，像你，哲学家，让人割下金饰带的应该是你。因此，千万别忘记你们的角色：你们是老实人，热爱你们的东家拉乌尔·德·弗雷斯卡的忠心耿耿的仆人。

比特　您把这年轻人变成神了吗？您把我们套在他的车上，可是，我们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们。

哲学家　说到底，他是咱们的人吗？

丝线儿　他要把我们引到哪里？

拉富赖伊　我们听您的，条件是重建"万字帮"，每次买卖给我们不少于一万法郎。我们还没有任何社会基金哩。

丝线儿　咱们什么时候能成为资本家呢？

比特　如果哥儿们知道，我乔装为门房，免费干了六个月，我的脸便没处搁了。如果我甘心豁出命去干，那是为了使阿黛尔有饭吃。你们不准我见她，六个月，她该干瘪得像根火柴了。

拉富赖伊　（向其他二人）她正蹲监狱。可怜的人！咱们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吧。

伏脱冷　你们有完没完？好啊，你们在这里享受了六个月，你们大吃大喝，什么也不缺。

比特　我们都长锈了！

伏脱冷　全亏了我，警察把你们忘了！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擦掉了你们额头上可资识别的红色标记。我是出主意的头脑，你们不过是臂膀。

哲学家　够了！

伏脱冷　你们都要绝对地服从我！

拉富赖伊　绝对地。

伏脱冷　一声不吭地。

丝线儿　一声不吭地。

伏脱冷　否则撕掉合约，让我走！如果我发现你们忘恩负义，以后我能帮助谁呢？

哲学家　永远不会，我的皇帝！

拉富赖伊　不会老这样的，我们的大老爷！

比特　我爱您甚于爱阿黛尔。

丝线儿　大伙儿都热爱您。

伏脱冷　我想狠揍你们一顿！

哲学家　那就别听我们说，揍好了。

伏脱冷　想啐你们的脸，拿你们的生命作赌桌上的筹码。

比特　哦！这样说，我可是玩刀的！

伏脱冷　那好，你马上把我杀了吧。

比特　可不能和这个人闹翻。您想我把那观剧镜还回去么？那是给阿黛尔的啊！

众人　（团团围住伏脱冷）伏脱冷，你要抛弃我们么？

拉富赖伊　伏脱冷！我们的朋友。

哲学家　伟大的伏脱冷！

丝线儿　我们的老伙伴，你叫我们做什么都成。

伏脱冷　对，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我一想到你们为了小偷小摸而把一切都打乱的时候，我真想把你们打发回原来的地方。你们不是在社会的表面，便是在社会的底层，不是沉渣，便是泡沫，我真想送你们回去。以前，你们经过的时候，人们嘘你们，现在我要他们向你们敬礼；以前，你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现在，我要你们的身分比体面人还要高。

哲学家　还有更好的吗？

比特　还有无耻之徒。

伏脱冷　还有可以决定其他人是否老实的人。你们永远成不了诚实的市民，你们只能不是穷鬼，便是有钱人；所以你们必须跨过半个世界！在金子里洗个澡吧，这样，你们便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了。

丝线儿　啊！我呀，到我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我便能成为一位善良的王子。

伏脱冷　喂，你呢，拉富赖伊，你可以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样，成为圣赫勒拿伯爵①；你呢，比特，你想做什么？

比特　我想做一个慈善家，成为百万富翁。

哲学家　我想成为银行家。

丝线儿　他想有张营业执照。

---

① 圣赫勒拿伯爵，指冒充的伯爵。

伏脱冷　所以，你们要恰到好处地做到，既盲目，又精明，既敏捷，又笨拙，既愚蠢，又聪明，像一切想发财的人那样。千万别判断我的话，而只要明白我的意思。你们不是问我，拉乌尔·德·弗雷斯卡是什么人吗？我现在就给你们解释：他很快便要有十五万利勿尔年收入，成为王公贵人了。想当年，他十二岁的时候，在大街上行乞，准备做鼓手，是我收留了他。他那时既无名，又无家，从撒丁岛①上来，他大概在那儿干了什么坏事，正在逃窜。

比特　啊！一旦我们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和他的社会地位……

伏脱冷　回你的门房去！

比特　吉罗弗莱的小妞妮妮在那儿哩。

伏脱冷　她会把警察局的密探放进来的。

拉富赖伊　她，她是只小黄鼠狼，可不能告诉她鸽子在哪儿？

伏脱冷　因为我正在造就拉乌尔，你们就看我的本事吧。难道不该对他另眼相看吗？拉乌尔·德·弗雷斯卡虽然和咱们混在一起，可是出污泥而不染，仍然是个纯洁得像天使一般的少年，咱们当中，只有他良知未泯，总之，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既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母亲，我还想成为他的保护人。我喜欢使别人幸福，虽然幸福与我已经无缘。他呼吸我才能呼吸，他活着我才能存活，他的七情六欲也就是我的七情六欲，只有在这个未被任何罪恶玷污的赤子心中，我才能具有高贵而纯洁的激情。你们有你们的

① 撒丁岛，地中海岛屿，属意大利。

幻想，而我的幻想就是这个。社会使我枯槁憔悴，我却以德报怨，还给社会一个体面的人，我与命运进行斗争，你们愿意参加吗？那就听我的命令吧！

众人　生死与共！

伏脱冷　（旁白）瞧我这些猛兽又一次被降服了！（高声）哲学家，你要装出一副失物归还处职员的神态和面孔，穿上制服，把拉富赖伊借大使馆的餐具还回去。（向丝线儿）你，丝线儿，德·弗雷斯卡要请几位朋友，你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饭，咱们可就不吃晚饭了。然后，你就打扮成有身分的人，装出讼师的神态，径直到奥布兰街六号五楼，一下接一下地拉七下铃，求见吉罗弗莱老爹。人家会问你：您从哪儿来？你就说：从波希米亚的一个海港来。你会被领进去。我需要克里斯托瓦尔公爵的几封信和各种证件：这是原文和样式，我要在最短期间内获得绝对逼真的仿制品。拉富赖伊，你负责在报纸上登几行有关到达……（向他俯耳低言）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就这样吧。

拉富赖伊　怎样，您满意了？

伏脱冷　满意了。

哲学家　您不再生我们的气了吧？

伏脱冷　不了。

丝线儿　总之，动乱平息，大家都会乖乖的。

比特　请您放心，我们不仅有礼貌，还很诚实。

伏脱冷　喂，孩子们，只要你们诚实一点，多注重仪表，你们便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第 四 场

〔伏脱冷。

伏脱冷 （独白）只消使他们相信，他们有脸面、有前途，他们便会乖乖就范。其实，他们是没有前途的！将来他们会怎么样？算了吧！如果将军认真考虑到士兵，那就一发炮弹也打不出去！

经过十二年默默无闻的苦心经营，我几天以后便能给拉乌尔弄到一个王侯的位置，一定要使他将这个位置稳稳拿到手。在这个国家里，要给他找一个家庭就必须依靠拉富赖伊和哲学家。唉！那种爱情毁了我给他安排的生活。我本希望他凭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为了我并在我指点之下，征服我被禁止返回的世界。拉乌尔不仅是我精神和恼恨的结晶，还是我复仇的手段。我那些喽啰不能理解这种感情，他们运气好，没摔过跤！他们生来便与罪恶有不解之缘；可我，我却企图往上爬。人尽管在上帝眼里可以翻身，在世人眼里却永远也不能再站起来。人们要求我们改悔，但又拒绝原谅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野兽的本能：一旦被伤害便不会再回来，这是有道理的。再说，在践踏了社会的一切法律之后，又要求社会的保护，就等于屋顶已经被摇撼得岌岌可危，随时会把你压死，你还想钻回下面去一样。

对我那件了不起的统治工具，我是否已经给予足够的加工和爱护了呢？拉乌尔很勇敢，他会被人像傻瓜那样杀掉，所以必须使他冷静下来，讲究点实际，把他那些美丽的幻想一个一个地去掉，递给他经验这块裹尸布！使他像一个老银行家那样……多疑和狡猾，同时不让他知道我是谁。但是，今天，爱情摧毁这一巨大的支架。他本应成为伟大的人物，但现在只能是一个幸福的凡人。在他飞黄腾达的荣光里，我只好默默地待在一个角落里，虽然他的幸福是我一手造成。阿尔若斯公主患脑……热病死掉岂不更好？这种想法我已经考虑了足足两天了。女人破坏能力之大，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第　五　场

〔伏脱冷，拉富赖伊。

伏脱冷　你找我干吗？难道我一个人待一会儿也不成？我喊人了吗？

拉富赖伊　法律的魔爪快挠到咱们的肩膀了。

伏脱冷　你们又干了什么蠢事？

拉富赖伊　是这样的。有一位穿着整齐的先生要求见您，小妮妮让他进来了。比特吹起"哪里能比家里好"的小调。所以，一定是个密探。

伏脱冷　不是，我知道他是谁，叫他等一会儿。大家都作好准

备！喂，别叫我伏脱冷了，我现在的身分是老橡树男爵。你和他讲你的德国话，好好伺候他，演一出好戏！

〔下。

第 六 场

〔拉富赖伊，圣查理。

拉富赖伊　瓦租人（我主人）菲莱士加（弗莱斯卡）老爷不在，先生，有丝（事）可以对他的款（管）家老香（橡）树朗（男）爵梭（说），不过，款（管）家很忙，正和要给瓦（我）们老爷格（盖）大楼的借主（建筑）师相（商）量丝（事）情。

圣查理　对不起，亲爱的，你说什么？……

拉富赖伊　瓦梭（我说）老香（橡）树朗（男）爵。

圣查理　子爵！

拉富赖伊　退（对）！退（对）！

圣查理　他是子爵？

拉富赖伊　老香（橡）树朗（男）爵。

圣查理　你是德国人？

拉富赖伊　不丝（是）！不丝（是）！瓦丝哈（我是阿）尔萨斯①人，右（有）很大七（区）别。德国的德国人梭（说）一格泽，哈（阿）尔萨斯人梭（说）一格策。

---

① 即法国西部的阿尔萨斯地区，与德国毗邻。

圣查理　(旁白)这个人装德国口音装得太重,肯定是巴黎人。

拉富赖伊　(旁白)我认识这个人。——哦!

圣查理　如果老橡树子爵正忙,我可以等。

拉富赖伊　(旁白)啊! 勃龙代,我的乖乖,你的脸化了装,可是你的声音可化不了装! 如果你能逃出我们的掌心,就算你走运。(高声)瓦(我)该梭失(说什)么,叫瓦(我)老爷方(放)下他的丝清(事情)来吗?

〔作势欲下。

圣查理　等等,亲爱的,你说德语,我讲法语,彼此可能会发生误会。(把一个钱袋放到他手里)有了这个,便再也不会误解了。

拉富赖伊　丝(是),先生。

圣查理　先拿着这点小意思。

拉富赖伊　(旁白)比起我的八万法郎,是小意思。(高声)你丝(是)想瓦(我)刺探瓦(我)老爷?

圣查理　不,亲爱的,我只需要一些不会使你受牵连的情况。

拉富赖伊　用德文梭(说),就丝(是)刺探了。

圣查理　不,这是……

拉富赖伊　刺探。瓦(我)该怎样乡朗(向男)爵老爷统包(通报)你呢?

圣查理　你就说圣查理骑士老爷来了。

拉富赖伊　咱们梭(说)好了。瓦(我)把他格(给)你领来,但你可别格(给)这款(管)家钱,因为他毕(比)咱们所右(有)人都正(诚)实。

〔用肘轻轻杵了圣查理一下。

圣查理　这就是说，价钱还要高一些。

拉富赖伊　对了，老爷。

第七场

〔圣查理。

圣查理　（独白）出师不利！十个路易白扔了。刺探？……直截了当地一语道破，不是太机灵就是太愚蠢了。如果那个所谓管家，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管家了，如果那位子爵与他的仆人功力相当的话，我就只能根据他们想向我隐瞒的东西来推断了。这个客厅很不错。既没有国王的肖像，也没有帝国的纪念品，得了，凭镜柜里的肖像是看不出他们的思想的。家具是否能说明一些问题呢？不行，都还太新，准还未付款。如果不是门房用口哨吹起小调作暗号的话，我差点要相信弗雷斯卡这家人了。

第八场

〔圣查理，伏脱冷，拉富赖伊。

拉富赖伊　瞧，先生，这位就丝（是）老香（橡）树朗（男）爵！

〔伏脱冷出场，身穿一件款式古老、钉着很大的金属钮扣

的浅栗色礼服，黑缎子马裤，黑丝袜、钉金扣的鞋，花格子背心，配上两根表链，一条大革命时代的领带，白色的假发，一副狡猾、放荡而憔悴的老头面孔，说话缓慢，声音嘶哑。

伏脱冷　（向拉富赖伊）好的，你可以下去了。（拉富赖伊下。旁白）瞧咱俩的吧，勃龙代。（高声）先生，我等候您的吩咐。

圣查理　（旁白）一只狡猾的狐狸，更难对付。（高声）男爵先生，我与您素昧平生，贸然登门打扰，尚祈原谅。

伏脱冷　先生，我已猜到您的来意。

圣查理　（旁白）得了吧！

伏脱冷　您是建筑师，来和我谈买卖；不过已经有几个人向我提出了很好的条件。

圣查理　对不起，您的德国仆人把我的名字通报错了。我是圣查理骑士。

伏脱冷　（抬起眼镜）噢，等等……咱们是老相识了。您当时在维也纳议会，大家称您为高库姆伯爵……多漂亮的名字！

圣查理　（旁白）你就错到底吧，老伙计！（高声）那么说，您也到那儿去了？

伏脱冷　当然！我很高兴又见到您，因为您是个足智多谋的家伙。您把他们都骗了？……对，您把他们都骗了。

圣查理　维也纳，算了吧！（高声）男爵先生，我现在完全记起您来了，您在那儿真是一帆风顺……

伏脱冷　有什么办法呢？咱们有女人的大力协助！对了，那个意大利美人还跟着您吗？

圣查理　您也认识她？那真是个能干的……

伏脱冷　嗳，亲爱的，您这是跟谁说话呢？她想知道我是谁。

圣查理　这样说，她现在知道了。

伏脱冷　当然，亲爱的……——您不会恨我吧？——她什么也不知道。

圣查理　好吧，男爵，既然咱们开诚布公，我也不瞒您，您那位惹人喜爱的波兰小妞……

伏脱冷　您也认识？

圣查理　我的天，那当然！

伏脱冷　（大笑）哈！哈！哈！哈！

圣查理　（大笑）嘿！嘿！嘿！嘿！

伏脱冷　咱们大可以笑个痛快，因为我想，您把她扔在那儿了，对吗？

圣查理　立刻就扔了，像您一样。我知道，咱们两人又回到巴黎吃咱们的钱财来了，咱们这样做是对的；不过子爵，我觉得您找的工作地位低微，可是倒惹人注意。

伏脱冷　噢，谢谢您，骑士。我希望现在咱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可以成为朋友了？

圣查理　永远是朋友。

伏脱冷　您对我可能极为有用，而我也可以帮您的大忙，咱们携手合作吧！请告诉我您的来意，我也把我的意图告诉您。

圣查理　（旁白）原来如此，到底是别人派他来对付我，还是派我来对付他呢？

伏脱冷　（旁白）这样可就没完了。

圣查理　我先说吧。

伏脱冷　说吧！

圣查理　男爵，先说您吧，我佩服您。

伏脱冷　您嘴里能说出什么恭维话？

圣查理　不，我是真的！在巴黎全城的人面前，编造一个弗雷斯卡，这比起咱们那些伯爵夫人在制宪会议中编造的鬼话来，要强上千倍。您钓大户小姐的嫁妆，胆子之大，实在少有。

伏脱冷　我钓大户小姐的嫁妆？

圣查理　可是，亲爱的，人家很可能叫我负责监视您，所以要不是我，您的计谋便会败露，因为我是上面派来跟踪您的。恕我冒昧，我要怪您一句，您怎么那么大胆，敢和蒙索莱尔一家争夺一位千金小姐呢？

伏脱冷　我还天真地以为您是来建议和我一起干，让咱们两人用完全由我支配的、弗雷斯卡先生的钱去搏一搏哩！……可是您却和我谈一些毫不相干的事！亲爱的，弗雷斯卡是那位青年贵族七个合法名字中的一个。目前，出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还不能宣布自己的家庭。他的家庭我认识，拥有巨额财产，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我刚从那儿回来。您把我看作骗子，我不计较，那并不是什么不义之财；可是，把我看作跟在一个假贵族后

面的笨蛋，呆头呆脑地伪装大人物，对蒙索莱尔一家发动猛烈进攻……亲爱的，看来您肯定没到过维也纳！咱们再也谈不拢了。

圣查理　尊敬的管家，请您别生气！咱们别挖空心思相互编造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谎言了；您并没有进一步用谎言为难我的企图。我们的钱箱比您的满，所以，到我们这边来吧！您那位小哥儿是弗雷斯卡，犹如我是骑士，您是男爵一样。您在意大利海边碰到他，当时，他是个流浪汉，现在是个冒险家，事情就是这样！

伏脱冷　您说得对，咱们别挖空心思相互编造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谎言了，还是说老实话吧。

圣查理　您说实话我付您钱。

伏脱冷　您付钱我就说实话。亲爱的，您是个卑鄙小人。您名叫查理·勃龙代，当过朗雅克府上的管家。您两次买过子爵的命，可您并没付钱……真不要脸！您欠我的一个仆人八万法郎；您让人在莫尔塔涅枪毙了子爵，为的是占有他家庭托付给您的财产……如果派您来的那位蒙索莱尔公爵知道您是谁的话……哼！哼！一定会找您算帐！撕掉您的胡须、假发、您的假勋章和一串串的外国徽章吧……（把圣查理的假发、胡子和勋章揪掉）你，鬼东西！你是怎样把那份用如此高明的手段得来的财富挥霍光的？那可是笔巨款啊，你是在哪儿丢掉的？

圣查理　遇上背运了。

伏脱冷　我明白了……现在你想怎样？

圣查理　不管你到底是谁，你就敲吧，我向你缴械投降了，今天我运气不佳，因为你是魔鬼，是雅克·柯冷。

伏脱冷　对你来说，我是，也只愿意是老橡树男爵。你听着我的最后通牒：我可以叫人当场、立即将你埋在我的一个地窖里，谁也不会来问我要人的。

圣查理　没错。

伏脱冷　这样说就对了！你愿意到蒙索莱尔家为我做蒙索莱尔派你到我这儿来做的事吗？

圣查理　我答应！但有什么好处？

伏脱冷　你应得的一切。

圣查理　从两边？

伏脱冷　对！你把一切有关朗雅克一家的文件交给陪你一起去的我的一个手下；你手里大概还有这些文件。如果弗雷斯卡先生娶了克里斯托瓦尔小姐，你不会做他的管家，但你将得到一万法郎。现在你和一些难以对付的人打交道，所以你要勇往直前，我们是不会出卖你的。

圣查理　成交了。

伏脱冷　只有文件到手，我才认可，在这以前，你要小心！（拉铃，众人上）按照骑士的规格送骑士老爷出去。（向圣查理指了指哲学家）这个人陪你去。（向哲学家）对他要寸步不离。

圣查理　（旁白）如果我能安全摆脱他们的魔爪，我一定要捣毁这个贼窠。

伏脱冷　骑士老爷，恕不远送了。

第九场

〔伏脱冷，拉富赖伊。

拉富赖伊　伏脱冷老爷！

伏脱冷　怎么了？

拉富赖伊　您让他走了？

伏脱冷　如果他觉得自己不自由，那我们能探听到什么？我已经下了命令：有人会教他不要打草惊蛇。等哲学家把这个人交给他的文件给我带回来的时候，不管我在哪里，文件都要交到我手里。

拉富赖伊　完了之后，您还让他活着吗？

伏脱冷　宝贝，你们的性子总是太急了点儿。难道你们不知道死人会给活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吗？嘘！我听见拉乌尔的脚步声了……你走吧。

第十场

〔伏脱冷，拉乌尔·德·弗雷斯卡。

〔伏脱冷于拉乌尔的独白将完时上。拉乌尔站在台前，没看见伏脱冷。

拉乌尔　（独白）模模糊糊看见了天空，可身体仍在地上，这就

是我的麻烦事！我完了：伏脱冷既是魔鬼，又是神仙，这个人无所不知并似乎无所不能，这个人对别人如此严酷，对我又如此仁慈，这个人只能用魔力来解释，这位保护人，可以说像母亲一样，但归根结底，又不是保护人。（伏脱冷上。他头戴黑色假发，穿着朴素：蓝礼服，浅灰色长裤，普通的黑色背心，一身证券经纪人的打扮）啊，我知道爱，但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报仇，我不找这两个姓蒙索莱尔的人报仇，死不瞑目！

伏脱冷　他很痛苦。拉乌尔，我的孩子，你怎么了？

拉乌尔　哦，我没什么，您别管我。

伏脱冷　你还不理我吗？你不应该对待你的朋友如此冷淡……刚才你在想什么？

拉乌尔　什么也没想。

伏脱冷　什么也没想！好啊，先生，您以为教您君子喜怒不形于色这一英国式冷静态度的人不知道你这种骄傲的弱点？向别人掩饰可以，向我掩饰则是大错特错，而朋友之间，错误便是犯罪。

拉乌尔　不再赌博，不再酩酊大醉地回来，离开动物园般的歌剧院，做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学习，想找一个职位……你管这一切叫掩饰。

伏脱冷　你仍然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外交家，等将来连我也给骗过了，才能算出道。拉乌尔，你犯了我一向告诫你千万别犯的错误。我的孩子，你本当将女人当做女人，就是说，无足轻重的人，总之，只能利用而不该为之效劳的人，

但可惜自己却变成了弗洛里昂先生笔下的牧羊人①；我的洛弗拉斯碰上了一位克拉丽莎②。唉！年轻人要将这些偶像拍打很久，才知道其实内里空空。

拉乌尔　您是在说教吗？

伏脱冷　怎么！我教你打枪，击剑。传授给你的技艺可以比得上郊区最灵巧的匠人；我培养了你的头脑和身体，我要使你超乎所有人之上，总之，我把你加冕为王，而你却把我当作一个老笨蛋？得了，你就坦率点吧。

拉乌尔　您想知道我当时的想法么？……不，那就对不起我的恩人了。

伏脱冷　你的恩人！你这是侮辱我。我为你献出了我的鲜血，我的生命？我随时准备干掉、宰掉你的敌人，目的难道仅仅为了使你心中产生人称之为感激的那种感恩图报之情吗？我是否像个高利贷者那样剥削你呢？有的人用恩情拴住你的心，使你像一个脚上系着炮弹的……③够了！这些人，我杀死他们就像踩死几条毛虫，根本不算是

---

①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十八世纪著名寓言诗人。在古代寓言中，牧羊人通常一面放牧羊群，一面吹着笛子，与牧羊女谈情说爱。此处大概指拉乌尔堕入了情网。

②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萨缪尔·理查逊(1689—1761)的作品《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主要人物。克拉丽莎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因不堪家庭的虐待和父母包办的婚姻，愤而出走，但却落入佯装仗义相助其实居心叵测的花花公子洛弗拉斯之手，被骗失身，最后悲愤而死。但洛弗拉斯对克拉丽莎动了真情，终于在懊恼之中与人决斗身亡。

③ 古代以炮弹系于囚犯脚上防其逃跑。

杀人！我祈求过你把我认做你的父亲，我的心，对你来说，有如天空之对天使，是充满幸福和信任的空间；你可以向我倾诉你的一切想法，甚至不好的想法。说吧，我对一切，甚至卑鄙的行为都能理解。

拉乌尔　此人简直是上帝和撒旦合伙铸造出来的青铜制品！

伏脱冷　很可能。

拉乌尔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

伏脱冷　那好，孩子，咱们坐下来谈。

拉乌尔　你是我的耻辱和失望的根源。

伏脱冷　在哪儿？什么时候？真是岂有此理！是谁伤害了你？是谁冒犯了你？把地点和那些人的名字说出来……伏脱冷的怒火绝不饶他。

拉乌尔　你无能为力。

伏脱冷　孩子，有两类人无所不能。

拉乌尔　他们是？

伏脱冷　国王。国王凌驾或者当然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有……你要生气了……罪犯，罪犯可以逍遥法外。

拉乌尔　既然你不是国王……

伏脱冷　那么，我是仅次于国王的人。

拉乌尔　伏脱冷，你和我开什么鬼玩笑呀？

伏脱冷　你不是说过，是魔鬼和上帝合伙把我铸造出来的吗？

拉乌尔　噢，先生，您真使我寒心。

伏脱冷　你别急！冷静点，我的孩子。你对任何事情都不应大惊小怪，否则你就难成大器。

拉乌尔　我是落在魔鬼还是天使手里呢？你教育我，但却不摧残我身上高贵的本性；你给我提灯照路，但又不使我感到强光耀眼；你传授我人情世故，但丝毫不夺去我赤子的纯真；可是，你激励我的意志，扩大我的视野，唤醒我敏锐的感觉，这一切，你难道没有付出代价？告诉我，你的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来历是否光明正大？为什么你禁止我承认童年的不幸？为什么在一个村庄拾到了我以后，把这村庄的名字强加于我？为什么阻止我去寻找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总之，为什么用谎言压得我无法挺起腰杆？孤儿使人关心，冒名顶替者却无法使人接受！我生活奢华，俨然王公贵胄的公子，你给予我优良的教育，但却不给予我身分，你把我送上高入云霄的上流社会，但那里的人当着我的面对我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弗雷斯卡家族的成员。他们询问我的家庭，而你却禁止我作任何回答。我既是贵族，又是贱民。我受到的侮辱使我真想把那些公爵、侯爵活活撕碎，但我只好忍受，我气愤填膺，想找人决斗二十次，然后死去！难道你想别人继续凌辱我？我已经看穿了一切：地狱的普罗米修斯①，完成你的作品吧，要不，干脆把它打碎。

伏脱冷　唉！面对着这个慷慨激昂的英俊少年，谁又能无动于衷呢？他的勇气已经点燃起来了！噢，让全部的感情都发泄出来吧！啊！你是一个高贵家族的儿女。好吧，

---

① 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间，宙斯震怒，将之捆于高加索山上，永受巨鹰啄肝之苦。

拉乌尔，这就是我所谓的理性良知。

拉乌尔　原来如此！

伏脱冷　你和我算监护的帐吗？我这就告诉你。

拉乌尔　可是，我有这个权利吗？没有你，我能活吗？

伏脱冷　住嘴。原来你一无所有，是我让你发了财。原来你什么也不懂，是我给了你良好的教育。啊！我欠你的债还未还清。所有孩子的生命都是父亲……他们的父亲给的，但是我，我的幸福却是你给的……难道这就是你忧郁的原因？难道在这个匣子里……（指着一个匣子）没有什么肖像和藏着的信件，咱们可以看看……啊！……

拉乌尔　您已经……

伏脱冷　是的，我已经……你动情了？

拉乌尔　动情了。

伏脱冷　笨蛋！爱情靠的是欺骗，只有友谊才靠信任。——好吧，你就按你的方式去寻找幸福吧。

拉乌尔　唉，我能获得幸福吗？我要去从军……只要是有炮声的地方，我一定能显姓扬名，否则便马革裹尸。

伏脱冷　咦！……什么？这种孩子气是什么意思？

拉乌尔　您年纪太老，不会明白的，告诉您也没用。

伏脱冷　那就由我告诉你吧。你爱上了伊内斯·德·克里斯托瓦尔，她的名分是阿尔若斯郡主，父亲是一位被国王费迪南放逐的公爵，安达卢西亚人①。她爱你，我也喜欢

① 安达卢西亚，葡萄牙地区名。

她，并非因为她是女人，而因为她是一个可爱极了的钱箱。她有世界上最漂亮的眼睛和一份丰厚的嫁奁，是一个令人垂涎的银柜儿，身材窈窕，仪态万千，像一艘白帆黑壳的巡航舰，从美洲送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运金船，恰似彩票售卖处上方绘制的幸运之神，把一切生活的欢乐洒向人间。我同意你的看法，可你不该爱上她，爱情会使你干出千百桩蠢事……不过我在却无妨。

拉乌尔　别用你狠毒的讥讽玷辱她。

伏脱冷　好吧，以后就少耍贫嘴，戴上黑纱好了。

拉乌尔　是的，因为扔在阿尔盖罗①一个渔民家里抚育的孩子是不可能成为阿尔若斯亲王的，而失去伊内斯，我会痛苦万分。

伏脱冷　十二万利勿尔年金，亲王的头衔，荣华富贵，老弟，对这些可不能看得太悲观了。

拉乌尔　如果你爱我的话，为什么在我绝望的时候还跟我开玩笑呢？

伏脱冷　你的绝望又从何说起呢？

拉乌尔　刚才，公爵和侯爵在他们家里，当着伊内斯的面侮辱我，我觉得我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克里斯托瓦尔府邸的大门已经向我关闭。我现在还弄不清楚蒙索莱尔公爵夫人为什么叫我去。两天以来，她对我很关心，实在令人费解。

---

① 阿尔盖罗，西班牙地名。

伏脱冷　那你为什么到你情敌家里去呢？

拉乌尔　这样说来，你全都知道了？

伏脱冷　还知道许多其他的事哩！一句话，你想要伊内斯·德·克里斯托瓦尔吗？这块天鹅肉你可以吃。

拉乌尔　你是在耍我？

伏脱冷　拉乌尔，别人向你关上克里斯托瓦尔府邸的大门……可你明天就是阿尔若斯郡主的未婚夫，蒙索莱尔一家虽然有本事，也只好被拒之门外。

拉乌尔　我的痛苦使你发疯了。

伏脱冷　我说的话什么时候不算数？是谁给你一匹阿拉伯马，使布洛涅森林①外国或本地的公子哥儿恨得牙痒痒的？是谁替你偿还赌债？谁保证你吃喝玩乐？你以前连鞋也没有，又是谁给了你靴子？

拉乌尔　是你，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我的爹娘！

伏脱冷　好，好，谢谢！啊，你补偿了我的一切牺牲。可是，可惜，当你一旦发了迹，成了西班牙的大人物，一旦进入了上流社会，你便会把我忘掉，因为空气变了，人的思想也就变了，你会看不起我，而……你这样做是对的。

拉乌尔　这岂不成了从《一千零一夜》里钻出来的幽灵了吗？我纳闷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不成，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必须要有一个家庭。

伏脱冷　嘿，家庭嘛，现在就给你制造一个！卢浮宫可能没有

---

① 布洛涅森林，巴黎王公贵族骑马游乐的场所。

你祖先的肖像，但河边上有的是①。

拉乌尔　你重新燃起了我的希望。

伏脱冷　你想要伊内斯？

拉乌尔　不惜一切手段。

伏脱冷　百折不回：魔法和地狱也吓不倒你？

拉乌尔　叫地狱来吧，如果地狱能给我以天堂。

伏脱冷　地狱！那是监牢的世界，囚犯的世界。囚犯被法庭和警察打上烙印，戴上手铐，驱赶到贫困迫使他们去的地方而永世不能出来。天堂则是漂亮的府邸，豪华的马车，美丽的女人，荣华富贵。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社会。我把你扔到最美丽的那一个，而我却留在最丑陋的那一个。如果你不忘记我，我便认为你再也不欠我什么了。

拉乌尔　您使我毛骨悚然，刚才您的话使我面前闪过了幻觉。

伏脱冷　（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真是个孩子！（旁白）我不是对他说得太多了吗？

〔拉铃。

拉乌尔　（旁白）有时候，我的本性对他的一切恩惠产生厌恶的心理！当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感到像是一块灼热的铁，可是，他对我，从来都只有恩典！他向我隐瞒使用的手段，但结果总都是为了我。

伏脱冷　你在说什么？

---

① 此处指流经巴黎的塞纳河，河边有旧书摊，出卖各种旧书古籍和肖像，是巴黎特色之一。

拉乌尔　我说，我什么都不接受，如果我的名誉……

伏脱冷　我一定对你的名誉小心在意！使你有名誉的难道不正是我吗？你的名誉又何尝被损坏过？

拉乌尔　你给我解释解释。

伏脱冷　没什么可解释的。

拉乌尔　没什么可解释的？

伏脱冷　你不是说过，不惜一切手段吗？……你一旦把伊内斯弄到手，我将来干什么，我是什么人，那又有什么关系？你把伊内斯带走，去旅行。克里斯托瓦尔一家会保护阿尔若斯亲王。（向拉富赖伊）把香槟酒打开，你的主人要结婚了，要向单身汉的生活告别了，邀请他的朋友，去找他的情妇，如果他还有情妇的话！大家都欢乐一番，全体都动起来，穿着整齐。

拉乌尔　他胆子之大使我吃惊，不过，他总是对的。

伏脱冷　入席吧！

全体　入席吧！

伏脱冷　该欢乐就别那么灰溜溜的，来尽情地笑最后一次吧，我只叫人给你倒西班牙葡萄酒，不厉害。

第四幕

〔在克里斯托瓦尔府邸。

第一场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伊内斯。

伊内斯　母亲，如果弗雷斯卡先生的身世不清不白，我一定会放弃他，但从您这方面，请您行行好，别再坚持要我和蒙索莱尔侯爵结婚了。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我拒绝这门荒唐的亲事，也不同意牺牲你去满足一个家庭的野心。

伊内斯　荒唐？谁知道呢？您认为他是个亡命之徒，我却认为他是位正人君子，而我们两个人各自都拿不出任何证据。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证据很快便有。蒙索莱尔父子巴不得要使他当众出丑。

伊内斯　而他，他太爱我了，一定也巴不得立刻向您证明，他是配得上咱们的。他昨天的行动不是表现了十全十美的

高贵品质吗?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可是，亲爱的傻姑娘，你的幸福难道不是我的幸福吗?只要拉乌尔使大家感到满意，我为了你们一定在西班牙宫廷里和蒙索莱尔父子斗一斗。

伊内斯　啊，母亲，这么说，您也喜欢他咯?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你不是已经选中他了吗?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一仆人，稍后是伏脱冷。

〔仆人给公爵夫人送上一张装在信封里、用火漆封好的名片。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向伊内斯)墨西哥皇帝唐·奥古斯丁一世陛下的密使，克鲁斯塔孟特将军。这是什么意思?

伊内斯　墨西哥!他一定给咱们带来了我父亲的消息!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向仆人)请他进来。

〔伏脱冷上，一身墨西哥将军的打扮，个头骤增了四寸，帽子装饰着白色的羽毛，天蓝色的外衣配上墨西哥将军的绚丽刺绣，白长裤、金腰带，一头缪拉① 式长长的鬈发，挎着大军刀，黄铜色的皮肤，说话带着沉浊的小舌音，像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谈吐有点似普罗旺斯方言，外加摩尔

---

① 缪拉　(1767—1815)，拿破仑的妹夫，法国元帅，曾任那不勒斯国王，喜留长而卷曲的头发。

人①的喉音。

伏脱冷　您是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吗？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是的，先生。

伏脱冷　这位小姐呢？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是小女，先生。

伏脱冷　原来是伊内斯小姐，自然也就是阿尔若斯郡主啰。百闻不如一见，难怪克里斯托瓦尔先生把郡主视为掌上明珠了。两位夫人②，首先有一件事，我要求绝对保密。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很艰巨，如果别人怀疑两位与我之间可能存在什么联系，那咱们全都会受牵累。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我答应您，对您的姓名和您的来访严守秘密。

伊内斯　将军，这牵涉到家父，请您允许我留下。

伏脱冷　两位都是贵族，又是西班牙人，我相信两位的话。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我会吩咐手下人守口如瓶。

伏脱冷　您一句话也别说。叫他们保持缄默，往往反倒会泄漏出去。我负责我手下的人。我保证过，我一到便把克里斯托瓦尔先生的消息告诉您，这是我初次拜访。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将军，请您快把我丈夫的事给我们谈谈好吗？他现在在哪儿？

伏脱冷　夫人，墨西哥已经脱离西班牙成为独立的国家，这本来也是迟早的事。就在我说话这个时辰，那儿一个西班

① 摩尔人指中世纪东非的柏柏尔人。

② 古代法国宫廷中，对公主、郡主和有爵位的女子均称夫人。

牙人也没有了，全成了墨西哥人了。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这个时候？

伏脱冷　不明白原因的人觉得一切都很突然。有什么办法呢？墨西哥早就有独立的要求，现在又给自己立了皇帝！这可能让人大吃一惊，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原则可以等待，人可不愿等待，处处皆然。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那么，克里斯托瓦尔先生发生了什么事呢？

伏脱冷　放心吧，夫人，他不是皇帝。公爵先生曾经拚命反抗，想使王国仍旧在费迪南七世统治之下，但终于失败了。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可是，先生，我丈夫不是军人。

伏脱冷　当然不是，但他是位干练的大臣，工作做得不错。如果成功，他会获赦回国。费迪南势必任命他为总督。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咱们生活的时代真是一个奇怪的时代，对吗？

伏脱冷　革命接连不断，彼此各有不同。到处都仿效法国。但是，我恳求您，咱们别谈政治了，那是个危险的话题。

伊内斯　将军，家父收到我们的信了吗？

伏脱冷　在这样的动乱之中，王冠都找不到，信件就更可能丢失了。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克里斯托瓦尔先生怎么了？

伏脱冷　阿摩亚戈斯老头在那边有很大势力，是他救了您的丈夫，当时我正准备下令枪毙他……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哎呀！

伏脱冷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您，将军？

伊内斯　和家父！先生？

伏脱冷　唉，不瞒两位夫人，我当时不是被他按叛乱罪绞死，便成为一个被解放民族的英雄，而我今天却好好的！阿摩亚戈斯带领他矿上的工人突然赶到，问题解决了。他前来相助，作为代价，他的朋友，克里斯托瓦尔公爵便被饶了一命。在我们之间，我的主公伊吐尔比德皇帝不过是徒有其名：墨西哥的未来全在老阿摩亚戈斯那批人手里。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先生，根据您的看法，掌握着墨西哥命运的这位阿摩亚戈斯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伏脱冷　你们这里没有人认识他？真的不认识？我真不知道将来新世界凭什么东西才能与旧世界相衔接了。啊！一定是蒸汽。那么你们就开发金矿吧！做唐·伊尼戈、扬·瓦拉科·卡尔达瓦尔·德·洛斯·阿摩亚戈斯、拉斯·弗雷斯卡·伊·佩拉尔吧……不过在长长一大串我们的西班牙名字中，你们知道，我们从来就只说一个。我的名字很简单，克鲁斯塔孟特。总之，即使你是墨西哥共和国未来的总统也好，法国不会知道你。两位夫人，老阿摩亚戈斯作为阿拉贡①的旧臣，给克利斯托瓦尔先生以应有的礼遇，尽管这位西班牙的大贵族曾经一度被拿破仑这一漂亮的名字所诱惑而遭到流放。

---

① 阿拉贡，指古代西班牙东北部王国。

伊内斯　您刚才数名字的时候不是提到过弗雷斯卡吗？

伏脱冷　是啊，弗雷斯卡是唐卡尔达瓦尔经营的第二个金矿，不过，您看了我现在带给您的信函，立刻便会知道公爵对其居停主人是多么感激了。信在我皮包里。我需要我的皮包。（旁白）她们将老阿摩亚戈斯这块鱼饵紧紧咬住了。（高声）请允许我叫我手下的一个人来可以吗？（公爵夫人作手势叫伊内斯拉铃。向公爵夫人）夫人，我想跟您谈谈。（向一仆人）对我的黑奴说，不，他只懂他那种讨厌的土话，打手式叫他进来。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我的孩子，我想单独待一会儿。

〔拉富赖伊上。

伏脱冷　（向拉富赖伊）基基，罗罗，弗卢里①。

拉富赖伊　约罗。

伊内斯　（向伏脱冷）家父既然信任您，我们自应盛情款待，而将军您消除我们不安的这种拳拳盛意更使我深为感激。

伏脱冷　感……激！啊，小姐，如果我们要算帐的话，在有幸见到您以后，我认为，我倒是应该感激您那位出色的父亲才对。

拉富赖伊　Io②。

伏脱冷　加拉加斯，伊，慕里，约罗，菲斯塔斯，伊卜，苏里。

拉富赖伊　苏里，约罗。

伏脱冷　（向两位夫人）夫人，这是给你们的信。（旁白，向拉

---

① 伏脱冷和拉富赖伊瞎编的所谓土话。下同。

② 意大利语：我。

富赖伊）你从前厅溜到院子，闭上嘴，张开耳朵，手别动，眼睛警觉点，鼻子闻着点。

拉富赖伊　Ia,mein herr①.

伏脱冷　（大怒）苏里，约罗·菲斯塔斯。

拉富赖伊　约罗，（低声）这是朗雅克的证件。

伏脱冷　我并不赞成解放黑奴：将来没黑奴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拿白人代替了。

伊内斯　（对其母）母亲，请允许我去看父亲的信。（向伏脱冷）将军……（施礼下）

伏脱冷　她真迷人，但愿她能幸福。

〔伊内斯下，她母亲送她，两人一起走了几步。

第　三　场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伏脱冷。

伏脱冷　（旁白）如果这样就能代表墨西哥，那墨西哥完全有可能永远要我当大使。（高声）噢，请原谅，夫人，我要考虑的事实在太多了。

公爵夫人　如果说操心的话，数你们外交家最操心了，不是吗？

伏脱冷　对，那是职业外交家，但我打算仍然做坦率的军人。

① 德语：是，老爷。

我想以坦率取胜。现在就只剩下咱们两个人了，谈谈吧，因为我还有其他重要任务哩。

公爵夫人　您是否还有些我女儿不该听见的消息呢？

伏脱冷　也许。咱们开门见山吧：小姐年轻貌美，富有而高贵，追求她的人可能比别的姑娘多四倍。大家都想娶她为妻。所以，她父亲责成我了解一下她是否有特别倾心的人。

公爵夫人　将军，别人对我开诚布公，我也坦诚相待。但您的问题太突兀，使我难以回答。

伏脱冷　这样！您要小心！我们外交家为了不致弄错，总把对方的沉默往坏处想。

公爵夫人　先生，您忘记了，我们现在谈的是伊内斯·德·克里斯托瓦尔。

伏脱冷　她不爱任何人。那好，这样，她便可以遵从父命了。

公爵夫人　怎么，克里斯托瓦尔先生替女儿做了安排？

伏脱冷　您明白了吧？您的不安暴露了您的内心。这样说来，她已经作出了选择！好了，现在，我害怕问您，犹如您害怕回答一样。唉！如果您女儿所爱的那位年轻人是一个外国人，富有，表面看并非贵族家庭，而且对自己的国籍讳莫如深……

公爵夫人　您说的那个名字，弗雷斯卡，就是追求伊内斯的一位年轻人的姓。

伏脱冷　他是否也叫拉乌尔？

公爵夫人　对，拉乌尔·德·弗雷斯卡。

伏脱冷　一个聪明机智、风度翩翩的青年，二十三岁。

公爵夫人　具有后天无法学会的潇洒的举止。

伏脱冷　还异常浪漫，一心想别人爱他而不是爱他巨额的财富；他想在婚姻中寻找爱情，简直是荒唐！阿摩亚戈斯的这位公子，因为正是他，夫人……

公爵夫人　可是拉乌尔这个名字不是……

伏脱冷　墨西哥人的名字，您说得对。这名字是他母亲给他起的。她母亲是一位法国移民，来自圣多明各①，娘家姓格兰维尔的大家闺秀。那个鲁莽的家伙有人爱吗？

公爵夫人　比任何人都讨人喜爱！

伏脱冷　夫人，请您拆开这封信看一看，便知道，我受阿摩亚戈斯和克里斯托瓦尔两位大人的委托，全权撮合这门亲事。

公爵夫人　噢！先生，让我把伊内斯叫回来吧。

〔公爵夫人下。

第　四　场

〔伏脱冷。

伏脱冷　（自言自语）管家是我的人，真的信件如果来，也会交到我手上。拉乌尔自尊心太强，不会再到这里来，而且，

---

① 圣多明各，即今日之海地。

他答应过我等一等。我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局面；拉乌尔一旦当上了亲王，少不了要认祖归宗，墨西哥和我便是现成的了。

第　五　场

〔伏脱冷，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伊内斯。

公爵夫人　（向其女儿）孩子，你要感谢将军才对。

〔这一场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信。

伊内斯　要感谢您，先生？家父告诉我说，您此行任务繁多，其中一项就是要做主把我嫁给一位名叫阿摩亚戈斯的贵族，而不必考虑我本人的意向。

伏脱冷　请您放心，这个人在这里的名字是拉乌尔·德·弗雷斯卡。

伊内斯　拉乌尔·德·弗雷斯卡，是他！那他为什么一直不说呢？

伏脱冷　难道要我这个老兵向您解释年轻人内心的想法么？他需要的是爱情，而不是单纯的服从；他需要的……

伊内斯　噢，将军，我一定要惩罚他谦虚而不信任的态度。昨天，他宁愿受辱，也不肯透露自己父亲的姓氏。

伏脱冷　但是，小姐，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父亲是卖国求荣之徒，还是美洲解放的英雄。

伊内斯　啊，母亲，您听见了吗？

伏脱冷　（旁白）看，她多么爱他啊！可怜的姑娘，你注定要上当了。

公爵夫人　将军，我丈夫在信中给了您全权，一点不假。

伏脱冷　我有经过公证的文书和家庭证件……

仆人　（进来）弗雷斯卡先生来访，夫人是否愿意接见？

伏脱冷　（旁白）拉乌尔到这里来了！

公爵夫人　（向仆人）请他进来。

伏脱冷　好呀！病人杀医生来了。

公爵夫人　伊内斯，你可以单独接待弗雷斯卡先生，他是你父亲认可的。

〔伊内斯亲吻母亲的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拉乌尔。

〔拉乌尔向两位夫人施礼，伏脱冷朝他走去。

伏脱冷　（向拉乌尔）唐·拉乌尔·德·卡达瓦尔。

拉乌尔　伏脱冷！

伏脱冷　不对，是克鲁斯塔孟特将军。

拉乌尔　克鲁斯塔孟特！

伏脱冷　对！墨西哥使者。记住你父亲的名字阿摩亚戈斯，阿拉贡的贵族，克里斯托瓦尔公爵的朋友。你母亲已故；我带来了经过公证的家庭文件和爵位证书，并已经得到

承认。伊内斯是你的了。

拉乌尔　您想我同意干这样卑鄙的事吗？绝不！

伏脱冷　（向两位夫人）他被我告诉他的事弄胡涂了，他没想到事情那么快便有了结局。

拉乌尔　如果说，真情会致我死命，你的谎话却使我无地自容，我倒不如死了。

伏脱冷　你千方百计想得到伊内斯，可是，一旦找到一条无伤大雅的妙计，却打退堂鼓了？

拉乌尔　（恼怒地）两位夫人！……

伏脱冷　他乐坏了。（向拉乌尔）你如果说，就意味着失去伊内斯，并把我送上法庭：你可以这样做，我的姓命就攥在你手里。

拉乌尔　唉，伏脱冷！你把我坑害得好苦啊！

伏脱冷　我让你当上了亲王，别忘了，你目前正身在福中。（旁白）他会干的。

第　七　场

〔伊内斯（站在门边，刚把母亲送走）。

〔拉乌尔（在舞台的另一边）。

拉乌尔　（旁白）名誉要我说真话，而感恩之情却要我闭嘴不言；罢了，我接受演一个幸运儿的角色，直到他再也没有危险为止；但是，我今晚一定写封信，这样，伊内斯便知道

我是谁了。伏脱冷，我作出这样的牺牲算是报答了你：从此我们一刀两断。我将找个地方，去投身行伍，战死沙场。

伊内斯 （审视片刻以后，走上前来）家父与令尊是朋友；他们都同意我们结为夫妇，而我们相爱却以为他们一直在反对。瞧你心不在焉，几乎还在发愁！

拉乌尔 你有高兴的理由，但我却高兴不起来了。当你再也看不见阻力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无法逾越的障碍。

伊内斯 拉乌尔，我们幸福欢乐之际，你却杞人忧天！

拉乌尔 我们幸福欢乐！（旁白）我再也不能装下去了（高声地）看在我们的爱情份上，请你相信我的忠诚。

伊内斯 我对你难道不是无限信任么？将军把一切，甚至你在蒙索莱尔家里保持沉默这一点，也都解释清楚了。所以，我原谅你过去违心地给我造成的种种烦恼。

拉乌尔 （旁白）唉，伏脱冷！我服了你了！（高声地）你不知道你说的话有多大的力量，使我承受得住你给我带来的无比欢乐……好吧，对，让我们快乐起来！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蒙索莱尔侯爵。

仆人 （通报）蒙索莱尔侯爵到。

拉乌尔 （旁白）啊！这个名字使我从梦中惊醒。（向伊内斯）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伊内斯，等我亲自把我的品行展示在你面前的时候，再评价我的为人吧，要想到，我此时正不得不服从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

伊内斯　拉乌尔，你把我弄胡涂了，但是，我永远信任你。

侯爵　（旁白）又是这个小家伙！（向伊内斯施礼）小姐，我以为您和令堂在一起，没想到却成了不速之客。请您多多原谅……

伊内斯　请您别走：这里再也没有外人，拉乌尔先生已得到我家庭的承认。

侯爵　那么，拉乌尔先生愿意接受我的祝贺么？

拉乌尔　您的祝贺？我衷心接受（把手伸向侯爵，侯爵与他握手）您的拳拳盛意。

侯爵　我们彼此了解。

伊内斯　想办法让他走，你自己留下。（向侯爵）家慈要我去一下，我希望能领她回来见您。

第　九　场

〔侯爵，拉乌尔，稍后是伏脱冷。

侯爵　您接受与我进行一场不用证人的生死决斗么？

拉乌尔　不用证人，先生。

侯爵　难道您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拉乌尔　您的家庭有权有势：我若成功了，您的建议会使我遭到您家庭的报复，对不起，我不愿意拿克里斯托瓦尔府邸交换监狱。（伏脱冷上）生死决斗，同意！不过要有证人。

侯爵　您的家人不会制止这场决斗么？

拉乌尔　我们每人在彼此的仇恨中，都有一个保证。

伏脱冷　（旁白）哎呀！这样说，我们总都是功败垂成了！生死决斗？这孩子玩命，就像他的生命属于他自己似的。

侯爵　那好吧，先生，明天八点，在圣日耳曼平台，我们到树林里去。

伏脱冷　你们不能去。（向拉乌尔）决斗？双方条件相等么？这位先生是否和您一样，是一个伟大家族的独子呢？您的父亲，唐伊尼戈，胡安，瓦拉戈·德·洛斯·阿摩亚戈斯·德·卡达瓦尔，拉斯·弗雷斯卡，伊·佩拉尔允许您这样做么，唐拉乌尔？

侯爵　我同意与一个不认识的人决斗，这位先生的伟大家族对这件事毫无影响。

拉乌尔　（向侯爵）先生，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彼此以礼相待，虽然相互仇恨，要拚个你死我活，但仍然尊重对方。

侯爵　（注视伏脱冷）可以知道您这位好友的姓名么？

伏脱冷　请问提问的这位先生尊姓大名？

侯爵　先生，在下是蒙索莱尔侯爵。

伏脱冷　（上下打量他）我有权保持沉默，但待会儿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您，只说一遍，您也不必重复。我将是弗雷斯卡先生的证人。（旁白）另一个是比特。

第 十 场

〔拉乌尔，伏脱冷，侯爵，蒙索莱尔公爵夫人，然后是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伊内斯。

仆人 （通报）蒙索莱尔公爵夫人到。

伏脱冷 （向拉乌尔）别闹孩子气，要镇定和守规矩！来的是我的对头。

侯爵 唉，母亲，您是来看我失败的吗？一切都结束了。克里斯托瓦尔一家耍了我们。这位先生（他指了指伏脱冷）带来了两位家长的授权证书。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拉乌尔有家吗？（克里斯托瓦尔夫人及其女进来并向侯爵夫人施礼。蒙索莱尔公爵夫人向克里斯托瓦尔夫人）夫人，我的儿子刚刚告诉我，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并粉碎了我们一切希望的大事。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您昨天对弗雷斯卡先生所表示的兴趣，难道已经减少了吗？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打量伏脱冷）是全靠这位先生，一切疑窦才烟消云散的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弗雷斯卡先生的父亲唐阿摩亚戈斯和克里斯托瓦尔先生的代表。他带来了我们所盼望的消息，并把我丈夫的信件交给了我们。

伏脱冷 （旁白）原来这样，我难道还要留在这儿很久？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伏脱冷）先生大概认识弗雷斯卡先生一家很久了？

伏脱冷　他们一家人口不多：一位父亲，一个叔父……（向拉乌尔）您甚至连记起您母亲这一点点痛苦的安慰也没有。（向公爵夫人）他母亲婚后不久便在墨西哥去世了。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先生是在墨西哥出生的吗？

伏脱冷　正是。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亲爱的，咱们上当了。（向拉乌尔）先生，您并非来自墨西哥，您母亲并没有去世，您从小便被人遗弃了，是不是？

拉乌尔　我母亲还活着！

伏脱冷　对不起，夫人，我来回答，如果您想知道什么秘密，我会尽量告诉您，您这就不必再问这位先生了。（向拉乌尔）别吭声。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是他！这个人把他作为一桩肮脏买卖的赌注……（朝侯爵走去）儿子……

侯爵　您把他们问住了，母亲，咱们对这个人（指了指伏脱冷）的看法是一样的，但只有女人才有权畅所欲言地拆穿这一卑鄙的骗局。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卑鄙的！对。你走吧。

侯爵　夫人们，尽管发生了不利于我的事情，但我依然抱着希望，请不要见怪。（向伏脱冷）从酒杯到嘴唇之间，往往还有……

伏脱冷　死亡！

〔侯爵和拉乌尔彼此施礼，侯爵下。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克里斯托瓦尔夫人）亲爱的公爵夫人，请您叫伊内斯走开，有她在场，咱们没法交换意见。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向女儿，示意叫她出去）一会儿我来找你。

拉乌尔 （向伊内斯，一面吻她的手）这也许是永别了！

〔伊内斯下。

第 十 一 场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蒙索莱尔公爵夫人，拉乌尔，伏脱冷。

伏脱冷 （向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难道您不知道，夫人是出于什么原因到这里来的吗？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从昨天起，我就不敢向自己承认这一点。

伏脱冷 我一下子就猜到是冲着这门亲事来的。

拉乌尔 （向伏脱冷）这种说谎的气氛使我连气都透不过来。

伏脱冷 （向拉乌尔）再等一会儿。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夫人，我完全知道，我此刻的举动有点奇怪，我并不想为此辩解。世界上有些神圣的责任，在其面前，一切礼节和法律都要暂时回避。这位先生到底是什么身分？他有什么权力？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伏脱冷向她作了一个手势）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那好，我来告诉您吧：这位先生若非一场骗局的帮凶，便是上了别人的当，而我们大家都是骗局的受害者。尽管他给您带来了信函和文件，但一切证明拉乌尔的姓氏和家庭的东西都是假的。

拉乌尔 夫人，说真的，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权利干预我的生活。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夫人，您支开了我的女儿和侯爵，做得实在漂亮。

伏脱冷 （向拉乌尔）有什么权利？（向蒙索莱尔夫人）您不说我们也猜得出来。夫人，我完全理解这门亲事给您造成的痛苦，因此，您怀疑我的身分、否定克里斯托瓦尔夫人和我不得不出示的真实文件，我并不介意。（旁白）我非压她一下不可。（把她拉到一旁）我现在是墨西哥人，从前是西班牙人。我知道您恨阿尔贝的原因，至于您来这里的动机，我们回头到您当家的那里谈。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您知道？

伏脱冷 一切。（旁白）事有蹊跷。（高声地）您去看文件吧。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怎么样，亲爱的？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我们去把伊内斯找回来。我求求您，我们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些文件，这是一位绝望的母亲的请求。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一位绝望的母亲！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看着拉乌尔和伏脱冷）这个人怎么能知道我的秘密并控制我的儿子呢？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来吧，夫人！

第 十 二 场

〔拉乌尔，伏脱冷，拉富赖伊。

伏脱冷 我一度认为咱们幸运之星正暗淡下来，可现在，它又熠熠有光了。

拉乌尔 我的羞辱受够了么？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名誉，一无所有，而我把名誉全交给你了。你有恶魔般的力量，我看得出来。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不受你的魔力控制了，你已经没有危险，再见吧。

拉富赖伊 （在拉乌尔说话的时候走进来）一个人也没有，好呀，可真是时候！噢，先生，哲学家在楼下，一切都完了，警察进府了。

伏脱冷 换了别人，准会厌倦了！喂，没有人被捕吧？

拉富赖伊 噢，我们习惯了。

伏脱冷 哲学家在楼下，他是什么打扮？

拉富赖伊 听差。

伏脱冷 好，叫他上车，站在后面。我会向你们下达命令把阿尔若斯亲王关起来，他以为明天还会去决斗哩。

拉乌尔 你受到威胁，这一点我看得出来，我不会再离开你，

我想知道……

伏脱冷　没什么要知道的。你不用管，无论你愿意与否，我都对你的生命负责。

拉乌尔　噢，我知道我未来的命运。

伏脱冷　我也是。

拉富赖伊　事情紧急。

伏脱冷　万分火急。

拉富赖伊　别感情用事。不能磨蹭了，他们追来了，而且是骑着马。

伏脱冷　咱们来吧！（把拉富赖伊拉到一旁）如果政府看得起咱们，在咱们家里进驻警察，咱们的责任就是不去打扰他们。咱们可以自由散开，但午夜十二时，要全体在吉罗弗莱大娘家集合。别喝酒，因为我不想发生滑铁卢事件。现在，普鲁士人来了，咱们上车走吧！

第 五 幕

〔地点：蒙索莱尔府邸楼下一个客厅里。

第 一 场

〔约瑟夫。

约瑟夫　（独白）他今晚在花园的小门上作了一个该死的白色记号。这样长期下去可不行，鬼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宁愿在这里而不在屋里见他，至少这儿是花园，一旦有情况，可以开溜。

第 二 场

〔约瑟夫，拉富赖伊，比特，稍后是伏脱冷。

〔可以听见一阵阵冷得发抖的声音。

约瑟夫　这倒好！这就是咱们祖国的空气，总让我打哆嗦。（拉富赖伊上）您是谁？（拉富赖伊打了个手势）新来的人？

拉富赖伊　是旧人。

约瑟夫　他来了。

拉富赖伊　他还要等吗？快来了。

〔比特上场。

约瑟夫　怎么，你们三个人！

拉富赖伊　（指着约瑟夫）咱们一共四个人。

约瑟夫　这个时候你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把这儿一切都拿走？

拉富赖伊　他以为我们都是贼了！

比特　咱们走投无路时，往往的确是这样，不过，可不该说出来……

拉富赖伊　别人也这么干，不过别人有钱罢了！

约瑟夫　但公爵老爷快要……

拉富赖伊　你那位公爵两点前回不来，这段时间对我们足够了，所以，你就别来打岔、说丧气话了，我们得干活，端出那盘菜……

比特　而且要趁热。

伏脱冷　（身穿棕色燕尾服、蓝长裤、黑背心、短发，俨然一副平民打扮的拿破仑气派。他进来后突然把蜡烛吹灭，从兜里掏出一盏有遮光装置的暗灯）快拿灯来！你们以为还跟平时一样吗？这个傻瓜忘记最基本的规矩还可以理解，可你们？（向比特，一面对他指了指约瑟夫）将他的耳朵塞上棉花，到那边谈。（向拉富赖伊）那小家伙呢？

拉富赖伊　看起来了。

伏脱冷　在什么地方？

拉富赖伊　在吉罗弗莱的老婆那个小阁楼里，就在这附近，荣军院后面。

伏脱冷　可别让他像圣查理那条鳗鱼那样逃跑了。那疯子刚刚把咱们的窝端了……因为我……不使用威胁手段……

拉富赖伊　对那个小家伙，我敢用脑袋向你保证！哲学家给他脚上戴手铐，手上穿厚底靴，不见我，谁也不交。至于另外那个，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可怜的吉罗弗莱太脓包，经不起烈酒一灌，这点勃龙代猜到了。

伏脱冷　拉乌尔说什么了？

拉富赖伊　他讨厌这样做，认为有损自己的名誉。幸运的是，哲学家不喜欢用隐喻。

伏脱冷　你能想象吗？这孩子想与人决一死战。年轻人害怕而他却有勇气不让别人看出他害怕，但因此会让人杀掉。这太愚蠢了。我想你们没让他写信吧？

拉富赖伊　（旁白）糟了！糟了！（高声地）什么都不该瞒您：在被捆上以前，亲王曾经派小妮妮送一封信到克里斯托瓦尔府上。

伏脱冷　是给伊内斯的？

拉富赖伊　是给伊内斯的。

伏脱冷　唉！真糟！还要笔弄墨！

拉富赖伊　唉！真糟！……净做蠢事！

伏脱冷　（向约瑟夫）喂，那边！那个老实人！

比特　（把约瑟夫带到伏脱冷跟前）给先生解释解释，先生想知道。

约瑟夫　我想问问，我要冒什么风险，会得到什么报酬，这要求不算太过分吧。

伏脱冷　时间不多，咱们长话短说。现在有两个人的生命有危险，一个是与我有利害关系的人，一个是我认为没有用处的火枪手，我们就是为消灭他来的。

约瑟夫　什么？是侯爵老爷？——我可不参与。

拉富赖伊　不由你不同意。

比特　我们已经抓住他了。你瞧，朋友，酒已经倒出来了……

约瑟夫　如果酒味不佳，就不该喝。

伏脱冷　哦！你拒绝与我痛饮？谁想得多就会盘算，而谁盘算就会出卖。

约瑟夫　您的盘算会使人掉脑袋。

伏脱冷　够了，你让我烦死了！你的主人明天要决斗。在这次决斗里，两个对手中的一个会当场死去。你想象一下，如果决斗进行了，而你的主人却运气不佳。

比特　说得很对。

拉富赖伊　而且很深刻！先生简直可以取代命运之神了。

约瑟夫　好职业。

比特　而且不必付牌照费。

伏脱冷　（向约瑟夫，并对他指了指拉富赖伊和比特）你把他们藏起来。

约瑟夫　藏在哪儿？

伏脱冷　我告诉你把他们藏起来。等府里人都睡了的时候，当然除了我们，你就让他们上楼到火枪手的房间去。（向比特和拉富赖伊）你们想办法自己去，不必由他带路；就你们两个人，要敏捷；他房间的窗口正对着院子。（对他们附耳低言）把他推下来，像所有绝望而寻短见的人一样。（转向约瑟夫）自杀是个理由，没有人会被牵连的。

第　三　场

〔伏脱冷。

冷脱冷　（独白）一切都有救了，有嫌疑的人只能从我们自己的人员里找，我一定把他撤换掉。勃龙代出卖我，有他好看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要告诉公爵说，他是杀朗雅克子爵的凶手。这样，我便能最终弄清楚蒙索莱尔一家的秘密和公爵夫人行动古怪的原因。如果我打听到的消息能够说明侯爵的自杀是事出有因，岂不妙哉！

第　四　场

〔伏脱冷，约瑟夫。

约瑟夫　您的人都安置在花房里了，您大概不打算留在这里吧？

伏脱冷　是的，我到蒙索莱尔先生书房里看看。

约瑟夫　如果他来，您不怕……

伏脱冷　如果我怕，我还能当你们所有人的头儿吗？

约瑟夫　但您要到哪儿？

伏脱冷　你也太好奇了！

第　五　场

〔约瑟夫。

约瑟夫　（独白）现在，他已经关起来了，他的两个手下也关起来了。我把他们都攥在手心里，因为我不想牵扯进去，所以我……

第　六　场

〔约瑟夫，一仆人；稍后是圣查理。

仆人　约瑟夫先生，有人找您。

约瑟夫　这个时候？

圣查理　是我。

约瑟夫　别烦我们了，孩子。

圣查理　公爵老爷要等王上就寝以后才能回去。公爵夫人快回家了，我想秘密地和她谈谈，我在这儿等她。

约瑟夫　在这儿？

圣查理　在这儿。

约瑟夫　（旁白）啊，我的上帝！那么雅克……

圣查理　如果这妨碍你的话……

约瑟夫　恰恰相反。

圣查理　告诉我，你大概在等人吧。

约瑟夫　我等夫人。

圣查理　如果是雅克·柯泠呢？

约瑟夫　噢，您别跟我提这个人，您一说我就打哆嗦。

圣查理　柯泠插手某些事情，可能会到这儿来。你一定已经又见过他了？你们这些人之间经常如此，我了解。我没时间盘问你，我也没必要收买你，你就在我们两人中选择吧，快点。

约瑟夫　您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

圣查理　想知道这里发生的最微小的事情。

约瑟夫　好吧，最新的一件事是，侯爵要决斗，他明天要和弗雷斯卡打一架。

圣查理　还有呢？

约瑟夫　公爵夫人回来了。

第　七　场

〔圣查理。

圣查理　（独白）噢，胆小鬼！这场决斗是和公爵夫人说话的绝妙藉口。公爵不了解我，只把我看作随便可以拿起来或者扔到一旁的工具。命令我不准和他妻子说话，这岂不是指给我一件对付他自己的武器？利用旁人的错误，这是强者留下来的遗产。我已经吃掉了不少遗产，可胃口一点也没减。

第　八　场

〔圣查理，蒙索莱尔公爵夫人，沃德雷小姐。

〔圣查理闪身让两位夫人通过；夫人们来到台前，圣查理留在靠里的地方。

沃德雷小姐　您很疲惫。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无力地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我要死了！没希望了！您说得对。

圣查理　（趋前）公爵夫人。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噢，我忘了！先生，我不能应您的要求和您谈了。明天……稍后吧。

沃德雷小姐　（向圣查理）先生，我侄女没有精神，不能和您谈了。

圣查理　两位夫人，明天便来不及了！您的令郎蒙索莱尔侯爵明天要和弗雷斯卡先生决斗，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这场决斗太可怕了！

沃德雷小姐　（低声向公爵夫人）您忘了您和拉乌尔没有任何关系。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圣查理）先生，我儿子自知尽其本分。

圣查理　夫人，如果仅仅是一场决斗，难道我会来告诉您一些该向一位母亲隐瞒的事吗？令郎等不到决斗便会给杀掉。对方手下的人都是平时豢养的好勇斗狠的凶徒。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您有什么证据？

圣查理　有一个人自称是弗雷斯卡先生的管家，答应给我一大笔钱，要我参与一项针对克里斯托瓦尔一家的阴谋。为了脱身，我假装接受。但在我正要向当局告发的时候，大街上两个飞奔的人，把我猛烈地撞翻在地，使我顿时失去了知觉。趁我不醒人事，他们让我服了一剂力量很强的麻醉药，把我弄上马车。等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十恶不赦的匪徒中间。面对这一新的危险，我恢复了冷静，逃离匪窟，追踪这批胆大妄为的坏蛋。

沃德雷小姐　根据约瑟夫所说，您是为了蒙索莱尔先生才到这儿来的？

圣查理　是的，夫人。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先生，您到底是谁？

圣查理　一个可靠而公爵却不信任的心腹人，我食人之禄必须忠人之事，把可疑的事情弄清楚。

沃德雷小姐　（向公爵夫人）哦！路易丝！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逼视圣查理）先生，是谁使您斗胆对我说话的？

圣查理 是您的危险，夫人。有人给我钱，要我成为您的敌人。如果您像我一样谨慎，如果您能向我证明，您的保护比公爵先生有点空洞的诺言更有效，那我便能使您取得胜利。可是，时间逼人，公爵快回来了，如果他发现咱们在一起，成功的可能便会大受影响了。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沃德雷小姐）啊！有新的希望了！（向圣查理）那么，刚才您到弗雷斯卡先生那里做什么？

圣查理 做现在我在您这儿做的事，夫人。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那您就不必说了。

圣查理 公爵夫人也不必回答我，因为我已向公爵作过保证，而公爵是无所不能的。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而我，先生，我则有资财无数，不过你可别希望能骗我。（站起来）我再也不上蒙索莱尔先生的当了，通过您要求和我秘密进行的这一席谈话，我已识穿了他的全部狡猾伎俩。先生，我，可以给您的文件作点补充。（狡黠地）弗雷斯卡先生不是坏人，他的仆人也不是杀人凶手，他出身于高贵而富有的家庭，要娶阿尔若斯郡主为妻。

圣查理 对，夫人，一位墨西哥的使者出示了克里斯托瓦尔先生的信函，那是些绝对真实的文件。您召见了西班牙公使馆的一位秘书，秘书认可了这些文件；印记、图章、证明……噢！一切都无懈可击。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是的，先生，这些文件是无可置疑的。

圣查理 夫人，难道您希望这些文件是假的么？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沃德雷小姐）啊！任何一位母亲都没

经受过这样的折磨。

圣查理　(旁白)该向着谁呢？妻子还是丈夫？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先生，您向我要的那笔钱，我给您，如果您能向我证明，拉乌尔·德·弗雷斯卡先生……

圣查理　是个坏蛋？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不，是一个孩子……

圣查理　您的孩子，对吗？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噢，正是！救救我，我会永远保护您的。(向沃德雷小姐)啊！我说了些什么？(向圣查理)拉乌尔在哪儿？

圣查理　不见了！那个在奥布兰街叫人炮制这些文件和假扮墨西哥使者的管家，是我们那群恶棍中最狡猾的一个。(公爵夫人闻言一动)噢，请您放心，他机灵得很，不会杀人，但也和那些杀人如麻的人一样可怕！而这个人正是他的保护神。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啊！您走远他就没命了。

圣查理　夫人，我听候您的吩咐。(旁白)我一切都会知道，而且我能够选择。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公爵，一个仆人。

公爵　好了！您胜利了，夫人：现在人们纷纷议论的都是弗雷

斯卡先生的财富和婚姻；但他有自己的家庭……(低声，而且只向蒙索莱尔夫人)他有一个母亲。(突然瞥见圣查理)骑士先生，您在夫人这儿？

圣查理 (向公爵，一面把公爵拉到一旁) 请公爵同意我的做法。(高声)您当时在宫里，难道我不应该把您的独子侯爵先生所面临的危险通知夫人吗？侯爵可能会遭人毒手。

公爵 遭人毒手？

圣查理 不过，如果公爵老爷肯听在下的意见……

公爵 亲爱的，请您到我书房来，咱们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圣查理 (向公爵夫人做一个会意的手势)公爵老爷，我有些奇怪的事告诉您。(旁白)当然，我是站在公爵一边的。

第 十 场

〔公爵夫人，沃德雷小姐，伏脱冷。

沃德雷小姐 如果拉乌尔是您的儿子，他周围的人可都是些无耻之徒啊！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一位天使便能化地狱为天堂。

伏脱冷 (小心翼翼地推开花园的一扇落地窗。旁白)我全知道。哥俩是不能决斗的。噢，公爵夫人在这儿。(高声)两位夫人……

沃德雷小姐 一个男人！救命啊！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是他！

伏脱冷　（向公爵夫人）住嘴！女人只知道叫。（向沃德雷小姐）沃德雷小姐，您快到侯爵那儿去，那儿有两个卑鄙的杀人凶手！快去呀！别叫他让人给杀了！叫人不声不响地把那两个坏蛋抓住。（向公爵夫人）夫人，您留下。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去吧，姑妈，别为我担心。

伏脱冷　那两个笨蛋一定会被当场捉住！他们会怎么想呢？我要亲自审问他们。

〔传来一阵响声。

第 十 一 场

〔公爵夫人，伏脱冷。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全屋人都起来了！如果知道我在这里，大家会怎么说呢？

伏脱冷　但愿那个私生子能够得救。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但大家都知道您是谁，而且蒙索莱尔先生正和……

伏脱冷　圣查理骑士在一起。我很放心，您一定会保护我的。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我！

伏脱冷　您。否则您便永远再也见不到您的儿子费尔南·德·蒙索莱尔了。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那么拉乌尔真的是我儿子？

伏脱冷　唉！是啊……夫人，我手里掌握着您清白无辜的全部证据，以及您儿子的……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您！那么您不要离开我，即使……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沃德雷小姐站在一边，圣查理站在另一边，众仆人。

沃德雷小姐　就是他！你们快救夫人。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沃德雷小姐）您把一切都弄糟了！

圣查理　（对各人）这是他们的头儿和他们的帮凶，别管他说什么，抓住他。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向众人）我命令你们让我单独和这个人在一起。

伏脱冷　（向圣查理）咦，是骑士？

圣查理　男爵，我不懂您的意思。

伏脱冷　（低声向公爵夫人）您看这个人就是杀害您心爱的子爵的凶手。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他！

伏脱冷　（向公爵夫人）叫人将他严密看守，因为他会像银子那样从手里溜掉。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约瑟夫！

伏脱冷　（向约瑟夫）上面发生什么事了？

约瑟夫　侯爵先生正检查自己的枪械，突然被人从身后暗算，他竭力自卫，只受了两处轻伤。公爵老爷此刻正在他身边。

公爵夫人　（向其姑母）请您回到阿尔贝身旁。（向约瑟夫指了指圣查理）这个人交给你了。

伏脱冷　（向约瑟夫）我也把他交给你了。

圣查理　（向伏脱冷）我明白，你事先关照过我。

伏脱冷　别怨我，老兄！

圣查理　（向约瑟夫）带我到公爵那儿。

〔二人下。

第 十 三 场

〔伏脱冷，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伏脱冷　（旁白）他有一个父亲、一个家庭、一个母亲。真是祸从天降！现在我能关心谁，爱谁呢？十二年的父子关系，如今尽付东流。

公爵夫人　（向伏脱冷走去）怎么样？

伏脱冷　怎么样？不，夫人，我不能把您的儿子还给您，失去了他，被他看不起，我没法活下去。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拉乌尔了！有他我才能活着！

公爵夫人　可是，他能爱您吗？您是一个罪犯，我们可以将您交给……

伏脱冷　法院，是吗？我本以为您会好一些。不过，您难道没看见？我正把您、您的儿子以及公爵拖向深渊，咱们都会一起滚下去的。

公爵夫人　啊！您把我那可怜的孩子培养成什么人了？

伏脱冷　一个重视名誉的人。

公爵夫人　他爱您吗？

伏脱冷　现在还爱。

伏爵夫人　他说的是真话吗？可怜的人，当他发现您是什么人，是什么出身的时候？

伏脱冷　是的，夫人。

公爵夫人　您曾经照料我的儿子？

伏脱冷　您的儿子？咱们的儿子。您没看见他，他纯洁得像个天使。

公爵夫人　啊！不管你做过什么，愿上帝保佑你，愿世人宽恕你！我的上帝！……（屈膝跪在扶手椅上）您一定能听得见一位母亲的声音，宽恕吧！宽恕这个男人的一切。（凝视圣像）我的眼泪将洗净他的双手！啊！他会悔改的！（转身向伏脱冷）您是属于我的，我要使您改变！可是，所有人都弄错了，您不是罪犯，而且，所有的母亲都将会原谅您的！

伏脱冷　好吧，我们把孩子还给她。

公爵夫人　您过去是否还有一种可怕的想法，不打算将他还给他母亲？可是，我等他已经等了二十二年了。

伏脱冷　而我，十年以来，难道我不是他的父亲吗？拉乌尔是

我的灵魂啊！即使我受苦，受辱，但只要他幸福，光荣，我看着他，生活也就化苦为甜了。

公爵夫人 啊呀！我完了！他像母亲一样爱他。

伏脱冷 我与世界、与生活唯一的联系就是这个闪闪发光的环，这个环像金子一样纯。

公爵夫人 而且……一尘不染？……

伏脱冷 噢！我们这些人，彼此都是肝胆相照！……再说——我们是不易相处的人。卑鄙归我，荣誉归他！请您想一想，我是在从土伦到马赛的大道上捡到他的，当时他十二岁，没吃没喝，衣衫褴褛。

公爵夫人 也许还光着脚？

伏脱冷 对，不过，人长得秀气，一头鬈发……

公爵夫人 您看见他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

伏脱冷 可怜的天使！他在哭，我收留了他。

公爵夫人 您养育了他？

伏脱冷 我，我是偷东西来把他哺育大的！

公爵夫人 啊！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伏脱冷 我做得更好！

公爵夫人 啊！那么，他一定吃尽苦头了？

伏脱冷 从未吃过苦！我向他隐瞒了我使他生活幸福、美满的方法。唉！我不愿意他有丝毫的怀疑……否则，他会受不了的。您以贵族的头衔使他成为贵族，而我则使他具有高贵的心灵。

公爵夫人 但他是我的儿子啊！……

伏脱冷　是的，他充满伟大的感情，迷人的魅力，美好的天性，只需要给他指出道路。

公爵夫人　（握住伏脱冷的手）啊！您真伟大，您完成了一位母亲的任务！

伏脱冷　完成得比你们都好！你们爱孩子的方式往往不对。——您非惯坏他不可！——他勇敢而冒失，他想当兵，皇帝若在，一定会收下他。我使他看到了世界和人的真面目。因此，他准会不认我了。

公爵夫人　我儿子会忘恩负义？

伏脱冷　不，我的儿子。

公爵夫人　您立即把他还给我！

伏脱冷　这样，上面那两个人和我，我们不是全都受牵连了吗？公爵老爷不该替我们保密和保证我们的自由吗？

公爵夫人　那两个是您的人，你们这次来……

伏脱冷　几个小时以后，私生子也好、合法儿子也好，只能给您留下一个了。也可能两败俱伤，都死了。

公爵夫人　啊！您真是个瘟神。

伏脱冷　换了您又会怎么办呢？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公爵，拉富赖伊，比特，圣查理，全体仆人。

公爵　（指着伏脱冷）你们把他抓起来！（又指了指圣查理）一

切听这位先生的。

公爵夫人　可是他救了你的阿尔贝的命！是他发出了警报。

公爵　是他？

比特　（向伏脱冷）哦！你出卖了我们！那为什么你领我们到这里来？

圣查理　（向公爵）公爵先生，您听见他们的话了吗？

拉富赖伊　（向比特）你别说话。咱们该不该审判他？

比特　等他定我们罪的时候。

伏脱冷　（向公爵）公爵老爷，这两个是我的人，我请您放了他们。

圣查理　他们都是弗雷斯卡先生的人。

伏脱冷　（向圣查理）朗雅克家的管家，你住嘴，你住嘴！（指了指拉富赖伊）这位是菲利普·布拉尔。（拉富赖伊欠身施礼）公爵先生，请摒退众人。

公爵　什么！在我家里，您敢发号施令？

公爵夫人　噢！先生，他是这里的主人。

公爵　怎么？这坏蛋！

伏脱冷　公爵老爷想大家都在场，那么，咱们现在就谈谈孟德斯夫人的儿子吧……

公爵　住嘴！

伏脱冷　您想使大家把他当做……

公爵　我再说一遍，住嘴！

伏脱冷　公爵老爷，您明白了吧，这儿人太多了。

公爵　所有人都退下！

伏脱冷　（向公爵）请命人把守您府上的一切出口，除了这两个人，不放任何人离府。（向圣查理）您站在那儿别动。（抽出匕首，走过去把拉富赖伊和比特的绳子割断）你们从小门逃走，这里是钥匙，你们到吉罗弗莱大娘那里去。（向拉富赖伊）你把拉乌尔给我叫来。

拉富赖伊　（边往外走）啊！我们真正的皇帝。

伏脱冷　你们会拿到钱和护照的。

比特　（边往外走）这样我便有东西给阿黛尔了！

公爵　现在我问您，这些事您怎么知道的？

伏脱冷　（把文件还给公爵）这是我从您书房拿的东西。

公爵　我的来往书信和夫人给朗雅克子爵的函件！

伏脱冷　子爵于一七九二年十月在摩尔塔涅①，被查理·勃龙代②下令枪毙了。

圣查理　这您是知道的，公爵先生。

伏脱冷　他本人把目前这些文件给了我，您会发现，其中有子爵的死亡证书，证明从八月十日的前一天，夫人和他就没有见过面，因为他在布拉尔③的陪同下被从修道院监狱送到了旺代④。

公爵　那么费尔南呢？

伏脱冷　被流放到撒丁岛的那个孩子的确是您的儿子。

---

① 摩尔塔涅，法国地名。

② 即圣查理。

③ 即拉富赖伊。

④ 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时代保王党人的根据地。

公爵　那么夫人是……？

伏脱冷　清白无辜的。

公爵　啊！（倒在扶手椅上）我干了些什么呀？

公爵夫人　多么可怕的证据啊！……死了。凶手就在这里。

伏脱冷　公爵老爷，我曾经是费尔南的父亲，而且刚刚救了您的两个儿子，使他们不致自相残杀。这里的一切都是您一个人造成的。

公爵夫人　别说了！我了解他，在这个时刻，他正经受着我二十年来经受过的痛苦。求求您，我的儿子呢？

公爵　怎么，拉乌尔·德·弗雷斯卡？……

伏脱冷　费尔南·德·蒙索莱尔快来了。（向圣查理）你觉得怎样？

圣查理　你是个英雄，让我做你的仆人吧。

伏脱冷　你野心勃勃，居然愿意跟随我？

圣查理　随你到天涯海角。

伏脱冷　我这点看得非常清楚。

圣查理　啊！你得到一位多么好的艺术家，而政府又该蒙受多么大的损失啊。

伏脱冷　好吧，到护照办事处等我吧。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伊内斯，沃德雷小姐。

沃德雷小姐　他们在这儿！

克里斯托瓦尔公爵夫人　夫人，我女儿收到了拉乌尔先生的一封信。这个高贵的年轻人在信里说，他宁可失掉伊内斯，也不愿欺骗我们。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身世。他本应明天与您的儿子决斗，但由于伊内斯不由自主地成了这次决斗的原因，所以我们特来阻止，因为现在决斗已成了无的放矢。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决斗已经结束了，夫人。

伊内斯　这样说，他还活着！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您将嫁给我的孩子蒙索莱尔侯爵。

第 十 六 场

〔前场人物，拉乌尔和拉富赖伊。

〔拉富赖伊急下。

拉乌尔　（向伏脱冷）你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决斗！

公爵　和你兄弟决斗？

拉乌尔　我兄弟？

公爵　是的。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这样说来，你真是我的孩子！各位夫人，（一把抓住拉乌尔）这就是费尔南·德·蒙索莱尔，我的儿子，……

公爵　（拉着拉乌尔的手，打断妻子的话）长子，曾经被人从我们身边抢走的孩子，阿尔贝现在只不过是蒙索莱尔伯爵。

拉乌尔　三天以来，我像在做梦！您，我的母亲！您，先生……

公爵　对！是的。

拉乌尔　啊，就在人们盘问我家庭的地方……

伏脱冷　家庭就在眼前。

拉乌尔　那么……这里还有您什么事吗？

伏脱冷　（向蒙索莱尔公爵夫人）刚才我跟您说什么来着？（向拉乌尔）请您记住，侯爵先生，我事先已经原谅了您忘恩负义的行为。（向公爵夫人）孩子会忘记我，可母亲呢？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永不忘记。

公爵　到底是什么不幸的事把您推入深渊的呢？

伏脱冷　不幸还用解释吗？

蒙索莱尔公爵夫人　我的朋友，您不是可以运用您的权力，使他获得赦免吗？

公爵　像针对他那样的判决是不能撤销的啊。

伏脱冷　有了您这句话，我们就和解了，因为这出自一位国务活动家之口。喂，公爵老爷，请您让大家明白，流放是您对付我们的最后一招吧。

拉乌尔　先生……

伏脱冷　您弄错了，我甚至连先生都不是。

伊内斯　我想，您是一个流放犯，我的朋友受过您的大恩，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我在海外有大批家产，需要一个有魄

力的人去管理，您就去施展您的才华，成为……

伏脱冷　有钱人，使用另一个名字？孩子，您刚才没听见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十分残酷的。对，我可以获得一笔财产，但谁给我权力呢？……（向蒙索莱尔公爵）公爵老爷，王上可以赦免我，但谁会和我握手呢？

拉乌尔　我！

伏脱冷　唉！我之所以不走，就是等这句话。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位母亲，再见了！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一位警官。

〔落地窗打开了，可以看见一位警官，一名军官；靠里面，有几名警察。

警官　（向公爵）我以国王和法律的名义，逮捕雅克·柯冷，因为有证据说明，他破坏了……

〔所有在场人物都冲向前，把警官和雅克隔开，好让后者逃走。

公爵　先生们，我负责将……

伏脱冷　公爵先生，在您家里，您就让王上的司法人员执行任务吧。那是这几位先生和我之间的事情。（向警官）我跟您走。（向公爵夫人）是约瑟夫带他们来的，他是我们的人，您把他辞了吧。

拉乌尔　咱们永远分手了？

伏脱冷　你很快便会结婚。十个月以后，在你受洗那一天。你要仔细看看，教堂门口的那帮穷人中间有一个人要亲眼看到你幸福才放心。永别了。(向众警察)咱们走吧！

——剧终

张冠尧 译

基诺拉的智谋*

五 幕 喜 剧

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九日于第二法兰西
剧院(奥德翁剧院)首演

* 本剧于一八四二年在苏弗兰出版社以八开本出版，前言写于同年四月二日。八日，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基诺拉》和《艾那尼》一样，其演出简直是一场难忘的战斗。一连七场，从头到尾都有人来喝倒彩。今天是第十七场，奥德翁剧院开始赚钱了。我曾经七次亲临战场，力尽筋疲之后，才获得一次安静的演出。我现在要离开巴黎，到拉尼(法国地名——译注)去，在那里让我的出版商印行《基诺拉》，费用可以经济一些。将来某一天，您会看到这个剧本，那是我努力耕耘的结晶，您会奇怪，为什么它招来了那么多的谩骂和诽谤，也许，您能够弄清楚其中的原因。我目前的事情很糟，因为，除了这一切挫折以外，还上了奥德翁剧院那些人的当。他们欺骗我，把奥德翁剧院给我作首场演出以后又断断续续地收回，要我交首场演出的所谓额外票价，而我的首场收入还不到二千五百法郎。就这样，我为奥德翁剧院工作了四个月，本来该得一万五千法郎，而《基诺拉》只为我赚了不到五千法郎。"

前　　言

如果作者写作本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博取报刊对其所有作品给予一致的、甚至可能是溢美的赞誉的话，《基诺拉的智谋》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绝妙的文学投机了。但是，一旦看到褒贬不一的诸多评价之后，作者明白了自己在戏剧方面起步之难，比起涉足文坛之初所遇到的艰辛，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已鼓足勇气，面对现实和未来。

总有一天，本剧会被用作攻城的大锤，去摧毁另一部新型的剧本，如同别人曾经利用作者的所有作品，甚至他一个名为《伏脱冷》的剧本来攻击《基诺拉》一样。

作者对这一切只能听之任之。但不管他如何冷静，也不禁要在这里提出两点看法。

在五十位左右连载小说的炮制者当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不把《基诺拉的智谋》这一剧本所根据的历史事实看作是作者凭空捏造的故事。

早在阿拉戈先生① 在其发表于《地舆局年鉴》上的蒸汽史里提到这一事实以前，作者已经知道这一事实并预感到那位

① 阿拉戈，十九世纪法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发表有关气体折射率、声速的测量以及电磁学方面的重要论文。

无名的发明家被迫采取绝望的行动以前必然会发生的那幕喜剧。这位发明家于十六世纪中叶，在巴塞罗那港，用蒸汽驱动一条船，并当着二十万名观众的面，亲自把船弄沉①。

这一看法回答了假定在沃尔赛斯特侯爵、沙洛蒙·德·科和帕班②之前，已经有人发明了蒸汽这种说法所引起的笑话。

第二种看法是有关对这个喜剧人物之一拉瓦拉迪所进行的莫名其妙的诽谤。几乎所有连载小说的炮制者都诋毁他，想把他说成是个丑陋的人物。任何一位评论家都不曾对这个剧进行过精辟的分析。人们在读这个剧本时会看到，被判充军十年的拉瓦拉迪觐见国王，要求赦免。大家都知道，十六世纪，一点点小罪都会被判重刑，而在旧戏剧里，处于基诺拉那种地位的仆人反倒会得到宽大的处理。

---

① 《地舆局年鉴》第二十一卷(一八三七年)中记载：一五四三年六月十七日，舰长布拉斯科·德·加赖伊当着日耳曼大帝查理五世进行了这一试验。

② 一六一五年，诸侯帕拉坦手下的工程总管沙洛蒙·德·科在法兰克福出版了一部献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作品，标题是：《动力原理及各种有用并有趣的机器》。

沃尔塞斯特侯爵的作品晚于沙洛蒙·德·科的著作，于一六六三年发表，名为：《一百种发明的样品》。

帕班有关使用蒸汽的论文则更晚，在一六九〇年至一六九五年之间。但沙洛蒙·德·科和沃尔赛斯特只想象出一些简单的排水或抽水机械，而帕班则按照阿拉戈在《论蒸汽机》一文中的说法，“充分看到了活塞在唧筒里的来回活动可以作别的用途，并成为普遍适用的发动机械。”

将近二十年来，评论家们要求喜剧采取意大利、西班牙或英国喜剧的形式，他们失望的哀叹足足可以装订成好几大册了。有人试着写了一出。所有评论家顿时忘掉了二十年来讲过的话，千方百计压制这位作者，原因是他斗胆冒险走上一条丰富多采且源远流长的推陈出新之路。

我们别忘记提醒人们注意，腓力二世为发明家取的海洋公爵的雅号曾招来一片不以为然的嘘声，那简直是我们时代的耻辱。读者诸君都是有识之士，一定不会相信，但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所以演员们只好放聪明点，把这个雅号从剧的其余部分删去。喝倒彩的是这样一些观众，他们每天早晨在报纸上都看到给予埃斯帕特罗的爵号“胜利公爵”，同时，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赐予倒数第三位西班牙国王的最后一个宠臣的爵号和平亲王①。怎能预见这样一种无知呢？谁都知道，大部分西班牙爵号，尤其是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爵号都是按当时的情况命名的。

奥兰达伊因签订了一七二五年的条约而被称为希望。

一位海军司令因曾护送王子到意大利而被称为“王家护送使”。

土伦海战虽然胜负难分，但战后，纳瓦罗②仍然被封为常胜将军。

---

① 即西班牙王查理四世的宠臣、王后玛丽·路易丝的情夫唐·曼努埃尔·戈多伊(1764—1851)。

② 纳瓦罗(1687—1772)，西班牙海军将领，曾为腓力五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大败英军。

这些和其他许许多多例子，比起那个暴发户——臭名昭著的财政大臣来，却又瞠乎其后了。那位财政大臣自称为“两袖清风侯爵”(其实是“无所不捞的人”)。

作者以法国和西班牙旧戏剧所能提供的一切自由创作了一部作品，并顺应不止一家舆论工具和所有观看首场演出者的愿望，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想招徕真正的群众，期望满座观看演出的人都是购票看戏的观众。但这次尝试失败了，各报大肆渲染，由此可见，雇用鼓掌队永远是必要的。

这方面的专家使作者不得不陷入两难的境地，即如果让一千二百名观众免费入场，这样获得的成功没有人会承认，而要一千二百名观众都购票入场，演出成功简直就不可能。作者甘冒风险。于是举行了这样一次首场演出，许多人却由于被提高到独立评判者的地位而大为不满。

因此，作者也只得采取陈规陋习给戏剧的成功规定的可耻而卑鄙的做法；但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基诺拉的智谋》首场演出的得益者是鼓掌队，他们是那个晚上仅有的胜利者，而以前他们是被禁止入场的。

要概括一下有关这个喜剧的评论只需指出下面一点便已足够。有的报纸二十年来对不叫座的末流滑稽剧作者都不惜千篇一律地说：作者颇有才华，将来必成大器。可是，在五十家此类报纸中，今天却没有一家对《基诺拉的智谋》说这样的话，大家都想把这个剧彻底埋葬。仅这一点发现，作者便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作者并没有刻意邀宠，有几个人却事先对作者的尝试给

予鼓励。然而，正是这些人比评论家更不讲理。不过，作者把此等失策视为平生最大的乐事，因为他失去的是虚情假意的朋友，获得的却是经验。所以，他既感到高兴，也认为有必要公开向一贯诚挚待他的人士表示感谢。如莱昂·戈兹朗先生[1]作者对他非常感激；还有维克多·雨果先生，他再次观看演出，以此对首场演出的观众表示抗议。又如拉马丁先生[2]和吉拉尔丹夫人，他们宁犯众怒也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跌了跟头之后，这样的肯定，对作者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一八四二年四月二日于拉尼

---

① 莱昂·戈兹朗(1803—1866)，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朋友，著有小说《拉雪兹神甫公墓之夜》，《佩克的医生》和戏剧《杯水中的暴风雨》等。

②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沉思集》，被认为开法国浪漫派诗歌之先河。

序幕出场人物

腓力二世

红衣主教西恩富戈斯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卫队长

奥尔梅多公爵

德·莱尔姆公爵

阿尔丰索·封塔纳雷斯

基诺拉

执戟卫士一人

法院法官一人

宗教裁判所心腹一人(哑角)

西班牙王后

德·蒙代雅尔侯爵夫人

剧中人物

唐·弗雷戈塞　卡塔卢尼亚总督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萨尔比伯爵　总督府秘书

唐·拉蒙　学者

阿瓦洛罗斯　银行家

马蒂厄·马吉斯　伦巴第人

洛图恩迪亚斯　市民

阿尔丰索·封塔纳雷斯

拉瓦拉迪，基诺拉，他的仆人

摩尼波迪奥　前绿林强盗。

科波卢斯　五金商人

卡尔帕诺　锁匠(哑角)

埃斯特班　工人

吉隆纳　工人

金太阳旅店客人

执达吏一人

法官一人

法奥斯蒂娜·布朗卡多里夫人

玛丽·洛图恩迪亚斯

唐娜·洛佩斯

帕库伊塔　法奥斯蒂娜之侍女

〔剧情发生于一五八八年。

序　　幕

〔地点：巴利阿多里德①，西班牙国王宫中。舞台上是一条通往小教堂的走廊。小教堂入口在观众座席左边，国王寝宫在右边。里边是大门。门两旁各站着一名执戟卫士。

〔幕启，卫队长和三名贵族正在台上。走廊尽头站着一位宫廷法官。几位朝臣在走廊前面的客厅中踱来踱去。

第　一　场

〔基诺拉（身披斗篷），一名执戟卫士。

执戟卫士　（拦住基诺拉）乌（无）权不得路（入）内，你斯随（是谁）？

基诺拉　（拨开戟）大使。

〔众人都看着他。

执戟卫士　哪你（里）的？

---

① 巴利阿多里德，西班牙城市名。

基诺拉　(走进大门)哪里的！苦难之邦的。

卫队长　快去找宫中总管，给这位大使以应有的待遇。(向执戟卫士)三天禁闭。

基诺拉　(向卫队长)你们就是这样尊重别人的权利的！大人，您听着，现在，您身分很高，我身分很低，但只消两句话，咱们就能拉平。

卫队长　你这家伙真滑稽。

基诺拉　(把他拉到一旁)您不是蒙代雅尔侯爵夫人的表弟吗？

卫队长　是又怎样？

基诺拉　侯爵夫人目前虽然非常得宠，但正往深渊里掉……就差脑袋了。

卫队长　所有这些人都胡编乱造！……你听着，现在是本月十号，而你倒是第二十二个想以这样的方式接近宠妃，从她那里骗取几个皮斯托尔①的人……滚吧……否则……

基诺拉　大人，宁对二十二个可怜虫胡说二十二次，别对心腹知己派来的人不闻不问啊；而且，您瞧，我几乎什么都不缺(解开斗篷)，衣着齐全。

卫队长　咱们别说了，你有执行任务的证明吗？

基诺拉　(递给他一封信)为了只有你知我知，这封短简，请您亲自递上去。如果侯爵夫人看了不晕倒，您可以把我绞死。请您相信，我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对绞刑架……

① 皮斯托尔，西班牙金币名。

是深恶痛绝的。

卫队长　如果是某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出钱收买你，要你豁出命去杀害另一个女人呢？

基诺拉　我的衣服很破烂么？我的命和恺撒一样宝贵。大人，您瞧（拆开信，闻了闻，重新叠好，递给卫队长），您满意了吧？

卫队长　（旁白）我还有时间。（向基诺拉）别走开，我就去。

第　二　场

〔基诺拉独自一人站在台前，目送着卫队长。

基诺拉　（独白）你放心吧！啊，我亲爱的主人，如果你还没被打得骨碎筋断，那么，您那条可怜的鬈毛狗基诺拉会搭救您，使您从神圣……非常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监牢里救出来的！可怜！……谁说可怜了？我的主人一旦获得释放，我们的希望便可以给我们带来金钱。一个人身无分文，能在巴利阿多里德混上六个月，还没被警官逮住，总算是有点能耐了。把这些能耐用在……别的事情上，就准能什么？……有出息呗！如果咱们知道现在要去什么地方，那就连步子也不敢迈了……我，基诺拉，我要去见国王了。叫花子的神啊！赐予我口才……一位美人，蒙代雅尔侯爵夫人的口才吧……

第 三 场

〔基诺拉，卫队长。

卫队长 （向基诺拉）这是侯爵夫人赏你的五十多布朗①，让你到这里来穿整齐一点。

基诺拉 （将金币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里）啊！这金色的阳光我等了很久了！大人，我现在是心腹人了，我马上会像个心腹人那样，穿得漂漂亮亮地回来的。基诺拉为您效劳，基诺拉很快便是拥有大片土地的领主了，我可以在那儿行使法律，只要……（旁白）我不必再担心法律。

第 四 场

〔众朝臣，卫队长。

卫队长 （独自站在台前）这混蛋发现什么秘密了？我表姐差点儿昏了过去。她说，这关系到她所有的朋友。这一切和王上准有牵连。（向一位爵爷）德·莱尔姆公爵，巴利阿多里德城里有什么新闻吗？

莱尔姆公爵 （低声地）据说，今天凌晨三点，奥尔梅多公爵在

① 多布朗，西班牙古金币名。

距离蒙代雅尔府邸花园没几步路的地方被谋杀了。

卫队长　很可能有人故意谋杀他，好使王上对我表姐产生怀疑，因为王上像一般的大政治家那样，把一切可能的事都当真。

莱尔姆公爵　据说公爵和侯爵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纯属捏造，而凶手也不会受通缉。

卫队长　公爵，这事没有确实把握就别再说了，要写下来也只有用剑蘸我的鲜血才成。

莱尔姆公爵　是您问我有什么消息的……

〔公爵下。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蒙代雅尔侯爵夫人。

卫队长　噢！我表姐来了！（向侯爵夫人）亲爱的侯爵夫人，您看来还很激动。看在上帝份上，您克制一下吧，别人要注意我们了。

侯爵夫人　那个人回来了吗？

卫队长　一个身分那么低微的人怎会使您这样惊慌呢？

侯爵夫人　我这条命就攥在他手里，而且不仅我的命，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命，这个人尽管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可仍然引起……

卫队长　王上的妒忌……难道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王上叫

人谋杀了奥尔梅多公爵？

侯爵夫人　哎呀！……我不知道对这件事该怎么看……现在就剩下我孤立无援的一个人了……也许很快便会被弃如敝屣了。

卫队长　看我的吧……我会像猎人守候猎物那样，潜伏在咱们所有敌人之间。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基诺拉。

基诺拉　我只剩下三十个多布朗了，但我可以让它产生六十个多布朗的效果……咦！一种什么香水味？侯爵夫人也许会无所顾忌地和我谈话……

侯爵夫人　（指着基诺拉）就是这个人？

卫队长　正是。

侯爵夫人　表弟，请你注意别让人听见我谈话……（向基诺拉）您是谁，我的朋友？

基诺拉　（旁白）她的朋友！谁要是知道一个女人的秘密，便是她的朋友。（高声）夫人，我是一个至高无上、超乎任何环境的人。

侯爵夫人　这样说来，地位很高喽？

基诺拉　这是威胁还是警告？

侯爵夫人　亲爱的，您真放肆！

基诺拉　您别把敏锐当作放肆。您想在谈正事之前，先研究研究我吗？好，我就把我的特点告诉您：我的真名叫拉瓦拉迪。在这个时候，拉瓦拉迪本该被充军到非洲十年，这是巴塞罗那警察的一个错误。基诺拉是拉瓦拉迪的良心，清白得像您美丽的双手一样。灵魂认识肉体吗？您大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灵魂基诺拉与肉体拉瓦拉迪合在一起，尤其是因为今天早上，基诺拉在您花园的小角门前，和"晨曦之友"在一起，他们堵住奥尔梅多公爵……

侯爵夫人　公爵出什么事了？

基诺拉　如果是拉瓦拉迪，就会趁这个送上门的机会要求赦免，但基诺拉是个讲体面的人。

侯爵夫人　您过分关心自己……

基诺拉　而对他关心不够……完全正确。公爵把我们当作一帮卑鄙的杀人犯，我们只是以我们的长剑作抵押，向他借点钱，当然，时间是早了一点。指挥我们的那个了不起的头头被公爵逼急了，不得不使了个绝招，把他制服了。

侯爵夫人　噢！我的上帝！……

基诺拉　夫人，付这样的代价去换取幸福，是值得的。

侯爵夫人　（旁白）我要镇静，这个人知道我的秘密。

基诺拉　我们发现，公爵身上一个铜子儿也没有——这简直是太冒失了——就饶了他。因为我在这帮好汉中被牵连的程度最小，他们便责成我送公爵回去。我把他被翻过来的口袋正回去的时候，发现了您给他写的字条。在了解到您在宫廷里所处的地位以后，我便明白……

侯爵夫人　你发财的机会来了？

基诺拉　不对……是明白我的生命有危险了。

侯爵夫人　怎么啦？

基诺拉　您猜不出来吗？您的字条目前是在一个可靠的人手里，我如果有什么不测，这个人会将它交给王上。清楚了吗？

侯爵夫人　你想怎样？

基诺拉　您这是跟谁说话呢？跟基诺拉，还是拉瓦拉迪？

侯爵夫人　拉瓦拉迪将获得赦免。基诺拉想要什么？做我的随从吗？

基诺拉　捡来的孩子都是讲义气的：基诺拉会把您的字条还给您，而不向您索取一个铜板，不强迫您干任何有失您身分的事，他只希望您别恨他这个苦命的人，他虽然衣衫褴褛，但却有一颗熙德① 的心。

侯爵夫人　你要我倒霉吗，你这怪客？

基诺拉　您刚才叫我：我的朋友。

侯爵夫人　那时，你不是我的敌人吧？

基诺拉　冲着这句话，我信任您了！夫人，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但这样……您可别笑……请您答应……我想……

侯爵　你想？

基诺拉　我想……见王上……就这个，当他经过这儿去小教堂的时候；请您想法使他接受我的恳求。

---

① 熙德，西班牙传说中勇敢、正直、具有骑士风范的英雄。

侯爵夫人　但你想向他请求什么？

基诺拉　一件最简单的事，就是接见我的主人。

侯爵夫人　快说原因，时间紧迫。

基诺拉　夫人，我是一位学者的仆人，如果天才的标志就是贫穷的话，我们的天才实在太多了，夫人。

侯爵夫人　说具体的。

基诺拉　阿尔丰索·封塔纳雷斯老爷从卡塔卢尼亚[①]来到这里，想向我们的圣上献上海洋的权杖。在巴塞罗那，人们把他看作疯子，这里，他又被当成巫师。知道他夸下的海口以后，候见室里的人都要弄他。这个明着保护，背后中伤，那个对我们的诀窍表示怀疑，实际上想占为己有，因为那是个学者。还有人建议和他做笔交易，他们是些资本家，想用花言巧语打动他。这样下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力学和几何学的威力，肯定谁也不能否认，但最好的定理也不能当饭吃，最小一盘洋葱烧野味进到胃里也比它强。说实在的，这是科学的一个缺点。去年冬天，我主人和我，我们忍着寒冷，把我们的构思和设想反复斟酌了一番……谁知道，夫人，他被投进了监狱，因为人们控告说，他与魔鬼来往密切，而且，倒霉的是，这一次，宗教裁判所倒是说对了，我们总看见魔鬼在我们钱包里面。好了，夫人，我求求您了，请您使王上产生好奇，接见一个人吧，这个人给他带来了一块和哥伦布给西班牙带来的疆

---

① 卡塔卢尼亚，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名。

土一样辽阔的统治领域。

侯爵夫人　可是，自从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以后，每半个月就有人给我们献上一个新的大陆。

基诺拉　唉，夫人，每一个天才人物都有自己的新大陆。天老爷，用诚实的手段既为自己，又为国家获得财富而不取自他人，这样的事，实在少有，所以这种现象值得鼓励。

侯爵夫人　到底是什么事？

基诺拉　再一次请您别笑话，夫人！那就是：不用帆、桨不靠风，只用一个开水锅，便可以使船在水上行走。

侯爵夫人　哦，原来这样！你到底从哪儿来？你说什么？你在做梦吗？

基诺拉　他们全都对我们这样说！唉，全是凡夫俗子，你们使比所有人都先知先觉十年的天才人物，在足足二十五年内被看作疯子。只有我相信这个人，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他：理解，就不分彼此。

侯爵夫人　让我把这些无聊的话告诉王上？

基诺拉　夫人，在整个西班牙，王上只对您一个人不会说出“住嘴！”这两个字。

侯爵夫人　你不了解王上，而我却了解！（旁白）必须把我那封信弄回来。（高声）现在你主人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眼下正有人向王上报告“无敌舰队”① 覆灭的消息，你就在王上经过的时候和王上谈吧。

---

① 无敌舰队，西班牙王腓力二世之舰队，一五八八年渡海远征英国，途遇暴风，全军覆没。

第 七 场

〔卫队长，众朝臣，基诺拉。

基诺拉 （站在台前）有天才和运用天才，看来是不够的，因为有的人藏而不露，倒也快活逍遥，还是得有机遇：要捡到一封会危及宠妃的信，才能有人替你说话，要最伟大的一支舰队覆灭，才能使一位亲王倾听你的声音。机缘真是一个可恶的东西！得了！在封塔纳雷斯与他的世纪决斗之中，现在是他那位可怜的助手露脸的时候了！……（传来一阵钟声，卫士执戟在手）这是否成功的预兆呢？（向卫队长）向王上启奏该怎样做？

卫队长 你走向前，单膝跪下，说：陛下！……然后就祈祷上帝，保佑你的舌头别打弯吧。

〔国王一行走过来。

基诺拉 我不需要下跪了，他们都已经躬身施礼，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世界。

侍从 王后到！

侍从 王上到！

〔画面。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王后，国王，蒙代雅尔侯爵夫人，宗教裁判所大法官，满朝文武。

腓力二世　众卿家，上帝刚刚惩罚了西班牙，我们要向上帝祷告。我们没能到达英国，无敌舰队覆灭了，但我们丝毫不怪罪你们，海军司令，（转向海军司令）你当时的任务并非与暴风雨作战。

基诺拉　陛下！

〔他单膝跪下。

腓力二世　你是谁？

基诺拉　陛下最卑微、最忠诚的子民，臣的主人正在宗教裁判所监狱中呻吟，他由于想向陛下献上避免此等灾难的方法，而被控妖言惑众……

腓力二世　如果你只不过是一个仆人，那就起来吧。在这里，只有达官贵人才必须屈膝行礼。

基诺拉　因此，臣的主人将永远俯伏于陛下面前。

腓力二世　你快说，做王上的一生当中，可没有时间听自己的臣民一一启奏。

基诺拉　陛下若想成为一个帝国之君，必须用一小时听臣细讲。臣的主人阿尔丰索·封塔纳雷斯目前正身陷宗教裁判所牢狱之中……

腓力二世 （向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神甫，（大法官趋前）有一个叫阿尔丰索·封塔纳雷斯的人，卿能谈谈他的情况么？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这个人是伽利略[①] 的学生，并宣扬其已被禁止的学说。而且，他自称能够创造奇迹，可又拒绝说出方法。他被控是摩尔人而不是西班牙人。

基诺拉 （旁白）这张大白脸要把一切都弄糟了……（向国王）陛下，臣的主人所谓妖术，不过首先是热爱陛下的荣光，其次是恋上了本城最富有的市民洛图恩迪亚斯的女继承人，巴塞罗那的一位姑娘。由于他在意大利学自然科学的时候，积累了大量学问而不是金钱，这位可怜的年轻人只有做上官，赚足了金子，才能娶这位姑娘……陛下，您看，人们是如何诽谤伟大人物的：我主人在绝望之余，便到彼拉尔圣母院朝圣，祈求圣母帮助，因为他心爱的人名叫玛丽[②]。从教堂出来时，他感觉累了，便坐在一棵树下休息，接着便睡着了。在梦中，圣母马利亚出现，并教给他发明不用帆，不用桨，不靠风，不靠潮水，而能使船只航行的办法。于是，他来向陛下陈述。但是人们横亘在太阳和他之间，经过和乌云的一番恶战，他现在正为相信了彼拉尔的圣母，相信了陛下而受罪吃苦。他只剩下一个仆人，斗胆鼓起勇气，来到这里，跪在陛下面前，向陛下献上这一统治世界的办法。

---

①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曾因支持哥白尼地球绕日公转、本身亦自转的学说，被宗教裁判所定为异端。

② 玛丽又译马利亚，与圣母同名。

腓力二世　待朕从教堂里出来便去看你主人。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王上这样做不危险吗？

腓力二世　我的责任是审问他。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臣的责任则是使宗教裁判所的特权得到尊重。

腓力二世　我知道这些特权。你就遵旨闭口吧。我欠你一块封地为质，这我知道……（环顾四周）奥尔梅多公爵在哪儿？

基诺拉　（旁白）糟了！糟了！

侯爵夫人　咱们完了。

卫队长　陛下，公爵尚未……到……

腓力二世　他怎敢有乖职守？（旁白）看来他们在骗我。（向卫队长）如果他来，卿可告他，王上命他看管宗教裁判所一个犯人。（向宗教裁判所大法官）去下令吧。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陛下，臣亲自去。

王后　如果公爵不来呢？……

腓力二世　那他大概是死了。（向卫队长）你就代替他执行朕的命令。（下）

侯爵夫人　（向基诺拉）你快到公爵家，叫他立即来，即使快死了也要装作没死一样。恶意中伤应该算是诽谤……

基诺拉　我一定办到，但您一定要保护我们。（独自地）谢天谢地！王上似乎对我编的那套彼拉尔圣母的故事很感兴趣，我祝愿他……祝愿什么呢？……等事成之后再说吧。

〔舞台换景，出现宗教裁判所的牢房。

第 九 场

〔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 （独白）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哥伦布即使在棺材里也要人在他身边放几条铁链了。这对发明家是多么好的教训啊！一项伟大的发现就是一条真理。真理能戳穿种种流弊和谬误，因此，一切靠流弊和谬误过活的人，纷纷起来，想扼杀真理。他们首先攻击发现真理的人。革新者必须有耐心！我就有耐心。可惜的是，我的耐心来自我的爱情。为了获得玛丽，我梦想出人头地，寻找……我看见一口大锅上飞扬着一根麦秸。打世界上有大锅和麦秸以来，所有人都见过这种现象，可我，我却看见其中有一股力量。为了估计这股力量的大小，我把大锅盖上，结果，锅盖炸飞了，但我却没被炸死。我和阿基米德合二为一了！他想发明杠杆，将世界撬起来。这杠杆，我掌握了。我很笨，把这一点说出来，于是大祸从天而降。一旦我死了，以后发现这一秘密的天才人物呀，你要悄悄地干，千万别说。因为，我们发现的光，别人会把它抢去，点燃柴堆，烧死我们①。我的老师伽利略就因说过地球绕着太阳转而被关进了监狱，而我也为了想给地球作出安排而身陷囹圄。不，我是因为反对想获得我的秘密的那帮贪

① 指中古时代烧死所谓“异端分子”的火刑。

埜的家伙而被关起来的。如果不是我爱玛丽，我今晚就可以出去，我可以把利让给他们，名却可以给自己留下……啊！愤怒呀……愤怒只有对小孩才合适，咱们一定要冷静，我是坚强的。如果我有我那个唯一的忠实信徒的消息就好了！过去，他要饭养活我，现在他没被捕吧？……只有穷人才有信念，因为穷人需要信念啊！

第十场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亲信一人，封塔纳雷斯。

大法官　怎么样，我的孩子？你刚才谈到信念，也许你明智地反省过了。那好，就免得宗教裁判所动刑了。

封塔纳雷斯　神甫，你希望我说什么呢？

大法官　在释放你之前，宗教裁判所必须弄清楚，你使用的是自然的方法……

封塔纳雷斯　神甫，如果我与魔鬼串通的话，魔鬼会把我扔在这儿不管吗？

大法官　你一派胡言，魔鬼也有主人，我们的火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封塔纳雷斯　您看见过海船吗？（大法官肯定地点了点头）海上的船为什么能够前进呢？

大法官　因为风吹满了船帆。

封塔纳雷斯　第一个使用这种方法航海的人是否魔鬼教导的呢？

大法官　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封塔纳雷斯　也许成了海上的霸主，不过人们忘了而已。总之，我的方法和他的方法一样，取之自然：我与他一样，在大自然中看到了人类可以掌握的一种力量，因为，风是属于上帝的，人类并非风的主人，风能推动人类的船舶，而我的那种力量却在船舶本身。

大法官　（旁白）这是个危险人物。（高声地）可你拒绝把这种力量告诉我们！……

封塔纳雷斯　我要当着满朝文武启奏王上。这样，谁也别想夺走我的功名利禄了。

大法官　你自称是发明家，但是只想到利禄。你的野心比你的天才大得多。

封塔纳雷斯　神甫，俗人的嫉妒、权贵的吝啬、假学者的行为，使我深感愤怒，……所以，如果我不是热爱玛丽的话，我会将命运赐予我的发明还给命运。

大法官　命运？

封塔纳雷斯　我说错了，是将上帝赐予我的想法还给上帝。

大法官　上帝将想法赐予你并非要你秘而不宣，我们有权利要你说出来……（向其心腹人）准备提审。

封塔纳雷斯　大人请便。

第十一场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封塔纳雷斯，基诺拉，奥尔梅多

公爵。

基诺拉　拷问，这可不是有益身心的事。

封塔纳雷斯　是基诺拉！你穿的是什么制服！

基诺拉　是成功的制服，您快要自由了。

封塔纳雷斯　自由？从地狱一步升天？

奥尔梅多公爵　像殉教者一样。

大法官　先生，您在这里敢说这样的话！

奥尔梅多公爵　王上令我从您手中要回此人，我可以承担责任……

大法官　全错了！

基诺拉　噢，您想让他下您的油锅吗？谢谢！他的汽锅会使我们周游全世界……像这样！

〔他转动自己的帽子。

封塔纳雷斯　那么，拥抱我吧，请告诉我您是怎样……

奥尔梅多公爵　在这里一句话也别说……

基诺拉　对（指着大法官的背影），因为这里隔墙有耳。你们来。还有您，公爵大人，拿出勇气来！啊！您的脸色太苍白了，应该容光焕发才对，不过，这是我的事。

〔舞台变换，现出王宫的长廊。

第十二场

〔奥尔梅多公爵，莱尔姆公爵，封塔纳雷斯，基诺拉。

奥尔梅多公爵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莱尔姆公爵　这么说，您并没受伤?

奥尔梅多公爵　谁说我受伤了?难道王妃想陷害我?如果真的如此,我会像您所看到的那样到这里来吗?(向基诺拉)你别走，扶着我点儿……

基诺拉　(向封塔纳雷斯)真是个值得爱戴的人……

封塔纳雷斯　谁不羡慕他呢?向他表示爱戴之情的机会难逢啊。

基诺拉　大人，在王上面前可别说这些表示爱戴的废话……因为王上，您知道吗……

内侍　王上驾到!

封塔纳雷斯　那么，咱们就想玛丽吧!

基诺拉　(看见奥尔梅多支持不住)喂，怎么啦?

〔给公爵嗅一个小瓶子。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国王,王后,蒙代雅尔侯爵夫人,卫队长,宗教裁判所大法官,卡斯提尔枢密院大臣，文武百官。

腓力二世　(向卫队长)那个人来了吗?

卫队长　臣在殿前台阶上遇见奥尔梅多公爵。公爵不敢怠慢，特来觐见。

奥尔梅多　（单膝跪地）臣觐见来迟，望王上恕罪。

腓力二世　（挽着公爵受伤的胳臂扶他起来）听说卿家昨夜遇袭负伤……（注视侯爵夫人）生命危在旦夕。

奥尔梅多　陛下请看。

侯爵夫人　（旁白）他抹胭脂了！

腓力二世　（向公爵）卿家带来的犯人何在？

奥尔梅多　（指着封塔纳雷斯）此人便是……

封塔纳雷斯　（单膝跪地）上帝无上荣光，为了发扬我主陛下的国威，臣愿献良策……

腓力二世　卿起来，说吧：那种能使西班牙征服全世界的神奇力量到底是什么？

封塔纳雷斯　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蒸汽……陛下，水化为蒸汽时，需要比原来大得多的空间，而为了获得这样的空间，水连大山也能举起来。臣发明的装置便蕴藏这样一种力量：这部机器装有车轮，车轮击水，使船飞驶如风，并能抵御暴风雨。渡海远航，万无一失，速度快慢，全凭水轮控制。时间节约等于人的寿命增长。陛下，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给您一个万里① 外的世界；臣却将这一世界移到加底斯② 的大门口。假如上帝保佑，陛下便能拥有海洋的帝国。

王后　陛下不感到惊讶么？

腓力二世　惊讶是不由自主的赞扬，人君也不例外。（向封塔

---

① 原文为三千古法里，一法里约等于四公里。

② 加底斯，西班牙濒临太西洋的港口。

纳雷斯)卿有何要求?

封塔纳雷斯　像哥伦布的要求一样,一艘船,并请陛下亲临观看实验。

腓力二世　朕、西班牙,和全世界都听卿调遣。据说卿爱上了巴塞罗那的一位姑娘。朕要到比利牛斯山另一边① 视察属地鲁西荣和佩皮尼昂②。卿可到巴塞罗那领船。

封塔纳雷斯　陛下赐船予臣,等于为臣平了冤狱,于巴塞罗那赐船予臣,更是王恩浩荡,臣愿做犬马相报。

腓力二世　如国家之船只有失,卿须提头来见。国法如此……

封塔纳雷斯　臣知道,若船有失,臣万死不辞。

腓力二世　好,卿虽年少,勇气可嘉,那就不用帆,不用桨,使船像在顺风时一样,逆风行驶吧。唔,还有,不知卿姓甚名谁?

封塔纳雷斯　阿尔封索·封塔纳雷斯。

腓力二世　朕封卿为西班牙最高贵族,内普土纳多③……公爵,唐·阿尔封索·封塔纳雷斯……

莱尔姆公爵　陛下……最高贵族的规定……

腓力二世　闭嘴,莱尔姆公爵。朕贵为人君,有责任将这位天才人物擢升在诸臣之上,以感谢上帝通过此人赐予之启示。

大法官　陛下……

腓力二世　卿又有何事?

---

① 指法国,因比利牛斯山脉横亘于西、法二国之间。

② 鲁西荣和佩皮尼昂,均为法国地名。

③ 内普土纳多(Neptunado)含有海神之意。

大法官　臣等拘禁此人，并非因他与魔鬼勾结，渎神有罪，亦非因他出自一个有异端嫌疑的家庭，而是为了保证世上王朝之安全。印刷术使人们能够沟通思想，已经产生了路德①，使他的话插上了翅膀。而这个人要把所有民族变为一个民族。在这一大群芸芸众生面前，宗教裁判所实在为君主政体担忧。

腓力二世　一切进步均是天意。

大法官　人的所为并非全属天意。

腓力二世　我们的责任是将坏事变为好事，把一切都变为以王权为中心的圆周上的一点。难道你不明白朕要实现先王统治世界的壮志宏图吗？……（向封塔纳雷斯）因此，朕封你为西班牙一级贵族，朕要亲手将金羊毛勋章②别在你的胸前：你最终将成为西班牙和印度③海军造船厂的总监……（向一大臣）枢密院大臣，卿勿违朕意，今天就下达命令，任此人在我们的巴塞罗那港口挑选一艘船……而且，对他的行动绝对不得拦阻。

基诺拉　陛下……

腓力二世　卿有何要求？

基诺拉　趁圣躬在此，陛下，请赦免一个被聋子法官判了刑的苦人儿拉瓦拉迪吧。

---

① 路德（约1483—1546），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曾撰文公开与教皇决裂，著有《席间漫谈》、《讲道集》等。

② 金羊毛勋章，西班牙一级骑士勋章。

③ 指西印度群岛。

腓力二世　难道这就是国王要成为瞎子的理由？

基诺拉　要成为宽容仁德之君，陛下，这几乎是一样的。

封塔纳雷斯　请陛下赦免在臣的斗争中唯一支持过臣的人。

腓力二世　（向枢密院大臣）此人曾与朕说过话，朕亦曾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卿可颁发赦免诏书……

王后　（对王上）如果此人（用手指着封塔纳雷斯）是上帝所恩赐的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唐·腓力，您这一天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腓力二世　（向王后）天才人物和疯子很难区分，不过，如果他是个疯子，朕的诺言就和他的诺言一样。

基诺拉　（向侯爵夫人）这是您的那封信，不过，说句知心话，以后别再写信了。

侯爵夫人　咱们得救了。

〔众臣随国王下。

第 十 四 场

〔封塔纳雷斯，基诺拉。

封塔纳雷斯　我简直在做梦……公爵，西班牙最高贵族！还有金羊毛勋章？

基诺拉　还有海军造船厂？咱们还要保护供应物品给咱们的人。宫廷是个奇怪的地方，我一定能应付裕如：需要的是什么？胆量，这我有的是，还要诡计多端！而王上还以为

是彼拉尔圣母……（大笑）保佑……啊，对了，我的主人在想什么呢？

封塔纳雷斯　咱们走吧！

基诺拉　去哪儿？

封塔纳雷斯　巴塞罗那。

基诺拉　不……去酒馆……如果说，宫廷的气氛能增加大臣们的食欲，我却是口渴难熬……完了之后，我光荣的主人，您就看您的基诺拉如何大显身手吧，因为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在您得以见到王上之前，咱们碰到过许许多多心怀嫉妒、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居心不良的人，还有贪得无厌、欲壑难填、邀功夺宠，总之，恨不得吃您的肉的衣冠禽兽，现在，从王上亲口允诺到大功告成这段期间，咱们要与之打交道的这类人也少不了。

封塔纳雷斯　为了获得玛丽，必须成功。

基诺拉　不也为了咱们吗？

第一幕

〔地点：巴塞罗那。

〔舞台上出现公共广场。观众左面是一排房子，洛图恩迪亚斯的住宅在凹进去的街角。右面是布朗卡多里夫人的府邸，阳台面向观众，并拐弯向里延伸。人物从右面府邸的拐角和洛图恩迪亚斯的房子拐角处上场。

〔幕启时，天色未明，但已曙光将露。

第一场

〔摩尼波迪奥披着斗篷，在布朗卡多里府邸的阳台下，基诺拉像做贼一样，蹑手蹑脚，擦着摩尼波迪奥身边溜过去。

摩尼波迪奥　是谁踩我的鞋了？

基诺拉　（像序幕中出场时那样衣衫褴褛）一个没有了鞋的贵族。

摩尼波迪奥　好像是拉瓦拉迪的声音。

基诺拉　摩尼波迪奥！……我还以为你……被绞死了哩。

摩尼波迪奥　我还以为你在非洲挨揍哩。

基诺拉　唉，到处都挨揍。

摩尼波迪奥　你好大胆，在这里溜达？

基诺拉　你好好呆着吧。至于我吗，我网兜里有赦免书。正等待获得侯爵的封号和成家立业。在这期间内，我采用基诺拉这个名字。

摩尼波迪奥　你的赦免书是从哪儿骗来的？

基诺拉　从王上那里。

摩尼波迪奥　你见到王上了？（嗅他身上）你一股穷酸气……

基诺拉　像诗人住的顶楼一样。你现在做什么？

摩尼波迪奥　什么也不做。

基诺拉　这种情况很快便要结束了；如果这样做每年有固定收入的话，我对你的职业倒有点兴趣。

摩尼波迪奥　别人太不理解我了，我的朋友！被咱们的政敌追捕……

基诺拉　还有各地的市长、治安法官和警察。

摩尼波迪奥　早该下决心了。

基诺拉　我猜到你的意思：你从猎物摇身一变成了猎人！

摩尼波迪奥　你得了吧！我永远是我，只不过我和总督有了默契。当我手下某个人作得太过分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滚吧！如果他不滚，那么就对不起！吃官司……你明白……这不能算出卖吧？

基诺拉　这是预见……

摩尼波迪奥　噢，你是从宫廷回来的。到这儿想干什么？

基诺拉　你想听听？（旁白）正是我要的人，安在巴塞罗那的眼线。（高声地）按照你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咱们是朋友了，就像……

摩尼波迪奥　知道我秘密的人应该是我的朋友……

基诺拉　你还呆在那里等什么？来，到酒馆喝上几杯，让咱们的舌头凉快凉快吧：瞧，天快亮了……

摩尼波迪奥　你没瞧见这座府邸灯火辉煌，正在饮宴哩。我那位总督唐·弗雷戈塞正在法奥斯蒂娜·布朗卡多里夫人家吃晚饭和玩乐呢。

基诺拉　用威尼斯话说，是布朗卡多尔。好漂亮的姓！她准是某个大贵族的未亡人。

摩尼波迪奥　二十二岁，嫩得像只香獐子，把总督迷得神魂颠倒，而且（你可别告诉别人），已经把总督在查理五世① 统治时代从意大利战争中积攒的万贯家财花得一干二净。笛子里的风……

基诺拉　早都跑了。总督有多大年纪？

摩尼波迪奥　他自己承认六十岁。

基诺拉　据说还是第一次谈恋爱！我看没有什么东西像最后一次爱情那样可怕的了，简直能使人窒息而死。我能够上升到无动于衷的境界，是否也是一种幸福呢？我真可以做一个政治家了……

摩尼波迪奥　这个老将军还算年轻，会使用我去监视布朗卡

---

① 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后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故亦称查理五世。为争夺意大利，曾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进行长期战争。

多里夫人，而夫人为了能够自由行动，也会给我钱；还有……我是如何做到与世无争，生活逍遥的，你现在知道了吧？

基诺拉　你事事好奇，什么都想知道，以便机会一到，卡人家的脖子。（摩尼波迪奥肯定地点了点头）洛图恩迪亚斯还活着吗？

摩尼波迪奥　那就是他的房子，这所府邸是他的，他的房产越来越多了。

基诺拉　我还希望找到继承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哩。我主人完了！

摩尼波迪奥　你带回一个主人？

基诺拉　一个会给我带来好几个金矿的主人。

摩尼波迪奥　我难道不能为他效劳吗？

基诺拉　我正想得到你的合作呢……你听我讲好吗？摩尼波迪奥。我们回来是要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主人答应过王上，不用帆，不用桨，使一艘最美丽的船逆风行驶，而且比风走得还快。

摩尼波迪奥　（绕着基诺拉走了一圈）我的这位朋友果然变了。

基诺拉　摩尼波迪奥，你要记住，像咱们这样的人对什么都不应该感到惊讶。咱们都是小民百姓。王上给了我们船，我们要去领，可身上连一个多布朗也没有。所以我们到了这里，身边只有两个与天才人物形影不离的伙伴，就是：饥与渴。我总觉得，一个想出好主意的穷人有如落进鱼缸里的一块面包，每条鱼都来咬一口。等我们获得荣

誉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身无寸缕，奄奄一息了。

摩尼波迪奥　你说的倒是真话。

基诺拉　在巴利阿多里德，有一天早上，我主人仗打腻了，几乎和一个不学无术的学者分享自己的成果……我拿起一根湿木柴，在这位学者面前猛的一扬，立刻把他轰出了门外。

摩尼波迪奥　可是，咱们怎样才能用诚实的手段发一笔财呢？

基诺拉　我主人爱上了一个姑娘。而爱情可以使人做出伟大的行动，也能使人干出蠢事；封塔纳雷斯已经做出了伟大的行动，现在他可能会干蠢事。我们两人要合力保护我们的保护人。首先，我主人是一位不会数数的学者……

摩尼波迪奥　噢！你找主人应该挑选一下……

基诺拉　对他来说，忠诚和机智比金钱和恩惠更有价值，因为，他认为恩惠和金钱终究会成为圈套。我了解他；将来他会给我们或者任由我们拿走足够的钱，使我们能够规规矩矩度过下半生。

摩尼波迪奥　噢！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基诺拉　那就让我们为了一个伟大的壮举，施展直到目前为止尚未用在刀刃上的才华吧……如果触怒了魔鬼，咱们就倒大霉了。

摩尼波迪奥　这几乎值得到康波忒拉①走一趟了。走私者相

---

① 康波忒拉，西班牙城市名，为西方基督教圣地，有十二世纪的天主教堂。

信我，我拍板了。

基诺拉　你不应该和铸造伪币的作坊，还有咱们制锁的匠人闹翻。

摩尼波迪奥　唉！为了国家的利益……

基诺拉　我主人就要建造他那台机器了，我会弄得到每个零件的模型，咱们每件都另造一套……

摩尼波迪奥　基诺拉！

基诺拉　怎么啦？

〔帕库伊塔在阳台上出现。

摩尼波迪奥　你真是伟大的人物！

基诺拉　这我知道。你如果发明什么，你就会像一名罪犯那样被迫害致死；如果你抄袭，你就会像一个傻瓜那样，生活幸福！再说，如果封塔纳雷斯一旦去世，我为什么不挽救他的发明，造福全人类呢？

摩尼波迪奥　而且按照一位老作家的说法，咱们就是全人类……我真该拥抱你才对……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帕库伊塔。

基诺拉　（旁白）骗过了一个老实人之后，我看没有比让一个骗子自己上当更好的了。

帕库伊塔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不可能是坐探……

基诺拉　你已经知道了总督的隐私，成了布朗卡多里那女人的心腹。这好极了！你就创造个奇迹吧！首先去买几件衣服让我们换换，然后，喝瓶酒计议一下，如果咱们俩人找不出什么办法，使我的主人再见到他的玛丽·洛图恩迪亚斯，我也就没辙了……这两天，他向我不断地念叨她，我担心他会神经错乱……

摩尼波迪奥　公主被严密看守，像一个待决的死囚。原因是这样的：洛图恩迪亚斯有过两个妻子，第一个是穷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财产归了第二个妻子，她临死的时候把一切都留给了自己的女儿，这样，钱就不会落在旁人手里了。洛图恩迪亚斯这家伙非常吝啬，而吝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儿子的将来。萨尔比是总督的秘书。为了能够娶那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他答应使洛图恩迪亚斯成为贵族，并大力提拔他的儿子……

基诺拉　好嘛！已经有一个敌人了……

摩尼波迪奥　因此必须千万小心。你听着，我给你写个条子去见马蒂厄·马吉斯，他是本城最有名的伦巴第人①，而且完全听我的。你们在他那儿什么都弄得到，从钻石到皮鞋。等你们再回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就能去见公主了。

---

① 伦巴第是意大利北部地区，即今之伦巴第省，首府为米兰。

第 三 场

〔帕库伊塔，法奥斯蒂娜。

帕库伊塔　夫人猜得对，有两个人在阳台下面监视，看见天快亮就走了。

法奥斯蒂娜　这个老总督真把我烦死了！他和我说着话并且亲眼见到我了，却还派人到家里来监视我。

第 四 场

〔法奥斯蒂娜，唐·弗雷戈塞。

唐·弗雷戈塞　夫人，您会感冒的，这里太凉了……

法奥斯蒂娜　请到这里来，大人。您说，您相信我，却又派摩尼波迪奥到我窗口下面监视。这种过分的谨慎不是年轻人所为，并且会使正派的女人感到愤怒。嫉妒有两种：一种使人不相信自己的情妇，一种使人不相信自己；您就属于第二种。

唐·弗雷戈塞　夫人，如此欢乐良宵，望勿以争论扫兴。而且，我又何罪之有。

法奥斯蒂娜　您通过摩尼波迪奥监视整个巴塞罗那，刚才他是否在我窗子下面，是与不是？请您以贵族的荣誉回答。

唐·弗雷戈塞　他可能在附近，以防止宵小之辈在街上暗算我们玩乐的人。

法奥斯蒂娜　这是老将军的计策！我会弄清真相的。如果您骗了我，我今生再也不见您！

〔说罢拂袖而去。

第　五　场

〔唐·弗雷戈塞

唐·弗雷戈塞　（独白）唉！为什么我非听这个女人说话，非见这个女人的面不可呢。我喜欢她的一切，甚至她发脾气我也喜欢。为了能听到她的声音，我甘愿让她责骂。

第　六　场

〔帕库伊塔，摩尼波迪奥（打扮成募捐的修士），洛佩斯夫人。

帕库伊塔　夫人要我打听摩尼波迪奥到这儿来是受谁派遣，可是……人已经不在了。

摩尼波迪奥　我亲爱的孩子，施舍等于在天上积福。

帕库伊塔　我一无所有。

摩尼波迪奥　那，好吧，您就先答应给我点什么吧。

帕库伊塔　这个修士可真是个快活人。

摩尼波迪奥　她认不出我来，我可以冒险一试。

〔他到洛图恩迪亚斯家敲门。

帕库伊塔　噢！如果您打算得到我们房子主人不要的东西，那么，加上我答应给您的一起，您就更阔了。（向出现在阳台上的布朗卡多里夫人）夫人，那些人走了。

第七场

〔摩尼波迪奥，洛佩斯夫人。

洛佩斯夫人　（向摩尼波迪奥）您想要什么？

摩尼波迪奥　我们修士会的修士打听到了您亲爱的洛佩斯的消息……

洛佩斯夫人　他还活着？

摩尼波迪奥　您送玛丽小姐到多明我会修道院的时候，请您绕广场走，您会看见一个从阿尔及尔① 逃出来的男人，他会告诉您洛佩斯的消息。

洛佩斯夫人　苍天保佑，我能把他赎回来吗？

摩尼波迪奥　首先您要弄清楚，关于他您有什么把握：他是……回教徒吗？

洛佩斯夫人　我亲爱的洛佩斯！我这就叫人催小姐快点。

---

① 今北非阿尔及利亚的首都。

〔洛佩斯夫人下。

第八场

〔摩尼波迪奥，基诺拉，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　好了，基诺拉，咱们终于来到她窗下了。

基诺拉　咦，摩尼波迪奥在哪儿呢？难道他被那个老褓姆糊弄了？（看着修士）穷老爷，您？

摩尼波迪奥　一切顺利。

基诺拉　好家伙，装得可真像叫花子！提香①如果看见，准给你画上一幅。（向封塔纳雷斯）她快来了。（向摩尼波迪奥）你觉得他怎样？

摩尼波迪奥　不错。

基诺拉　他快当上西班牙的最高贵族了。

摩尼波迪奥　哦！……那他就更不错了……

基诺拉　先生，千万小心，可别随便大惊小怪！会让那伴娘识破的。

第九场

〔前场人物，洛佩斯夫人，玛丽。

---

① 提香（1477—1576），又译提善，意大利著名画家，曾为教皇，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及腓力二世之宫廷画师。

摩尼波迪奥 （指着基诺拉向伴娘说）他就是那个逃出来的基督徒。

基诺拉 （向伴娘）噢，夫人，我认得您，因为洛佩斯老爷给我描述过您迷人的芳容……

〔带伴娘下。

第 十 场

〔摩尼波迪奥，玛丽，封塔纳雷斯。

玛丽 你是否就是那个人？

封塔纳雷斯 是的，玛丽，而且我成功了，咱们将会非常幸福。

玛丽 唉！您知道，为了您的成功，我曾经祈祷过多少遍啊！

封塔纳雷斯 我有千言万语要向您倾诉，但有一句话我应该向您说上一万次，因为我离开的时间太久了。

玛丽 如果您这样说，我就会认为您并不了解我的感情；我关心的并不是您恭维的话语，而是一切您感兴趣的东西。

封塔纳雷斯 玛丽，我所感兴趣的就是在干一番大事业之前，想知道您是否有勇气违抗父命，据说您父亲想把您嫁人。

玛丽 我变了吗？

封塔纳雷斯 对我们男人来说，爱就是担心！您那么有钱，而我又是那么穷。如果人们认为我已经完蛋，便绝不会来纠缠您了，可是在您和我之间，还横亘着整整一个世界。

您是我的星星，灿烂辉煌，但可望而不可即。如果在斗争结束时我得不到您，那么，尽管胜利，我也会在痛苦中死去。

玛丽　难道您不了解我吗？您不在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几乎与世隔绝，我从孩提时代起对您的一片真情也逐渐发展，就像……您的命运一样！即使我这双因又见到您而感到无限幸福的眼睛永远闭上，即使我这颗只为上帝、我父亲和您而跳动的心已经干枯，我相信，我在大地上硕果仅存的灵魂仍然爱着您！现在，您对我忠贞不渝的感情还有怀疑吗？

封塔纳雷斯　听了这样的一番表白以后，还有什么苦我受不了呢！

第 十 一 场

〔前场人物，洛图恩迪亚斯。

洛图恩迪亚斯　这位伴娘让我的门户大开……

摩尼波迪奥　（旁白）糟！这几个可怜的孩子完了！……（向洛图恩迪亚斯）施舍等于在天上积财。

洛图恩迪亚斯　工作吧，这样你就能在人间积财了。（四下张望）我丝毫看不见我女儿和她伴娘的踪影。

〔摩尼波迪奥和洛图恩迪亚斯彼此打手势。

摩尼波迪奥　西班牙人是乐善好施的。

洛图恩迪亚斯　嗳，别老缠我，我是卡塔卢尼亚人，而且心里正有事哩。（瞥见他女儿和封塔纳雷斯）我看见了什么啦？……我女儿和一位青年贵族。（向他们奔去）花钱雇伴娘有什么用，她们代替不了母亲的心和眼睛，而且总欺骗你。（向女儿）怎么，玛丽，你是每年有一万西昆①收入的继承人，竟和……难道我眼花了？……原来是这个身无分文的该死的机器匠。

〔摩尼波迪奥向基诺拉打手势。

玛丽　阿尔封索·封塔纳雷斯不再是没有财产的人了，父亲，他见到过王上。

洛图恩迪亚斯　王上真倒霉。

封塔纳雷斯　洛图恩迪亚斯老爷，我可以向您美丽的玛丽求婚。

洛图恩迪亚斯　啊！……

封塔纳雷斯　您愿意接受西班牙最高贵族，王上的宠臣，内普图纳多公爵为您的女婿吗？

〔洛图恩迪亚斯四下找内普图纳多公爵。

玛丽　那就是他呀，父亲。

洛图恩迪亚斯　你！我从小把你看到大，你父亲是个卖布的，你把我当傻瓜吗？

① 西昆，威尼斯古金币名。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基诺拉，洛佩斯夫人。

基诺拉　谁说傻瓜来着？

封塔纳雷斯　作为结婚礼物，我将使您获得贵族封号。而且我妻子和我，我们将让您以她的财产为您的儿子建立一笔长子世袭财产……

玛丽　怎么样？父亲。

基诺拉　怎么样？先生。

洛图恩迪亚斯　噢，他就是拉瓦拉迪那个强盗。

基诺拉　我主人已获得王上的平反。

洛图恩迪亚斯　我获得贵族封号易如反掌……

基诺拉　好家伙，您以为一个有产者向王上缴纳营业税就能成为大人吗？好吧，您就当我是拉瓦拉迪侯爵吧。乖乖，借一百个杜卡托①给我好吗？

洛图恩迪亚斯　一百下棍子！一百个杜卡托？……那是一块价值两千金埃居②的土地上的收益。

基诺拉　喏，你们看见了吧？……他还想当贵族哩！另外一件事，洛图恩迪亚斯伯爵，先预支两千金埃居给您的女婿，好让他履行向西班牙国王许下的诺言。

---

① 杜卡托，威尼斯古金币名。

② 埃居，法国古钱币名。

洛图恩迪亚斯　（向封塔纳雷斯）你到底许了什么诺言？

封塔纳雷斯　西班牙国王知道了我对您女儿的爱情。他要到巴塞罗那来观看一艘船不用桨，不用帆，而用我发明的机器航行，并且要亲自主持我们的婚礼。

洛图恩迪亚斯　（旁白）他们想糊弄我。（高声地）你要使船舶自己航行，我很赞成，我一定去看看，也一定感到很有趣。不过，我不想目标远大的人做我的女婿。在我们家庭教育出来的姑娘不需要英才俊杰之士，而需要一位一心照顾家庭而把太阳月亮的事情统统抛诸脑后的丈夫。做一个称职的一家之长是我在这方面惟一的要求。

封塔纳雷斯　大人，您女儿十二岁时已经使我一见钟情，就像但丁爱上贝阿特丽克丝一样①。她在童年时代先是把我看作兄长；后来，当我们感觉到我们之间贫富悬殊的时候，她目睹我采取果敢的行动，以功名来缩短这种距离。为了她，我去意大利拜伽利略为师。是她第一个赞同我的事业，理解我的事业！在嫁给我之前已经接受了我的思想；就这样，她成了我的整个世界。现在，您了解我为何对她一往情深了吧？

洛图恩迪亚斯　正因如此，我才不把她许配给你！十年之后，没准为了其他某种发现，你会把她抛弃……

玛丽　父亲，一种曾经造就如此奇迹的爱情会被弃如敝屣吗？

洛图恩迪亚斯　会的，当它不再创造奇迹的时候。

---

① 贝阿特丽克丝是但丁少年时代即已倾心的姑娘，是善与美的典型，在但丁的生活和作品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玛丽　如果他成为公爵、西班牙最高贵族和有钱人呢?……

洛图恩迪亚斯　如果!如果!如果!……你把我当作笨蛋不成?这些"如果"好比一匹匹马,只能把那些自称发现什么大陆的人送进医院。

封塔纳雷斯　这是王上赐我船舶的手谕。

基诺拉　您睁开眼睛看看吧!我主人既是天才人物,又是俊美男子。您讨厌天才,而天才对家庭又没有任何用处,好吧,但还有俊美男子呢?一个女子要获得幸福,舍此又有何求呢?

洛图恩迪亚斯　幸福并不在这二者之中。美男子和天才人物,这就是把墨西哥的财宝浪费掉的理由。我女儿要嫁给萨尔比。

第 十 三 场

〔前场人物,萨尔比(在阳台上)。

萨尔比　(旁白)有人说我的名字。咦,那是什么?女继承人和她的父亲,这个时候,在广场上!

洛图恩迪亚斯　萨尔比并没有到巴利阿多里德去领船,但他使我儿子提升了一级。

封塔纳雷斯　以你儿子的前程发誓,洛图恩迪亚斯,没有你女儿的同意,别打算她任你随意摆布;她爱我,我也爱她。不久我便会成为(萨尔比出现)西班牙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那时便可以为自己报仇了……

玛丽　啊！向我父亲报仇？

封塔纳雷斯　那，好吧，玛丽，你就把我为了配得上你所做的一切告诉他吧。

萨尔比　是个情敌？

基诺拉　（向洛图恩迪亚斯）先生，您非遭罪不可。

洛图恩迪亚斯　你从哪儿知道的？

基诺拉　这还不够：您会被人诈骗，我可以向您保证。

洛图恩迪亚斯　为了不被人诈骗，不遭罪，我把女儿留着嫁给一个没有天才（这倒是真的）、但有理性的人……

封塔纳雷斯　至少请您等一等。

萨尔比　为什么要等呢？

基诺拉　（向摩尼波迪奥）他是谁？

摩尼波迪奥　萨尔比。

基诺拉　好一只猛禽！

摩尼波迪奥　而且难以干掉，他是卡塔卢尼亚真正的总督。

洛图恩迪亚斯　你好，秘书先生！（向封塔纳雷斯）再见，亲爱的，由于您的到来，我只好把女儿快点嫁出去了。（向玛丽）喂，女儿，回家吧。（向伴娘）你，老巫婆，马上和你算帐。

萨尔比　（向洛图恩迪亚斯）难道这个小贵族有非分之想？

封塔纳雷斯　（向萨尔比）是有权利！

〔玛丽、伴娘、洛图恩迪亚斯下。

第十四场

〔摩尼波迪奥，萨尔比，封塔纳雷斯，基诺拉。

萨尔比　有权利？……您不知道弗拉帕洛·萨尔比的侄子想娶玛丽·洛图恩迪亚斯为妻吗？他是布朗卡多里家的亲戚、那不勒斯王国册封的伯爵、卡塔卢尼亚总督府的秘书。如果有人自称有权利娶她，这对我和玛丽都是一种侮辱。

封塔纳雷斯　我是阿尔封索·封塔纳雷斯，我们的王上已经答应封我为内普图纳多公爵、西班牙最高贵族，并赐我金羊毛勋章。您知道吗？我爱上玛丽·洛图恩迪亚斯已有五年，您不管她对我的山盟海誓，仍然妄图娶她，如果您不知难而退，那对她、对我都是一种侮辱。

萨尔比　大人，我不知道我的情敌原来是一位这样的大人物。好吧，未来的内普图纳多公爵、未来的最高贵族、未来的金羊毛勋章获得者，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女人；如果说，您得到玛丽的应允，我却获得她父亲的许诺；您正等待册封，而我已拥有爵位。

封塔纳雷斯　喂，就谈到这里吧。一句话也别再说了，也别再这样看我，省得惹我生气……你可能是个懦夫。但即使和人吵上一百次架，我在完成我的事业，以成功来报答王上的期望之前，是不会和人决斗的。此刻我正孤军作战，

一个人对付所有人。待我世纪之战结束之时，您将会再见到我……在王上的身旁。

萨尔比　噢，咱们不见不散。

第 十 五 场

〔前场人物，法奥斯蒂娜，唐·弗雷戈塞，帕库伊塔。

法奥斯蒂娜　（在阳台上）大人，在这位年轻人和您秘书之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下去吧。

基诺拉　（向摩尼波迪奥）你不觉得我这位仁兄具有专门招致五雷轰顶的本领吗？

摩尼波迪奥　他可是毫不在乎！

萨尔比　（向唐·弗雷戈塞）大人，卡塔卢尼亚来了一位将受尽我们的主公王上恩宠的人物。据小人看来，阁下应该对他表示应有的欢迎。

唐·弗雷戈塞　（向封塔纳雷斯）您是属于哪个家族的？

封塔纳雷斯　这样的微笑欢迎我领受过多少回了。（高声地）阁下，连王上也没有问我这个。而且，我这里有他和他内阁大臣的文书……

〔递上一叠信件。

法奥斯蒂娜　（向帕库伊塔）这个人俨然像个国王。

帕库伊塔　像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国王。

法奥斯蒂娜　（认出了摩尼波迪奥）摩尼波迪奥，你知道这个

人是谁吗?

摩尼波迪奥　是一个据说会震撼世界的人。

法奥斯蒂娜　噢,原来就是人们常对我说起的那位大发明家。

摩尼波迪奥　我就是他的仆人。

唐·弗雷戈塞　给,萨尔比,这是内阁大臣的信,王上的信我留下。(向封塔纳雷斯)喂,小伙子,我看这的确是王上的信。您正在做一件平常人办不到的事!不管您自诩如何高明,您在这事情上,也许应该听听唐拉蒙的意见,他是卡塔卢尼亚的一位学者,在这方面曾经写过几篇备受推崇的论文……

封塔纳雷斯　在这个问题上,阁下,世界上最精辟的论文也比不上我这番事业。

唐·弗雷戈塞　好大的口气!(向萨尔比)萨尔比,您让这位骑士在港口挑一艘船吧。

萨尔比　(向总督)您能肯定这是王上的旨意吗?

唐·弗雷戈塞　我们会知道的。在西班牙,每走一步都非念一遍"天主经"不可。

萨尔比　有人从巴利奥多里德写信给我们。

法奥斯蒂娜　(向总督)内容是什么?

唐·弗雷戈塞　噢,一件异想天开的事。

法奥斯蒂娜　可是,您难道不知道我喜欢他们吗?

唐·弗雷戈塞　一件学者异想天开的事,由于无敌舰队的覆灭,王上便信以为真。如果这位骑士成功,王上将御驾亲临巴塞罗那。

法奥斯蒂娜　那我们将对他感恩不尽。

唐·弗雷戈塞　（向法奥斯蒂娜）您对我讲话的语气可没这样亲切啊！（高声地）他曾经以他的脑袋担保，能够不用桨，不用帆，使一艘船逆风行驶，并且其快如风……

法奥斯蒂娜　以他的脑袋担保？啊，可真是个孩子！

萨尔比　阿尔封索·封塔纳雷斯大人打算借这一奇迹之力把玛丽·洛图恩迪亚斯娶到手。

法奥斯蒂娜　噢，他爱……

基诺拉　（低声向法奥斯蒂娜）不是，夫人，他酷爱。

法奥斯蒂娜　洛图恩迪亚斯的女儿！

唐·弗雷戈塞　您突然关心起他来了。

法奥斯蒂娜　即使仅仅为了能看到王上驾临这里，我也希望这位骑士成功。

唐·弗雷戈塞　夫人，您不想到阿瓦洛罗斯别墅来吃些点心吗？港口有一条单桅船等您。

法奥斯蒂娜　不了，大人，这种宴乐已经使我厌倦，我们乘船出游也是多余的了。我没必要像您那样乐不知疲。年轻人喜欢睡觉，我要去休息，失陪了。

唐·弗雷戈塞　您和我说话总是语中带刺。

法奥斯蒂娜　如果我严肃对待您，您就该发抖了！

〔法奥斯蒂娜、总督和帕库伊塔下。

第十六场

〔阿瓦洛罗斯，基诺拉，摩尼波迪奥，封塔纳雷斯，萨尔比。

萨尔比　（向阿瓦洛罗斯）海上之游取消了。

阿瓦洛罗斯　没关系，我已经赢了一百个金埃居。

〔萨尔比和阿瓦洛罗斯谈话。

封塔纳雷斯　（向摩尼波迪奥）这位是什么人物？

摩尼波迪奥　阿瓦洛罗斯，卡塔卢尼亚最富有的银行家，整个地中海都在他利益范围之下。

基诺拉　我觉得自己对他颇有好感。

摩尼波迪奥　他是我们大家的主人！

阿瓦洛罗斯　（向封塔纳雷斯）年轻人，我是银行家。如果你的事业是有意义的，那么，除了上帝和王上的庇护以外，没有什么比一个百万富翁的支持更有价值的了。

萨尔比　（向银行家）不要作任何保证……以咱们两个人的力量，咱们一定能把事办成。

阿瓦洛罗斯　（向封塔纳雷斯）那么，亲爱的，你来找我吧。

〔摩尼波迪奥偷他的钱袋。

第十七场

〔摩尼波迪奥，封塔纳雷斯，基诺拉。

基诺拉　您一开始便诸事顺利吗？

摩尼波迪奥　唐·弗雷戈塞妒忌您。

基诺拉　萨尔比会想办法使您失败！

摩尼波迪奥　您站在一群侏儒面前像巨人一样，但侏儒们有权！您就等成功了再神气吧！现在得缩脖子弯腰，蹭过去。

基诺拉　名誉吗？……可是，先生，要偷才能到手。

封塔纳雷斯　您要我卑躬屈节吗？

摩尼波迪奥　嗳！为了成名嘛。

封塔纳雷斯　对萨尔比这样的人倒很合适！我要通过名正言顺的斗争取得一切。您看，在我成功的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呢？难道我不是就要到港口挑选一艘漂亮的双桅战船了吗？

基诺拉　哎呀！我在这方面有迷信。先生，别挑双桅战船才好①！

封塔纳雷斯　我看没有什么不妥。

基诺拉　您从未见过这样的船！您要知道的事还多着哩。对了，先生，咱们身无分文，没有可以赊帐的旅店。要不是我遇见这位朋友他爱我，因为有的朋友是讨厌你的，咱们可能连衣服也没有……

封塔纳雷斯　可是她爱我啊！（玛丽在窗口挥动手帕）喂，你瞧，我的命运之星亮了。

基诺拉　嗳！先生，那是条手帕！您头脑是否清醒，能听我一

---

① 古代有一种刑罚，是强迫犯人在双桅战船上划桨。因此，双桅战船往往成了监狱的代名词。

句忠告么？……您需要的不是这圣母一般的女子，而是蒙代雅尔侯爵夫人那样的贵妇名媛！身材荏弱，但内藏钢铁，能够出于爱情而施展我们穷则思变的一切计策……而布朗卡多里夫人……

封塔纳雷斯　你想我就此罢休，那你就这样说吧！要知道，爱情是我全部的力量，是指引我的天国之光。

基诺拉　得，得，请您别激动。

摩尼波迪奥　这个人真令我担心！我看他对爱的机器比对机器的爱更有研究。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帕库伊塔。

帕库伊塔　（向封塔纳雷斯）我的女主人叫我告诉您，要千万注意，有人对您恨之入骨。

摩尼波迪奥　这是我的事。您就放心在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走吧。假如有人想加害于您，我会第一个知道的。

封塔纳雷斯　就这些？

帕库伊塔　您不托我带几句话给她吗？

基诺拉　我的乖乖，人不能一心两用啊！……请告诉你天仙般的女主人，说我的主人亲吻她的纤足。我是单身汉，我的天使，我想得到美满的结局。（吻帕库伊塔）

帕库伊塔　（给他一记耳光）登徒浪子！

基诺拉　绝世佳人！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除帕库伊塔。

摩尼波迪奥　你们到金太阳旅店来吧，我认识旅店的老板，可以给你们赊帐。

基诺拉　战役的开始比我想象的快得多。

封塔纳雷斯　到哪里弄钱呀？

基诺拉　人家不会借钱给我们的，不过，我们可以买。那么，您到底要什么？

封塔纳雷斯　两千金埃居。

基诺拉　我做梦梦见的宝贝也值不了这么多。

摩尼波迪奥　哈哈！我捡到一个钱袋。

基诺拉　嘿，你什么也没忘记。喂，先生，您想要铁、铜、钢、木材……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商人那里。噢，我有一个想法！开一家基诺拉股份公司，如果生意不好，您完全可以干您的。

封塔纳雷斯　唉，没有您，我早已变成什么了？

摩尼波迪奥　阿瓦洛罗斯的俘虏呗。

封塔纳雷斯　那么就动手干吧！发明家一定能将陷在情网里的人救出来。

〔众人下。

第 二 幕

〔布朗卡多里夫人府邸的一个客厅。

第 一 场

〔阿瓦洛罗斯，萨尔比，帕库伊塔。

阿瓦洛罗斯　咱们的女主人难道真的病了？

帕库伊塔　她患的是忧郁症。

阿瓦洛罗斯　思考难道是一种病吗？

帕库伊塔　是的，但您能保证您身体永远健康吗？

萨尔比　去告诉我亲爱的表妹说，阿瓦洛罗斯大人和我，我们等着要见她。

阿瓦洛罗斯　给，这里是两个埃居，你告诉她我想……

帕库伊塔　我说您花钱了。我去说服夫人穿衣服出来。

第 二 场

〔阿瓦洛罗斯，萨尔比。

萨尔比　可怜的总督！他成了年轻人，而我却成了老头儿了。

阿瓦洛罗斯　当您的那个小表妹把他像傻瓜那样耍的时候，您却施展外交家的手腕，准备为王上征服法国的纳瓦尔[1]。如果我有女儿，我一定把她嫁给您。洛图恩迪亚斯那家伙可不是傻瓜。

萨尔比　啊！建立一个伟大的家族，青史名标：成为格朗韦尔红衣主教[2]或阿尔伯公爵[3]那样的人物。

阿尔洛罗斯　对，这样太好了。我真想闯出个名堂。皇帝封福格尔家族[4]为巴本豪森亲王，这个封号是他们用一百万金埃居买来的。我倒想成为一个大人物，花钱不多的。

萨尔比　您？有什么办法？

阿瓦洛罗斯　这个叫封塔纳雷斯的人手里掌握着商业的前途。

萨尔比　您一向只讲求实际，这回也相信他？

阿瓦洛罗斯　自从发明了火药，印刷术，和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我什么都信了。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人找到了一种办法，能够在十分钟之内，从这里就知道巴黎的消息，或者水里包含着火，或者还有印度群岛要发现，甚至

① 即下纳瓦尔，比利牛斯山北麓地区，今属法国下比利牛斯省。

② 格朗韦尔(1514—1586)，红衣主教，曾任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内阁大臣及荷兰总督。

③ 阿尔伯(1508—1582)，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将军，以残酷著称。曾任荷兰总督，镇压过葡萄牙反对西班牙的起义。

④ 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银行家家族，曾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持王朝。

人可以在空中漫步等等，我绝对不会说我不相信，我会给予……

萨尔比　钱？

阿瓦洛罗斯　不，关注。

萨尔比　如果船能够开动，您愿意像阿美利加①依靠哥伦布那样依靠封塔纳雷斯吗？

阿瓦洛罗斯　我口袋里难道没有足够支付十位天才人物的钱吗？

萨尔比　您打算怎么办？

阿瓦洛罗斯　钱，这就是最大的诀窍。只要肯花钱，便能争取到时间；有了时间，一切都能办到。把一件好事故意弄坏，等其他人灰心丧气的时候，把事情抓过来。金钱就是生命。有了钱，就能满足各种需求和欲望。一个天才人物的怀里总有一个充满幻想的孩子，把天才人物使坏以后，迟早能把孩子弄到手。孩子将成为我的债务人，而天才人物则去坐大牢。

萨尔比　那您进行到哪一步了？

阿瓦洛罗斯　他不相信我的建议，不是他不相信，而是他的仆人不相信，我这就和那个仆人谈判去。

萨尔比　您且慢，我有一道命令，要把巴塞罗那所有战舰都派到法国沿岸。封塔纳雷斯在巴利阿多里德得罪过许多

---

① 阿美利加(1451—1512)，佛罗伦萨航海家，曾多次到达美洲，后地舆学者以其名"阿美利加"命名新大陆即今之美洲，而最早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却无此殊荣。

人，在这些人精心安排下，刚才那道命令在王上的手谕之后发出，必须绝对服从。

阿瓦洛罗斯　您在这件事里图的是什么？

萨尔比　海军造船厂总监的职位。

阿瓦洛罗斯　然后呢？

萨尔比　名扬天下。

阿瓦洛罗斯　您是狡诈之徒！

萨尔比　您是贪得无厌之辈！

阿瓦洛罗斯　咱们一起打猎吧，分赃的时候再吵架好了。握手合作怎么样？（旁白）我是最强者，我通过布朗卡多里夫人把总督攥在手里。

萨尔比　（旁白）咱们把他喂得够肥的了，把他宰了吧。我有把他置于死地的办法。

阿瓦洛罗斯　必须把那个名叫基诺拉的人弄到我们圈子里来，我已经派人叫他来和布朗卡多里夫人商议了。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基诺拉。

基诺拉　我现在好比夹在……两名强盗之间；但这两名强盗外表装得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其实却想将我们统统绞死！

萨尔比　混蛋，在你主人尚未使用别的方法行船的时候，你应

该亲自去划船才是①。

基诺拉　王上是最懂得论功行赏的，他知道，如果我去划船，他的损失就太大了。

萨尔比　有人会监视你的。

基诺拉　这一点我相信，我会自己留神。

阿瓦洛罗斯　您吓坏他了，他是个老实人。喂，你想到过发财吗？

基诺拉　从没想过，发财距离我太遥远了。

阿瓦洛罗斯　像一笔两千金埃居的钱……

基诺拉　什么，您说什么？我都有点晕了。两千金埃居，难道真有这么多的钱？有房子有地、有女用人、出门有马，回家有老婆，每月有收入，有侦缉队保护而不被侦缉队通缉。那我该干什么？

阿瓦洛罗斯　帮助我签订一份对你主人和对我都彼此有利的合同。

基诺拉　我明白了！是玉成此事。好极了！我的良心，你先别吭声，亲爱的，我先把你忘掉几天，以后，终我的一生，咱们和睦相处。

阿瓦洛罗斯　（向萨尔比）咱们把他套住了。

萨尔比　（向阿瓦洛罗斯）他在开我们的玩笑！否则他的态度会更严肃一些。

基诺拉　大概要等签订了那份合同，我才能拿到那两千金埃

① 指被判处划船苦役。

居吧？

萨尔比　（不假思索地）你可以先拿到这笔钱。

基诺拉　那好！（伸手）现在就给吧！

阿瓦洛罗斯　你要给我签儿张期票……可以立即兑换的。

基诺拉　土耳其苏丹拿出绞索时也没这么讲究。

萨尔比　你主人领到船了没有？

基诺拉　巴利阿多里德很远，这是真的，御前秘书先生；不过，我们在那儿有一枝笔，可以签署您的失宠书。

萨尔比　我会将你踩死。

基诺拉　我会把身体缩得很小，使您踩不着。

阿瓦洛罗斯　你这个恶棍，你倒底要什么？

基诺拉　唔！现在谈到钱了。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法奥斯蒂娜和帕库伊塔。

帕库伊塔　各位先生，夫人来了。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除帕库伊塔。

基诺拉　（趋前迎接布朗卡多里夫人）夫人，一个月了，萨尔比

伯爵一直不肯把船交给我主人，我主人说，如果再拿不到船，他就要自杀了。阿瓦洛罗斯老爷给他钱，要他性命，您明白吗？……（旁白）在巴利阿多里德，一个女人救了我们，这回在巴塞罗那，一定也会有女人相救。（高声向布朗卡多里夫人）他沮丧极了！

阿瓦洛罗斯　这混蛋胆子倒挺大。

基诺拉　又没有钱，这使您奇怪吧。

萨尔比　（向基诺拉）做我的仆人吧。

基诺拉　我可不容易认一个人做主人。

法奥斯蒂娜　（旁白）他很沮丧！（高声地）什么？好啊！您，萨尔比，您，阿瓦洛罗斯，我给你们干过那么多事情，现在一位落魄的天才人物来了，你们不但不保护他，反而迫害他……（阿瓦洛罗斯和萨尔比不禁一动）呸！……呸！……我告诉你们吧。（向基诺拉）你给我说说，他们是如何阴谋坑害你家主人的。

萨尔比　（向法奥斯蒂娜）亲爱的表姐，不需要多大的眼力也能看出自从这个叫封塔纳雷斯的人来了之后，您便犯了什么病。

阿瓦洛罗斯　（向法奥斯蒂娜）夫人，您欠我两千金埃居，将来您还要从我钱箱里拿钱。

法奥斯蒂娜　我？我问您要过什么了？

阿瓦洛罗斯　什么也没要，您只不过将我送给您的东西都收下而已。

法奥斯蒂娜　您买卖小麦的特权可是件滥用职权的大案。

阿瓦洛罗斯　夫人，我欠您两千金埃居。

法奥斯蒂娜　去写一张我偿还两千金埃居借款的收据和一张面额相同的取款凭单，这样我就不欠您的了。（向萨尔比）我把您提拔到您现在的地位以后，如果您不给我保密，您就不是一个十分精明的政治家了。

萨尔比　您对我恩重如山，我绝不会忘恩负义的。

法奥斯蒂娜　（旁白）他心里想的正好相反，他一定会使总督怒气冲冲来见我。

〔萨尔比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除萨尔比。

阿瓦洛罗斯　我在这儿，夫人。

法奥斯蒂娜　好极了。

阿瓦洛罗斯　咱们还彼此为敌么？

法奥斯蒂娜　您对小麦的特权是完全合法的。

阿瓦洛罗斯　是吗！夫人。

基诺拉　（旁白）这就是所谓做买卖。

阿瓦洛罗斯　夫人，您是一位高贵的人物，而我是……

基诺拉　（旁白）贪婪的畜生。

法奥斯蒂娜　（把凭单递给基诺拉）给，基诺拉，这是付你主人那个机器的费用的。

阿瓦洛罗斯　(向法奥斯蒂娜)别给他，夫人，他会贪污的。而且，您要小心点，应该等……

基诺拉　(旁白)一下子从热带到了格陵兰①，生活开多大的玩笑啊!

法奥斯蒂娜　您说得对。(旁白)我倒不如做封塔纳雷斯命运的主宰为好。(向阿瓦洛罗斯)如果您想保持您的特权，就别吭声。

阿瓦洛罗斯　没有像资本那样能够守口如瓶的了。(旁白)她们在没有找到爱情以前总是大公无私的。咱们试着捉弄她一下，她要价太高了。

第　七　场

〔法奥斯蒂娜，基诺拉。

法奥斯蒂娜　那么你说他很沮丧?

基诺拉　他事事都不顺当。

〔法奥斯蒂娜和基诺拉之间，就法奥斯蒂娜手中拿着的那张两千埃居的凭单耍开了一阵舞台动作。

法奥斯蒂娜　他是很有办法的呀?

基诺拉　我们在困难里泡了足足两年了，有时沉到了水底，砂砾可硬极了。

---

①　格陵兰，北美洲北面大岛，长年冰封，属丹麦。

法奥斯蒂娜　是啊，真有毅力，真有本事！

基诺拉　夫人，这就是爱情的作用。

法奥斯蒂娜　现在他爱的是谁？

基诺拉　还是玛丽·洛图恩迪亚斯！

法奥斯蒂娜　一个玩具娃娃！

基诺拉　确是一个玩具娃娃！

法奥斯蒂娜　有才华的男人都一个样……

基诺拉　道道地地的泥足巨人！

法奥斯蒂娜　……他们以自己的幻想装扮一个尤物，他们自欺欺人：他们喜爱自己的创造，这些自私自利的人！

基诺拉　（旁白）完全像女人一样！（高声地）我说，夫人，我希望用光明正大的手段，把这个小妞送进……不……送进修道院。

法奥斯蒂娜　我看你是一个好小伙子。

基诺拉　我爱我的主人。

法奥斯蒂娜　你想他注意到我了吗？

基诺拉　还没有。

法奥斯蒂娜　你在他面前提提我。

基诺拉　那他会将我背杖三十的。您明白吗？夫人，这个姑娘……

法奥斯蒂娜　这个姑娘应该永远在他面前消失。

基诺拉　可是如果他为此感到痛苦呢，夫人？

法奥斯蒂娜　那么，他很爱她吗？

基诺拉　噢，这可不是我的错！从巴利阿多里德到这里，我上

千次告诉过他这一观点，即像他这样的男人应该喜欢女人，但只爱其中一个！绝对不行……

法奥斯蒂娜　你是个大坏蛋！去告诉洛图恩迪亚斯，叫他来见我，并把他的女儿一并带到这儿：（旁白）让她进修道院。

基诺拉　（旁白）敌人就在这里。她爱我们爱得太深了，非让我们倒大霉不可。

〔基诺拉下，迎面碰上唐·弗雷戈塞。

第　八　场

〔法奥斯蒂娜，唐·弗雷戈塞。

唐·弗雷戈塞　在等待主人期间，您企图腐蚀仆人。

法奥斯蒂娜　一个女人难道应该失去吸引男人的习惯吗？

唐·弗雷戈塞　夫人，您的举止颇有点失当啊：我本以为一位威尼斯的贵妇名媛一定会照顾到一个老兵敏感的自尊心。

法奥斯蒂娜　喔，大人，您的白发给您带来的好处胜过年轻人最美的秀发，白发蕴藏着更多的理智，超过……（大笑）您就别一脸不高兴了。

唐·弗雷戈塞　看见您自毁名誉，我能高兴么？我是想娶您为妻的呀。能够姓意大利最有名望的姓难道是小事吗？

法奥斯蒂娜　您认为这样的姓氏对布朗卡多里家一位闺秀来

说，有很大的吸引力么？

唐·弗雷戈塞　您宁愿下嫁一个姓封塔纳雷斯的人。

法奥斯蒂娜　如果他能把身分提高到和我一样呢？那说明他爱得多么深啊！再说，您自已本身也能体会，爱情是不讲理智的。

唐·弗雷戈塞　好呀，您对我承认是这么回事了。

法奥斯蒂娜　您是我的挚友，当然应该最先知道我的秘密。

唐·弗雷戈塞　夫人！……是的，爱情是没有理智的！我把心都掏给您了！……唉，我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奉献给您。难道您不知道，您的藏画几乎花了我的全部财产？……

法奥斯蒂娜　帕库伊塔！

唐·弗雷戈塞　还有，我愿意把一切都给您，甚至我的名誉。

第九场

〔前场人物，帕库伊塔。

法奥斯蒂娜　（向帕库伊塔）告诉管家将我藏画室里的油画送到唐·弗雷戈塞家里。

唐·弗雷戈塞　帕库伊塔，别传达这道命令。

法奥斯蒂娜　我听说，卡特琳娜·德·梅迪契①曾派人向狄

①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法王亨利二世之王后，查理九世时代曾临朝摄政。

安娜·德·普瓦蒂埃①要回亨利二世给她的首饰。狄安娜把首饰熔为一块金锭还给她。帕库伊塔这就去找首饰匠。

唐·弗雷戈塞　别这样做，你走吧。

〔帕库伊塔下。

第十场

〔前场人物，除帕库伊塔。

法奥斯蒂娜　我还不是弗雷戈塞侯爵夫人，您怎敢在我家里发号施令呢？

唐·弗雷戈塞　我知道，接受命令的应该是我。我的财产难道能抵得上您的一句话？我是出于一时的绝望，请您原谅。

法奥斯蒂娜　即使绝望也应该保持绅士风度。您把我法奥斯蒂娜当成高等妓女了。哦，您想人家喜爱您吗？……不过，威尼斯最下贱的女人也会告诉您，这可要很多钱。

唐·弗雷戈塞　您大发雷霆，我是罪有应得。

法奥斯蒂娜　您不是说爱吗？爱，就是忠心耿耿，不计较任何报酬；爱，就是想获得却又担心获得另外一种生活。您不必用真正爱情的五彩光华来掩盖您自私的内心了。一位

---

① 狄安娜·德·普瓦蒂埃(1499—1566)，法王亨利二世的情妇。

名叫洛尔·德·诺弗斯的已婚妇人① 曾经对彼特拉克说：你要属于我就要放弃希望，倒不如抛弃爱情留在人间。但意大利褒扬了诗人，同时也赞扬了那位品德高尚的有情人。千年万代，人们将永远赞美洛尔和彼特拉克！

唐·弗雷戈塞　我本来就不太喜欢诗人，而这一位，我更是嫌恶！直到世界末日为止，所有女人都会拿他的作品来对付她们不愿拥有而又不想失去的情人。

法奥斯蒂娜　人们说您是将军，实际上不过是一名士兵而已。

唐·弗雷戈塞　好吧，我怎样才能模仿那个该死的彼特拉克呢？

法奥斯蒂娜　您既然说爱我，那您就帮助一位有天才的人，（唐·弗雷戈塞一惊）噢，他确有天才，使他免受恶人的折磨。请您仗义帮他一把！您要费点力气，这我知道，不过，还是帮帮他吧，这样，我便能够相信您爱我，而且，这一见义勇为的举动将比您攻克芒图② 更使您名传遐迩。

唐·弗雷戈塞　此时此刻，在您面前，我什么都办得到，但难道您不知道，如果我听从您的话，我会做出多么疯狂的行动啊！

法奥斯蒂娜　哦，原来您对服从我有所抱怨？

唐·弗雷戈塞　您保护他，欣赏他，可以，但您不是爱他吧？

法奥斯蒂娜　有人拒绝把王上赐他的船给他，请您下令叫他

---

① 洛尔·德·诺弗斯(1308—1348)，外号"美人洛尔"，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青年时代的意中人。

② 芒图，意大利北部城名。

们立即交船，不得有误。

唐·弗雷戈塞　然后我令他来向您道谢。

法奥斯蒂娜　对了！我就爱您这样。

第 十 一 场

〔法奥斯蒂娜。

法奥斯蒂娜　（独白）有些女人还想变成男人哩！

第 十 二 场

〔法奥斯蒂娜，帕库伊塔，洛图恩迪亚斯，玛丽。

帕库伊塔　夫人，洛图恩迪亚斯和他的女儿来了。

〔帕库伊塔下。

第 十 三 场

〔前场人物，除帕库伊塔。

洛图恩迪亚斯　啊，夫人，您把我的府邸变成王宫了！……

法奥斯蒂娜　（向玛丽）我的孩子，来，坐在我身旁。（向洛图恩迪亚斯）您可以坐下。

洛图恩迪亚斯　谢谢您，夫人，可是，请允许我去欣赏一下全卡塔卢尼亚人人都谈论的那个著名的画廊。（下）

第十四场

〔法奥斯蒂娜，玛丽。

法奥斯蒂娜　我的孩子，我喜欢你，并且知道你目前的处境。你父亲要你嫁给我的表弟萨尔比，而你却爱封塔纳雷斯。

玛丽　已经五年了，夫人。

法奥斯蒂娜　十六岁还不懂什么是爱。

玛丽　如果我爱了，那该怎么办呢？

法奥斯蒂娜　我的小天使，对你来说，爱就是作出牺牲。

玛丽　我愿作出牺牲，夫人。

法奥斯蒂娜　真的？为了他本人，为了他的利益，你能放弃他吗？

玛丽　这等于要我的命，不过，我的命是属于他的。

法奥斯蒂娜　（站起，旁白）天真荏弱之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啊！（高声地）你从未出过家门，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知世途险恶！一个男人往往会因邂逅一个过分爱他的女人，或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而送掉性命。封塔纳雷斯可能就处于这样的境地。他的敌人非常强大，而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荣誉却攥在他们手里，只有你能够使他们放下武器。

玛丽　那该怎么办呢？

法奥斯蒂娜　你如果嫁给萨尔比，就能使你心爱的封塔纳雷斯获得胜利，但一个女人不能够劝人作这样的牺牲，但没有这种牺牲不行，牺牲只能由你作出。行动之初，兵不厌诈。你先离开巴塞罗那一个时期，隐居到一个修道院。

玛丽　不再见他？您要知道，每天他都在固定的时刻在我窗下经过，而我一天所盼望的正是这一时刻。

法奥斯蒂娜　（旁白）她简直是狠狠地给了我一刀！啊，她非成为萨尔比伯爵夫人不可！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　（向法奥斯蒂娜）夫人。（吻她的手）

玛丽　（旁白）多么痛苦啊！

封塔纳雷斯　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您的恩情！如果我得成大器，如果我出了名，如果我获得幸福，都应归功于您。

法奥斯蒂娜　这还不算什么！我要替您铺平道路。我对天才人物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因此，您对我完全可以信赖。是的，我认为，为了使您功成名就，我甚至可以做您的踏脚板。

玛丽　（抻了抻封塔纳雷斯的大氅）我在这儿哩！（封塔纳雷斯转过身来）您却没看见我。

封塔纳雷斯　玛丽！我没和她说话有十天了。（向法奥斯蒂

娜)啊,夫人,您难道是位天使?

玛丽 (向封塔纳雷斯)倒不如说是魔鬼。(高声地)夫人劝我进修道院。

封塔纳雷斯 她!

玛丽 对。

法奥斯蒂娜 你们真是孩子，不这样不行。

封塔纳雷斯 我是从一个陷阱又掉到另一个陷阱，恩情的背后是深渊!(向玛丽)那么是谁带您到这儿来的?

玛丽 我父亲!

封塔纳雷斯 他!难道他是瞎子?玛丽,您,到这府里来。

法奥斯蒂娜 先生!……

封塔纳雷斯 好呀!到修道院,好掌握她的思想,好折磨她的灵魂!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洛图恩迪亚斯。

封塔纳雷斯 唐·弗雷戈塞为一个女人挥金若土，那个女人接受他无数馈赠而又不嫁给他。您倒把这位纯洁的小天使领到一个这样的女人家里。

法奥斯蒂娜 先生!

封塔纳雷斯 夫人，您来的时候是布朗卡多里家族小公子的遗孀,我知道,您曾经为您的丈夫牺牲了您父亲给您的那

一点点遗产。可是，到了这里，您全变了……

法奥斯蒂娜　您有什么权利来评论我的行动？

洛图恩迪亚斯　你住嘴。夫人是一位高贵的女性，给我的府邸增光不少。

封塔纳雷斯　她！……可她是……

法奥斯蒂娜　您住嘴！

洛图恩迪亚斯　我的女儿，这就是你那位天才人物，在任何事情上都走极端，疯疯癫癫而缺乏理智。机械师先生，夫人是萨尔比的亲戚和保护人。

封塔纳雷斯　那么您把您的女儿从卡塔卢尼亚，从蒙代雅尔侯爵夫人那里带走吧。

第 十 七 场

〔法奥斯蒂娜，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　哦，夫人，您的慷慨大方原来是为萨尔比的利益服务的计谋？这样说来，咱们两不相欠了！再见……

第 十 八 场

〔法奥斯蒂娜，帕库伊塔。

法奥斯蒂娜　他发怒时的神态真美，帕库伊塔！

帕库伊塔　啊，夫人，如果您这样喜欢他，您将来怎么办？

法奥斯蒂娜　我的孩子，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爱过，这回一下子像一声雷响整个人全变了。难道这一刻的爱补偿了以前失去的一切时间？也许我已陷进了深渊。你打发我的一名仆人到那个伦巴第人马蒂厄·马吉斯那儿去吧。

第十九场

〔法奥斯蒂娜。

法奥斯蒂娜　（独白）我爱他已经太深，这口气不能交给摩尼波迪奥用尖刀替我出，因为他太看不起我了，我必须使他把娶我为妻视作无上光荣！我要看见他匍伏在我脚下，否则就在斗争中同归于尽。

第二十场

〔法奥斯蒂娜，唐·弗雷戈塞。

唐·弗雷戈塞　咦，我以为在这里能看到封塔纳雷斯因您的干预而高高兴兴地领到船了呢！

法奥斯蒂娜　那么您把船给他了？您不恨他了？我吗，一直以为您会觉得要您作出的牺牲是您力所难及。我想知道您的爱情是否超过您的服从。

唐·弗雷戈塞　噢，夫人……

法奥斯蒂娜　您能把船从他那儿要回来吗？

唐·弗雷戈塞　不管我听您的话或者不听您的话，我做什么您都不会感到满意。我的上帝！把船从他那儿要回来！但他已经将船装满了工人，那些工人已经控制了整条船。

法奥斯蒂娜　您难道不知道我恨他，想要他……

唐·弗雷戈塞　死！

法奥斯蒂娜　不，要他当众出丑。

唐·弗雷戈塞　啊，我一个月来忧心忡忡，这回可解恨了。

法奥斯蒂娜　小心别碰我的猎物，让我来收拾他。现在，唐·弗雷戈塞，您先把我藏画室里的油画拿回去。（唐·弗雷戈塞表示惊讶）我要您这样做。

唐·弗雷戈塞　难道您拒绝做侯爵夫人？

法奥斯蒂娜　我要将这些画当众烧毁，或者卖掉，将钱分给穷人。

唐·弗雷戈塞　到底是什么理由？

法奥斯蒂娜　我需要荣誉，而您破坏了我的荣誉。

唐·弗雷戈塞　那就接受我的求婚好了。

法奥斯蒂娜　唉，别烦我了。

唐·弗雷戈塞　越是给您权力，您就越滥用权力。

第二十一场

〔法奥斯蒂娜。

法奥斯蒂娜　（独白）作总督的情妇！啊，我要和阿瓦洛罗斯和萨尔比一起，策划一出威尼斯的好戏。

第二十二场

〔法奥斯蒂娜，马蒂厄·马吉斯。

马蒂厄·马吉斯　夫人有什么吩咐吗？

法奥斯蒂娜　那么您是谁？

马蒂厄·马吉斯　马蒂厄·马吉斯，米兰的一个伦巴第人，敬候差遣。

法奥斯蒂娜　您是放款的吗？

马蒂厄·马吉斯　放贵重物品的抵押贷款，像钻石，黄金，是小本买卖。夫人，赔我们可赔不起，钱往往放不出去。唉，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积攒可是个累活啊。十宗买卖赚的钱，一次就能赔光，因为为了赚三百埃居，我们冒险把一千埃居交给挥霍无度的人，所以放款的利息就要高一些。世界对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

法奥斯蒂娜　您是犹太人吗？

马蒂厄·马吉斯　从哪个角度来说呢？

法奥斯蒂娜　宗教。

马蒂厄·马吉斯　我是伦巴第人，信天主教，夫人。

法奥斯蒂娜　我可不喜欢。

马蒂厄·马吉斯　夫人是想……

法奥斯蒂娜　对，想把您送到宗教裁判所。

马蒂厄·马吉斯　为什么？

法奥斯蒂娜　为了考验您是否忠诚。

马蒂厄·马吉斯　我的钱箱里秘密可多了，夫人。

法奥斯蒂娜　如果我手里掌握您的钱财……

马蒂厄·马吉斯　您便拥有我的灵魂。

法奥斯蒂娜　（旁白）很明显，必须以利益吸引他过来。（高声地）您放款……

马蒂厄·马吉斯　是五分利。

法奥斯蒂娜　您总误会别人的意思。听着：您将您的名字借给阿瓦洛罗斯爵爷。

马蒂厄·马吉斯　我认识阿瓦洛罗斯爵爷，他是位银行家，我们有商业往来。但他在国内名气太大了，在地中海也非常显赫，绝不会需要可怜的马蒂厄·马吉斯……

法奥斯蒂娜　你口风很紧，伦巴第人。如果我想以你的名义干一宗大买卖。

马蒂厄·马吉斯　走私吗？

法奥斯蒂娜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要你绝对保密，你需要什么保证。

马蒂厄·马吉斯　赏金。

法奥斯蒂娜　真是条好猎狗！（高声地）好吧，您听着，您负责保守一个生命攸关的秘密，因为我要把一位伟大的人物交给您去啃。

马蒂厄·马吉斯　我的小买卖有伟大的爱情作后盾。美人必有厚赏。

第 三 幕

〔马厩里。顶楼堆着干草。墙边放着车轮、管子、支轴、一根长长的铜烟筒、一个大锅炉。观众左面有一根刻着圣母像的柱子。右面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张和数学用具。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满人物的黑色油画。桌子上还有一盏灯。油画旁边，有一个木架，放着几个洋葱，一个瓦罐，还有面包。观众右面是马厩的大门，左面是通向田野的门。圣母像旁有一张草编的床。

〔幕启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第 一 场

〔封塔纳雷斯，基诺拉。

〔封塔纳雷斯身穿黑色长袍，腰系皮带，正在伏案工作。基诺拉清点机器元件。

基诺拉　老爷，我也爱过女人！但当我一旦了解了女人以后，我就打发她走了。佳肴美酒可不会背叛你，还能将你喂肥。（仔细看了看他的主人）好嘛，他根本不听我说话。

这是要锻造的三个部件。(开门)咦，摩尼波迪奥。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摩尼波迪奥。

基诺拉　最后三个部件回来了，你把模型拿走，还是各造两对以防万一。

〔摩尼波迪奥向后台打了个手式，两个男子出现。

摩尼波迪奥　拿走，孩子们，别弄出声音，要像鬼魂一样无影无踪，被人逮住，比偷还糟。(向基诺拉)干得累极了。

基诺拉　他们还什么也没发现。

摩尼波迪奥　不仅他们，谁也没发现。每一个部件都像首饰一样裹好放在地窖里。不过要三十埃居。

基诺拉　啊！上帝！

摩尼波迪奥　三十个这样魁梧的汉子，饭量抵得上六十个人。

基诺拉　基诺拉公司破产了，人家正追我还债哩。

摩尼波迪奥　拒付怎么样？

基诺拉　你犯傻了？非打架不可。但是，我从卖旧货的那里弄到了两三件旧衣服，使得最狡猾的警探也找不到基诺拉，直到我有钱可还为止。

摩尼波迪奥　还钱？……岂非蠢事！

基诺拉　可不。我留了一件宝贝救急。你再穿上你那身化缘修士的粗布褂，到洛图恩迪亚斯家里和那个伴娘谈判。

摩尼波迪奥　糟糕！洛佩斯从阿尔及尔回来的次数太多，那伴娘开始醒悟过来了。

基诺拉　没关系！只不过把这封信交到玛丽·洛图恩迪亚斯小姐手里。(给他一封信)这是一件像所有杰作一样文采飞扬的杰作。你瞧：我们已经吃了十天面包就凉水了。

摩尼波迪奥　那我们呢？你以为我们天天大鱼大肉吗？如果我们的人认为做得对，他们早开小差了。

基诺拉　但愿爱情能使我的期票兑现，这样我们可以又一次渡过难关了……

〔摩尼波迪奥下。

第　三　场

〔基诺拉，封塔纳雷斯。

基诺拉　(往面包上擦洋葱)据说当年修埃及金字塔的工人吃的就是这个，不过，他们一定有今天给我们以支持的那种佐料：信念……(喝水)老爷，您不饿吗？小心别让机器坏了。

封塔纳雷斯　我正在寻找最后一个解决办法……

基诺拉　(放下水罐时衣袖绷裂了)我倒找到一个把我衣袖接上的……办法。说真的，在这方面，我的衣服变得太具有代数色彩了。

封塔纳雷斯　好小子！总是那么快活，甚至最倒霉的时候。

基诺拉　当然！老爷，好运气喜欢快活的人，几乎就像快活的人喜欢好运气一样。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马蒂厄·马吉斯。

基诺拉　噢，我们的伦巴第老兄来了。他每一个部件都看，好像这些部件已经是他合法的财产似的。

马蒂厄·马吉斯　我亲爱的封塔纳雷斯爵爷，我恭候您的吩咐。

基诺拉　总是像大理石一样，既光滑，又干巴巴、冷冰冰。

封塔纳雷斯　马吉斯先生，我向您致意。

〔给自己切了块面包。

马蒂厄·马吉斯　您是一位高尚的君子，我嘛，我祝您万事如意。

封塔纳雷斯　难道因此您就处处与我为难？

马蒂厄·马吉斯　您对我太粗暴了，这可不好。您不知道，我体内有两个人。

封塔纳雷斯　我从未见过另外那个。

马蒂厄·马吉斯　我心肠不错，除了做买卖的时候。

封塔纳雷斯　可您总在做买卖。

马蒂厄·马吉斯　你们两位在奋斗；我很钦佩。

封塔纳雷斯　钦佩是人身上最易出现厌倦的感情。再说，您

也不凭感情贷款给人啊。

马蒂厄·马吉斯　有的感情使人有利可得，有的感情使人倾家荡产。你们凭着心里的信念，这当然很好，但却代价高昂。六个月以前，咱们曾订下小小的协议：你们向我要三千西昆来进行你们的试验……

基诺拉　条件是还钱的时候要给您五千。

封塔纳雷斯　对不对？

马蒂厄·马吉斯　已经到期两个月了。

封塔纳雷斯　两个月前，即到期的第二天，您直截了当地给我们发出了催讨通知。

马蒂厄·马吉斯　噢，请息怒，那仅仅是照章办事。

封塔纳雷斯　然后呢？

马蒂厄·马吉斯　您今天是我的债务人。

封塔纳雷斯　已经八个月了，过得就像一场梦！今夜我刚刚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引进凉水，把蒸汽冷却！马吉斯，我的朋友，请您做我的保护人，再给我几天好吗？

马蒂厄·马吉斯　噢，一切按照您的要求。

基诺拉　真的，太好了，另外那个人出现了。（向封塔纳雷斯）老爷，这位会成为我的朋友。（向马吉斯）喂，马吉斯第二，借几个多布朗好吗？

封塔纳雷斯　啊，我可以喘口气了。

马蒂厄·马吉斯　简单得很。今天，我不再仅仅是放款人了。我既是放款人，又是共同所有人。我要从我的财产中得

到好处。

基诺拉　噢，比狗还厉害三倍！

封塔纳雷斯　您是这样想的？

马蒂厄·马吉斯　资本不讲信念……

基诺拉　希望和慈悲。埃居不是天主教徒。

马蒂厄·马吉斯　我们不能对来兑换期票的人说："请等一等，一个有才华的人正在阁楼或马厩里寻找金矿哩！"六个月之内，我便能把我的西昆翻一番。请您听着，老爷，我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哩。

封塔纳雷斯　（向基诺拉）这主儿还有个老婆哩！

基诺拉　如果生下孩子，非把卡塔卢尼亚吃了不可。

马蒂厄·马吉斯　我有沉重的负担。

封塔纳雷斯　我生活怎样您都看见了。

马蒂厄·马吉斯　嗳，老爷，如果我有钱，我一定借给您……（基诺拉伸出手来）改善你们的生活。

封塔纳雷斯　请您再宽限半个月。

马蒂厄·马吉斯　（旁白）他们使我心都碎了。如果这仅仅与我有关，我也许就算了，可是我必须赚佣金给我女儿作嫁妆啊。（高声地）说真的，我很喜欢你们，我爱你们……

基诺拉　（旁白）可是，如果把他掐死，可能会犯刑事罪，吃官司！

封塔纳雷斯　你是铁打的，那我就是钢铸的。

马蒂厄·马吉斯　什么意思，老爷？

封塔纳雷斯　您会和我在一起的，不管您愿意与否。

马蒂厄·马吉斯　不，我要我的本金，我宁愿叫人没收和卖掉所有这堆废铁。

封塔纳雷斯　好啊！这么说，你不仁，我只好不义了。我本来一直老老实实！……以后，必要时，我也按照您的榜样，不走正道了。别人会责备我，因为人们总要求我们十全十美！但我甘愿接受诽谤，再把这杯苦酒喝下去！您签订过一个荒谬的合约，现在，您要再签一个，否则您就会亲眼看着我把我的作品打个粉碎，把我的秘密留在这里（拍打胸口）。

马蒂厄·马吉斯　噢，老爷，您别这样。那简直是抢劫，是诈骗，伟大的人物是不会这样做的。

封塔纳雷斯　好啊！您利用我的诚实去做一桩不仁不义的勾当！

马蒂厄·马吉斯　嗳，我丝毫不打算插手这一切，您和唐·拉蒙商量好了，他是个十分体面的人，我打算将我的权利转让给他。

封塔纳雷斯　唐·拉蒙？

基诺拉　就是在巴塞罗那到处与你作对的那个人。

封塔纳雷斯　不管怎样，我最后一个问题解决了。今生今世，名和利将会源源而来。

基诺拉　这些话说过多少遍了，可惜，还有一个齿轮要返工。

封塔纳雷斯　没什么，一百个西昆的事。

马蒂厄·马吉斯　您在这里所有的一切，法庭当局卖了以后，扣除费用，连这个数也不够。

基诺拉　该死的东西，你滚不滚？

马蒂厄·马吉斯　您好好对付唐·拉蒙吧，您欠他的钱，他会要你用脑袋来抵押的。（转向基诺拉）至于你，上绞架的料，如果你落到我手里，我非报仇不可！（向封塔纳雷斯）再见了，天才人物。（下）

第　五　场

〔封塔纳雷斯，基诺拉。

封塔纳雷斯　他的话使我心都凉了。

基诺拉　我也是！好的主意总会落到这些蜘蛛张的网里。

封塔纳雷斯　得了！再花一百个西昆，完了生活便会变得金灿灿的，充满欢乐和爱情。

〔喝水。

基诺拉　我相信您的话，老爷，不过，您也必须承认，希望之神，那个叫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小贱人把咱们往泥潭里引，咱们陷得太深了。

封塔纳雷斯　基诺拉！

基诺拉　我不抱怨，我生来就是倒霉的。但到哪里弄一百个西昆呢？您欠工人的钱，欠锁匠卡尔帕诺的钱，欠卖钢铁和铜给您的商人科波卢斯的钱，还欠咱们店主的钱。店主把咱们留在这儿，一半出于怜悯，一半出于害怕摩尼波迪奥。他迟早会把咱们轰走，因为咱们已经欠他九个

月的租金了。

封塔纳雷斯　可是一切都完工了。

基诺拉　那么一百西昆呢?

封塔纳雷斯　你那么勇敢,那么乐观,为什么给我念这一通“哀悼经”呢?

基诺拉　为了继续和您站在一起,现在我非暂避不可。

封塔纳雷斯　为什么?

基诺拉　法庭来人怎么办?为了您,同时也为了我自己,我已经欠了一百金埃居的商业债,这些债现在已变成了要来传我的法庭差人了。

封塔纳雷斯　要经受多少劫难才能闯出个名堂呢?

基诺拉　得了,您别伤心了。您不是说过您父亲的一位前辈大约在五十年前和唐·科尔泰斯一起到墨西哥去了吗?有他的消息吗?

封塔纳雷斯　从来没有。

基诺拉　您有祖父吗?……如果有,您的成功就有希望了。

封塔纳雷斯　你难道想我完蛋?

基诺拉　您难道想看见我进监狱,您那部机器变成废铁?

封塔纳雷斯　不想。

基诺拉　那么就让我使您那位祖父从某个地方回来吧。他将是第一个从西印度群岛回来的人。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摩尼波迪奥。

基诺拉　怎么了?

摩尼波迪奥　信已经交给您那位公主了。

封塔纳雷斯　唐·拉蒙是什么人?

摩尼波迪奥　一个蠢货。

基诺拉　妒忌心重吗?

摩尼波迪奥　像三个被人喝倒采的作者加起来一样重。他自以为是了不起的人。

基诺拉　别人信吗?

摩尼波迪奥　像信上帝的话一样。他粗制滥造地胡写，说雪之所以是白色，是因为从天上落下来，并反对伽利略的理论，坚持说地球并不转动。

基诺拉　老爷，您明白了吗?我必须替您把这位学者除掉。(向摩尼波迪奥)跟我来，你做我的仆人。

第 七 场

〔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　(独白)有谁是花岗岩脑袋，能忍得住不为了钱

财而去寻找大自然深藏的秘密、提防别人、打击别人、挖空心思去搞阴谋呢？在任何事情上都必须抢先猜到最好的做法，以免被愚者千虑偶尔略有所得的唐·拉蒙之流篡夺了名声。而唐·拉蒙这类人比比皆是。啊！我自己真不敢承认……我已经感到厌倦了。

第　八　场

〔封塔纳雷斯，埃斯特班，吉隆纳和两个匠人，哑角若干人。

埃斯特班　请问有一个名叫封塔纳雷斯的人藏在哪儿？

封塔纳雷斯　这个人一点也没藏，就在这儿，只不过正在冥思默想。（旁白）基诺拉哪儿去了？他可懂得把他们高高兴兴地打发走。（高声地）您有什么事吗？

埃斯特班　要工钱！我们替您干了三星期的活了。工人是干一天算一天的。

封塔纳雷斯　可惜呀！各位朋友，我可不是。

埃斯特班　您嘛，您一个人，可以勒紧肚子，但我们有老婆孩子。总之，我们什么都当光了……

封塔纳雷斯　你们对我要有信心。

埃斯特班　我们能用您的信心去买面包吗？

封塔纳雷斯　我是守信用的人。

吉隆纳　嘀！那我们也是有信用的呀。

埃斯特班　把我们的信用拿到伦巴第人那里，您就会看到他会借什么给我们了。

吉隆纳　我可不是有才华的人！别人不会贷款给我。

埃斯特班　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可是如果我老婆需要一口锅，我一定买给她！

封塔纳雷斯　那么是谁把你们纠合起来对付我的？

吉隆纳　纠合？难道我们是狗吗？

埃斯特班　巴塞罗那的大法官作出了有利于科波卢斯和卡尔帕诺两位师傅的判决，判他们对您的发明有优先权。那么我们的优先权在哪儿？

吉隆纳　拿不到工钱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封塔纳雷斯　你们赖在这儿就能拿到钱了吗？好吧，留下吧，晚安。

〔去拿帽子和大衣。

埃斯特班　那您不付我们的工钱就不能离开这里。

〔工人们作势把门堵住。

吉隆纳　这是我打的一个部件，我拿了。

封塔纳雷斯　混蛋！

〔封塔纳雷斯拔剑。

众工人　不，我们不走。

封塔纳雷斯　（向他们冲去）哦！（停住脚步，掷剑）也许是阿瓦洛罗斯和萨尔比派他们来，故意把我逼得走投无路。这样，我便会被控谋杀，坐许多年的牢。（在圣母像前跪下）啊，我的上帝！才华和犯罪在你眼里是否一回事呢？我

做错了什么，要受这样多的欺凌和侮辱？难道在成功之前必须先付出代价？（向众工人）一切西班牙人在自己房子里都是主人。

埃斯特班　您没有房子。我们现在是在金太阳旅店，店主对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吉隆纳　您没交房租，您什么也不付钱！

封塔纳雷斯　师傅们，别走！我错了。我欠着钱。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科波卢斯及卡尔帕诺。

科波卢斯　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告诉您，昨天，巴塞罗那的法官判定我对您的发明有优先权，直到您把欠我的钱还清为止。因此，我要看看，什么东西都不能从这里拿出去。这项优先权包括您的锁匠，也就是我的同业卡尔帕诺的债权。

封塔纳雷斯　是什么魔鬼弄瞎您的眼了？没有我，这部机器只不过是一堆钢铁、黄铜和木头而已；有了我，才成一笔财富。

科波卢斯　噢，咱们是永不分离。

〔两个商人作势要搂住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　哪个朋友会像债权人这样使劲地搂抱你呢？好吧，让魔鬼把他曾经给我的思想拿回去吧。

众人　魔鬼！

封塔纳雷斯　哎呀，咱们可得小心说话，一个字便能把我送上宗教法庭。不，不值得为任何名声去受这样的罪！

科波卢斯　（向卡尔帕诺）咱们把它卖掉好吗？

封塔纳雷斯　不过，为使机器值几个钱，得把机器做好才行。现在还缺一个部件，这里是模型。

〔科波卢斯和卡尔帕诺彼此商议。

造这个还需二百西昆。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基诺拉（神态像个百岁老人，面容怪异，仿佛卡洛①笔下的人物），摩尼波迪奥（身穿奇形怪状的礼服），金太阳旅店店主。

金太阳旅店店主　（指着封塔纳雷斯）老爷，就是他。

基诺拉　您把王室总管封塔纳雷斯的孙儿安置在马厩里！将来，威尼斯共和国会让他住在王宫里的！我亲爱的孩子，拥抱我一下好吗？（向封塔纳雷斯走去）尊贵的共和国②已经知道你对西班牙国王的许诺，我离开我领导的威尼斯海军造船厂，为的是……（旁白）我是基诺拉。

① 卡洛（1592—1635），法国雕刻家、画家，笔法粗犷，风格遒劲，所画多为下层贫苦大众。

② 指威尼斯共和国。

封塔纳雷斯　长辈的关怀来得最合适不过了……

基诺拉　真是够穷困的！这就是所谓穷而后工吧。

封塔纳雷斯　穷困是上帝故意考验我们毅力的熔炉。

基诺拉　这些是什么人？

封塔纳雷斯　是围着我要钱的债主和工人。

基诺拉　（向店主）店主，你这个老混蛋。我孙子在这里能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吗？

店主　当然，阁下。

基诺拉　我懂得点卡塔卢尼亚的法律，你去找市长，叫他给我把这帮家伙都关到牢里去。你派执达吏来传我的孙子，这是你的权利，不过，你好好给我呆着，贱货！（翻口袋）拿去喝酒吧。（把零钱扔给众人）你们要工钱到我家里来。

众工人　老爷阁下万岁！

〔众工人下。

基诺拉　（向封塔纳雷斯）那是咱们最后一个多布朗！派作宣传用。

第 十 一 场

〔前场人物，除店主及众工人。

基诺拉　（向两个商人）至于你们，伙计，我看你们似乎比他们随和点儿，在钱的方面，咱们可以商量。

科波卢斯　阁下，若然如此，我们将敬候尊命。

基诺拉　好孩子，看见这件在威尼斯共和国引起轰动的、无人不知的发明了吗？看见它的剖面、切面、各个平面和图样了吗？

科波卢斯　（向卡尔帕诺）他挺内行，不过，在提供资助以前，咱们还是先要了解了解情况。

基诺拉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有朝一日，你一定会像伟大的哥伦布一样。（单膝跪地）我感谢上帝对我们家庭的垂顾。（向两个商人）两小时后我把钱还给你们……

〔科波卢斯、卡尔帕诺下。

第十二场

〔基诺拉，封塔纳雷斯，摩尼波迪奥。

封塔纳雷斯　耍这种骗术能有什么结果？

基诺拉　您差点滚进深渊，是我把您拽住。

摩尼波迪奥　装得像极了！不过，威尼斯人很有钱，为了获得三个月的信贷，首先必须使用掩眼法，而在所有掩眼法当中，这是最高的一招。

基诺拉　我不是跟您说过，我知道有一个宝库吗，现在来了。

摩尼波迪奥　自己来的？

〔基诺拉点了点头。

封塔纳雷斯　他胆大包天使我不寒而栗。

第 十 三 场

〔前场人物，马蒂厄·马吉斯，唐·拉蒙。

马蒂厄·马吉斯　我把唐·拉蒙请来了，没有他的意见，我可是什么也不想做了。

唐·拉蒙　（向封塔纳雷斯）先生，我能结交像您这样一位有学问的人，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必能使您的发明达到尽善尽美。

基诺拉　先生懂得力学、弹道学、数学、屈光学、反射光学、静力学……学。

唐·拉蒙　我写过颇受重视的论文。

基诺拉　用拉丁文写的？

唐·拉蒙　用西班牙文。

基诺拉　先生，真正的学者只用拉丁文写作。使科学大众化是有危险的。您会拉丁语吗？

唐·拉蒙　当然，先生。

基诺拉　那么，对您来说，真是太好了。

封塔纳雷斯　先生，我尊敬您为自己闯出的名声，但我不能接受您参加我的事业，因为其中风险太大。我可以拿我的头去冒险，但您的头，我觉得太宝贵了。

唐·拉蒙　那么，先生，您认为没有科学界的权威唐·拉蒙，

您也能成功吗？

基诺拉　唐·拉蒙？是不是那位遐迩闻名、对直到目前为止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种种现象作出解释的唐·拉蒙？

唐·拉蒙　正是。

基诺拉　我是封塔纳雷斯，威尼斯共和国海军造船厂的总管，我们这位发明家的祖父。我的孩子，你可以相信这位先生，以他的地位，是不会坑害你的，咱们还是把事情都告诉他吧。

唐·拉蒙　噢，我马上会知道一切了。

封塔纳雷斯　什么？

基诺拉　让我来给他上一堂数学课吧，这对他没什么好处，但对你也没有什么坏处。（向唐·拉蒙）来，您过来！（指机器的部件给他看）这一切都没什么；对学者来说，重要的……

唐·拉蒙　重要的？

基诺拉　是问题本身。您知道云往天上飘的道理吗？

唐·拉蒙　我认为是由于云比空气轻的缘故。

基诺拉　一点也不是！云也有重量，因为水最终亦会没头没脑地落下来。我不喜欢水，您呢？

唐·拉蒙　我倒不小看水。

基诺拉　咱们肯定可以取得一致。云之所以升得这样高，是因为它成了蒸汽，被天空中冷的力量所吸引。

唐·拉蒙　这可能有点道理。我要就此写一篇论文。

基诺拉　我侄儿用R＋O的公式说明这种现象。由于空气中有大量水分，所以我们只简单地用一个新的二项式O＋O来表示。

唐·拉蒙　是一个新的二项式吗？

基诺拉　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一个X式。

唐·拉蒙　X式，哦，我明白了。

封塔纳雷斯　一头蠢驴！

基诺拉　剩下的就简单了。一根管子将水导入，水又用某种方法变成云。云拚命要升腾，力量很大。

唐·拉蒙　很大？为什么？

基诺拉　很大……因为那是自然的力量，因为，人……您要记住这一点，是不能创造力量的……

唐·拉蒙　是吗？为什么？……

基诺拉　人的力量是从大自然借来的；发明，就是借助于……然后……用几个活塞，因为在力学上……您知道……

唐·拉蒙　是的，先生，我懂力学。

基诺拉　这样说吧，传导一种力量的方式十分简单，小意思，就像烤肉的旋转扦上的一根小绳……

唐·拉蒙　咦，还有一个旋转扦？

基诺拉　有两个，而且力量之大，能把山举起来，使山像攻城的羊头锤那样撞击……这是大卫王①预言过的。

唐·拉蒙　先生，您说得对，云就是水……

---

① 大卫王，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曾投石杀死巨人歌利亚，并建造耶路撒冷，他同时亦是诗人和预言家。

基诺拉　先生，水？……哼！就是世界。没有水，您不能……这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我孙儿发明的根据：水制服水。O＋O，就是这个公式。

唐·拉蒙　他净用一些难懂的字眼。

基诺拉　您懂吗？

唐·拉蒙　全懂。

基诺拉　（旁白）这个人蠢透了。（高声地）我是用真正学者的语言和您谈话……

马蒂厄·马吉斯　（向摩尼波迪奥）这位如此博学的老爷是谁？

摩尼波迪奥　一个了不起的人，我的弹道学就是他教的，他是威尼斯海军造船厂的总管，今晚，他要为共和国还清欠您的债款。

马蒂厄·马吉斯　咱们快去告诉布朗卡多里夫人，她是威尼斯人。

〔马蒂尼·马吉斯下。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除马蒂厄·马吉斯），洛图恩迪亚斯，玛丽。

玛丽　我来得及时吗？……

基诺拉　好，咱们的宝贝来了。

〔洛图恩迪亚斯和唐·拉蒙互道寒暄，并一起观看摆在舞

台深处的机器部件。

封塔纳雷斯　玛丽，到这儿来！

玛丽　是我父亲带我来的。唉，我的朋友，您的仆人把您的苦况告诉我的时候……

封塔纳雷斯　（向基诺拉）坏蛋！

基诺拉　我的孙儿！

玛丽　噢，他使我的苦恼一扫而空。

封塔纳雷斯　那么是谁令您苦恼呢？

玛丽　您不知道，自从您来到以后，尤其是自从您与布朗卡多里夫人吵架以后，我经受着多么大的折磨。父亲无比严厉，叫人如何抗拒？如果继续留在家里，我真怀疑自己能否为您保留，哦，我指的不是我这颗心，因为不管怎样它已经是您的了，而是我的终身……

封塔纳雷斯　又是一重劫难！

玛丽　您成功之日到得越晚，我的处境就越难以忍受。唉！看见您在这里，我猜得出，咱们都正经受着前所未闻的痛苦。为了使我的终身能属于您，我将假意装作遁入空门：今晚我就进修道院。

封塔纳雷斯　进修道院？他们正想把咱们分开哩。这样的折磨，真要让人诅咒生活。而您，玛丽，您是我全部发明的源泉和精华！您是庇护我的命运之星，我要您继续留在天上。啊！我受不了啦。（伤心落泪。）

玛丽　我以答应进修道院作为条件，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到这里来的权利。我此来是想在分别之中注入一点点希望。

这里是一位少女也就是妹妹我的全部积蓄，是我特意留下来供您山穷水尽时用的。

封塔纳雷斯　没有您，名誉、金钱，乃至生命对我又有何用？

玛丽　请接受您未来的妻子所能够和应该对您作的馈赠吧。如果我知道您烦恼和不幸，我在幽居之中会失去希望，并在为您祈祷之中死去的！

基诺拉　（向玛丽）让他故作清高吧，咱们救他不必征求他的意见。嘘！大家都以为我是他祖父哩。

〔玛丽把系在腰带上的钱袋交给基诺拉。

洛图恩迪亚斯　（向唐·拉蒙）这样说来，您觉得他没什么本事？

唐·拉蒙　哪个？哦，他？他是个不学无术的工匠，那秘密大概是从意大利偷来的。

洛图恩迪亚斯　我一直也这么想，所以我反对我女儿的意见，拒绝他做我女婿是完全有道理的。

唐·拉蒙　否则他一定会使您的女儿坐牢睡草垫。他已经吞掉五千西昆，另外又欠下三千，八个月毫无结果！噢，谈到他的祖父，那才是位第一流的学者哩，他要拚命努力才赶得上。

〔他指了指基诺拉。

洛图恩迪亚斯　他的祖父？……

基诺拉　是的，先生，敝姓封塔纳雷斯，在威尼斯已经改为封塔纳雷希。

洛图恩迪亚斯　您就是帕布洛·封塔纳雷斯？

基诺拉　我就是帕布洛本人。

洛图恩迪亚斯　有钱吗？

基诺拉　非常有钱。

洛图恩迪亚斯　您说得对，先生，那您就把您向家父借的两千西昆还给我吧。

基诺拉　如果您能把有我亲笔签字的借据给我看，我一定还。

玛丽　（和封塔纳雷斯谈了一会以后）为了成功，您就收下吧，难道这不是关系到咱们的幸福吗？

封塔纳雷斯　把这颗明珠也一起拽到我正要落进的深渊里。

〔基诺拉与摩尼波迪奥下。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萨尔比。

萨尔比　（向洛图恩迪亚斯）洛图恩迪亚斯大人，是您，还有令嫒？

洛图恩迪亚斯　她提出她答应进修道院的代价是亲自来向他告别。

萨尔比　同来的人够多的，这样屈尊俯就，我真有点不以为然。

封塔纳雷斯　噢，他就是迫害我的人当中最起劲的一个。这样说来，大人，您此来是否要对我坚定的决心再作一次考验呢？

萨尔比　我在这里代表卡塔卢尼亚总督，先生，因此，有权利

得到您的尊敬。(向唐·拉蒙)您对他满意吗?

唐·拉蒙　有我出谋划策,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萨尔比　总督对您的鼎力相助抱有很大的希望。

封塔纳雷斯　我是在做梦吗?难道要给我弄来一个对手?

萨尔比　一个领路人,先生,为的是搭救您。

封塔纳雷斯　谁跟您说我需要领路人来着?

玛丽　阿尔封索,如果他能使您成功呢?

封塔纳雷斯　啊,连她也怀疑我。

玛丽　听说他很有学问!

洛图恩迪亚斯　真是目空一切!他总以为自己比世界上一切学者都更有学问。

萨尔比　我是为一个问题来的,这个问题引起了总督的关切。国家把一艘船交给您已经有十个月了,而您还没有作出任何交代。

封塔纳雷斯　王上对我的工程并没有规定限期。

萨尔比　卡塔卢尼亚行政当局有权要求一个限期,我们从各位大臣处接到了一道有关的命令。(封塔纳雷斯作惊讶状)不过,您可以慢慢来,因为我们不愿使您这样的人感到不快。只是,我们认为,您把船保留到您生命的最后一天,谅必是不打算躲避落在您头上的刑罚啰。

玛丽　什么刑罚?

封塔纳雷斯　我曾以脑袋担保。

玛丽　死!那您还拒绝我。

封塔纳雷斯　萨尔比伯爵,三个月之后,而且不需任何帮助,

我便能完成我的作品。那时候，您便会看到一个人能够给他生活的时代创造出多么伟大的奇观了。

萨尔比　这是您的保证书，请您签字。

〔封塔纳雷斯上前签字。

玛丽　再见了，我的朋友！如果您在这次斗争中倒下，我想，我会更加爱您。

洛图恩迪亚斯　过来，我的女儿，这个人是疯子。

唐·拉蒙　年轻人！请读我写的论文吧。

萨尔比　再见了，未来的西班牙最高贵族。

第十六场

〔封塔纳雷斯独自站在台前。

封塔纳雷斯　玛丽进了修道院，我在阳光下也感到寒冷。我支撑着一个世界，但我担心自己不是一个阿特拉斯①……不，我不会成功的，一切都与我作对。三年苦想，十月辛劳的结晶，你能否有一天在海上乘风破浪呢？……唉，我困极了……（在草垫上躺下。）

① 据希腊神话，巨神阿特拉斯因反对诸神，被宙斯判处以肩为柱承住天穹。

第十七场

〔封塔纳雷斯睡着了，基诺拉和摩尼波迪奥从小门里走回来。

基诺拉　钻石！珍珠，还有黄金！咱们得救了。

摩尼波迪奥　布朗卡多里夫人是威尼斯人。

基诺拉　因此，必须再提一下威尼斯，你去叫店老板来，我要重新建立我们的威信。

摩尼波迪奥　他来了。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金太阳客店老板。

基诺拉　噢，来了！金太阳客店老板，我孙儿的命好，可您不相信。

店老板　大人，客店可不是钱庄啊。

基诺拉　当然不是，不过，您也不应该不施舍点面包给他啊。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特地派我来劝说他回去，但他太喜欢西班牙了！我现在只好不让他知道，自己回去了。我身上只有这颗钻石。一个月之内，您就能收到汇票。您可以和我孙儿的仆人商议，看看要不要把这件首饰卖掉。

店老板　大人，我会像对待有钱的王公贵族那样款待他们的。

基诺拉　您可以走了。

〔店老板下。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除店主。

基诺拉　咱们把衣服脱掉吧。（审视封塔纳雷斯）他睡着了！这个高尚的人受不了这么多的打击。只有我们这种人才能经得起痛苦，他没有咱们无忧无虑的性格。我对任何必需的东西都要求作两套，到底对不对呢？（向摩尼波迪奥）这是最后一个部件的图纸，你拿去吧。

〔二人下。

第二十场

〔封塔纳雷斯（依然睡着），法奥斯蒂娜，马蒂厄·马吉斯。

马蒂厄·马吉斯　他在这里！

法奥斯蒂娜　看我把他弄成什么样子啊！我从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伤痛之深，看到对他情爱之切。我使他受了那么多的苦，该给他多少幸福才能补偿呢？

第　四　幕

〔舞台上出现一个公众广场。靠里有一个露天舞台，堆放着机器的所有部件。一位执达吏站在台上，台两侧，站着许多人。观众左侧的人群里，站着科波卢斯、卡尔帕诺、金太阳客店店主、埃斯特班、吉隆纳、马蒂厄·马吉斯、唐·拉蒙、洛图恩迪亚斯。右面是封塔纳雷斯、摩尼波迪奥和基诺拉。后者披着斗篷，站在摩尼波迪奥后面。

第　一　场

〔封塔纳雷斯、摩尼波迪奥、基诺拉、科波卢斯、金太阳客店店主、埃斯特班、吉隆纳、马蒂厄·马吉斯、唐·拉蒙、洛图恩迪亚斯、执达吏，还有两组老百姓。

执达吏　各位大人，再热情点！这是个大锅炉，可以给瓦洛纳团队作一锅大杂烩。

店老板　四个铜板。

执达吏　谁也不说话，你们走近点瞧瞧，仔细看看。

马蒂厄·马吉斯　六个铜板。

基诺拉　(向封塔纳雷斯)先生，卖不了一百个金埃居。

封塔纳雷斯　咱们得懂得听天由命。

基诺拉　我看，听天由命是对神的第四德①，只不过为了女人着想才删去了。

摩尼波迪奥　住嘴，官府正通缉你，如果人家不把你当作我的亲戚，你早被捕了。

执达吏　这是最后一批了，各位大人。嗽，没人出价？这个价值十个金埃居的锅炉就归马蒂厄·马吉斯大人了。

洛图恩迪亚斯　(向唐·拉蒙)好嘛！咱们那位大人物了不起的发明就落得如此下场！天老爷，他答应过我们有场好戏看，可真没说错。

科波卢斯　您可以笑话他，但他并不欠您的情。

埃斯特班　他的疯主意可把我们这些可怜虫害苦了。

洛图恩迪亚斯　真的不欠我的情，科波卢斯师傅？那位伟大人物的仆人把我女儿的钻石都用到那个机械玩意儿上去了又该怎么说呢？

马蒂厄·马吉斯　可是别人将钻石从我这儿搜走了。

洛图恩迪亚斯　不是在官府手里吗？我宁愿看到基诺拉这个诈骗别人贵重物品的坏蛋落到官府手里。

基诺拉　啊，年轻人呀，要记住这个惨痛教训！我过去的历史把我断送了。

洛图恩迪亚斯　如果找到他，立刻有他好受的。我会去欣赏

---

① 基督教三德是信(信仰)、望(希望)、爱(博爱)。

欣赏，看他如何手脚乱晃地给别人祝福①。

封塔纳雷斯　咱们的不幸倒使这老兄风趣起来了。

基诺拉　您该说，凶狠起来了。

唐·拉蒙　我嘛，我倒对这样的灾难感到遗憾。这个年轻的工匠本来已经听取我的意见，而且，我们两个人已经有充分信心实践向王上许下的诺言。不过，他大可以安枕无忧，因为我会向法庭解释说我非常需要他而替他恳求法庭赦免。

科波卢斯　这就是学者之间非同一般的慷慨仗义之处。

洛图恩迪亚斯　您是卡塔卢尼亚的荣誉！

封塔纳雷斯　（走上前）刚才我忍着内心的痛苦默默地眼看一件本应获得成功的作品竟然贱价出售……（人群发出了低声议论）但这太过分了。唐·拉蒙，如果您猜到，且不说您知道，现在已经东丢西散的部件有什么用途，您一定会用您全部财产把它们买下来的。

唐·拉蒙　年轻人，我同情您的不幸遭遇，但您要知道，您那部机械当时还不能运转，而我的经验便成了您必需的东西。

封塔纳雷斯　人穷百事哀，而其中最可怕的就是让世上的愚人能够对别人肆意诽谤而洋洋自得。

洛图恩迪亚斯　你处在今天这样的地位还敢来侮辱一位久经考验的学者，难道不害臊吗？假如当初我把女儿给了你，

① 意即被吊死。

那我会落到什么地步呢？你会很快地使我非沿街要饭不可，因为你已经把一万西昆吃得一点不剩！不是吗？西班牙大贵族今天可成了小人物了。

封塔纳雷斯　我真可怜您。

洛图恩迪亚斯　这有可能，但我可不羡慕你，因为法庭有权随时要你的脑袋。

唐·拉蒙　您就让他去吧，您看不出来他已经疯了？

封塔纳雷斯　先生，还没疯到相信0＋0是一个二项式。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唐·弗雷戈塞，法奥斯蒂娜，阿瓦洛罗斯，萨尔比。

萨尔比　咱们来得太晚，拍卖已经结束……

唐·弗雷戈塞　王上一定会后悔相信了一个江湖骗子。

封塔纳雷斯　老爷，江湖骗子？几天之后，您可以叫人砍我的脑袋，您杀我可以，但别诬蔑我：因为您地位太高，这样做有失身分。

唐·弗雷戈塞　您祸到临头还斗胆胡说。您忘了巴塞罗那的法官把您看作是盗窃洛图恩迪亚斯东西的同谋犯这件事了吧？您仆人的潜逃证明了确有此事，而您本人只是由于夫人的恳求才没有被逮捕。

〔他指了指法奥斯蒂娜。

封塔纳雷斯　阁下，我的仆人过去可能犯过错误，但自从他把自己和我的命运连在一起以后，他的生命便在我的考验之火中得到了净化。我以名誉担保，他是清白的。他向马蒂厄·马吉斯兜售时被没收的钻石是玛丽·洛图恩迪亚斯自动给他的。玛丽曾经想把这些钻石赠与我，但我拒绝接受。

法奥斯蒂娜　穷得真有骨气！真可谓百折不挠。

萨尔比　那么，对您祖父，这个威尼斯海军造船厂的冒牌总管的复活，您又如何解释呢？因为不幸的是，夫人和我，我们认识造船厂的真总管。

封塔纳雷斯　我叫我的仆人故意作此打扮，好让他和唐·拉蒙谈论科学和数学。洛图恩迪亚斯大人会告诉您，那位卡塔卢尼亚的学者和基诺拉谈得非常投机。

摩尼波迪奥　（向基诺拉）他完了！

唐·拉蒙　我要……提笔上诉。

法奥斯蒂娜　唐·拉蒙，您别生气，一个人感觉到要跌进深渊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把一切都拽下去。

洛图恩迪亚斯　多么可恶的性格！

封塔纳雷斯　夫人，在死以前，我必须把真相告诉将我们推进深渊的人！（向唐·弗雷戈塞）大人，王上曾经向我保证过一定能得到巴塞罗那他手下人的保护，但我遇到的只是仇恨！啊！天下的大人物，有钱人，你们手里都有一定的权力，为什么你们要把权力变成新思想的障碍呢？难道是天理命令你们去嘲弄，去羞辱你们不久以后必将崇拜

的东西吗？如果我平庸卑下，阿谀奉承，我早就功成名就了！你们迫害我，就是迫害人类身上最高贵的品质、人类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劳动的庄严、使人去建功立业的上天的启迪，还有……爱情，当人在凛冽寒风般的嘲笑下即将锐气全消的时候，能重新点燃其勇气之火的这一人类的信念。啊！如果你们好事做不好，反过来，坏事一定能做得更坏！我不说了……你们不值得我生气。

法奥斯蒂娜　（上前一步，旁白）噢，我差点要对他说我爱他。

唐·弗雷戈塞　萨尔比，叫警官们向前，抓住基诺拉的同党。

〔众人鼓掌，几个声音高喊：好。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玛丽·洛图恩迪亚斯。

〔警官们正要抓封塔纳雷斯的时候，玛丽在一名僧侣和两位修女的陪伴下，穿见习修女的装束出现。

玛丽　（向总督）大人，我刚刚知道，我本意想帮助封塔纳雷斯，使他不致成为他敌人的众矢之的，结果却害了他。但是，我已经被允许说明真相。是我亲手把我的宝石和个人的积蓄交给了基诺拉。（洛图恩迪亚斯闻言一震）父亲，宝石和积蓄是我自己的，愿上帝保佑您有朝一日不会因自己的糊涂而感到后悔。

基诺拉　（脱下大氅）噢，我可以轻松地出口气了！

封塔纳雷斯　（向玛丽单膝下跪）谢谢，我光辉而纯洁的心上人，通过您，我把命运托付给了上天，从上天汲取希望和信念。您刚才挽救了我的名誉。

玛丽　难道不也是我的名誉？光荣终究会来临的。

封塔纳雷斯　可惜啊！我的作品已经分散落入数百个悭吝人的手，不给与原价相等的黄金，他们是不肯还回来的。这样，我们负的债便要加倍，而且不再能如期竣工。一切都完了。

法奥斯蒂娜　（向玛丽）您如做出牺牲，他便能得救。

玛丽　父亲，还有您，萨尔比伯爵，怎么样？（旁白）我万死不辞！（高声地）你们同意提供封塔纳雷斯大人事业成功所必需的一切吗？为此，我愿意服从您，父亲。（向法奥斯蒂娜）我愿意牺牲，夫人！

法奥斯蒂娜　您太崇高了，我的天使。（旁白）我终于摆脱她了！

封塔纳雷斯　您住口，玛丽！我宁可斗争，冒斗争的风险，我宁愿死，也不愿这样失掉您。

玛丽　难道您爱我胜于荣誉？（向总督）大人，请您叫人把我的宝石还给基诺拉。我将高高兴兴地回修道院：我不属于他，就属于上帝！

洛图恩迪亚斯　难道他有魔法不成？

基诺拉　这个姑娘使我对女人恢复了爱心。

法奥斯蒂娜　（向萨尔比、总督和阿瓦洛罗斯）难道咱们制服不了他？

阿瓦洛罗斯　我去试试。

萨尔比　(向法奥斯蒂娜)还有希望。(向洛图恩迪亚斯)把您的女儿领回家吧,她很快便会听您话的。

洛图恩迪亚斯　但愿如此!来吧,女儿。

〔洛图恩迪亚斯、玛丽及其随从、唐·拉蒙与萨尔比下。

第　四　场

〔法奥斯蒂娜,唐·弗雷戈塞,阿瓦洛罗斯,封塔纳雷斯,基诺拉,摩尼波迪奥。

阿瓦洛罗斯　我仔细研究过您,年轻人,您有伟大的性格,铁一般的性格。而铁永远能够克金。让我们开诚布公地携起手来吧。我替您还债,并把刚才卖出去的东西赎回来,我给您和基诺拉五千金埃居。而且据我看来,总督大人一定愿意忘记您的唐突。

封塔纳雷斯　如果我在痛苦之中对您有失尊敬,大人,务祈您原谅。

唐·弗雷戈塞　够了,先生。唐·弗雷戈塞绝不见怪。

法奥斯蒂娜　好极了,大人。

阿瓦洛罗斯　好,年轻人,雨过天晴,现在您万事俱备了。来,让我们一起实践您向王上许下的诺言吧。

封塔纳雷斯　先生,我只有一个理由相信命运,那就是,我将来能娶玛丽·洛图恩迪亚斯吗?

唐·弗雷戈塞　您在这个世界上只爱她一人？

封塔纳雷斯　只爱她一人！

〔法奥斯蒂娜和阿瓦洛罗斯彼此耳语。

唐·弗雷戈塞　你以前从未告诉过我。相信我好了，年轻人，我一定赤诚相待。

摩尼波迪奥　他们已经达成协议，咱们完了。我要带着发明逃到法国去。

第　五　场

〔基诺拉，封塔纳雷斯，法奥斯蒂娜，阿瓦洛罗斯。

法奥斯蒂娜　（向封塔纳雷斯）既然这样，我也不记前仇了，我要举行一个宴会，您来吧，我们大家会共同想办法，使您获得成功。

封塔纳雷斯　夫人，您的第一次恩典便内藏陷阱。

法奥斯蒂娜　如同给人类带来发明的所有了不起的幻想家一样，您既不了解上流社会，也不了解女人。

封塔纳雷斯　（旁白）我只有一星期的时间了。（向基诺拉）我要利用利用她……

基诺拉　就像利用我一样！

封塔纳雷斯　我去，夫人。

法奥斯蒂娜　为此，我应当感谢基诺拉。（递给基诺拉一个钱袋）拿着。（向封塔纳雷斯）回头见。

第六场

〔封塔纳雷斯，基诺拉。

封塔纳雷斯 这个女人像冬天的太阳一样阴险。啊！我恨自己倒霉，尤其是太轻信她了。难道有些道德是必须摒弃的吗？

基诺拉 先生，怎能不信任一位一语值千金的女子呢？她爱你，仅此而已。难道你的心胸狭窄到连两个爱人都放不下了？

封塔纳雷斯 算了吧！玛丽是希望之神，她重又温暖了我的心。对，我非成功不可。

基诺拉 （旁白）摩尼波迪奥不在了。（高声地）先生，和一位像布朗卡多里夫人那样容易和好的人言归于好是非常容易的。

封塔纳雷斯 基诺拉！

基诺拉 先生，您真使我失望！难道您想用忠贞而缺乏头脑的爱情去战胜阴险但却出于理智的爱情吗？我需要布朗卡多里夫人的信任去摆脱居心叵测、使我不胜其烦的摩尼波迪奥。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到，我保您一定成功，那时候，您便可以娶玛丽为妻了。

封塔纳雷斯 那通过什么办法呢？

基诺拉 这个嘛，先生，如果爬上一个像您一样目光看得很远

的人的肩膀，就能看得比他更远。您是发明家，而我却是个智多星。您把我救出……这您知道！而我，我要将您从嫉妒和贪婪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人的身分各有不同。这里有金子，来，把您自己穿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现在您正处于胜利的前夕。不过，一旦成功，请您对布朗卡多里夫人和气一点。

封塔纳雷斯　基诺拉，至少你要告诉我怎么啦？

基诺拉　不，先生，如果您知道我的秘密，一切就都完了，您很有才华，但又和小孩子一样单纯。

〔两人下。

〔舞台换景，出现布朗卡多里夫人的客厅。

第七场

〔法奥斯蒂娜。

法奥斯蒂娜　（独白）我十四个月来用尽一切努力去创造的时刻终于来了。用不了多久，封塔纳雷斯就会明白，他将永远失去玛丽。阿瓦洛罗斯、萨尔比和我，我们骗过了天才，使他在进行试验的前夕两手空空。啊！如同我们期望一样，他现在是属于我的了。但人的心理能从鄙视回复到爱情吗？不，永远不会。唉，他不知道，一年以来，我一直是他的敌人，而现在，倒霉的事发生了，他一定会恨我的。恨不是爱的对立面，而是爱的反面。他将会知道一切，他

恨我是我自找的。

第 八 场

〔法奥斯蒂娜，帕库伊塔。

帕库伊塔　夫人，您的命令摩尼波迪奥已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洛图恩迪亚斯小姐此刻已从她的伴娘那里知道了封塔纳雷斯大人今晚将会遭遇到的危险。

法奥斯蒂娜　萨尔比该已经到了，去告诉他，我有话要和他说。

〔帕库伊塔下。

第 九 场

〔法奥斯蒂娜。

法奥斯蒂娜　（独白）咱们得把摩尼波迪奥支开！基诺拉担心他已奉命要除掉封塔纳雷斯；仅仅这点担心便已经叫人受不了。

第 十 场

〔法奥斯蒂娜，唐·弗雷戈塞。

法奥斯蒂娜　先生，您来得正是时候，我想求您一件事。

唐·弗雷戈塞　您应该说想赐我一个恩典。

法奥斯蒂娜　两个小时以后，摩尼波迪奥不应在巴塞罗那，甚至也不应在卡塔卢尼亚。您把他派往非洲吧。

唐·弗雷戈塞　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啦？

法奥斯蒂娜　什么也没有。

唐·弗雷戈塞　那为什么？……

法奥斯蒂娜　因为……您明白吗？

唐·弗雷戈塞　我遵命。（提笔书写）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萨尔比。

法奥斯蒂娜　表弟，您没有立即与玛丽·洛图恩迪亚斯完婚的各种必要证件吗？

萨尔比　我已经托人把婚书准备好了。

法奥斯蒂娜　好吧，通知多明我修道院说，您已经得到那位有钱的千金小姐的同意，今晚十二点娶她为妻。她一切都会接受的，只要她一旦看见（低声向萨尔比）封塔纳雷斯身陷囹圄。

萨尔比　我明白，只要来将他拘捕就是了。现在，我的前程是坚不可摧了！这……全靠您鼎力相助。（旁白）女人的仇

恨能化作多大的力量啊！

唐·弗雷戈塞　萨尔比，叫人立刻执行这道命令，不得有误。

〔萨尔比下。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除萨尔比。

唐·弗雷戈塞　还有咱们两人的婚事怎么样？

法奥斯蒂娜　大人，我的前途全取决于这次宴会：今晚我就把我的决定告诉您。（封塔纳雷斯上）（旁白）噢，他来了。（向唐·弗雷戈塞）假如您爱我，就请您先走开一会儿。

唐·弗雷戈塞　让您单独和他一起？

法奥斯蒂娜　我要这样！

唐·弗雷戈塞　归根结底，他只爱他的玛丽·洛图恩迪亚斯。

第十三场

〔法奥斯蒂娜，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　夫人，您的府邸足可与西班牙国王辉煌的宫殿媲美，而且陈设气派，俨若王侯。

法奥斯蒂娜　您听着，亲爱的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　亲爱的？……噢，夫人，您教会了我对这些字眼

要持怀疑态度！

法奥斯蒂娜　您将会了解，曾经被您骂得体无完肤的女人到底是怎么一种人。此刻您正大祸临头。萨尔比与您作对，目前他正这么做，是执行一位可怕的权威人士的命令，而这个宴会，如果没有我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犹大之吻①。刚刚有人告诉我，当您走出去的时候，也可能就在这里，您将被逮捕入狱，审讯马上开始……没完没了。难道在您剩下的这一夜，您能够重新修理好您失去的那艘船吗？至于您的作品，想重新开始是不行了。我想拯救您，您和您的名声，您和您的前途。

封塔纳雷斯　您！您准备怎么做？

法奥斯蒂娜　阿瓦洛罗斯把他的一艘船交给我使用，摩尼波迪奥给了我一批他手下最优秀的走私贩子；咱们到威尼斯去吧，威尼斯共和国会册封您为贵族，会给您十倍于西班牙答应给您的金子……（旁白）他们还不来。

封塔纳雷斯　那玛丽呢？如果咱们把她劫走，我便相信您。

法奥斯蒂娜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您还想她。如果您还迟疑，咱们可能就都完了。

封塔纳雷斯　咱们？……夫人。

---

① 据圣经故事，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耶稣，带领法利赛人冲进客西马尼园，并以亲吻耶稣为暗号，一齐动手。耶稣于是被擒，死于十字架上。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萨尔比。

〔各门均出现卫兵。一位宫廷法官趋前。

萨尔比　请您执行任务！

宫廷法官　（向封塔纳雷斯）我以国王的名义逮捕您。

封塔纳雷斯　死期到了！……幸运的是，我的秘密将随着我一起去见上帝，而我的爱情将伴我长眠。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玛丽，洛图恩迪亚斯。

玛丽　别人的话果然没错，您已经落入仇家之手！亲爱的阿尔丰索，让我代您去死吧，而这又是怎样一种死法啊！朋友，上天嫉妒人间美满的爱情，它通过我们称之为命中注定的残酷事态告诉我们，只有在上帝身旁才有幸福。你……

萨尔比　小姐！

洛图恩迪亚斯　女儿！

玛丽　你们让我此刻自由，而这正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将履行诺言，请你们也言而有信。至于你，你是了不起的

发明家，你有你伟大的义务，为你崇高的、现在已成为合法的理想而奋斗。这场斗争将耗费你整整的一生，而萨尔比伯爵夫人将缓慢而寂寂无闻地在自己家中的四壁高墙之间了此残生……父亲，还有您，伯爵，咱们已经说好了，作为我服从的代价，卡塔卢尼亚总督府须给予封塔纳雷斯大人一年的宽限去完成他的实验。

封塔纳雷斯　玛丽，要我没有你，一个人生活？

玛丽　和你的刽子手一起生活！

封塔纳雷斯　我非死不可，再见。

玛丽　你不是曾经向西班牙国王，向全世界庄严许诺吗！（低声地）必须成功！然后咱们一起死。

封塔纳雷斯　不要委身于他，我答应你了。

玛丽　父亲，履行您的诺言吧。

法奥斯蒂娜　我胜利了！

洛图恩迪亚斯　（低声地）可恶的登徒子！（高声地）这里是一万西昆。（低声地）无耻之徒！（高声地）我女儿整整一年的收入。（低声地）该死的混蛋！（高声地）这张支票上有一万西昆，阿瓦洛罗斯大人会如数给您的。

封塔纳雷斯　可是，夫人，总督同意这样的安排吗？……

萨尔比　您曾经公开谴责卡塔卢尼亚总督不执行西班牙国王的承诺，下面是总督的回答：（掏出一张纸）这是一道命令，内容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暂时中止您的债权人对您的一切起诉，并给您一年的时间去完成您的事业。

封塔纳雷斯　我遵命。

洛图恩迪亚斯　他遵命了！来吧，我的女儿，大家都在多明我教堂等着咱们哩，主教大人还要莅临观礼呢。

玛丽　好快啊！

法奥斯蒂娜　（向帕库伊塔）快去，他们婚礼一完就回来告诉我。

第十六场

〔法奥斯蒂娜，封塔纳雷斯。

法奥斯蒂娜　（旁白）他站在那里，仿佛前临深谷，后有群虎追逐。（高声地）为什么您不像您思想那样伟大呢？难道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

封塔纳雷斯　嗳，夫人，您以为男人能够从心里掏出这样一种爱情，像拔剑出鞘一样容易吗？

法奥斯蒂娜　有一个女人爱您，愿意为您效劳，这我理解。但是，对您来说，爱就等于放弃，放弃所有最伟大的人物永远追求的一切：荣誉，名声，钱财，还有比这一切更高的东西……凌驾在反叛民众之上的君主地位，即天才的统治地位。这就是摆在您面前的恺撒①、吕居吕斯②、路德等人的世界！……而您却偏偏在自己和这一美妙世界之

① 恺撒（公元前100—44），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执政官，武功彪炳，深得人民爱戴，曾征服高卢，著有《高卢战纪》。

② 吕居吕斯（约公元前106—57），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大将，以战功著称。

间硬放进一种阿尔卡拉的大学生①才有的爱情。您生来是巨人，却肆意把自己变成侏儒。但天才人物在所有女人当中一定会选择一个专门为他而创造的女人。这个女人在世人眼中应该是一位王后，而对他来说，则是一个女仆，像生活中的机遇那样会随机应变，在痛苦中仍能保持乐观，无论在逆境或者顺境都能预见未来，能宽恕主人任性的行为，有阅历，了解世途的险恶，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如有必要，能够拉过凯旋的战车之后，自己才坐上去……

封塔纳雷斯　您画出了她的形象。

法奥斯蒂娜　谁的形象？

封塔纳雷斯　玛丽的。

法奥斯蒂娜　这孩子能保护你吗？她猜到谁是她情敌了吗？让你被人击败的女人有资格拥有你吗？一个此刻正任由别人牵着一步步走向祭坛，准备委身于人的女孩子……换了我，我早已死在你面前了！再说，她委身给谁呢？给奉命使你的事业功败垂成的死敌。

封塔纳雷斯　怎能不忠于这种取之不竭的爱情呢？她曾经三次赶来援助我，拯救我。她没有办法，只好挺身去承受苦难，一只手自戕牺牲，另一只手却递给我这个，（出示支票）也就是我的名誉、王上的器重，全世界的赞美。

〔帕库伊塔上，向法奥斯蒂娜作手势后下。

法奥斯蒂娜　（旁白）好了，她现在已经是萨尔比伯爵夫人了！

---

① 阿尔卡拉，西班牙马德里省一城市，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故乡。一五〇八年红衣主教西斯涅罗斯曾在此设立一所大学。

（向封塔纳雷斯）你的生命，你的荣誉，你的前途，你的名声终于都在我手里了，玛丽再也隔不开咱们了。

封塔纳雷斯　咱们？咱们？

法奥斯蒂娜　别反驳我了，阿尔丰索！我已经征服了你的一切，不要拒绝我的爱情，你永远也找不到比我更忠贞，更顺从，而且更聪明的人了。总之，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伟大人物。

封塔纳雷斯　您如此放肆实在使我震惊。（把支票一扬）但有了这笔钱，我仍然是我命运的唯一主人。当王上看到了我的作品及其效用的时候，他一定会取消这桩用暴力促成的婚事。我热爱玛丽，因而甘心等待。

法奥斯蒂娜　封塔纳雷斯，我之所以如此爱您，也许就是由于您具有这种令人心醉的赤子之心，那是天才的标记……

封塔纳雷斯　她一笑我便浑身发凉。

法奥斯蒂娜　那些金子，您拿着了吗？

封塔纳雷斯　在这儿。

法奥斯蒂娜　如果您要取这笔钱，我会让您拿到手吗？明天，您会发现，所有您的债权人都会来索取您欠他们的这笔款子。没有金子，您能干什么呢？您的斗争便要重新开始！但是，傻孩子，您的作品并没有散失，都在我手里：马蒂厄·马吉斯是我的人，他是买主，你的作品就在我府里，我的脚下。我是唯一不会偷你名誉和金钱的人，如果偷，不就等于偷我自己吗？

封塔纳雷斯　怎么，是你，可恶的威尼斯女人！……

法奥斯蒂娜　对……自从你骂过我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一手安排：马吉斯与萨尔比，还有你的债权人、金太阳旅店老板和那群工人！但在这虚假的仇恨之中包含着多少爱情啊！我心爱的苦人儿呀，难道你在睡梦之中，没有被我在欣赏你的时候从我眼睛里滴下的悔恨的泪珠惊醒吗？

封塔纳雷斯　不，你不是一个女人……

法奥斯蒂娜　噢，一个爱得这么深的女人何止是女人而已。

封塔纳雷斯　……既然你不是女人，我可以把你杀掉。

法奥斯蒂娜　只要是用你的手！（旁白）他恨我！

封塔纳雷斯　我正在寻找……

法奥斯蒂娜　是否我能找到的东西？

封塔纳雷斯　……与你的罪恶一样重的刑罚。

法奥斯蒂娜　难道有对付一个钟情女子的刑罚？你考验我好了，来呀！

封塔纳雷斯　你爱我，法奥斯蒂娜，难道我真是你整个的生命？我的痛苦真的也是你的痛苦吗？

法奥斯蒂娜　你痛苦，我会千倍地痛苦。

封塔纳雷斯　如果我死，你也会死……那好吧，尽管你的生命抵不上我刚刚失去的爱情，我的命运已定。

法奥斯蒂娜　啊！

封塔纳雷斯　我将毫不反抗地等待被捕那一天的到来。那时候，玛丽和我的灵魂将一起归天。

法奥斯蒂娜　（扑到封塔纳雷斯脚下）阿尔丰索，你不答应我

我就永不起来……

封塔纳雷斯　卑鄙无耻的女人，别缠着我。

〔他把法奥斯蒂娜推开。

法奥斯蒂娜　您在公共场所曾经当众说过：今天被人诟骂的人日后必将被人钟爱。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唐·弗雷戈塞。

唐·弗雷戈塞　可恶的工匠！我之所以不一剑刺透你的心脏，是想要你为这种侮辱付出更大的代价。

法奥斯蒂娜　唐·弗雷戈塞！我爱这个人：不管他把我当做他的奴隶还是他的妻子，我的爱情都应该成为他的护卫。

封塔纳雷斯　大人，要进行新的迫害？我将十分高兴。您就打我一千下好了。她说了，每一下在她心里都变成好几下。来吧！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基诺拉。

基诺拉　先生！

封塔纳雷斯　你？难道你也来出卖我？

基诺拉　摩尼波迪奥带着一大堆嘱托坐船到非洲去了。

封塔纳雷斯　然后呢？

基诺拉　我们借口为了盗窃你的成果，两个人制造、出钱雇人造了一部机器，藏在一个地窖里。

封塔纳雷斯　啊！一个真正的朋友往往能使人绝处逢生。（拥抱基诺拉）（向唐·弗雷戈塞）大人，请您写信告诉王上，同时在港口修建一座能容纳两千观众的大看台；十天以后，我将实现我的诺言，全西班牙都将会看到一艘以蒸汽驱动的船劈风斩浪地前进。等暴风雨来临，我将驾驶这条船在海上驰骋。

法奥斯蒂娜　（向基诺拉）你制造了一艘……

基诺拉　不，两艘，以防万一。

法奥斯蒂娜　那你使用了哪些魔鬼？

基诺拉　约伯① 的三个孩子：沉默，耐心和毅力。

第十九场

〔法奥斯蒂娜，唐·弗雷戈塞。

唐·弗雷戈塞　（旁白）她虽可恨，但我依然爱她。

---

① 约伯，《旧约·约伯纪》中的主人公。原系巨富，上帝为考验他，让他一贫如洗，受尽折磨。约伯以无限的耐心接受考验，最后上帝终于赐福于他。在《约伯纪》中，魔鬼撒旦被描写为上帝的侍从之一，专司秉承上帝意旨察看世人、考验世人之职。

法奥斯蒂娜　我想报仇，您愿助我一臂之力么？

唐·弗雷戈塞　好，咱们毁掉他。

法奥斯蒂娜　噢！您仍然爱我！

唐·弗雷戈塞　唉！经过这场风波之后，您能成为弗雷戈塞侯爵夫人吗？

法奥斯蒂娜　噢，如果我愿意的话……

唐·弗雷戈塞　我可以替我自己作主，但永远不能为我的祖先作主。

法奥斯蒂娜　有限度的爱情能算是爱情吗？再见了，大人，我自己报仇。

唐·弗雷戈塞　亲爱的法奥斯蒂娜！

法奥斯蒂娜　亲爱的？

唐·弗雷戈塞　对，非常亲爱，现在如此，永远如此！从这一刻起，我弗雷戈塞只不过是个可怜的老头儿，可惜的是，要靠那个可怕的工匠来替我报仇雪恨了。我本人的生命已经结束。不要把我心甘情愿送给您的油画还给我。（旁白）她很快便需要这些油画了。（高声地）这些画将会使您想起您曾经要弄过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知道被耍弄，而且原谅您，因为在他的爱情当中也包含着父爱的成分。

法奥斯蒂娜　如果我不是正在火头上，说真的，唐·弗雷戈塞，您的话一定会使我感动，但是，要使我们掉眼泪，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时刻才行。

唐·弗雷戈塞　直到最后一刻，我所作的一切，甚至我的遗

嘱，都是不合时宜的。

法奥斯蒂娜　好了，我的朋友，尽管我不爱您，但您感人肺腑的临别赠言也许会赢得我的心，使我以身相许，因为，您要知道，我仍然可以成为一个高贵而有身分的女人。

唐·弗雷戈塞　啊！请你们听听这一回头向善的乐章，千万别闭上双眼朝深渊走去。

法奥斯蒂娜　您看见了，我还是可以成为弗雷戈塞侯爵夫人的。（大笑下）

第二十场

〔唐·弗雷戈塞。

唐·弗雷戈塞　（独白）老年人没心肝完全是有道理的。

第五幕

〔舞台出现巴塞罗那市府大厦的平台，两边排列着一幢幢小楼。平台面向大海，舞台深处，是一个高耸的阳台。大海在望，港内帆樯如林。演员可从左右两边出场。

〔观众右面有一张大扶手椅，几把普通椅子和一张桌子。

〔传来一阵阵群众的欢呼声。

〔法奥斯蒂娜靠着阳台，凝视着汽船。洛图恩迪亚斯在左，显得目瞪口呆，唐·弗雷戈塞在右，身旁的文书正在作试验的纪录。舞台正中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第一场

〔洛图恩迪亚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唐·弗雷戈塞。

唐·弗雷戈塞　我完了，破产了，名誉扫地！去跪在王上脚下请罪，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

洛图恩迪亚斯　我为了买贵族的头衔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我儿子在弗朗德勒中埋伏身亡，我的女儿也命在旦夕。她的丈夫，鲁西荣[1]的地方官不愿让她观看封塔纳雷斯这个魔鬼的成功场面。她说对了，我盲从附和，将来一定后悔。

大法官　（向唐·弗雷戈塞）宗教裁判所已经为您向王上请功，派您到秘鲁做总督，您可以在那边恢复您的家业。但您必须把事情做到底：咱们要消灭这个发明家，扼杀这种有害的发明。

唐·弗雷戈塞　怎么？难道我不应该服从王上的旨意吗？至少表面上要如此啊。

大法官　我们已经替您想好办法，使您既听命于宗教裁判所，又服从王上的旨意。您只消按我的吩咐去做。（向洛图恩迪亚斯）洛图恩迪亚斯伯爵，您以巴塞罗那市府首席法官的身分，代表全市，向唐·拉蒙颁赠金冠一顶，因为他的发明可以使西班牙取得海上霸权。

洛图恩迪亚斯　（惊讶地）颁赠予唐·拉蒙？

大法官与唐·弗雷戈塞　颁赠予唐·拉蒙。

唐·弗雷戈塞　您可以向他祝贺。

洛图恩迪亚斯　可是……

大法官　这是宗教裁判所的命令。

洛图恩迪亚斯　（单膝跪地）恕难从命！

唐·弗雷戈塞　您听见民众在喊什么吗？

---

① 鲁西荣即今之东比利牛斯省，濒临地中海。

〔有人高喊：唐·拉蒙万岁。

洛图恩迪亚斯　唐·拉蒙万岁。好极了！我作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活该报应。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唐·拉蒙，马蒂厄·马吉斯，金太阳旅店老板，科波卢斯，卡尔帕诺，埃斯特班，吉隆纳，以及全体民众。

〔全体出场人物与民众围成一个半圆，唐·拉蒙来到半圆中间。

大法官　我以西班牙、卡斯蒂耶和西印度群岛国王的名义，向您唐·拉蒙的卓越天才表示祝贺。

〔把唐·拉蒙引向扶手椅。

唐·拉蒙　归根结底，那人是手而我是头。事实虽在，思想为先。（向人群）在这样一个日子，谦虚对我以多少个不眠之夜才赢得的荣誉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我应该为成功感到骄傲。

洛图恩迪亚斯　我以巴塞罗那全城的名义，唐·拉蒙，荣幸地向您敬献这顶花冠，那是您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作为一项不朽发明的创造者所当之无愧的。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封塔纳雷斯。

〔封塔纳雷斯穿着一身被试验弄脏的衣服上。

唐·拉蒙　我拜领了……（瞥见封塔纳雷斯）条件是与曾经助我一臂之力的勇敢的工匠分享。

法奥斯蒂娜　多么谦虚呀！

封塔纳雷斯　是开玩笑吗？

众人　唐·拉蒙万岁！

科波卢斯　唐·拉蒙，我们以卡塔卢尼亚商人的名义请您接受这顶银冠，以表示我们对您的感谢，因为您的发明将给我们带来新的财源。

众人　唐·拉蒙万岁！

唐·拉蒙　看到商业界理解蒸汽的前途，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封塔纳雷斯　工人们，上前来。进来吧，人民的儿子，是你们的双手促成了我的事业，请以你们的汗水，你们的不眠之夜为我作证！只有我曾经把施工的模型交予你们，请你们说说，刚才大海所承认的权威出自何人之手，是我所创造，还是唐·拉蒙所创造？

埃斯特班　天啊！要不是唐·拉蒙，您早就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了。

马蒂厄·马吉斯　两年以前，我们和唐·拉蒙谈过，唐·拉蒙

恳求我资助这项实验。

封塔纳雷斯 （向唐·弗雷戈塞）大人，巴塞罗那的老百姓和仕绅们怎么都昏了头了？我听见欢呼声，跑来一看，大家都向唐·拉蒙致敬，但作品是我的，上面全是我光荣的标记。但我看见您纹丝不动，默许这种可耻的、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剽窃……（群众低声议论）是我一个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是我第一个向西班牙国王许下诺言，也是我一个人实践了这个诺言，可现在，我却看到唐·拉蒙这个无知之辈取代了我的位置！

〔群众低声议论。

唐·弗雷戈塞 我是个老年人，对科学的事不甚了了，只能看既成的事实。卡塔卢尼亚所有人都承认唐·拉蒙发明在先，而目前在场的人都声称，没有他，您本来寸步难行。我的责任是把这一切情况向西班牙国王陛下奏明。

封塔纳雷斯 发明在先！那么，证据呢？

大法官 证据在这儿！唐·拉蒙在其所属的一篇有关铸造大炮的论文里谈到了一项您师傅莱奥纳多·达芬奇称之为雷电的发明，并说可以用于航海。

唐·拉蒙 喂，年轻人，您读过我的论文么？……

封塔纳雷斯 （旁白）唉，若能报仇，我牺牲全部荣誉也在所不惜！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基诺拉。

基诺拉　先生，梨子本来很好，但现在里面有一条虫。

封塔纳雷斯　什么？……

基诺拉　不知怎的，从地狱里跑来了一个一心想报仇的摩尼波迪奥，现在他带着一群魔鬼就在船上，如果您不答应给他一万西昆，他便要把船弄沉。

封塔纳雷斯　（单膝跪下）啊，感谢你，我一直想征服的海洋，现在，我只有你作我的保护人了，你将为我保守秘密，直到永远。（向基诺拉）你想办法使摩尼波迪奥驶向茫茫大海，让他立即把船沉入海底。

基诺拉　啊，这样，咱们听清楚了？昏了头的是您还是我呢？

封塔纳雷斯　服从命令！

基诺拉　可是，我亲爱的主人……

封塔纳雷斯　这是你和我生命攸关的问题。

基诺拉　不明白也执行，我这样冒险还是生平第一次。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除基诺拉。

封塔纳雷斯　（向唐·弗雷戈塞）大人，咱们把究竟是谁发明在先的问题先放一放，因为这很容易判明。现在，倒是应该允许我从这场辩论中撤回我以脑袋保证这句话，而且请您不要拒绝在这份纪录上签字作证，因为这份纪录的内

容可以向我们的主人西班牙国王证明我无罪。

唐·拉蒙　这样说来，您承认我的权利了？……

封塔纳雷斯　您愿意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承认0＋0是一个二项式。

唐·弗雷戈塞　（与大法官商议了一阵以后）您的要求是合法的。这是符合规定的纪录，我们留下正本。

封塔纳雷斯　这样我就能活命了。你们所有在场的人，你们把唐·拉蒙看作是刚才当着二十万西班牙人的面用蒸汽行驶的那艘船真正的发明人。

众人　对……

〔基诺拉出现。

封塔纳雷斯　那好吧，既然唐·拉蒙创造了奇迹，他当然可以从头再来一次啰（众人听见一声巨响）；奇迹已经不存在了。这样大的威力并非没有危险的，而正当唐·拉蒙领取报酬的时候，这种他所没有料到的危险就爆发了。（外面喊声大作。众人回到阳台，向大海的方向眺望）我报仇了！

唐·弗雷戈塞　王上该怎么说呢？

大法官　法国正遍地烽火，荷兰造反，加尔文① 把欧洲闹得鸡犬不宁，王上已应接不暇，焉能再顾得上一条船。又是这项发明，又是改革，两者一齐来，真是太多了。各国民众贪

① 加尔文（1509—1564），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教派创始人，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因主张宗教改革，被迫流亡瑞士。在他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了神权合一的共和国和宗教改革的中心，加尔文教派在全欧广泛流传。

得无厌，咱们还是能躲一时是一时吧。

第 六 场

〔基诺拉，封塔纳雷斯，法奥斯蒂娜。

法奥斯蒂娜　阿尔丰索，我把您害得好苦啊！

封塔纳雷斯　玛丽死了，夫人：我再也不知道好和坏这两个字的含义了。

基诺拉　这才是个男子汉。

法奥斯蒂娜　请您原谅，对您今后的前途，我愿鼎力相助。

封塔纳雷斯　原谅！这个字眼早已从我心里抹去。有些境遇使人心碎，有些却使人变得心如铁石。不久之前，我还是二十五岁，可今天，因您之故，我仿佛已年近半百。您使我失去了一个世界，您应该给我另外一个……

基诺拉　啊！我们转向政治怎样？

法奥斯蒂娜　我的爱情，阿尔丰索，不就是一个世界了么？

封塔纳雷斯　对，因为你是一件了不起的破坏和毁灭的工具。现在，我要用你去降服直到目前为止所有挡我去路的人：我要你，并不是做妻子，而是做奴隶，你得伺候我。

法奥斯蒂娜　甘愿无辞。

封塔纳雷斯　但是没有希望回头的啊……你知道，我这里有如铁石（拍自己心口）。你告诉了我世界是什么！啊！这个世界是惟利是图、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和背信弃义的世

界，现在，咱俩走吧！

基诺拉　先生！

封塔纳雷斯　怎么了？

基诺拉　我算一个吗？

封塔纳雷斯　你，你是惟一在我心中尚有一席之地的人。咱们三个人，一起去……

法奥斯蒂娜　哪里？

封塔纳雷斯　法国。

法奥斯蒂娜　事不宜迟，咱们走吧。我了解西班牙，人们大概正在考虑要处死您哩。

基诺拉　基诺拉的妙计已经深沉水底，请原谅我们的错误，将来在巴黎，我们一定会干得比这一次好得多。毫无疑问，我相信，地狱里处处都有了不起的发明。

——剧终

张冠尧 译

帕梅拉·吉罗

五 幕 剧

一八四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巴黎
快活剧院首次上演

人　　物

德·费尔比将军

杜普雷　律师

卢梭先生

于勒·卢梭　前者之子

约瑟夫·比内

吉罗老爹

一位高级官员

安东尼　卢梭之家丁

帕梅拉·吉罗

布罗卡之遗孀

卢梭夫人

吉罗夫人

朱斯蒂娜　卢梭夫人之侍婢

警察局长一人

预审法官一人

警察若干人

宪兵若干人

第　一　幕

〔舞台布置为一阁楼，兼作卖花女之作坊。幕启，帕梅拉在干活，约瑟夫·比内闲坐着。阁楼一直延伸到舞台尽头。右面是门，左面有一壁炉。阁楼不高，窗旁靠里幕布处仅可容一人躬身站立。

序　　幕

第　一　场

〔帕梅拉，约瑟夫·比内，于勒·卢梭。

帕梅拉　约瑟夫·比内先生。

约瑟夫　帕梅拉·吉罗小姐。

帕梅拉　难道您想我恨您？

约瑟夫　我认了！如果这是爱的开始……您就恨我吧！

帕梅拉　原来这样，咱们讲讲道理吧。

约瑟夫　难道您不愿意我向您倾诉我是多么爱您么？

帕梅拉　唉，既然您逼我，我就干脆告诉您，我不愿做一个壁毯店小伙计的老婆。

约瑟夫　难道必须做了皇帝或者诸如此类的人才配娶一个卖花女为妻吗？

帕梅拉　那倒不是……总得人家爱您才行，可是我一点也不爱您。

约瑟夫　一点也不爱！可我一直以为爱只有一种表示。

帕梅拉　是啊……不过，不爱却有多种方式表示。我不爱您，但您依然可以做我的朋友。

约瑟夫　是吗？

帕梅拉　您可以使我觉得您无足轻重……

约瑟夫　哦？

帕梅拉　您可以使我觉得您可恨！……但现在，您却令我讨厌，这就更糟了！

约瑟夫　我令她讨厌！可是她要我干什么我都拚着命去干。

帕梅拉　如果我要您干什么您就干什么，那您就别待在这里。

约瑟夫　如果我走开……您会稍稍爱我一点么？

帕梅拉　那当然，因为只有您不在的时候我才爱您！

约瑟夫　如果我再也不来呢？

帕梅拉　那我才高兴哩。

约瑟夫　我的上帝！我是壁毯店老板摩莱尔最得力的伙计，将来可能发迹，为什么偏偏爱上这位姑娘呢？不……我已经决定干这一行……我做梦也想得到她……简直如醉如痴。如果我叔父知道就坏了！……可是巴黎的女人有

的是，帕梅拉小姐，您到底是什么人，如此目空一切？

帕梅拉　我父亲是个可怜的裁缝，穷极潦倒当了门房。我日忙夜忙，赚的钱仅够生活……也就凑合活着罢了……我只能逛逛热尔韦公园，采采丁香。当然，我承认摩莱尔先生最得力的伙计经济条件绝对比我好……我不愿意嫁到一个娶了我会觉得委屈的人家……像比内那样的家庭！

约瑟夫　可是，帕梅拉，我亲爱的小美人儿，这十天八天您怎么了？十天前，我每晚都来，给您剪叶片，作玫瑰的梗，雏菊的心。咱们聊天，有时候一起去听音乐剧掉掉眼泪……您叫我好约瑟夫，我亲爱的约瑟夫……总之，我成了您心目中的丈夫……突然间……得！什么都不是了。

帕梅拉　您快走吧……这里既不是大街，也不是您家里。

约瑟夫　好吧，小姐，我走就是……我走了！我去门房和吉罗大婶聊聊。她，她巴不得我进入她的家庭，她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帕梅拉　那好，别进入她的家庭，只进她的门房吧，约瑟夫先生！去和我母亲聊天吧，去吧！……（约瑟夫下）他也许能缠住他们，好让阿道尔夫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上来。阿道尔夫·杜朗！多漂亮的名字！简直就是半部小说！还有，多漂亮的小伙子！总之，这半个月来真把人折磨死了……我知道自己有点姿色，但我认为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好看。他准是位艺术家，一名职员！不管他是什么，我喜欢他，他真有气派！可是，如果他的脸蛋是骗人的，

如果他是坏人……因为他刚刚那么神秘地派人送来的这封信……(把信从胸衣内掏出来，念道)“今晚等我，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如有可能，别让人看见我进来；这对我是性命攸关的事，我的环境十分险恶，您知道吗！……阿道尔夫·杜朗。”用铅笔写的。是他性命攸关的事……真叫我大惑不解……

约瑟夫　(转回来)就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心里想：为什么帕梅拉……

〔于勒上场。

帕梅拉　噢！

约瑟夫　什么？

〔于勒不见了。

帕梅拉　我似乎看见……我好像听见上面有点声响！您去看看上面顶楼，也许有人藏在上面！您害怕吗，您？

约瑟夫　不害怕。

帕梅拉　那么，上去，搜查一下！否则我会整夜都心惊胆颤的。

约瑟夫　我这就去……您要我上房顶都行。

〔从左面一道小门登上顶楼。

帕梅拉　(送他登楼)去吧。(于勒上)噢，先生，您要我扮演的角色真不容易。

于勒　您救了我的命，也许您不会感到后悔的！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

〔吻她的双手。

帕梅拉　我知道，您对我说过。但是，您的所作所为……

于勒　就像对待一个轻浮女子一样。

帕梅拉　您写信給我……而这封信去掉了我的一切安全保障……我不知道您是谁，也不知道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约瑟夫　（在外面喊）小姐，我到顶楼了……我查看了房顶。

于勒　他要回来了……我往哪儿藏？

帕梅拉　您可不能留在这儿！

于勒　帕梅拉，您想害我吗？

帕梅拉　他来了！快……那儿！……

〔把他藏在顶楼。

约瑟夫　（返回）小姐，您不是一个人吧？

帕梅拉　不是……因为有您在这儿。

约瑟夫　我刚才好像听见有男人的声音。这声音现在上去了！

帕梅拉　得了！也许还下去了哩……您到楼梯看看。

约瑟夫　这！我有把握……

帕梅拉　您什么把握也没有。让我安静安静吧，先生，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约瑟夫　和一个男人的声音？

帕梅拉　您难道不相信我？

约瑟夫　可我的确听见了。

帕梅拉　什么也没有。

约瑟夫　唉，小姐！

帕梅拉　如果您相信您耳朵听见的声音甚于我对您说的话，

那您将来必定是一个很坏的丈夫……我现在可是把您看透了……

约瑟夫　我认为听到的声音还是……

帕梅拉　既然您坚持，那您就相信好了……对，您听见了一个小伙子的声音，这小伙子爱我，我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无影无踪，但又能想来就来。好了，您还等什么？难道您以为，如果他真的在这儿，您在场会使我们感到舒服吗？去问问我的父亲和母亲他姓甚名谁吧……他，还有他的声音，在上楼的时候一定已经把名字告诉他们了。

约瑟夫　帕梅拉小姐，请宽恕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吧，他爱您都爱疯了……一牵涉到您，我倒不是心神恍惚，而是失魂落魄。难道我不知道，您既庄重又美丽，不仅秀外而更是慧中吗？因此……对，您说得对，即使我听见十个声音，看见十个男人，我也不在乎……可是一个……

帕梅拉　什么？

约瑟夫　一个……我就更不好说了。我还是走吧，我对您说的这一切都是开玩笑的……我知道您身边不会有别的人。再见了，帕梅拉小姐。我走了……我放心了。

帕梅拉　（旁白）他猜到点儿了。

约瑟夫　（旁白）这里有人……我去把一切都告诉吉罗老爹和吉罗大婶。（高声地）再见了，帕梅拉小姐。（下）

第 二 场

〔帕梅拉，于勒。

帕梅拉　阿道尔夫先生，瞧您让我冒的风险……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有心人，他的叔叔很有钱，足够替他成家的。他想娶我，而我在转眼之间就把自己的前途毁了……为的是谁？我不认识您，我是一个除了良好品德之外一无所有的少女，从您和我的命运开玩笑的方式来看，我猜想您自认为有这个权利……您有钱，所以就拿穷人开心！

于勒　不对，我亲爱的帕梅拉……我知道您是谁，我一直敬重您……爱您，我很有钱，咱们永不分离。我的旅行马车在圣德尼门一个朋友家里，咱们步行去取。我要上船到英国去。来吧，我以后再给您解释我的打算，因为现在任何一点耽误都会要我的命。

帕梅拉　什么？

于勒　您将来会明白的……

帕梅拉　阿道尔夫先生，您神智清醒吗？您尾随我一个月，在舞会上见过我两次，像您那种年轻人对待所有女人一样给我写过几封表白心迹的信以后，现在竟突然劝我和您私奔？

于勒　噢，我的上帝！一刻也别耽误了！否则您会为此后悔一辈子的，等您发现您所造成的损失时，就已经太晚了。

帕梅拉　可是，先生，什么事都可以用两句话说清楚的呀。

于勒　不行……因为这是个秘密，关系好几个人的生命。

帕梅拉　可是先生，如果是救您的命，尽管我不明白，也不知您是谁，我也会尽力而为。但我对您的逃生能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带我去英国？

于勒　真是个孩子！装成两个情人逃亡，就不会启人疑窦了！……总之，我喜欢您，绝不会忘记这一切，而且不管家父母如何生气……一旦在格雷特纳格林①结了婚……

帕梅拉　啊，我的上帝！……我全给弄胡涂了！一个美少年逼你……恳求你……还说要娶你……

于勒　有人上楼……我完了！……您把我出卖了！

帕梅拉　阿道尔夫先生，您真叫我害怕！您会出什么事呢？……您等着……我去看看。

于勒　不管怎样，请把这两万法郎带在身上，这比落在法院手里安全……我刚才只有半个小时……而现在……一切都完了！

帕梅拉　别害怕……那是我父亲和我母亲！……

于勒　您像天使一样聪明……我信任您……但是您要想到，咱们两人现在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以名誉向您保证，这对您只有好处。

---

① 格雷特纳格林，爱尔兰小镇，在此登记结婚不需发布公告，也不问是否有住处，只要当着治安法官的面，或者有证人便行。此规定于一八五七年废除。

第 三 场

〔帕梅拉，吉罗和吉罗夫人。

帕梅拉　他肯定是一个落难的人……而且他爱我……这就是我关心他的两个理由！

吉罗夫人　喂，帕梅拉，你是我们一切苦难的安慰，我们老年的倚靠，我们唯一的希望！

吉罗　一个按严格家规抚养大的女儿。

吉罗夫人　吉罗，你闭嘴好不好？……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吉罗　好吧，吉罗夫人。

吉罗夫人　我说，帕梅拉，过去，全区人都赞扬你，你本来可以在父母年迈的时候侍奉父母！……

吉罗　不负教养之恩！……

帕梅拉　女儿不明白慈亲为何责备女儿。

吉罗夫人　约瑟夫刚才告诉我们说，你房间里藏着一个男人。

吉罗　对……有人声。

吉罗夫人　住嘴，吉罗！……帕梅拉，别听你爹胡说！

帕梅拉　还有您，母亲，别听约瑟夫胡说。

吉罗　我刚才在楼梯上跟你说什么来着？帕梅拉知道咱们全指望她了……她想攀一门好亲事，为了咱们也为了她自己。她看见我们，她的生身父母是看门的，心都碎

了！……她很聪明，不会干傻事的……不是吗，孩子，你父亲没说错吧？

吉罗夫人　我心爱的女儿，你房间里没有人吧？因为一个女工晚上十点房里还有人……总之……会身败名裂的……

帕梅拉　可是我想，如果有人，经过的时候，你们该看见的。

吉罗　她说得对。

吉罗夫人　她回答得不干脆……把这个房间的门给我打开……

帕梅拉　母亲，你们别……你们不能进去，不要进去！……请听我说；因为我爱你们，母亲，还有您，父亲，我没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我可以对上帝发誓！长期以来，你们一直信任你们的女儿，不能一下子就不信任了啊！……

吉罗夫人　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帕梅拉　（旁白）不行啊！……如果他们看见这小伙子，很快地，所有人都会知道的……

吉罗　（打断她的思路）咱们是她的父母，一定要看个明白！……

帕梅拉　我生平第一次，不能从命！……这可是你们逼我的！……这套房间是我用自己劳动所得租的！……我已经成年……有行动的自主权。

吉罗夫人　啊，帕梅拉！……以前我们可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的啊！……

吉罗　你把自己毁了！……我到老也只能做看门的了！

帕梅拉　你们别担心！……对，我这里确实有人，但别误

声！……你们回到楼下门房……告诉约瑟夫，说他一派胡言，你们到处都翻了，我这里什么人都没有，把他打发走……然后，我就让你们见这个小伙子，我把我打算做的事情告诉你们……对这一切，你们要绝对保密。

吉罗　贱人！……你把你父亲当做什么人了？（看见桌子上的钞票）咦，这是什么？钞票！

吉罗夫人　钞票！……（从帕梅拉身旁倒退几步）帕梅拉，这个是从哪儿弄来的？

帕梅拉　将来我会写信告诉你们。

吉罗　写信告诉我们！……这么说，她要和人私奔了？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约瑟夫·比内。

〔约瑟夫·比内上场。

约瑟夫　我早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个贼首、强盗……宪兵、警察、司法人员，所有这类人，已经把房子围起来了！

于勒　（出现）我完了！

帕梅拉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吉罗　咦，先生，您是谁？

约瑟夫　您是否……

吉罗夫人　您说呀！

于勒　要不是这混蛋，我就脱身了……你们害了一个人，会感到内疚的。

帕梅拉　阿道尔夫先生，您是无辜的吗？

于勒　当然！

帕梅拉　怎么办？（指了指天窗）对，这边来，咱们甩掉他们，怎样？

〔她打开天窗，发现站满警察。

于勒　来不及了！……只求你们帮我一个忙……你们可以这样说：我是你们女儿的情人，正来求婚……我已经成年……名叫阿道尔夫·杜朗，是马赛一个富商的公子。

吉罗　真是一个合法而又有钱的情人！……小伙子，我保护您。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警察局长，警察头目，众士兵。

吉罗　先生，您有何权利擅入民居……闯进一位淑女的闺阁？

约瑟夫　对，有何权利？

警察局长　小伙子，别为我们的权利担心！……您刚才还非常合作，给我们指出陌生人可能藏匿的地方，可现在却翻脸不认人了。

帕梅拉　您到底要找什么？想干什么？

局长　这么说，您知道我们正在找一个人喽？

吉罗　先生，我女儿没有和其他人在一起，除了她未来的丈夫，叫……

局长　卢梭先生。

帕梅拉　阿道尔夫·杜朗先生。

吉罗　卢梭，不认识……那位先生名叫阿道尔夫·杜朗。

吉罗夫人　马赛一位体面商人的公子。

约瑟夫　好啊，您一直在骗我！……哦！……小姐，这就是您对我冷淡的原因，而这位先生是……

局长　（向警察头目）这样说来，不是他？

头目　不，是他……我敢担保！……（向众警察）执行我的命令。

于勒　先生……您误会了……我的姓名不是于勒·卢梭。

头目　嘿！我们谁都没说出他的名字，您倒已经知道了。

于勒　我是听人说的……这里是我的证件，完全是合法的。

局长　先生，咱们瞧瞧！

吉罗　诸位，我敢肯定并向你们保证……

头目　如果您继续用这种腔调说话，并企图使我们相信这位先生名叫阿道尔夫·杜朗，是一位大商人的公子……

吉罗夫人　马赛大商人……

头目　那你们就可能像他的同伙一样被捕，那些人今晚已被送进裁判所监狱，罪名是与一件案子有牵连，想脱身可是不容易啊……您珍惜您的生命吗？

吉罗　非常珍惜！

头目　那么，就别开口。

吉罗夫人　吉罗，你就闭嘴吧。

帕梅拉　我的上帝！为什么当时我不立刻相信他的话呢？

局长　（向手下警察）搜这位先生的身。

〔有人把于勒的手绢递给众警察。

头目　有J和R的标记①……我亲爱的先生，您还不够狡猾！

约瑟夫　他能犯过什么罪？……小姐，也有您的份吗？

帕梅拉　他倒霉都怪您……别再跟我说话！

头目　先生，这是您用餐后的帐单……您在王宫广场普罗旺斯兄弟饭店吃过饭……在那里用铅笔写过一张便条，叫您的一位名叫阿道尔夫·杜朗的朋友送到这里，这个朋友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您……我们对您的身分了如指掌，您就是于勒·卢梭。

约瑟夫　大富翁卢梭先生的公子，我们给卢梭先生做过室内装饰。

局长　住嘴！

头目　跟我们走！

于勒　好吧，先生！（向吉罗及其妻）请原谅我给你们惹的麻烦，还有您，帕梅拉，别忘了我！如果您再也见不到我，我给您的东西您就留着吧，祝您幸福。

吉罗　天啊，我的上帝！

帕梅拉　可怜的阿道尔夫！

局长　（向众警察）你们别走……我们要查看这个阁楼，审问

① J和R分别是法语于勒和卢梭的第一个字母。

你们每一个人！

约瑟夫 （厌恶地）哎呀呀！……她不喜欢我而宁愿要一个罪犯！

〔于勒被交给警察，幕落。

第二幕

〔舞台布置为一客厅。安东尼正浏览报纸。

第一场

〔安东尼，朱斯蒂娜。

朱斯蒂娜　喂，安东尼，您看报了吗？

安东尼　咱们当下人的只能从报纸上才知道有关于勒先生的情况，这不也太可怜了吗？

朱斯蒂娜　连布罗卡先生、夫人和小姐，还有他们的妹妹也什么都不知道……于勒先生已经三个月被……他们管那叫什么来着……单独关押？

安东尼　看样子还是老一套，要把另外那一位重新……

朱斯蒂娜　我说，一个尽可以终日玩乐的年轻人，将来有一天还会继承姨母两万利勿尔的年金和父母一笔会翻一番的财产，这样的年轻人居然卷入一项阴谋活动！

安东尼　我佩服他，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皇帝重新回来！……您叫人砍我脑袋好了……现在没有旁人……您

又不是警察局的。皇帝万岁！

朱斯蒂娜　老东西，您就少嚷嚷吧！……如果有人听见，咱们都会被抓起来。

安东尼　感谢上帝，我才不怕哩！……我回答预审法官的话很过硬，我没有像揭发于勒先生的那些叛徒那样陷害于勒先生。

朱斯蒂娜　布罗卡夫人大概有不少积蓄，可以用全部钱财帮助他越狱。

安东尼　嗬，好！……自从拉瓦赖特①越狱以后，可办不到了！监狱把门的非常难对付，再说他们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商量……于勒先生真够受的，您明白吗？他非牺牲不可。我一定要去看看他。

〔有人按铃，安东尼下。

朱斯蒂娜　他一定会去看他！当你了解一个人以后，我不知道怎能忍心……我一定要去法庭，可怜的孩子，我不去就太对不起他了。

第二场

〔杜普雷，安东尼，朱斯蒂娜。

---

① 拉瓦赖特（1769—1830），拿破仑之副官，后擢升至邮政部长，国务委员。波旁王朝复辟后，被判死刑。一八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处决前夕，其妻前往狱中探视，拉瓦赖特利用其妻之服饰，化妆为妇人越狱而逃。

安东尼　（看见杜普雷进来，旁白）噢，律师。（高声地）朱斯蒂娜，快去通知夫人。（旁白）我看这律师不简单。（高声地）先生，于勒先生真可怜，救他有希望吗？

杜普雷　你很爱你的小主人么？

安东尼　当然！

杜普雷　为了救他，你打算怎么办？

安东尼　不惜一切！

杜普雷　不需要！

安东尼　不需要！……您叫我怎么作证我都照办。

杜普雷　如果别人发现你说的与事实有矛盾，那就构成了伪证，你知道你会冒什么风险吗？

安东尼　不知道，先生。

杜普雷　到苦工船做苦役。

安东尼　先生，那够苦的！

杜普雷　你想为他出力自己又不受牵连。

安东尼　有别的办法吗？

杜普雷　没有。

安东尼　好吧，我就冒一次风险好了。

杜普雷　（旁白）真是忠心耿耿！

安东尼　先生不会不给我报酬的。

朱斯蒂娜　夫人到。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卢梭夫人，稍后是卢梭。

卢梭夫人 （向杜普雷）噢，先生，我们等您正等得心焦哩！（向安东尼）安东尼，快，通知我丈夫。（向杜普雷）先生，我就指望您了。

杜普雷 请相信，夫人，我会尽一切办法……

卢梭夫人 噢，谢谢……再说，于勒并没有犯罪……他能搞阴谋？……一个可怜的孩子，只要我，他的母亲稍微责备他一句，他便会在我面前浑身发抖……别人怎会怕他！唉，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还给我。

卢梭 （进来，向安东尼）对，费尔比将军……他一到，你就通知我。（向杜普雷）您好，我亲爱的杜普雷先生……

杜普雷 战斗大概明天开始，今天作准备，弄起诉书。

卢梭 我那倒霉的于勒给人抓住把柄了吗？……

杜普雷 他矢口否认……完全是无辜的样子；但我们对控诉他的罪状恐怕提不出反证。

卢梭 啊！先生，救救我儿子吧，我愿将我财产的一半奉送。

杜普雷 如果我真能得到那么多人答应给我的一半财产，我就富不可言了。

卢梭 您怀疑我知恩不报么？

杜普雷 我拭目以待，先生。

卢梭夫人　请您对一位可怜的母亲动动恻隐之心吧！

杜普雷　夫人，我向您起誓，没有比真实的感情更能激起我的好奇和同情之心了，而且，在巴黎，难得真情流露，我不能对一个家庭会失去其独子的悲痛无动于中……请相信我吧。

卢梭　啊，先生！……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费尔比将军，布罗卡夫人。

布罗卡夫人　（引费尔比趋前）来呀，我亲爱的将军。

费尔比　（向杜普雷行礼）噢，先生……我刚刚获悉……

卢梭　（向费尔比介绍杜普雷）将军，这位是杜普雷先生。

〔杜普雷和费尔比彼此敬礼。

杜普雷　（旁白，时费尔比正与卢梭交谈）候见室的将军，除了和当侍从贵族的兄弟同姓以外没有别的能耐。我看他此来必有原因……

费尔比　（向杜普雷）我刚才听说，先生在这件令人遗憾的案子中为于勒·卢梭辩护……

杜普雷　不错，先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案子，因为真正的罪犯并未被投入监狱。法院严惩士兵，而头头们则一贯能逍遥法外……您是费尔比子爵将军吗？

费尔比　费尔比将军……我不用封号……我的见解……您大

概知道审讯的情况了。

杜普雷　我们与被告见面才只有三天。

费尔比　您对此案有何看法？

众人　对，请您谈谈。

杜普雷　根据我们知道的法院习惯，我猜测法院必然会提出给犯人减刑，希望以此换取招供。

费尔比　被告都是重视名誉的人。

卢梭　不过……

杜普雷　面对断头台，尤其是会身败名裂的时候，个性也是会变的。

费尔比　（旁白）要密谋举事只能找不名一文的穷光蛋。

杜普雷　我打算叫我的当事人把一切都说出来。

卢梭　毫无疑问。

布罗卡夫人　当然。

卢梭夫人　理应如此。

费尔比　（不安地）难道他一条生路都没有？

杜普雷　没有！检查官能证明他是执行阴谋的主犯之一。

费尔比　我宁愿丢掉脑袋也不愿失去名誉。

杜普雷　那得看情况！如果名誉没脑袋值钱的话。

费尔比　您有些想法……

卢梭　这也是我的想法……

杜普雷　是最大多数人的想法。我看见过有人千方百计要保住脑袋……有的人把别人推到前面，自己不担任何风险，成功之后，坐享一切。这种人要名誉吗？对他们，能有什

么指望？

费尔比　毫无指望，都是些混蛋。

杜普雷　（旁白）他说得倒挺不错……这家伙害了可怜的于勒……我要提防着他。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安东尼，稍后是于勒（被警察押来）。

安东尼　夫人……先生……刚刚来了一辆马车，有几个人下来……于勒先生和他们在一起，是被押来的。

卢梭先生和夫人　我的儿！

布罗卡夫人　我的侄儿！

杜普雷　对……大概是来搜查的……抄他的文件。

安东尼　他来了！

〔于勒在台后出现，数名警察及一名预审法官后随。他向母亲奔去。

于勒　母亲！我的好母亲！（拥抱其母）啊！我终于又见到您了！（向布罗卡夫人）姑姑！

卢梭夫人　我可怜的孩子！来！来！……到我身边来……他们不敢……（向趋前的警察）放了他吧！……啊！你们放了他吧。

卢梭　（向他们冲去）饶了他吧！……

杜普雷　（向预审法官）先生……

于勒　我的好母亲，您冷静点……我很快就会被释放的……是的，您要相信这一点……将来咱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安东尼　（向卢梭）先生，他们要求检查一下于勒先生的卧室。

卢梭　（向预审法官）等一等，先生……我自己去……（指着于勒向杜普雷）别离开他！

〔卢梭领预审法官下，法官示意要警察看好于勒。

于勒　（抓着费尔比的手）啊！将军……（向杜普雷）还有您，杜普雷先生，您真好，真仗义，您来安慰我的母亲……（低声地）哦，我的危险处境千万要瞒着她。（看着他母亲高声说）请您把真相告诉她……跟她说，她没什么可担心的。

杜普雷　我会告诉她，说她能够救您。

卢梭夫人　我！

布罗卡夫人　什么？

杜普雷　（向卢梭夫人）只要恳求他把指使他的人供出来。

费尔比　（向杜普雷）先生……

卢梭夫人　对，啊！你应该说……我要你这样做，我是你母亲。

布罗卡夫人　对，我侄儿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他受一些人唆使，这些人现在却扔下他不管，因此他也能……

费尔比　（低声向杜普雷）什么！先生，您劝您的当事人出卖……

杜普雷　（立即追问）谁？……

费尔比　（困惑地）可是……难道找不到别的办法？……于勒

先生知道一个有良心的人该怎么办。

杜普雷　（迅速地，旁白）就是他……我一直这样认为！

于勒　（对其母及其姑姑）绝不，即使要死……我也不连累任何人……

〔费尔比不禁喜形于色。

卢梭夫人　啊！我的上帝！（看着众警察）没法子让他逃！

布罗卡夫人　不可能！

安东尼　（走进来）于勒先生……有人找您。

于勒　我就去！

卢梭夫人　不，我不离开你。

〔上前，向众警察作恳求状。

布罗卡夫人　（向杜普雷，杜此时正仔细观察着费尔比）杜普雷先生，我想过，最好还是……

杜普雷　（打断她）以后再说……夫人，以后再说。

〔引她向于勒走去。于勒及其母下，众警察后随。

第　六　场

〔杜普雷，费尔比。

费尔比　（旁白）这些人找到的这位律师有钱，但胸无大志……而且古怪得……

杜普雷　（返回，看着费尔比，旁白）现在，我非把你的秘密掏出来不可！（高声地）您对我的当事人感兴趣，先生。

费尔比　很感兴趣！

杜普雷　我还不明白，他年少风流，又出身豪富之家，到底为什么参与阴谋……

费尔比　为了荣誉呗！

杜普雷　（微笑）别对我这个有二十年法院经验的律师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对人对事都有深入的研究，知道最高尚的动机往往只用以掩盖最卑鄙的事情，我还没有碰见过没有个人打算的人。

费尔比　您为人辩护不收费吗？

杜普雷　经常如此，但我只根据我的信念辩护……

费尔比　先生有钱吗？

杜普雷　我有点财产，否则，在当今的世界，我早进济贫院了。

费尔比　如此说来，您接卢梭公子这个案子是出于信念喽？

杜普雷　我认为他上了高层人物的当。我喜欢出于高尚的原因而非由于机关算尽而失误上当的人……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受骗者和骗人者都一样贪得无厌……

费尔比　我看得出，先生是属于愤世嫉俗的那一类人。

杜普雷　我对世上的人根本看不起，因而也谈不上恨，因为我从未碰见过我能够喜欢的人……我只是研究我的同类，我发现他们都在演戏，有的人演得好一些，有的人差一些。的确，我对任何事物都不抱幻想，但我像剧院后排的观众那样，看得高兴时也放声大笑……只不过我不喝倒采，我对此没有兴趣。

费尔比　（旁白）怎样影响这样一个人呢？（高声地）不过，先

生，您总还需要其他人吧。

杜普雷　从不！

费尔比　但有时您也生病的啊。

杜普雷　那我喜欢一个人躺着……再说，在巴黎，一切都可以用钱买，甚至买照顾。请您相信，我活着，因为那是一种责任……我一切都尝试过了……慈悲，友谊，忠诚……受我恩惠的人使我对行善失去兴趣，而某些慈善家则使我讨厌善举。在一切欺骗之中，感情的欺骗是最卑鄙的。

费尔比　而祖国呢？先生。

杜普雷　噢，先生，自从创造了人类这个词以后，祖国就无足轻重了。

费尔比　这样说来，先生，您认为于勒·卢梭是血气方刚，一时冲动喽？

杜普雷　不，先生，这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靠您的帮助，我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费尔比一动）好，咱们坦率地说吧……我不认为您对这一切毫无所知。

费尔比　先生……

杜普雷　您可以拯救这个年轻人。

费尔比　我？怎样拯救？

杜普雷　您可以出庭作证，加上安东尼的证词，安东尼已经答应我……

费尔比　我有理由不出庭……

杜普雷　这么说……您参与了密谋。

费尔比　先生……

杜普雷　您拉了这可怜的孩子下水。

费尔比　先生，这种语言……

杜普雷　别想骗我了！说说您是用什么方法引诱他的？他有钱，什么也不缺。

费尔比　您听着，先生……如果您说一句话……

杜普雷　噢！我将绝不考虑我个人的生命！

费尔比　先生，您很清楚，于勒一定能脱身。但如果他表现不好，您有可能使他失去娶我侄女的机会，而我侄女是我兄弟侍从贵族的继承人。

杜普雷　这么说，这个年轻人仍然是一个有算计的人喽！先生，请您考虑我的建议。您的朋友有权有势，再说，您也有责任！……

费尔比　有责任！先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杜普雷　您懂得害他，就不懂得救他？（旁白）我逮住他了。

费尔比　先生，容我考虑一下。

杜普雷　您别想逃脱我的掌心。

费尔比　一位临危不惧的将军又何惧区区一律师！……

杜普雷　悉听尊便！

〔费尔比下，与约瑟夫撞个满怀。

第　七　场

〔杜普雷，约瑟夫·比内。

比内　先生，我昨天才知道您是于勒·卢梭的辩护律师，便到您家里等您，但您回来得太晚了。今天早上，您又出去了。我是为这家人办事的，于是便灵机一动，走了进来，心想，您一定会到这里，便在这里守候您……

杜普雷　您要我干什么？

比内　我名叫约瑟夫·比内。

杜普雷　唔，还有呢？

比内　先生，说出来您别见怪，我有一千四百法郎……啊！那的确是我的钱，一个子儿一个子儿赚来的。我是壁毯工人，我叔叔杜穆歇尔过去是卖酒的，他有几个钱。

杜普雷　您就直说吧！这莫名其妙的开场白是什么意思？

比内　一千四百法郎是个很小的数目，据说请律师要许多钱，正因为律师价钱高，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当律师……早知道我就当律师，也就可以娶她了！

杜普雷　您疯了？

比内　一点儿也没疯。我的一千四百法郎就在这儿。给，先生，可不是假的……这钱是您的了！

杜普雷　怎么是我的了？

比内　如果您能救于勒先生……当然啦，使他不死……如果您能使他被判处流放的话。我不愿意他死，但他一定得远走他乡……他有钱，一定有办法消遣……因此，保住他的脑袋……只让他被判流放，比方，十五年好了，这样，我的一千四百法郎就是您的了。我是真心实意地给您，另外，我还给您造一把办公室用的扶手椅……就这样！

杜普雷　您对我说这些话目的何在？

比内　目的何在？我要娶帕梅拉……我要拥有我的小帕梅拉。

杜普雷　帕梅拉！

比内　帕梅拉·吉罗。

杜普雷　帕梅拉·吉罗和于勒·卢梭有什么关系？

比内　哦！我一直以为付钱给律师是因为他们有学问，什么都懂……可是，先生，难道您什么都不懂？现在，如果有人说律师是无知的人，我就不会奇怪了。我还是把我的一千四百法郎收回吧。帕梅拉埋怨自己，也就是说，埋怨我把于勒的脑袋出卖给刽子手。您知道，如果他逃走了，特别是被流放了，我就结婚，娶帕梅拉。流放犯不在法国，我就不必替我的家庭担忧了。想办法判他十五年吧，这没什么，十五年可以旅行，而我便可以有时间看着我的孩子们长大，看着我妻子的年纪……您明白吗？

杜普雷　这位老兄倒挺天真……敢大声而带着感情说出自己打算的人，心肠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比内　咦，他唠叨些什么？律师自言自语就如同点心师傅尝自己的手艺一样……先生？

杜普雷　帕梅拉爱于勒先生吗？

比内　当然！您要明白……只要他处在这样的境地，人家心里就总牵挂着他。

杜普雷　以前他们常见面吗？

比内　太经常了！……啊！早知如此，我不如放他走了。

杜普雷　帕梅拉漂亮吗？

比内　谁？……帕梅拉？……开玩笑！……我的帕梅拉！……

像美神一样。

杜普雷　留着您那一千四百法郎吧，我的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帕梅拉，你们有良心的话，倒可以帮我救他，因为这关系到让他上断头台还是从断头台上把他救下来。

比内　先生，一句话也别对帕梅拉说，她现在伤心极了。

杜普雷　可是必须想办法让我今天上午见见她。

比内　我叫她父母告诉她好了。

杜普雷　噢，她还有父母？（旁白）这可得费很多钱。（高声地）他们是做什么的？

比内　安分守己的看门人。

杜普雷　好！

比内　吉罗老爹是个破产的裁缝。

杜普雷　好的……请通知他们说我来访……对任何事情都要绝对保密，否则您就害了于勒先生了。

比内　我什么都不说。

杜普雷　咱们从没见过面。

比内　从没见过面。

杜普雷　去吧。

比内　我去啦……

〔他走错了门。

杜普雷　那边。

比内　那边，大律师……但请允许我给您一个忠告：流放一个时期对他没有坏处，还可以使他学会不去骚扰政府。

第 八 场

〔卢梭，卢梭夫人，布罗卡夫人（由朱斯蒂娜搀扶），杜普雷。

卢梭夫人　可怜的孩子！真挺得住！

杜普雷　夫人，我希望能为您保住他……但要作出很大的牺牲才行。

卢梭　先生，我们愿将财产的一半奉送。

布罗卡夫人　还有我财产的一半。

杜普雷　总是说财产的一半……我尽力而为吧……然后就看你们的了。咱们共同努力。放心吧，夫人，我认为有希望。

卢梭夫人　噢，先生，您说什么？

杜普雷　刚才，您的公子没有希望……现在，我相信，可以救他。

卢梭夫人　那该怎么办？

布罗卡夫人　您需要些什么？

卢梭　请相信我们，我们听您的吩咐。

杜普雷　这一点我相信。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这个计划对陪审团一定奏效……您的公子是位风流少年，热恋着一个民间女子。这女子名叫帕梅拉·吉罗，是卖花姑娘，父亲是看门的。

布罗卡夫人　是穷人家？

杜普雷　是你们要跪下哀求的穷人家！因为要说你们家的公子和这位姑娘在一起，而这是你们唯一的生路。民政部认为你们的公子参与密谋的那天晚上，也许他见过这位姑娘。果真如此，假如她声称您儿子和她在一起，假如姑娘的父母被追问，而和于勒共同争夺姑娘的那个情敌能证明他们的话是真的……那咱们就有希望了……在可判或以被告当时不在场为由而不判这二者之间，陪审团一定会选择后者。

卢梭夫人　（旁白）啊，先生，您真救了我的命了。

卢梭　先生，您的恩德，我们将没齿难忘。

杜普雷　那我该答应给那位姑娘和她的父母多少钱呢？

布罗卡夫人　他们穷吗？

杜普雷　不过这牵涉到他们的名誉啊。

布罗卡夫人　一个卖花女。

杜普雷　（讽刺地）值不了几个钱。

卢梭　您觉得怎样？

杜普雷　我觉得你们在拿你们儿子的脑袋讨价还价。

布罗卡夫人　不过，杜普雷先生，您可以给到……

卢梭夫人　给到……

杜普雷　给到……

卢梭　我真不明白你们还犹豫什么……先生，您认为多少合适就多少吧。

杜普雷　这么说，我全权决定了……但是，如果她为了救你们的儿子而豁出自己名誉的话，你们会给她什么补偿呢？再

说，你们儿子可能对她说过爱她。

卢梭夫人　那就娶她好了。我也是老百姓出身，我又不是侯爵夫人。

布罗卡夫人　您说什么呀？那费尔比小姐怎么办？

卢梭夫人　我的姐姐，咱们得救他呀。

杜普雷　（旁白）又一出喜剧开锣了，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的……让他们参加进来吧。（高声地）也许你们最好私下去见见那位姑娘。

卢梭夫人　噢，对，先生，我想去见她……恳求她……（按铃）朱斯蒂娜！安东尼！（安东尼上）快……叫人套车……快去……

安东尼　是，夫人。

卢梭夫人　妹妹，陪我一起去！……啊，于勒，我可怜的儿子！

布罗卡夫人　他们又把他带回来了。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于勒（被众警察带回），稍后是费尔比。

于勒　母亲……永……不！回头见……回头见……

〔卢梭与布罗卡夫人拥抱于勒。

费尔比　（走到杜普雷身旁）先生，我答应按照您的要求去做……我的一位名叫阿道尔夫·杜朗的朋友帮助过咱们亲爱的于勒逃走，他将出庭作证，说他的朋友一心只爱恋

一个民女，准备携她私奔。

杜普雷　这就够了，现在，成功与否就看咱们的行动了。

预审法官　（向于勒）先生，咱们走吧。

于勒　我跟您走……勇敢点，母亲！

〔向卢梭和杜普雷作最后告别，费尔比悄悄向他示意，要他保密。

卢梭夫人　（向正被带走的于勒）于勒！……于勒！……别失望，我们一定救你。

〔众警察把于勒带走。到了舞台深处，于勒向母亲作最后一次告别。

第 三 幕

〔帕梅拉的阁楼。

第 一 场

〔帕梅拉，吉罗，吉罗夫人。

〔帕梅拉站在母亲身旁，母亲在织毛衣，吉罗老爹在桌旁干活。

吉罗夫人　你瞧，闺女，不是我责备你，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你之故。

吉罗　啊，我的上帝，可不是！……当初咱们到巴黎来，是因为在乡下裁缝不是一门职业。对你，我们活泼可爱的帕梅拉，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心想：好了，在这儿，我妻子和我，我们给人干活。我去工作，让孩子有个好出身。女儿将来一定既听话又勤快，长得又漂亮，我们要给她找个好婆家。

帕梅拉　父亲……

吉罗夫人　事情已经成了一半了。

吉罗　噢，对！……我们找到了一份看门的好差事；你摆弄花，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匠……至于丈夫吗，你隔壁那个约瑟夫·比内将来就是。

吉罗夫人　但是事与愿违，本宅自发生这次风波之后，主人便将我们解雇了，全区都议论纷纷，原因是那个小伙子是在你房间里被抓到的。

帕梅拉　唉，我的上帝，我不至于成为罪犯吧？

吉罗　噢，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你想，如果是这样，我们还在你身边吗？我还会拥抱你吗？……得了，帕梅拉，父母到底是父母！……哪怕全世界都反对他们的女儿，只要女儿没有做出丢人的事，父母就心满意足了。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比内。

吉罗夫人　咦！……约瑟夫·比内来了。

帕梅拉　比内先生，您来找什么？要不是您，要不是您泄漏出去，于勒先生就不会在这儿被捕了……您走吧……

比内　我是来和您谈他的问题的。

帕梅拉　哦！此话当真？……那好，约瑟夫，请说吧……

比内　啊！我看得出来，这个时候您是不会轰我走的！……我见过于勒的律师了，我向他提出，只要他能救于勒，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他！……

帕梅拉　真的？

比内　真的……如果于勒只判流放，您会满意吗？

帕梅拉　啊，约瑟夫，您真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您爱我！咱们将来做朋友吧！

比内　（旁白）我就希望这样！

〔台后有人敲门。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费尔比先生，布罗卡夫人。

吉罗夫人　（前去开门）有人来了。

吉罗　一位先生和一位夫人。

比内　怎么回事？

〔帕梅拉站起来向费尔比走去，费尔比向她施礼。

布罗卡夫人　您是帕梅拉·吉罗小姐吗？

帕梅拉　是，夫人。

费尔比　小姐，我们事先没有通知便冒昧造访，请您原谅！……

帕梅拉　没什么，请问有何贵干？

布罗卡夫人　善良的人，你们是小姐的父母吗？

吉罗夫人　是的，夫人。

比内　（旁白）只称呼善良的人！……准是个有身分的人。

帕梅拉　先生和夫人请坐……

〔吉罗夫人端来椅子。

比内 （向吉罗）我说，那位先生戴着勋章，一定是有地位的人。

吉罗 （仔细端详）天啊，是真的！

布罗卡夫人 我是于勒·卢梭的姑母。

帕梅拉 您？夫人。先生大概是他的父亲喽？……

布罗卡夫人 先生是我们家的朋友。小姐，我们此来是请您帮个忙。（看见比内在场，感到有点犹豫，于是指着比内问帕梅拉）这位是令兄？

吉罗 不是，夫人，是邻居。

布罗卡夫人 （向帕梅拉）请把这个小伙子支走。

比内 （旁白）把这个小伙子支走！……好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不过……

〔帕梅拉向比内作手势。

吉罗 （向比内）喂，走吧……看来是件秘密事。

比内 好吧！……好吧！

〔比内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除比内。

布罗卡夫人 您认识我侄儿。我一点也不怪您……只是您父母……

吉罗夫人　可是，感谢上帝，她没什么可担心的。

吉罗　外面对她有些流言蜚语，这全都因令侄儿之故……她本身可是清白的！

费尔比　（打断他的话）这点我相信……可是，如果我们需要她有罪呢？

帕梅拉　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

吉罗与吉罗夫人　这从何说起！

布罗卡夫人　（趁势抓住费尔比的想法）对，如果为了拯救一个可怜的小伙子的性命……

费尔比　而必须公开说，八月二十四日夜里大部分时间，于勒·卢梭先生都在这儿，您房间里呢？

帕梅拉　啊，先生！

费尔比　（向吉罗及其妻）如果必须出庭作不利于你们女儿的证词，说这是事实呢？

吉罗夫人　我永远不会这样说。

吉罗　损害我孩子的名誉！……先生，我什么苦都受过了……我做过裁缝，后来变得一无所有……成了门房！……但我仍然是个父亲……我的宝贝女儿是我们晚年的骄傲，而您却要我们使她名誉扫地。

布罗卡夫人　先生，请您听我说。

吉罗　不，夫人……我已白发苍苍，女儿是我唯一的希望。

帕梅拉　父亲，您冷静点，我求求您。

吉罗夫人　我说，吉罗！让先生和夫人把话说出来。

布罗卡夫人　是一个家庭含着眼泪在向你们求救。

帕梅拉　（旁白）可怜的于勒！

费尔比　（低声向帕梅拉）他的命运就攥在您手里。

吉罗夫人　我们不是狠心的人！我们很了解亲人和一个母亲绝望的心……但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办到。

〔帕梅拉以手帕拭泪。

吉罗　瞧！她哭了！

吉罗夫人　这几天她一直在哭。

吉罗　我了解我的女儿，即使我们反对，她也会这样说的。

吉罗夫人　可不！因为，您相信吗？她爱您的侄儿！为了救他的命……是啊，换了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布罗卡夫人　啊！你们就发发善心吧！

费尔比　答应我们的恳求吧……

布罗卡夫人　（向帕梅拉）如果您真的爱于勒……

吉罗夫人　（把吉罗拉到帕梅拉身旁）不管怎样，你听着……她爱那个小伙子……当然，小伙子大概也爱她……如果她作出这样的牺牲，就配做小伙子的妻子！

帕梅拉　（迅速地）决不。（旁白）他们，他们不会愿意的！

费尔比　（向布罗卡夫人）他们在商量哩！

布罗卡夫人　（低声向费尔比）非作出牺牲不可！您要以利益来打动他们……这是唯一的办法！

费尔比　在来要求你们作出如此重大牺牲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应该向你们表示感谢。于勒的家庭本来是不愿于勒和你们有任何关系的，现在则相反，愿意报答将来欠你们的人情。

吉罗夫人　怎样？我不是早跟你说了！

帕梅拉　（满心欢喜地）于勒！可能吗？

费尔比　我受托向您作出承诺。

帕梅拉　（激动地）啊！我的上帝！

费尔比　您说吧！您作出这样的牺牲想要多少钱？

帕梅拉　（愕然）什么！多少钱！……我要……为了拯救于勒？你们难道想要我成为卑鄙小人！

布罗卡夫人　噢！小姐！

费尔比　您弄错了。

帕梅拉　弄错的是你们！你们到这里，到穷人家里来，但不知道你们向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您，夫人，您应该知道，不管地位高低，教养和名誉是女人最宝贵的财产！你们家庭非常重视和精心维护的东西，你们以为在这里，一个阁楼内，别人会随便出卖！你们心想：咱们出金子！非把一个民女的名誉弄到手不可！

吉罗　好极了……真是我的女儿。

布罗卡夫人　我亲爱的孩子，别恼火嘛！不管怎么说，钱到底是钱啊！

费尔比　（向吉罗）可不！足足六千利勿尔的收入，而代价仅仅是……

帕梅拉　撒一个谎！您想得到，除非……可是，感谢上帝，我还懂得自重！再见吧，先生。

〔*她向布罗卡夫人深施一礼，接着便走进了房间。*

费尔比　怎么办？

布罗卡夫人　简直难以理解！

吉罗　我知道六千利勿尔的收入是笔钱……但我女儿的自尊心很强，你们看见了吗？是我的遗传……

吉罗夫人　她是不会答应的。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比内，杜普雷，卢梭夫人。

比内　这边请，先生，夫人这边请(杜普雷及卢梭夫人进来)，吉罗老爹和吉罗大婶在这儿！

杜普雷　(向费尔比)先生，我很抱歉，您倒比我们先到了！

卢梭夫人　舍妹大概已经告诉您了，我们希望令嫒能作出点牺牲……这样的事只有天使才能做到。

比内　什么样的牺牲？

吉罗夫人　这不关你事。

费尔比　我们刚刚见到帕梅拉小姐……

布罗卡夫人　她拒绝了。

卢梭夫人　天啊！

杜普雷　拒绝！拒绝什么？

布罗卡夫人　六千利勿尔的收入。

杜普雷　我早料到了……给钱！

布罗卡夫人　可这是个……

杜普雷　把一切都弄糟的办法。(向吉罗夫人)夫人，请告诉

令嫒，于勒·卢梭先生的律师来了！恳求她来一趟。

吉罗夫人　噢，您会毫无所获的……

吉罗　无论从她那里，或者从我们这里。

比内　他们想干什么？

吉罗　你别说话。

布罗卡夫人　（向吉罗夫人）夫人，给她……

杜普雷　唉，夫人，我求求您……（向吉罗夫人）。我以夫人……于勒的母亲的名义要求您……让我见见令嫒吧。

吉罗夫人　得了，先生，没有用！请您想想……当时那个年轻人对她说过要娶她，现在突然要给她钱！

卢梭夫人　（追问）真的？

吉罗夫人　（立即回了一句）那又怎么啦，夫人？

杜普雷　（握住吉罗夫人的手）去吧，去吧！把令嫒带来见我吧。

〔吉罗下。

费尔比与布罗卡夫人　您说服他了？

杜普雷　不是我，是夫人。

费尔比　（问布罗卡夫人）答应什么？

杜普雷　（看见比内在听）别说话，将军，请您陪几位夫人坐一会儿。她来了，让我们两人谈谈？

〔帕梅拉由母亲领进来，经过时向卢梭夫人施了个礼。后者激动地看着她。除比内留下外，杜普雷送其他人从左面下。

比内　（旁白）他们想干什么？都在谈论牺牲，而吉罗老爹什

么都不愿告诉我！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答应过给律师一千四百法郎，但在这以前，我要看看他怎样对待我。

杜普雷　（回头向比内）约瑟夫·比内，您走吧。

比内　既然您要和她谈我的问题！

杜普雷　您走开！

比内　（旁白）肯定有些事瞒着我。（向杜普雷）我和她谈过了，她对流放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您在这方面再加把劲！

杜普雷　好的……您出去吧！

比内　（旁白）出去！哦！不！

〔假装出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又回来，藏身在左边的小房间里。

杜普雷　（向帕梅拉）您同意见我，我十分感谢。我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我不会对您讲刚才您听见过的那种话的。

帕梅拉　先生，一看见您，我就相信这一点。

杜普雷　您爱约瑟夫这个好小伙子。

帕梅拉　先生，我知道律师就像听忏悔的神甫一样！

杜普雷　我的孩子，他们也都一样要守口如瓶……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帕梅拉　那好吧，先生，我过去一直爱他，也就是说，我认为自己爱他，愿意将来成为他的妻子……我觉得，约瑟夫于他那一行总有成家立业的一天，我们可以靠劳动过日子。等我们发了迹，那么，我们就把我父母接来和我们一起过。事情非常简单！生活会过得融融泄泄。

杜普雷　(旁白)这姑娘的外貌给人印象不错！看看她是否表里如一！(高声地)您在想什么？

帕梅拉　想过去，比起现在，我觉得过去好。半个月的光景，我已经晕头转向了。当我看见于勒先生，就像一般年轻姑娘一样爱上了他，像我的许多女伴爱小伙子一样……啊，为了爱他们，受什么苦也乐意！我曾经问过自己：我是否也会这样？结果是，为了于勒先生，我什么也愿意干。刚才，他们说要给我钱。我本来以为他们是非常伟大高尚的人哩！所以我很反感！……钱！我有，先生！我有两万法郎！就在这儿，给您！就是说，给他！我留着这笔钱，目的是想救他，因为我怀疑他而出卖了他。他那么相信我，信赖我……而我却不相信他！

杜普雷　他给了您两万法郎？

帕梅拉　唉，先生，是他放在我这儿的，这就是……如果他死了，我就交还给他的家人。不过，他不会死的！您说呢？您一定知道，对吗？

杜普雷　我的孩子，您想想，您的一生，也许还有您的幸福，都取决于您的回答是否真实……请您回答我，就当在上帝面前一样。

帕梅拉　好的，先生。

杜普雷　您从未爱过任何人？

帕梅拉　没有！

杜普雷　您害怕了！……瞧，我把您吓着了……您不信任我。

帕梅拉　啊！信任，先生，我对您起誓！……自从我们来到巴

黎以后，我就没离开过母亲，一心只惦着我的工作和责任……刚才，在这里，我发抖了，吓懵了！……但是在您身旁，先生，我不知道您使我产生了什么感觉，我敢于把一切都告诉您……好吧，对，我爱于勒，我只爱他一个，愿意跟他到天涯海角！您不是叫我像在上帝面前那样说话吗？

杜普雷　不错，我问的是您的心！……您不听别人的话，但一定要听我的……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在法官面前，只有您能救他！……帕梅拉，您爱他，我明白如果您承认，您要付出代价……

帕梅拉　我对他的爱？……如果我同意，他就能得救？

杜普雷　那，我敢保证！

帕梅拉　是吗？

杜普雷　我的孩子！

帕梅拉　这样说……他有救了。

杜普雷　（故意地）不过……您就受牵连了……

帕梅拉　那……既然是为了他！

杜普雷　（旁白）我能够亲眼见到这种坦率、高贵、既无个人打算、也无自私之心的优秀品质，死也无憾了！（高声地）帕梅拉，您真是一位善良而仗义的姑娘。

帕梅拉　这一点我知道……对许多艰难困苦来说，这也是一种安慰。算了吧，先生。

杜普雷　我的孩子，还有哩！……您像钢铁一样坦率，您充满活力，但要成功……还需要稳重……需要意志……

帕梅拉　啊，先生，您走着瞧吧！

杜普雷　您不能慌乱……要敢于承认一切……要有勇气！想象一下，面前是重罪法庭、庭长、代理检察长、被告，还有我在律师席上。陪审团也在场……您千万别慌……旁听的人一定很多。

帕梅拉　您不必担心。

杜普雷　一位执达吏把您带进来，您报了自己的姓和名！……最后庭长问您认识被告卢梭多长时间……您怎样回答？

帕梅拉　如实回答……我是在他被捕前一个月在美城区①的"爱岛咖啡厅"遇见他的。

杜普雷　当时他和什么人在一起？

帕梅拉　我只注意他一个人。

杜普雷　您没听见有人谈论政治吗？

帕梅拉　（惊讶）噢，先生，法官一定会想到"爱岛咖啡厅"与政治毫无关系。

杜普雷　好吧，孩子，但您必须把您所知的有关于勒·卢梭的一切说出来！

帕梅拉　唔，我如实地把向预审法官说过的一切再说一遍就是。我对密谋一无所知，当有人到我家里逮捕他的时候，我惊讶极了，证明就是：我曾经担心于勒是个贼，现在我向他道歉。

杜普雷　必须承认，自从您和这个年轻人有了来往以后，他经

---

① 巴黎的工人区，即第二十区。

常来看您……必须道出……

帕梅拉　真情，永远如此！……他一直不离开我！他是出于爱情来看我，而我则出于友谊接待他，我不委身于他是出于责任。

杜普雷　后来呢？

帕梅拉　（迷惑地）后来？

杜普雷　您发抖了？千万小心！……刚才您答应过我讲老实话！

帕梅拉　老实话！啊！我的上帝！

杜普雷　我也关心这个年轻人，但我不愿意弄虚做假。如果他有罪，我出于责任替他辩护……如果他是无辜的，他的官司也就是我的官司。是的，帕梅拉，我要求您作的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牺牲，但是必须如此。于勒来找您都在晚上，而且都瞒着您父母！

帕梅拉　啊！不行！绝对不行！

杜普雷　什么！这样说，再也没希望了。

帕梅拉　（旁白）再也没希望了！不是他完就是我完。（高声地）先生，您放心，我之所以害怕是因为危险不在眼前……而当我面对法官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于勒……并且他是否得救全取决于我的时候……

杜普雷　哦！好……好……但尤其要让人知道的是二十四日晚上他到过这儿……这样，我就赢了，就能救他了。否则我什么也不敢保证……他算完了。

帕梅拉　（旁白，被深深打动，接着，满含激情地高声说）他，于

勒！啊！不，要完的是我！宽恕我吧，我的上帝。好吧，对！对！……二十四日他来过……那是我的生日……我名叫路易丝·帕梅拉……他还瞒着我父母，偷偷给我带来一束花。他是晚上，很晚来的，他走到我身边……啊！啊！您不必担心，先生……您看，我什么都敢说……（旁白）什么不真实的都敢说！……

杜普雷　那他就有救了！（卢梭从舞台深处出现）啊，先生！（向左面的门奔去）你们来呀！快来谢谢你们的恩人！

第　六　场

（卢梭，费尔比，布罗卡夫人，吉罗，吉罗夫人，稍后是比内。

众人　她同意了？

卢梭　您救了我儿！我没齿难忘。

布罗卡夫人　我们对您无限感激，永远感激，孩子。

卢梭　我将以家产为报。

杜普雷　我不跟你说什么了，我的孩子！……咱们以后见！……

比内　（从小房间里快步走出）等一等！……等一等！我全听见了……你们以为我受得了这个？刚才，我就在这里，藏着……我一直爱着帕梅拉，甚至想娶她为妻，可现在，你们却想让她说……（向杜普雷）您，您就用这种办法赚我

的一千四百法郎？我也去法庭，我会说这一切全是谎言。

众人　伟大的上帝！

杜普雷　卑鄙小人！

费尔比　如果你敢说一句……

比内　噢！我不怕。

费尔比　（向卢梭及布罗卡夫人）他不会去的！……如果有必要，我会派人跟踪他，我会布置一些人，不让他进去。

比内　得了吧！

〔一法院执达吏上，向杜普雷走去。

杜普雷　您有何贵干？

执达吏　我是重罪法庭的执达吏……帕梅拉·吉罗小姐！（帕梅拉上前）根据法庭庭长先生拥有的决定权……传您明天十时出庭。

比内　（向费尔比）噢！噢！我一定去！

执达吏　门房在楼下告诉我说，你们中间有一位约瑟夫·比内先生。

比内　我就是！我就是！

执达吏　这是您的传票。

比内　我刚才已经清楚地告诉您，我一定去！……

〔执达吏走了，众人对比内的威胁十分害怕。杜普雷想跟他谈，说服他。比内躲开，扬长而去。

第 四 幕

〔圣堂宫①内布罗卡夫人家中一客厅。

第 一 场

〔布罗卡夫人，卢梭夫人，卢梭，比内，杜普雷，朱斯蒂娜。

〔杜普雷坐着，正翻阅档案。

卢梭夫人　杜普雷先生！

杜普雷　哦，夫人，我之所以离开令郎一会儿，是因为我想亲自来叫您放心。

布罗卡夫人　妹妹，我刚才跟您说过，不可能没有人不立即来通知咱们的……这里是圣堂宫，我的家。法院就在附近，重罪法庭里发生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知道。杜普雷先生，您坐下呀。(向朱斯蒂娜)朱斯蒂娜，拿糖水来，快……(向杜普雷)噢，先生，我们衷心感谢。

卢梭　先生，您辩护了！……(向其妻)他真了不起！

杜普雷　先生……

---

① 法院旁边建于十三世纪的一座哥特式建筑。

比内　（哭着）对，您了不起！他很了不起！

杜普雷　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感谢帕梅拉这孩子，她表现得很勇敢。

比内　还有我哩！

卢梭夫人　他！（指着比内问杜普雷）他威胁过我们，他真的这样做了吗？

杜普雷　没有，比内帮了你们的忙。

比内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唉！……本来……我到的时候，本决定将一切都搞乱的，但看见所有人、庭长、陪审团、听审的人，都那么肃静，我害怕极了！……有一阵子我直发抖……但我还是下了决心……问我话时，我走上前回答，突然，我看到了帕梅拉的目光，满含着泪水……我感到这边的路堵死了……另一边，我看见于勒先生……他姿容俊美，一表人材，但有被砍头的危险！可是态度安详，似乎出于好奇才到法庭里来。我一下子泄了气！庭长对我说："别害怕……您说吧……"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可是，担心自己受牵连……再说，我已发过誓讲真话了。天哪！这时于勒先生用眼睛盯着我……似乎在说……我说不上来……我舌头打弯……满身出汗，一阵心酸，像一个傻子那样哭了起来。您真了不起……这样一来，全完了，您明白吗？……他使我的主意全改变了……我不知所措……我说，二十四日夜很晚的时候，我在帕梅拉那里突然遇见了于勒先生……帕梅拉是我打算娶而且现在仍然爱着的人……所以，如果现在我娶她，全

区的人都会说……就这样……我豁出去了，大律师！我豁出去了！（向朱斯蒂娜）给我点糖水！

卢梭，卢梭夫人和布罗卡夫人　（向比内）我的朋友！……好小伙子！

杜普雷　帕梅拉的魄力给我很大的希望……她作证时，有一阵子我直发抖；总检察长紧紧追问她，不愿相信她的证词是真的。她脸色煞白，我真以为她要晕倒了。

比内　还有我呢？

杜普雷　她完全信守诺言……你们不知道她为你们所作的一切，她甚至连我也骗了……她承认自己有罪，其实她是清白的。啊！一切都不出我所料！只有过一阵子，她支持不住，但她很快地看了于勒一眼，脸上苍白的颜色便被火焰般的红晕驱散了，因此，我们猜到，她一定会救于勒。她不顾危险，当着众人的面，把供词再说了一遍，说完便哭着倒进母亲的怀抱里。

比内　啊！真是心地善良，行了！

杜普雷　我可要走了，法庭要继续开庭听取庭长的总结了。

卢梭　咱们走吧！

杜普雷　等等！刚才帕梅拉这位姑娘为了你们，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名誉，你们要想着她才好！

比内　至于我，我毫无所求……啊！上帝！不过，有人曾经答应过给我点东西……

布罗卡夫人和卢梭夫人　啊！我们怎么也还不清所欠的债。

杜普雷　好极了！来吧，先生们，来吧！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除杜普雷及卢梭)。

布罗卡夫人 (留住比内,叫他别走)你听着!

比内 什么事?

布罗卡夫人 你看我们心里十分焦虑,只要事情稍有转机,别忘了通知我们。

卢梭夫人 对,情况如何都告诉我们。

比内 请你们放心……不过,你们知道吗,这一点我不必出来便能做到,因为我要把一切都看个清楚,听个明白。对,我就坐在那边,你们看得见的窗口旁边……好了!你们要不停地看着这个窗口,若能赦免,我就挥动手帕。

卢梭夫人 别忘了,千万!

比内 没事儿,我不过是个穷小子,但却知道什么叫母亲,行了!……您引起了我的关心,真的!为了您,为了帕梅拉,我说了一些话……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你喜欢这些人!……再说……有人答应过给我点东西……看我的吧!

〔他一溜烟地跑了。

第 三 场

〔卢梭夫人，布罗卡夫人，朱斯蒂娜。

卢梭夫人　朱斯蒂娜，把这扇窗子打开，注意这个小伙子答应给咱们的信号。我的上帝！如果他被判刑就糟了。

布罗卡夫人　杜普雷先生跟咱们说过不要失望。

卢梭夫人　可是那位好心、善良的帕梅拉……该为她做点什么呢？

布罗卡夫人　该让她幸福！我承认这个年轻的姑娘是上天派来的救星！只有好心才能想出这样的牺牲！她应当有一份财产！……三万法郎！三万法郎！……她救了于勒的命。（旁白）可怜的小伙子，他活得了吗？

〔她往窗口那边看。

卢梭夫人　怎么样？朱斯蒂娜。

朱斯蒂娜　没有动静，夫人。

卢梭夫人　仍然没有动静……啊，姐姐，您说得对，只有好心才能作出这样的行动。我不知道我丈夫和您是怎么想的……但要紧的是于勒的良心和幸福……尽管和费尔比家攀了亲，如果她爱我儿，我儿也爱她！……我似乎发现了某种迹象……

布罗卡夫人和朱斯蒂娜　不行！不行！

卢梭夫人　噢，姐姐，请您回答！这是她理当得到的，不是吗？

她来了!

〔两位夫人一动不动地,彼此紧握着手,不住地颤抖。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费尔比。

朱斯蒂娜 (在台后)费尔比将军到。

卢梭夫人和布罗卡夫人 啊!

费尔比 一切顺利! 我不必在场了,现在我又回到你们这边来了。令郎大有希望。庭长的总结似有宽恕之意。

卢梭夫人 (大喜过望)啊,我的上帝!

费尔比 于勒表现得很好!我兄弟费尔比伯爵对他极为满意。我侄女把他当作英雄……至于我,我欣赏勇气和名誉……这场官司一旦平息,咱们就给他们迅速完婚。

卢梭夫人 先生,我们必须向您承认,我们对那位姑娘许下过诺言。

布罗卡夫人 得了吧,妹妹!

费尔比 当然,她应该得到……您就给她一万五千或两万法郎……这很公道!

布罗卡夫人 妹妹,你看,费尔比先生既慷慨又大方,只要他认为这个数目……我觉得够了。

朱斯蒂娜 (在台后)卢梭先生到。

布罗卡夫人 妹夫来了!

卢梭夫人　我丈夫来了！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卢梭。

费尔比　（向卢梭）是好消息吗？

卢梭夫人　他被释放了？

卢梭　没有……不过，大家都说快了。陪审团正在讨论。我不能在场，不知道决定如何……我已经告诉安东尼，判决一宣布，就立即来通知我。

卢梭夫人　咱们可以透过这个窗口了解一切。已经和约瑟夫·比内那小伙子说好给咱们信号。

卢梭　是吗！朱斯蒂娜，你好好看着……

卢梭夫人　于勒在做什么？他一定很痛苦！

卢梭　噢，不！……真不明白，那小子显得很坚强。他本应将这种勇气用在别的事情上，而不应用于图谋不轨……把我们弄到如此地步！……我本可有朝一日当上商业法庭庭长的。

费尔比　您忘了，咱们两家联姻至少是一种补偿。

卢梭　（猛然想起）对了，将军！我走的时候，于勒身旁围着一群他的朋友、杜普雷先生和那位姑娘帕梅拉。令侄女和费尔比夫人一定也看见了……先生，我希望您能消除这种印象。

〔卢梭和将军谈话时，女士们都目不转睛地看是否有信号。

费尔比　请放心！……于勒一定清白无辜！……重要的是对民女的事作出解释……否则，费尔比伯爵夫人可能会反对这门婚事……任何风流韵事的痕迹都必须一扫而光……留下的只应是用重金买来的一段忠诚。

卢梭　的确，我会对得起这位姑娘的……我会给她八千或一万法郎……我看这不少了！……很不少了！……

卢梭夫人　（一直被布罗卡夫人劝住，听了这几句话却按捺不住了）好啊！先生！……她的名誉怎么办？

卢梭　那好办……让她嫁人就是了。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比内。

比内　（急急跑来）先生！夫人！……请给点花露水！或其他什么的，求你们了！

众人　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比内　你们的仆人安东尼先生正把帕梅拉小姐扶过来。

卢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比内　看见陪审团回到法庭，她突然感到不舒服！……在人群的另一头，吉罗老爹和吉罗大婶没能动弹……于是我大喊起来，庭长便下令把我赶出来了！……

卢梭夫人　可是于勒!……我的儿子!……陪审团怎么说?

比内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看见帕梅拉……令郎嘛，我不告诉您说他很好，不过，请您听着，我，帕梅拉……

费尔比　但你从陪审员脸上的表情也该看出来呀!……

比内　噢，对!……那位先生……首席陪审员……神情那么阴暗……那么严厉!……因而我觉得!……

〔众人大惊失色。

卢梭夫人　我可怜的于勒!

比内　安东尼先生和帕梅拉小姐来了。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安东尼，帕梅拉。

〔众人扶帕梅拉坐下，然后围在她身旁，给她闻薄荷脑。

布罗卡夫人　我亲爱的孩子!

卢梭夫人　我的女儿!

卢梭　小姐!

帕梅拉　我真受不了!太激动啦……还要提心吊胆!我一次又一次地强作镇定……陪审团讨论时于勒先生的冷静态度，他嘴角上的微笑，使我分享着他心中预感到的快乐!……可是，我看看杜普雷先生，他面容阴沉，毫无表情!……我心都凉了!……后来，铃声一响，宣布陪审团回到了法庭，大厅里响起了一阵忧心忡忡的低语声……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脸冒冷汗，晕了过去。

比内　我，我大叫一声，于是便被轰了出来。

费尔比　（向卢梭）如果不幸……

卢梭　先生……

费尔比　（向卢梭及众夫人）如果有必要上诉的话……（指着帕梅拉）能指望……她吗？

卢梭夫人　指望她？……我对她永远有信心。

布罗卡夫人　帕梅拉！

卢梭　您说说……您一直那么善良，那么仗义！……如果我们需要您热心地再帮一次忙，您经受得住……

帕梅拉　一切，先生！……我只有一个目的，一种唯一的想法！……就是拯救于勒先生。

比内　（旁白）她爱上他了！她爱上他了！

卢梭　啊！我把属于我的一切都给您。

〔传来一阵嘈杂声和喊叫声。众人一片惊慌。

众人　这声音！（帕梅拉浑身战栗地站起来。比内跑到站在窗前的朱斯蒂娜身旁）听这喊声！

比内　有一群人往法院的楼梯冲去。大家都往那边跑。

朱斯蒂娜和比内　于勒先生！……于勒先生！

卢梭和卢梭夫人　我的儿子！

布罗卡夫人和帕梅拉　于勒！

〔她们迎着于勒跑去。

费尔比　得救了！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于勒（被其母及其姑母领回，诸友后随），然后是杜普雷。

于勒 （扑到母亲怀里。他最初没看见站在舞台一角比内身旁的帕梅拉）母亲！……姑妈！……我的好父亲！……我自由了！……（向费尔比及其身旁诸友）将军，还有你们，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关心！

卢梭夫人 我孩子终于出来了！……我又是忧，又是喜，情绪还恢复不过来哩。

比内 （向帕梅拉）喂！……还有您呢？他一句话也不跟您说……甚至看也不看您！……

帕梅拉 闭嘴！约瑟夫！你闭嘴！

〔向后台退去。

费尔比 您不仅得救了，而且在关心这一案件的所有人眼里形象更高大了！……您表现得果敢坚强，守口如瓶！……大家一定感谢您。

卢梭 所有人都做得很好……安东尼，你表现不错！……你就一辈子在我们这里工作吧。

卢梭夫人 （向于勒）让我感谢一下你的朋友阿道尔夫·杜朗先生。

〔于勒介绍其朋友。

于勒　对了……我的救命恩人，我的守护神是可怜的帕梅拉！……她多么了解她自己和我当时的处境啊！……真够朋友！……啊！我想起来了！……由于激动，害怕！……她昏了过去！……我去……

〔卢梭夫人刚才在于勒回来时，一心只想到于勒，现在四下观看，找寻帕梅拉。看见了以后，把她引到儿子面前。于勒失声叫了起来。

啊！帕梅拉！……帕梅拉！……我永远感谢你！……

帕梅拉　啊！于勒先生！……我真高兴！

于勒　噢！……咱们再也不分开了！……是吗，我的母亲？她将来就是您的女儿了。

费尔比　（赶紧对卢梭说）我妹妹和我侄女正等待着答复；先生，您必须干预……这个年轻人想象力丰富，容易激动……他会胡里胡涂地出于义气……为了无谓的报而耽误自己前途的！……

卢梭　（面有难色）这是因为……

费尔比　可您是答应过我的。

布罗卡夫人　你说吧，哥哥！

于勒　啊！您回答呀，母亲，请您站到我这一边。

卢梭　（拉着于勒的手）于勒！……我忘不了这位姑娘帮过咱们的忙……我理解你应该感恩图报；但你知道，咱们已经答应过费尔比；你不能轻率地断送自己的前途！你缺乏的并非阳刚之气……这一点你已经作出了证明……一个敢于造反的青年应该有勇气在这样的事情上当机立断……

费尔比　（从另一面向于勒）可不是！……一位未来的外交家可不能在这上面打败仗啊！……

卢梭　而且，我的愿望……

于勒　父亲！

杜普雷　（上场）于勒！还是让我来替您辩护吧。

帕梅拉和比内　杜普雷先生？

于勒　我的朋友！……

布罗卡夫人　律师先生！……

杜普雷　噢！我已经不是我亲爱的杜普雷了。

布罗卡夫人　噢！永远是！……我们在偿还欠您的债之前，不得不先想到那位姑娘……而且……

杜普雷　（冷冷地打断她的话）对不起，夫人……

费尔比　这个人要把一切都搅乱了！……

杜普雷　（向卢梭）我什么都听见了……我的经验错了！……我真没想到转眼之间好心会换来忘恩负义……你们有的是钱……你们的公子也一样，你们要做的事有什么比以德报德更重要呢？……她为了救于勒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得了，先生，野心绝不会得逞！……难道你们清白挣来的家业竟然使你们心里的一切感情都化作冰霜而只有利益才……（看见布罗卡夫人向其兄作手势）啊！好极了，夫人……这里是您定调子！我只顾说服令兄，却忘记了将来我不在的时候，是您在他的身旁。

布罗卡夫人　我们和费尔比伯爵及伯爵夫人已经有约在先！……帕梅拉小姐一生都可以得到我的帮助，再说，她救出

舍侄的条件并不是非毁掉舍侄的前途不可。

卢梭　婚姻也要讲点门当户对。我儿子有朝一日年收入可达八万利勿尔。

比内　（旁白）正中下怀，我可以娶她了！……这人不是个父亲，倒是个兑换货币的。

费尔比　（向杜普雷）先生，我认为您才华堪羡，刚直堪夸！……您将永远留在卢梭一家虔诚的记忆之中；但这些内部争论不足为外人道……至于我，我得到过卢梭先生的承诺，我要求履行这一承诺！……（向于勒）来吧，我年轻的朋友，到舍弟家里来吧！……舍侄女正等待着您！……明天，我们便签订婚约。

〔帕梅拉无力地倒在扶手椅上。

比内　喂！……喂！……帕梅拉小姐。

杜普雷和于勒　（向帕梅拉跑去）天啊！

费尔比　（执着于勒的手）来……来……

杜普雷　你们别走！我可不愿意只有我一个人来保护她！……再说，一切尚未结束！……帕梅拉应该以伪证罪被捕，（抓住费尔比的手）你们全都完了！……

〔他把帕梅拉带走。

比内　（藏在长沙发后）别说我在这里。

第五幕

〔杜普雷家里的办公室。室内有书橱，两边摆着书桌；窗上有两挂帘子。

第一场

〔杜普雷，帕梅拉，吉罗，吉罗夫人。

〔幕启，帕梅拉坐在扶手椅上，埋头看书；吉罗夫人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吉罗在看办公室中的油画；杜普雷大步来回踱着；忽然，他停下脚步。

杜普雷　（向吉罗）今早您来的时候像往常一样加小心了吧。

吉罗　噢！先生，您可以放心，我来这里时总是身子朝前走，头往背后转的！……因为稍一不慎就可能立即出事。女儿呀，你的心使你身不由主；不过，作伪证，这不好，事情严重！

吉罗夫人　我认为……要注意，吉罗；如果有人跟踪你，万一发现咱们倒霉的女儿被杜普雷先生仗义藏在这里……

杜普雷　好……好……（继续急步地踱着）多么忘恩负义！卢

梭这家人，他们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全都以为帕梅拉已经被捕，谁也不必担心了！……于勒先生被打发去了布鲁塞尔……费尔比先生在乡下，卢梭先生仍然做他的交易所买卖，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金钱，野心……这就是他们的动机……在他们身上，感情一钱不值！……全都围着金钱转……钱可以使他们在偶像前跳舞……一看见偶像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帕梅拉　（一直注视着他，此时站起来，向他走去）杜普雷先生，您很激动，看样子您很难受，对吗？……我担心，又是为了我。

杜普雷　这一家人，儿子一旦得救以后，便只把您看作是使用过的工具，理也不理。难道您不也和我一样对此觉得恶心和反感吗？

帕梅拉　咱们有什么办法呢，先生？

杜普雷　好孩子！您心里不痛苦吗？

帕梅拉　不，先生！……我，我比他们都幸福；我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吉罗夫人　（拥抱帕梅拉）女儿，你的心真好！

吉罗　这是我生平作得最好的一件事！

杜普雷　（快步向帕梅拉走去）小姐，您真是一位正直的姑娘！……除了我，谁也证明不了这一点！……是我来到您身旁，恳求您说出真情。您如此高尚和纯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而现在，别人不理您，不感激您……但我欣赏您……您一定能幸福，因为我会补救这一切！帕梅拉……

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有了点名望，也有了点财产。我一生正直，将来也绝不会改变。您愿做我的妻子吗？

帕梅拉　（十分感动）先生，我？……

吉罗　做他的妻子！……咱们女儿！……夫人，你说呢？

吉罗夫人　这可能吗？

杜普雷　有什么可惊讶的？……啊！别说话！……心里考虑！……说答应或者不答应！……您愿做我的妻子吗？

帕梅拉　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的一切都多亏了您……而您却想？……啊，我真是感恩不尽……

杜普雷　请别用这个字眼，否则一切都破坏了！……我蔑视这个世界！……我的行为，我的感情都不需要这个世界过问……自从我看到了您的勇气，您乐天知命的精神以后……我便爱上您了……请您也爱我吧！

帕梅拉　噢！当然，当然，先生。

吉罗夫人　谁能不爱您呢？

吉罗　先生，我不过是个看门人……而且，现在连看门人也不是了……您爱我们的女儿，您刚刚和她说了……请您原谅……我眼里充满泪水……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拭泪）对！您爱她爱得对！……这证明您有头脑！……因为帕梅拉……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还比不上她哩！……只不过有我们这样的父母真丢人……

帕梅拉　父亲！

吉罗　您真是……人中的豪杰！……好吧，我和我妻子，我们去隐姓埋名，对吗，老伴？……到很远的乡下！……到了星

期天，望弥撒的时候，您会说：他们两人正为我……为他们的女儿祈祷仁慈的上帝哩……

（帕梅拉拥抱其父母。

杜普雷　真是心地善良的人！……噢！可惜这样的人没有封号！……没有财产！……你们还留恋你们的外省！……那好吧，你们就回那儿去吧，在那儿幸福、安静地过日子吧……一切由我负责好了。

吉罗和吉罗夫人　啊！我们感恩不尽……

杜普雷　又来了……这个字眼会使你们倒霉的！我要把它从字典里划掉！……现在我把你们带到乡下！……去吧……去准备一切吧。

吉罗　律师先生！……

杜普雷　唔，什么事？

吉罗　还有那个可怜的约瑟夫·比内，他也有危险！……他不知道我女儿和我们都在这里。可是，三天前，他来找您的仆人，样子狼狈得惊人。既然这儿是仁慈上帝之家，他便藏在这里的顶楼上！

杜普雷　叫他下来吧。

吉罗　他不会答应的，先生，他太害怕被捕了……他吃的东西都是从屋顶的通风孔送进去的！……

杜普雷　他很快会自由的，我希望……我正在等待一封信，信一到我们就都放心了。

吉罗　该让他放心吗？

杜普雷　不，还不到时候……今晚吧。

吉罗　（向其妻）我多加小心到家里看看。

〔吉罗夫人一面送他，一面不断嘱咐；她从左边下，帕梅拉打算随她走。

杜普雷　（把她叫住）那位比内……您难道不爱他？

帕梅拉　不，从来就没爱过！

杜普雷　另外那位呢？

帕梅拉　（有点激动，但立即按捺住了）我只爱您！……

〔她正要走出去时，前厅传来了声音。于勒出现了。

第　二　场

〔帕梅拉，杜普雷，于勒。

于勒　（向众仆）我告诉你们，别拦住我……我有话非跟他说不可。（瞥见杜普雷）啾，先生！……帕梅拉她怎么啦？……她自由吗？脱身了吗？……

帕梅拉　（走到门口站住了）于勒……

于勒　天啊！小姐，您在这里？……

杜普雷　而您，先生，我还以为您在布鲁塞尔呢！……

于勒　对，他们不由分说要我走，我当时顺从了！……我从小听话，看见家里人就发抖！……但我虽然走，过去的事情可忘不了！……六个月以前，先生，在认识她以前……我不顾一切地想娶费尔比家的小姐，一方面为了满足他们攀龙附凤的心理，还有，不瞒您说，出于我自己的虚荣心理。

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贵族，因为我只不过是个暴发户的儿子！……我遇见了帕梅拉，爱上了她！……后来的事，您都知道了！……最初是感情，后来变成了责任。当我离开她一小时比一小时更远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顺从就是懦弱。等他们以为我已经走远时，我便跑了回来！……您说过，她被捕了！……而我却溜了！……（向他们二人）您是我的恩人，将来也是她的恩人，不见您一面……

杜普雷　（仔细看着他们二人）好……好极了！……真是有情有义！……总之，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帕梅拉　（旁白，擦眼泪）谢谢，我的上帝！

杜普雷　您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

于勒　我的要求？……和她命运与共……若有必要，生死与共……如果上帝垂顾，我想对她说：帕梅拉，你愿意嫁给我吗？

杜普雷　啊，见鬼！见鬼！只有一个小小的困难……就是我要娶她！……

于勒　（惊讶不已）您？

杜普雷　是的，我！……（帕梅拉垂下眼睛）我没有家人反对。

于勒　我会说服我的家人。

杜普雷　您会被打发到布鲁塞尔。

于勒　我这就跑去找我母亲！……我一定鼓起勇气！……哪怕这会使我失去我父亲的欢心……哪怕我姑姑会剥夺我的继承权，我也要反抗！……否则我的尊严何在，良心何在……不过，我还有希望吗？……

杜普雷　您问的是我？……

于勒　帕梅拉，回答吧，我求求您……

帕梅拉　（向杜普雷）我答应您，先生。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一个仆人。

〔仆人向杜普雷呈上一张明信片。

杜普雷　（看着明信片，神情非常诧异）怎么！（向于勒）费尔比先生在哪儿？您知道吗？

于勒　在诺曼底[1]他弟弟费尔比伯爵那里。

杜普雷　（仔细看明信片）好……去找您母亲吧。

于勒　那么您答应我……

杜普雷　什么也没答应！……

于勒　再见，帕梅拉！……（边出去边旁白）我会回来的。

〔于勒下。

杜普雷　（于勒走后转身向帕梅拉）要他回来吗？

帕梅拉　（非常激动地投进杜的怀抱）啊！先生！……（下）

杜普雷　（目送她出去，拭泪）感恩……你就相信吧！……（打开秘密的小门）请进，先生，请进。

---

① 诺曼底，法国北部地区。

第 四 场

〔杜普雷，费尔比。

杜普雷　先生，大家都以为您在远离巴黎二百公里以外，可您却在这里！

费尔比　我是今天早上到的。

杜普雷　大概有重要事情？

费尔比　跟我没有关系，但我不能袖手旁观！……不知先生能否相助。

杜普雷　先生，能帮助您是我的荣幸。

费尔比　杜普雷先生，我们相遇时的环境使我有机会欣赏您的才干。在我所佩服的人中间，才华出众，气度超群者大有人在，但您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

杜普雷　啊，先生，听了您这番话，我不得不说，您是帝国的老元戎，您忠诚勇敢，卓尔不群，在我眼里，您就是这个光荣时代的集中体现。（旁白）但愿我没事求他！

费尔比　这样说来，您答应相助喽？

杜普雷　完全答应。

费尔比　我想向您打听帕梅拉·吉罗这位姑娘的情况。

杜普雷　我很了解。

费尔比　卢梭一家人行为卑劣。

杜普雷　先生的行为难道比他们好么？

费尔比　我打算替她想办法！自从这位姑娘因伪证罪被捕以后，案情有什么进展吗？

杜普雷　噢！这对您说来无足轻重。

费尔比　当然……不过……

杜普雷　（旁白）他巧妙地想叫我开口，想知道有无妥协的余地。（高声地）费尔比将军先生，有的人心里的打算和想法是猜不透的，只有他们的行动和发生的事件才能说明和解释。这些人是强者……请您原谅我的直率，我认为您不属于这种人。

费尔比　先生何出此言！……您真是奇怪的人！……

杜普雷　何止如此！……我认为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您听我说……您说话吞吞吐吐，您是未来的大使，想在我身上进行外交研究，您选错了题目，我却要告诉您您所不愿告诉我的事情。您野心勃勃而又小心谨慎，您成为阴谋的首领……阴谋失败以后，作为勇敢的标志，您置曾经被您推到前台的人于不顾，急于飞黄腾达，又踏上另一条道路：您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归顺新朝，对新政权顶礼膜拜，这又是您卓尔不群的证明！您正在等待论功行赏……封您为驻都灵① 的大使！……一个月以后，您就会收到委任状。可是，帕梅拉被捕了，有人看见您去过她家里，您在这宗伪证案里可能会受到牵连！于是您急急跑来，担心被揭露，失去千辛万苦挣来的这个前程！……您卑躬屈

---

① 都灵，一八六四年以前意大利首都。

节、甜言蜜语地来找我，以为我会上您的当，这就是您光明正大的证明！……对！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帕梅拉已在法院掌握之中，她什么都说了。

费尔比　那便如何是好？

杜普雷　我有一个办法！……您写信告诉于勒，说您还他自由，费尔比小姐也同意解除婚约。

费尔比　您真的这样想？

杜普雷　您认为卢梭一家人行为卑劣，您就应该鄙视他们！……

费尔比　您知道……承诺……

杜普雷　我只知道，您个人的财产与您所觊觎的地位不太相称……布罗卡夫人财大气粗，一定会给您援手，如果这门亲事……

费尔比　先生……这丢尽我们面子！……

杜普雷　不管这是真还是假，您就按我的要求做吧！……只要您肯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一定想办法不让您受到牵连……写信呀……否则您就自己看着办好了！……咦，我听见有主顾来了！……

费尔比　我不愿见到任何人！……别人都以为我走了……甚至于勒一家……

仆人　（通报）布罗卡夫人到！

费尔比　噢，天啊！

〔他急忙跑进右面的书房。

第 五 场

〔杜普雷，布罗卡夫人。

〔布罗卡夫人进来时头戴面纱，进来后小心翼翼地把面纱撩起。

布罗卡夫人　我曾多次登门拜访，但都缘悭一面……这里没有旁人吗？

杜普雷　（微笑）绝对没有。

布罗卡夫人　那好，先生……那件该死的案子又要重新审理了吗？

杜普雷　可惜正是！

布罗卡夫人　真是该诅咒的小冤家！……要不是我把他培养大，非取消他的继承权不可！……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先生。我的行为风范一向受人尊敬，难道您就眼看着我再度被卷进去？可是这一次，单凭我走过吉罗一家的门路便可能会惹麻烦！……

杜普雷　我也是这么想！……您引诱、拉拢过帕梅拉！

布罗卡夫人　唉，先生，有些人我真不该和他们来往！……一个波拿巴分子①……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一个没良心的人。

---

① 指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拥护、支持或怀念他的人。

〔一直仔细听着的费尔比重新又藏起来并作了一个愤怒的姿势。

杜普雷　您以前好像很看重他的啊！

布罗卡夫人　看重的是他的家庭！……和这个名门望族做亲家！……我梦想给我侄儿弄个锦绣前程……

杜普雷　您忘记了他对您的感情，他慷慨无私的精神了。

布罗卡夫人　他的感情！……他慷慨无私的精神！……那将军已经不名一文了，而且我答应过，婚约一经签署就给他十万法郎。

杜普雷　（大声咳嗽，同时转身对着费尔比躲藏的地方）哼！哼！

布罗卡夫人　尽管那位费尔比先生说您是个没有能力的人，但我还是秘密而充满信心地来了！……他还跟我说了您许多很难听的话。我是来恳求您帮我摆脱困境的……我会给您钱！……您要什么都行。

杜普雷　令侄原来要娶费尔比小姐的时候，您答应给他出一份彩礼，现在我首先要求您答应照旧给他出这份彩礼，让他娶任何他认为合适的人。

布罗卡夫人　对不起……娶任何他认为合适的人……

杜普雷　您自己决定吧！

布罗卡夫人　可是得让我知道啊！……

杜普雷　那么您自己想办法好了！

布罗卡夫人　这简直是乘人之危！……噢！上帝！有人来了。

杜普雷　(看着舞台深处)是您家里的人!……

布罗卡夫人　(定睛细看)卢梭先生!我的妹夫!……他来干什么?他对我发过誓说一定挺住的呀!

杜普雷　您也是呀!……您对您的家人指天誓日,可也没挺住啊。

布罗卡夫人　要是我能听听就好了!……

〔卢梭与其妻上,布罗卡夫人急忙钻进左面帘子。

杜普雷　(看着她)好极了!……如果那两位要藏起来,我真不知道他们该往哪儿钻了!

第　六　场

〔杜普雷,卢梭,卢梭夫人。

卢梭　先生,您看,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今天早上,我的大姨子布罗卡夫人来找我妻子的麻烦来了。

卢梭夫人　先生,我对此害怕极了!……

杜普雷　(给她端了把椅子)请坐……夫人……

卢梭　照这样看,我儿子又被牵连进去了。

杜普雷　这是事实!

卢梭　我可受不了啦!……这个案子延续了三个月,我的生命却缩短了十年!……投机取巧,机关算尽,我牺牲了一切,把什么都交给了别人。最后,总算成了!……但正当我认为一切都了结的时候,却又必须放下一切,把宝贵的

时间用于奔走和活动！……

杜普雷　我为您惋惜！……啊！我真为您惋惜！……

卢梭夫人　可是，我不能……

卢梭　这是您的过错！……您家庭的过错！……布罗卡夫人的姓氏有贵族的标记①，最初，她总管我叫我亲爱的卢梭……还对我……因为我当时有十万埃居！……

杜普雷　这标记是个漂亮的装饰。

卢梭　她出于野心和傲气，投进了费尔比先生的怀抱。（费尔比和布罗卡夫人各自把头探出帘外，仔细倾听）真是天生的一对！……可爱的人物，一个是候见室的勇士！……（费尔比忙把头缩回去）另一个是虚伪的老虔婆。（布罗卡夫人也把头缩进去）

卢梭夫人　先生，那是我姐姐！……

杜普雷　噢，您说得太过分了！……

卢梭　您不了解他们！……先生，我再次来求您……又该开庭审讯了！……那个小姑娘会怎么样？……

杜普雷　先生，那个小姑娘是我的妻子！……

卢梭和卢梭夫人　您的妻子！……

费尔比和布罗卡夫人　他的妻子！……

杜普雷　对，她一获得自由我便娶她……除非她成了你们儿子的妻室！……

卢梭　我儿的妻子！……

① 法国姓氏中，贵族的标记为“德”(de)，为了简化，译文未将“德”字译出。

卢梭夫人　他说什么？

杜普雷　咦！怎么啦？……你们觉得惊讶了？……但是，你们头脑里必须接受这个概念……因为这是我所要求的。

卢梭　（讽刺地）噢！……杜普雷先生！……费尔比小姐是一个奸人的侄女，我并不是非要她不可！……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布罗卡夫人，她一定要促成这门好亲事……可是，从那儿一降降到一个看门人的女儿……

杜普雷　那个人已经不是看门的了！……

卢梭　怎么？

杜普雷　他由于您的儿子已经失去了工作，他就要返回外省靠年金……（卢梭侧耳细听）您将来给他的年金过日子了。

卢梭　啊，您开玩笑！……

杜普雷　一点也不开玩笑！……您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而您给他们一笔钱养老。

卢梭　先生……

第七场

〔前场人物，比内（面无人色地进来）。

比内　杜普雷先生……杜普雷先生！请救救我！

三人异口同声　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

比内　军队！……骑马的军队，他们捉我来了。

杜普雷　别出声！别出声！（众人一阵惊慌；杜普雷忧心忡忡地看着帕梅拉藏身的房间。向比内）来抓你？……

比内　我看见一个军人，您听见吗？……有人上楼了，您快把我藏起来！……把我藏起来！……（他想藏到书房里；费尔比叫了一声跑出来）啊呀！（他钻到帘子下面，布罗卡夫人大叫着冲出来）天啊！……

卢梭夫人　姐姐！

卢梭　费尔比先生。

〔门开了。

比内　（倒在舞台深处一把椅子上）咱们全都跑不了啦！……

一仆人　（进来，向杜普雷）掌玺大臣先生派人来了。

比内　作证？① 这跟我有关系！……

杜普雷　（庄严地往前走，对仍然留在前台的卢梭夫妇和费尔比）现在，我让你们四位面对面地留在这里……既然你们都非常自爱自重……你们就考虑一下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吧：为你们牺牲了自己一切的那位姑娘并没有得到尊重……她为你们丢了面子，却又被你们所羞辱……你们必须对这一切作出补救……就在今天……此时……此地……这样，我们便搭救你们……如果你们还值得搭救的话。

① 掌玺大臣（Le garde des sceaux）的des sceaux一词，转意是“证实”、“肯定”。比内因而觉得与自己有关。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除杜普雷。

〔他们一时感到异常尴尬，不知道装出什么表情才好。

比内 （走上前来）咱们现在都老实了！（向费尔比）我说……等咱们进了监狱，您，您可得照顾我啊！……因为我心里难受，袋里空空！……（费尔比不理他。他又向卢梭）您知道！……有人答应过我！……（卢梭走到一旁，不回答他。他转向布罗卡夫人）我说，有人向我作过某种承诺……

布罗卡夫人 好极了！

卢梭夫人 您那么害怕！……却又在这里！……是被人追到这儿来的吧？

比内 才不哩！……我在这幢房子里已经四天了，像一条虫那样藏在顶楼里……我到这儿来是因为吉罗老两口已经不在他们自己家里了，他们是被人从家里绑走的……帕梅拉也不见了……很可能被单独关起来了。啊！首先说我吧，我并不想冒风险；我向法庭撒了谎，这不假……如果要判我刑，为了获得释放，我就招，把所有人都端出来！……

费尔比 （忙不迭地）必须如此。

〔他坐到桌旁，写了起来。

布罗卡夫人　啊！……于勒！……于勒！……该死的孩子……你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卢梭夫人　（向其夫）你看见了吧！……这个人把你们都攥在手心里了！……只好同意了。

〔费尔比站起来，布罗卡夫人坐到他的位置上写。

卢梭夫人　（向其夫）我的朋友，我求求你了！……

卢梭　（决心已定）当然！这个可恶的律师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于勒已经到了布鲁塞尔。

〔门开了，比内叫了一声，来的是杜普雷。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杜普雷（回到厅内）。

杜普雷　怎么样，（布罗卡夫人把他要的字据交给他；费尔比也交了自己的字据；卢梭仔细打量杜普雷）好了！……（费尔比愤怒地看了杜普雷和那家人一眼，转身走了。杜普雷问卢梭）先生，您呢？

卢梭　我让我儿子自己决定该怎么办。

卢梭夫人　啊，我的朋友！

杜普雷　（旁白）他以为他儿子离这儿很远哩。

卢梭　可是于勒在布鲁塞尔，必须要他回来才行。

杜普雷　对！这完全正确！……事情很清楚，我不能要求立即……就在这里……而他却在那边！……这样做毫无

意义。

卢梭　当然！……以后吧！……

杜普雷　等他一回来。

卢梭　对！等他一回来。(旁白)我想办法让他留在那里。

杜普雷　(朝左边的门走去)来吧……年轻人，来吧……谢谢您家里人，他们什么都同意了。

卢梭夫人　于勒！

布罗卡夫人　我的侄儿！

于勒　可能吗？

杜普雷　(向另一个房间跑去)还有您，帕梅拉！……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拥抱您丈夫吧！

〔于勒向帕梅拉奔去。

布罗卡夫人　(向卢梭)怎么回事？

杜普雷　她没有被捕！……将来也不会！……我没有爵位……我不是某位法国贵族的兄弟……但我有点影响。她一片赤诚，得到大家的怜悯……事情就算了结了……这是掌玺大臣差人捎信通知我的，这个傻瓜把骑马的信使当作军队了。

比内　从天窗看不清楚。

布罗卡夫人　先生，您对我们突然袭击；我收回我的承诺。

杜普雷　我，我可是有您的字据。您想打官司么？……那好……我奉陪。

吉罗夫妇　(走上前来)杜普雷先生！……

杜普雷　你们对我的安排满意吗？……(在这段时间，于勒和

卢梭夫人劝卢梭别再坚持，卢梭还在犹豫，但终于在战战兢兢走上前来的帕梅拉额上吻了一下。杜普雷向卢梭走去，看见他吻帕梅拉，便向他伸出手，说道）好，先生！……（然后转而问于勒）她能得到幸福么？……

于勒　噢！我的朋友！……

〔帕梅拉吻杜普雷的手。

比内　（向杜普雷）我说，先生，难道我真的是傻瓜吗？……您不必说了！……他娶她……我也深为感动！……不过，我难道不能得到点什么吗？

杜普雷　事成了！我把我办这个案子的酬金给你。

比内　啊！我将不忘大德。

杜普雷　这是你想在收据上说的话吧！

——剧终

张冠尧 译

后　　母

五　幕　剧

人 物 表

将军　德·格朗尚伯爵

欧仁·拉梅勒

费迪南·马尔康达

维尔农，医生

戈达尔

一名预审法官

菲利克斯

尚帕涅　工头

博德里荣　药剂师

拿破仑　将军之子

杰特律德　德·格朗尚伯爵的续弦

波莉娜　伯爵之女

玛格丽特

数名警察　一名书记官　教士

〔时间：一八二九年，地点：卢维耶尔附近的一家呢绒织造厂。

第 一 幕

〔布景：一座装饰颇为华丽的客厅，墙壁上挂着皇帝父子的画像。正门前是带雨檐的台阶。右首房门通波莉娜的房间，左首房门通将军夫妇的房间。正门左侧摆了一张桌子，右侧摆放了一个布勒式的大衣柜。

〔靠波莉娜卧室房门有玻璃隔板，罩着一个满是鲜花的花儿，对面则是备有全套用具的壁炉。舞台前侧，左右两厢各放了一张长沙发。

〔杰特律德上，她刚散步回来，摘了一束鲜花，放到花儿上。

第 一 场

〔杰特律德，将军。

杰特律德　听我说，朋友，女儿已经二十二岁，再不出嫁就不像话了。波莉娜拖到现在还不选个丈夫，这种情况下，父母就该为儿女做主……况且，这事儿闹得我也不好做人。

将军　为什么？

杰特律德　做后母的，难免受人猜疑。近来，卢维耶尔一带人们议论纷纷，说是我从中作梗，阻挠波莉娜的婚事。

将军　小城镇里总有这些轻口薄舌的人！我真想割掉几个人的舌头！居然攻击你，杰特律德！十二年来，你成了波莉娜的名副其实的母亲，正是你呕心沥血，抚养她成人！

杰特律德　人心不古啊！我们住得离城这么近，却不肯进城应酬，他们绝饶不过我们。社交界要惩罚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把它放在眼里！你以为我们的和美生活不会让人眼红吗？就说我们的大夫……

将军　维尔农？……

杰特律德　对，维尔农就对你嫉妒得要命：他没能在一个女子身上赢得我对你这样的深情，简直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断言我是逢场作戏！装了十二年？真好像有这种事儿！

将军　一个女人虚情假意十二年，不可能不被人发现。那是胡说八道！哼！维尔农！连他也这样！

杰特律德　嗳！他是开玩笑！就按我说的定了吧，你见见戈达尔。真怪，他怎么还没有到。男方非常有钱，若是拒绝人家，那可太荒唐了。他爱波莉娜，尽管他也有缺点，有几分土气，但是能使你女儿幸福。

将军　选择丈夫，我让波莉娜完全自己做主。

杰特律德　唔！放心吧！这女儿性情多温柔！多有教养！举止多文静！

将军　温柔！她跟我一样，是个烈性子。

杰特律德　她，烈性子！瞧你说的，还有你……你做任何事不

是都想让我称心吗？

将军　你是天使，绝不会提出惹我不快的要求！对了，维尔农验完尸要来和我们共进晚餐。

杰特律德　还有必要告诉我吗？

将军　我跟你说一声，只想让他喝到他爱喝的酒！

菲利克斯　（上）德·里蒙维尔先生到。

将军　请进来。

杰特律德　（示意让菲利克斯摆好花儿）你们谈事吧，波莉娜在房间里梳妆，我去照看着点儿。现在的姑娘家，有时不懂得怎样打扮才合适。

将军　这倒不是花销少的缘故！这一年半以来，她用于打扮的钱，比从前翻了一番。可怜的姑娘，归根结底，这是她唯一的乐趣。

杰特律德　什么，她唯一的乐趣？那么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难道不算一种乐趣吗？我若是没有福气做你的妻子，倒希望是你的女儿…… 我永远也不离开你！（她走了几步）你是说，一年半以来？怪事儿！……不错，这一阵子，她爱穿镶花边的衣裙，爱戴首饰，喜欢漂亮的东西。

将军　她有钱，有什么花点子，都能如愿以偿。

杰特律德　嗯，她已经成年啦！（旁白）爱美爱打扮，这不过是烟幕！幕后有什么鬼呢？（下）

第　二　场

将军　(独白)真是一颗珍珠！我身经二十六次战斗，受了十一处伤，又不幸丧偶，多亏她在我心中代替了仙逝的天使。我有何德何能，仁慈的上帝赏赐给我杰特律德，哪怕这仅仅是为了皇帝的退位和驾崩而安慰我，也是我的造化啊！

第　三　场

〔戈达尔，将军。

戈达尔　(上)将军！

将军　哦！您好，戈达尔！不用说，您要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天喽？

戈达尔　也许整整一周，将军，只要您俯允我的请求，但是我不大敢启齿。

将军　尽管说！我了解您的请求……我夫人也替您说话……哼！诺曼底人，您击中了她的弱点。

戈达尔　将军，您是位老兵，不喜欢耍嘴皮子，办什么事都像冲锋陷……

将军　勇往直前。

戈达尔　这对我正合适！因为我特别胆怯……

将军　您！亲爱的，我得向您道歉：我把您当成完全了解自己价值的人了。

戈达尔　当成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老实说吧，将军，我要结婚，是因为我不善于追求女人。

将军　（旁白）土包子！（高声）怎么，戈达尔先生，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龄，还……戈达尔先生，您得不到我的女儿了。

戈达尔　嗳！放心吧！您强调的是手腕。其实我有勇气，勇气十足，只不过，我要确认不会碰钉子。

将军　您有勇气进攻城门大开的城池。

戈达尔　绝不是这样，将军，您这阵戏谑，把我吓住了。

将军　放手干吧！

戈达尔　可是，对女人们的忸怩作态，我根本领会不了！她们无论以是为否，还是以否代是，我都听不出来；我既然要爱，就要得到对方的爱……

将军　（旁白）带着这种念头，他会得到爱的。

戈达尔　许多男人同我类似，极端厌恶比试矫揉造作的功夫。

将军　不过，这其中的妙趣，莫过于遇上抗拒！它能让人尝到战而胜之的乐趣。

戈达尔　这一点我不敢苟同！我饥饿的时候，绝不跟饭菜忸忸怩怩！我尽管是诺曼底人，但喜欢既决案件，不大看重诉讼程序。我在社交界看见一些油滑的男人，他们凑到女人身边说："喃，夫人，您这衣裙真美。""您真有审美眼光。惟独您才晓得如此打扮。"从这种话入手，往前推进，推进……终于达到目的，老实说，他们身手不凡！然而我

却不明白，讲这种废话怎么就能得逞……我看见一位美貌女子，要冥思苦想很久很久，才能想出几句话表白自己。

将军　哦！帝国时期的男子汉可不是这样。

戈达尔　正因为如此，我才壮起胆子！这种虚假的胆量，再加上四万利勿尔年金，就不会遭人拒绝了，我向前冲，也就能够得胜。您把我看成自命不凡的人，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即使没有奥热山谷那样可做抵押的好牧场，总还拥有一座设备齐全的华丽府邸，须知一旦结婚，我妻子只能带来一份嫁妆，而她却能得到我已故母亲遗留的开司米和花边织物。将军，一个人拥有这一切，就能精神抖擞。这样一来，我就是德·里蒙维尔先生了。

将军　不，戈达尔。

戈达尔　戈达尔·德·里蒙维尔。

将军　只叫戈达尔。

戈达尔　将军，这是可以容忍的。

将军　我嘛！一个人，哪怕是我的女婿，我也不能容忍他否认父亲；何况，令尊是一位正派人，他从卡昂城亲自赶牛群去普瓦西，一路上就让人称戈达尔，戈达尔老头儿。

戈达尔　他是个杰出的人。

将军　在他那一类人中比较……我倒明白了。由于他的牛群给您带来四万法郎的年金，您就指望贩卖别的牲口，好给自己的姓名添上德·里蒙维尔。

戈达尔　嗳，将军！您问问波莉娜小姐好了，她是当代人。现

在是一八二九年，在查理十世治下。将来她从舞会出来，准爱听人呼唤：德·里蒙维尔夫人的随从，而不愿意听人呼唤：戈达尔夫人的随从。

将军　哼！就算我女儿喜欢这种蠢事，不过，由于别人嘲笑的是您，这对我就完全无所谓了，我亲爱的戈达尔。

戈达尔　德·里蒙维尔。

将军　戈达尔！喏，您是个正派人，既年轻，又富有，您说您不追逐女人，我女儿到尊府上就成了王后……那好，您去求得她的应允，我自然不在话下；要知道，波莉娜只能嫁给她爱的人，穷富不论……唔！有一种情况例外，但与您无关。我宁肯去参加她的葬礼，也不愿送她去市政府，把她嫁给那四、五个坏蛋之一的儿孙、兄弟、侄儿、表弟，或者他的一个姻亲；那四、五个坏蛋背叛了……须知我崇拜的，就是……

戈达尔　皇帝……这大家知道……

将军　首先是上帝，其次是法兰西或者皇帝……对我来说，两者一体……最后是我妻子儿女！谁敢碰一碰我的神明，就成为我的仇敌；我要像打兔子一样干掉他，而且心安理得。这就是我在宗教、国家与家庭上的观念。这信条少而精。我在滑铁卢受伤时，是青年禁卫军上校，在解散卢瓦尔军团的那个该死的命令下达之后，我就怀抱幼年丧母的可怜女儿，于一八一六年迁居此地，在卢维耶尔城附近办起呢绒厂，您说这是为什么？

戈达尔　不为当权者效劳。

将军　以免被当成杀人凶手送上断头台。

戈达尔　哦！仁慈的上帝！

将军　那些叛徒，我若是碰到一个，准得收拾他。时至今日，事隔近十五年，只要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者听人提起他们，我周身血液就沸腾起来。总而言之，一旦狭路相逢，我撞见他们当中哪一个，什么也拦不住，我肯定要扑上去，掐住他的喉咙，撕碎他，掐死他……

戈达尔　（旁白）得顺着他说。

将军　是的，先生，我会掐死他！……我的女婿胆敢折磨我的掌上明珠，也是同样下场。

戈达尔　啊！

将军　哦！我也不愿意他让我女儿牵着鼻子走。一个男子汉在家中，像我在这里一样，应当是国王。

戈达尔　（旁白）可怜的人，多没有自知之明！

将军　您说什么？

戈达尔　我说，将军，您的威胁吓不倒我！既然心中只有一个女子，那她就能得到深厚的爱。

将军　很——好，亲爱的戈达尔。至于嫁妆……

戈达尔　噢！

将军　至于我女儿的嫁妆，包括……

戈达尔　包括……

将军　她母亲的财产和他舅父邦凯尔的遗产……全部给她，我放弃全部权利。总共三十五万法郎和一年的利息，因为波莉娜二十二岁了。

戈达尔　就是三十六万七千五百法郎。

将军　不对。

戈达尔　怎么，不对？

将军　还要多！

戈达尔　还要多？……

将军　总共四十万法郎。（戈达尔露惊异之色）我给凑了个整数！……不过，您从我手中再也得不到一文钱了……您明白吗？

戈达尔　不明白。

将军　我喜爱小拿破仑。

戈达尔　德意志小公爵？

将军　不，是指我儿子，他们只同意给他起名叫莱翁；但是，我把拿破仑写在（拍拍心口）这儿啦！……因此，我要为他，为他母亲尽量攒钱。

戈达尔　（旁白）尤其为他母亲，那可是个精明的女人。

将军　怎么样？……您若觉得不合适，就应当明说。

戈达尔　（旁白）将来得打官司。（高声地）正相反，将军，我还要助您一臂之力呢。

将军　一言为定！正因为如此，我亲爱的戈达尔……

戈达尔　德·里蒙维尔。

将军　戈达尔，我更喜欢戈达尔。这就是为什么我，德·格朗尚伯爵，从前当上将军，指挥过青年禁卫军榴弹部队，如今穿上步兵服装。

戈达尔　这极其——自然！节俭吧，将军，您百年之后，不能

不给遗孀留下财产。

将军　那是个天使，戈达尔。

戈达尔　德·里蒙维尔。

将军　戈达尔，您未婚妻的教育，全是这个天使的功劳；她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波莉娜。波莉娜是颗珍珠，是块宝玉，她没有离开过家门，天真纯洁，像婴儿一样。

戈达尔　将军，让我讲一句心里话！诚然，波莉娜小姐容貌俊美。

将军　我正是这样认为。

戈达尔　她容貌很美；不过，在诺曼底，更美的姑娘，大有人在，而且很有钱，有些比她还富有……喏！您还不知道，那些能继承大笔遗产的姑娘的父母，都纷纷追逐我！……总而言之，有伤大雅。然而，我倒觉得开心，我去那些府上作客，被奉为上宾……

将军　自命不凡！

戈达尔　嗳！这倒不是我有多大面子！我有这个自知之明！那是冲我那些尚未抵押出去的牛图案的漂亮大围巾，冲我积蓄的财富，也冲我从不花光全部收益的主张。这么多人家，是什么促使我向贵府求亲，您知道吗？

将军　不知道。

戈达尔　有些阔佬向我打保票，说是能请陛下降一道诏书，封我为德·里蒙维尔和法兰西贵族院议员。

将军　您？

戈达尔　啊！对呀，是我！

将军　您打过胜仗吗？您拯救国家了吗？您为国增光了吗？实在可怜！

戈达尔　实在可……（旁白）我怎么说呢？（高声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法不同！总之，您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了您可爱的波莉娜吗？

将军　见鬼！还不是因为您爱她……

戈达尔　哦！当然喽，不过还由于这里的气氛洋溢着和谐、宁静和幸福！一户古朴敦厚的善良人家，多么吸引人啊！我很爱观察。

将军　也就是说好奇……

戈达尔　将军，好奇心是观察之母。我了解全省人的正反两面。

将军　哦，是吗？

戈达尔　是啊！在我向您提到的所有那些人家里，我看到了丑陋的一面。公众只见体面的表象：主妇贤惠，父亲仁慈，子女可爱，叔伯堪称典范。他们不必忏悔，别人就会让他们领圣体，就会向他们提供资金……然而深入里面一看，一位初审法官也会大惊失色。

将军　哦！您这么看世人？我则不然，还始终抱着幻想。探究人们的良心，这是神甫和法官的事情；我不喜欢黑教袍，但愿至死也不会同他们谋面！不过，戈达尔，您带着这种感情光临舍下，比您所拥有的财富更令我欣慰……好，诚笃可感，您赢得了我的尊重，而我的尊重是不轻施于人的。

戈达尔　承蒙厚爱，将军。（旁白）岳父，也落入掌中！

第　四　场

〔将军，戈达尔，波莉娜，杰特律德。

将军　（看见波莉娜）哦！你来啦，孩子？

杰特律德　她真美，是不是？

戈达尔　小……

杰特律德　哦！对不起，先生，我只顾看我的作品了。

戈达尔　小姐真是光艳照人。

杰特律德　今天晚饭有客人。我根本不像她的后母，我喜欢打扮她，好像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戈达尔　（旁白）他们早就等候我啦！

杰特律德　我要让您单独和她在一起……向她求爱吧。（对将军）朋友，我们到台阶上，看看亲爱的大夫到了没有。

将军　我向来听你的。（对波莉娜）再见，宝贝儿。（对戈达尔）回头见。

〔杰特律德和将军走上门前台阶；不过，杰特律德仍监视着戈达尔和波莉娜。费迪南要从波莉娜的卧室走出来，看见波莉娜使眼色，便慌忙退回去。

戈达尔　（站在台前）嗯，我该对她讲点什么花言巧语呢？哦！有啦！（对波莉娜）今天，小姐，天气多好。

波莉娜　是很好，先生。

戈达尔 小姐?

波莉娜 先生?

戈达尔 对我来说,只要您一句话,天气就会变得更好。

波莉娜 什么?

戈达尔 您不明白? 德·格朗尚夫人,您的继母,一句也没有向您提到我吗?

波莉娜 刚才给我穿衣服的时候,她对我说了您无数好话!

戈达尔 承蒙她的美意,她讲我的那些好话,您相信一点吗?

波莉娜 啊! 全部相信,先生!

戈达尔 (坐到一张扶手椅上,旁白)这也太顺利了。(高声地)难道她碰巧失慎,对您说我非常爱您,渴望您成为德·里蒙维尔府的女主人吗?

波莉娜 她隐约向我暗示了您的来意,这真是我的无尚光荣。

戈达尔 (跪下)我发狂一般爱您,小姐;我喜欢您胜过喜欢德·布隆维尔小姐、德·克莱维尔小姐、德·韦尔维尔小姐、德·蓬德维尔小姐……胜过……

波莉娜 噢! 够啦,先生! 萌生不久的爱情,就有这么多的表白,真叫我不敢当! 这简直是百牛大祭。(戈达尔站起来)令尊大人仅仅把牛群赶到屠宰场,而您却亲手宰牛。

戈达尔 (旁白)哎呀! 哎呀! 看来,她在挖苦我……等一等,等一等!

波莉娜 至少应当等待,坦率地说……

戈达尔 您还不想结婚。您在父母身边生活很幸福,不愿意离开您父亲。

波莉娜　正是如此。

戈达尔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母亲就会说自己的女儿年龄太小；然而令尊大人说您二十二岁了，我原以为您渴望办终身大事了。

波莉娜　先生！

戈达尔　我知道，您主宰着您我二人的命运；不过，您父亲和继母都推测您的心是自由的，既然我有了这个底儿，您能给我个盼头吗？

波莉娜　先生，您追求我，不管这种念头多么抬举我，您也无权对我进行极为失礼的审查。

戈达尔　（旁白）莫非我有情敌？……（高声地）小姐，任何人都不会不经过战斗便放弃幸福。

波莉娜　又来啦？恕不奉陪，先生。

戈达尔　求求您，小姐。（旁白）这就是开玩笑的后果。

波莉娜　哦！先生，您富有，天生一副英俊的容貌，既有教养，又极聪颖，要找一位比我有钱、比我漂亮的女子，那还不轻而易举。

戈达尔　可是，人一旦坠入情网呢？

波莉娜　对呀，先生，正是这个理儿。

戈达尔　（旁白）唔！她爱上别人了……我要留下来弄清楚是谁。（高声地）小姐，您能否照顾我的自尊心，至少允许我在此逗留几天？

波莉娜　这要由我父亲回答您，先生。

杰特律德　（走上前，对戈达尔）怎么样？

戈达尔　断然拒绝，不留情面，也不给希望；她有意中人了吧？

杰特律德　（对戈达尔）她？我一手抚养起来的孩子，若有意中人，是瞒不过我的；何况，无人来这里拜访……（旁白）这个青年引起了我的怀疑，疑虑像匕首一样刺进我心里……（对戈达尔）还是问问她吧……

戈达尔　嗳！还敢问她？……她刚听一句嫉妒的话，就勃然大怒。

杰特律德　那好，我去盘问盘问她！……

将军　嘿！大夫来啦！……我们可以了解到尚帕涅那个女人的死因了。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维尔农大夫上。

将军　怎么样？

维尔农　我心里早就有数，夫人们。（向她们致敬）一般规律，男人打老婆，不会下毒谋害她，否则要因小失大。他同受气老婆的命运紧密相连。

将军　（对戈达尔）他很可爱！

戈达尔　他很可爱！

将军　（向大夫介绍戈达尔）戈达尔先生。

戈达尔　德·里蒙维尔。

维尔农　（看了看戈达尔，擤鼻涕，又继续说道）即使把老婆打

死，那也是失手，打得太重了，他要痛悔不及。尚帕涅则不然，他颇为天真，自然而然成了光棍，还美滋滋的。其实，他老婆死于霍乱。这种病例极少见，只是亚洲霍乱时有发生。我很高兴检验了这一病例，因为，自从出征埃及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当初如果请我去给她诊治，我会救她一命。

杰特律德　啊！真幸运！……我们的庄园，十二年来始终非常安宁，只要发生一桩人命案，我就会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将军　这就是众口铄金。不过，维尔农，你有把握吗？

维尔农　有把握！对于一个老外科主治医生，多此一问！要知道，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五年，我先后在十二支法国军队里当军医，到过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波兰、埃及，可以说是个世界医生！

将军　（拍了拍他的腹部）算啦，江湖郎中！……在那些国家里，你比我杀人还要多！

戈达尔　这种事！大家到底是怎么传的？

杰特律德　传说我们的工头，可怜的尚帕涅下毒害死了他妻子。

维尔农　不幸的是，正好头一天，他们交了一次锋，打了个平手……唉！他们就是不学学他们的主人。

戈达尔　这样一个幸福家庭，应当说是有感染力的；不过，伯爵夫人令我们赞叹的美德，确也旷世罕见。

杰特律德　爱一位杰出的男人和这样一个女儿，难道也算是贤德吗？

将军　好了，杰特律德，别说了！……这种话不能当外人面讲。

维尔农　（旁白）话总是这么讲，好让人信以为真。

将军　（对维尔农）你在那儿嘟囔什么？

维尔农　我是说我已经六十七岁，不如您年长，真希望有人这样爱我……（旁白）但要确信是真心相爱。

将军　（对大夫）嫉妒的人！（对他妻子）亲爱的孩子，我没有上帝的神力祝福你，可我相信，他把神力借给我来爱你。

维尔农　别忘记我是医生，亲爱的朋友；您对夫人讲的话，正可以配上浪漫曲。

杰特律德　大夫，有些浪漫曲非常真挚。

将军　大夫，你再奚落我妻子，我们就要反目了：在这方面有一丝怀疑，就是一种侮辱。

维尔农　我毫不怀疑。（对将军）不过，您以上帝的神力爱过那么多女人，直到七旬高龄还是虔诚的基督徒，真令我这医生叹为观止。

〔杰特律德悄悄靠近大夫所坐的长沙发。

将军　嘘！朋友，最后的热恋才是最强烈的。

维尔农　说得对。青年时期的爱恋强健有力，但其力量日益减弱；老年时期的爱恋衰弱无力，但其衰弱却日益增长。

将军　缺德的哲学家！

杰特律德　（对维尔农）大夫，您心肠那么好，为什么要往格朗尚的心中投下怀疑的阴影呢？……您明知他特别嫉妒，仅凭一点猜疑就会要人性命。我十分尊重这种感情，最后只接待您、镇长和本堂神甫先生。您是雅客，给我们带来

莫大的乐趣，难道要我连您也不接待了吗？哦！拿破仑来了。

维尔农　（旁白）战争宣言！……她把所有的人拒之门外，还要把我也赶走。

戈达尔　大夫，您就像这个家庭的成员，请问，您觉得波莉娜小姐怎么样？

〔大夫站起身，注视他，擤了擤鼻涕，朝客厅里端走去。晚餐铃声响了。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拿破仑、菲利克斯上。

拿破仑　（跑上）爸爸，爸爸，你让我骑那玩意儿，对吧？

将军　当然了。

拿破仑　（对菲利克斯）嘻！怎么样？

杰特律德　（擦她儿子的额头）看他热的！

将军　不过，要有人陪你。

菲利克斯　瞧！还是我对吧，拿破仑先生。将军，小淘气要骑上那匹小种马，一个人到野外溜达。

拿破仑　他替我担心！难道我会怕什么吗？

〔菲利克斯下。晚餐的铃声响了。

将军　为你这句话，过来让我亲亲你……真像青年卫队的一名小战士。

大夫　(看着杰特律德)随他父亲。

杰特律德　(急切地)精神上酷似他父亲，而相貌却像我。

菲利克斯　夫人，请用餐。

杰特律德　咦！怎么不见费迪南？……他一向是准时的……喂，拿破仑，到作坊路去瞧瞧他来了没有，告诉他晚餐的铃声响过了。

将军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等待费迪南。戈达尔，让波莉娜挽住您的胳臂。(维尔农要让杰特律德挽住胳膊)嗳！嗳！对不起，维尔农！……你完全清楚，除了我，谁也不能挽我夫人的胳臂。

维尔农　(自白)这人没救了。

拿破仑　我见过费迪南，他在林荫大道那边。

维尔农　把手给我好吗，暴君？

拿破仑　咦，暴君！……还是我拉着你吧，准带劲儿。

〔他拉维尔农转圈。

第七场

〔费迪南小心翼翼地从波莉娜卧室出来。

费迪南　(独白)小家伙救了我，不过，怎么那么巧，他在林荫路上看见我啦！再这样冒失一回，我们就毁啦！……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这种局面……现在，有人向波莉娜求婚了……她拒绝了戈达尔。将军，尤其是杰特律德，要想

了解拒绝的动机！喏，先到门前台阶去，好照莱翁说的，假装从林荫大道回来。但愿没人从餐室里看到我……(迎面遇见拉梅勒)欧仁·拉梅勒！

第八场

〔费迪南，拉梅勒。

拉梅勒　你在这儿，马尔康达！

费迪南　嘘！在这儿永远不要再叫这个名字！万一将军听到我叫马尔康达，知道这是我的姓氏，他准把我当成疯狗，立刻要我的命。

拉梅勒　为什么？

费迪南　因为我是马尔康达将军的儿子。

拉梅勒　波旁王室曾借助他复国的一位将军。

费迪南　在格朗尚将军看来，脱离拿破仑，转而为波旁王室效力，就是背叛法兰西。唉！家父也认为他有道理，竟抑郁而死。因此，我取母亲的姓氏，要记住只能叫我费迪南·夏尔尼。

拉梅勒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费迪南　我是这里作坊的管事、出纳员，兼杂务总管。

拉梅勒　怎么！为了餬口？

费迪南　为了餬口！父亲把家产挥霍光了，甚至包括我可怜的母亲的财产；如今她住在布列塔尼，仅靠中将遗孀的一

份年金生活。

拉梅勒　怎么！令尊身为禁卫军统领，地位那么显赫，死后什么也没给你留下，也没把你托付给什么人？

费迪南　背叛一方，投向另一方，能无缘无故吗……

拉梅勒　唔，唔，不提旧事了。

费迪南　先父赌博成癖……因此，对我的放浪行为，他十分宽容……哎，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拉梅勒　半月前，我走马上任，当了卢维耶尔城的检察官。

费迪南　听说了……我甚至还看到了另一个姓氏。

拉梅勒　德·拉格朗迪耶尔。

费迪南　正是。

拉梅勒　为了能娶德·布德维尔小姐，我像你一样，申请批准从母亲的姓氏。布德维尔府成为我的靠山，再过一年，我准能当上鲁昂的代理检察长……这是跨入巴黎的一个台阶。

费迪南　你干吗到我们平静的作坊来呢？

拉梅勒　调查一桩罪案，毒死人的案子。开市大吉。

〔菲利克斯上。

菲利克斯　啊！先生，夫人正担心呢……

费迪南　就说我在办事。（菲利克斯下）亲爱的欧仁，将军跟所有无所事事的老兵一样，特别好奇，他若是问起我们是怎么碰见的，务必说我们是从林荫大道来的……这对我事关重大……拉回话题，谈你的案子吧。我们工头尚帕涅的老婆死了，你是为这事来的，然而，尚帕涅跟初生儿

一样清白!

拉梅勒　你相信这一套?法庭拿国家俸禄,绝不能轻信。看来,你还是当初分手时的老样子，是最高尚、最热情的小伙子,总之是位诗人,一位不动笔、只把诗情投入生活、相信善与美的诗人!是啊,你梦想的天使,你的杰特律德，她一向可好?

费迪南　嘘!你不仅是司法大臣派来的，也多少是上天派到卢维耶尔来的;我正处于危急关头,需要朋友的帮助。听我说,欧仁,到这边来。我要求教于我中学的同窗、青年时期的知己:对我来说,你永远也不是检察官,对吧?从我吐露的隐情你就能看出，这要求忏悔师的缄默。

拉梅勒　是什么犯罪行为吗?

费迪南　乱弹琴!大不了是法官也想犯的小罪过。

拉梅勒　我不会听的,我若是听你讲了……

费迪南　怎么样呢?

拉梅勒　我就会要求调换角色了。

费迪南　得了，你始终是我的好友、挚友……情况是这样，三年来，我深深爱上了波莉娜·德·格朗尚小姐，而且她……

拉梅勒　不必说下去，我明白了。你们重演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这诺曼底的舞台上。

费迪南　但有一点不同,拆散这对情侣的家族世仇,比起德·格朗尚先生对叛徒马尔康达之子的憎恨来，实在微不足道!

拉梅勒　何必过虑！再过三年，波莉娜·德·格朗尚小姐就能自主了，她本身就富有（这我是听布德维尔府上人讲的）；你们去瑞士住一段时间，待将军消气再说；如有必要，你就正式请求他同意这件婚事。

费迪南　如果结局这么寻常、简单，我何必向你求教呢？

拉梅勒　哦！我明白啦！我的朋友，你娶了心上人杰特律德……你的天使……她像所有天使一样化身为……正式夫人了。

费迪南　还要糟糕一百倍！亲爱的，杰特律德，就是……德·格朗尚夫人呀！

拉梅勒　啊，有这事！你怎么捅了这种马蜂窝？

费迪南　大凡捅马蜂窝的人，都以为能找到蜂蜜。

拉梅勒　噢！噢！事情变得非常严重啦！你可不能再向我隐瞒什么了。

费迪南　杰特律德·德·梅拉克小姐，是在圣德尼长大的，她当初爱我，当然是贪图荣华富贵；她知道我有钱，内心十分欢喜，费尽心机要嫁给我。

拉梅勒　有心计的孤女，都要这种把戏。

费迪南　然而最终，她何以又爱上我了呢？……这只能用这种热恋的效果来表达，我说什么，热恋？她产生的这种初恋，这种独一无二的爱情，控制并吞噬整整一生。一八一六年底，她眼见我家道衰落，而且她同你一样，深知我是个诗人，喜爱奢华和艺术，喜爱优哉游哉的生活，总之是个惯坏了的孩子。于是，她想出一条既卑鄙又高尚的计

谋，但没有告诉我，不过，炽烈的爱情遭到阻遏，哪个女人都会情急智生，无所顾忌，她们为了爱情的利益，就像独裁者要保住政权那样，什么都干得出来；对她们来说，最高法则，就是她们的爱情……

拉梅勒　亲爱的，事实呢？你只顾辩护，而我是检察官啊。

费迪南　就在我去布列塔尼安顿家母的时期，杰特律德遇见了格朗尚将军，将军要给女儿请一位家庭教师。当年他五十八岁，又曾受过重伤；杰特律德只把这个老兵当成一个保险箱，想象自己很快就会守寡，就会暴富，从而重续她的旧情，复得她的奴隶。她自忖这桩婚姻不过是场噩梦，不久醒来乐趣无穷。不料这场梦持续了十二年！不过，你也知道女人是怎么考虑的。

拉梅勒　她们有自己的法律原则。

费迪南　杰特律德生性异常嫉妒。她要情人以忠诚偿付她对丈夫的不忠，拿她的话说，她既然作出牺牲，忍受折磨，就渴望……

拉梅勒　把你弄到府上，以便亲自守住你。

费迪南　亲爱的，她得手了，到底把我弄到这里。三年来，我就住在作坊旁边的小屋里；如果说头一周我没有离去的话，那只是由于到达的第二天，我就感到生活中不能没有波莉娜了。

拉梅勒　在我这司法官看来，多亏了这种爱情，你在这里的处境才稍微好了一点，不像我以为的那样丑恶了。

费迪南　我的处境？简直无法容忍，因为我陷入这三种性格

中而不能自拔：波莉娜一身是胆，天真纯洁的少女无不如此，她们一旦爱上一个男子，要寄托终身，就把爱情当作全部理想，所作所为绝无邪恶之意。杰特律德则明察秋毫：我们得以逃脱，也仅仅是由于波莉娜深恐我的姓氏暴露，我们就会面临巨大危险，惟其如此，她才有掩饰的力量！然而，波莉娜刚刚拒绝了戈达尔的求婚。

拉梅勒　戈达尔，我了解他……别看他傻里傻气，他却是全省最精明、最会钻营的人。他在这儿吗？

费迪南　他在这儿用晚餐。

拉梅勒　要提防他些。

费迪南　好吧！这两个女人本来就不大投缘，再发现她们是情敌，一个就能杀掉另一个，但不知道哪个遭殃：一个仗恃自己玉洁冰清，正当恋爱；另一个苦心掩饰，不惜牺牲甚至犯罪，却眼看要失掉应得的果实，必然气得发疯……

〔拿破仑上。

拉梅勒　你吓唬人呀！我可是检察官。老实说，不对，女人要价往往比她们身价高。

拿破仑　好朋友！爸爸妈妈等你都不耐烦了；他们叫你把事情放下，维尔农也在为肠胃叫苦了。

费迪南　小鬼头，你来偷听我的话！

拿破仑　妈妈对着我耳朵说：去瞧瞧你那好朋友在干什么呢？

费迪南　去吧，小鬼！去吧，我随后就到！（对拉梅勒）你瞧，她让天真的孩子当密探。

〔拿破仑下。

拉梅勒　这是将军的儿子？

费迪南　对。

拉梅勒　他十二岁啦？

费迪南　对。

拉梅勒　啊哈！你还有更多的情况告诉我吧？

费迪南　好啦，我对你讲得够多的了。

拉梅勒　那好！去吃饭吧……别提我来了，也别说我的身分。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用餐。去吧，朋友，去吧。

〔费迪南下。

第　九　场

拉梅勒　（独白）可怜的小伙子！如果所有的青年研究了我从事司法工作七年来见过的案件，他们便不得不承认婚姻才是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独一无二的小说……不过，激情若受制于理智，便可算是美德了。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拉梅勒，玛格丽特，稍后，菲利克斯。

〔拉梅勒陷入沉思，静坐在长沙发上，一时没有被上场的人看见。玛格丽特拿着蜡烛和纸牌上。

〔换幕时，天黑下来。

玛格丽特　四副纸牌，足够了，即使本堂神甫、镇长和副镇长全来。（菲利克斯上场点燃枝形烛台上的蜡烛）我敢打赌，我可怜的波莉娜这回还结不了婚。亲爱的孩子！……她去世的母亲若是看见她在这儿当不了家，准会在棺材里哭泣！我留下来，完全是为了安慰她，伺候她。

菲利克斯　（旁白）这老太婆，又唠叨什么呢？（高声地）您是在抱怨谁呢，玛格丽特？恐怕是冲着夫人吧。

玛格丽特　不对，我是怪先生。

菲利克斯　怪我的将军？干您的活儿去吧，他可是个圣贤。

玛格丽特　石雕圣贤，什么也看不见。

菲利克斯　干脆说他瞎了眼吧。

玛格丽特　嘿！还是您行，一语道破。

菲利克斯　将军只有一个缺陷……他好嫉妒。

玛格丽特　哼，好冲动！

菲利克斯　好冲动，这是一码事儿。他一有怀疑，就动起手来。就为这，他杀了两个人，当场毙命……活见鬼！对付这样一个烈性子军人，必须……这个……必须用甜言蜜语稳住他……夫人就把他稳住了……这样做再精明不过啦！她就像对付烈性马一样，给他戴上了眼罩；将军不能左顾右盼了，夫人对他说："我的朋友，看前面吧！"就是这样。

玛格丽特　唔！您跟我想到一处了：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爱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儿，准是打什么主意……她有个计划。

拉梅勒　（旁白）哎！仆人哪！是雇佣的密探。

菲利克斯　什么计划？她不出家门，什么人也不见。

玛格丽特　她非常吝啬！已故的夫人那么信任我，可是她，却把钥匙从我手里要过去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菲利克斯　咦！见鬼，她发财了。

玛格丽特　对！这十二年，小姐的收入和作坊的赢利，全到她手里了。因此，她极力拖延亲爱的孩子的终身大事，显而易见，姑娘出嫁就得带走财产。

菲利克斯　这是法律。

玛格丽特　如果她能使小姐幸福，我什么都可以原谅她；然而，我撞见我可怜的波莉娜暗自流泪，我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没什么，我的好玛格丽特！"（菲利克斯下）瞧瞧，

全布置好了吧？对，牌桌……蜡烛、纸牌……哦！沙发。

（她发现拉梅勒）天哪！有个生人！

拉梅勒　别慌，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先生全听见了。

拉梅勒　放心吧，我是检察官，因职业关系会严守秘密。

玛格丽特　噢！

第　二　场

〔玛格丽特，拉梅勒，波莉娜，戈达尔，维尔农，拿破仑，费迪南，德·格朗尚夫妇。

〔杰特律德扑向玛格丽特，从她手中夺过靠垫。

杰特律德　玛格丽特，您完全清楚，凡是关于先生的事，不让我亲手来做就会令我难过；何况，他的靠垫，只有我能给他放得合适。

玛格丽特　（对波莉娜）真能装腔！

戈达尔　哦，哦，检察官先生。

将军　检察官到我家来啦？

杰特律德　正是他！

将军　（对拉梅勒）先生，有何公干？

拉梅勒　我已经请求我的朋友……费迪南·马尔……

〔费迪南摆摆手，杰特律德和波莉娜不禁一抖。

杰特律德　（旁白）是他朋友欧仁·拉梅勒。

拉梅勒　费迪南·夏尔尼知道我的来意，我请求他不要讲，好让诸位安安静静地用晚餐。

将军　费迪南是您的朋友？

拉梅勒　是我童年朋友，我们在林荫路上相遇。阔别十一年后重逢，叙起旧来话就多，是我拉他说话，他才迟到了。

将军　不过，先生，您来此总有缘故吧？

拉梅勒　来办若望·尼科一案，就是您的工头尚帕涅，他被控犯了罪。

杰特律德　然而，先生，我们的朋友维尔农大夫已经验尸确认，尚帕涅妻子是自然死亡。

维尔农　对，对，死于霍乱，检察官先生。

拉梅勒　先生，司法只相信自己的鉴定和验证……您不该抢在我们前面。

菲利克斯　夫人，可以上咖啡吗？

杰特律德　等一等！（旁白）他的样子变化真大啊！这个人成了检察官，都认不出来了……他令我胆战心寒。

将军　喂，先生，尚帕涅是名老兵，我可以为他担保，您怎么能说他犯了罪，找到这里来呢？

拉梅勒　等预审法官一到，您就明白了。

将军　请坐吧。

费迪南　（指着波莉娜对拉梅勒说）喏！她来了。

拉梅勒　为这样一位出色的姑娘，命都可以不要！

杰特律德　（对拉梅勒）我们装作不认识吧！您装作从来没有见过我！可怜可怜我，也可怜可怜他。

拉梅勒　放心吧。

将军　（看见拉梅勒和杰特律德交谈）此案预审，还要问到我夫人头上吗？

拉梅勒　不错，将军。我们还没有通知夫人要向她提出的问题，故而我来此一趟。

将军　我夫人参与此事了吗？……太过分啦！……

维尔农　冷静，我的朋友。

菲利克斯　预审法官到！

将写　请进。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预审法官，尚帕涅，博德里荣相继上场。

法官　（打招呼）检察官先生，这是药剂师博德里荣先生。

拉梅勒　博德里荣先生没有见到被告吧？

法官　没有，他直接来了，派去传他的法警没有离开过他。

拉梅勒　我们就要弄清真相啦！让博德里荣先生和被告靠近点儿。

法官　博德里荣先生，靠近点儿，（对尚帕涅）您也过来。

拉梅勒　博德里荣先生，您还记得这个人吗？两天前，是他向您买的砒霜吧？

博德里荣　正是他！

尚帕涅　博德里荣先生，当时我对您说，耗子什么都吃，还钻

进屋里，是夫人派我来买这东西药耗子的，对不对？

法官 您听到了吧，夫人？这就是他的伎俩：他声称是奉您之命去买药的，并把博德里荣卖给他的一包药交给您了。

杰特律德 确有其事，先生。

拉梅勒 夫人，这包砒霜，您用了吗？

杰特律德 没有，先生。

法官 那好，博德里荣先生交付的一包药，您可以拿给我们看看；药包上一定有他的封印，如果他确认药包完好无损，那么，控告您工头的严重罪名，就会部分地解脱了。我们也就只等法医验尸的报告了。

杰特律德 先生，那包药，一直放在我的卧室写字台的抽屉里。（下）

尚帕涅 唉！将军，我得救啦！

将军 可怜的尚帕涅！

拉梅勒 将军，能确认您的工头无罪，我们也非常高兴：同您想的正相反，我们巴不得败诉。

杰特律德 （重上）拿来了，先生们。

〔法官、博德里荣和拉梅勒一同察看。

博德里荣 （戴上眼镜）没有拆包，先生们，完好无损；两个封印还在，完好如初。

法官 收好了，夫人，因为近来，重罪法庭审判的尽是下毒谋杀案。

杰特律德 您瞧，先生，这包药就放在我的写字台抽屉里，只有我和将军有钥匙。（返回卧室）

拉梅勒　将军，我们就不等专家报告了。说来您也会同意，主要的罪名十分严重，全城议论纷纷，不过，现在澄清了；由于我们相信维尔农大夫的技术与正直品格，尚帕涅，您自由了。（众人兴高采烈）然而，您也看到了，朋友，夫妻不和，会引起多么讨厌的猜疑。

尚帕涅　检察官，您问问将军，我是不是跟羔羊一样，但是我老婆，愿上帝饶恕她，真是天下最坏的女人……就是天使跟她在一起也受不了。有时我也教训她一顿，可是，好家伙，您让我熬过的这一刻钟，就是重重的惩罚啦！……自己本来无罪，却被人说成下毒害人，眼睁睁落到法庭的手里……（哭泣）

将军　嗳！现在证明你清白无辜了。

拿破仑　爸爸，法庭是什么做的？

将军　先生们，法庭不应当出现这种失误。

杰特律德　法庭嘛，总免不了出事儿！别人一提起你们到这儿来过，就会讲这个可怜人的坏话。

拉梅勒　夫人，刑事法庭绝不会冤枉清白无辜的人。您瞧，尚帕涅不是立即释放了嘛……（凝视杰特律德）一个人生活中没有污点，只有崇高诚挚的爱情，那就绝不会惧怕法庭。

杰特律德　先生，您不了解此地人……事过十年，他们还会说尚帕涅毒死了妻子，司法人员来过，若不是有我们庇护……

将军　好了，好了，杰特律德……这些先生是履行职责。（菲

利克斯在左台后侧安放一张独脚圆桌，正在准备咖啡）先生们，请喝杯咖啡好吗？

法官　谢谢，将军；案件紧急，我们临时出来，我夫人还在卢维耶尔等我用晚餐呢。

〔他走到台阶，同医生交谈。

将军　（对拉梅勒）您呢，先生，费迪南的朋友？

拉梅勒　将军，您在他身上能看到最高尚的心灵、最诚实的品格、最可爱的性情，这样的小伙子，我没有见过第二个。

波莉娜　这位检察官，还挺讨人喜欢！

戈达尔　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赞扬了费迪南先生了吗？……哦，哦，哦！

杰特律德　（对拉梅勒）先生，您只要有空闲，就请来看德·夏尔尼先生吧。（对将军）我们也能叨光，对吧，我的朋友？

法官　（从台阶返回）德·拉格朗迪耶尔先生，法医同维尔农大夫一样，也确认死者死因是患了亚洲霍乱。伯爵夫人，还有您，伯爵先生，我们一时打扰了贵府的静谧生活，还望原谅。

〔将军送走法官。

拉梅勒　（对处于近台的杰特律德）当心！上帝并不保护您这样大胆的图谋。我全看出来了。割爱吧，放弃费迪南，让他自由地生活吧，您作为幸福的妻子和幸福的母亲，应当知足了。您走的小路通向犯罪。

杰特律德　放弃他，那就等于死掉！

拉梅勒　（旁白）算了，显而易见，必须把费迪南从这里抢出去。

〔他向费迪南使了个眼色，挽起他的胳臂，二人同下。

将军　我们总算清静啦！（对杰特律德）叫人上咖啡吧。

杰特律德　波莉娜，摇铃上咖啡。

〔波莉娜摇铃。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除去费迪南、拉梅勒、法官和博德里荣。

戈达尔　一会儿我就能试探出，波莉娜是否爱费迪南先生。这男孩问法庭是什么做的，看来他爱恶作剧，我何不利用他。

〔菲利克斯上。

杰特律德　上咖啡。

〔菲利克斯搬过来独脚小圆桌，桌上已摆好杯子。

戈达尔　（把拿破仑拉到一旁）你愿意开个玩笑吗？

拿破仑　愿意呀。您有什么主意？

戈达尔　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办。

〔戈达尔和拿破仑一直走到台阶上。

将军　波莉娜，我的咖啡。（波莉娜递给他）还不够甜。（波莉娜给他放糖）谢谢，孩子。

杰特律德　德·里蒙维尔先生？

将军　戈达尔？……

杰特律德　德·里蒙维尔先生?

将军　戈达尔，我夫人问您要不要喝咖啡?

戈达尔　要喝，伯爵夫人。

〔他返回来，捡一个便于观察波莉娜的位置。

将军　啊！安安稳稳坐下来喝咖啡，该有多惬意呀!

拿破仑　妈妈，妈妈，我的好朋友刚才跌倒，小腿骨折，让人抬着呢。

维尔农　哦！嗳!

将军　真不幸!

波莉娜　啊！上帝呀！(她重重坐到一张椅子上)

杰特律德　你说什么?

拿破仑　开个玩笑！我要看一看，你们爱不爱我的朋友。

杰特律德　你这样干很不好;这种鬼点子你想不出来吧?

拿破仑　(低声地)是戈达尔出的。

戈达尔　波莉娜爱他，她中了我的圈套;这一招万无一失。

杰特律德　(端给戈达尔一只小杯子，对他说)您知道吗，先生，您当家庭教师，一定坏透了。您也真缺德，教唆孩子干这种阴险的事。

戈达尔　您会认为我干得好，假如您了解我用上流社会这一小小计谋，就发现了我的情敌。

〔他指着进来的费迪南。

杰特律德　(糖罐从手中跌落)他!

戈达尔　(旁白)还有她一份儿!

杰特律德　(高声地)您吓了我一跳。

将军　(站起来)你怎么啦，亲爱的孩子？

杰特律德　没什么；是先生捉弄人，他对我说检察官又回来了。菲利克斯，把这个糖罐收走，再拿一个来。

维尔农　真是多事的一天。

杰特律德　费迪南先生，糖就拿来。(旁白)他没有看她。(高声地)喂，波莉娜，你父亲咖啡里的糖，你不吃一块吗？

拿破仑　啊，对呀！她太激动了；她叫了一声：啊！

波莉娜　你还不闭嘴，小骗子！你总戏弄我。

〔她坐在父亲的座位上，吃一块浸咖啡方糖。

杰特律德　很可能真有其事？而我还把她打扮得这么美！(对戈达尔)如果您说对了，那么过半个月，您就会举行婚礼。(高声地)费迪南先生，您的咖啡。

戈达尔　好嘛，两个人中了我的圈套！而将军还如此平静悠闲，这府里还如此安宁！……会有好戏看……我得留下来，打打惠斯特牌！噢！我结不成婚了。(指着费迪南)这个人可真有福气，得到两位秀色可餐的妙人儿的爱！何等样的打杂总管！真的，我有四万利勿尔年金，他究竟比我多点什么呢？

杰特律德　波莉娜，我的女儿，拿牌让这些先生打。快到九点钟了……他们若想打牌的话，就不能耽误时间了。(波莉娜洗牌)好了，拿破仑，向各位先生道晚安，给人一个好印象，别像每天晚上那样闲逛。

拿破仑　晚安，爸爸。法庭到底是什么呀？

将军　像个盲人！晚安，宝宝！

拿破仑　晚安，维尔农先生！法庭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维尔农　是用我们所有的罪恶做的。你干了一件蠢事的时候，就要挨鞭子；这就是法庭。

拿破仑　我从来没挨过鞭子。

维尔农　那就是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你！

拿破仑　晚安，我的好朋友！晚安，波莉娜！再见，戈达尔先生……

戈达尔　德·里蒙维尔。

拿破仑　我够乖的吧？

〔杰特律德亲吻他。

将军　我拿到老 K。

维尔农　我拿到Q了。

费迪南　（对戈达尔）先生，我们是对家。

杰特律德　（看到玛格丽特）好好祈祷，别惹玛格丽特生气……去吧，宝贝儿。

拿破仑　咦，宝贝儿！……宝贝儿是什么做的？（下）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除去拿破仑。

将军　这孩子，一提问题，就逗得人要乐死。

杰特律德　还常常把人难住，不好回答。（对波莉娜）到这边来，咱们俩把活计织完。

维尔农　该您出牌了，将军。

将军　该我啦？……维尔农，你应当结婚，这样，你来这里，我们也可以到你家去，你会享受到家庭的各种幸福。对不对，戈达尔，全省没有哪个男人比我幸福。

维尔农　迟了六十七年，再追求幸福，就追不上了：我到死还是个老光棍儿。

〔两个女人在同一绷架上织绒绣。

杰特律德　（她和波莉娜在近台）哎！孩子，戈达尔对我说，你对他特别冷淡；然而，这个对象条件多好。

波莉娜　夫人，我父亲让我自由选择丈夫。

杰特律德　你知道戈达尔会说什么吗？他会说你拒绝他，是因为你已经选中了一个人。

波莉娜　如果这是真的，我父亲和您就会知道了。我有什么理由对您不信任呢？

杰特律德　谁知道呢？我并不想责备你。喏，亲爱的波莉娜；在爱情方面，就有这种情况，女人在最残忍的折磨中，能英勇地保守秘密。

波莉娜　（俯身去捡她失落的剪子，旁白）费迪南要我防着她点儿……她可真会设圈套！

杰特律德　你心中就可能有这样一种爱情！你若是遭遇这种不幸，就依靠我吧……你还看不出，我爱你！我能说服你父亲；他对我还有几分信任，我对他的思想、他的性情，甚至能起很大作用……因此，亲爱的孩子，还是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吧。

波莉娜　我的心您都看透了，夫人，我什么也没有向您隐瞒。

将军　维尔农，你是怎么搞的？

〔窃窃私语。波莉娜瞥了一眼牌桌。

杰特律德　（旁白）直接盘问不成功。（高声地）你多让我高兴啊！要知道，戈达尔，城里这个专爱逗乐的人断言，他有意指使拿破仑说费迪南小腿骨折时，你差一点昏过去……费迪南是个可爱的青年，跟我们朝夕相处快有四年了，他不仅出身高贵，还有才华；爱上这样一个青年，不是极为自然的吗？

波莉娜　他是我父亲的伙计。

杰特律德　啊！上帝保佑，你不爱他；你好不让我担心，亲爱的，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波莉娜　咦，他已经结婚啦？他为什么要隐瞒呢？（旁白）结婚啦！那就太卑鄙了。今天晚上要问问他，我要给他个我们定好的信号。

杰特律德　（旁白）她脸上不动声色！要么戈达尔弄错了，要么这孩子跟我一样坚强……（高声地）你怎么啦，我的天使？

波莉娜　哦！没什么。

杰特律德　（伸手摸她的后背）你这么热呀！瞧见了吧？（旁白）没错儿，她爱他……可是那一位呢，也爱她吗？噢！我沉到苦海里了。

波莉娜　我干活儿太专心啦！您呢，您怎么啦？

杰特律德　没什么！刚才你是问我，费迪南为什么隐瞒他结

了婚吧？

波莉娜　嗯，对！

杰特律德　（旁白）探探她是否知道他姓氏的秘密。（高声地）因为他妻子行事唐突，会损害他的名誉……我无法告诉你详细情况。

波莉娜　损害名誉！为什么说损害名誉？

杰特律德　（起身，旁白）她若是爱他，一定性格刚强！然而，他们在哪儿幽会呢？我整天跟她寸步不离，而另一位，尚帕涅也总看见他呆在作坊里……不可能，这太荒唐……即使她爱他，那也是单相思；女孩子都这样，情窦初开，爱上一个男子，而对方却毫无觉察；就算他们私下有意，这回我直刺她的心扉，谅她必然要跟他谈谈，哪怕是以眉目传情。唔！我得紧紧盯住他们。

戈达尔　我们赢了，费迪南先生，赢得漂亮！

〔费迪南离开牌桌，朝杰特律德走去。

波莉娜　（旁白）真没想到，心里这么痛苦还没有死去。

费迪南　（对杰特律德）夫人，该您接替我了。

杰特律德　波莉娜，去替我打吧。（旁白）我不能对他说他爱波莉娜，这样反而会点化他。怎么办？（对费迪南）她全向我承认了。

费迪南　什么？

杰特律德　喏，全部！

费迪南　我不明白……德·格朗尚小姐吗？……

杰特律德　对。

费迪南　那么，她干了什么呢？

杰特律德　您对我没有负心吗？您没有和她串通一气想害死我吗？

费迪南　害死您？她！……我！

杰特律德　难道我让戈达尔给戏弄啦？

费迪南　杰特律德……您疯啦。

戈达尔　（对波莉娜）嗳！小姐，您打错牌了。

波莉娜　先生，您没有我继母那样的对家，损失很大。

杰特律德　费迪南，我现在真假难辨，只知道我宁愿死，也不想看着我们失去希望。

费迪南　当心！几天来，大夫一直以嘲弄的目光注视我们。

杰特律德　（旁白）她没有看他！（高声地）哼！她得嫁给戈达尔，她父亲会逼她答应的。

费迪南　戈达尔是个难得的对象。

将军　没法儿打下去啦！我女儿连连出错牌，而你呢，维尔农，就跟不会打牌似的，连我的老K都压。

维尔农　亲爱的将军，这是要恢复平衡。

将军　笨蛋！咦，已经十点了，要这种打法儿，还不如去睡觉。费迪南，请您把戈达尔送到他房间去。至于你么，维尔农，你压我的老K，就该睡在我的床下。

戈达尔　可是，将军，不过输五法郎。

将军　还有荣誉呢？（对维尔农）给，尽管你牌打得不好，手杖帽子还是给你吧。

〔波莉娜从花几上拿起一朵花玩弄。

杰特律德　信号！哼！哪怕会被我丈夫杀了，今天夜里我也要监视她。

费迪南　（从菲利克斯手中接过一支蜡烛）德·里蒙维尔先生，我听候差遣。

戈达尔　祝您晚安，夫人。接受在下的问候，小姐。晚安，将军。

将军　晚安，戈达尔。

戈达尔　德·里蒙维尔……大夫，我……

维尔农　（边注视他边擤鼻涕）再见，朋友。

将军　（送出大夫）好了，明天见，维尔农！要早点儿来。

第　六　场

〔杰特律德，波莉娜，将军。

杰特律德　朋友，波莉娜拒绝了戈达尔。

将军　是什么原因啊，孩子？

波莉娜　我不大喜欢他，就不想找他这个丈夫。

将军　那好，我们再给你另找一个；不过，你已经二十二岁，不能再拖了，否则，别人会说闲话，对你我，对我妻子都不好。

波莉娜　我不嫁人，难道还不允许吗？

杰特律德　她已经选中了一个人，但也许只愿意告诉您；失陪了，您让她招认吧！（对波莉娜）晚安，孩子！同你父亲聊

聊。(旁白)我得偷听他们说什么。

〔她去关上门,回到自己卧室。

第 七 场

〔将军,波莉娜。

将军 (旁白)让我女儿招认!我根本没有这种本事!她反而会套出我的秘密。(高声地)波莉娜,过来。(让女儿坐到他膝上)喂,我的小猫咪,你以为我这样一个老兵,还不明白姑娘决意不嫁是怎么回事儿吗?……这在各国语言都意味一个少女想结婚,但是……要嫁给她意中人。

波莉娜 爸爸,我可以告诉你,可是,我信不过你。

将军 为什么信不过,小姐?

波莉娜 你会全告诉你妻子。

将军 怎么,你这个秘密,竟不能告诉一位天使,一位抚养你长大的女人——你的第二位母亲!

波莉娜 哼!你若是发火,我就去睡觉了……我还以为父亲的心,是女儿可靠的避难所呢。

将军 嗬!嘴真甜!好吧,我对你迁就些。

波莉娜 啊!你心肠真好!喏!跟你说,我若是爱上你诅咒的一个人的儿子呢?

将军 (猛地站起来,推开女儿)那我就诅咒你!

波莉娜 瞧,就这样迁就呀!

〔杰特律德悄悄上场。

将军　我的孩子，有些情感，千万不能从我心中唤醒；要知道，事关我生命。你想要你父亲的老命吗？

波莉娜　噢！

将军　亲爱的孩子！我老了……哦，身边有你，有杰特律德，我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然而，我的生活再怎么甜美如意，为了使你幸福，我也会义无返顾地舍弃；须知，为我们生育的儿女造福，是我们的天职。

波莉娜　（看见房门虚掩着）哦！她在偷听。（高声地）父亲，其实没什么，放心吧！不过，说说看……万一是这种情况，万一感情特别强烈，我要因此丧命吗？

将军　那就明智一点儿，不要向我透露，等我离世再说。恐怕还不至如此！如果对父亲来说，除了上帝和祖国，没有什么比他们子女更神圣，更值得怜爱的，那么反之，子女也应当把父亲的意志视为神圣的，永远不违迕，即使在他们死后。如果你不忠于这种仇恨，我相信我会从棺木里出来诅咒你。

波莉娜　（拥抱父亲）噢！真凶！真凶！呵哈！现在我该了解你嘴紧不紧了……以你的人格向我发誓，这事儿你一字也不向外透露。

将军　我向你保证！不过，你到底有什么理由怀疑杰特律德呢？

波莉娜　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将军　你就故意折磨你父亲吗？

波莉娜　不……说说看，你对叛徒的仇恨和你的人格，你最看重哪一个？

将军　两者都看重，这是同一个原则。

波莉娜　那好，你若是违背誓言而丧失人格，也可以放弃仇恨了。我就想了解这一点！

将军　女人虽说像天使，但也有恶魔般的念头。告诉我，这种鬼点子，是谁给我女儿这样纯洁的姑娘出的？……她们竟牵着我们……

波莉娜　晚安，爸爸。

将军　哼！讨厌的孩子！

波莉娜　要守口如瓶，否则，我会给你领来一个叫你发抖的女婿。

〔她返回卧室。

第　八　场

将军　（独白）这个谜肯定有答案！必须找到！对，和杰特律德，我们两个人把答案找到。

第　九　场

〔换场。波莉娜的卧室。房间小而朴素，里侧安放着床铺，左侧有一张圆桌，还有一道暗门，正门位于右侧。

波莉娜　（独白）终于又单独一人了，我再也克制不住啦！结婚！！！我的费迪南已经结婚！！！那他就成了最卑劣、最无耻的小人！我就要杀死他！——杀死他！……不行，若证实了这一点，我连一小时也活不下去……我继母十分可恶！哼！如果她与我为敌，她就得应战，我要跟她好好较量较量，绝不留情：我把了解的情况全告诉我父亲。（看表）十一点半了，他只能等半夜人都睡了才能来。可怜的费迪南！冒着生命危险，仅仅为了同未婚妻交谈一小时！这就是爱吗？反正不会对所有女人都这么干的！同样，为了他，我做什么都在所不辞！万一我父亲抓住我们，那我就会用胸膛挡住头一剑。噢！怀疑自己所爱的男子，我看比失去他所受的折磨还要残忍：心上人死了，还可以随之而去；然而怀疑！……那就是分离……哦！听见他的声音了。

第　十　场

〔费迪南，波莉娜（她推开门闩）。

波莉娜　你结婚了吗？

费迪南　开什么玩笑！……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波莉娜　啊！（她重重坐到椅子上，继而又跪下）圣母啊，向您许下什么愿呢？（吻费迪南的手）请你接受我万分的感激。

费迪南　这种荒唐事，是谁对你说的呢？

波莉娜　我继母。

费迪南　她什么都知道啦！即使不了解，她也要窥伺我们，发现全部秘密；因为，她这种女人一旦生疑，那就等于确信！……听我说，波莉娜，此刻十分宝贵。是德·格朗尚夫人把我弄到这府里的。

波莉娜　为什么？

费迪南　因为她爱我。

波莉娜　真可怕！……那么，我父亲呢？

费迪南　她结婚之前就爱我。

波莉娜　现在她还爱你；你呢，也爱她吗？

费迪南　那我还能在这府里住下来吗？

波莉娜　她仍然……爱你吗？

费迪南　可惜始终不忘旧情！……我应当如实告诉你，她是令我倾心的第一个女子；然而今天，我对她恨之入骨；我暗忖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我爱你，而纯真爱情无不具有排他性吗？还是因为你纯洁如天使，她恶毒赛魔鬼，两相比较，促使我既憎恨恶，又把你视为我的财富、幸福和珍宝而爱你呢？我说不清。但我恨她，并深深地爱你，即使被你父亲杀死，我也死而无憾。

波莉娜　啊！说呀，一直说下去！……你使我放心了。听了你这番话，我原谅你说我不是你初恋时唯一的爱给我造成的伤害，而你却是我初恋的唯一的爱……这种幻想破灭了，有什么办法呢？你不会生气吧？少女都傻透了，她们除了爱情别无奢望，要拥有她们所爱之人的过去与未

来！你恨她！对我来说，这一句话所包含的爱，比你两年来向我所作的全部表白还要深厚。你还不知道，这个继母是多么残忍地把我置于可疑的地位！我一定要报仇！

费迪南　要当心！她非常危险！她控制着你父亲！这女人能展开殊死的搏斗！

波莉娜　殊死的搏斗！正中下怀。

费迪南　要谨慎，我亲爱的波莉娜！我们俩都想结合，对不对？……那好，我的朋友，那位检察官认为，为了战胜把我们拆开的困难，我们必须有勇气离开一段时间。

波莉娜　哎！容我两天时间，我就能争取我父亲完全同意。

费迪南　你还不了解德·格朗尚夫人。她行事不择手段，肯定想毁掉你，她什么都敢干。因此，我动身之前，要给你对付她的强大武器。

波莉娜　给吧，给吧！

费迪南　还不到时候。你要答应我，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使用，因为，我这是有辱高尚情感的犯罪！然而，事关你本人的安危。

波莉娜　到底是什么？

费迪南　她结婚之前给我写的信，婚后还有几封……明天我全给你。波莉娜，千万不要看！以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幸福向我发誓！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只要让她知道信掌握在你手里就够了，你就会看见她吓得魂不附体，匍伏在你的脚下。因为有此一招，她的全部阴谋必然不攻自破。不过，这是你最后的杀手锏，千万把信藏好！

波莉娜　什么样的决斗啊！

费迪南　你死我活！现在，波莉娜，你要一如既往，勇敢地守住我们爱情的秘密；等到我们的爱情无法否认时再承认吧。

波莉娜　噢！你父亲为什么背叛了皇帝呢！上帝啊，父辈们若是知道因为他们的过错，子女要受多大惩罚，那世上便只有诚实人啦！

费迪南　也许这次忧伤的谈话是我们最后的欢愉呢？

波莉娜　（旁白）我一定去找他……（高声地）咦，我不流泪了，鼓起勇气啦！你说呢？你朋友会知道你躲藏的地方吧？

费迪南　欧仁将做我们的联系人。

波莉娜　那些信呢？

费迪南　明天！等明天！你打算把信藏在哪儿？

波莉娜　放在我身边。

费迪南　那好吧，再见。

波莉娜　不，先别走。

费迪南　再耽误一会儿就可能毁掉我们……

波莉娜　或者使我们结成终生伴侣……喏，让我送你出去，我亲眼看见你走到花园才放心。走吧，走吧。

费迪南　最后再看一眼这间闺房，你将在这里思念我，……房中一切都在讲述你的故事。

第十一场

〔换场景，同第一幕。

〔波莉娜站在台阶上；杰特律德在客厅门口。

杰特律德　她一直把他送到花园……费迪南欺骗我！她也一样！……（她抓住波莉娜的手，把她拉到近台）小姐，您还说不爱他吗？

波莉娜　夫人，我没有欺骗任何人。

杰特律德　您欺骗您父亲。

波莉娜　您呢，夫人？

杰特律德　好吧！两个对付我……哼！我要……

波莉娜　夫人，您对我对他，都奈何不得。

杰特律德　别逼我施展我的权利！您必须服从您父亲，可是……他却听我的。

波莉娜　走着瞧吧！

杰特律德　她镇定的态度气得我心怦怦直跳！我的血液沸腾起来，眼前一阵阵发黑！你知道吗，没有他的生活，我宁愿死去？

波莉娜　我也一样，夫人。然而，我是自由的，没有像您似的发誓忠于丈夫……何况您丈夫……就是我父亲！

杰特律德　（在波莉娜面前屈服）我哪点对不起你啦？我爱你，抚养你成人，我是好母亲。

波莉娜　请做忠诚的妻子，我就缄默。

杰特律德　说吧！随你怎么说吧……哼！开始搏斗了。

第十二场

〔波莉娜，杰特律德，将军。

将军　哦，这儿出什么事啦？

杰特律德　你装作不舒服！快点儿！（把波莉娜推倒）是这样，朋友，我听见呻吟。我们亲爱的孩子呼救，她房间有花，感到胸闷。

波莉娜　对，爸爸，玛格丽特忘记把花儿拿开，我简直要闷死了。

杰特律德　走吧，孩子，去透透气。

〔她们要朝门口走去。

将军　停一下……咦，花到底放在哪儿啦？

波莉娜　（对杰特律德）我不知道夫人搬到哪儿去了。

杰特律德　搬到花园去了。

〔将军把蜡烛盘放到远台左侧的牌桌上，快步走出去。

第十三场

〔波莉娜，杰特律德。

杰特律德　回您卧室去，闭门不出！全包在我身上。（波莉娜返回）我等着他！

〔她回到卧室。

将军 （从花园回来）我找遍了，也没见花儿……显而易见，这里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情况。杰特律德？……没人啦！哼！德·格朗尚夫人，您得告诉我……若是我妻子和女儿作弄我，那可太有意思了。

〔他重又拿起蜡烛盘，走进杰特律德的房间。——幕落片刻，表示幕间休息，继而天明。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先是杰特律德独白，继而尚帕涅上场。

杰特律德 （亲手将一个花几从台阶搬回，放到客厅里）我好不容易打消他的怀疑！再有一两次这种场面，我就控制不住他的思想了。还好，我争得一段自由时间……但愿波莉娜别来打扰我！……嗯！大概她还睡觉呢……她很晚才躺下！……能把她锁在屋里吗？……（走去瞧瞧波莉娜卧室的房门）不行！……

尚帕涅 （上）费迪南这就来，夫人。

杰特律德 谢谢，尚帕涅。昨晚他睡得很晚吗？

尚帕涅 您也知道，每天夜里，费迪南先生都要巡视一圈；这次，将近凌晨一点半他才回来。我睡在他上面，听见他的响动。

杰特律德 有时他睡得还要晚吗？

尚帕涅 有这种时候，这要看他巡视多长时间了。

杰特律德 好吧，谢谢。（尚帕涅下）持续十二年做出牺牲，这

种痛苦心情惟有女人能理解，男人能体会这类煎熬吗？可是牺牲的报酬，我要求什么了呢？少得可怜！无非知道他在这里，离我不远，只求时而偷偷看一眼，别无乐趣。我仅仅要确信他在等待我……能确信这一点，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对我们这种人来说，纯洁神圣的爱情是无法实现的梦。男人只有把我们推进泥坑里，才以为得到了我们的爱！他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呀！他在夜晚同这个傻丫头幽会！好嘛！他还要当面宣布判处我死刑；假如他胆敢如此，我也有胆量当即把他们永远拆散；我有这种手段……噢！他来啦！我觉得要晕倒！上帝啊！为什么让我们这样痴情，爱恋不再爱我们的男人呢！

第二场

〔费迪南，杰特律德。

杰特律德　昨天，您欺骗了我。半夜时分，您来这里，用偷配的钥匙开门，穿过这间客厅去看波莉娜，冒着被德·格朗尚先生杀掉的危险！噢！别再当着我的面说谎了。我看到了您，也抓住了半夜送您回来的波莉娜。对您做出的选择，我实在不能恭维。昨天在这地方，您若能听见我们的谈话，若能看见这姑娘有多大胆，硬着头皮向我矢口否认，那您就会为您未来的日子发抖；这未来是属于我的，为此我已经出卖了身体和灵魂。

费迪南　(旁白)谴责的话要像决堤的潮水般冲来！(高声地)杰特律德，我们双方都要尽量理智地对待，尤其要避免粗鲁的言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当初对我的情义；我仍然爱您，但这只是真挚、忠诚和纯洁的友谊，而不是爱情了。

杰特律德　有一年半时间啦？

费迪南　有三年时间了。

杰特律德　那就应当承认，我有权利憎恨并打击您对波莉娜的爱，正是由于这种感情，您变得怯懦，对我犯了罪。

费迪南　夫人！

杰特律德　对，您欺骗了我……我们俩呆在这里，您却一改初衷，强加给我另一种身分。要知道，我性情暴烈。暴烈就是光明磊落的，而我却走在充满无耻欺诈的路上。每天都要即席编造新的谎言，心头插着匕首说谎，您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吗？……噢！谎言啊！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对幸福的惩罚。即便得逞，也蒙受耻辱，如若败露，就得赔上一条命。而您呢！男人羡慕您能赢得女人的爱。事成之后，您将受人称赞，我则遭到蔑视。您还不愿意让我为自己辩护！一个女人的愧疚、眼泪，您全看不见，而您对她却一味讲些尖刻的话！我独自一人承受上天的雷霆，独自一人走下痛苦在我灵魂中挖开的深渊；就在悔恨啄食我这颗心的时候，我给您送去的也惟有无限温情的眼光、喜气洋洋的面孔！哎，费迪南，不要鄙视一个如此驯服的女奴。

费迪南　（旁白）必须了结。（高声地）听我说，杰特律德，当初我们相遇，只因年轻才情投意合。老实说，我那是一种自私的冲动；所有男人的内心都存在这种私欲，只是被青春欲念之花所掩饰，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人到二十二岁，感情有多炽烈！我们陶醉在热恋中，根本不考虑现实生活及其严酷的状况……

杰特律德　（旁白）看他多么冷静地夸夸其谈！噢！他真卑鄙！

费迪南　当初我爱您，那是一种天真、随心所欲的感情。然而后来！……后来，我们俩生活起了变化。我本不应该来到这里，之所以住下来，只是因为我看中了波莉娜，认为她是可能做我终生伴侣的唯一女子。好啦，杰特律德，这是天意，您不要徒自碰壁。不要折磨两个向您请求幸福，并将深深地爱您的人。

杰特律德　哦！您竟成了殉难者？而我……我竟成了刽子手？假如十二年前，我只考虑自己的爱情而不顾您的幸福，难道今天我不是您的妻子吗？

费迪南　那么，请您今天还那样做，给我自由。

杰特律德　自由地去爱另一个女人。十二年前，我绝不是这个用意……我非因此送命不可。

费迪南　在诗歌中才可能为爱情而死，但在日常生活中，人总能寻求自慰。

杰特律德　你们男人，因为自己的荣誉受损，因为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你们不是会拼命吗？同样，有些女人也会殉情，

只要这种爱情是她们寄托一切的珍宝，是她们的整个生命；我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女人！自从您来到这里，费迪南，我时刻担心大祸临头！而且总有应急之计，一旦我们遭遇不幸，我立时就自尽。喏，(拿出一个小瓶)我就是这样熬日子的！

费迪南　啊！眼泪出来了。

杰特律德　我本来决意控制，可是眼泪哪里憋得住！还不是因为您对我说话既冷淡又客气，这种态度，是你们男人对你们鄙弃之爱的最后侮辱！您没有向我表示丝毫同情！您希望看到我死去，就好一身轻松……然而，费迪南，你不了解我！我可以给将军写信，全部向他承认，说我不愿意再欺骗了。总说谎，我也腻烦了。我领着孩子，干脆去你家，我们一同走。没有波莉娜的事儿了。

费迪南　您若是做出这种事，我就自杀。

杰特律德　我也不活！我们就死在一起，那你就不会属于她了。

费迪南　(旁白)多么狠毒的性格！

杰特律德　何况，隔离您和波莉娜的障碍，可能永远消除不了，那您怎么办呢？

费迪南　波莉娜会有办法保持自由。

杰特律德　若是她父亲逼她出嫁了呢？

费迪南　那我宁愿一死！

杰特律德　在诗歌中才可能为爱情而死，在日常生活中，人总能寻求自慰；而且……在尽职尽责的同时，还缅怀被夺去

生命的女子。

将军　(幕后)杰特律德！杰特律德！

杰特律德　听见先生叫我。(将军上)就这样吧，费迪南先生，处理完事务，尽快回来，我等着您。

第　三　场

〔将军，杰特律德，波莉娜(稍后上场)。

将军　一清早就同费迪南谈话！究竟谈什么？是作坊的事情！

杰特律德　谈什么？我这就告诉您；因为……您同您儿子一样：你们一有疑问，就非要人立即回答。我在想，波莉娜拒绝嫁给戈达尔这件事情，恐怕同费迪南有关系。

将军　咦！这话可能有道理。

杰特律德　我让人把费迪南先生请来，好澄清我的怀疑；我可能要问出点情况，您一来就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波莉娜把房门打开一条缝。

将军　不过，如果我女儿爱上费迪南先生……

波莉娜　听一听。

将军　本来我让她自己做主，但我不明白昨天我以慈父的口气盘问，为什么她向我隐瞒如此自然的感情。

杰特律德　您不是说话欠妥，就是您问她的时候，她还在犹豫……少女的心啊，总是充满矛盾。

将军　真的，有何不可呢？这个小伙子，工作起来像头狮子，人也正派，也许还是世家子弟。

波莉娜　唔！我明白啦！（返回）

将军　他会把情况告诉我们的。在这方面，他讲话十分谨慎。不过，他的家庭，你应当了解，不正是你给我们招来这位俊才！

杰特律德　我是根据莫兰老夫人的举荐，才把他介绍给你的。

将军　老夫人已经去世啦！

杰特律德　（旁白）就是要死无对证……（高声地）她对我说，费迪南先生是个大孝子，他母亲是德·夏尔尼夫人，如今住在布列塔尼；夏尔尼家族……是当地的世家。

将军　夏尔尼家族……不管怎么说，如果他爱波莉娜，而波莉娜也爱他，别看戈达尔有钱，我也愿意招他做女婿……费迪南熟悉生产，他可以用波莉娜的嫁妆，把我的作坊买下，过一下户就行了。只要他告诉我们，他从哪儿来，是何许人，他父亲是谁……对了，我们可以见见他母亲。

杰特律德　夏尔尼夫人？

将军　对，夏尔尼夫人……她不是住在圣马洛城附近吗？……又不是远隔天涯……

杰特律德　您用点心计，稍微耍一耍您这老兵的手腕儿，和颜悦色一点，就会了解女儿是否……

将军　为什么我要生气呢？……这不，她来了……波莉娜……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玛格丽特、波莉娜相继上场。

将军　哦！是您哪，玛格丽特……昨天夜晚，您一时疏忽，险些要了我女儿的命……您忘记了……

玛格丽特　我，将军，要您孩子的命！

将军　您忘记了搬走花儿，有的花香气太浓，孩子儿乎要窒息了……

玛格丽特　哪有的事儿！……戈达尔到来之前，我就把花儿搬开了，夫人给小姐穿衣裙的时候，一定发现花儿已经不在了……

杰特律德　您记错了，当时还在……

玛格丽特　（旁白）这不是存心找碴儿吗……（高声地）夫人要往小姐头上插鲜花，还说过：咦，花儿不在了……

杰特律德　您又胡编……说说看，您放在哪儿啦？

玛格丽特　放在台阶下……

杰特律德　（对将军）昨天夜里，您在那儿找到了吗？

将军　没有！

杰特律德　昨天夜里，是我亲自从房间搬出去的，放在那儿了。

〔她指着台阶上的花儿。

玛格丽特　（对将军）先生，我以我的永福向您发誓……

杰特律德　不要发誓！……（呼叫）波莉娜！

将军　波莉娜！

〔波莉娜上。

杰特律德　昨天夜晚，花儿在你房间吗？

波莉娜　在呀……玛格丽特，可怜的老人，你可能忘记了……

玛格丽特　小姐，不如说有人故意搬回来，好让你病倒！

杰特律德　“有人”是什么意思？……

将军　老疯婆子，您记性差也罢了，至少不要指责别人。

波莉娜　（对玛格丽特）别说了！（高声地）玛格丽特，当时花儿在那儿，你忘记搬了……

玛格丽特　是这样，先生，我记混了，是前天……

将军　（旁白）她到我家干活有二十年了……这回嘴这么硬，有些反常……（他把玛格丽特拉到一边）说说看……往头上插花是怎么回事？……

玛格丽特　（波莉娜向她使眼色）先生，是我这么说的……我上了年纪，记性差了……

将军　那么为什么推测家里有人萌生坏念头呢？……

波莉娜　别追问她了，父亲！这个好心肠的玛格丽特，对我的感情太深，有时不免大惊小怪。……

玛格丽特　（旁白）我肯定把花儿搬走了……

将军　为什么我妻子和女儿合伙欺骗我呢？……像我这样一名老兵，在枪林弹雨中也无所畏惧，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

杰特律德　玛格丽特，等戈达尔先生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喝

茶……告诉菲利克斯，把所有报纸都拿过来。

玛格丽特　是，夫人。

第　五　场

〔杰特律德，将军，波莉娜。

将军　（拥抱亲吻女儿）无情无义的女儿，也不向我道声早安。

波莉娜　（拥抱亲吻父亲）你也一样，一点小小不然的事，你就找碴儿吵架……我向您宣布，父亲大人，我要管起您的教育……到你这把年纪，遇事该冷静一点儿了。年轻人都不像你这么好冲动！你把玛格丽特吓着了，而女人一害怕，就会顺口说谎，根本弄不清……

将军　（旁白）这事要弄清楚！（高声地）我的千金小姐，你的行为没法儿叫人冷静……我要给你办终身大事，向你介绍一位年轻人……

波莉娜　相貌堂堂，还非常有教养！

将军　喂，小姐，父亲对您讲话的时候，不要插嘴。一个男子拥有巨大财富，少说是你的财产的六倍，而你却拒绝了他的求婚……我让你自己做主，你可以拒绝。然而，如果戈达尔不行，你总得告诉我你看中了谁，何况我也知道……

波莉娜　哦！爸爸……您比我看得还清楚……是谁呢？

将军　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尽管他没有财产，却比戈达尔更合我心意……他已经成为家里人了。

波莉娜　我并没有看到这里有亲戚。

将军　你对可怜的费迪南能挑出什么不好，还不愿意……

波莉娜　哈！哈！天方夜谭，是谁跟您说的？我猜想是德·格朗尚夫人。

将军　天方夜谭！原来没这事儿；你从未考虑过这个诚实青年吗？

波莉娜　从来没有！

杰特律德　（对将军）她说谎！好好观察她。

波莉娜　夫人推测我爱上我父亲的伙计，一定有理由啰。唔！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要教你说：我的女儿，如果您还没有意中人，那您就嫁给戈达尔吧！（对杰特律德）夫人，这一招实在卑鄙！逼我在父亲面前发誓放弃爱情！哼，我会报复的！

杰特律德　悉听尊便，反正您得嫁给戈达尔。

将军　（旁白）难道她们俩不和睦！……我要问问费迪南。（高声地）你们俩在嘀咕什么？

杰特律德　朋友，你女儿怪我认为她爱上了一个下人，她觉得受了极大侮辱。

将军　你果真不爱他吗？

波莉娜　父亲，我……我并没有请求您让我结婚！我生活挺幸福的！上帝赋予我们女人独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德·格朗尚夫人不是我的生母，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干预我的感情。

杰特律德　我的孩子，我无非希望您幸福。我知道，我不过是

您的继母，但是，如果您爱费迪南的话，我就……

将军　（吻杰特律德的手）你的心肠真好！

波莉娜　（旁白）真憋气！……哼！我多想治治她！

杰特律德　对，如果您父亲拒绝，我就跪到他面前恳求他同意。

将军　费迪南来了。（旁白）我得照自己的方式盘问他，也许能问出点情况。

第六场

〔前场人物，费迪南上。

将军　（对费迪南）过来，朋友，到这儿来。——您到这里已有三年半了，尽管生意额十分可观，令人操心，但多亏了您，我才能够安寝。现在，您跟我不相上下，已成为我这作坊的主人。不错，您并无奢求，只拿一定数目的酬金，但是，这也许同您为我出的力不相称。我猜出您这种无私精神基于什么。

费迪南　基于我的品格，将军！

将军　就算这样！……不过，感情也占很大比重，嗯？……好啦，费迪南，您了解我对身分地位的看法；我曾当过兵，我们全是我们事业的儿子。您要相信我！有人向我和盘托出……您爱一位年轻姑娘，就在这里……她若是喜欢您，就是您的人了。我夫人要成全您的好事，可以告诉您，这

件事也深合我的心意。

费迪南　真的吗？将军，德·格朗尚夫人要成全我的好事！……啊！夫人！（跪到她面前）啊！我由此认识到您心灵有多伟大！您真高尚，您是天使！（跑去投到波莉娜脚下）波莉娜，我的波莉娜！

杰特律德　（对将军）我猜中了，他爱波莉娜。

波莉娜　先生，难道我有一个眼色、一句话，赋予您直呼我名字的权利吗？我十分诧异，竟使您产生这种感情，有的女人可能求之不得，而我却无动于衷……我的心愿要高得多。

将军　波莉娜，我的孩子，你声色俱厉，有点过分了……嗯，恐怕有什么误会……费迪南，过来，靠近些……

费迪南　怎么，小姐，既然您继母令堂、令尊大人都同意啦？……

波莉娜　（对费迪南）坏事了。

将军　哎！我要专断了。——费迪南，告诉我，您一定出身贵族家庭吧？……

波莉娜　（对费迪南）这是关键！

将军　我当过巡逻士官，自不待言，令尊从事的职业，至少同我相当吧。

杰特律德　（旁白）这下他们永远分离了。

费迪南　哼！（对杰特律德）我明白您的用心了。（对将军）将军，我并不否认，一个人孤苦伶仃，当然好耽于梦想，哦！小姐，耽于相当遥远的梦想，甜美的梦想……（梦想是不

幸之人的全部财富!)我并不否认,我曾渴望从属于您,并把这视为我天大的福气;但是,这种极其自然的希望,被您残忍地逼着吐露出来,并遭到小姐如此对待,此时此刻,这种希望既然冲出我的心田,就永远不会返回啦!我完全清醒了,将军。穷人也有自尊心,同样不容伤害,就像不应触碰……嗯?……您对拿破仑的眷恋一样。(对杰特律德)您扮演了极坏的角色。

杰特律德 她只能嫁给戈达尔。

将军 可怜的年轻人,(对波莉娜)他很出色!我喜爱他……(将费迪南拉到一旁)换了我,在您这年龄,我就……不,不,见鬼……那是我女儿!

费迪南 将军,现在,我要您以名誉担保……向我发誓严守秘密,绝不透露我要告诉您的事,连德·格朗尚夫人也不例外。

将军 (旁白)啊!他也这么说,昨天是我女儿,今天是他,都提防我妻子……咦!见鬼,我得弄清楚……(高声地)放心吧,您得到了一个从未食言的人的保证。

费迪南 我被迫吐露埋藏在内心的感情,并遭到波莉娜小姐蔑视态度的毁灭性打击,这并非夸大其词,从今以后,我再难留在这里……我准备清理帐目,今天傍晚就离开此地,明天离开法国,如果勒阿弗尔港正巧有开往美洲的航船的话。

将军 (旁白)可以放他走,他还会回来的。(对费迪南)这事,我能告诉我女儿吗?

费迪南　行，只能告诉她一人。

将军　波莉娜！……喂，我的女儿，你多么冷酷无情地侮辱了这个可怜的青年，结果我们的作坊要失去经理了。今天傍晚，费迪南就动身去美洲。

波莉娜　他做得对，父亲……他采取了主动，否则，您也会劝他这样做的。

杰特律德　（对费迪南）她只能嫁给戈达尔。

费迪南　（对杰特律德）您如此狠毒，不受到我的惩罚，也要受到上帝的惩罚！

将军　（对波莉娜）美洲，十分遥远吧？……那里气候也能要人命。

波莉娜　到那儿可以发财。

将军　（旁白）她不爱他。（对费迪南）费迪南，等我给了您创业的资本，您再启程吧。

费迪南　多谢，将军；不过，有我的酬金就足够啦！再说，我离开作坊，您并不会觉得缺了什么，因为我培养了尚帕涅当工头，如今他相当能干，可以代替我了。您若是愿意同我一起去作坊，就会看到……

将军　好吧。（旁白）这里闹得一团糟，我得去找维尔农。家里肯定有事，老大夫的建议和一双眼睛，准能帮我洞察搅得全家不安的缘故。费迪南，我这就跟您去。夫人们，我们去去就回来。（旁白）家里肯定有事。

〔将军和费迪南下。

第 七 场

〔杰特律德，波莉娜。

波莉娜　（锁上房门）夫人，依您看，一种纯洁的爱情，对我们来说，一种既能体现并增大人间所有幸福、又能令人领略上天的至福的爱情，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吧？……

杰特律德　您读过《新爱洛伊丝》，亲爱的。您讲的这话太做作，不过，的确如此。

波莉娜　那么，夫人，您刚才就迫使我做出一种自杀的行为。

杰特律德　您若看到我这样干，也会幸灾乐祸的；假如您能把我逼到这种地步，您内心一定会感受到此刻充溢我心头的喜悦。

波莉娜　您以为我会让您顺顺当当地成为费迪南的妻子？

杰特律德　昨天夜里，我们既然交谈了几句，何必还讲虚伪的话呢？亲爱的波莉娜，我爱费迪南，那时候，您才八岁。

波莉娜　哦，您已经三十多啦！……我还这么年轻！……何况，他恨您，憎恶您！他对我说过，他绝不要背叛我父亲的这样一个黑心肠女人。

杰特律德　在费迪南的眼里，我的爱不为罪。

波莉娜　对于您，他同我的感情一致：他鄙视您，夫人。

杰特律德　您这样认为？那好！亲爱的，又多了一条理由！我要他当丈夫，即使不是出于爱情，您也促使我产生了报复心

理。他来这儿的时候，难道不清楚我的身分吗？

波莉娜　您是让他上了圈套，正如这次，我们落入您设下的圈套一样。

杰特律德　喂，亲爱的，只要一句话，我们之间就了结了。在一往情深的时候，您不是成百遍、上千遍自语，要为费迪南做出最大牺牲吗？

波莉娜　对，夫人。

杰特律德　诸如离开您父亲，离开法国，舍弃生命、名誉，舍弃永福！

波莉娜　唔！还要寻求在天地间，除了自身能否再奉献点什么。

杰特律德　对呀！您所祈愿的，我却做到啦！这就足以向您说明，无论什么，甚至死亡也阻挡不住我。

波莉娜　这可是您给了我自卫的权利！（旁白）费迪南啊！

〔在波莉娜旁白时，杰特律德走去坐到长沙发上。

她说了，我们的爱情胜于生命！（对杰特律德）夫人，您一定要弥补对我的全部伤害。唯一阻碍我同费迪南结婚的困难，您能够战胜……是的，您能左右我父亲的意志，也能消除他对马尔康达将军之子的仇恨。

杰特律德　嗬！很好。

波莉娜　是的，夫人。

杰特律德　您有什么神机妙策能使我就范呢？

波莉娜　您知道吧，我们进行一场野人战争？

杰特律德　干脆说女人战争，这更可怕！野人只折磨人的身

体，而我们，则要把利箭瞄准人心、灵魂，瞄准自爱、自尊，要深深射中幸福。

波莉娜　哦！正是这样，我要打击女人的所有要害。因此，最敬爱的继母，明天，不能再迟，您必须清除把我同费迪南隔开的障碍；否则，我父亲就会从我这儿了解您结婚前后的整个行为。

杰特律德　哦！这就是您的妙策？可怜的姑娘！他绝不会相信您。

波莉娜　哼！我知道您对我可怜的父亲有多大影响，但是我有证据。

杰特律德　证据！证据！……

波莉娜　我去过费迪南房间……（我非常好奇），发现了您的情书，夫人，于是拿了几封；我父亲再怎么盲目，看了信也会睁开眼睛，因为信能向他证明……

杰特律德　证明什么？

波莉娜　一切！一切！

杰特律德　哎呀！小冤家！这既是偷窃，又是害命！……在她那年纪……

波莉娜　您不是扼杀了我的幸福吗？……您不是逼得我向我父亲和费迪南否认我的爱情、名誉和生命吗？

杰特律德　唔！唔！原来是诡计，她什么也不知道！（高声地）这是诡计，我根本没有写……是假的……不可能……信在哪儿呢？

波莉娜　反正我有！

杰特律德　在你房间里？

波莉娜　在该放的地方，您永远也找不到。

杰特律德　（旁白）疯狂带着荒诞的梦想，在我的大脑周围跳舞！……杀人的恶念掀动我的手指……正是在这种时候要杀人！……噢！我也真想杀死她……上帝啊！上帝，不要抛弃我，让我保持理智！……好啦！

波莉娜　（旁白）啊！谢谢，费迪南！我看出你多么爱我：我以牙还牙，向她报复了刚才她对我们的全部伤害……而且……她还得救我们！……

杰特律德　（旁白）她可能带在身上，如何证实呢？啊！（她凑近前）波莉娜！……你若是早就拿到这些信，也就知道了我爱费迪南。你是最近才拿到的吧？

波莉娜　今天早晨。

杰特律德　你没有全看吧？

波莉娜　哼！看了几封就知道足可以毁掉您。

杰特律德　波莉娜，你的生活刚刚开始。（有人敲门）费迪南是头一个出现在眼前的男子，他年轻，有教养，人品出众，他的确人品出众；然而，世上还有许多其他男人……可以说，费迪南就生活在我们家中，每天都见面，因此，你情窦初开，春心必然投向他。这我理解，这不是很自然吗？换了我，无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不过，孩子，你未涉世事，不了解生活。你若是像许多女人那样，只因一念之差……喂！要知道，人往往会迷误。你哪，还能够选择；然而我，终身已定，别无选择了。费迪南对我就是一切，

因为我已过三十岁，我为他牺牲了一位老人的名誉，这是绝不应做的事情。你前景广阔，还可能爱上另一个人，而且爱得更为炽烈……我们有这种情况。好啦！舍弃他吧，你想象不出我会成为你的多么忠诚的奴隶！你岂止有个母亲，有个朋友，还有了绝对效忠你的人……噢！看！……（她跪下，伸手去摸波莉娜的上衣）我跪到你的脚下，而你却是我的情敌！……我这样卑躬屈膝够了吧？你若是明白一个女人这样会丢多大脸面……开开恩吧！饶了我吧。（有人重重敲门，她趁波莉娜慌乱之机摸到了信）救我一命吧……（旁白）信在她这儿。

波莉娜　嗳！放开我，夫人！噢！还要我喊人吗？

〔她推开杰特律德，去开门。

杰特律德　（旁白）我猜对了，信在她身上；真的，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让她掌握这些信件。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将军，维尔农。

将军　两个人锁上房门！为什么喊叫，波莉娜？

维尔农　您的脸色都变了，孩子！摸摸您的脉好吗？

将军　你也一样，表情好激动！

杰特律德　刚才是开玩笑，我们闹着玩了，对不对，波莉娜……你笑得好厉害，我的孩子。

波莉娜　对，爸爸。刚才，我和亲爱的妈妈在闹着玩。

维尔农　（低声对波莉娜）弥天大谎！

将军　你们没有听见敲门吗？……

波莉娜　听是听见了，可我们不知道是你。

将军　（对维尔农）她们串通一气对付我！（高声地）刚才究竟干什么啦？

杰特律德　噢，天哪！我的朋友，您要刨根问底，立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先让我摇铃叫人上茶吧。

将军　说嘛！

杰特律德　这也太专横啦！好！告诉您，我们关起门来，就是怕让人撞见，清楚了吧？

维尔农　当然啰！清楚极了。

杰特律德　（低声地）我想套出您女儿的秘密，显而易见，她有秘密！不想您来了，我这是替您办事，她不是我的女儿；您一到，就好像朝敌人发起冲锋似的，我刚要套出点情况，谈话就被您给打断了。

将军　德·格朗尚伯爵夫人，自从戈达尔到来！……

杰特律德　好啦，现在，又把戈达尔扯进来了。

将军　不要嘲弄我对您说的话！从昨天起，这里一切就反常啦！奶奶的！我要知道……

杰特律德　噢！骂人话，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先生……菲利克斯，上茶……十二年的和美生活，难道您厌倦了吗？

将军　我现在不是，永远也不会成为专横跋扈的人。那会儿，我来得不是时候，您正跟费迪南谈话！这会儿，我来得又

不是时候，您正跟我女儿谈话……还有，昨天夜里……

维尔农　好啦，将军，您要跟夫人吵架尽管吵，只是别当外人的面。（传来戈达尔的脚步声）我听见戈达尔来了。（低声对将军）这就是您向我下的保证？我身为大夫，听过一些女人吐露隐私；同女人打交道，应当让她们暴露，观察她们……反之，暴跳如雷，只能导致流泪，她们一旦施展水淹三军之计，就是力抵三个大力神的男子也要葬身水底。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戈达尔上。

戈达尔　夫人们，我已经来过，要向你们问候致意，但我发现房门紧闭……将军，我向您道早安。（将军在看报，举手同他打招呼）啊！我昨天的对手来了。您是来捞本的吗，大夫？

维尔农　不，我是来喝茶的。

戈达尔　哦！你们这是英国、俄国和中国习惯吗？

波莉娜　您要喝咖啡吗？

杰特律德　玛格丽特，上咖啡。

戈达尔　不必，不必，请允许我喝茶，今天破个例……何况，我看你们是正午用餐，我若是喝牛奶咖啡，午饭就没有胃口了。英国人、俄国人和中国人养成这种习惯，看来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维尔农　先生，茶是极好的饮料。

戈达尔　那得是好茶叶。

波莉娜　先生，这是商队运来的茶叶。

杰特律德　大夫，喏，给您看报。（对波莉娜）孩子，去跟德·里蒙维尔先生谈谈，我来倒茶。

戈达尔　德·格朗尚小姐恐怕跟我这人不投机，话也不投机吧？……

波莉娜　您这就错了，先生。

将军　戈达尔……

波莉娜　如果您开恩，不再想娶我做妻子，那么在我看来，您身上有出色的品质，一定能吸引布德维尔、克兰维尔、戴尔齐尔等等各府小姐。

戈达尔　好了，小姐。噢！您可真能嘲笑一个被拒绝的求婚者，尽管他有四万利勿尔年金！我在贵府呆下去，会更加感到遗憾。费迪南·德·夏尔尼先生多幸运啊！

波莉娜　幸运！幸运什么？可怜的青年！幸运当了我父亲的伙计。

杰特律德　德·里蒙维尔先生。

将军　戈达尔……

杰特律德　德·里蒙维尔先生。

将军　戈达尔，我妻子同您说话。

杰特律德　您茶里喜欢少放还是多放糖？

戈达尔　稍许放些。

杰特律德　不用多放奶油吗？

戈达尔　正相反，要多放，伯爵夫人。（对波莉娜）哦！费迪南

先生不就是那个……您看中的人……喏！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他对您继母很有意思。

波莉娜　（旁白）这些爱打探的乡巴佬，讨厌透了！

戈达尔　（旁白）告辞之前，我得寻点开心！我要捞回本钱。

杰特律德　德·里蒙维尔先生，如果您想吃点东西，有三明治。

戈达尔　谢谢，夫人！

杰特律德　（对戈达尔）您还有希望。

戈达尔　嗳，夫人！我仔细考虑过德·格朗尚小姐拒绝的态度。

杰特律德　哎！（对大夫）大夫，您的茶，还要平时那样的吗？……

维尔农　劳驾，夫人。

戈达尔　（对波莉娜）可怜的青年！您这么说，小姐？然而，费迪南先生并不像您想的那样贫穷可怜！他比我富有。

波莉娜　您怎么知道？

戈达尔　我能肯定，我来向您解释这一切。这位费迪南先生，您以为了解，其实他完全隐瞒了身分……

波莉娜　（旁白）老天爷！他可能知道他的姓氏吧？

杰特律德　（旁白）往她茶里放几滴鸦片汁，她就能睡着，那我就得救了。

戈达尔　您想不到我通过什么办法找到线索……

波莉娜　噢！先生！高抬贵手……

戈达尔　通过检察官。我想起在布德维尔府上，有人谈起你

们的伙计……

波莉娜　（旁白）他在折磨我。

杰特律德　（端给波莉娜一杯茶）给，波莉娜。

维尔农　（旁白）我看花眼了怎么的？好像看见她往波莉娜的茶杯里放点东西。

波莉娜　说他什么呢？

戈达尔　嗬！嗬！您这么注意听我说话！……您听别人谈论我，若是像听我谈论费迪南先生一样认真，我知道会万分欢喜。

波莉娜　这茶怎么有股怪味！您觉得茶味道香吗？

戈达尔　您突然转到茶上，好遮掩您对我所说的话的兴趣。一目了然！嘿！我要使您感到十分意外……告诉您，费迪南先生是……

波莉娜　是……

戈达尔　百万富翁！

波莉娜　您跟我开玩笑，戈达尔。

戈达尔　以我名誉担保，小姐，他拥有一笔财富……（旁白）她对他爱得发狂。

波莉娜　（旁白）这蠢货叫我毛骨悚然！

〔她端着茶杯起身，维尔农一把抓过茶杯。

维尔农　给我，孩子。

将军　（对妻子）你怎么啦，朋友，我觉得不对劲？……

维尔农　（他换下波莉娜的茶杯，将自己的茶杯还给杰特律德。旁白）是阿片酊，幸而剂量不大。好啦，这里要出事

儿了……(对戈达尔)戈达尔先生?……您是个精明的家伙。(戈达尔掏出手绢,装作擤鼻涕。维尔农笑)哈,哈!

戈达尔　大夫!毫无怨尤。

维尔农　瞧您!您能把将军拉到作坊去,拖住一小时吗?

戈达尔　小家伙会找我的。

维尔农　晚饭时他才放学。

戈达尔　为什么您叫我这么干?

维尔农　拜托,您雅人深致,需要这样……您爱波莉娜吗?

戈达尔　噢!昨天我爱她,不过今天早晨……(旁白)我一定要猜出他向我隐瞒什么。(对维尔农)这好办!我到台阶走一趟,回来就对将军说费迪南请他去……嘿!好嘛,费迪南这不来啦!

〔他走向台阶。

波莉娜　真怪,我怎么感到迷迷糊糊。

〔她躺下睡着。费迪南上,同戈达尔交谈。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费迪南上。

费迪南　将军,我交帐了,您有必要去商店和作坊核对一下。

将军　说得对!

波莉娜　(半睡中)费迪南!

戈达尔　喂!将军,我从未参观过您的企业,借这个机会随同

您去看看吧。

将军　好哇！来吧，戈达尔。

戈达尔　德·里蒙维尔。

杰特律德　（旁白）他们走了，偶然机会保护了我。

维尔农　（旁白）偶然性！……就是我……

第十一场

〔杰特律德，维尔农，波莉娜，玛格丽特（在远台）。

杰特律德　大夫，您还要茶吗？

维尔农　谢谢，我光顾着想选举的事了，连这一杯还没喝完呢。

杰特律德　（指着波莉娜）唔！可怜的孩子，她睡着了。

维尔农　怎么？她睡着啦！

杰特律德　这不奇怪。您想想看，大夫，她直到凌晨三点钟才入睡。昨天夜里，我们虚惊一场。

维尔农　我来帮您。

杰特律德　不用。玛格丽特，帮把手好吗？把她抬到房间里，她好睡得舒服些。

第十二场

〔维尔农，菲利克斯。

维尔农　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　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维尔农　我要藏点东西，这儿有衣柜吗？

菲利克斯　（指着大衣柜）在那儿，先生。

维尔农　好！菲利克斯……这事儿，对任何人也不要透露一句。（旁白）他会记得的。（高声地）我要捉弄一下将军，你若是讲出去，就捉弄不成了。

菲利克斯　我一定守口如瓶。

〔大夫取下衣柜的钥匙。

维尔农　现在，你的女主人要过来了，让我单独跟她谈谈，你守一会儿，别让人进来。

菲利克斯　（边下边旁白）玛格丽特说得对，肯定有什么事。

玛格丽特　（重上）没事儿，小姐睡着了。（下）

第十三场

维尔农　（独白）两位女子一直和睦相处，现在竟会反目！……啊！不管多么缺乏哲学头脑的医生，也都能看出来。可怜的将军，一生别无奢望，只求避免通常的遭遇！不过，这里没有旁人，只有我和费迪南！因我而起不大可能；至于费迪南……我还未发现什么……她的脚步声！干脆短兵相接！……

第十四场

〔维尔农，杰特律德。

杰特律德 （旁白）嘿！我拿到了……回房间去烧毁……（遇见维尔农）啊！

维尔农 夫人，我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

杰特律德 为什么？

维尔农 咱俩好单独谈谈，把事情解释清楚。

杰特律德 把事情解释清楚！……凭什么权利，就您，我们家的寄生虫，居然要德·格朗尚伯爵夫人作出解释？

维尔农 我，寄生虫！夫人，我除了退休金，还有一万利勿尔年金；我有将军阶衔，我的财产还将遗留给我的老友的孩子！我，寄生虫！噢！要知道，我来这里，不仅作为朋友，而且还以大夫的身分：您往波莉娜的茶杯里点了几滴棕红色药水。

杰特律德 我？

维尔农 我眼见您干了，茶杯也在我手里。

杰特律德 您有茶杯？……我已经洗了。

维尔农 对，我给您的是我用的茶杯！哼！刚才我并没看报，而是观察您。

杰特律德 噢！先生，你干的什么行当！

维尔农 要承认眼下这行当能救您的驾，也许您用得着我，

如果波莉娜喝了茶反应厉害的话。

杰特律德　反应厉害……天啊！大夫，我只放了几滴。

维尔农　哦！这么说，您往她的茶里放了鸦片汁。

杰特律德　大夫……您这人真无耻！

维尔农　就因为逼您招供？……干这种事情的女人，全对我讲了实话，我习以为常了。然而，事情不止这些，您还有秘密要向我交待。

杰特律德　（旁白）密探！没办法，只能把他拉过来，当我的同谋。（高声地）大夫，您对我可能用处极大，我们不能总这样彼此交恶；等一会儿，我就坦率地回答您。

〔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关起房门。

维尔农　锁上啦！我上当受骗啦！我总不能破门而入吧……她在干什么？……要藏起鸦片药瓶……真不该帮人这种忙，可我的老友，可怜的将军硬是求我……夫人又要用花言巧语来骗我……哦！她来了。

杰特律德　（旁白）烧啦！……没留一点痕迹……我得救啦！……（高声地）大夫！

维尔农　夫人！

杰特律德　我这继女波莉娜，您以为是个老实闺女，是个天使，她却以卑劣的、罪恶的手段窃夺一件秘密，万一张扬出去，就会危害四个人的名誉和生命。

维尔农　四个人。（旁白）她、将军……哦！也许还有她儿子……以及那位躲在幕后的人。

杰特律德　这件秘密，也牵涉她的性命，她不得不守口如瓶。

维尔农　这我就不明白了。

杰特律德　好啦！这件秘密的证据已经销毁啦！而您，大夫，您爱我们，却跟她一样卑鄙、无耻……甚至有过而无不及，因为您是男子汉，不像女人堕入情网而头脑发昏倒还情有可原！假如在这条路上再跨进一步，您就成了魔鬼……

维尔农　恫吓！哼！夫人，自从有了社会，你们播的种只长出了罪恶。

杰特律德　哎！危及四条命，想一想吧。（旁白）他回过味儿来了……（高声地）我极为担心这种危险，因此请您帮我维持这里的和睦，等一会您就去取给波莉娜吃的解药。还有，您要把杯子还给我，您一定得还给我，对不对？我们一起每走一步，喏！我就渐渐向您解释一切。

维尔农　夫人！

杰特律德　好啦！将军要回来了。

维尔农　（旁白）你逃不出我的手心！我有治你的武器，而且……（下）

第十五场

杰特律德　（身子靠在藏茶杯的衣柜上，独白）他能把这只茶杯藏在哪儿呢？

第 四 幕

〔地点：波莉娜的卧室。

第 一 场

〔波莉娜，杰特律德。

〔波莉娜坐在左侧安乐椅上，始终沉睡。

杰特律德　（蹑手蹑脚地上）她还在睡，而大夫对我说她很快就会醒来……这种睡法儿真叫我害怕！……这就是他所爱的姑娘！……我看她一点也不漂亮！……唔！不对，她还真俊俏！……可是，男人怎么就不明白，美貌不过是一种期望，爱情才是……（有人敲门）哦，人回来了。

维尔农　（幕后）可以进去吗，波莉娜？

杰特律德　是大夫！

第 二 场

〔波莉娜，杰特律德，维尔农。

杰特律德　您对我说她能醒来。

维尔农　放心吧……（呼唤）波莉娜？

波莉娜　（醒来）维尔农先生！……我这是在哪儿？哦！在我房间……刚才我怎么啦？

维尔农　孩子，您喝了茶，就睡着了。德·格朗尚夫人和我一样，担心这是身体不适的初兆；不过没事儿了，看来仅仅是通宵未眠的缘故。

杰特律德　喂！波莉娜，你感觉怎么样？

波莉娜　我睡着啦！……我睡觉的工夫，夫人在这儿了……（站起来）啊！（手摸胸口）啊！真卑鄙！（对维尔农）大夫，难道您合谋干……

杰特律德　干什么？您要对他说什么呀？

维尔农　我！孩子呀，我能合谋干坏事，损害您？算了吧！我爱您，把您当成自己的女儿……唉，您说说……

波莉娜　没什么，大夫，没什么！

杰特律德　让我跟她说句话。

维尔农　（旁白）一个年轻姑娘吃了这种哑巴亏，有口难言，究竟碍于什么利害关系呢？

杰特律德　喂！波莉娜，您要向您父亲告我的状，然而，这种可笑控告的证据，在您手里的时间可不长啊！

波莉娜　我全明白了，您把我弄睡了，乘机把信夺走。

杰特律德　我们两人都特别好奇，仅此而已。我在这里干的，正是您在费迪南那里干的事。

波莉娜　您得逞了，夫人，但很快就要轮到我得意了。

杰特律德　啊！战争还在继续。

波莉娜　战争，夫人？……不如说决斗！我们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杰特律德　您真够阴的。

维尔农　（旁白）不吵不闹，表面没有一点牴牾！……啊，难以想象！……何不去找费迪南呢？（欲下）

杰特律德　大夫！

维尔农　夫人？

杰特律德　咱们还得谈谈。（低声地）您不还给我，我就寸步不离……

维尔农　有个条件呢……

波莉娜　大夫！

维尔农　孩子？

波莉娜　您知道我不是自然睡着的吧？

维尔农　对，是您继母使您麻醉才睡着的，我有证据……不过，您呢，知道为什么吗？

波莉娜　哦！大夫，就是……

杰特律德　大夫！

波莉娜　以后我全告诉您。

维尔农　现在，无论从她们哪个口里，我都能了解些情况……可怜的将军哟！

杰特律德　怎么样，大夫？

第　三　场

波莉娜　（拉铃，独白）对，跟他一道出走，只有这种办法了。我和继母若是决斗下去，我可怜的父亲就会丧失名誉。干脆违反他的意志，这样恐怕更好，何况，我还可以给他写信……那样，我既然战胜了继母，就宽宏大量一点儿……让我父亲相信她，并解释我出走是因为我爱费迪南，而他又憎恨马尔康达这个姓氏。

第　四　场

〔波莉娜，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小姐感觉好了吗？

波莉娜　身体好了，可是精神……噢！我痛苦极了。我可怜的玛格丽特，一个女孩子失去母亲，可真不幸啊！

玛格丽特　尤其她父亲的续弦是德·格朗尚夫人这样的女人。不过，小姐，难道我不是您卑微的母亲、忠心耿耿的母亲吗？要知道，由于您恨透了这个后娘，我身为奶妈也增加了对您的感情。

波莉娜　你，玛格丽特！……你这么认为！其实你想错了。你爱我没到这种程度！

玛格丽特　嗳！小姐！您就考验我吧。

波莉娜　行吗？……你肯为我离开法国？

玛格丽特　跟您一起，到印度大沙漠去都行。

波莉娜　说走就走？

玛格丽特　说走就走！……哦！我的行李不沉。

波莉娜　好哇！玛格丽特，今天夜里，我们就偷偷出发。

玛格丽特　出发，为什么？

波莉娜　为什么？德·格朗尚夫人使我麻醉睡着了，你不知道吗？

玛格丽特　知道，小姐，维尔农先生也知道；还是菲利克斯告诉我的，他把您喝茶的杯子锁起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波莉娜　如果你爱我，那就只字不提这件事！如果你像你表白的那样忠于我，那就回你房间，把你值钱的东西都归拢一起，又不能让人看出你准备行装。我们过了半夜动身。呆会儿你来我房间，把我的首饰拿到你那儿去，总之，带上我长途旅行可能需要的一切……要做得非常巧妙，因为，如果我继母得到一点风声，我就完了。

玛格丽特　完啦！……可是，小姐，究竟出什么事啦？想一想：离开这个家？

波莉娜　你愿意看见我死吗？

玛格丽特　死……噢！小姐，我听你的！

波莉娜　玛格丽特，你请费迪南先生把我一年的收入给我送来，让他马上来。

玛格丽特　刚才我来的时候，他正在您窗下。

波莉娜　（旁白）在我窗下……他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可怜的费迪南。

第　五　场

波莉娜　（独白）离开父亲的家，我了解父亲，他会长时间在各地寻找我……爱情能有什么财宝来付这种债，因为我把一切献给了费迪南：我的国家、我的父亲，还有这个家！不过，这个无耻的女人，终于无可挽回地失去他啦！况且，我还要回来。大夫和拉梅勒先生一定能为我说情，让父亲宽恕我。好像听见费迪南的脚步声了……哦！正是他！

第　六　场

〔波莉娜，费迪南。

波莉娜　啊！我的朋友，我的费迪南！

费迪南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啦！玛格丽特全知道啦？

波莉娜　她还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今天夜晚，她就会知道我们逃走；你将带走你的妻子，我们就要自由了。

费迪南　噢！波莉娜，不要骗我！

波莉娜　我原打算到你流亡的地方去找你，可是，那个可恶的女人促使我下了决心……我不值得称赞了，费迪南……这是为保命！

费迪南　保命！……她干了什么？

波莉娜　她险些害死我，她把我麻醉了，好把我身上的信拿走！既然她有这个胆量，她为了保住你还会干出什么事，我能够判断出来。因此，我们若想结合，别无他法，只能逃走。这样，就不必告别啦！今天夜里，我们就躲避起来……到哪里……这是你的事。

费迪南　噢！真叫人乐疯啦！

波莉娜　嗳！费迪南！千万千万谨慎小心，赶快去卢维耶尔，找你那检察官朋友，不是需要一辆马车和护照吗？……我那后母准得把我父亲的火点起来，但愿他别追上我们！他追上就会杀掉我们。因为，我在这封信里刚刚告诉他隐情，命运注定我要离开他。

费迪南　放心吧。自昨天起，欧仁就为我做出发的一切准备。这是你父亲该付给我的薪金。（拿出钱包）给我开个收据吧。（把钱放在一张独脚圆桌上）现在，只要交了帐，我就自由了……我们三点钟到卢昂，再赶到勒阿弗尔港口，登上一艘返航的美国客轮。欧仁派一个可靠的人，办妥我乘船旅行的事宜。那个国家的船长会认为，一位男人携妻子旅行是极其自然的，因此，我们不会遇到任何麻烦。

第七场

〔波莉娜，费迪南，杰特律德。

杰特律德　还有我呢！

波莉娜　噢！完啦！

杰特律德　嗯！费迪南，您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走！……哼！……我全听到了。

费迪南　（对波莉娜）小姐，请给我开个收据，这是必不可少的手续，因为我动身之前要向令尊交帐，汇报帐房情况。（对杰特律德）夫人，也许您能阻止小姐启程吧？然而我再也不想留在这里，非走不可。

杰特律德　您应当留下，您肯定会留下来，先生。

费迪南　强迫我？

杰特律德　小姐要做的，我也能做出来，我有这个胆量。我要让人把德·格朗尚先生叫来，您马上就会明白，您不走也得走，而且要带上我和孩子。（菲利克斯上）请德·格朗尚先生到这儿来。

费迪南　（对波莉娜）我猜出她是什么意思。你缠住她，我去追菲利克斯，不让他请将军。欧仁会安排你如何行动。一旦远离这里，杰特律德就对我们无可奈何了。（对杰特律德）永别了，夫人。刚才您要害波莉娜的性命，从而割断了我同您的最后一点联系。

杰特律德　您一味谴责我！……难道您不知道小姐要对她父亲讲您和我的什么事吗？

费迪南　我爱她，并终生爱她，我能保护她不受您的害，正因为我信得过她，才移居国外以便得到她。别了。

波莉娜　噢！亲爱的费迪南！

第 八 场

〔杰特律德，波莉娜。

杰特律德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人了，您想知道我为什么派人叫您父亲吗？就是要告诉他费迪南的真实姓氏及其家庭。

波莉娜　夫人，您要干什么？我父亲一旦听说马尔康达将军之子引诱了他女儿，就会火速去勒阿弗尔寻找费迪南……肯定能追上，那样一来……

杰特律德　我宁愿费迪南死了，也不想看着他属于另一个女人，尤其我内心感到对他的爱和对这个女人的恨同样强烈。这就是我们决斗的结局。

波莉娜　噢！夫人，刚才您给我下跪，现在我跪到您脚下。您若是愿意，我们可以互相残杀，但不要杀他呀！……噢！他的性命，让我来抵他的性命吧。

杰特律德　那好！您放弃啦？

波莉娜　是的，夫人。

杰特律德　（因讲话情绪激烈，她的手帕失落）你骗我！你说这话是因为他爱你，是因为刚才他向我承认这一点并且侮辱了我，是因为你相信他永远不会爱我了……哼！不行，波莉娜，我要你为你的诚意作出保证。

波莉娜　（旁白）她的手帕！……连着她写字台的钥匙……毒

药就锁在那里面……噢！……（高声地）您说什么，诚意的保证？可以给您……您要求什么？

杰特律德　喏，我只相信一种证据：你必须嫁给另一个人。

波莉娜　我嫁给他。

杰特律德　马上就许婚。

波莉娜　您亲自去告诉他吧，夫人，同我父亲到这儿来，这样……

杰特律德　这样……

波莉娜　我答应，这就等于以命相许。

杰特律德　（旁白）她讲这话态度多么坚决，一滴泪也没有！……她心中肯定另有盘算！（对波莉娜）这么说，你顺从啦？

波莉娜　对。

杰特律德　（旁白）瞧瞧！……（对波莉娜）如果你讲的是真话……

波莉娜　您一贯弄虚作假，便总觉得别人也说假话……哼！您走吧，夫人，您实在令我憎恶。

杰特律德　唔！她果然诚恳！我去把您的决定告诉费迪南……（波莉娜点了点头）不过，他不会相信我。您给他写两句话好吗？

波莉娜　让他留下来……（写信）给您，夫人。

杰特律德　（念）“我嫁给德·里蒙维尔先生……这样，您就留下吧……波莉娜！……”（旁白）我如坠五里雾中……只怕是陷阱。哦！我还是放他走，他到了远方，就会听说这

桩婚事。（下）

第　九　场

波莉娜　（独白）哦！对，我完全失去了费迪南……我一直这么想：人世既是天堂，又是地狱；而我这少女，却只梦想天堂。我拾到了写字台的钥匙，等我拿了能结束这种可怕境况的东西，再还给她不迟……好吧！……就这么办……

第　十　场

〔波莉娜，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小姐，行李打好了。我再收拾这里的。

波莉娜　好！……（旁白）还是让她干吧。（高声地）喏，玛格丽特，拿着这笔钱，藏到你屋里。

玛格丽特　难道您非走不可吗？

波莉娜　啊！我可怜的玛格丽特，天晓得我能否走得成！……好吧，接着打点……（下）

第　十　一　场

玛格丽特　（独白）原来我还以为，后妈不愿意让小姐出阁呢！

难道小姐瞒着我，有了受人阻挠的爱情吗？可是她父亲对她多好！完全让她自己做主……我若对先生说说呢……嗳，不行，我可不愿意坏了我孩子的事。

第十二场

〔玛格丽特，波莉娜。

波莉娜　谁也没有看见我！咦！玛格丽特，先把钱拿走，让我独自考虑一下我这决定。

玛格丽特　我若是您，小姐，就原原本本对先生说了。

波莉娜　告诉我父亲？老糊涂，别把我出卖啦！不要打破他赖以生活的幻想。

玛格丽特　啊！幻想！这词儿用得是地方。

波莉娜　你退下吧。

〔玛格丽特下。

第十三场

〔波莉娜，维尔农（稍后上场）。

波莉娜　（拿着第一幕观众所见到的毒药包）这就是死亡！……昨天谈到尚帕涅的女人时，大夫对我们说，这种毒性很大，吃下去几小时，顶多一夜工夫就会发作；刚吃下不

久用解药还来得及；大夫若是呆在我们家里，他就要用解药救人了。（有人敲门）谁呀？

维尔农　（幕后）是我。

波莉娜　请进，大夫！（旁白）好奇心能把他引来，也能把他引走。

维尔农　喂！我的孩子，在您和您继母之间，难道有生死攸关的秘密吗？……

波莉娜　对，尤其是死。

维尔农　哦！见鬼，这我就得管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呢？……您同继母发生激烈争执了吧。

波莉娜　噢！别向我提这个人了，她骗了我父亲。

维尔农　这我知道。

波莉娜　她从未爱过我。

维尔农　这我早有所料。

波莉娜　她发誓要毁掉。

维尔农　怎么，她要毁掉您的心？

波莉娜　也许要我的命。

维尔农　噢！多可怕的猜疑！波莉娜，孩子呀，我爱您。说说看，怎么能救您呢？

波莉娜　要想救我，就得改变我父亲的看法。告诉您，我爱费迪南先生。

维尔农　这我也知道；可是，谁阻止您嫁给他呢？

波莉娜　您能保密吗？要知道，他是马尔康达将军之子！……

维尔农　哎呀！老天爷！我还敢随便讲！您父亲若是知道

了，只为让他在家里住了三年，也得跟他拚命。

波莉娜　您也明白没有希望了。

〔她颓然坐到左侧的太师椅上。

维尔农　可怜的姑娘！哎呀，晕过去啦！（拉铃、呼叫）玛格丽特！玛格丽特！

第十四场

〔波莉娜，维尔农，杰特律德，玛格丽特，将军。

玛格丽特　（跑上）什么事，先生？

维尔农　烧一壶开水，放上几片桔树叶。

杰特律德　你怎么啦，波莉娜？

将军　我的女儿，亲爱的孩子呀！

杰特律德　没什么！……哦！这情况我们有体会……这是看到她终身已定……

维尔农　（对将军）她终身已定……怎么回事儿？

将军　她要同戈达尔结婚！（旁白）据我妻子讲，她好像放弃了某桩不愿意告诉我的爱情；因为这个人不可能被接受，她直到昨天才发现那家伙配不上……

维尔农　您这么认为？……不要操之过急，将军。今天晚上咱俩谈一谈……（旁白）哦！我还要同德·格朗尚夫人聊聊……

波莉娜　（对杰特律德）大夫全知道了……

杰特律德　啊！

波莉娜　（趁杰特律德注视维尔农同将军交谈之机，她把手帕和钥匙塞进杰特律德的兜里）把他支开，否则他会把他所知道的全告诉我父亲，至少得救费迪南……

杰特律德　（旁白）这话有道理！（高声地）大夫，刚才我听说，我们最好的一个工人弗朗索瓦昨天病倒了；今天上午没有见到他，您应当去瞧瞧……

将军　弗朗索瓦！唉！去一趟吧，维尔农……

维尔农　他不是住在主教牧场村吗？……（旁白）离这儿三法里多……

将军　你一点儿也不担心波莉娜吗？

维尔农　她只是过分激动了。

杰特律德　喂！大夫，我可以替您照顾，没什么危险吧？……

维尔农　对，夫人。（对将军）我敢打赌，弗朗索瓦也是我这样的病！……人家嫌我看得太清楚，就把我打发走……

将军　（恼火）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维尔农　您又要发火？冷静，我的老朋友，否则您要给自己造成终生遗憾……

将军　遗憾……

维尔农　逗逗乐罢了，我这就回来。

将军　可是……

杰特律德　（对波莉娜）哎！你感觉怎么样，我的小天使？

将军　可是，瞧瞧她们，嗯？……

维尔农　哼！女人们一面互相抚爱，一面互相残杀。

第十五场

〔除维尔农外，人物同前场，玛格丽特稍后上场。

〔将军听了维尔农最后一句话，仿佛惊呆了。

杰特律德　（对将军）哎！您怎么啦？

将军　（从杰特律德面前经过，走向波莉娜）没什么！……没什么！喂，我的波莉娜，你要嫁给戈达尔，是完全情愿的吗？

波莉娜　完全情愿。

杰特律德　（旁白）啊！

将军　他就要来了。

波莉娜　我等着他！

将军　（旁白）这句话里有恼恨的意味。

〔玛格丽特端一只茶杯上。

杰特律德　太早了，玛格丽特，煮得还不够浓！……（尝了尝）我亲手来煮吧。

玛格丽特　可是，我照顾小姐已经习惯了。

杰特律德　您拿出这种腔调是什么意思？

玛格丽特　然而……夫人……

将军　玛格丽特，再讲一句，老太婆，我们就翻脸了。

波莉娜　算了，玛格丽特，让德·格朗尚夫人做吧。

〔杰特律德同玛格丽特下。

将军　喂，看来，可怜的父亲爱我们，我们却信不过他吧？怎么样，告诉我为什么，你昨天那么明确地拒绝戈达尔，今天又同意了呢？

波莉娜　年轻姑娘的一个念头！

将军　你没有意中人吗？

波莉娜　正因为没有意中人，我才嫁给戈达尔先生！

〔杰特律德同玛格丽特重上。

将军　啊！

杰特律德　给，亲爱的孩子，当心，有点儿烫。

波莉娜　谢谢，母亲！

将军　母亲！……老实说，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波莉娜　玛格丽特，糖罐呢？

〔她趁玛格丽特出去，杰特律德同将军交谈的工夫，将毒药投进茶杯里，包装纸扔在地下。

杰特律德　（对将军）您怎么啦？

将军　亲爱的朋友，我跟戈达尔一样，根本理解不了女人。

〔玛格丽特重上。

杰特律德　您跟所有男人一样。

波莉娜　噢！

杰特律德　怎么啦，我的孩子？

波莉娜　没什么！……没什么！……

杰特律德　我再给你倒一杯去……

波莉娜　嗳！不用了，夫人……这杯就够了。还是等大夫回来吧。

〔她将茶杯放到独脚圆桌上。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戈达尔，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　戈达尔先生问能否接待他？

〔众人以询问的目光注视波莉娜，以便了解能否让戈达尔进来。

波莉娜　当然可以！

杰特律德　你要对他说什么？

波莉娜　您就看吧。

戈达尔　（上）啊！上帝呀，小姐身体不适，我不知道，现在来……（别人示意请他坐下）小姐，请允许我首先感谢您的美意，在这贞洁的圣殿里接待我。德·格朗尚夫人和令尊大人刚才告诉我了，这条消息昨天本来会使我欣喜若狂，而今天，老实说，却令我感到奇怪了。

将军　此话怎讲，戈达尔先生？

波莉娜　您不要生气，父亲，先生说得对。您还不知道我昨天对他讲的话。

戈达尔　小姐，一位拥有四万利勿尔年金和积蓄的正派年轻人，想了解他的请求被拒绝二十四小时之后又被接受的原因，您小姐聪明颖慧，定会认为这种好奇心极为自然……要知道昨天，正是在这个时刻……（掏出怀表）五

点半钟，您……

将军　怎么！您并不像自己讲的那样深深爱恋呀？您要同一位可爱的姑娘争吵，挑的时候正是她要向您……

戈达尔　如果不是事关结婚，我就不费唇舌了。将军，一桩婚姻是一件事务，同时也是一种感情的结果。

将军　请原谅，戈达尔，我性子有点急躁，您知道吗？

波莉娜　先生……（旁白）噢！心如刀绞……先生，为什么可怜的少女……

戈达尔　可怜！……不，不对，小姐，您有四十万法郎……

波莉娜　为什么软弱的少女……

戈达尔　软弱？

波莉娜　喏，纯洁的少女，对于上门来要做她们夫君的性格，难道就不能关心一点儿吗？如果您爱我，因为一次考验，您会惩罚自己吗？……您会惩罚我吗？……

戈达尔　唔！既然如此……

将军　唉！女人啊！女人啊！……

戈达尔　唉！您也可以说：姑娘啊！姑娘啊！

将军　对。嗯，毋庸置疑，我这姑娘比父亲有心计。

第十七场

〔前场人物，杰特律德，拿破仑。

杰特律德　怎么样，戈达尔先生？

戈达尔　啊！夫人！啊！将军！我真是无比幸福，我的梦想实现啦！进入你们这样一个家庭。我……啊！夫人！啊！将军！啊！小姐！（旁白）其实她不大爱我，我要识破这个秘密。

拿破仑　（上）爸爸，我得到品德奖章了……妈妈好……波莉娜在哪儿呢？……咦，你病啦？可怜的小姐姐！跟你说，我知道正义是从哪儿来的啦！

杰特律德　谁告诉你的！……瞧你弄成这副样子！

拿破仑　老师讲的！他说正义来自仁慈的上帝！

戈达尔　你的老师，不是诺曼底人。

波莉娜　（低声对玛格丽特）噢！玛格丽特！……亲爱的玛格丽特！把他们打发走吧。

玛格丽特　先生们，小姐需要休息。

将军　好吧，波莉娜，我们不陪你了，过一会儿你去用晚餐。

波莉娜　如果我行的话……爸爸，拥抱我吧！……

将军　（拥抱女儿）啊！亲爱的天使！（对拿破仑）走吧，孩子。

〔他们出去了，只剩下波莉娜、玛格丽特和拿破仑。

拿破仑　（对波莉娜）怎么？你不拥抱我……你怎么啦？

波莉娜　噢！我要死啦！

拿破仑　能死吗？……波莉娜，死是怎么回事儿？

波莉娜　死……就像……这样。

〔她要跌倒，被玛格丽特扶住。

玛格丽特　哎呀！天哪！救人啊！

拿破仑　噢！波莉娜，你真吓人……（逃跑）妈妈！妈妈！

第五幕

〔波莉娜的卧室。

第一场

〔波莉娜，费迪南，维尔农。

〔波莉娜躺在床上。费迪南拉着她的手，那姿态表明他完全沉浸在痛苦中。时已拂晓，还点着一盏灯。

维尔农　（坐在独脚圆桌旁边）我在战场上，救护车里，看见死者数千之多，为什么一位少女死在父亲家中，却给我这么强烈的印象，竟超过那么多忍受伤痛的硬汉呢？……在战场上，死人也许是意料之中的情况……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这里，事情不仅仅是一个人逝去，而且还会看到一家人痛哭，种种希望破灭……我喜爱的这孩子被害，被毒死了……是谁干的呢？……玛格丽特肯定识破了这两个对头争斗之谜……我不能不去报告案情……然而，天哪，我曾极力抢救这条命！……（费迪南抬起头，倾听大夫自言自语）我甚至带来了解药，但是，这要有起死回

生的妙手的帮助！独自一人，不敢碰这种命运。

费迪南　（起身走向大夫）大夫，等法院的人来了，您就向他们解释这种急救办法，他们会准许的。还有上帝！上帝能听到我的声音……上帝会显灵，把她还给我！……

维尔农　在毒性完全发作之前，我还敢……现在，我可能被人看成下毒者。不行，这个（他把一个小瓶放到圆桌上）不起作用了，而我的尽心之举可能成为罪状。

费迪南　（将一面小圆镜放到波莉娜的唇前）然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她还呼吸呢。

维尔农　她看不到黎明了。

波莉娜　费迪南！

费迪南　她还叫我名字呢。

维尔农　哦！二十二岁的体质不容易被摧毁！何况，她的神智会保持到最后一息。尽管这种毒药引起异常剧烈的疼痛，她还可能起身，说话。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将军（先在幕后）。

将军　维尔农！

维尔农　（对费迪南）将军。（费迪南坐到远台左侧被床幔遮住的椅子上。维尔农走到门口）您要干什么？

将军　看看波莉娜！

维尔农　您若听我的话，就再等一等，她的情况更糟了。

将军　（撞门）哎！我要进去。

维尔农　不行，将军，听我的话。

将军　不，不。僵直、冰冷！噢！维尔农！

维尔农　瞧您，将军……（旁白）必须把他支开……（高声地）喂，我只有一线微弱的希望救活她了。

将军　你是说……那么你欺骗了我？……

维尔农　我的朋友，必须到床前仔细观察才能了解，如同当年我们观察排炮轰击的炮队！……喂！我现在拿不准，您应当去……（旁白）噢！什么念头！（高声地）亲自去求助于宗教。

将军　维尔农，我要看看她，拥抱她。

维尔农　当心啊！

将军　（拥抱了波莉娜）唉！身子冰凉！

维尔农　这是病态，将军……赶紧去本堂神甫住宅，因为万一我不成功，这个由您用基督教思想培养起来的女儿，总不能被教会抛弃啊。

将军　（走向床铺）哦！哦！对，我去……

维尔农　（指房门）走那儿！

将军　朋友，我简直糊涂了，不知所措……维尔农，创造个奇迹吧！……你救活了那么多人，就不能救活一个女孩子！

维尔农　走吧，走吧……（旁白）我得陪他去，否则，他碰到法院的人，又会闯出别的祸来。

〔二人下。

第　三　场

〔波莉娜，费迪南。

波莉娜　费迪南！

费迪南　啊，上帝！这是她最后一声叹息吗？噢！是呀，波莉娜，你是我的命根子：如果维尔农救活不了你，我就随你去，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团聚。

波莉娜　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

费迪南　（拿起药瓶）大夫若是及时赶到，就能用这救活你，现在，我要用这解脱尘缘。

波莉娜　不，愿你幸福。

费迪南　没有你绝不可能！

波莉娜　你使我复活了。

第　四　场

〔波莉娜，费迪南，维尔农。

费迪南　她说话了，眼睛也睁开了。

维尔农　可怜的孩子！……她睡着了，醒来会怎么样呢？

〔费迪南回到原位，重又拉住波莉娜的手。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拉梅勒，初审法官，法院文书，法医，警官，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维尔农先生，法院的人来啦……费迪南先生，您躲开吧！

〔费迪南从左门出去。

拉梅勒　警官，监视这所房子的所有出口，随时听命令！……大夫，我们能在这儿呆片刻吗，病人没有危险吧？

维尔农　她睡了，先生，已经长眠了。

玛格丽特　这是杯子，里边还有煎的药，投了砒霜；我正要拿走时发现了。

法医　（检查杯子，尝了尝药底儿）里面显然有毒药。

法官　您化验一下！（他看见玛格丽特从地下拾起一张纸片）这是什么纸？

玛格丽特　哦！没什么。

拉梅勒　在这种案件中，对司法人员来说，没有不重要的东西！……嗯！嗯！先生们，过后我们也要检查这个。我们能把德·格朗尚先生支开吗？

维尔农　他去本堂神甫住宅了，但不会逗留多久。

法官　（对法医）您瞧呢，先生？……

〔两位大夫在床头交谈。

拉梅勒　（对法官）如果将军回来，我们要酌情同他周旋。

〔玛格丽特跪在床脚下哭泣。两位医生、法官和拉梅勒聚在近台。

拉梅勒　（对法医）这么说，先生，您认为德·格朗尚小姐的病症是被害的结果？前天我们还看见她身体健康，甚至心情很愉快。

法医　中毒的症状十分明显。

拉梅勒　这只杯子里所剩的毒药，从可见和含量程度而言，能构成一个合法证据吗？

法医　可以，先生。

法官　（对维尔农）先生，在场的这位妇人声称，昨天下午四点钟，您给德·格朗尚小姐开了桔叶煎剂的药方，以便使她镇定下来，因为她同继母谈了一次话而恼怒了；这位夫人还说，德·格朗尚夫人以虚假的借口，立即把您打发到四法里远的地方，然后又坚持亲自给她继女煎药端药，这情况属实吗？

维尔农　属实，先生。

玛格丽特　我执意要服侍小姐，还惹我可怜的主人一顿训斥。

拉梅勒　（对维尔农）德·格朗尚夫人打发您去哪儿啦？

维尔农　先生们，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案件中，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德·格朗尚夫人一定要把我打发走，派我到三法里开外的那个工人家里，而那人却在泡酒馆，我责备尚帕涅欺骗了德·格朗尚夫人，而尚帕涅对我说那人确实没有上班，但所谓有病之事，他一概不知。

菲利克斯　先生们，神甫来了。

拉梅勒　我们可以把两件物证拿到客厅，就在那里起草案情笔录。

维尔农　走这儿，先生们，走这儿！

〔众人下。换场景。

第　六　场

〔客厅。拉梅勒，法官，文书，维尔农。

拉梅勒　案情已然明确。正如菲利克斯和玛格丽特所说的，昨天，德·格朗尚夫人先是给她继女茶中放了鸦片汁，而您，维尔农先生，您目击了这个犯罪行为，拿了茶杯并把它藏起来。

维尔农　情况属实，先生们，不过……

拉梅勒　怎么，维尔农先生，您看见了这个犯罪举动，却没有阻止德·格朗尚夫人沿罪恶的道路滑下去？

维尔农　请相信，先生，凡是审慎从事所要求的，饱经世故所启示的，我都尽力而为了。

法官　先生，您的行为有些奇特，您应当做出解释。昨天您尽了职责，保存了这件物证，但是，您为何半途而废呢？……

拉梅勒　对不起，科尔迪埃先生，这位先生是一位率直诚实的老人！（把维尔农拉到一旁）您大概洞悉了这次犯罪的原因吧？

维尔农　两个女子因恋情相争，彼此交恶，走到残忍无情的极端……我不应该道破。

拉梅勒　我全知晓。

维尔农　您？先生！

拉梅勒　当然，我同您一样，要极力避免这场灾祸；因为，费迪南本打算今天夜晚启程。从前，我在我这朋友家中，就认识了杰特律德·德·梅拉克小姐。

维尔农　唔！先生，务请高抬贵手！可怜可怜一名老兵，他身体伤痕累累，心中充满幻想……他就要失去女儿和妻子……别再让他丧失名誉。

拉梅勒　我们相互理解！只要杰特律德不招认，不迫使我们睁开眼睛，我就尽量向初审法官说明，让他相信德·格朗尚夫人犯罪，仅仅是出于贪婪之心；不过，法官很精明，也忠于职守，他有十年的审案资历！请助我一臂之力。（法官凑上来，拉梅勒向维尔农使了个眼色，表情随之严肃起来）德·格朗尚夫人为什么下毒麻醉她继女？哦，您是这个家庭的朋友，想必了解内情。

维尔农　波莉娜正要向我透露秘密，她继母看出我就要了解到她掩饰的利害攸关的事情，就让我去给一名身体健康的工人看病，先生，她支走我，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并非有意赶走能救护波莉娜的人，因为卢维耶尔城并不遥远。

法官　真是处心积虑！……（对拉梅勒）如果我们在她的写字台里发现罪证，她就逃脱不了罪责……她想不到我们这一招，肯定会就范！……

第七场

〔前场人物，杰特律德，玛格丽特。

杰特律德　教堂的歌声！……怎么！法院的人还在这儿？……出什么事啦？……（她走到波莉娜的卧室门口，在玛格丽特面前惊恐地后退）啊！

玛格丽特　他们在您的受害者遗体前祈祷呢。

杰特律德　波莉娜！波莉娜！死啦！……

法官　您把她毒死了，夫人！……

杰特律德　我！我！我！啊！这，我不是做梦吧？……（对拉梅勒）哦！幸好您在这儿，您全知道！您相信我能犯罪吗？……怎么，难道控告我？……我，我会害了她的命……我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妻子，我还有个孩子……而且不想在孩子面前脸红……啊！会为我主持公道……玛格丽特，不要让他们走！噢！各位先生！……啊！自从昨天晚上我丢下了有点不舒服的波莉娜之后，究竟出了什么事？……

法官　夫人，安静点儿！您这是面对着本地司法人员。

杰特律德　噢！我感到浑身冰凉……

法官　我们的法庭，至少在法国，是刑事法庭中最完善的：我们从不设陷阱，而是规行矩步，照章办事，以坦诚的态度谈话，因为它理直气壮，肩负寻求真相的使命。此刻，您

只是一名被告，但您应当完全把我看作一个保护人，对我们讲真话，不管情况如何。其余的就与我们无关了……

杰特律德　哎！先生，带我到那儿去，在波莉娜面前，我也敢高喊我向您高喊的话：她的死不是我的罪过！……

法官　夫人！……

杰特律德　喂，不要这样长篇大论，引人上当。现在我心痛欲裂！我哭波莉娜，就像哭我亲生女儿，而且……我宽恕她一切！您还要怎样呢？问吧，我回答。

拉梅勒　您宽恕她什么？

杰特律德　然而我……

拉梅勒　（低声地）谨慎！

杰特律德　哦！您说得对，步步有危险！

法官　（对文书）您过后再填上姓名，先做记录，记下这次审讯的内容。（对杰特律德）昨天近午时分，您往德·格朗尚小姐的茶杯里搀鸦片了吧？

杰特律德　哼！大夫……您！

拉梅勒　不要怪大夫，他为了您已经受到很大牵连！回答法官的问话！

杰特律德　嗯！的确如此！

法官　（拿起茶杯）您认得出这个吗？

杰特律德　认得出，先生。认得出又怎么样？

法官　夫人认出了茶杯，承认往里放了鸦片。眼下预审，有这句话就够了。

杰特律德　怎么，您这是控告我？……控告什么呢？

法官　夫人，如果您不能证明自己与最后这个犯罪行为无关，您就可能被控犯了毒害人命罪。我们要去寻找您无罪或有罪的证据。

杰特律德　到哪儿？

法官　到您卧室！昨天，您给德·格朗尚小姐煎了桔叶汤喝，但用的这第二只杯子里有砒霜。

杰特律德　啊！这可能吗？

法官　前天，您明确对我们说，您把那包药锁在写字台里，钥匙从来不离您的手。

杰特律德　钥匙就在我这衣裙兜里……哦！谢谢，先生！……这场刑要受完了。

法官　那包药您还没有派任何用场……

杰特律德　没有。您会看到原封未动。

拉梅勒　哎！夫人，但愿如此。

法官　我不免怀疑；这是个胆大包天的罪犯……

杰特律德　房间很乱，请原谅……

法官　嗳！不成，不成，我们三人一起进去。

拉梅勒　这可是要证明您无罪。

杰特律德　唔！进去吧，先生们！

第　八　场

维尔农　（独白）我可怜的将军！跪在他女儿床边；他老泪纵横，他在祈祷！……唉！惟有上帝能把女儿还给他。

第 九 场

〔维尔农，杰特律德，拉梅勒，法官，文书。

杰特律德　我怀疑自己，如同做梦……我这是……

拉梅勒　您完了，夫人。

杰特律德　对，先生！可是毁在谁手里呢？

法官　（对文书）写上：德·格朗尚夫人亲手为我打开她卧室的写字台，亲手拿出由博德里荣先生盖封印的药包给我们看，前天还原封未动的药包，却已经拆开了，取走的药量足以毒死人。

杰特律德　毒死人！……我？

法官　夫人，我从您的写字台里拿出这张撕破的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在德·格朗尚小姐的卧室里找到这张纸片，两张完全对得起来；这证明您来到写字台前，跟所有要犯罪的人一样心里慌乱、撕下这张纸片包毒药，好投进煎剂里。

杰特律德　您说过您是我的保护人！怎么！您这是……

法官　别急，夫人！面对这种推定，我不得不把对您的传票改为押票。（签字）现在，夫人，您被捕了。

杰特律德　哼！悉听尊便！……然而您不是说，您的使命是搞清真相嘛……搞清吧……啊！搞清真相吧。

法官　对，夫人。

杰特律德　（哭着对拉梅勒）噢！先生！先生！……

拉梅勒　您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护，以便使我们撤销这项严厉的措施？

杰特律德　先生们，我并没有下毒，没有罪，可是一切都对我不利！我恳求诸位，不要折磨我，帮助我好吗？……对了，可能有人拿了我的钥匙，嗯？可能有人来到我房间……哦！我明白了……（对拉梅勒）波莉娜跟我一样热恋，她就喝毒药自杀了。

拉梅勒　您要顾些名誉，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不要这样讲，否则……

法官　夫人，昨天，您知道维尔农大夫要在您家吃晚饭，就把他打发走了，这是事实吧……

杰特律德　噢！您，您的问话，一句句像匕首刺向我的心！您办案，只管案情进展，进展。

法官　您派他去主教牧场村给一名工人治病，对吧？

杰特律德　对，先生。

法官　那名工人，正下酒馆，身体非常健康，夫人。

杰特律德　尚帕涅说他病了。

法官　我们问过尚帕涅，他否认这种说法，根本没讲那人生病。您是想把能救护的人打发走。

杰特律德　（旁白）哦！波莉娜！是她让我支走维尔农的！啊！波莉娜！你拖我同你一起进入坟墓，而我是负罪走下去的！噢，不！不！不！（对拉梅勒）先生，我只有一线希望了。（对维尔农）波莉娜还活着吗？

维尔农　（指将军）这就是我的回答！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将军上场。

将军　（对维尔农）她奄奄一息了，朋友！我一旦失去她，就不能活在世上了。

维尔农　我的朋友！

将军　这里好像有许多人……在这儿干什么？您去救活她！杰特律德在哪儿呢？

〔有人扶他到左侧远台坐下。

杰特律德　（跪着爬到将军脚下）我的朋友！……可怜的父亲！……啊！但愿不要审判，即刻杀死我……（起身）不。波莉娜把我包在她的裹尸布里，我感到她冰冷的手指掐住我的脖子……噢！我只能逆来顺受！我要，对，我要同家庭的隐私一起入葬；这种隐私，恐怕每个女人都有体验！然而我厌倦了，不想再同紧紧抱住我、把死亡传染给我的一具尸体搏斗！我若是不顾名誉供出事实，就能战而胜之，洗清罪过；但是，至少我不是卑鄙无耻的下毒害命者。啊！我要全讲出来。

将军　（起身走上前）啊！两天来您执意不对我讲，现在要告诉法院的人啦……哼！无情无义的贱人……甜言蜜语，全是谎话……您害死我女儿，还要害死我吗？

杰特律德　不该说！……还是应该说呢？

拉梅勒　将军，求求您，离开好吗？这是法律规定。

将军　法律！……你们是人的法庭，而我是上帝的法庭，超越你们所有人！我是原告、审判官、宣判者兼行刑者……好吧，说，夫人。

杰特律德　（跪到将军脚下）请原谅，先生……对，我是……

拉梅勒　（旁白）哼！坏事的女人！

杰特律德　（旁白）哦！不行！不行！……保住他的名誉要紧，永远不让他了解真相！（高声地）我在所有人眼里是有罪的，可是我到最后一息，也要对您说我是无罪的。有朝一日，真相会从两座坟墓中出来，残酷的事实将向您证明，您也不例外，该受谴责，也许由于您盲目的仇恨，您也同样有罪。

将军　我！我！……噢！我简直糊涂了……您敢于指责我……（瞧见波莉娜）啊！……啊！……上帝呀！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波莉娜由费迪南搀扶着上场。

波莉娜　有人全告诉我啦！这个女人没有她被控告的罪过。宗教使我明白，不在人世留下宽恕，到天上也得不到宽恕。我拿了夫人的钥匙，亲自去找毒药，并亲手用这张纸包起来，因为我要寻死。

杰特律德　啊！波莉娜！把我的命拿去吧，把我所爱的一切全拿去吧……唉！大夫，把她救活吧！

法官　小姐，这是真话吗？

波莉娜　真话？……临终的人只讲真话……

法官　这个案子，我们肯定问不出任何情况。

波莉娜　您知道我为什么来把您从深渊里拉出来吗？因为费迪南刚才对我说了一句话，使我从棺木里出来了。他极其厌恶同您一起生活，宁愿随我进入坟墓，我们由死亡为媒结婚，将同眠于地下。

杰特律德　费迪南！……啊，天哪！我以多大代价才得救啊？

将军　可是，不幸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死呢？难道我不是，哪怕有一瞬间不是好父亲吗？别人说是我有罪……

费迪南　对，将军。惟有我能给您指出谜底，向您解释您为何有罪。

将军　您，费迪南，我已打算把女儿嫁给您，您也爱她，而您却……

费迪南　我名叫费迪南，是德·马尔康达伯爵，马尔康达将军之子……您明白了吧？

将军　啊！叛徒之子，你只能给我家带来死亡和不幸！……注意招架！

费迪南　将军，您要跟一个死者搏斗吗？（倒下）

杰特律德　（尖叫着扑向费迪南）噢！（她在将军面前后退，将军走向女儿；继而，她掏出一只小药瓶，但随即扔掉）噢！算了，我要惩处自己，为这个可怜的老人活着！（将军跪

在死去的女儿身边）大夫，他干什么呢？……他失去理智了吗？……

将军 （结结巴巴，仿佛想不出话）我……我……我……

大夫 将军，您这是干什么？

将军 我……我要为女儿祈祷！……

——幕落

李玉民 译

投 机 商

五 幕 剧

人　　物

奥古斯特·麦卡代　投机商

阿道尔夫·米纳尔　会计

米肖南·德·拉布里夫　风流青年

德·梅里库尔　另一青年

布雷迪弗　房东

贝尔旭　上当的经纪人

维德兰　麦卡代的友人

古拉尔　商人、麦卡代的债权人

皮尔坎　高利贷者、麦卡代的债权人

维奥莱特　经纪人、麦卡代的债权人

朱斯丹　贴身男仆

麦卡代夫人

朱莉·麦卡代

泰蕾丝　贴身女仆

维吉妮　厨娘

〔时间：一八三九年。地点：麦卡代家的大客厅。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布雷迪弗，继而麦卡代上场。

布雷迪弗　这套住房，有十一间漂亮的屋子，在格拉蒙街，正处于巴黎的中心！……租金才收两千五百法郎！每年我损失三千法郎……这情况，从七月革命就开始了。哼！革命的最大弊病，就是住房租金锐减……真的，一八三〇年那会儿，我真不该把房子租出去！……幸好，麦卡代先生拖欠了六个季度的房租，他的家具被扣押了，一旦拍卖出去……

麦卡代　（听见最后一句话）拍卖我的家具！您一清早醒来，就要惹您的一个同类伤心不已吗？……

布雷迪弗　谢天谢地！您并不是我的同类，麦卡代先生！……您一身是债，而我不欠人一文；我是房东，而您却是房客。

麦卡代　哦！对，平等，向来只是一句空话！我们始终分成两个等级：债务人和债权人，这是对英国人的绝妙称呼；好了，亲爱的布雷迪弗先生，请当法国人吧，好吗？

布雷迪弗　最好还是给我房租，亲爱的麦卡代先生。

麦卡代　在我的债权人中，惟有您掌握一份真正的……抵押品！这一年半以来，您十分精心，把我的家具一件件登记，扣押。要知道，我这家具肯定值一万五千法郎，要说我欠您两年的房租……那还是四个月之后的事。

布雷迪弗　那我的租金的利息呢？……我也损失了。

麦卡代　要讨利息，就打官司吧！我服从判决。

布雷迪弗　亲爱的麦卡代先生，我可不做投机生意！我靠收入生活；如果我的房客都像您这样……哼！这事必须了结……

麦卡代　怎么，亲爱的布雷迪弗先生，我租您的房子住了十一年，现在您要把我赶走？您了解我的全部不幸，目睹了我的发奋！总之，您知道我过于轻信，吃了大亏。戈多他……

布雷迪弗　您的合伙人潜逃的故事，您还要向我叙述一遍呀。我已经知道了，您的债权人也无人不晓。何况，戈多先生……

麦卡代　戈多？……在有人吹捧罗贝尔·马凯①式的那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时，我相信作者们已经熟悉他啦！……

布雷迪弗　不要诽谤您的合伙人！戈多精力异常充沛，为人随和，知足常乐！……他同一位秀色可餐的……小女子一起生活……

---

① 罗贝尔·马凯，戏剧《向阳山坡的客栈》(1823)和《罗贝尔·马凯》(1834)中的人物，现代社会中伪装成银行家或记者的强盗。

麦卡代　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并且把孩子遗弃了……

布雷迪弗　不过，您从前的出纳员杜瓦尔，不是被那可爱的女人的恳求所打动，收养了那个孩子吗？

麦卡代　而戈多也收管了我们的帐房……

布雷迪弗　他向您借了十五万法郎……当然是强取，但是他给您留下了清理的全部证券……您还继续做生意！八年来，您做了大宗生意！赢得了……

麦卡代　我赢得了皮洛斯①式的战役！对我们投机商人来说，这是常有的事……

布雷迪弗　可是，戈多先生不是向您许诺，他在印度开办的公司里，要给您一半股份吗？……他还要回来的！……

麦卡代　对，对，您等着吧！您拿到房租的利息时，不是可以在他那儿投资吗？……

布雷迪弗　此话有理；不过，如果所有房东都愿意听他们房客的，那么房客就要全拿这种理由搪塞租金了，可是政府……

麦卡代　这与政府何干？

布雷迪弗　政府收税，只认钱不认理由。因此，我非常遗憾，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

麦卡代　您？我原以为您是大善人！您不知道我要嫁女儿了吗？……容我定下这门亲事吧！您参加婚礼……嗯！布雷迪弗夫人还可以跳舞！……也许明天我就能付您

---

① 皮洛斯，又称涅俄普托勒摩斯，阿喀琉斯之子。父亲战死后，他继续参加特洛亚战争，所向无敌，皮洛斯式的战役，意谓所向披靡。

房租！

布雷迪弗　今天来长兄，明日来小弟。吓跑您的女婿我感到万分遗憾；不过前天，您一定收到催款单了，如果您今天不付房租，明天就要张贴广告……

麦卡代　啊！您扣押我的财产，是想换取您对我的保护，使我免遭其他债权人的催逼吗？喂，让我做出什么保证才能争取三个月呢？

布雷迪弗　这种无意的心照不宣，也许完全发自良心，因为我继续听凭您迷惑……

麦卡代　迷惑谁？

布雷迪弗　您未来的女婿……

麦卡代　（旁白）老骗子！

布雷迪弗　不过，我这人心肠好。您放弃转租权，我就三个月不打扰您。

麦卡代　啊！一个遭难的人，如同扔在养鱼塘里的一块面包，每条鱼都来吃一口。债主都是凶恶的白斑狗鱼！……直到债务人——就是这块面包——被吃光了，他们才住口！难道我不知道现在是一八三九年吗？我的租契还有七年期限，而租金已经翻了一番……

布雷迪弗　对我们房东来说，幸亏如此。

麦卡代　喏！过三个月，您就要把我扫地出门，我的夫人也失去了转租这条路子，她还指望这个应急办法，万一我们……

布雷迪弗　破产的话！

麦卡代　噢！什么字眼儿！……不堪入正派人之耳！……布雷迪弗先生！……您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最诚实的债务人吗？……我来告诉您：正是某些债主的奸猾狡诈，他们为了多赚几个小钱，几乎触犯法律，近乎巧取豪夺了。

布雷迪弗　先生，我是来讨房租的，而不是来听不堪入正派人之耳的话的。

麦卡代　唉！义务！……人把债务变成比罪过还糟的东西……罪过还给人提供个避难所，而债务却把人赶出门，赶到大街上。我错了，先生，我就放弃权利，听候您的处置。

布雷迪弗　（旁白）他若是痛痛快快地接受么，我倒还可以留点情面，然而对我说什么我要换取……（高声地）先生，我不能接受这样表示的赞同……我这个人无意折磨别人。

麦卡代　您还让我感激您吗！……（旁白）不要把他惹火。（高声地）也是我的态度太偏激，亲爱的布雷迪弗先生，不过，逼债也的确把我逼得好苦！……我这些债主，谁也不肯理解我这样力争，恰恰是为了能够还债。

布雷迪弗　也就是说能够做生意……

麦卡代　对呀，先生！我若是保不住去交易所的权利，那会落到何等地步呢？

〔朱斯丹在门口露头。

布雷迪弗　马上了结这件小事吧！……

麦卡代　求求您，别在我的仆人面前谈论。在我家里保持安宁，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我们到您家去吧。

布雷迪弗　（旁白）过三个月，我非收回房子不可！……

第 二 场

〔朱斯丹，继而维吉妮和泰蕾丝上场。

朱斯丹　这位可怜的麦卡代先生，他是白费劲，怎么游也得淹死！给处境困难的主人干事尽管也有不少油水，但是他欠了我一年的工钱，到了该辞退的时候了，看来房东很可能把我们全赶走。现今，主人失势，仆人也跟着倒霉。我买什么东西都不得不花钱了！……这实在别扭……

泰蕾丝　照这样下去，这里能维持多久呢，朱斯丹先生？

维吉妮　哦！我给好几家财主干过活，还真没见过像这样的！我干脆蹬开炉灶去演戏得了。

朱斯丹　在这儿，我们也没干别的呀！……

维吉妮　一有人上门讨债，我时而要装出诧异的样子，仿佛刚从月宫降到人间："怎么，先生，您还不知道？……""不知道。""麦卡代先生去里昂了。""他去里昂啦？……""对，是为了一桩顶呱呱的买卖；他发现了煤矿。""哦！那再好不过，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知道呀！"时而我又要装出如丧考妣的样子……

朱斯丹　（旁白）如同没了钱。

维吉妮　"先生和他女儿现在十分忧伤。可怜的麦卡代夫人，看来我们要失去她了，他们已经送她去温泉疗养了……""啊！"

泰蕾丝　我呢，只用一种方式对付："您找麦卡代先生？""对，小姐。""他不在。""他不在家？""不在；不过，如果先生是来看小姐……家里只有她一人！"他们一听都吓跑啦！可怜的朱莉小姐，她若是长得俊俏点儿，总还可以……找个主儿。

朱斯丹　有些债主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是主人似的。

维吉妮　说到底，当债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看见他们一个个从来不知疲倦，一趟趟来这里，要堵住先生，听他解释，一泡就是几个钟点。

朱斯丹　来钱的行当，他们全都发财了。

泰蕾丝　可是，他们却把钱给了先生，要不回去了。

维吉妮　这简直是偷窃！

朱斯丹　借不等于偷，维吉妮，您这是外行话。听我说！我趁您不注意，从您包里拿了钱，您就是被偷了。但是，如果我对您说："维吉妮，我要用一百文钱，借给我吧。"您把钱借给我，我手头紧，不还给您，可我日后会还的，这样，您就成了我的债主！明白了吗，庇卡底女人？

维吉妮　不明白。不管怎么说，反正我的钱拿不到手啦！哦！我的工钱还欠着，我得去要，把开支的帐报了。要知道，现在不拿现钱，送货人根本不愿意供货了。我也不想把我的钱借给人。

泰蕾丝　我已经有两三回对夫人讲无礼的话，她就像没有听见似的。

朱斯丹　我们要求付工钱。

维吉妮　真的，财主就这样啊？按说财主都得肯花钱，能吃香的喝辣的……

朱斯丹　他们都离不开仆人。

维吉妮　还给仆人养老金！财主就应当这样，不比仆人……

泰蕾丝　说得好，庞卡底女人！喂！我可不离开这儿。我觉得这情况挺有意思，想了解如何收场！我看了小姐的情书，也折磨她的恋人，她肯定要嫁给那个小米纳尔；她可能向她父亲探了口风。已经定做了衣裙、睡帽、花帽，总之给夫人小姐制装；可是昨天，店主根本不愿意交货。

维吉妮　不过，婚姻若是成了，我们全能得到赏钱；要走，也得等举行完婚礼。

朱斯丹　那个小会计，工资才有一千八百法郎，您以为麦卡代先生肯把女儿嫁给他吗？

〔朱斯丹看报。

泰蕾丝　我敢打保票！他们俩相亲相爱。夫人每天晚上出去，把女儿留在家中，不了解这种私情。只要剩下小姐一人，小米纳尔就来；他们没有把秘密告诉我，因此，我常进屋，去打扰他们，还偷听他们的谈话。唔！他们俩非常规矩。小姐跟所有长得有点丑的姑娘一样，要确信对方是爱她本人。她往陶瓷上画图案，小米纳尔装作给她念小说，可是三个来月工夫，还是念那同一本小说……晚上，小姐对她母亲也有话搪塞，只交待一句："妈妈，米纳尔先生来看您，我接待了他。"

维吉妮　您听见他们俩说悄悄话啦？

泰蕾丝　那还用说！小姐摆出怕被人撞见的派头，干脆敞着门……

维吉妮　我倒想听听有钱人怎么谈情说爱，都讲些什么话。

泰蕾丝　净讲蠢话！他们相互之间只谈理想！……

朱斯丹　玩文字游戏……

泰蕾丝　对啦！……我这儿抄了她一封信，想看看我能不能用得着……

维吉妮　给我念念……

泰蕾丝　"我的天使……"

维吉妮　嘿！我的天使！

泰蕾丝　啊！有人一面搂着您的腰，一面说我的天使，这还真够亲热的！……"我的天使，是的，我爱您；然而，您爱我这样一个身无长物的可怜人吗？一个全部财富惟有爱情、迄今一直受鄙夷的青年灵魂中爱情的底蕴，如果您能够了解，您就会爱我了。昨天，我在您的额头上看见了光明的希望，我相信了幸福的未来；多亏了您，我的疑虑化为信念，我的软弱化为坚强，总之，您的明眸治愈了我的怀疑之症……"

维吉妮　我脑袋里就像下毛毛雨！……这些话朦朦胧胧，看不清楚！……难道爱情就这么含混不清吗？……爱情，应当一针见血！喏，就说我收到的一个英俊青年的那封信吧，那青年是拉丁区的大学生……措辞直截了当，一点也不隐晦，叫人看了也难以发火。我全背下来了："可爱的女人！（这抵得上一个天使！）可爱的女人！我恳求您，同

我幽会一次吧。在约会中，一般人都声称有千言万语要倾诉，而我只有一句话，却要对您讲上千遍万遍，如果讲完头一遍您不想制止的话。"签名是伊波利特。

朱斯丹　怎么样，他对您讲了吗？您制止他了吗？

维吉妮　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是在茅屋咖啡馆遇见我的，还打听出了我是谁。然而，那傻瓜为我的便条感到脸红。

朱斯丹　喂！听听格吕莫老头对我说的吧！……昨天，我们上街去买东西的时候，有两位英俊青年乘马车前来拜访；他们的小马夫对格吕莫老头说，其中一位先生要娶麦卡代小姐。而且，那位先生赏给格吕莫老头一百法郎！……

维吉妮和泰蕾丝　（惊奇地）一百法郎！……

朱斯丹　对，一百法郎，不是空头支票，而是现钱！他那张嘴巴好厉害，结果格吕莫老头就好像被人把话套出来似的，对小马夫说家里主人十分富有，连他本人都弄不清有多少财产。

维吉妮　那两位青年大概戴着黄手套，穿着漂亮的印花丝绸背心；他们的马车也像缎子一样闪闪发光，那匹马在这儿（指着自己的耳朵）还戴了玫瑰花，那小马夫看上去只有八岁，一头金黄色鬈发，足登翻毛皮靴，一副啃花边的小耗子的模样儿，简直是个一身华服、满口粗话的小爱神。那个英俊青年拥有这一切，领带上还缀着大颗钻石，他会娶麦卡代小姐！……算了吧！

泰蕾丝　而小姐呢？……一副没有遗产的财产继承人的面

孔！……算了吧！

维吉妮　哎！她歌儿唱得不错！有时我听她唱，还真悦耳。啊！我多想能像她那样会唱歌：《财产，令我忧烦！》

朱斯丹　你们不了解麦卡代先生！……我给他干事有六年了，自从他败落之后，我就看见他同债主们周旋，我认为他无所不能，甚至还能发财……不久前我还想：他完蛋啦！门口让黄色广告糊满了；一卷卷印花公文纸让我给卖掉，却没引起他注意！嚯！他会重新跃起，重新发迹！花样不断翻新！你们这些人是不看报啊！天天有新招儿：铺面木块、丝织铺面、公爵领地、磨坊，直到即将开办的洗染店，……真龌龊！……譬如我就不知道他的钱柜漏洞在哪儿！他白白装满，就像一只酒杯，一下就空啦！有一天，先生垂头丧气躺下了，可是第二天醒来，他又成了百万富翁，因为他工作起来简直吓人。他统计，计算，起草像捕狼陷阱一样的广告单，总有些股东上当；然而，他怎么拚命做生意也是徒劳，总是负债，于是，他要打发债主，弄得他们晕头转向。哎！有时我看见他们来了，气势汹汹，要把东西全搬走，把先生投进牢房；先生就同他们谈……嘿！谈到后来，他们一起说笑，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一道走了。债主们一上门，就大喊大叫，恶言恶语，等要走的时候，却又连声说："我亲爱的麦卡代！"还紧紧握手。喏，一个人若能稳住皮尔坎那种人……

泰蕾丝　那可是只老虎，专吃票面一千法郎的大票子……

朱斯丹　可怜的维奥莱特那种人！……

维吉妮　哦！可怜而又可爱的家伙，我总想照脸给他一碗热汤……

朱斯丹　还有古拉尔那种人！

泰蕾丝　古拉尔！一个贴现商人，还想把我……把我也贴进去！　—

朱斯丹　他有钱，又打光棍！您就顺水推舟……

维吉妮　我听见夫人来了。

朱斯丹　咱们和气点儿，就能听到关于婚姻的消息……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麦卡代夫人上。

麦卡代夫人　你们看见先生了吗？

泰蕾丝　夫人没有拉铃唤我，独自起床了。

麦卡代夫人　我发现麦卡代先生不在房间，猛然担心……朱斯丹，您知道先生在哪儿吗？

朱斯丹　我看见先生同布雷迪弗先生争论，然后他们……

麦卡代夫人　好……行了，朱斯丹。

朱斯丹　先生没有出这栋楼。

麦卡代夫人　谢谢。

泰蕾丝　商店不肯交付定做的服装，夫人一定很伤心。

维吉妮　夫人知道，供货商再也不愿意……

麦卡代夫人　我明白……

朱斯丹　事情全坏在债主身上。哼！我若是有什么妙法，好好耍他们一下才好！

麦卡代夫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还债。

朱斯丹　那他们会大吃一惊！

泰蕾丝　还会感到难受呢！……他们该不知道怎么消磨时间了。

麦卡代夫人　无需向你们隐瞒我丈夫的生意引起我的极度不安。不用说，我们需要你们谨慎些；我们能信得过你们吧，对不对？

众人　唔！夫人！……

麦卡代夫人　先生只想争取时间，他头脑里的办法多极啦！……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办吧。

泰蕾丝　嗯！是，夫人！为了你们，我和维吉妮可以赴汤蹈火！……

维吉妮　刚才我还说，我们遇到好主人，他们发了财，不会忘记我们同他共过患难。

朱斯丹　我也说，只要还有口饭吃，我就要伺候先生；我热爱他，深信他一旦赚了大钱，就会给我们好处。

〔麦卡代出现在门口。

麦卡代夫人　他会在他头一个资金雄厚的企业中给您一个差使……只需要最后加把劲了。唉！我们不应当让人看出我们暂时的困难，一个富家子弟来向朱莉小姐求婚。

泰蕾丝　小姐应该有这个福气，可怜的姑娘！她多善良，多有

学问，又多有教养……

维吉妮　多有才华！一只真正的夜莺！

朱斯丹　拒绝向一位少女交付衣裙帽子，剥夺她的一切装束，这就等于谋害性命。泰蕾丝，这事儿您恐怕处理不当！如果夫人肯告诉我求婚者的姓名，我就去找那些人，向他们暗示我可以让哪位先生去……什么先生……

麦卡代　德·拉布里夫。

朱斯丹　让德·拉布里夫先生去采购结婚礼物，那样，他们就会提供……

泰蕾丝　夫人根本没有向我提起这桩婚事；否则我一定能把东西全取回来，因为，朱斯丹这个主意很妙……

维吉妮　哦！没错儿，他们准上当。

麦卡代夫人　其实，他们少赚不了一文钱！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麦卡代上。

麦卡代　（对他妻子私语）您跟仆人说话怎么这样随便？明天，他们对您就该失礼了。（对朱斯丹）朱斯丹，立刻去维德兰先生家，请他来谈一件事，刻不容缓。您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务必让他来。——您呢，泰蕾丝，回到麦卡代夫人的供货商那里，冷淡地告诉他们交付您的女主人的全部定货，会付钱的……对，付现款。去吧。

〔朱斯丹和泰蕾丝下。

第 五 场

〔麦卡代夫人，维吉妮，麦卡代。

麦卡代　（对维吉妮）喂！夫人吩咐您干事了吗？

维吉妮　没有，先生。

麦卡代　今天该您露一手啦！要有四位客人来吃饭：维德兰夫妇、德·梅里库尔先生和德·拉布里夫先生。这种小宴最能显示厨师的高超手艺！汤后要加一道美味鱼，接着四道正菜，都要精心烹制。

维吉妮　先生！……

麦卡代　第二餐……

维吉妮　先生，供货商……

麦卡代　怎么，今天是我女儿同求婚人见面的日子，您却向我提供货商！

维吉妮　可是，他们再也不肯供货了。

麦卡代　您去别的商号，同那些老板建立我的供货关系，他们还会给您礼物呢。

维吉妮　原先那些商店呢，我怎么付帐啊？

麦卡代　不必操心！这是他们的事！

维吉妮　他们若是要我付款呢？哦！首先，我可绝不担这个责任……

麦卡代　（旁白）这姑娘有钱！（高声地）维吉妮，现今，信贷是政府的全部财源；我那些供货商若是不让我安宁，他们就是无视自己国家的法律，成为违反宪法的激进派！不要为了那些人反对所有国家……所有秩序井然的国家的根本原则，不要为了他们来搞昏我的头脑！您要显显自己：一个真正的高级厨师！如果麦卡代夫人在我女儿结婚之后，同您结帐时欠了您的……那全包在我身上！

维吉妮　先生……

麦卡代　去吧！有您的好赚头，每半年，一百法郎我给您十法郎利息！这比存在银行的利息高……

维吉妮　银行每年才给一百苏。

麦卡代　（对他的夫人）我怎么对您说的！（对维吉妮）怎么！您把钱放到陌生人手里？您人还聪明嘛，完全可以自己来利用这笔钱；存在这里，您的小小积蓄就不会离开您了。

维吉妮　（旁白）每半年十法郎！（高声地）第二餐，由夫人告诉我吧，我先去做午饭。（下）

第　六　场

〔麦卡代，麦卡代夫人。

麦卡代　（目送维吉妮出去）这姑娘在银行存了一千埃居，是偷我们的；因此，花她的钱，我们可以心安理得……

麦卡代夫人　噢！先生，您要堕落到何等地步啊！

麦卡代　我真佩服您！……您的小日子安排得不错，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同我们的朋友梅里库尔去看戏，或参加社交聚会，而您对我……

麦卡代夫人　是您请他陪我的……

麦卡代　一个人不能既陪着夫人，又做生意。总而言之，您打扮得俊俏艳丽……

麦卡代夫人　这是您吩咐的。

麦卡代　当然，必须如此！对一个投机商来说，妻子就是一面招牌……您戴上一件新首饰，在歌剧院一露面，观众就会想："沥青工程公司生意兴隆，灶神公司股票上涨，因为麦卡代夫人穿扮得真高级！瞧这些人多走运。"上帝要我们按陆军部长的意思重新组阁，我们可真走运！

麦卡代夫人　难道您以为，您的苦恼、奋斗和名誉，都与我无关痛痒吗？……

麦卡代　那好哇！那就不要对我运用的手段说三道四了。刚才，您想用软的一手笼络仆人，可是对他们应当发号施令……像拿破仑那样斩钉截铁。

麦卡代夫人　不给钱还发号施令！……

麦卡代　惟其如此，才以胆量代之！

麦卡代夫人　动之以情，才能让人效力，反之，人家不肯……

麦卡代　动之以情！哼！您可真了解我们的时代啊！今天，夫人，所有的感情都在消退，让金钱给赶跑了。现在人们只讲利益，因为家庭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个人！每个人

的前途都在国家银行里！一位姑娘要嫁妆，不必再跟家庭讲，只需去养老储金会。英国王位的继承问题，要在一家保险公司解决！妻子不是依靠丈夫，而是依靠储蓄银行！开办白葡萄酒代销店，就可以代替服兵役！总而言之，我们所有的义务都体现在息票上。仆人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已不再依附留恋主人了：把他们的钱搞到手，他们就对您忠诚！……

麦卡代夫人 噢！先生，您为人多么正直，多么令人敬重，可有时您说的话却叫我……

麦卡代 说得出就做得到，对不对！哼！只要能救自己，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因为（他掏一枚五法郎的银币）这就是现代荣誉！您拿石膏假冒白糖出售，从而发了财，只要没有引起官司，就能当上议会议员、贵族院议员或大臣！演出主角是恶棍的戏剧，您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观众吗？须知每个观众都会想："我比那些无赖还强呢……"也就沾沾自喜了。再说我，还情有可原。我背着戈多的罪恶重负！说到底，欠债有什么不光彩的？欧洲哪个国家不欠债？哪个人临死不是难以还清父亲的恩情债？人欠父亲生命，是不能偿还的。同是阳光普照，大地往往颗粒无收！生活，夫人，是永无止境的借贷。不愿借贷，听其自便！难道我不比我的债主们高出一筹吗？我拿了他们的钱，他们得等待我的钱；我无求于他们，而他们却缠着我！无债一身轻，可也无人想着你；而我的债主们，却处处关心我！

麦卡代夫人　这么说也太过分了！……借债还钱，一好百好，然而，欠债还不起，明知无力偿还仍要借债！……我如何看法，实在难以启齿。

麦卡代　您认为这是苗头，再下去……

麦卡代夫人　我的确担心……

麦卡代　这么说，您不再敬重我了，您的……

麦卡代夫人　我一直敬重您，可是看着您殚思竭虑而毫无成效，我心中非常痛苦；我佩服您的主意层出不穷，但是听见您为自我排遣所讲的笑话，我不寒而栗。

麦卡代　一个人心情忧郁，就必然一蹶不振！一公担忧愁抵不上两文钱债……喂！您能告诉我，在商界诚实始于何处，止于何处吗？喏！……我们没有资本，要我告诉您这一点吗？

麦卡代夫人　当然不必。

麦卡代　难道这不是欺骗吗？谁知道了也不会再借给我们一文钱！呵哈！我要在投机的大赌桌上保住一席之位，使人相信我的资金实力，究竟采用什么手法，您就不要责备了。任何借贷都包含一种谎言！您应当协助我，用表面的豪华掩饰我们的穷困。勋章离不开武器，而武器是不干净的！您就放心吧，啧有烦言的人，不止一个比我的手段还恶劣。

路易十四在财政困难时期，指着马尔利①给萨缪

① 马尔利，塞纳河畔路易十四的豪华行宫。

尔·贝尔纳①看，以便向他借几百万；而今天，在现代法律引导下，我们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说：朕即国家！

麦卡代　但愿您在困境中，能始终保全名誉；您完全清楚，先生，您在我面前无需辩解。

麦卡代　您怜悯我的债主们，不过要知道，我们借了他们钱，全亏了他们……

麦卡代夫人　全亏了他们信任，先生！……

麦卡代　全亏了他们贪婪！投机商和股东彼此彼此！两者都想暴富。我为我所有债主都出了力，他们以为还能从我身上捞点什么！他们的利害和欲望，我若是不了如指掌，那我也就完蛋了：因此，我跟他们每人都要逢场作戏。

麦卡代夫人　什么结局呢，真叫我提心吊胆！您的股东，有的已经厌倦了。比方说古拉尔，他生性贪婪，您能对付得了吗？他肯定逼您摊牌，列出资产负债清单……

麦卡代　只要我还活着，绝不列清单！要知道，金矿已不在墨西哥，而在交易所！我要守在交易所，直到交好运，发现我的金矿！……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古拉尔。

① 萨缪尔·贝尔纳(1651—1739)，法国金融家，曾借巨款给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

古拉尔　能见您一面，我真高兴，亲爱的先生。

麦卡代夫人　（旁白）古拉尔！怎么办呢？……（对麦卡代）奥古斯特！

〔麦卡代示意他妻子要镇定。

古拉尔　您可真难找啊，必须一早前来，趁房门敞开，守卫不在。

麦卡代　守卫！难道我们是珍禽奇兽？您可真是个无价之宝[①]！……

古拉尔　哪里哪里，我不过是未得到偿付而已，麦卡代先生。

麦卡代　古拉尔先生！……

古拉尔　再拿话来打发人，我可不干。

麦卡代　我知道您需要股票：如果您愿意，我用股票偿付您，我有的是股票。我的股份在……

古拉尔　别打哈哈了，我这趟来，是要了结……

麦卡代夫人　了结……先生，我请您……

麦卡代　亲爱的，让古拉尔先生说下去。（古拉尔向麦卡代致敬）宾至如归，请听他讲。

古拉尔　对不起！夫人，幸会，幸会，因为您的签字可以……

麦卡代　我的内人不该参与我们的谈话，女人根本不懂生意经！（对他妻子）先生是我的债主，亲爱的，他是来讨债的，要连本带息，可是您还没为我安排好。哦，古拉尔，您这么追逼我可太不仗义了，到底我们是一块儿做过大买卖

---

① 这里是个文字游戏："无价之宝"原文impayable，与下文"未得到偿付"的原文 impayé 是同一词根。

的呀！

古拉尔　可全都是些不赚钱的。

麦卡代　如果一做生意就赚钱，那还算什么本事？那样岂不人人都去做买卖了？

古拉尔　我可不是来为您的机智找证据的，我知道您比我精明，因为您把我的钱弄到手了……

麦卡代　怎么！钱总得投放什么地方呀！（对麦卡代夫人）您瞧这位先生，他像猎兔一样追逐我！好啦，坦率承认吧，我亲爱的古拉尔，您这样行事可不好啊。换了别人，此刻准要报复，因为，我可以使您损失一大笔……

古拉尔　如果您不付我钱，我倒相信会遭受损失；不过，您会偿付的，否则明天，我就请商务警察干预……

麦卡代　嗳！问题不在于我欠您的款，这方面您无需担心，我也一样。问题在于大得多的资金！像您这样的人，多么有眼光，真值得我请教，可是知道您还……我丝毫不感到惊奇，知道您还在那项企业中投了资！……您哪！……不过，我们谁都有失误的时候……

古拉尔　究竟是什么呀？……

麦卡代　（对他夫人）您听了绝不会相信！（对古拉尔）她最终也成了股票交易的内行，极有判断力！……（对他夫人）哎！亲爱的，古拉尔投入了巨额资金。

麦卡代夫人　先生！……

古拉尔　（旁白）这个麦卡代，他有做投机生意的才能，可是，他又想捉弄我吗？（对麦卡代）您究竟想说什么？到底是怎

么回事？

麦卡代　您完全清楚！……人投了股，总知道哪儿容易出纰漏。

古拉尔　难道是下安德尔矿？那是顶呱呱的生意……

麦卡代　顶呱呱！……是啊，那是对昨天卖出的人而言……

古拉尔　有人卖出啦！……

麦卡代　秘密地，是幕后交易！今天和明天，您就会发现下跌。哦！明天，就知道跌到什么地步了……

古拉尔　谢谢，麦卡代，我们那点小交易以后再说。夫人，告辞了……

麦卡代　等一等，我亲爱的古拉尔！（他拉住古拉尔的胳臂）我还要告诉您一条消息，好使您不再担心……

古拉尔　不再担心什么？

麦卡代　您的债权！我要嫁女儿了……

古拉尔　（挣脱麦卡代的手）以后再说。

麦卡代　（又拉住古拉尔）不，现在就告诉您，对方是个百万富翁。

古拉尔　祝贺您……噢！矿区！但愿她婚姻美满！有事要帮忙，您可以找我。

麦卡代夫人　婚礼的事吗？

古拉尔　（又挣脱麦卡代的胳臂）什么事情都行。

麦卡代　听我说！还有一句话。

古拉尔　不，再见！祝您这件事成功。

麦卡代　（又把古拉尔招呼回来）您若肯还给我一些证券，我

就告诉您可以把股票卖给谁。

古拉尔　我亲爱的麦卡代！咱们俩好说。

麦卡代　（对他夫人）瞧见了吧！他又要去榨取另一个人的钱财了。他是个诚实人吗？

古拉尔　怎么？

麦卡代　您把我的证券带来了吗？

古拉尔　没有。

麦卡代　那您来干什么？

古拉尔　我来了解您的情况如何。

麦卡代　您这不看到了。

古拉尔　很高兴。再会！

〔麦卡代跟出去，还要拉住古拉尔。

麦卡代夫人　（独自呆了片刻）这真是奇迹。

第　八　场

〔麦卡代，麦卡代夫人。

麦卡代　（笑着返回）怎么也拉不住他！他掉头就走，就像醉鬼见了水泉。

麦卡代夫人　（也笑起来）那是真的吗，您对他说的？老实讲，我摸不透您对他们讲的意思……

麦卡代　这是为我朋友维德兰的利益，给下安德尔的股票造成一种恐慌的气氛，那个企业一直不景气，却忽然兴旺起

来。(旁白)如果他搞垮了那个企业,我就弄过来……(高声地)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大事:朱莉的婚姻!真的,为了这一摊摊的事,我最好能变成两个人。

麦卡代夫人　唉!先生,您若是用我当帐房先生,我们今天就有三万法郎的年金啦!……

麦卡代　我有三万法郎年金之日,就是我破产之时。喏!如果按照您的愿望,在戈多那魔鬼把义务公债转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携着所余的一点钱财避居外省,现在会落到什么地步呢?您能认识梅里库尔,并让他充当您的骑士吗?这头狮子(他确是狮子)会帮我们把朱莉嫁出去!唉!可怜的闺女,还不是我们最难办的事……

麦卡代夫人　有些明智的人会想到红颜易老……

麦卡代　还有更明智的人会想到丑陋常存。

麦卡代夫人　朱莉有吸引力。

麦卡代　可我不是德·拉布里夫先生!……算啦!我懂得做父亲的角色!我甚至颇为担心,这个青年何以一见钟情;我要探出他究竟迷上我女儿哪一方面。

麦卡代夫人　朱莉的嗓音优美,她擅长音乐。

麦卡代　在我们的圈子里,德·拉布里夫也许是最不通音乐的人之一,我看他去歌剧院,恐怕连一句意大利歌词也听不懂。

麦卡代夫人　朱莉有学问。

麦卡代　您是说她能看小说,然而,能表明她聪颖的,倒是她不写小说。但愿朱莉不受书本的影响,能正常理解婚姻,

即以交易的眼光理解婚姻！这两年来，我们几乎事事由她自己做主，她毕竟是大姑娘啦！

麦卡代夫人　可怜的孩子！她完全了解我们的处境，因此努力培养才干！学会陶瓷彩绘技艺，以便不再依赖我们……

麦卡代　您对她没有尽到责任：（麦卡代夫人欲申辩）本来应当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

麦卡代夫人　她比打扮得漂亮要强得多，品格端方……

麦卡代　才情人品双全！她的丈夫肯定大为……

麦卡代夫人　先生！……

麦卡代　肯定大为喜悦！去把她叫来吧，我要向她说明今天请客的用意，并敦促她好生对待德·拉布里夫先生。

麦卡代夫人　由于我们的供货商刁难，昨天我没有对她讲。我去把朱莉给您带来：她醒着呢，天一亮就起床画画了。（下）

第　九　场

麦卡代　（独白）在这个时代，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出嫁，给她找个好人家，恐怕是个颇难回答的问题；然而，要一个其貌不扬、所带嫁妆惟有品德的姑娘出嫁，我倒要请教最有手腕的母亲，这难道不是一件魔鬼的差使吗？看来梅里库尔对我们还有感情，他对我夫人惟命是从，这一点倒使我放心……对，也许他认为有义务给朱莉找个好婆家。至于德·拉布里夫先生，只要看他那套马车，看他在香榭

丽舍大街挥鞭抽马的气派、他在歌剧院里的轩昂神态，最挑剔的父亲也会感到满意。我在他那儿吃过饭：房间雅致，漂亮的银餐具、上点心用的镀金盘，都有他的族徽，绝不是借来的。谁能促使这翩翩少年的翘楚结婚呢？……因为，他深得女士的青睐……唔！也许他厌倦了风流艳遇……还有，据梅里库尔讲，他在杜瓦尔府上，听见了朱莉那美妙的歌声……总而言之，这件婚事我女儿会称心如意。然而他呢？……噢！他……

第十场

〔麦卡代，麦卡代夫人，朱莉。

麦卡代夫人　朱莉，你父亲和我，我们要跟你谈一件姑娘总爱听的事：有个上门求婚的人。也许你要结婚了，我的孩子……

朱莉　也许！……其实这是确定无疑的。

麦卡代　要出嫁的姑娘从来坚信不疑！

朱莉　米纳尔先生对您谈了吗，父亲？

麦卡代　米纳尔先生？……哦？……米纳尔先生是个什么东西？您料到了吗，夫人，一个什么米纳尔先生占据了您女儿朱莉的心？朱莉，难道碰巧就是我那老帐房先生杜瓦尔多次推荐来做事的小职员吗？一个可怜的小伙子，有母无父……（旁白）戈多的私生子……（对朱莉）回答。

朱莉　对，爸爸。

麦卡代　你爱他吗？

朱莉　对，爸爸。

麦卡代　问题是爱情不能一相情愿。

麦卡代夫人　他爱你吗？

朱莉　对，妈妈。

麦卡代　“对，爸爸，对，妈妈，”怎么不说果果、马马？这么大的姑娘了，说话还像刚断奶的婴儿！……对你母亲礼貌些，要叫夫人，好体现她的端庄美丽。

朱莉　是，先生。

麦卡代　嗳！叫我父亲，我不会发火的！你得到对方的爱，有什么根据呢？

朱莉　就是……人家能感觉出来嘛！

麦卡代　你有什么根据呢？

朱莉　最好的根据，就是他要娶我。

麦卡代　真的！这些姑娘，跟小孩子一样，回答的话简直叫人哭笑不得。

麦卡代夫人　你是在哪儿见到他的？

朱莉　这里。

麦卡代夫人　什么时候？

朱莉　晚上，您出门之后。

麦卡代夫人　他比你年龄小……

朱莉　哦！只小几个月……

麦卡代夫人　我原以为你很有理智，不会看上一个二十二岁

的冒失青年，他哪儿能赏识你的长处。

朱莉　然而，是他首先看上我的：要知道，如果是我首先爱上他，那他丝毫也不会觉察出来。有一天晚上，我们是在杜瓦尔夫人那里相识的。

麦卡代夫人　也只有杜瓦尔夫人肯接待没有地位的人！……

麦卡代　她主持一个沙龙，千方百计笼络跳舞的人！会跳舞的人向来没出息。现今，有出息的青年个个神态严肃，绝不跳舞。

朱莉　阿道尔夫……

麦卡代　他叫阿道尔夫！……这个世界还在自转吗？一般蠢货对我们说世界在进步，把错位说成是逐渐完善。孩子们，你们越来越不相信你们父辈的经验了……要知道，小姐，一个拿一千二百法郎工钱的职员，是不懂得爱的，他只能干活，没有闲暇谈情说爱。惟有企业主、乘坐马车的人，总之，惟有无所事事的人，才可能并懂得爱。

麦卡代夫人　可是，苦命的孩子！……

麦卡代　（对他夫人）让我跟她说。（对朱莉）朱莉，我让你嫁给你的米纳尔先生……（朱莉一动）且慢！你清楚你身无分文，结婚之后，你们怎么办呢？你考虑过吗？

朱莉　考虑过，父亲。

麦卡代夫人　她疯啦！

麦卡代　（对他夫人）她爱上了，可怜的姑娘！……让她讲一讲。（对朱莉）说吧，朱莉，不要把我当成父亲，而要把我当成你的知心人。我洗耳恭听。

朱莉　将来我们也会相爱。

麦卡代　可是，爱神会用箭头给你们射去年金息票吗？

朱莉　哦！父亲，实在不行，我们就到市郊偏僻的角落，在六层楼找一小套房间居住！如果需要，我就伺候他……唔！我操持家务，想着每件事都是为他做的，就会感到无穷的乐趣……在他为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为他干活！我将给他减少许多烦恼，使他永远觉察不出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家会非常洁净，甚至雅致。上帝啊！雅致无需多少修饰，那是来自心灵，而幸福美满同时为其因果。我绘制彩陶，挣钱足能养活自己，不用他负担，甚至还能分担些生活重负。况且，有爱情相助，我们能度过艰难的日子！跟所有心灵高尚的人一样，阿道尔夫也有雄心壮志，一定能成功……

麦卡代　独身奋斗，可望成功，一旦有家室之累，就要碌碌无为，终日计算花销，拚命想挣一张一千法郎的大票子，如同狗追逐一辆马车。他有雄心壮志吗？……

朱莉　父亲，阿道尔夫意志坚强，又很有能力，因此我确信有朝一日，准能看到他当上……也许当上大臣。

麦卡代　今天，谁不自以为多少是当大臣的料？一出学校门，就自以为是大诗人、大演说家、大臣，如同帝国时期，刚当上少尉，就自以为是法兰西元帅了。你知道你的阿道尔夫将来如何吗？……好几个孩子的父亲，孩子将打乱你的工作和节俭计划，使你那位大臣住到克利希街，也将把你投入贫寒悲惨的境地！你向我描绘的是小说，而不是生活的历史。

麦卡代夫人　可怜的孩子！在她这种年龄，很容易把希望当成现实！……

麦卡代　她相信在婚姻中，爱情是幸福的唯一因素。她跟许多人一样糊涂，他们把本身的过错算到偶然性的帐上，把自己的荒唐念头归咎于偶然性，于是，自己遭遇不幸就怪社会，从而把社会搞乱。哼！这姑娘也太浮，她的爱恋根本不严肃。

朱莉　父亲，我们是两情相悦，为这种爱情可以牺牲一切……

麦卡代夫人　怎么！朱莉，你就不能救你父亲，牺牲这种刚萌发的爱情吗？不止报他的生育之恩，更要保全每个家庭都珍视的名誉！

麦卡代　你如饥似渴地看小说，小冤家，若不想效法书中所宣扬的忠义精神(因为小说已成为社会说教)，那么你看小说有什么用呢！你那阿道尔夫了解你的财产状况吗？你们住在五层楼、窗户对着园子、晚上像让-雅克同小客栈侍女吃樱桃那样的美好生活，你向他描述过吗？

朱莉　父亲，我绝不能丝毫失慎，有损您的名誉。

麦卡代　他以为我们富有吗？

朱莉　他从未向我提起金钱。

麦卡代　(对他夫人)好，我明白了。(对朱莉)朱莉，你立刻去给他写张便条，让他来跟我谈谈。

朱莉　啊！父亲！……(拥抱她父亲)

麦卡代　就在今天，一位年轻人要来我们家吃饭，他仪表堂堂，出身豪门，生活优裕。他有意觅偶，现在来追求你。他

就是我未来的女婿。你将来不是米纳尔夫人，而是德·拉布里夫夫人；你不会住到郊区的五层楼上，而是生活在绍塞-昂丹大道的一所漂亮宅第里。你有才华，受过教育，准能在巴黎身价百倍。你即使不是一位大臣的妻子，恐怕也是一位贵族院议员的夫人……我很遗憾，女儿，没能给你找一个更富贵的人家……

朱莉　不要讥笑我的爱情，父亲，请让我接受幸福和清贫，拒绝不幸和富贵吧。

麦卡代夫人　朱莉，你父亲和我对你的前途是负有责任的，父母的经验，儿女可资借鉴，我们绝不愿意有一天受到你理所当然的责备。目前，我们正经历人生的严峻考验。好了，孩子，找个有钱人家吧。

麦卡代　倘能如此，联合就是力量！这是共和国钱币上的格言。

麦卡代夫人　如果说穷困中无幸福可言的话，那么也没有财富减轻不了的不幸。

朱莉　哦，是您，母亲，对我讲这种可悲的话。父亲，我也来使用您的逆耳忠言。我不是听您说过那些富人吗？他们无所事事，因而无力抵御灾祸，他们由于生活放荡或经营马虎而败了家，把家庭投入难以自拔的穷困境地。贫穷的姑娘嫁给一个没有财产、但有能力挣份家业的人，难道不更好吗？我知道，德·拉布里夫先生可能既有钱，又才华横溢，然而您当年也如此，结果家产丧失殆尽，您就娶了一位漂亮而有钱的姑娘，也就是我母亲，而我……

麦卡代　我的女儿，你可以像我品评米纳尔先生一样，品评德·拉布里夫先生。然而你别无选择。米纳尔先生会主动与你断绝关系。

朱莉　嗳！绝不会，父亲，他会赢得您的心……

麦卡代夫人　我的朋友，如果她被爱上了……

麦卡代　她错了。

朱莉　我但求永远这样错下去。

麦卡代夫人　门铃响啦！我们连个去开门的人也没有！

麦卡代　好哇！就由他拉铃去吧。

麦卡代夫人　我总是想戈多可能回来。

麦卡代　戈多！……唉，要知道，他的发财生意经是quibuscumque viis①（瞧！我跟她们说起拉丁语来了），最后的下场，只能被吊在海盗船的桅桁上。八年杳无音信，您还盼望戈多！您呀，您就像那些老兵，始终期待着拿破仑归来。

麦卡代夫人　外面还一直拉铃。

麦卡代　这拉铃的劲头是讨债的！……去看看，朱莉！不管来人对你说什么，你总回答你母亲和我都出门了。这个债主也许会讲点廉耻，相信一位年轻姑娘……

第十一场

〔麦卡代夫妇。

---

① 拉丁文：撞大运。

麦卡代夫人　她的爱是真心的，至少打动了我……

麦卡代　你们全那么浪漫！

麦卡代夫人　初恋总能显示力量！……

麦卡代　借债的力量！……况且，单是岳父就够受的了，他……

第 十 二 场

〔皮尔坎，朱莉，麦卡代夫妇。

朱莉　（先上）父亲，是皮尔坎先生。

麦卡代　好嘛！年轻的卫士溃退啦！……

朱莉　可是，他说是关于您的一桩好生意。

麦卡代　也就是说他的好生意。她听信她那阿道尔夫的话，这还可以理解，然而一个债主！……这位么，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你们请便吧。

〔母女二人下。

第 十 三 场

〔皮尔坎，麦卡代。

皮尔坎　我不是来向您要钱的，我亲爱的先生，我知道您定了

一门顶好的亲事。令爱要嫁给一位百万富翁，这事已经传开了……

麦卡代　唔！百万富翁！他是有点儿……

皮尔坎　这光辉的前景会稳定您的债权人的情绪。对啦！……我本人，也把交给商务警官的票据撤回来了。

麦卡代　您原来想要人把我抓起来呀？

皮尔坎　哼！您拖了两年！我从来不把证券在手里窝这么长时间，不过为了您，我破了例。如果这桩婚事是捏造的，那我可真要恭喜您了……戈多归来的鬼话已经用滥了……找个乘龙快婿，可以为你赢得时间。唔！亲爱的，您为打发我们所给的那些缓兵之计，能让通俗笑剧作者相形见绌！真的！我喜欢您，您手腕儿确实高明！给没有嫁妆的女儿找个阔丈夫，有胆有识！

麦卡代　（旁白）他想搞什么名堂？

皮尔坎　古拉尔吞下了钓饵：您放的是什么食儿？因为他很精明。

麦卡代　我的门婿是德·拉布里夫先生，他是个青年。

皮尔坎　真有那么个青年吗？

麦卡代　我可以给您引见……

皮尔坎　那么，您给那青年多少钱？

麦卡代　嘿！别这么放肆无礼！否则，亲爱的，我就要跟您清帐，而且，亲爱的皮尔坎先生，我会让您在向我兑换钱时损失一大笔！……

皮尔坎　先生！

麦卡代　先生，我很快就会相当富有，不能再容忍任何人的嘲笑，即使一位债主也不例外。您来建议我做什么生意？

皮尔坎　如果您想结帐，那我倒求之不得……

麦卡代　这话我不信：我给您带来的利息，相当于博斯地区的一个农场。

皮尔坎　我来向您建议，到期的证券，我可以再给您延长三个月。

麦卡代　这就是那笔好生意？

皮尔坎　对。

麦卡代　（旁白）这只专吃金蛋鸡的老狐狸，他又嗅到了什么？（高声地）请您说明白。

皮尔坎　您知道，我这人头脑清醒，眼睛雪亮，看得清清楚楚。

麦卡代　别讲空话！我从来没有指责您放高利贷，但我认为，付出一笔交易资金的溢价，就是高利。高利贷者，就是借贷收利的资本家……

皮尔坎　有将近五万法郎的期票，本主是个漂亮小伙子，名叫米肖南，人很随和……

麦卡代　所以上当受……

皮尔坎　对，期票手续齐全：拒付证书，缺席审判，最后判决，证明无资产的笔录，拘禁传票，等等……手续费五千元。

麦卡代　这有多大价值！

皮尔坎　这关系到一个年轻人的前途，他现在身陷困境，为了生计，不得不随机应便……

麦卡代　毫无……

皮尔坎　除非他娶一个有钱的英国女郎，对方爱上……

麦卡代　爱上他？

皮尔坎　不对，爱上爵衔！我打算给他买个爵衔……不过，这样我就卷入荣誉勋位管理委员会的阴谋里。

麦卡代　那您需要我干什么呢？

皮尔坎　同样价值的东西。

麦卡代　什么？

皮尔坎　股票……就是您的名存实亡的企业股票。

麦卡代　您再宽限我五个月？……

皮尔坎　不，三个月。

麦卡代　（旁白）三个月！对投机商来说，这就是永久！不过，他打的什么主意呢？嘿！一毛不拔，却坐收渔利。（高声地）皮尔坎，我尽管聪明，还是没弄明白，但就这样定了……

皮尔坎　我就估摸事情准成！这是给您的同意延期证书。这是米肖南的材料。唔！我应当向您交底：所有商务警察都在追捕这个年轻人。

麦卡代　您要一家报馆的粉红股票吗？报纸若是发行，还可能取得成功。一个炸毁了的煤矿蓝股票好吗？还是一条不能筑街垒的铺面街道的黄股票呢？

皮尔坎　所有颜色的股票全给我！

麦卡代　亲爱的师傅，这是四万法郎的。

皮尔坎　谢谢，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些人，做买卖就是爽快……

麦卡代　（旁白）这是他骗了人之后的口头禅。我吃亏啦！（高声地）您要把我的股票投放出去吗？

皮尔坎　是啊。

麦卡代　全值？

皮尔坎　如果可能的话……

麦卡代　唔！我明白了。您要用这来代替自然历史陈列室、象牙雕战舰、紫貂皮袄，总之，代替稀奇古怪的商品……

皮尔坎　事已很久！……

麦卡代　因而法庭开始认为情节减轻。您是位能干的人，一定会恢复我们证券的价值……

皮尔坎　亲爱的朋友，请相信我正是这个愿望。

麦卡代　那么我呢？……再见！

皮尔坎　您知道我作为债权人，肯定衷心祝愿令爱的婚事成功。（下）

第十四场

麦卡代　（独白）米肖南！四万两千法郎和五千法郎的手续费，总共四万七……还不必先付一部分款！唉！今天毫无身价的人，明天就可能成为杰出人物！况且，我把某个权贵拉进一项生意中，打通关节，就能给他弄个男爵头衔！哦！有啦！我夫人认识一位英国女郎，那是啤酒商的女儿，脑袋里装满了奇思异想，嗯……糟糕！……没有住所……倒霉的人，也不能指责他！我能知道三个月之

后我是否有住所吗？可怜的小伙子！也许他跟我一样也曾有个朋友！人人都有自己的戈多，一个冒牌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说到底，戈多……（他瞧瞧是否有人）戈多，我相信他给我带回的钱，从我这儿拿走的钱多得多！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麦卡代，泰蕾丝，朱斯丹，维吉妮。

麦卡代 （拉铃叫朱斯丹）我的朋友维德兰，他怎么说？

朱斯丹 他要亲自来；他说他恰好有钱，可以付给布雷迪弗先生。

麦卡代 让他去见布雷迪弗之前，先来跟我谈谈。哦！……我给了格吕莫老头一百法郎，这样，在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不会再为一百法郎说谎了。

朱斯丹 尤其是我让他以为讲的是事实，先生。

麦卡代 你迟早能当我的秘书！……

朱斯丹 哦！如果不必非得会写字的话！……

麦卡代 大臣的秘书很少动笔。

朱斯丹 那他们干什么呢？

麦卡代 家务！在老板该沉默的时候，他们就讲话……好啦！想个办法让格吕莫老头对维德兰说，布雷迪弗已经出去了。

〔朱斯丹下。

麦卡代　（旁白）这小伙子真是半个弗隆坦①，因为今天，十足的弗隆坦就会变成主人！今天的暴发户，正是在法兰西安家的毫无地位的斯卡纳赖尔②！（对泰蕾丝）怎么样，泰蕾丝？……

泰蕾丝　唔！先生，我一答应付款，所有供货商都笑脸相迎……

麦卡代　生意好的商人的微笑。（对维吉妮）我们能备一桌丰盛的宴席吗，维吉妮？

维吉妮　先生要摆宴了吗？……

麦卡代　那么供货商呢？……

维吉妮　嘿！他们不会催帐的！……

麦卡代　（旁白）她付款了。（高声地）我不会忘记你的。我们明天算帐吧。

维吉妮　小姐若是成了亲，她大概会想着我。

麦卡代　那还用说！肯定想着你。

泰蕾丝　先生，那么我呢？……

麦卡代　在我的征兵保险公司做事的一个职员，将来会娶你的。不过……

泰蕾丝　哦！先生，放心吧。我知道怎么说，就能使求婚的人爱得发狂：因为我知道怎样把他的心说凉，凉得像井

---

① 弗隆坦，勒萨日的剧本《杜卡莱先生》中的人物，一个机警狡猾、足智多谋的仆人。

② 斯卡纳赖尔，莫里哀戏剧中的仆人。

绳……我就报复过前一个女主人，把她女儿的婚事搅吹了……

麦卡代　哎呀！贴身女仆的舌头！……真是一篇家庭专栏文章的材料……

泰蕾丝　嗳！先生……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的……才能。（下）

第　二　场

〔麦卡代独自一人，继而朱斯丹上。

麦卡代　有几个听使唤的下人，就好像一位大臣掌握新闻舆论！幸亏我的仆人怕损失抵押品。现在，全取决于维德兰那靠不住的友谊，此人发财，正是我的功劳！然而，抱怨人情淡薄，无异于要当感情的路德。人到不惑之年，就应当懂得世间尽是负义小人！……比方说，我就不知道哪儿有行善积德的人……我和维德兰，我们相互敬佩。他欠我情，我欠他钱，我们谁也不偿付对方！……算啦！要让朱莉出嫁，就得从一个甘愿掏空的兜里搞来一千埃居！为了撬开钱箱先撬开心，这事多么棘手！……惟有受宠爱的女子才能显示出这种力量！……

朱斯丹　（上）维德兰先生要到了。

第 三 场

〔麦卡代、朱斯丹、维奥莱特。

麦卡代　他来了……我的朋友……哦！是维奥莱特老头……(对朱斯丹)你干了十一年，还不知道关门？喂，你去堵住维德兰，跟他说话机灵点儿，直到我把这个穷鬼打发走。

朱斯丹　他的一个受害者！(下)

维奥莱特　这一周，我已经来了十一趟，亲爱的麦卡代先生，我实在等钱用，昨天不得不在街上等您，从这里到交易所来回遛了三个小时。有人对我说您去了乡下，看来是真的。

麦卡代　我们全遭遇了不幸，我可怜的维奥莱特老爹……我们俩都要养活一家人……

维奥莱特　我们把能动用的钱全投入了虔诚山……

麦卡代　跟这里一样……

维奥莱特　一个人的病痛不能医治另一个人的病痛……可是您还能维持生活，我们却没有饭吃啦！我破了产，从来没谴责您，因为我相信您本意是让我们发财……再说这也是我的过错！我们那一小笔财产，我原想翻一番，不料却丢光了。当初我妻子和女儿还鼓动我买股票投机，责备我胆小，现在她们就是不肯理解，若冒险赚大钱，就可能蚀大本……不过，话总不能当饭吃，因此我来恳求您付给

利息的一个零头：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麦卡代 （旁白）可怜的人！说得我真伤心！……我一看见他，吃午饭都没胃口。（高声地）您得通情达理，因为我要同您平分……（低声地）家里只有一百法郎……这钱还是我女儿的呢。

维奥莱特 这可能吗！您，麦卡代先生，我见过的一个多么有钱的人！……

麦卡代 不幸的人，相互应该讲实话。

维奥莱特 哼！如果只欠这一点，那么欠帐就一笔勾销啦！

麦卡代 不要逼人嘛！……要知道，我就要嫁女儿了……

维奥莱特 我有两个女儿呢，先生，千方百计想嫁出去，可是连点门儿也没有，因为保持贤淑的女子实在缺乏吸引力！……鉴于您这种处境，我也不想难为您，可是……我妻子和女儿正焦急不安地等我回去……我到这把年纪，什么也干不了……假如您……能给我找个差使！

麦卡代 准备录用您当帐房先生，维奥莱特老爹，等我的保险公司一开业……

维奥莱特 啊！我妻子和女儿一定为您祝福！……（麦卡代去拿钱）别人纠缠他一无所获，而这样苦苦哀求，就差不多能拿到利息……

麦卡代 喏，这是六十法郎……

维奥莱特 还是金币！我好久没看到了……噢！是指我家里！……

麦卡代 不过……

维奥莱特　请放宽心，我绝不透露……

麦卡代　不是说这事儿！您要答应我，维奥莱特老爹，一个月之内……不要再来……

维奥莱特　一个月！靠这点钱，我们能生活一个月吗？

麦卡代　您就没有别的门路啦？

维奥莱特　您欠我的钱，就是我拥有的全部财产……

麦卡代　可怜的人！看见他，我就觉得自己还算富有。（高声地）可是，我原以为您在埃斯特拉帕德区，还有小笔放债吧。

维奥莱特　自从债务囚犯离开了圣佩拉日监狱，那个区的放债就锐减了。

麦卡代　您要当帐房先生，能找个保人吗？

维奥莱特　我有几位朋友，也许……

麦卡代　他们能买股票吗？

维奥莱特　噢！先生，你们这些投机商，已经吓得人再不敢与你们合作了！大家不想再听人谈论什么股票……

麦卡代　那好，维奥莱特老爹，再见！以后我们再结帐……会头一个偿付您的……

维奥莱特　祝您成功，先生！我妻子和女儿将为麦卡代小姐的婚姻祈祷。

麦卡代　再见！如果所有债主都像这一位！那我就顶不住了，他总能从我手里抠走点钱。

第 四 场

〔麦卡代，维德兰。

维德兰　你好，老朋友，找我有什么事？

麦卡代　你劈头一问，容不得我花说柳说来蒙你！你看透了我的心思！

维德兰　嗳！麦卡代老兄！我手头没有，我可是快人快语：只要有，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听我说……我已经借给你我所能掌握的全部资金，从未向您讨还。我既是你的朋友，又是你的债权人；这么说吧，假如我对你不是满怀感激之情，假如我是个一般见识的人，那么债权人早已扼杀了朋友！……见鬼！……在这世上什么东西都有个限度……

麦卡代　友谊是有限度，但厄运则不然！……

维德兰　如果我有足够的钱财能为你解难，替你偿还全部债款，那我一定欣然为之，因为我喜欢你的勇气；然而，你非垮不可！……你的最后几项企业，虽然构思得很巧妙，甚至像煞有介事（不少人上了当），还不是全泡汤了。结果你丧失了信誉，变成危险人物！你开展业务没能抓住时机！……你败落之后，能到我家找口饭吃！……作为朋友，我有责任告诉你这些实话！……

麦卡代　自己明智而看着朋友鲁莽行事，自己富裕而看着朋友受穷，沾沾自喜地对朋友说上几句不中听的话，没有这

种乐趣的友谊算是什么呢！……这么说，我成了众矢之的啦？

维德兰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真的，你还被视为诚实的人，但情势危急，要逼得你使用一些手段……

麦卡代　常言道：成者为王败者寇，只要成功，一切正当。啊！成功！……一个人成功发迹，包含多少卑鄙无耻的行为，你会了解到的……就说我吧，今天早晨，是我引起了你要控制的股票跌落，以便扼杀下安德尔的煤矿公司；你不是用重金收买人捂盖子，趁工程师的报告还不为人知的时机，要吞并这家公司嘛！……

维德兰　嘘！……麦卡代，这是真的吗？从这事我就看出你的为人……

〔他抱住麦卡代的腰。

麦卡代　算啦！我不过是要你明白，我需要的既不是安抚，也不是说教，而是金钱！唉！我的好友，我并不是为我向你讨，我是打算嫁女儿呀！而我们神不知鬼不觉陷入了穷困境地……你看这个家庭还撑着门面，而内里却家道艰难（诺言、借贷，什么都不管用啦！）。如果我不拿出现钱应付几笔必要的花费，这门婚事就吹啦！总之，我这里要维持半个月的丰裕生活，如同你在交易所保持二十四小时的假象。维德兰，这种请求不会有第二次，我没有两个女儿。难道要我和盘托出吗？我妻子和女儿没有行头！（旁白）他犹豫不决……

维德兰　（旁白）我让他要过多少回，不知道是否他女儿要结

婚……她不可能结婚！

麦卡代　就在今天，双方的一位朋友要向我们介绍我未来的女婿，我必须设宴招待，可是家里银餐具没有了，已经……你也知道……我不仅需要一千埃居，还希望你把餐具借给我，你们夫妇也来陪客。

维德兰　一千埃居！……麦卡代！……可是，谁也没有一千埃居……借给人呀……自己应急，恐怕都没有这么多钱啊！如果有求必借，那么永远也攒不了这样一笔……

麦卡代　（旁白）唔！他会答应的。（高声地）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女儿一完婚，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夫人在朱莉家寄居，我去外地找财路，因为你说得对，我也想过：我能助人，却总害己！我办企业，别人赚钱，自己亏本。初创的必备条件，我能理解，也做得完满，然而，我播种出色，却根本不懂收获……

维德兰　你想了解谜底吗？

麦卡代　说吧……

维德兰　原因就在于，你的智慧高人一筹，而判断却低人一等。智慧能为我们赢得钦佩，而判断却为我们招财进宝。

麦卡代　（旁白）对，我的判断力还不高，未能搞垮一桩生意，以便从中渔利。（高声地）喂，维德兰！……我爱自己的妻子女儿……这种情感是我近来的惨败中的唯一安慰。这两个女子多么温存，多有耐性！我真希望看到她们有避难之所！……噢！这正是我真正的痛苦！……你能设想无法不叫人流泪……（擦拭眼睛）你有一个掌上明珠，大概

不希望知道她有朝一日身遭不幸，在眼泪和辛劳中度过残年……然而这正是忠诚的天使，我的朱莉的未来！哎！亲爱的朋友！近来，我喝了好苦的酒：我包揽了铺面木块生意，结果栽了跟头，资金被剥夺一空！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就怕在这危难关头又遭到你的拒绝！算了，后果如何，还是不告诉你吧……因为，我绝不想引起怜悯，欠您恩情……

维德兰　一千埃居！你究竟要派什么用场呢！

麦卡代　（旁白）我能到手。（高声地）喂！亲爱的，女婿像只鸟儿，一惊就飞……衣裙上缺条花边，这就露了马脚！服装已经定做了，回头就要送来了……对，我原指望着你，便贸然答应全部付款！……还有请客吃饭……得上美酒佳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求婚者才可能丧失理智。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显得阔气，面对德·拉布里夫先生必须武装起来！维德兰，一千埃居不至于要你的命，你有六万法郎年金呢！这可是救你喜爱的一个可怜孩子的命，你总还喜爱朱莉吧！……她热爱你的女儿，她们俩一起玩的时候显得多幸福。你女儿的好友憔悴枯萎下去，你能坐视不管吗？这会传染，会带来晦气的！……

维德兰　亲爱的，我没有一千埃居；我可以借给你银餐具，但是我没有……

麦卡代　给银行开一张支票，签个字是举手之劳……

维德兰　我……不行……

麦卡代　噢！我可怜的孩子！……命运已定！……（颓丧地坐

到扶手椅上）仁慈的上帝啊！宽恕我就此了结我一生艰难的梦想，让我在您的怀抱中醒来吧！

维德兰　不过，你果真找到一个佳婿了吗，我的朋友？

麦卡代　（猛地站起）问我是否找一个佳婿！……你对此怀疑？……哼！无情地拒绝，不肯成全我女儿的幸福，这也罢了，可是别侮辱我呀！你见见德·拉布里夫先生吧！……我也真是穷极潦倒了，以致让人……哎！维德兰……我不愿意为了一千埃居，就对你产生这种印象，你只有把钱给我才能得到宽恕……

维德兰　我去看看能否……

麦卡代　算了，这是一种拒绝的方式……

维德兰　万一婚事未成……咦，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行，朋友，等举行婚礼，我肯定给你钱……

麦卡代　然而，没有一千埃居，婚礼就举办不成！怎么，我见过你为一件浮华的东西、一场露水之情挥霍上千埃居，你却不肯花钱办一件好事！……

维德兰　这年头，干好事的太少了……

麦卡代　哈！哈！哈！妙啊！……你笑了……有反应！……

维德兰　哈！哈！哈！

〔他的帽子掉到地上。

麦卡代　（拾起帽子，用自己衣袖掸了掸）是呀，老弟，两个朋友一起开始闯生活，一起寻欢作乐！……多少事一起谈，一起干！哎！当年我们结成生死之交，你忘记我们那段好时光了吗？

维德兰　我们在朗布绮的那场争斗，我为你同那个国民卫队军官交手，你还记得吗？……

麦卡代　我把克拉丽丝让给了你！啊！我们那时多快活，多年轻！而今天，我们有了女儿，要出嫁的女儿……如果克拉丽丝还在世，她一定会责备你这么犹豫！……

维德兰　假如她还活着，我绝不会结婚！……

麦卡代　你这家伙，很懂得爱！……这么说，你一定能来吃饭，保证给我送来……

维德兰　餐具……

麦卡代　和一千埃居……

维德兰　你又来啦！跟你说过我不能……

麦卡代　（旁白）这人肯定不会死于动脉瘤……（高声地）真的，我非得被最好的朋友害死不可！……唉！历来如此！……回忆克拉丽丝，看到一位父亲绝望，难道你会无动于衷？……（叫嚷）我绝望了，我要自杀！……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朱莉和麦卡代夫人上。

麦卡代夫人　你怎么啦，我的朋友？

朱莉　父亲，你的声音把我吓坏了。

麦卡代夫人　这不是维德兰吗，你不会有危险……

朱莉　您好，先生。您和我父亲之间发生什么事啦？……

麦卡代　喂！你瞧，她们像两位守护天使，听见喊一声就跑来了。（旁白）她们听见我喊啦！（他抓住妻子女儿的手，对她们说）你们真叫我感动！……（对维德兰）维德兰，好啦！难道你要害死一家人吗？这种深情的表现给了我跪下求你的力量。

〔他摆出要跪下的姿势。

朱莉　嗳！先生！（拉住父亲）如果是谈钱（我看得出来）的事儿，那我替他哀求您了。对啦！我就拿我的工作向您担保吧。再次帮帮我父亲吧，他没有忧心如焚的难处，不会这样恳求人……

麦卡代　亲爱的孩子。（旁白）声调多动人！……这可不是随我的天性！

麦卡代夫人　维德兰先生，帮他这个忙吧，我们会感激不尽，我拿我仅有的财产担保。

维德兰　（对朱莉）您不知道他求我什么吧？

朱莉　不知道。

维德兰　求借一千埃居为您办婚事。

朱莉　噢！先生，忘掉我对您说的话吧。我不愿意以我父亲的屈辱来换取婚姻……

麦卡代　（旁白）她真精彩……

维德兰　我去给你弄钱……（下）

第 六 场

〔除维德兰外，人物同前场。

麦卡代　他走了……

朱莉　哎！父亲，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麦卡代　（拥抱女儿）你把我们救啦！哼！我什么时候能有钱有势，让他痛悔干了这样一件好事呢？……

麦卡代夫人　可是，他就要如数借给您钱啊……

麦卡代　他让我付出的代价太高！……谁善于卖人情呢？喏！我若是有这个能力，准会干得漂亮！（他做了个摊钱的手势）有些忘恩负义其实就是报复。哼！我的维德兰老弟，借给我一千埃居，你就推三阻四，此后我从你手里夺取十万，也绝不手软！……

麦卡代夫人　不要有失公道，维德兰让步了。

麦卡代　那是听了朱莉的呼声，而不是由于我的恳求。哦！亲爱的！他为卑劣的行径破费一千多埃居，合算！……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维德兰上。

维德兰　我要付给布雷迪弗的钱放在我的马车上，布雷迪弗

不在家。喏，一共三个钱袋……

〔朱斯丹拎上两个钱袋。

麦卡代　哦！……

麦卡代夫人　先生，请相信一个做母亲的感激之情……

维德兰　不过，这笔钱仅仅借给你们母女二人，麦卡代给我准备一张字据，请你们二人签字……

朱莉　为我的不幸签字！……

麦卡代夫人　住口，孩子。

麦卡代　（立字据）我善良的维德兰，我终于认识你啦！还要计算利息吗？

维德兰　不，不必，不收利息……我是想帮你们的忙，不是做生意……

麦卡代　女儿啊，这是你的再生之父！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朱斯丹和泰蕾丝先后上场。

朱斯丹　米纳尔先生来了。（下）

泰蕾丝　夫人，定货全送来了……

麦卡代夫人　（把字据递给维德兰）我这就去。

麦卡代　（对维德兰）你瞧，差点误事！

维德兰　好！我告便……

〔麦卡代夫人同泰蕾丝下。麦卡代送走维德兰，并示意米

纳尔进来。

第 九 场

〔米纳尔，朱莉，麦卡代。

朱莉 （对米纳尔）阿道尔夫，您若希望无论在社交场合还是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爱情都令人艳羡，那就要有我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

米纳尔 出什么事啦……

朱莉 一位有钱的青年要上门求婚，我父亲绝不怜悯我们……

米纳尔 我一定能取胜！……

麦卡代 （返回）先生，您爱我女儿吗？

米纳尔 对，先生。

麦卡代 至少她相信这一点！您表现出了这份使她相信您的爱的才能……

米纳尔 这种说法表明您有怀疑，换个别人持这种态度，就会冒犯我。我怎么会不爱这位小姐呢？我被父母抛弃，只得到善良的杜瓦尔先生的保护，九年来，他充当了我的父亲，而您女儿，先生，是唯一使我尝到了爱的幸福的人。朱莉小姐既是姊妹，又是朋友，她构成了我的整个家庭！……惟独她冲我微笑，给我鼓励，因此，我爱她的程度是无法描述的。

朱莉　我该呆在这儿吗，父亲？

麦卡代　（对女儿）馋猫儿！（对米纳尔）我对青年人之间的爱情，具有受人指责的老人那种固定观念。我绝不是被父爱蒙蔽双眼的那种父亲，因此产生怀疑是理所当然的：我实事求是地看待朱莉；她虽说不丑陋，但也没有倾国倾城之貌，令人一见就发出“啊！”的一声惊叹。她是个中等姑娘，不美也不丑。

米纳尔　您错了，先生。我敢对您说，您并不了解您的朱莉……

麦卡代　嗳！完全……就好像……

米纳尔　不，先生，您所了解的，正是所有人看到并了解的朱莉；殊不知爱情改变了她的容貌！温柔、忠诚赋予她明艳照人的美貌，这是我独创出来的。

朱莉　父亲，真难为情……

麦卡代　不如说真高兴……他是否一再向你讲这种话……

米纳尔　上百遍，上千遍，永远讲不够！……当着一位父亲的面讲这种话，并不算罪过！

麦卡代　过奖啦！我自以为是她的父亲，可您倒是我想要重新认识的那个朱莉的父亲。喏，年轻人，睁开眼睛！我理解，她心灵的稳重、品性的美好，能够改变她的面貌，然而肤色呢？朱莉朴实本分，她知道自己皮肤发黑，五官也有点……不够秀气……

朱莉　父亲！……

米纳尔　怎么，您没有爱过？

麦卡代　不胜枚举！我同所有男子一样，拖着这颗沉重的金球。

米纳尔　那是从前！……而今天我们爱得更深……

麦卡代　你们如何做法？

米纳尔　我们的心灵、理想息息相通。

麦卡代　这就使我女儿美如天仙啦！……如此说来，一个女人天生个子矮没关系，理想能使她变高！心灵能使手指纤细！理想能赋予她一双美目、一对纤足！心灵能照亮她的肌肤！……

米纳尔　当然喽。

麦卡代　我们在帝国朝代长大的人，我们称这为……

米纳尔　爱情！就是这样！……爱情，圣洁的爱情！……

麦卡代　称这为戴上眼罩。

朱莉　父亲，不要嘲弄两个孩子……

麦卡代　很大的孩子……

朱莉　他们像他们这个时代的人那样相爱，感情真挚、纯洁而始终不渝，因为这种爱基于对性格的了解，基于一种信念，即相互激励克服生活困难的热情；总而言之，两个将深深爱您的孩子。

米纳尔　（对麦卡代）多可爱的天使！……

麦卡代　（旁白）我来让你见识见识天使！（对女儿）住口，我的女儿。（对米纳尔）这么说，先生，您非常爱朱莉。她很迷人，她心灵美，聪颖过人，纯朴善良。总之，这正是您所理解的美，她是梦寐以求的完美形象……

米纳尔　唔！您终于领悟啦！……

麦卡代　然而是一位同物质有关的天使……

米纳尔　这是我的福气！……

麦卡代　您爱她别无所图吧？

米纳尔　毫无所图。

朱莉　我怎么跟您说的？

麦卡代　（抓住二人的手，把他们拉近）幸运的孩子！你们真爱啊？……多美的传奇故事！……（对米纳尔）您要娶她为妻吗？……

米纳尔　是的，先生。

麦卡代　不管有什么障碍？

米纳尔　我就是来克服障碍的。

麦卡代　您绝不会气馁？

米纳尔　绝不会。

朱莉　我不是跟您说他爱我吗？

麦卡代　太相像啦！到哪儿能找到更为美好的场面？对于做父亲的来说，看到女儿得到应得的爱，看到她生活美满幸福，这比什么都惬意……

朱莉　您还不该感谢我吗，父亲？我这种选择给您添了一个儿子，他充满高尚的情感，具有坚强的意志，而且……

米纳尔　小姐！……

朱莉　是的，先生，是的，我也要讲话！

麦卡代　女儿，看看你母亲去吧，让我谈谈远不是非物质的事情。理想对女人的容貌无论有多大威力，可惜对年金毫

无影响……

〔朱莉下。

第 十 场

〔米纳尔，麦卡代。

麦卡代　现在只剩我们，讲讲正经的吧。先生，您并不爱我女儿！

米纳尔　不如说您打算给麦卡代小姐找个有钱人家，先生，您根本不考虑您女儿的感情，这样我就能理解您的话了；不过要知道，我是赢得了她的心之后才来求婚的……

麦卡代　她的心？活见鬼！您这话什么意思？……

米纳尔　先生，在相爱中，朱莉是受尊重的……

麦卡代　好！幸而是务虚的！不过，到这一地步，您应当完全向我交底……你们相互写信了吗？……

米纳尔　写了，先生，是些充满爱情的书信。

麦卡代　（旁白）唉！可怜的女儿！她看了情书！她呀！那么，将受痛苦的是她的头脑，而不是她的心啦！……（高声地）先生，天使有千百种美德，可就是没有国家年俸，而朱莉……

米纳尔　嗳！先生，我准备做出一切牺牲，只要朱莉。

麦卡代　您说过不会被任何障碍吓住。

米纳尔　任何障碍也吓不住。

麦卡代　那好！既然您决意要进入这个家庭，我就告诉你决定我们名誉和安宁的一个秘密。

米纳尔　（旁白）他要对我说什么呢？

麦卡代　我已经走投无路，先生，破产了……完全破产了。您若想娶朱莉，那她就嫁给您了。不管您家境如何清贫，她总比守在父母家里要好……她不仅没有嫁妆，还受穷父母的拖累……不止穷困……

米纳尔　不止穷困……穷困之外什么也没有！

麦卡代　不然，先生，我们还负债，负债累累，有的还逼得非常紧……

米纳尔　（旁白）装模作样，骗人的诡计！他要试探我。（高声地）那好，先生，我年轻，生活的道路很长，我既不缺乏雄心，也不缺乏毅力。今天，谁也不会慕名来找我。但我一定能发迹……我会有运气给我所爱的人带来财富。

麦卡代　这我有体验。我就是为了麦卡代夫人，为了维持她过惯了的奢华生活破了产。当年我迁就了理想，而我的一些债权人不理解随心所欲、奇思异想和幸福。

米纳尔　（旁白）他在打趣，他肯定有钱。

麦卡代　这么说，我交了底，并没把您吓住？

米纳尔　没有，先生，我的爱情没有被任何计较利益的念头玷污……

麦卡代　说得好，年轻人。嘿！这句话您讲得真妙。（旁白）他很固执。（高声地）您是真心爱我女儿，一定娶她，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追求幸福喽？……

米纳尔　除了生命，还能奉献什么呢？

麦卡代　如此真挚的爱应当如愿以偿。

米纳尔　终于……

麦卡代　我完全信赖您。

米纳尔　我值得信赖，先生。

麦卡代　等一下。（下）

米纳尔　（独白片刻时间）许多青年碰到我这种情况，准会不寒而栗，支撑不住了！父亲腰缠万贯，而女儿却貌不出众（朱莉的长相仅仅说得过去而已），他当然有理由要弄清女婿是不是仅仅贪图财产……嘿！别看我是个胆怯的青年，表演得还真出色！这老子，还挺有头脑。毫无疑问，朱莉爱我，惟独我跟她谈情说爱，而且越谈越来劲，连我都不由得相信了自己说的话。不过，我能使她幸福，我爱她，像一般人爱自己的妻子那样。对，我爱她！也许力求研究一个人，最终就能深刻理解，于是透过肉体的薄纱看到了灵魂。朱莉有一颗高尚的灵魂。其实构成美满婚姻的，是一个女子的品德，而不是她的容貌。何况，有人娶的姑娘还要丑。再说，女为己悦者容，她会把自己打扮漂亮的。

麦卡代　（返回）喏！我的女婿，这是我们家的票据，足以证明我们的财产……

米纳尔　先生……

麦卡代　嗳！亏负的财产……你念念。这是扣押我们家具的笔录抄件；我给了房东可观的一笔钱，总算买下把家具保

存在这里的权利。今天早晨，他还要拍卖呢。这是大批的支付催告，唉！昨天收到的一张拘禁传票……您瞧见了吧，事情变得非常严重了……最后这些，是我全部的拒付证书、判决、全部编好次序的档案。要知道，年轻人，记住这一点：在混乱中千万要井井有条。排列有序的一种混乱，就能理出头绪，就能掌握控制！一个债权人看到他的债款编了号，还能说什么呢？我是效法了政府：全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而A号的债务，我还没有开始偿付呢。

米纳尔　您一笔债款也没有偿还……

麦卡代　差不多：怎么样，能说我不开诚相见吗？

米纳尔　极为开诚相见……

麦卡代　现在，您了解了我的负债状况，知道了债权人花名簿……喏！总共三十八万……

米纳尔　是的，先生，这儿写着总数。

麦卡代　您都看了……您不会抱怨吧？一位极想嫁出女儿的父亲，很可能企图欺骗您，答应一笔虚幻的嫁妆、一笔待领的年金。使用这种伎俩！……经常见到！很多父亲都利用您这样的爱情，捞取好处！然而在这里，您是跟一位正派人打交道……负债是一回事，做个讲信用的人是另一回事……刚才在我女儿面前，您一味讲漂亮话，进行申辩，还真叫我不寒而栗；须知像您这样的人，只有两千法郎的薪水，娶一个穷苦的姑娘，无异于拒付证书同财产扣押相结合。

米纳尔　您这样看，先生？那我不就害了您的女儿！……

麦卡代　哈！年轻人！现在我女儿有了真正的肤色……

米纳尔　是的，先生。

麦卡代　一言为定！您还是得到我的敬重。您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说谎不动声色……

米纳尔　先生……

麦卡代　您能当上大臣，议会能相信您……

米纳尔　先生！

麦卡代　怎么，您还要跟我吵架吗？年轻人，要说抱怨，难道不应该是我吗？您打扰了我家庭的安宁，您往我女儿头脑里灌进了爱情的玄想；她有了这类虚妄的念头，便会产生一种……可笑的理想，从而更难实现幸福。朱莉比您大几个月，您的虚假爱情给予她的诱惑力，是她那种处境中的任何姑娘都抵御不了的……

米纳尔　先生，如果说双方穷困把我们拆开的话，那我至少是无可指责的！我爱朱莉小姐！像我这样一个家徒四壁的可怜青年，还能找到更好的婚配吗？

麦卡代　空话！您作了孽，就应当补赎。

米纳尔　请相信，先生……

麦卡代　不要再多说一句话……拿出实际行动……您要把我女儿写给您的信还给我……

米纳尔　今天就还……

麦卡代　您要帮助一位不幸的父亲嫁女儿。您果真爱朱莉，那就助我一臂之力吧。她务必结婚，得一份财产。您要

不加掩饰地继续钟情于她，扮演失意的恋人角色，这丝毫也不丢人。在法国，每人都渴望大家追求的东西。一位年轻姑娘若有人争献殷勤，那么理想就会赋予她以魅力。是的，如果我们的幸福令某人痛不欲生，那么我们会觉得这种幸福加倍美好。人内心的嫉妒，如同洞里的蝰蛇。哦！您领会我的意思了……至于我女儿，（招呼朱莉）由您来解释，让她对您态度的变化有个思想准备；如果是我告诉她您放弃同她的关系，恐怕她不肯相信……

米纳尔　我又是表白又是写信，现在完全推翻，能让她相信我吗？（麦卡代下）我真想钻进一百尺深的地下。娶她吗？可我薪水只有一千八百法郎，一个人度日都艰难，有了三张口怎么过呢？她来了……我觉得她不是原来的样子啦！原先我是透过三十万法郎的嫁妆看惯了她！……也罢！……

第十一场

〔米纳尔，朱莉。

朱莉　怎么样，阿道尔夫？……

米纳尔　小姐？……

朱莉　小姐？我不再是朱莉啦？您同我父亲全谈妥了吗？

米纳尔　对……也就是说……

朱莉　哦！金钱一贯伤害爱情；不过我希望您已经说服了我

父亲……

米纳尔　唉！朱莉，令尊说得对，他有司法……明智的理由。

朱莉　您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阿道尔夫，您好像不爱我了……

米纳尔　嗳！始终……

朱莉　噢！我心里已经很痛苦……

米纳尔　我们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朱莉　您没有克服所有障碍？

米纳尔　令尊没有向我们说明他的处境，他的处境险恶呀，朱莉，因为这要把我们投入穷困的境地。有的男人受穷，能够奋发图强，而我，您还不了解我的性格，我属于要被穷困压倒的那类人……喏！……我不忍心看见您生活得不幸。

朱莉　两个人一起我就有勇气。您会看到我总是一副笑脸。何况，我绝不会成为您的负担，我绘画挣的钱相当于您的工资，我敢向您保证，我们的小家庭虽然不会富有，但能丰衣足食。

米纳尔　（旁白）只有穷人家的姑娘能这样爱我们……

朱莉　您说什么，先生？

米纳尔　我从未见您这么美！（旁白）爱情使她痴迷了！……必须果断了结。（高声地）不过……

朱莉　“不过”这字眼，阿道尔夫，可够险诈的。

米纳尔　令尊唤起了我的体恤之心。他向我证明了爱情是多么自私的感情。

朱莉　两相情愿。

米纳尔　甚至三方甘心！他向我指出如果您富有，命运便迥然不同。朱莉，爱有两种方式……

朱莉　只有一种。

米纳尔　让您受穷的爱情是不理智的，为您的幸福而牺牲的爱情才壮美！……

朱莉　我惟一的幸福，阿道尔夫，就是同您结合！

米纳尔　嗳！您没有听见您父亲的话，他要求我放弃同您的关系！

朱莉　您就放弃啦？

米纳尔　我要试试，希望这样，可是办不到。我身上有种感觉向我表明，谁也不会像您这样爱我。

朱莉　哦！当然！先生，我的爱……噢！我何必还谈它呢？

米纳尔　我只有做出牺牲才能认识这一点……

朱莉　别了，别了，先生！……（阿道尔夫下）他走了，连头也没有回！噢，天主啊！……

第 十 二 场

朱莉　（对镜自语）美貌，无与伦比的天赋，惟一不能后天获取的天赋，其实不过是一种幻影、一种许诺，是的，美貌，我恰恰缺少你！噢！我知道！我力图用别的品质代替你，用深情、温存、顺从、绝对忠诚，即把生命当做祭坛上的香火奉献出来的忠诚……然而，可怜的丑姑娘的全部希望

破灭啦！我百般爱抚的偶像已经粉碎！……这句话："我如花似玉，非常迷人，我能完成我做为女人的命运，给予并得到幸福！"这种醉人的念头，永远不会从我心中萌发起来安慰他！……再也不容幻想，我做了一场梦……（拭了几滴泪）将来我就独自垂泪，无人擦拭，我将孑然一身！他并不爱我！我用自己的品德、自己的情感装扮起一个幽灵，而今它倏忽消逝！……我的痛苦会显得十分可笑，只能藏在心里……算啦！为这初恋最后叹口气，然后听天由命，像许多别的女人那样，成为一种未知生活的各种事件的玩具吧！为了拯救父亲，就当德·拉布里夫夫人吧。摘下两情相悦、贞洁专一的美丽王冠吧！……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米纳尔 （独白）哪怕我只是某个机关的办公室主任，我就不会交还这些信了！在割舍之前，我又重读一遍；这些信描绘出一颗瑰丽的灵魂、一种无恨的温情。噢！穷困啊！穷困扼杀了多少英华俊才，也许吞噬了同样多的美好爱情！那些贫贱不能移的伟大人物，多么值得我们钦佩，他们是双倍的伟人……

第 二 场

〔米纳尔，朱莉。

朱莉 我看见您进来，于是过来了。噢！我难以矜持……

米纳尔 我也没有勇气。

朱莉 您爱我不如我爱您这样深，您是男子汉！唉！阿道尔夫，您总还有点遗憾吧？……

米纳尔 是又怎样？

朱莉　那我就让婚事落空，又不让我父亲了解用的什么办法。

米纳尔　然后呢？

朱莉　未来就属于我们啦！我们二人齐心协力，准能发家致富……

米纳尔　我们的未来不会有什么机遇。请听我说，朱莉。我离开您之后，心中十分忧伤，理应得到宽恕。任您认为我多么贪心或野心勃勃，我至少做到了推诚相见：我原以为您有足够的财产，能提供我梦想为您发奋的支撑点！我在世上孤苦伶仃，理所当然要求助于我愿意结为伴侣的人。我急需一个支撑点，甚至还指望您对我的忧虑发生兴趣，以便使您依恋我。然而，我渐渐了解您，便对您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即使您父亲对我讲的话，也没能把这种感情扑灭……

朱莉　真的！……

米纳尔　是的，朱莉，我感到我爱您；如果我的自信心能达到我爱您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共同对付生活的不幸！……

朱莉　行啦！行啦！这一心声就够了。知道您谋求私利我很难过……一个字也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心满意足。

米纳尔　老实说，朱莉，我还可以忍受更多的苦难，可是您呢？您经受过磨练去迎接厄运吗？我们首先只能共患难……

朱莉　我宽恕您的雄心、您的盘算，请您也宽恕我的固执吧。既然您爱我，我就觉得没有办不到的事……

米纳尔　前途未卜的倒是我，而您，则充满希望。

朱莉　我力求还保持一段时间的自由。我心中有个声音对我说，我们将会美满幸福。最近，您收到您母亲一封信，信中说她遗弃您仅仅是为了关照您的利益，还说您的好日子快到啦！也许您要时来运转了。

第　三　场

〔麦卡代夫人，朱莉，米纳尔。

麦卡代夫人　喂！朱莉，您不去梳洗打扮，却在这儿聊天，尤其不该同这位先生闲谈，您父亲若是看见准要发火。梅里库尔和德·拉布里夫先生也会撞见你们。

米纳尔　夫人，我绝不是冒昧打扰，而是来把信还给小姐，并向她索回我的信，这是遵从麦卡代先生的愿望。

朱莉　母亲，您已知道我们相爱。难道您就不能保护女儿免遭不幸吗？

麦卡代夫人　朱莉，您父亲在目前处境中，需要一个对他有用、又能协助他经营的女婿；没有这样一门婚事，他就要身败名裂……

朱莉　而我呢，一生也就断送了。

米纳尔　杜瓦尔先生，也就是麦卡代和戈多先生的老帐房先生……

麦卡代夫人　他也是麦卡代先生的债主。

米纳尔　对，夫人，我刚刚向他透露了麦卡代先生的境况。

（麦卡代夫人不禁一惊）哦！夫人，他早已了解，而且并不认为这是绝境；他可能负责清理全部债务。

麦卡代夫人　替我丈夫清理债务！您还不了解他！他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总希望押中一次，我也说不准他为了保住发财的权利，究竟会走到哪一步；况且，您也看到，他把女儿的婚姻都押上啦！……替他清理债务！……让他放弃生意，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先生，我告诉您这个秘密，就是要向您说明，让他回心转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是有了丈夫并做了母亲的人，希望看到您生活幸福；然而，我眼看要受穷，能责备我丈夫想把女儿嫁给有钱人家吗？……德·拉布里夫出身高门大姓……

朱莉　（对她母亲）不要讲了，母亲！……想想阿道尔夫的处境吧！……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朱斯丹上。

朱斯丹　德·拉布里夫和德·梅里库尔两位先生到。

朱莉　（对米纳尔）先生，来，我这就把信还给您。

麦卡代夫人　（对朱斯丹）请他们在这里稍候，我去让先生来陪他们。我们去换衣裳吧，孩子。

〔除朱斯丹，其他人下。

第 五 场

〔朱斯丹，德·梅里库尔，德·拉布里夫。

朱斯丹　夫人还在梳妆，请二位先生稍候。先生这就来。（下）

梅里库尔　亲爱的，你终于上阵了，一会儿你就要正式成为麦卡代小姐的求婚者。你要掌稳舵，父亲可是个老狐狸。

德·拉布里夫　我就怕这一点！事情恐怕很棘手。

梅里库尔　不见得，麦卡代是个投机商，今天有钱，明天却可能一贫如洗。据他夫人向我透露他生意上的一点情况，我相信他乐于把他的一部分财产置于他女儿名下，并找一个能帮他实现这种意图的女婿。

德·拉布里夫　这主意好，正合我意！不过，他若是刨根问底呢？

梅里库尔　我已经向麦卡代夫人提供了极好的情况……亲爱的，一位四十岁的女子，对无微不至关心他的男人是言听计从的……

德·拉布里夫　这事情也太顺利了……

梅里库尔　你要丢掉贵公子哥儿那股帅劲儿吗？我完全理解这种局面所包含的风险。不到山穷水尽谁会结婚。贵公子哥儿出尽了风头之后，结婚便是自杀。（压低声音）喂，你能挺得住吗？

德·拉布里夫　要不是我对执达吏而言原名米肖南，对上流

社会而言是德·拉布里夫，我就早被赶出大街了。女人和我，我们相互毁灭；按当今世风，遇上一位英国女郎、一位可爱的老寡妇便扮演情郎的角色，像哈巴狗一样，丢人透了！

梅里库尔　赌博呢？

德·拉布里夫　哦！赌博，仅仅对一些作弊的人，才是可靠的财路；我还没那么傻，为几个钱拿自己的名誉冒险，况且赢的钱总是有限的。亲爱的，广告毁了从前发不义之财的所有行当。喏，承兑十万法郎，高利贷者只肯付给我一万法郎现金。皮尔坎把我打发给小皮尔坎，那个维奥莱特小老头儿，那小老头儿又对我的代理人说，还要买印花税票，太贵了……裁缝店老板也不通情理，无视我的前程……我的马儿的草料靠赊欠。至于我的小老虎①，这个衣冠楚楚的小可怜虫，我不知道他怎么还能活着，在哪儿找吃的。我不敢探听这秘密。我们的文明程度还不够高，不能制订一项犹太人那样的法律，规定每隔半世纪取消所有债务，因此必须以自身抵债。以后要有人讲我的坏话。一个年轻人，在风流哥们儿中数一数二，赌博手气颇佳，相貌也说得过去，还不满二十八岁，就同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你说她丑吧？……

梅里库尔　差不多！……

德·拉布里夫　这未免有点轻率！不过，我厌倦了游手好闲

---

① 当时的花花公子自称狮子，其跟班小厮称作老虎。

的生活……我明白啦！敛财的捷径，还是工作！……然而……我们这些人的不幸，就在于眼高手低，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其实一无所能！像我这样一个男人，能激发人的强烈感情，并为之辩解，但既当不了职员，也当不了士兵。社会没有给我们准备差事。好吧！我就跟麦卡代经商。他是最大的投机商之一。我们两个合力，能把商界搅个天翻地覆。你肯定他给女儿的钱不会少于十五万法郎吗？

梅里库尔　亲爱的，根据麦卡代夫人的服饰……总之……在巴黎意大利剧院、歌剧院，每场首演式，总能看见她，那穿戴多么华丽！……

德·拉布里夫　我的穿戴也相当华丽，可我……

梅里库尔　这倒是，不过，瞧瞧……这里处处显示出奢华。哦！这个家真不错！

德·拉布里夫　这是资产者……阔佬的富丽堂皇，以后更不得了……

梅里库尔　再说，母亲恪守妇道！年已四旬，还那么安分守己！一年半以来，我就没发现她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你做出决定了吗？

德·拉布里夫　我已经安排妥当。昨天我在俱乐部赢的钱，足够买结婚礼物的了：我放点血，其余还欠着……

梅里库尔　不算我，你的债务有多少？

德·拉布里夫　小意思！十五万法郎，我的岳父会给压缩到五万法郎！这样，我还能净剩十万，足够开业，做第一项买卖。我一直讲：只有等身无分文的时候，我才能发财。

梅里库尔　麦卡代可是个精明的人，他要盘问你的财产状况，你想好应付的话了吗？

德·拉布里夫　我不是拥有德·拉布里夫家族的田产吗？在朗德地区有三千阿尔邦① 土地，价值三万法郎，以四万五抵押出去，不还可以估价十万埃居投入任何一桩事业吗？……你想象不出，那块田产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

梅里库尔　你的姓氏、田产和马匹，还可以一箭双雕。

德·拉布里夫　没那么高的奢望！

梅里库尔　这么说，你已经决定啦？……

德·拉布里夫　更何况我想当个政治家……

梅里库尔　的确，你相当机灵，从政没问题。

德·拉布里夫　我先当记者。

梅里库尔　就你，连两行字也没写过。

德·拉布里夫　记者与记者不同，有的写文章，有的根本不动笔。一种当编辑，是专门拉车的马匹；另一种是办报人，是企业主，他们给别人吃燕麦，自己保留资本。我要当办报人。大架子一摆，吩咐道："东方问题……问题很严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会给我们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高声概括一切争论："先生，英国总要捉弄我们！"再不然，回答一位喋喋不休而无人听的先生："我们正走向深渊。我们还没有完成革命阶段的全部演变！"对一位内阁助理人员则说："先生，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能有所作为的。"

---

① 阿尔邦：古面积单位，一阿尔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此公话很少，经常走动，乐于助人，进行一些在位之人不便跻身的活动……自称给一些引人注目的文章定了调子……再者，如果绝对有此必要……那就发表一本黄皮书，阐述某种乌托邦，构思奇巧，笔法遒劲，以致无人翻阅，但人人都声称看过！于是，此公一变而为持重之人，最终成为某个人物，而不是碌碌之辈。

梅里库尔　唉！你的纲领往往能驾驭我们的时代。

德·拉布里夫　真的，我们看到不少明显的例证！比如要吸收您参与政权，今日不必问您能做什么善事，而要问您能干什么坏事！不需要你有什么才能，只要有吓人的本事就成！人们对政治提心吊胆，因为各个小角落都有一堆堆脏衣服，而且洗不净……我已经看透了我们的时代。我在赴宴、赌博、借债过程中，就学了政法课程；我研究了各个小角落，因此结婚之后，就能道貌岸然，换上一副严肃深沉的面孔！我可以选择。在我们法国，道德原则跟饭馆菜单一样五花八门。我要当个社会主义者。我喜欢这个词。亲爱的，每个时期都有些词儿成为野心的万能钥匙！一七八九年之前，人们好自称经济学家；到一八五〇年就说是自由主义者。明天的党称为社会党，也许正因为它是非社会的：须知在法国，应当从反义去理解一个词的真正含义！……

梅里库尔　你的放荡跟放债一样，都收了高利。

德·拉布里夫　你算说对了。

梅里库尔　不过，我们私下说说，你会说的只是化装舞会的行

话，在不会讲这一套的人面前还显得颇有才智。可你将来怎么办呢，总得稍稍懂一点儿才行吧？……

德·拉布里夫　我的朋友，在各种竞争中，无论商业、科学、艺术，还是文学，都必须投资，掌握专业知识，并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亲爱的，在政治上，只要有一个词，就无所不有，无所不通……

梅里库尔　哪个词？

德·拉布里夫　就是这个："我朋友们的原则……我所同意的观点。"——找找看！……

第　六　场

〔梅里库尔，德·拉布里夫，米纳尔（他们互相施礼）。

米纳尔　先生想必就是德·拉布里夫先生吧？

德·拉布里夫　不错，先生。

梅里库尔　他就是女仆对我们说的、追求这家女继承人的小青年。

德·拉布里夫　追求遗产吧……

梅里库尔　可人家为了你拒绝了他……

〔德·拉布里夫举起长柄眼镜打量米纳尔。

米纳尔　您很幸运，先生，有财产的依恃：您得到一位年轻女子的青睐，可以娶她了……

德·拉布里夫　对不起，先生，我相信即使没有财产，凭我本

人也可望美事如愿！……

米纳尔　哼！如果我有您那么多财产！……

梅里库尔　（对德·拉布里夫）可怜的小伙子，他身无长物。

米纳尔　这块无瑕的美玉，我绝不会让给任何人；您有父命为您撑腰。

德·拉布里夫　您呢，先生！……

米纳尔　唉！可惜我无所仗恃，只有我对朱莉小姐的爱情。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麦卡代（上场听了片刻）。

德·拉布里夫　先生，既然如此，我看不出能在什么事情上为您效劳或解忧。

米纳尔　先生，既然我们不期而遇，我就冒昧地对您说：请使她富有幸福。

麦卡代　（旁白）富有，他说什么？他可能全给弄砸了！

〔走上前。

德·拉布里夫　（对梅里库尔）这个小青年挺逗，应当鼓励他，如果我妻子真的丑陋不堪！……

麦卡代　您好，我亲爱的梅里库尔，您见到我夫人了吗？（对德·拉布里夫）女士们怠慢您啦？哦！……梳妆！……（注视米纳尔）米纳尔先生，我原以为您是知趣的人，我们已经谈得相当清楚了。

米纳尔　对不起！先生。

麦卡代　不少事情可以由感情来解释，但是有些高低分寸是不容践踏的……

米纳尔　我理解，先生。

梅里库尔　（对麦卡代）嗳！他并不危险！

麦卡代　（低声对米纳尔）您还不够忧伤。（高声地）再见，亲爱的。（低声地）嘿，倒是叹口气呀！

米纳尔　（对两位年轻人）再见，先生们！（对麦卡代）对丧失幸福的一个人，请宽容一点儿，先生。

〔麦卡代送他出去。

第　八　场

〔除米纳尔外，人物同前场。

麦卡代　可怜的年轻人！也许我的态度太严厉了，我挺可怜他，他十分爱慕我女儿！有什么办法？他只有一万法郎年金和一份差使……

德·拉布里夫　这就不会有什么作为！

麦卡代　日子艰辛啊！哦！他窥见了朱莉的全部价值，由于会献殷勤，他赢得了我夫人的同情，然而他身世不好，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他想父母，可父母却不想他。我真不明白，人处于这种境况，还要追求一个生意老手的女儿。

德·拉布里夫　像您这样的人，绝不会把富有而聪颖的女儿

随便嫁给一个求婚者。

麦卡代　唔，当然不会。不过先生，在女士们到来之前，我们可以谈谈正事。

德·拉布里夫　（对梅里库尔）危机到啦！

麦卡代　您真爱我女儿吗？

德·拉布里夫　非常狂热。

麦卡代　（旁白）这可不妙。（高声地）非常狂热！……太过分，夫妻就难以和美。

梅里库尔　（对拉布里夫）说走火了。（对麦卡代）我朋友爱好音乐，朱莉小姐的歌声使他心荡神驰。

麦卡代　先生听过我女儿唱歌？在什么地方？

德·拉布里夫　在一位银行家的府上，从前的什么……

麦卡代　哦！维德兰！……

德·拉布里夫　维德兰。

梅里库尔　对，维德兰。

德·拉布里夫　朱莉小姐情感多么高雅！……

麦卡代　嗳！只谈情感和理想。我跟得上时代，能理解这个！理想，生活之花！先生，这是对比法的一种效果。做生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讲究实际；同样，在感情上，人们便觉得需要理想了。因此，我去交易所，我女儿就腾云驾雾。她简直是一首诗！……啊！她多愁善感！看得出来，您属于湖畔诗派①……

① 湖畔诗派，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派，以华滋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为代表。

德·拉布里夫　不对，先生。

麦卡代　您若不是追求理想，怎么会爱上朱莉呢？

梅里库尔　(对拉布里夫)向他摆摆理由。

德·拉布里夫　(对梅里库尔)等一等！(对麦卡代)先生，我有雄心……

麦卡代　哦！好多了。

德·拉布里夫　我从朱莉小姐身上，看到一位不同凡响的女子，她才智超人，举止文雅，无论我富到什么程度，她也绝不会有失体统；这是一位政治家的主要条件之一。

麦卡代　我明白您的话！女人总是能够找到的，然而，一位想当大臣或大使的男子，就难得遇见(我们男子汉之间，不妨明讲吧？)合适的雌儿！……您是个有头脑的人，先生。

德·拉布里夫　先生，我是社会主义者。

麦卡代　是什么新企业吗？……现在，谈谈利益吧……

梅里库尔　这似乎是公证人的事。

德，拉布里夫　还是先生说得对，这更是我们的事！

麦卡代　此话有理。

德·拉布里夫　先生，我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德·拉布里夫土地：这份地产属于我们家族已有一百五十年，我希望永远也不会失去。

麦卡代　如今，也许最好有资本。资本就掌握在手中，一旦爆发革命——要知道我们经历了好几场革命，资本能随我们转移到任何地方；土地则不然，人人都可以去捞油水，

土地像个傻瓜，守在那儿干等着纳税，而资本却溜之大吉。不过，这不成其为障碍。土地有多大面积啊？

德·拉布里夫　三千阿尔邦，不包括飞地。

麦卡代　不包括飞地？……

梅里库尔　我是怎么对您讲的？

麦卡代　先生！……

德·拉布里夫　一座古堡……

麦卡代　先生？……

德·拉布里夫　还有盐田，只要当局批准，就可以开发起来，产量一定很高！……

麦卡代　先生！……我们相见恨晚啊！……那片土地靠海边吗？

德·拉布里夫　相距半法里。

麦卡代　它位于？……

梅里库尔　位于波尔多附近……

麦卡代　您有葡萄园吗？……

德·拉布里夫　没有，先生，幸而没有，因为推销酒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再说，栽种葡萄花费很高！……没有！……我的土地只需要极低的花费……由我祖父栽上了松树，他是个非凡的人，具有为子孙造福的献身精神……啊！我的动产您是了解的……

麦卡代　先生，等一等！一个企业家讲话，一件一件要交待得清清楚楚。

德·拉布里夫　（对梅里库尔）哎呀！哎呀！……

麦卡代　您的土地、您的盐田，因为我看盐田可以充分利用！可以组建一个两合公司，开发德·拉布里夫盐田！那价值能有一百多万，先生。

德·拉布里夫　我完全清楚，先生，现在是待价而沽。

麦卡代　（旁白）这句话倒显出一点聪明。（高声地）不过，您负债吗？地产抵押出去了吗？须知表面上完全可以拥有一块土地，而所有权已暗中移到债权人手中。

梅里库尔　我这朋友若不负债，您也不会敬重他……

德·拉布里夫　我开诚相见，先生。德·拉布里夫田产，已经抵押了四万五千法郎……

麦卡代　（旁白）诚实的年轻人！（高声地）您本来可以……（抓住对方的手）我同意了，您将成为我的门婿，是我为女儿选中的丈夫！您还不了解自己的财产！

德·拉布里夫　（对梅里库尔）这未免太顺利啦！

梅里库尔　（对拉布里夫）他看到一项投机生意，便眼花缭乱了。

麦卡代　（旁白）我们可以创办盐田，实行贸易保护制，就会有人来买，我就得救啦！（高声地）请允许我以英国方式同您握手。（他同德·拉布里夫握手）您具备我期待门婿的所有条件。看得出来，您并不像外省产业主那样思想狭隘。我们能够谈得拢。

德·拉布里夫　先生，我也要问问您，您不会介意吧……

麦卡代　问我女儿将有多少财产？哦！她要带着财产权结婚；她母亲将把财产让给她（虚有权），那是仅有二百阿尔

邦的小庄园，但是地理位置优越，在布里地区① 的中心。我给她二十万法郎，做为她的年金，直到您找到一份可靠的差使。要知道，年轻人，千万不要误解，我们将大办企业；我喜欢您，您中我的意。您有雄心吗？……

德·布拉里夫　有哇，先生。

麦卡代　您喜爱豪华，挥霍，您想在巴黎大出风头吗？

德·拉布里夫　是的，先生。

麦卡代　想在巴黎出人头地？

德·拉布里夫　是的，先生。

麦卡代　嘿！您从我眼前走过，我就能看出这一点：我了解人。您的举止，就是自信有前途的人。

梅里库尔　（旁白）这种人往往自视太高。

麦卡代　喏！我已经老了，只好把雄心壮志寄托给另一个我，我将把这光辉的角色让给您。

德·拉布里夫　先生，在巴黎能充当岳父的大有人在，我随便挑选，但还是看中您；您正合我的心愿。

麦卡代　青年人天性要行乐。您和我女儿，你们就大肆炫耀吧！要有座公馆、几辆马车，要举行招待会！朱莉是个聪明的姑娘，扮演这种角色一定很精彩。喂，千万不要效法那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风光几天，随即又一垮到底……但愿您夫人的财产无懈可击！……

梅里库尔　不受袭击。

---

① 布里地区，法国北部的粮仓。

德·拉布里夫　如果不成功呢？

麦卡代　或许过分成功……

德·拉布里夫　总归有口饭吃……

麦卡代　今天，有口饭吃，就意味马厩里养着三匹马，有一座陈设华丽的住宅，能请朋友吃饭，在巴黎意大利剧院还有个包厢。

德·拉布里夫　啊！先生，请允许我以英国方式同您握手……（再次握手）您懂得生活……

麦卡代　（旁白）这未免太顺利了……

德·拉布里夫　（旁白）他是第一个把头伸进我的泥塘里的。

麦卡代　（旁白）他肯接受年金。

梅里库尔　（对德·拉布里夫）你满意吗？

德·拉布里夫　不。我没有看到还债的钱。

梅里库尔　等一等。（对麦卡代）我这朋友未敢启齿，然而他为人十分诚实，不好向您隐瞒，他有几小笔债务。

麦卡代　哦！说吧，先生，我完全理解这种事……喏，闹点饥荒！……有五万法郎吧？

梅里库尔　差不多……

德·拉布里夫　差不多。

麦卡代　这就好像你们夫妇之间要演的一小出滑稽剧；对，就让她做这个人情……况且，我们会还债的……（旁白）以德·拉布里夫盐田股票还债。（高声地）小意思！（旁白）盐田再多估价十万……我就得救啦！……

德·拉布里夫　（对梅里库尔）我得救啦！……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麦卡代夫人和朱莉上。

麦卡代　这是我夫人和女儿。

梅里库尔　夫人，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德·拉布里夫先生，我的一位年轻朋友，他对令爱十分敬慕……

德·拉布里夫　热恋……

麦卡代　（对德·拉布里夫）看得出来，您喜欢西班牙女郎。嗯！这种肤色！是个名副其实的安达卢西亚姑娘，能够抵御生活的风风雨雨！……只有褐色头发的女子……

德·拉布里夫　我就担心是金发！……

麦卡代　我女儿完全适于做一位政治家的妻子……

德·拉布里夫　（戴上眼镜打量朱莉；对麦卡代）穿戴十分考究。（对麦卡代夫人）有其母，必有其女！夫人，我的愿望仰仗您的首肯。

麦卡代夫人　先生是由梅里库尔先生介绍来的，当然受到欢迎。

朱莉　（对母亲）十足的纨袴子弟！……

麦卡代　（对女儿）极为富有！我们都要成为大富翁！小伙子才智过人。好啦！要热情一点儿，必须如此。

朱莉　这个公子哥儿是初次见面，又是您为我选的丈夫，我跟他有什么好谈的呢？

德·拉布里夫　小姐能否俯允我希望您不至于鄙弃我的心愿呢？

朱莉　遵从父命是我的本分。

德·拉布里夫　（旁白）丑妇式的傲慢；这种女人比公爵夫人还要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朱莉　（旁白）他长相好，又有钱，为什么来追求我呢？其中必有奥妙。

德·拉布里夫　（旁白）看我的！（高声地对朱莉）小姐，年轻人往往不了解本人所激发的情感！两个月来，我就渴望有幸向您表示敬意。

朱莉　先生，能够令人瞩目，有谁会比我更感到荣幸呢？

麦卡代夫人　（对女儿）他真不错。

朱莉　母亲，让我来了解我嫁给这位先生能否幸福。

麦卡代　（对梅里库尔）请相信我的感激之情，先生。我们的幸福，是借了您的光，因为女儿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麦卡代夫人　德·拉布里夫先生和他的朋友一定不会客气，赏光在我们这儿吃饭……

麦卡代　吃顿便饭。（对德·拉布里夫）请先生多多包涵！……

麦卡代夫人　德·梅里库尔先生，我们有幅画要押彩，您愿意来看看吗？（对朱莉）我们留下你单独跟他聊聊。

朱莉　谢谢，母亲！

麦卡代夫人　麦卡代先生？……

麦卡代　（对德·拉布里夫）她和所有感情和想象力丰富的姑

娘一样，富于浪漫色彩，因此，请走诗歌的道路。

德·拉布里夫 （对麦卡代）浪漫色彩是现代感情的语法，我能书写出来。简而言之：这是用话语掩饰行动的艺术……

麦卡代 （走开）这个青年真不简单！

第十场

〔德·拉布里夫，朱莉。

朱莉 先生，您不要感到奇怪：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姑娘还要问您感情的依据；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缺乏魅力，因而总有疑心……

德·拉布里夫 您这样谦虚，本身就是一种魅力，小姐！……

朱莉 我若是有倾城倾国之貌，就能找到您爱慕的动机；然而，必须了解我的心才可能爱我，可我们是初次见面……

德·拉布里夫 小姐，有些感情是无法解释的……

朱莉 这么说，您爱我却不知道为什么？……

德·拉布里夫 到了要互相解释的那一天，爱情还存在吗？惟其因为它是不自觉的，才是最美好的情感。因此，我初次见您的时候……

朱莉 啊！这不是初次见面！……

德·拉布里夫 怎么！小姐，我爱上您可有两个月了。在维

德兰先生上次举办的音乐会上，我聆听了您唱歌，您的声音向我揭示了……整个灵魂……

朱莉　我唱什么歌儿啦？您还记得吗？……

德·拉布里夫　（旁白）真见鬼！（高声地）我只保留了印象，非常美妙……

朱莉　这么说，您真的爱我啦？……

德·拉布里夫　小姐，我知道您是极有胆识的人，在情感和思想方面超凡脱俗，尤其博学多才；我也知道您能在巴黎创建一座沙龙，能成为一位政治家的伴侣，请允许我告诉您，在巨富中，不是每个女人都撑得起门面的。不少平步青云的人拖个累赘，错就错在他们走运之初娶了那种姑娘；在政治海洋上，一个女人若不是巨型驳船，那就成为禁止出港的禁令！我曾怀疑能否遇见一位理解并襄助我的前程的女子，后来见到您，心里便想：我能够当大使了。我爱的这位女子，将是俄国派来的女外交家的对手！……

朱莉　（旁白）他们今天全都野心勃勃！……（高声地）这么说，您有雄心与爱情！您的好感也能论证……

德·拉布里夫　（旁白）她并不蠢！（高声地）小姐，爱情的内涵极为丰富！……

朱莉　您的爱情的内涵极为丰富，自然包括献身精神喽……

德·拉布里夫　首先包括献身精神！……

朱莉　这么说，还有我的家庭？……

德·拉布里夫　便成为我的家。

朱莉　什么也阻挡不了您喽？

德·拉布里夫　坚定不移。

朱莉　我爱一位青年，先生。

德·拉布里夫　我见到他了……不瞒您说，正是这事使我担心您的判断力，因为那个小青年根本配不上您……

朱莉　您错了，先生，我只能为巨大的献身精神而舍弃他。好吧！如果您能把我父亲从破产中解救出来，我就爱您……我就会忘却我原以为永恒的那段爱情，我将是最忠诚、最深情的妻子，我……（旁白）噢！我感到窒息……

德·拉布里夫　（旁白）她叫我害怕……她大概是一关一关考验我，如同加入共济会那样……（高声地）但愿我的爱无愧于妻子通常无条件对丈夫所应尽的本分。不过，停止考验一种真挚的感情吧。小姐，在所有的利益问题上，我和令尊大人都已谈妥了……

朱莉　他全对您讲啦？……

德·拉布里夫　全讲了！……

朱莉　您知道他破产了吗？……

德·拉布里夫　破产啦！……

朱莉　（旁白）唔！我得救啦！（高声地）他大约欠三十万法郎。

德·拉布里夫　他……欠……三……

朱莉　您的献身精神哪儿去啦？

德·拉布里夫　（旁白）献身精神！就是娶她……她还真以为别人会就这样把后半辈子白送啦！……

朱莉　难道我不是代价吗？

德·拉布里夫　梅里库尔不可能对我……

朱莉　哦！您并不爱我！……

德·拉布里夫　（旁白）噢！我竟栽进这种小说的创作！（高声地）即使令尊大人欠几百万，我还是要娶您，因为我爱您！哈！您表演得真精彩，我不食言：您将成为迷人的大使夫人……

第十一场

〔朱莉，德·拉布里夫，朱斯丹，皮尔坎。

朱斯丹　（对朱莉）小姐，皮尔坎先生要跟令尊谈谈，（低声地）我看是关于德·拉布里夫先生的事。

朱莉　我父亲在那边呢。（指指旁边的房间）

皮尔坎　小姐，愿为您效劳。

德·拉布里夫　皮尔坎跑这儿来啦！

〔他转过身去，戴眼镜装作赏画。

皮尔坎　（旁白）咦！那不正是米肖南么！……全完啦！我听说他要跟一个有财产继承权的姑娘结婚，特地跑来讨回他的期票呢……麦卡代这个鬼东西真走运，竟把他拉到家里来啦！……

朱莉　（对皮尔坎）您认识这位先生？……

皮尔坎　狡猾的小姑娘！看得出您跟着捣鬼，有意留住他。（旁

白）唔！我应当有个俊俏的侄女！

朱莉　他是谁？

皮尔坎　米肖南！一个难以寻找的债务人。不要放走他，我这就去找商务警察！

朱莉　来抓德·拉布里夫先生？

皮尔坎　对我们就是米肖南！

朱莉　这位先生并不富有？

皮尔坎　克利希监狱[1]的一个猎物，他的家具是在他一个朋友的名下……

朱莉　（笑）哈，哈！

皮尔坎　（旁白）哼！麦卡代骗了我。（对朱莉）陪陪他，您父亲就能偿付我四万七千法郎了，因为，这小伙子一旦锒铛入狱，准能让哪个漂亮夫人给保出来。

〔朱斯丹重上。

朱莉　（旁白）结婚和入狱，多出了一件事！

朱斯丹　（对皮尔坎）您知道，先生正忙于小姐的婚事，请您原谅……

皮尔坎　同谁结婚？

朱斯丹　就是同那位先生啊。（他指了指德·拉布里夫）

皮尔坎　哦！（旁白）两个破产户结婚。这回交易所可有笑料啦！……我得赶紧去。（下）

---

① 克利希监狱是专关押债务人的监狱。

第十二场

〔朱莉，德·拉布里夫。

朱莉　先生，尊姓是米肖南吗？……

德·拉布里夫　对，小姐，这是家姓；不过，我们像许多家庭那样，近十年来改为德·拉布里夫，在后面加上“先生”，听起来很有派头。拉布里夫是我祖父买的一小块风景秀丽的土地……

朱莉　那人说您欠债是真的吗？

德·拉布里夫　哦！极少，小意思；我已经向令尊讲明了……

朱莉　这么说，先生，您是基于爱才要娶我啦？（旁白）逗逗乐子。（高声地）还是为了我的嫁妆呢？

德·拉布里夫　小姐，您会发现我是最懂疼爱又最惹人喜爱的丈夫。我是社会主义者，经营政治的重大利益，全力实现我的雄心，让您掌管……您的财产……

朱莉　嗳！先生，我没有财产……

〔麦卡代上。

第十三场

〔朱莉，德·拉布里夫，麦卡代。

麦卡代　我的女儿，您对米纳尔那个青年的痴情在作祟，促使您诽谤您父亲，促使……

朱莉　促使我开导米肖南先生，他债台高筑，不应当，也不能娶一个没有财产的姑娘……

麦卡代　先生叫米肖南？

朱莉　米肖南·德·拉布里夫……

麦卡代　让我们单独谈谈，我的女儿……

朱莉　（低声对她父亲）皮尔坎去找人来抓这位先生；希望您不会容忍这种事情。我扮演了什么角色啊？……

麦卡代　（掏出怀表）太阳落了！皮尔坎看见这位先生啦？

朱莉　对。

麦卡代　魔鬼来跟我捣乱了。

〔朱莉下。

第十四场

〔德·拉布里夫，麦卡代。

德·拉布里夫　（旁白）一旦举行了婚礼，我岂止是社会主义者，简直变成共产主义者啦！

麦卡代　（旁白）就像在交易所！上了我夫人的朋友梅里库尔的当！看来天主都信赖不得！……

德·拉布里夫　（旁白）还得保持尊严！……

麦卡代　（旁白）他这么干未免轻率。要对他傲慢一些。（高

声地）米肖南先生，您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德·拉布里夫　哪一点呢，先生？我不是对您明讲我负债了吗？

麦卡代　好。负债可以，然而您的土地在哪里？……

德·拉布里夫　在朗德地区。

麦卡代　主要是？

德·拉布里夫　栽种杉树的沙地……

麦卡代　只能用来做牙签？

德·拉布里夫　差不多。

麦卡代　价值？

德·拉布里夫　三万法郎。

麦卡代　抵押出去的款数……

德·拉布里夫　四万五千。

麦卡代　您真有这种本事？……

德·拉布里夫　对。

麦卡代　嘿！还不算笨；那您的盐田呢？……

德·拉布里夫　靠海。

麦卡代　干脆说是大洋喽？

德·拉布里夫　当地人赤口毒舌这么讲，我借款已断然停止。

麦卡代　拿海洋发行股票恐怕也太难了。

德·拉布里夫　唔！毕竟是不能饮用的海水！……

麦卡代　不能饮用，却要让别人喝吗？先生，您我之间不妨说，我觉得您的品德……

德·拉布里夫　够啦！

麦卡代　不端！……

德·拉布里夫　哼！……先生，如果仅仅是您我之间……

麦卡代　据我在一些材料中看到的一份清单，您将全部家具移到一位朋友的名下，您在期票上署名为米肖南，在社交场合又只叫德·拉布里夫。

德·拉布里夫　是啊，先生，这又怎样呢？

麦卡代　怎样？……别人完全可以狠狠地整您一下。

德·拉布里夫　先生，不要做得过分，我可是您的客人……

麦卡代　您以这种狡猾手段，企图混进一个可敬的家庭，骗取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的信任……您还佯装爱我女儿……（旁白）这个青年可以利用，他衣着讲究，仪表堂堂，人又聪明……（高声地）您是一个……

德·拉布里夫　不要讲出来，否则要您性命……

麦卡代　性命！您是我的客人，先生……

德·拉布里夫　说穿了，先生，令爱有嫁妆吗？

麦卡代　先生？……

德·拉布里夫　（旁白）我同他不分伯仲，而我更强大。（高声地）是呀，先生，您有二十万法郎吗？……

麦卡代　我女儿的品德……

德·拉布里夫　哦！您没有二十万法郎吧？那我呢，我把自己宝贵的自由投进来了！难道我本身不是一笔资本吗？您打算骗取一个女婿吗？……

麦卡代　这话可说得过火。

德·拉布里夫　咎由自取。

麦卡代　(旁白)他镇定自若！……

德·拉布里夫　我明白了，您见我没有经验好欺啊。我也可以起诉。

麦卡代　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竟用一片砂地做抵押，借债超过其价值的百分之六十……

德·拉布里夫　用砂子可以造水晶。

麦卡代　好主意！

德·拉布里夫　您瞧，先生，我们的品德相似。(麦卡代欲反驳)嗳！我们私下讲……

麦卡代　(旁白)我要制服他！……(高声地)正是这一点把您蒙蔽了，先生，您是我的债务人，被我拿到了。啊！我手里掌握您签署的四万八千法郎的期票，包括利息和手续费，是皮尔坎转给我的，我可以让您坐上五年牢。

德·拉布里夫　那我还是您的客人。

麦卡代　哦！您还拿这种口吻讲话！怎么，您根本不在乎您借的债、您的签字吗？

德·拉布里夫　您呢？

麦卡代　(旁白)正合乎我的需要！(高声地)确切来说，您究竟到了什么境地？

德·拉布里夫　到了绝境……梅里库尔鼓动我结婚，就是因为除去我的家具的价值，我还欠他三万法郎。

麦卡代　明白了。我并没有闲心向您说教；您更喜欢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

德·拉布里夫　嗳！做我的岳父吧！……

麦卡代　不行，我们俩穷加穷，那就会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还是听我说……

第 十 五 场

〔麦卡代，德·拉布里夫，麦卡代夫人。

麦卡代夫人　（对麦卡代）这位先生还在这儿用餐吗？……

麦卡代　当然了。在困境中，用餐生计谋。（旁白）我得把他灌醉，好摸透他的底。

德·拉布里夫　因为绝望，我反而有了食欲……

麦卡代　用餐！

麦卡代夫人　我听见维德兰的马车声响！

麦卡代　怎么对维德兰讲呢？

第 十 六 场

〔人物同前场，维德兰和身穿礼服的朱斯丹上。

朱斯丹　维德兰先生到。

维德兰　（对麦卡代）我没有携维德兰夫人来，我甚至说不准能否同你用餐。

麦卡代　（旁白）他怒气冲冲。（高声地）把手伸给女士啊！（对他夫人）让我们单独谈谈。（对维德兰）哎！你怎么

啦？……

〔麦卡代夫人和德·拉布里夫先生下。

维德兰　那就是你的门婿？

麦卡代　也是也不是。

维德兰　就这么一桩天赐良缘？

麦卡代　（旁白）他全知道啦！（高声地）我亲爱的维德兰，这桩婚事不办了，我被梅里库尔欺骗啦！梅里库尔！……你了解他和我们的关系吧？然而……

维德兰　然而，没什么然而……今天早晨，你又向我耍你的拿手好戏，你妻子女儿都上了场，好从我手里骗去一千埃居！当时我就有所觉察。哼！这种行径既不正当，又不……

麦卡代　别说了，维德兰！就这样判断受困的人……怀疑他们的一切！……当初我为什么求你帮忙呢？为什么要请你来吃饭呢？如果没有一点希望，我能把这两个女子打扮起来吗？……首先，是谁告诉你朱莉的婚事吹了？……

维德兰　皮尔坎，我遇见他了……

麦卡代　事情传出去啦？……

维德兰　人人当作笑料！你钱包里给你女婿准备的全是债券！皮尔坎对我说，你的所有债权人今天晚上在古拉尔家聚会，明天采取一致行动。

麦卡代　今天晚上！——明天！噢！我听见破产的丧钟敲响啦！……

维德兰　他们要设法把所有投机商赶出交易所。

麦卡代　蠢货！……这么说明天，他们要把我抓起来？

维德兰　推上囚车，押往克利希监狱！

麦卡代　投机商的柩车！去吃饭吧！

维德兰　这顿饭要价太高，我吃了会消化不良！谢谢！

麦卡代　明天交易所将承认，麦卡代是它的一个主宰！来吃饭，维德兰，来吧，别害怕。（旁白）瞧我的！（高声地）是的，我的债务全要偿还！麦卡代公司要拥有几百万！……我将成为商界的拿破仑。

维德兰　什么人啊！

麦卡代　而且不会经历滑铁卢战役。

维德兰　军队呢？

麦卡代　哎！……我偿付啊！对一个连声说“请到帐房”的商人，别人还能讲什么呢？……

维德兰　那我就吃饭，不胜荣幸。“投机大师麦卡代图斯万岁！”①

麦卡代　他自找的！……明天，我不是坐到数百万法郎的宝座上，就是躺到塞纳河潮湿的衾被里！

---

① 原文为拉丁文，故戏称“麦卡代图斯”。

第四幕

第一场

〔麦卡代，朱斯丹。

麦卡代　（摇铃）首先要弄清我的措施所产生的效果……

朱斯丹　先生？……

麦卡代　朱斯丹，我希望戈多先生到达的消息不要透露出去……

朱斯丹　噢！先生，那可完了……布雷迪弗先生已经走了……夜里两点钟，大马车驶进院子时的隆隆声吵醒了所有的人，布雷迪弗先生头一个醒来！一开始，他还以为先生要启程去布鲁塞尔呢……

麦卡代　算了吧！我付……

朱斯丹　耽误先生事儿啦！

麦卡代　你已经把自己当作我的秘书了！……我原谅你，朱斯丹，因为你理解我！……

朱斯丹　先生，这辆车溅满了泥水，不过，格吕莫老头注意到车里没有行李……

麦卡代　戈多要来向我补赎过错，心情非常急，干脆把行李撂在勒阿弗尔了。他从加尔各达满载而归；不过他妻子还留在……是的，他同那女子有了个孩子，终于娶她为妻；那女子也很忠诚，陪他回来……

朱斯丹　幸而先生通宵工作，才得以……

麦卡代　接待戈多！代替您的工作！……昨晚您大吃大喝！醉成一摊泥，朱斯丹先生！……

朱斯丹　我们只把剩下的酒喝了！……

麦卡代　如果你能让人相信戈多连影子都没有，我那些债主就不会逼得那么紧了，我就可以同他们讨价还价，讲些接受得了的条件……

朱斯丹　他真油啊！如果这个人不发财，那可邪门啦！

麦卡代　派格吕莫老头去找我那上当受骗的经纪人……

朱斯丹　去找贝尔旭！圣多马修女街……对那人，格吕莫老头会说出戈多先生到达的消息吗？……

麦卡代　朱斯丹，你准能发财致富。干吧！注意，别让任何人打扰我，等我摇铃叫你再来。

第　二　场

〔麦卡代。

麦卡代　（独白）穆罕默德① 有了三个诚心诚意的同伙（极其

① 穆罕默德（约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

难得），就赢得了万民拥戴！我已经有了朱斯丹。第二个呢？……那可是骗不了的！别人若是相信戈多到了，我就能争取一星期，在还债方面，能拖一星期，就能拖两星期！今天上午，我要抢在维德兰前头，过一会就以戈多的名义，以三十万法郎股金买下“下安德尔公司”。维德兰以为我无力与他竞争，也无意拉我参与这项生意，可是等他再下手，这家伙肯定会把股票价抬起来！……况且，昨天夜晚，我以好几位股东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布由于维德兰花钱买通而推迟的报告……贝尔旭会把这封信投到所有报纸上发表；用不了多久，股票的价格就会比面值增长二十个百分点：我能获利六十万，这样，三十万付本金，其余三十万打发我的债权人。对，我的戈多还得从他们手中抠出一小笔回扣：四万法郎。我一从债务下解放出来，就成为此地的国王！（神态威严地踱步）我真胆大包天！……亲自到香榭丽舍的一家车场租了一辆车，就好像要连夜启程！我回来守望，可是那个混蛋车夫，一个劲表示感谢，差点儿把整个事情搞砸了。小费给的太多啦！是个差错！喂，咱俩较量较量吧！（他推开房门）米肖南！商务警察来啦！……

第　三　场

〔麦卡代，德·拉布里夫（惊慌上场）。

麦卡代　放心吧！……只是让您清醒清醒！……

德·拉布里夫　先生，宴席对我神态的作用，就像风雨洗涤田野，能使之清新，一片绿意，同样，思想也会活跃起来，心窍大开！……在各种各样的 In vino varietas① 上！……

麦卡代　亲爱的朋友，昨天我们谈生意，可惜中断了……

德·拉布里夫　岳父，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确认我们的公司已无力践约……我们将要……(以幕后的说法)被处决。您不幸做了我的债权人，而我有幸成了您的债务人，欠您四万七千二百三十三法郎零几个生丁……

麦卡代　您的头并不沉重！

德·拉布里夫　没有沉重的东西！无论是口袋里还是良心上！我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我吃掉自己的财产，就是让巴黎所有商人，甚至让不认识的商人赚了钱！我们，是废物！……我们，游手好闲！算了吧！……我们推动金钱的流通……

麦卡代　以流通的金钱推动！

德·拉布里夫　对，我没有钱的时候，付价更高：难道这不是敬重金钱吗？人们奉金钱为神灵，我也没有侵占敬神的费用！……

麦卡代　哦！您的智力倒很健全！……

德·拉布里夫　除此以外，我别无长物啦！……

麦卡代　这就是我们的造币厂。喂，鉴于您的现状，我说话简

---

① 拉丁文：饮宴。

短些。

德·拉布里夫　那我就坐下了，爸爸！按照我们“骑士”的说法，您此刻的神情，完全像您踩到了自己的缰绳！

麦卡代　做生意，人人有权见机行事……（德·拉布里夫点头）过分机灵绝非不正当，不正当绝非有手腕，有手腕绝非不诚实，然而这一切，却好像都装入观剧镜筒里……

德·拉布里夫　（旁白）他给我灌迷魂汤不是为我呀！

麦卡代　总之，差别细微难辨，只要掌握分寸，不越雷池一步，如果成功……

德·拉布里夫　唔！真的，成功……我已经说过，而且言中了……成功往往是个大无赖！……

麦卡代　我们的思想一拍即合！

德·拉布里夫　先生，在我们这个领域内，许多人看法都差不多。

麦卡代　我看您在危险的半坡上，正滑向愚人指责投机商的这种大胆的机灵！……您咬了酸果，即令人陶醉的巴黎行乐。虚荣已将铁爪深深插进您的心脏！您在生活中，已把奢侈当成形影不离的伴侣！对您来说，巴黎始自星形广场，终于赛马俱乐部！对您来说，巴黎就是人们大谈特谈或绝口不提的女人世界……

德·拉布里夫　哦！对。

麦卡代　这是报界、戏剧界、以及政界幕后——人人争相捕鱼的汪洋大海里聪明人的快活天地！要么继续这种生活，要么自杀，一枪让脑袋开花……

德·拉布里夫　不！我要继续这种生活，而不……

麦卡代　您觉得自己有这份才华，能支撑门面，穿着锃亮的皮靴应付您腐化的生活吗？能以您的财力和智力控制聪明人吗？您始终有这份才干，能绕过四十苏食堂和克利希监狱，这两个吞没绅士派头的岬角吗！……

德·拉布里夫　好家伙，您像窃贼一样潜入我的意识中，您简直成了我的思想！您有什么吩咐吧？

麦卡代　我要挽救您，让您进入商界。

德·拉布里夫　从何而入？

麦卡代　请当一个不惜为我丧失名誉的人……

德·拉布里夫　当替身的稻草人可能被烧掉……

麦卡代　那就成为不可燃烧的。

德·拉布里夫　您打算怎么分成呢？

麦卡代　试试看！在我所处的困境中为我效力，我会还给您……您那四万七千二百三十三法郎七十九生丁……咱们私下讲，真的，只需要灵巧……

德·拉布里夫　用手枪，用剑……

麦卡代　用不着杀人。恰恰相反……

德·拉布里夫　这我干得了。

麦卡代　要让一个人复活。

德·拉布里夫　这我就干不了啦！我亲爱的朋友！接受遗赠财产者、阿巴公的钱箱、斯卡纳赖尔的驴骡①，总之，旧戏

---

① 均指莫里哀戏剧中的人物和事件。

中令我们发笑的所有闹剧，同今天的现实生活很难合辙了。现在让警官参与生活，而且自从废除特权之后，再也无人痛打警官了。

麦卡代　在克利希坐五年班房，嗯？多重的判决啊！……

德·拉布里夫　总之，这取决于您让这角色干什么！……因为，我的名誉毕竟完好无损，值得……

麦卡代　您想更好地投放，其实，我们特别需要这种名誉，因而不能不利用它的全部价值。喏！我只要不垮台，就有权创建企业，开办公司。别人侵吞了我们的溢价。由于股息病，两合公司也纷纷断气了；然而，我们的智慧总胜过法律一筹！投机永远也扼杀不了。我看透了这种年头！如今，只要证券可望立即赢利，无论什么生意，哪怕是子虚乌有，也是做得的！有人出卖未来，如同彩票兜售千载不逢的机遇的梦想。助我一臂之力吧，我好能一直坐在交易所这个不散的宴席上，我们将山吃海喝，吃饱餍足！要知道，寻求几百万的人真要得到固然很难，但是不去寻求的人却从来不曾得到过……

德·拉布里夫　（旁白）可以同这位先生合伙！

麦卡代　怎么样？

德·拉布里夫　我那四万七千法郎，您还给我吗？……

麦卡代　Yes, Sir①！

德·拉布里夫　我一定非常机灵！

---

① 英文：是的，先生！

麦卡代　嗬！嗬！……有手腕！不过，照英国人所说，这种手腕将符合法律！

德·拉布里夫　干什么呢？

麦卡代　充当在美洲的叔叔一类的角色，一个在印度的合伙人。

德·拉布里夫　就这点事儿啊！

麦卡代　您在股票跌价时买入，涨价时卖出。

德·拉布里夫　就凭一张嘴！

麦卡代　我有代表公司的签字！我的合伙人，我们始终是合伙人，他在一八三〇年取走我的股金时，曾在票据背面签过字，如今我完全有权利用签字来搞搞他……

德·拉布里夫　嗯，当然啦！……

麦卡代　既然谁也找不到您，也就没人认出您来……

德·拉布里夫　何况，我尽过力后，换回那四万七千二百三十三法郎七十九生丁，就不再是那个人物了。

麦卡代　有动静？朱斯丹在偷听！（提高嗓门）进去吧，戈多，你要坏我的事。好啦！休息吧！……

〔他把德·拉布里夫推进房间。

第　四　场

〔麦卡代，朱斯丹，贝尔旭。

朱斯丹　（隔着房门）先生，贝尔旭先生来了。

麦卡代　(打开门)您好，贝尔旭。昨天，下安德尔公司的股票下跌了。

贝尔旭　大幅度下跌！维德兰先生让人卖了一些，比原价低百分之二十五！今天上午，不知会惊慌混乱到什么地步！

麦卡代　如果在小交易所，这些股票比昨天的行情再下跌百分之十五，我就买下两千股。

贝尔旭　(掏出小本计算)那就是三十万法郎。

麦卡代　跟我的计算相同！价钱翻一番，那就是六十万法郎。

贝尔旭　付款期限，您如何向我交保证金呢？

麦卡代　保证金！……算了吧！我可是实打实地进行交易。把股票拿来，我付钱嘛！

贝尔旭　鉴于您目前的处境，您显然是替戈多购买。

麦卡代　戈多！

贝尔旭　我知道他回来了……

麦卡代　嘘！万一别人知道……我就完了。是谁告诉您的？

贝尔旭　您的门房，我的职员从他嘴里套出话来。

麦卡代　哎呀！我疏忽了，没有用一枚金币堵住他的嘴。

贝尔旭　嘿！把他的马车打发到一家车场去。如果您的债权人(不过我明白，您要偿清债务)，他们若是看见了马车，那可就不肯通融了……

麦卡代　嗳！能拿到现钞，他们就肯做出些小小的牺牲。活钱啊！……

贝尔旭　是啊，现金偿付！……(旁白)同这个怪家伙打交道总能捞点油水……态度要明确。(高声地)喂，麦卡代，您

说是不是给戈多办的？……

麦卡代　（旁白）算了吧！嘘！……

贝尔旭　让他给我个指示就成啦！

麦卡代　（旁白）得救啦！（高声地）他正睡觉，等他一醒来，您就会得到指示……

贝尔旭　成交了。古拉尔和另外两个投机商委托我不惜代价抛出去。

麦卡代　期限……

贝尔旭　十天。

麦卡代　好吧！把股票送给杜瓦尔，因为，亲爱的，戈多给我难堪，让杜瓦尔当他的现金提供者……

贝尔旭　（旁白）他做得对呀！

麦卡代　这可不怎么地道，不过，我能说什么呢？他对我一片好意！……一个字也不要提啦！……我们又要做生意啦！……看来从现在到年底，我们能有十万法郎的经纪费……

贝尔旭　我本人能买入下安德尔股票吗？

麦卡代　（旁白）又一个诚心诚意的同伙！（高声地）行啊！但是，要在小交易所狠狠煞价！……对了（他给对方一封信），这封信送给所有的报纸，您一旦买入就刊登出来……您我私下讲，大交易所一开盘，就会上涨十五个百分点！戈多返回一事替我保密，矢口否认……（旁白）他会到处张扬！

第 五 场

〔麦卡代夫妇。

麦卡代 （旁白）唔！我妻子来啦！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容易坏事，她们神经脆弱！（高声地）你要干什么，麦卡代夫人？你面无血色……

麦卡代夫人 先生，您本想借助朱莉的婚事巩固您的信誉，安抚您的债权人，然而，由于昨天的变故，您反要受他们的摆布……

麦卡代 嗳！您呀，还不清楚！……

麦卡代夫人 我能帮帮您吗？

麦卡代 （旁白）我口气要粗暴点儿，摆脱她的纠缠。（高声地）帮忙！就您！这一年半以来，您经常同梅里库尔出去散步，却不了解他的性格：他不是有钱，不是米肖南的债权人吗？……您一辈子也只配当一个好女佣！……帮帮我？……啊！是呀，喏，外面天气好极啦！叫一辆漂亮马车，你们母女穿戴起来……穿过布洛涅树林，到圣克卢用午餐！这样，您就帮了我最大的忙了……

麦卡代夫人 （旁白）他在算计他的债主们，我要了解全部情况。

第 六 场

〔人物同前场，朱莉和米纳尔先后上场。

麦卡代 （对经过前台的女儿）您就这样各个房间窜吗？我要跟我的债权人单独呆在这儿……

朱莉 （返回，身后跟随米纳尔）父亲，是……米纳尔来了。

麦卡代 怎么，先生，您还来向我女儿求婚吗？

朱莉 对，爸爸。

米纳尔 是的，先生。我向九年来做我养父的杜瓦尔先生表白了我的爱情，他是看着朱莉小姐长大的，因此特别赞同我的选择。他说："她跟她母亲一样玉洁冰清，品行端正，是个不贪图富贵的人……"当初我怕她受穷，现在朱莉小姐宽恕了我……

麦卡代 当初您做得对。我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家产的人……

米纳尔 可是，先生，我原先不知道，我有一小笔财产……

麦卡代 哦！咦……

米纳尔 我母亲把我托付给他时，给了杜瓦尔一笔钱。好心的杜瓦尔没有用来抚养我，而是拿去生利。结果，一小笔资金如今增加到三万法郎……得知您有燃眉之急，我请求杜瓦尔先生把这笔钱交给我，现在给您带来了，先生，因为有时先付点款，就能解决……

麦卡代夫人 （擦眼睛）好心肠的年轻人！……

朱莉 （握住米纳尔的手）好，好，阿道尔夫！……

麦卡代 三万法郎！……（旁白）买了维德兰煤气公司股票，就能赚两倍的钱，这事儿有办法搞成！不好！不好。（对米纳尔）孩子，您处在勇于献身的年龄……如果我能用三万法郎偿还十万埃居，那么法兰西、我本人，以及许多人都会富起来……不行！您留着这笔钱吧。

米纳尔 怎么！您拒绝我？

〔麦卡代夫人拥抱他。

麦卡代 （旁白）我得让他们耐心等一个月。我要以大胆之举，使熄灭的证券复苏；然而，用这些可怜的孩子的钱，我实在不忍……流着眼泪数不准钱……只有用股东的钱才能赌得漂亮……不，不行！（高声地）阿道尔夫，您可以娶我的女儿。

米纳尔 啊！先生……朱莉，我的朱莉！

麦卡代 但要等她有了三十万法郎的嫁妆。

米纳尔 噢！先生，您把我们扔到哪儿啦？

麦卡代 （旁白）那两千股，只有等比面值上涨二十五个百分点，我才出手……（高声地）过一个月吧，如果那时您想帮我的忙……（米纳尔递上皮包）您可要夹紧这个皮包。好啦！把我夫人和女儿带走吧。（旁白）多大的诱惑啊！我顶住了。这步棋不对。总之，如果这次生意垮了，我就拿这一小笔资金去为他们赢利，替他们经营他们的资本……我可怜的女儿得到真心的爱……金子般的心啊！亲爱的

孩子，我要使他们发财致富……得去通知我那戈多。（下）

第　七　场

〔麦卡代夫人，朱莉，米纳尔。

米纳尔　我多希望补赎我的过错！

麦卡代夫人　啊！阿道尔夫先生，患难时期，至少能识别真正依恋我们的人……

朱莉　我不向您道谢，因为，我为此有一生的时间！阿道尔夫啊，此刻我很自豪，唔！非常为您自豪，对心灵来说，这一刻宛似钻石，将在家庭节庆中闪闪发光。

麦卡代夫人　啊！我亲爱的孩子们！……如果您父亲同意还债，并放弃经商去乡下居住，我们何尝不会生活幸福呢……唉！我多么向往一种清白恬淡的生活！我多么腻烦这种虚假的奢华，腻烦豪富与穷困的这种交替，这正是投机交易的地牢！

朱莉　放心吧，妈妈！我们一定能战胜交易所！

麦卡代夫人　要使你父亲改弦易辙，必须通过我不希望发生的变故！……哎！他最凶的一个债主来了，这人总是威胁，大喊大叫……

第　八　场

〔人物同前场，古拉尔上。

古拉尔　夫人，请原谅打扰您，无事不敢相扰，我前来听候我的朋友麦卡代的调遣……

米纳尔　（对麦卡代夫人）他倒非常客气。

朱莉　（对她母亲）我父亲可能找到了财源……

麦卡代夫人　（旁白）我正担心这样。（对古拉尔）他这就来，先生。

古拉尔　我已然了解，你们有了喜事，买卖面貌一新了。

朱莉　哎！先生，请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我们还一无所知！

古拉尔　（旁白）她好机灵啊！……

麦卡代夫人　先生，恳求您告诉我们，发生什么情况啦？……

古拉尔　他的合伙人戈多到了。

麦卡代夫人　啊！先生！我的女儿！……阿道尔夫！啊！真是大喜事！……先生，您见到戈多啦！他发了财回来啦？……

古拉尔　您完全清楚，他就在贵府下榻……你们设宴为他接风，可惜他到得太晚了……

麦卡代夫人　戈多到舍下！……昨天夜晚？

古拉尔　嗳！我见到他的马车了。

朱莉　对，妈妈，昨天夜晚驶来一辆马车……

麦卡代夫人　先生，昨天夜晚我家没来客人，我向您保证……

古拉尔　很好，夫人，您对麦卡代先生的利益真是心领神会！……他把您培养出来了……

麦卡代夫人　先生……

古拉尔　不过，他总不能把戈多一直藏着，不让我们见面！……我们就等上……一个月，如果需要的话。何况，这消息在小交易所人所共知，今天早晨，他的所有债权人都在那里相聚了。戈多买了两千股下安德尔的股票……出师不利，显然他刚从印度回来，还摸不准位置！

麦卡代夫人　先生，您这是对我讲希伯来语……

古拉尔　好吧！我这就对您讲法语。听我说，夫人，如果您愿意帮我想法同戈多合作，我就在债务方面做出一点点牺牲……

朱莉　先生，我们母女恐怕根本不懂生意吧？……

古拉尔　（旁白）这家伙可真会利用他妻子！母女二人装出的天真样子多像啊！我应当结婚！……

麦卡代夫人　（对古拉尔）先生，我去把我丈夫给您叫来。（对女儿）我担心你父亲太大胆了……怪不得他要把我们打发走，是怕我们碍事。哼！这回，我可要监视他的交易活动。

〔朱莉和她母亲下。

第　九　场

〔古拉尔，米纳尔。

古拉尔　听我说，先生，我知道您要娶麦卡代小姐，是杜瓦尔告诉我的。杜瓦尔老头知道戈多到了，才劝您同意这桩

婚事，因为戈多只信得过杜瓦尔，贝尔旭什么都了解！

米纳尔　是您告诉我戈多先生到达的消息。

古拉尔　好！您已经把自己看成是这家的成员，您也参与其谋，保守秘密！……那好，喏，这也符合麦卡代的利益：告诉戈多，如果他肯付现金，我可以下浮二十五个百分点……

米纳尔　先生，我还没有丝毫权利照管麦卡代先生的生意，他会认为，我相信，他会认为我这样很不好……况且，他本人来了……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麦卡代和朱斯丹先后上。

麦卡代　我亲爱的阿道尔夫，女士们在等您。（低声地）带她们去郊外用午餐，如若不然，您休想要朱莉。

米纳尔　我照办……（下）

麦卡代　怎么样，古拉尔，昨天有人告诉我，你们一致决定要我递交资产负债清单！您断言我是个皮包商……

古拉尔　您！巴黎最有本事的一个人！只要有一百万就能赚几百万的一个人！

麦卡代　你们不是聚会要……

古拉尔　要讨论如何帮助您！我亲爱的朋友，只要您愿意，我们可以等待……

麦卡代　事后送个空头人情！不过，亲爱的，我还是感谢您，就当这话是您昨天上午对我讲的……（朱斯丹上）有什么事，朱斯丹？

朱斯丹　（低声地）先生……维奥莱特先生说，如果我能安排他和戈多先生谈谈，他就给我六十法郎……

麦卡代　六十法郎！……（旁白）是他窃取我的！……

朱斯丹　先生不愿意捞不到这钱吧？……

麦卡代　让他收买你！……你有长进，很像个秘书……这家伙我也留给你……拔他毛……

朱斯丹　唔！狠狠地拔！……

麦卡代　古拉尔！我告便，可以吗？……朱斯丹刚才告诉我的事，我要记上一笔……（下）

第十一场

〔古拉尔，朱斯丹。

古拉尔　我明白了……

朱斯丹　先生多精明！……

古拉尔　维奥莱特来了，他给你多少钱，让你安排他跟戈多先生谈话？

朱斯丹　先生知道戈多先生？……没有，他没给我一文钱……

古拉尔　那他给你什么啦？

朱斯丹　要我背叛主人，而主人一再叮嘱我保密，不要泄露戈

多来了……管他呢！给十路易金币。

古拉尔　小伙子，给你十五个路易！

朱斯丹　（旁白）嘿！戈多先生若能经常来多好！……

古拉尔　不过，我要头一个见他！……七万五千法郎的债务。

朱斯丹　如果先生愿意到一间黑屋子里，同维奥莱特先生一起守候，等到戈多先生吃午饭时，我就去通知您，因为我家主人要他在这间客厅用餐。

古拉尔　好！（下）

朱斯丹　他们都要进去，就像把鱼放进鱼塘，我要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全塞进去……

第十二场

〔朱斯丹，麦卡代。

麦卡代　怎么样！

朱斯丹　我等候先生的示下，好让他见戈多先生。

麦卡代　去吧，小伙子，尽可收钱，千万不要听戈多和我要谈的话……（旁白）他准会把耳朵贴到门上！

第十三场

〔麦卡代，继而德·拉布里夫上。

麦卡代　（独白片刻）真可怕，他多像戈多，正是我想象他旅居印度近十年之后的模样……过来吧……

德·拉布里夫　（乔装打扮）噢！我亲爱的朋友！巴黎的气候多恶劣！……如果我儿子不在这里，我绝不会回来；然而到时候了，该告诉这可怜的孩子他父母已经结婚了……

麦卡代　（把房门弄出声响，摇铃）嗬！您演过戏怎么着，化妆可真身手不凡啊……

德·拉布里夫　一八二七年我初入社交界，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侯爵夫人府上；她喜欢扮演年轻的女主角，她的庄园在都兰地区，有一个小剧场。

〔朱斯丹上。

麦卡代　要火！给先生点水烟袋。你照看一下，把先生的茶点摆在这张圆桌上。

朱斯丹　先生，皮尔坎企图买通格吕莫老头儿……

麦卡代　等我妻子女儿一出门，就放进来吧。

〔麦卡代点燃水烟袋。

朱斯丹　他把他当创业人一样侍候……

〔朱斯丹摆午点。

麦卡代　给杜瓦尔写封便函，求他助我一臂之力。他是个十足的清教徒。没关系！他既然对朱莉感兴趣，就会来搭救我。（他在近台写信。对朱斯丹）让格吕莫老头把这封信送交杜瓦尔。（朱斯丹下）多大的胆量啊！万一下安德尔股票的行情还低于票面价值呢？……

德·拉布里夫　是啊，那我们会怎么样呢？

麦卡代　管他呢！碰运气，百分之五十成功，百分之五十失败。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古拉尔和维奥莱特上。

古拉尔　（对维奥莱特）我跟您怎么说的！……他把他当成一笔储备资金一般照看……

维奥莱特　我亲爱的麦卡代先生……

麦卡代　对不起！我正在谈生意……

古拉尔　我们知道同谁……

麦卡代　哦！我看您猜不出来……

维奥莱特　正是亲爱的戈多先生……

麦卡代　天方夜谭！维奥莱特老伯，我向您宣布，这位先生不是戈多。我请古拉尔为这一声明作证……

古拉尔　（对维奥莱特）他说假话不亚于广告单；不过在生意上，这是允许的。

维奥莱特　缺少这一点，商业就该出毛病了……

古拉尔　不管怎样，这位先生酷似戈多，我认出他来……喂，麦卡代，不要矢口否认了……

麦卡代　我并不否认戈多……（提高嗓门）对戈多这个人，当初我完全误解了，我希望能向全巴黎人宣布，正直、高尚、善良的戈多，充满魄力的能人，他不可能在路上，也不可

能快要到达了。

维奥莱特　我们已经知道，他从加尔各答回来了。

古拉尔　携带财富……

麦卡代　难以计数！

古拉尔　大喜事！……据说他成了大富翁！

维奥莱特　怎样才能跟一位大富翁讲话呢？

麦卡代　（对走上前来的维奥莱特）嗳！不要跟他讲话……我怎么能让我的债权人……打扰他呢？

古拉尔　（一直溜到德·拉布里夫面前）阁下！

麦卡代　古拉尔，对不起！……我不能容忍……

维奥莱特　真成了一个地道的印度人。

麦卡代　他变化很大！印度对旅居那里的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您明白！……霍乱、骨疽、辣椒……

古拉尔　（一直溜到德·拉布里夫面前）请付给我您的朋友欠我的债款，我让二十个百分点。

德·拉布里夫　您带来证券了吗？

麦卡代　嗳！古拉尔。

古拉尔　我的朋友，他巴不得偿付……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麦卡代夫人上。

〔当她打开房门时，可以望见外面聚了一群债权人。她示意陪同她的朱莉和米纳尔去她房间，二人照办。

麦卡代　（旁白）好嘛！她要来一个愚蠢的正直之举，从而要我的老命……

麦卡代夫人　（对两个债权人）先生们，停止！……麦卡代先生受了一出恶作剧的愚弄，（注视拉布里夫）但愿这不会损害你们的利益……

古拉尔　夫人……

麦卡代夫人　这位不是戈多先生。

麦卡代　夫人！……

麦卡代夫人　（激烈而威严地对麦卡代）先生，您被一个阴谋家欺骗了……

维奥莱特　怎么回事，夫人？……

麦卡代夫人　先生们，我不想讲这种行径是什么性质，如果这件事你们保持沉默，那就会偿付你们……

古拉尔　请问由谁偿付，亲爱的夫人？

麦卡代夫人　杜瓦尔先生！……

〔两名债权人凑在一起商议。

麦卡代　（旁白）她行……真行！……

麦卡代夫人　今天晚上去他家吧，你们会在那里见到我，麦卡代先生的所有债权人都会得到满足。

维奥莱特　哦！既然如此！……

〔维奥莱特和古拉尔下。

第十六场

〔除古拉尔和维奥莱特之外，人物同前场。

德·拉布里夫　您知道吗，夫人，如果您不是女流……我正是德·拉布里夫先生。

麦卡代夫人　您，是德·拉布里夫先生？不对，先生……

麦卡代　她真有胆量！我当刮目相看。

德·拉布里夫　怎么？我不是我本人啦？

麦卡代夫人　先生，德·拉布里夫先生是个年轻人，昨天晚餐时我得以评断。他知道只要承认债务，并努力偿还，借债的人绝不会名誉扫地；他有荣誉感，会偿还债务的，因为他还有远大前程，人也极聪明，岂能一步走错，永远断送自己的前程，干出法庭可能……

德·拉布里夫　夫人，我的确是……

麦卡代夫人　先生，我不想了解您是何许人！然而，不管您是谁，我相信您一定会珍视我让您悬崖勒马的劝告。

德·拉布里夫　夫人，是您丈夫把我推到悬崖边上，他答应还给我阻碍我前途的期票……

麦卡代夫人　先生，我丈夫是个正派人，他肯定能把期票还给您！……我们有您一句话就行了，您以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之后，再偿清不迟。

德·拉布里夫　啊！夫人，您的话使我心明眼亮！我正是德·

拉布里夫先生：这就是向您表明，从此刻起，我要勇敢地投入工作正道。

麦卡代夫人　正道，先生，名誉之道，是崎岖难行的，然而，您的全部奋斗自有天助！……

麦卡代　（旁白）这样就有信誉啦！年轻人，要倚重这一点！

德·拉布里夫　如何感激呢？有生之年，我一定报答您的再造之恩。

〔他钦敬地吻了吻夫人的手，向麦卡代点头招呼一声，便回到麦卡代的卧室。

第十七场

〔麦卡代夫妇。

麦卡代　好啦！只剩下我们啦！这回您使我破产了，夫人！本来，我的债务就要奇迹般地偿还啦！您一定找到了，不说是波托西[1]吧，恐怕也是法兰西银行印钞票的铜版吧？

麦卡代夫人　没有，先生，我找到了名誉。

麦卡代　哈，哈！名誉由财富陪伴着吗？

麦卡代夫人　嗳！别嘲笑了，先生。我是个可怜的女人，除了良知没有别的学问，但是我预感到您要拿名誉去赌博，这种预感使我们看清了与我们同姓的这个男人的利益所

---

① 波托西，玻利维亚的一个省，有银矿。

在。恕我直言，我认为非但不能赢得财富，反而要丧失名誉。我愿意看到您保持正直、诚实、勇敢的品德，总之，保持您迄今为止所具有的全部品德。

麦卡代　迄今为止我一直站立着，而经您这一击，我和海地公债价值一样低了。

麦卡代夫人　先生，您会说这完全是妇人之见，但是请赏脸听我讲！我大概还有二十万法郎的财产，您就拿去偿还您所有的债主吧。

麦卡代　以后呢？我们就要同西班牙一样穷啦？

麦卡代夫人　我们将倍受尊敬。

麦卡代　然后呢？

麦卡代　您女儿女婿、您妻子，还有您，先生，我们就工作吧！……对，我们用阿道尔夫的那一小笔资金重新生活，挣的钱足够维持小康，虽说不可能发财，但总算美满……进行投机交易，先生，有上千种发财的方式，但我知道只有一种是好的，正派的资产者永远也不应当丢弃的，那就是靠劳动，靠诚实积累财富，而不是靠诡计……耐心、明智、节俭是家庭的三种美德，能保住三者所给予的一切。不要犹豫，先生。您身边有爱您并敬重您的妻子，有爱戴您的孩子们：让我们永远尊敬我们所爱的人吧……离开这种尔虞我诈的环境，离开这种再也唬不了人的虚假奢华吧。我们哪怕只有面包，吃着也舒心，不像在盛宴上边吃珍馐美味边嘲笑破产的股东那样，会卡在喉咙里。

麦卡代　（旁白）只要有一次承认你的妻子有理，你在夫妇生

活中就永无地位了。女人们以慷慨大度自诩，然而，她们的慷慨如同四度热病，是有间断性的。

麦卡代夫人　您还举棋不定！……

麦卡代　您以善良的愿望，破坏了我终于找到的发财机会……您还想要我感激您！您居然要审判我？……

麦卡代夫人　不，先生，我并不想审判您……（旁白）噢！什么念头！（高声地）在这件事情上，让我征询两个人的想法，他们正直纯洁的心十分高尚，还没有沾染世俗气。劳驾，您先回书房呆一会儿。

麦卡代　也好！……（旁白）我可以考虑考虑应当怎么办。

第十八场

〔麦卡代夫人，继而朱莉和米纳尔上。

麦卡代夫人　过来，孩子们……

米纳尔　我们来啦！什么事儿？

麦卡代夫人　朱莉父亲的处境，比我想的还要险恶，正如他说的，这次不获胜，毋宁死。不过，他若是多用计谋，大胆行动，就能偿清债务，在短期内发财。这个十分大胆的计划若取得成功，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智慧。如果人人都相信戈多已经回国，如果您，阿道尔夫，乔装打扮成戈多……（米纳尔意欲反驳）麦卡代先生就能以他的名义买进股票，从他的债权人那里争取大幅度的折扣。股票价

必定上涨，短时间内就能全部付清购买股票的钱款和债务……我们还需要杜瓦尔先生的支援……

朱莉　噢！妈妈！您对我父亲的感情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对不起，他不可能有这种计划，我也不会嫁给阿道尔夫，如果他……

米纳尔　好！朱莉！……（他吻朱莉的手）夫人，要我拿出性命和我拥有的一切吧！……然而，同流合……唔！我去恳求麦卡代先生；您想一想，夫人，您要我干的是什么？……这是一种……

麦卡代夫人　（急忙接话）一种诡诈行为！

米纳尔　还要糟糕！假使完全得逞，照样名誉扫地！……这是……

朱莉　阿道尔夫，不要讲下去！

米纳尔　看在您最亲近的人份上，夫人，放弃这种念头吧：其实破产反而要好一些，还能够东山再起，而现在……

第十九场

〔前场人物，麦卡代上。

麦卡代　阿道尔夫，您肯娶一个破产者的女儿？

米纳尔　是的，先生，因为我正致力于恢复他的权利……

〔麦卡代和妻子女儿围住阿道尔夫。

麦卡代　（旁白）我信服啦！……（对妻子）您是个善良高尚的

人。（旁白）多少人寻觅这种瑰宝！既然得到，不肯奉献自己的一切，那就太荒唐了……（高声地）好人好报，您应当有更大的福分！……

麦卡代夫人　哎！先生，您又是戈多离开之前的样子了。

麦卡代　对，我破了产，但为人正派！噢！我完啦！……（旁白，但能让人听见）我知道自己该如何了结！

麦卡代夫人　我万分担心！孩子们，不要离开父亲。

〔三人紧跟麦卡代下。

第五幕

第一场

〔朱斯丹，泰蕾丝，维尔吉妮，布雷迪弗。

〔朱斯丹头一个上场，招呼泰蕾丝走上前；维吉妮拿着帐本，大胆地走向大沙发。布雷迪弗走到舞台中央站住；朱斯丹过去从锁孔往里张望，耳朵贴到门上窃听。

泰蕾丝　难道他们会有意向我们隐瞒他们遇到的麻烦？

维吉妮　格吕莫老爹说，先生要被抓起来。我可要让他算清我的开支。除了工钱，这笔开支他还欠着呢！

泰蕾丝　哦！放心吧，我们一点也捞不回来。你们还不知道破产是怎么回事吧？……

朱斯丹　我一句也听不见，他们说话声音太低！先生始终戒备我们。

维吉妮　朱斯丹先生，破产是怎么回事儿？

朱斯丹　这是法律允许、但由于程序而严重化的一种不自觉的窃夺。唔！要镇静，据说先生要清理……

维吉妮　这是什么意思？……

朱斯丹　清理总归还是破产，但由于债务人诚实，事情就复杂了……因为程序被取消……

泰蕾丝　朱斯丹什么都懂！……

朱斯丹　这是先生的话，我不过是他的学生……

布雷迪弗　（上场时未被发觉）嘿！这下子我能收回房子了，不用等三个月，有半个月就成啦！……他装饰房间，可花了不少钱！嗯！我就等于多收了一千埃居的房租……

朱斯丹　先生出来了。

〔众人纷纷退到远台，以免被发现。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麦卡代垂头丧气地上场。

麦卡代　布雷迪弗先生，有何公干？房子的事吗？您会收回去的！……

布雷迪弗　（旁白）但愿看到他搬走，因为这家伙总有办法。（高声地）先生，比起您那些踏破我的楼梯的债主，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房客，这一点您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麦卡代　啊！要让人怜悯！……

布雷迪弗　要知道，我在梅纳尔街还有一幢房子，同这幢楼房毗邻。在这座花园的尽头有一扇角门，通向那第二幢房子的庭院。

麦卡代　什么意思？……

布雷迪弗　如果您想逃走……

麦卡代　为什么？

布雷迪弗　您的事情传开了，听说要告您……

麦卡代　唉！墙倒众人推，这就是破产的恶果！生意人的信誉全毁了！……（他发现仆人）你们在那儿干什么？滚开！

朱斯丹　我们巴不得走，先生，可是我们等……

麦卡代　什么？

泰蕾丝　付我们工钱……

麦卡代　去找麦卡代夫人，她会付给你们的。（对布雷迪弗）我留在这儿，亲爱的布雷迪弗先生。

布雷迪弗　您还不了解自己处境有多危险？

麦卡代　我的处境……好极了……

布雷迪弗　他丧失理智啦！……

麦卡代　您打算付我多少钱好解除租契呢？每年您挣三千法郎，七年就是两万一。算一算吧。

布雷迪弗　（旁白）他没有丧失理智。（高声地）然而，我亲爱的先生……

麦卡代　我的财富遭受掠夺，我应当像破产者那样，拿我的一份儿。

布雷迪弗　一旦起诉，我就作证，这您不知道吗？

麦卡代　作什么证？

布雷迪弗　驶来的马车是空的！

麦卡代　我真要发疯啦！唉！还是我夫人说得对！（对布雷

迪弗）布雷迪弗，您去香榭丽舍大街、寡妇林荫路吧！

布雷迪弗　怎么！……

麦卡代　您会看见不止一辆空马车！您会看到数百辆……一直空着……

布雷迪弗　（旁白）啃！他的债主们要碰到强手了。（高声地）愿为您效劳！

麦卡代　我尽心竭力……

第　三　场

〔麦卡代，继而贝尔旭上。

麦卡代　多么贪婪！……这是当然的！江河就比溪流饥渴……贝尔旭！噢！这就是对我的惩罚！好啦！我们在屈辱的泥淖里跋涉吧。布雷迪弗已来催逼，他放了头一炮。（高声地）您好，我亲爱的贝尔旭。

贝尔旭　您好，我亲爱的麦卡代先生。

麦卡代　唉！您脸上的气温降低了十度。难道下安德尔的股票价格没有上涨吗？

贝尔旭　当然上涨了，先生。今天上午，先是在托尔托尼，然后在大交易所，我们的股票快要涨到面值了。还说不准涨到多高！火势起来了。您的信产生了奇迹。公司感到击中要害，准备向交易所公布探测的结果，下安德尔矿将相当于蒙斯矿。

麦卡代　您听从我的劝告为自己买了吗?

贝尔旭　买了五百……

麦卡代　(搂住他的腰)这您多亏了我。不过，我非常高兴往您……哈！哈！也许往您兜里塞了五十万法郎。贝尔旭夫人要一套马车,没问题！……亲爱的,漂亮的女子徒步而行,我看着心里难受。好,干吧，要超过面值二十个百分点!

贝尔旭　(旁白)真是人中之龙，他向来只损害他的股东!

麦卡代　您还要我给您出个主意吗?离开幕后！……记住《福音》中这句适用于生意的名言:玩剑者必自戕……

贝尔旭　您是个诚实人！对了,我们私下讲,您面对的是无情的敌手。(他掏出一张纸)有人对我说这是假的!

麦卡代　假的！是我写的……

贝尔旭　这么说戈多不在巴黎！……

麦卡代　喏！您是个厚道人，您去杜瓦尔那里，一定能拿到购买两千股票欠您的款项……您还有什么可讲的，老兄?……

贝尔旭　一旦付款,我就把背书交给杜瓦尔先生……不过,亲爱的麦卡代先生,我真替您希望戈多在这儿！……

麦卡代　您是个正派人,贝尔旭。(旁白)我算闯过了最难的一关。

贝尔旭　(旁白)真的！换了别人，非吊死他不可。(高声地)我去杜瓦尔家……

麦卡代　(独白)好啦！我破产了，必须打发阿道尔夫去见杜

瓦尔。(在房间里呼唤)阿道尔夫！阿道尔夫！

第　四　场

〔麦卡代，米纳尔。

麦卡代　朋友，火速去见杜瓦尔。情况您全了解，争取让他偿付贝尔旭的款项，那我就得救啦！

米纳尔　我这就去。

麦卡代　(瞧见维德兰、皮尔坎、古拉尔同维奥莱特及其他债权人边聊边走过来)啊！敌手到了……我本来应当离开，到达弗赖城的树林里散步去……

第　五　场

〔麦卡代，朱斯丹，继而维奥莱特、古拉尔、皮尔坎和维德兰上。

麦卡代　别了，朱斯丹，你失去了一个好主人。

朱斯丹　(旁白)我还真不忍心离开先生……(高声地)我还能侍候先生十天……

麦卡代　夫人都安排妥了吗？……

朱斯丹　嗳！维吉妮脑袋不开窍！让她算，一加一总等于三，在没有向她证明一加一等于……

麦卡代　等于一……

朱斯丹　（旁白）先生真风趣！……他有聪明人的烦恼。（走开）

维奥莱特　喂！先生……

麦卡代　哦！维奥莱特老伯！您有什么事？全栽了，甚至锚也走啦！唔！我不是个孤魂，共患难的人还挺多。

维奥莱特　不！不！像您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您本来应当有儿子……偿还了本息！当场如数付清。先前我叫喊得很厉害，请您原谅，当时我已经不相信戈多回来了。

麦卡代　嗯？您说什么？……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古拉尔　我亲爱的朋友，我小看了您，现在完全听您支配……真是超群绝伦……

麦卡代　唔！他们前来报复！

皮尔坎　我不说那么多话！只讲一句：这很好……

维德兰　和你交朋友有种乐趣！为你骄傲！

皮尔坎　同您做生意太痛快啦！

维奥莱特　我愿意把钱留在您手里。

古拉尔　您是位可敬的人，万分可敬的人，因为，我们大家总得有所让步……

皮尔坎　可敬呀！他简直是普卢塔克① 式人物！

维德兰　而且助人为乐！……

麦卡代　来这一套！先生们，你们乘人之危，侮辱够了吗？……

---

① 普卢塔克（约50—125），古希腊历史家，所著《名人传》对欧洲产生极大影响，普卢塔克式的人物意谓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

你们嘲笑！可我已经作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非常高兴你们全在这里。我向你们宣布，如果你们不肯同意我缓期偿付，我就在你们面前割断喉咙！……（掏出一把剃刀）

维德兰　抓住这条理由，所有的人都由戈多偿付了。

麦卡代　戈多！……其实戈多是个神话！是个寓言！戈多，那是个幽灵……你们全都清楚。

众人　他来了……

麦卡代　从加尔各答？

众人　对。

古拉尔　携带“难以计数”的财富，正如您讲的……

麦卡代　好家伙！不能这样取笑破产……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贝尔旭、布雷迪弗和米纳尔先后上。

贝尔旭　对不起，太对不起啦！亲爱的麦卡代。这是您的股票，钱款已付清。

麦卡代　谁付的？

贝尔旭　由戈多，正如您对我讲的。

麦卡代　（把贝尔旭拉到一旁）贝尔旭，我可帮您赚了钱，您总不会……

贝尔旭　赚了十五万法郎！已达到票面价值了。

麦卡代　您看见戈多啦？……

贝尔旭　他对我说这些股票属于您。

麦卡代　戈多？

贝尔旭　正是他本人！……从勒阿弗尔赶到的。

布雷迪弗　先生，这是给您的收据……（旁白）我的房子收不回来了。

麦卡代　真像做梦。（米纳尔上）阿道尔夫，你不会骗我吧！戈多……

米纳尔　我父亲，先生，已在巴黎，正如您讲的，他一年前娶了我母亲。我被承认为婚生子，现在名叫阿道尔夫·戈多。

麦卡代　他偿付了这些先生！

米纳尔　如数偿付了所有人。他也偿付了贝尔旭，并请您收下这些股票，作为您从他在印度的生意赢利中分成的部分付款……

麦卡代　致敬，诸王的王后、借款的大公夫人、股票的公主、信贷的母亲！致敬，千呼万唤才从印度到来的命运女神！……嘿！我一直讲，戈多心性刚强……无比诚实！快去叫她们呀！（把米纳尔推进内室）诸位先生，我十分高兴……

贝尔旭　请您继续信赖我。

麦卡代　嗳！朋友，我告别投机交易……

维德兰　我们告退，让你们家人团聚。至于那一千埃居，就给朱莉买两颗钻石钮扣吧。

麦卡代　他知道感恩，变得难以辨认了。

第七场

〔麦卡代夫妇，朱莉，米纳尔。

朱莉　啊！爸爸，多高尚的灵魂！他成了百万富翁，还要娶我，我不知道我是否……

麦卡代　不要忸忸怩怩……去吧！

麦卡代夫人　噢！我的朋友！……（流泪）

麦卡代　哎！你在逆境中多有勇气……

麦卡代夫人　可是，看到你得救……富有……我却承受不了这种快乐。

麦卡代　富有，而且正派……喂，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我要向你们承认，我再也支撑不住，已经累垮了……神经一直高度紧张，一直头临兵刃，如履薄冰！……一个巨人也难于承受……有时我真想逃走……噢！休息……

米纳尔　先生，我父亲前不久在都兰地区买了一块地产，请做他邻居吧。请您像他那样，拿出一部分钱购买土地吧……

麦卡代夫人　啊！我的朋友，乡村……

麦卡代　完全照你的意愿办！……

麦卡代夫人　你会感到烦闷的。

麦卡代夫人　不会的！经营股票之后，再经营地产！我将投身于农业！……研究这种行业，我不会感到无聊……走吧！（摇铃）

朱斯丹　先生有什么吩咐？

麦卡代　叫辆马车……（旁白）我一再让人看戈多，自己总有权瞧瞧他吧。（高声地）去看望戈多！

——幕落

李玉民 译

家 事 学 堂

五 幕 剧

人　物

热拉尔先生　商人

热拉尔夫人　其妻

卡罗琳娜
安娜　} 他们的女儿

杜瓦尔先生　药品杂货商、热拉尔夫人之弟

罗伯洛　热拉尔公司的帐房先生

阿德里安娜·盖兰　领班小姐

路易·盖兰　律师、阿德里安娜之兄

伊波利特　领班伙计

朱斯蒂娜　贴身女仆

维克图娃　厨娘

弗朗索瓦　男仆

一名公证人

一名医生

一名法官

一名书记官

〔地点：巴黎热拉尔家的客厅。背景是前厅，左侧的门通向热拉尔夫人的卧室及其女儿的闺房，右侧是热拉尔先生的书房。

〔全剧布景不变。仅第四幕结束时落幕，第四、第五幕之间的幕间休息表示过了一段时间。

第一幕

第一场

〔维克图娃独自一人，继而罗伯洛上。

维克图娃　（从背景的门朝外张望）出什么事儿啦，帐房先生跟厨娘同时起床？对，正是罗伯洛先生，他蹑手蹑脚地下楼来。只有情人和小偷才这么走路，可又不是这码事儿。

罗伯洛　这么巧，维克图娃，您也在这儿？

维克图娃　每天都这么巧。我是来听吩咐好去菜市场。您也起这么早，像个上货的店员。

罗伯洛　店铺还没开门吗？

维克图娃　店员还都在呼呼大睡呢。半夜一点多他们才睡下。昨天买卖太好了，听伊波利特先生说，他们整理上货，足足干了两个钟头。直到半夜，阿德里安娜小姐还在忙活。我做了牛奶米粥……给她送到店堂去！唔！我们的领班小姐，她倒挺会保养那娇贵的身体！

罗伯洛　您想让一位年轻姑娘熬了一通宵后，不吃点东西就睡觉吗？

维克图娃　您这是怪罪谁呀，罗伯洛先生？怎么啦？什么事呀！一大早，刚六点钟，就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雪白的衬衫、崭新的礼服，不戴眼镜，也不戴那副绿色套袖，好像要过礼拜天似的！罗伯洛先生，您这是梦游，还是出了更稀奇的事儿，有了心上人呢？爱上谁啦？也许是我吧。

罗伯洛　您的胃口不小啊，亲爱的。

维克图娃　没见过有钱人娶厨娘吗？

罗伯洛　见过，但更常见的是他们娶嫁妆。

维克图娃　怪不得主人赶着给阿德里安娜小姐置办嫁妆，是等着打光棍那一天啊；可说到底，她不过是个用人。

罗伯洛　维克图娃，您做的菜呱呱叫……

维克图娃　哦！

罗伯洛　但是您的舌头太糟糕。热拉尔商号的领班小姐，就是第二女主人。

维克图娃　为什么不是第一呢？

罗伯洛　她不拿仆人的工钱，而是领薪水，她的工作是……

维克图娃　我若是她呀！

罗伯洛　怎么样呢？

维克图娃　我就什么也不做，干脆离开这儿，让夫人和小姐安宁点儿……

罗伯洛　维克图娃，您到底要给盖兰小姐安个什么角色啊？

维克图娃　怎么，罗伯洛先生，您是个有生活经验的人，上了年纪的人……

罗伯洛　刚到四十岁，亲爱的！

维克图娃　也许吧，这是您刮了胡子，穿上了白衬衫的缘故，可是，您架着那副发绿的眼镜，在铁栅后面的帐台上一坐，就有点老相了……

罗伯洛　那又怎么样？

维克图娃　怎么样？如果有人告诉您，在一家时髦用品大商店，八年前进来一位小姐，她才十六岁，是个孤女，两相貌出众，水灵灵像朵玫瑰花；在不知不觉中，老板把她的工钱从六百提到三千法郎，还不算送的礼物！多贵重的礼物！金项链！怀表！……还有，近三年来，她拿商店百分之五的红利，您听到这些情况，会怎么说呢？

罗伯洛　不过，台柱子店员，大商店少不了的人物都有这种待遇。

维克图娃　您说什么大商店，真叫我好笑；她是有办法让热拉尔先生离不开她。

罗伯洛　小姐若是知道您对她这种看法！……

维克图娃　她就会辞掉我？随她便！找干活的地方我不犯愁。不过，罗伯洛先生，千万别向她透露，尽管……归根到底，我不是男人，侍奉好几位女主人，我够烦的了，不知道听谁的好。真的，如果先生还迟迟不回来，喏，罗伯洛先生，咱俩私下讲，恐怕要把她打发走，现在牌都乱了。

罗伯洛　您看哪点乱了呢？

维克图娃　您以为我们都跟您一样啊，看见女士们花枝招展去参加舞会就垂下目光，掸掸袖口，在餐桌上听到刺耳话就干咳两声。夫人想要什么东西，必须请阿德里安娜小

姐帮着说话。小姐的脸色稍有不快，先生的脾气就暴躁起来，动不动申斥店员；先生实在无法征求小姐的意见时，就向她投去揪心的探询眼色。他雇的店员全都丑得妨碍做生意，那些店员什么都看在眼里，都在说闲话。

罗伯洛　住口。要知道，有些人做好事并没有什么盘算，（旁白）他们这么干可不妙！（高声地）一般来讲，亲爱的，不是恩人剥削受恩惠的人，就是受恩惠的人变为控制恩人的暴君；因此，有幸遇到阿德里安娜小姐兄妹这样心灵美好的人，培养双方结算得毫厘不差的感情是一种乐趣。往哪儿投放一种恩惠，并不像您想的那么容易。

维克图娃　这么说，先生您也经营了感情的年金啰？

罗伯洛　您是条毒蛇。

维克图娃　（旁白）我可真傻！他是等盖兰小姐。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想弄明白。（高声地）您大概要跟夫人讲话吧？我去……

罗伯洛　不是。

维克图娃　要见主人家的哪位小姐？

罗伯洛　去干您的事儿吧。

维克图娃　我正是来请示阿德里安娜小姐的。夫人又跟先生要了个恶作剧，撤销阿德里安娜二主人的地位，把她安置在她母女之间！嘿！这回呀，够“我吩咐”小姐①受的，她再怎么精明，再怎么受主人的庇护，也非跳起来不可。

---

① 指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　好啦！走你的吧。

〔维克图娃下。

第　二　场

罗伯洛　（独白）如今，仆人就是这副德性！一个个利欲熏心，与主人为敌。我早就下过狠心，只使用别人的仆人，我自己有了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一直走到通内室的房门口）她没有偷听吧？唔，没有。（返回）一清早我就衣冠楚楚，实在异乎寻常，引起她的注意。干脆，我就借口约人见面，要谈重大事情，谁也猜不出我此举的奥秘。我曾决定无论到哪家商号做事，都只理钱财，绝不管闲事；不料现在，我却被人推上舞台，在这里演出的一出戏里扮演角色。迄今为止，每当热拉尔夫人伤心地对我说："噢！亲爱的罗伯洛，生活中的烦恼太多啦！"我就回答："是啊，夫人；不过，销售额翻了一番！"她又说："罗伯洛先生，生活不幸福，财富有什么用呢？"我则回答："夫人，我要给一辆新车登帐。"我离开时听见她叨咕："这个罗伯洛，一颗心全扑在钱柜上！"不错，我就爱摆弄钱，把银元摞起来，心里只惦念钱币，本想打一辈子光棍，坐在帐房先生的椅子上，最后安安静静地死去；如今却要娶一个漂亮女人，恐怕以后还要生孩子，还得发家致富，真是一件麻烦事跟着一件麻烦事。我还是在热拉尔公司里当管事的好，思想一从银元转到感情，就立刻感到头昏脑涨。什么爱情？那

不过是空话，说完就没影儿了。谈谈黑红墨水写的清单，帐目排列整齐，能给钱柜增添进项，那才带劲儿呢！金钱总能行得通。要不然，杜瓦尔先生怎么想用金钱引诱阿德里安娜小姐，舍此别无他法！我罗伯洛，这回算陷进去了。阿德里安娜小姐是个非常规矩的姑娘，她会见利忘义吗？要是昨天，我还不能打这个保票，而且这事同我不相干；然而今天早晨！……根据我的统计，阿德里安娜小姐大约有五万法郎，且按照热拉尔先生的建议存在我们银行里。我也有五万法郎。我们可以开办罗伯洛银行！这可能成为别人的笑柄。不过，那会有一大堆清单！真的，说起来没人相信，可怕的既不是清单，也不是帐目，而是漂亮的女人！这个可恶的杜瓦尔先生，居然让我扮演撒旦的角色……有动静，是阿德里安娜小姐！唉，我只喜欢结帐，如何谈情说爱呢？说到底，爱情无非是帐单，婚姻是乘法，婚姻还是由算术促成的多，由爱情拆散的少。

第　三　场

〔罗伯洛、维克图娃、阿德里安娜小姐。

阿德里安娜　（对欲下的维克图娃）就这么定了：您看肉色跟鲑鱼一样的鳟鱼，不论什么价钱，也买一条来。

维克图娃　（旁白）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

阿德里安娜　已经起来了。罗伯洛先生。

罗伯洛　小姐，我一早有约会，要去给我们公司提供现金的银行家那里，很可能在那儿吃饭。(转身)喂，维克图娃，您走开。

阿德里安娜　去吧，去吧，维克图娃；为什么您还呆在这儿不动呢？

维克图娃　我在看帽子，有点皱巴了，我去换一顶。

罗伯洛　还挺爱美呢！

维克图娃　跟别人一样。(下)

罗伯洛　真放肆！

阿德里安娜　她是个好姑娘。

罗伯洛　您听她的废话别上当，小姐，她与您为敌，恨您管得太紧，还认为您要失宠了……

阿德里安娜　失宠！罗伯洛先生，这话出自您的口，真令我吃惊。

罗伯洛　您先别吃惊。

〔他轻手轻脚地关上通内室的门。

阿德里安娜　(旁白)他这是要干什么？

罗伯洛　维克图娃不在那儿了(指了指里间)。这里的人全在睡觉。还有让您吃惊的事呢。咱们讲话小声点儿。小姐，咱们要谈的事情非常重大，又非常秘密。照您看，一个四十岁的男子，白头发比咱们老板少得多的人，(旁白)好家伙！(高声地)还能结婚吗？

阿德里安娜　因人而异。我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却老气横秋，而有的五十岁的男子，还保持青春的心灵……

罗伯洛　我说的这个人从未产生过恋情，规规矩矩地生活，不吸烟，很少喝酒，保养得很好，就像我这类型。

阿德里安娜　如果有人爱上他……

罗伯洛　纯粹假设一种情况：如果有重大的利益要以此为前提，您对我本人毫无反感吧？

阿德里安娜　您睡醒了吗，罗伯洛先生？

罗伯洛　我睁着眼睛看见您了，小姐。

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先生……

罗伯洛　您毫无反感。我看到了这个事实。

阿德里安娜　您是个极为严肃的人，讲出这种话，我当然不能一笑置之。

罗伯洛　没什么可笑的。

阿德里安娜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听我说，先生。

罗伯洛　尽管情人要绝对顺从自己崇拜的偶像……

阿德里安娜　他简直疯啦！

罗伯洛　我也只能在用数字统计您之后，才肯听您讲……

阿德里安娜　帐房先生又现出本相，要恢复理智了。

罗伯洛　用数字，我特意这样讲，统计您的境况。要说起我的爱情，三言两语就行了，请您耐心些。

阿德里安娜　您能向我保证不耽误太久吗？

罗伯洛　片刻工夫，即永生永世。我们这种人，做爱时是不讲话的。

阿德里安娜　胡说八道！

罗伯洛　小姐，您初到这里的时候，不像今天这么漂亮，但是

纯真朴实，非常清秀可爱，再说没有钱，因此，一位出纳坐在帐房里，就不免透过绿色小栏杆观察您，并且想入非非。不过，看到您特别依恋热拉尔先生，可怜的帐房先生只好保持沉默。

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先生，您再用这种口气说下去，我就走了。

罗伯洛　请赏脸耐心听一会儿。我知道，您对我的感情可能不感兴趣……

阿德里安娜　一个可怜的姑娘能使人产生爱心，总是光彩的事，罗伯洛先生，但是，她可能永远不回答。

罗伯洛　小姐，应当承认，一个可怜的姑娘不得不结婚时，最好嫁给一个规矩人，而不要嫁给一个烟鬼。

阿德里安娜　不得不？

罗伯洛　身不由己。

阿德里安娜　不瞒您说，您引起我的好奇心。（旁白）这里面有圈套。不过，罗伯洛……嗳！不。

罗伯洛　（旁白）算了吧！你对自己已经产生了好奇；向前进，撒旦！（高声地）这么说吧：此处，隐藏着爱恋……

阿德里安娜　好隐秘啊。

罗伯洛　（旁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高声地）持续八年的爱恋！不错，八年来，一直嫉妒老板！

阿德里安娜　先生！

罗伯洛　我回到数字上来。

阿德里安娜　您原本就不应该离开。

罗伯洛　热拉尔夫人和两位女儿，恨您恨到了极点，您是顶不住的……

阿德里安娜　我要顶下去。但不是为我，罗伯洛先生，而是为我的恩公。无论夫人还是她的两位女儿，都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公司。我刚来的时候，公司处于什么状况，您是清楚的。热拉尔先生做生意太随和，慷慨起来没个边。如果没有您和我，也许他早就破产了。因此，我要呆下去，直到老板把公司交给一个能干的女婿，并且退下来时有一笔万无一失的财产。为达此目的，什么我都能忍受。

罗伯洛　您还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人家逼您非结婚不成。

阿德里安娜　难道您要我相信，世人就那么关心一个孤女的名誉吗？

罗伯洛　请听数字。如果您肯嫁给我做妻子，那么，就会有人向我们投资十万法郎。我们俩合起来也有十万多；这样，我就可以开办一家小银行，商号就叫罗伯洛公司。而您呢，就是银行家夫人，明白吗？我们在圣-德尼一带安家。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您看柜台，我管帐目，摆弄一摞一摞的单据、六厘五的手续费。您会受到钟爱和崇敬！在交易所，人们也喜欢我！将来我们会有子女！当了母亲，出入所有交易所。怎么样？不用十年，您就会成为银行界最富有的夫人！您还会成为大施主，主持舞会，为穷人，或者为可能受压迫的外国流亡者募捐。您的前途似锦：在家中像在这里一样被尊为王后，无忧无虑，也无需担心破产。在通融票据及其流通方面我是行家！有朝一日，您会

成为法兰西银行一位董事的夫人。怎么样？不比呆在这里强吗？在这里天天要提心吊胆，不得不因全家人的怨恨而让步。在这个家里，热拉尔夫人不再是女主人，这种状况，任何女人也不会像她容忍这么久。

阿德里安娜　嗳！罗伯洛先生，您何时看见我超越本分呢？

罗伯洛　从来没有。

阿德里安娜　那好啊，事情迟早会真相大白的。

罗伯洛　世人总好无视不符合自己心愿的真相，总要刻毒地解释您对热拉尔先生的影响。

阿德里安娜　由他们讲去吧，我始终保持我的卑微地位。

罗伯洛　这种矜持态度，使您的优越地位更叫人难以容忍，别人会把这说成……

阿德里安娜　虚伪，对不对？天哪！恰恰相反，有多少回，不正是我将风暴转移开！您清楚，热拉尔先生脾气多么暴躁，他遇事不假思索，一下子便发火，总之，您是了解的。夫人每次使点女人的坏心眼，损我一句，或者捉弄我一下，我总是忍住不讲。

罗伯洛　好吧，您是无可指责的，然而，热拉尔先生却不谨慎。您倒是不言不语，然而别人却看得出，主人极力让您满意；您的确不提任何要求，然而别人却说，您是存心让人送礼；如果您一开始不接受，夫人和两位小姐为得到安宁，还不得不求您接受下来。女人认为那是耍鬼心眼，非常憎恶。久而久之，一家人忍无可忍，就要不择手段地对付您。

阿德里安娜　行善的人，最后都是这种结果。

罗伯洛　小姐，您还没有看出，这十万法郎的款子，是全家人一致同意给您的吗？

阿德里安娜　一致，先生！一句话就说明了许多问题。

罗伯洛　像您这样聪明的姑娘，早就应该看出来。老板单独……

阿德里安娜　噢！罗伯洛先生，没想到您这么恶毒！怎么，您想让我相信热拉尔先生他……？

罗伯洛　这还不清楚，小姐，一家之主可能怕看到家人失和。

阿德里安娜　能拿出一个证据吗？

罗伯洛　他不是特意推迟二十天返回，好放手让我们行动吗？

阿德里安娜　您以为一个当父亲的，肯把他的企业丢给别人照管吗？

罗伯洛　这位父亲可能痛苦不堪……

阿德里安娜　太过分了，罗伯洛先生。您上了什么人的当。这种计谋，热拉尔夫人想不出来。您讲这种谎话，究竟受谁的指使？

罗伯洛　我干的这一行总讲真话。

阿德里安娜　您这一行干得很糟糕。昨天傍晚，我收到老板通过他的银行家捎来的一封信，得知他今天到达。您是个机灵人，连破产的气味都能嗅到，难道没有听见我叫人不计价钱买一条他特别爱吃的鳟鱼吗？我若是看见您在这儿，绝不会那么高声讲话。但是不要作声，我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您。

罗伯洛　他给妻子女儿来信说，过二十天才回来。他欺骗谁呢，是欺骗您还是他的家人？

阿德里安娜　噢！您这样推理，简直要使我怀疑上帝！

罗伯洛　要相信上帝，但要防人心。热拉尔先生的前景如何呢？他妻子相当憎恨您，哪怕不久于人世，也要赌气活下去。什么也不及仇恨有益于健康。热拉尔先生五十五岁，而您只有二十四岁……睁开眼睛吧，小姐。他打算让令兄和他的长女结婚，这种意图一明确，就加速了在您头顶隆隆作响的暴风雨。

阿德里安娜　我要等他回来。

罗伯洛　在这里等？

阿德里安娜　不在这里又在哪儿呢？

罗伯洛　恐怕人家不让您呆在这儿。

阿德里安娜　谁敢把我赶走？

罗伯洛　如果您拒绝我的求婚，当然有人赶您走。您受到极大的非难，一旦被赶出去，担着坏名声，再怎么嫁人呢？

阿德里安娜　（旁白）这里面一定有鬼。

罗伯洛　（旁白）她在犹豫，最后会退让的。

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先生，投资额有……

罗伯洛　十万法郎，并在银行立个户头……但是我们必须在半个月内结婚。从现在起两年，我们俩将拥有三十万法郎。不错，我要让您尽快富起来，贷款利率可以提到一分二。有朝一日，您哥哥能当上议员，而从议院到内阁，只相距一步；他跟别人一样，也能任一届内阁大臣。

阿德里安娜　如果我能确定……

罗伯洛　（旁白）嘿！见利动心！

阿德里安娜　我拥有六万法郎……

罗伯洛　我估计到这个数。

阿德里安娜　不过，谁向我们投资呢？

罗伯洛　杜瓦尔先生，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一个……

阿德里安娜　一个懦弱的人，毫无主见的人。

罗伯洛　不错，他在私生活中没有气概，是个懦夫；然而，他是个诚实君子，在商务法庭任法官，是伦巴第人街最富有的商人。在生意方面，他一诺千金……

阿德里安娜　您得到他的许诺啦？

罗伯洛　是在昨天，郑重许诺。

阿德里安娜　（旁白）我明白了。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伊波利特上。

伊波利特　对不起，小姐，昨天刚到货的布料，可以上架吗？

阿德里安娜　不。第一批二十二条衣裙，全卖出去了，再等一等吧。

伊波利特　是天鹅绒。

阿德里安娜　先入库。天气还不算冷。

罗伯洛　（旁白）真是个法兰西银行董事夫人！她上钩啦！

〔伊波利特下。

第　五　场

〔阿德里安娜小姐，罗伯洛。

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先生？（将其拉到面对面）一位帐房先生，即使有四十岁，即使算帐很灵巧，业务很精通，也永远看不透女性的心计，我指的不是成年女子，而是一个天真少女的心计！给我设下这种圈套……

罗伯洛　住口！嫁给一个诚实男子和十万法郎，您竟然把这叫作圈套？我看有许多姑娘会心甘情愿上这种圈套。您讲这种话，吃不了可要兜着走。

阿德里安娜　这话我只要留在口头，便可以高枕无忧。这个主意出自安娜小姐的头脑，她这样想而且全说出来，她对任何事都看不出其中的邪恶。一个姑娘，只要没有被爱情完全搅昏头脑，就会清醒地观察周围的一切。惟有热拉尔先生能决定我的命运。

罗伯洛　您是说小安娜？

阿德里安娜　没有什么小安娜了。人一有了复仇的愿望就长大了。安娜小姐只有十六岁，然而，我料想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她同她父亲一样性情暴烈。

罗伯洛　性情暴烈，那个小姑娘？

阿德里安娜　人在这种年龄最过激了。不过在我们看来，他

们意愿圣洁，做什么都是正当的。在这种年龄的少女，不是小小的傻姑娘，就是有一颗高尚心灵的女性。安娜小姐钦佩并模仿夏洛特·科尔代① 的行为，有时，她也像她姐姐卡罗琳娜那样绣头巾，而卡罗琳娜跟她母亲一样，是个性情温柔、多愁善感的姑娘。安娜小姐令我不安。

罗伯洛　实在言重了，您这么评价一个整天嘻嘻哈哈的女孩子！

阿德里安娜　不如说老成持重。

罗伯洛　这么说她深藏不露啦？

阿德里安娜　却又一片天真，这就更加危险。请相信我，罗伯洛先生，只有姑娘才能看透姑娘的心思……

罗伯洛　小姐，我承认小姑娘很调皮，不过这件事，您就不要再判断了，还是听听那位善良诚实的杜瓦尔先生的吧。我可以担保，他此举出于慈爱之心，完全是真诚的。今天上午，他来这儿吃饭。

阿德里安娜　（旁白）他来这儿！无可怀疑了。

〔拉铃。

罗伯洛　（走到近台，独白）她没有动心。还是我昨天的看法对：她有点过分爱她的恩公。至于老板，他跟所有到了最后一段恋情的人一样，情愿为此牺牲一切，不再看重当初最神圣的东西，即他们的利益。大家都爱议论青年人的荒唐行为，真不明白为什么闭口不谈老年人的荒唐行为。

---

① 夏洛特·科尔代（1768—1793），暗杀马拉的凶手。

我宁肯赔出去五百法郎，也不照杜瓦尔先生的话去干。否则，我这么胡来，若是让老板知道，还有我的好吗？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维克图娃，热拉尔夫人。

维克图娃　小姐摇铃啦？

阿德里安娜　对，杜瓦尔先生上午在这儿吃午饭。当然是家庭聚餐。准备好他爱喝的咖啡。

热拉尔夫人　接着吩咐吧，小姐，您比我清楚家里每个人的口味。

阿德里安娜　夫人，我在完成您从前交给我的家务事，今天您若是觉得不妥，那我情愿不管。

热拉尔夫人　您这样一位姑娘喜欢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阿德里安娜　我从未想扮演这一角色。

罗伯洛　（旁白）赶紧去找杜瓦尔先生。（下）

热拉尔夫人　（没有注意罗伯洛出去，继续讲）我倒是愿意相信您这话。

维克图娃　小姐……

阿德里安娜　夫人，存心当着下人的面指责我，您却忘记我是在您的保护之下。

维克图娃　夫人……

热拉尔夫人　嗳，小姐，我早就受您的保护了。

阿德里安娜　噢！夫人！有些夸张的话，损害的主要不是对方，而是贸然讲这话的人。

热拉尔夫人　谢谢这一教诲。

阿德里安娜　我接受过许多教诲，夫人；我知道忠言逆耳，因此不对任何人讲。这不是什么高见，并且主要针对我而不是您。

热拉尔夫人　有人悄悄从我手中拿过缰绳，难道还要怪我不指挥一切吗？

阿德里安娜　夫人，维克图娃在等您的吩咐。

热拉尔夫人　（对维克图娃）退下吧。（对阿德里安娜）小姐，其实我对您讲的话，她听见也无妨，反正她跟大家一样，看到了这里的事情是怎么进行的。您是这里的主妇，而我却是个谄媚取宠的人。

阿德里安娜　夫人，您这样对我不公道。

热拉尔夫人　还要我再进一步吗？也许您期待我拿出气概来，把位置让给您。我自己退出，我和两个女儿，让您为所欲为。您盼望这样吗？说吧，我们走开就是了。

阿德里安娜　夫人，我在这里，从未超越人家给我安排的适当地位。

热拉尔夫人　“人家”一词用得好，亲爱的，因为，“人家”把您从这地位里拉出来了。

阿德里安娜　我看不出有什么事惹您冲我发火。

热拉尔夫人　您对我丈夫不是腻烦了吗，不是又打我兄弟的

主意吗？

阿德里安娜　噢！夫人！

热拉尔夫人　您有自己的一套计划，想要控制所有人。我看出您的心计。

阿德里安娜　夫人，我并没有隐秘，我的行为没有个人打算，所担负的任务无非促使你们公司生意兴隆，增加你们的财富。我的生活是清澈透明的，毫无阴谋诡计；我不想凌辱，也不想诽谤任何人。总而言之，我一心为大家造福，哪怕自己受委屈。

热拉尔夫人　嗬！真是奇闻：小姐，您在这里成了受害者。唔！看来是我心怀鬼胎，而您却胸怀坦荡喽？也许您还是热拉尔先生的妻子，被错认为外人啦？噢！小姐，您这么不幸，真令我哀叹，真令我同情。您知道家庭生活里有这样的情况，一种无法估量的暗藏的影响，弄得不知该服从谁，甚至不信任本应保护我们、疼爱我们的人，却不得不匍匐在一个……

阿德里安娜　夫人，那姑娘还在这儿。

热拉尔夫人　出去，维克图娃。

维克图娃　（旁白）真可惜，正有好戏看的时候却不能不离开。（下）

第　七　场

〔热拉尔夫人，阿德里安娜小姐，安娜。

安娜　怎么啦，妈妈？您起床时还那么高兴呢。（看见阿德里安娜小姐）唔！我猜出来了。早安，阿德里安娜小姐。

阿德里安娜　早安，小姐。

热拉尔夫人　安娜，对待阿德里安娜小姐，我要提醒你一句：她在这里的生活极为不幸。

安娜　啊！

热拉尔夫人　她是我们的受害者。

安娜　啊！

热拉尔夫人　我吩咐你对她要毕恭毕敬。

安娜　妈妈，如果你愿意，我对她就像对法兰西王后那样。

阿德里安娜　您还没有达到令堂对我施展的嘲讽的水平。

安娜　你们怎么啦？往常你们多么和睦啊。什么事你都让小姐自己做主去干，你和我们乖乖地呆在一边。怎么，你们要调换一下角色吗？难道你不想顺应形势，还要像她那样深谋远虑，自讨烦恼吗？

热拉尔夫人　我的天使，不要管我的烦恼。

安娜　哼！我若是管，很快就能解除你的烦恼，亲爱的妈妈。

阿德里安娜　您绣得很快，小姐，再有几针活儿就完了。

热拉尔夫人　孩子，谢谢小姐，她在称赞你的活计。

安娜　她在提醒我作为闺秀的本分：我必须整天刺绣，绘画，绝不要分心去弄明白成年人的放肆。

阿德里安娜　令堂永远也找不到比我更忠心、更恭敬，又更听话的仆人。（低声对安娜）不过，这个仆人能经得住任何

诱惑。

安娜　大声讲出来，阿德里安娜小姐，我没有什么秘密好瞒着我母亲的。

热拉尔夫人　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

阿德里安娜　没什么。夫人还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热拉尔夫人　您扪心想一想就行了。

阿德里安娜　那我可以退下了。

热拉尔夫人　若是每次您在这儿，都得告诉您您的位置在哪里……

阿德里安娜　我的位置在商店，夫人，我下去了。

〔她对母女二人鞠躬；安娜则一本正经地对她施礼。

第　八　场

〔热拉尔夫人，安娜。

安娜　唉！你已经行动了，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再坚持一下，她准要发火，对你失礼，你就可以把她辞退了。

热拉尔夫人　嗳，辞退她总得有个借口，我怎么想法挑起事端也是枉然，她一点把柄也不让人抓住。她太虚伪，不会闹到让我们忍无可忍的地步；她的野心也太大，不会窃取我们的钱财；同时，她太机灵，对我们不会放肆无礼；而在工作上又太热心，叫人无法指责她疏忽职守，损害我们的利益。

安娜　亲爱的妈妈，我越是爱你，就越是恨她。可怜的妈妈！她居然把我爸爸的感情从你身上夺走！

热拉尔夫人　安娜，这种事情你要视而不见。难道你要让我后悔有几次不该当着你的面流泪吗？你想想看，你若是表露出来了解这种秘密，会把我置于何等难堪的境地！许多人就要怪我削弱你对父亲应有的爱和尊敬。

安娜　可是，这么讲就是对我们的诽谤！如果我让父亲擦亮眼睛，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热拉尔夫人　孩子，我绝不准你介入这种纠纷，除非你根本不听母亲的吩咐。小小的年龄，能这样吗？

安娜　拥抱我吧，妈妈！你本来应当感谢我，却来责备我：你会摆脱盖兰之流的。

热拉尔夫人　就凭你？

安娜　嗳，你总把我当成小孩子，动不动就劈头一句，说我十六岁，好像我们不是处于进步的时代。我在少女报纸上读到，看见自己喜爱的人有危险，就能急中生智，果断行事。

热拉尔夫人　这种智慧要付出很大代价，至于果断，对你这样的少女来说，你已经果断有余了。亲爱的孩子，男人总愿意垄断。寻求保护才能取悦于他们，这就是机灵的女人、阿德里安娜一类得宠的人成功的秘诀。

安娜　你是我唯一爱的人，只要能使你摆脱她，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热拉尔夫人　可是，你父亲正迷恋她，甚至想要结为亲家，把

卡罗琳娜嫁给那个路易·盖兰，而你要使我摆脱这样一个女人，怎么能够成功呢？

安娜 哼！若是向我提亲，我不会拒绝的；不过，他娶了我也休想得到安宁。

热拉尔夫人 哎哟，安娜！你讲这话的口气，简直让我不寒而栗。

安娜 妈妈，我不像我姐姐，只会暗自流泪，乖乖服从。我自有主张，放心吧。我和阿德里安娜小姐开始了一场较量，到头来她会斗不下去的……

热拉尔夫人 她可能不屑于理睬你的诡计。

安娜 嗳！这你就错了。她已经落入圈套，今天上午，你就能把她打发走。

热拉尔夫人 哦，小鬼头，你给我说说看……

第 九 场

〔热拉尔夫人，卡罗琳娜，安娜，继而杜瓦尔上。

安娜 （对母亲）嘘！卡罗琳娜会全部告诉爸爸的。她跟你一样，见着爸爸就软了。

卡罗琳娜 妈妈，杜瓦尔舅舅来了。

热拉尔夫人 哦，他大概要和我们一起吃饭啦？

杜瓦尔 对，姐姐，非常高兴，因为……

安娜 嘘！

杜瓦尔　“嘘”什么！

安娜　(对杜瓦尔耳语)卡罗琳娜！

杜瓦尔　怕什么！已经把卡罗琳娜从盖兰手中救出来了。

卡罗琳娜　啊！

热拉尔夫人　真的吗？

杜瓦尔　我这不是说了嘛。这事儿我干预了。

安娜　说呀，说呀！

杜瓦尔　(旁白)她那神气令我不安。(高声地)姐姐，这事儿我策划了很久……

安娜　(在他坐椅背后)很久？

杜瓦尔　嗳！你若是打断我的话……

安娜　我真想知道你要干什么。

热拉尔夫人　住口，孩子，我不准你再吭一声。

杜瓦尔　你听见啦？(安娜点头)亲爱的姐姐，我经过深思熟虑，想出个使你摆脱那个女店员的计划。药品杂货商人，在上流社会总受人嘲笑……

热拉尔夫人　兄弟，这类嘲笑，根本不是针对你这样一位商人。

杜瓦尔　伦巴第人街的一个药店老板，就跟杂货商差不多，姐姐。不过，我干这一行并不脸红，我也以取笑回敬取笑。我帮过一位年轻作家的忙，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并不是唯一卖药品的人。

安娜　他理解这话的奥妙吗？

杜瓦尔　大致理解。这么说吧，食品杂货商人是不信邪的，而

且手臂，众所周知，那手臂；无需我讲什么，可以信得过。我对罗伯洛说：小伙子，你人很诚实，又有前途，精通业务，如果你在规定的期限，从今天算起半月之内，能够娶阿德里安娜·盖兰小姐，那我就向你投资十万法郎。

热拉尔夫人　真不信邪啊！

杜瓦尔　嗯！深谋远虑。十万法郎！嗯！我是心甘情愿拿出来的！

热拉尔夫人　我的好兄弟！

卡罗琳娜　我的好舅舅！

安娜　阿德里安娜答应嫁给罗伯洛啦？

杜瓦尔　如果她拒绝，今天早晨罗伯洛要来告诉我，既然他没来，那就表明对方答应了。

热拉尔夫人　啊！谢天谢地！怎么！这办法是你想出来的？

杜瓦尔　当然啦。（对他外甥女安娜）喂，你别插嘴，把这功劳让给我，我可是押进去十万法郎。（对他姐姐）安娜真好，当初她知道这个秘密。可以问她，她可有主意了，简直是个小魔头。

热拉尔夫人　卡罗琳娜，那个律师再也不会纠缠啦！

杜瓦尔　正因为他是律师，我才下了决心！把我外甥女嫁给一个只会耍嘴皮子，说呀说个没完的人！你们听很久很久，想弄清他们讲的什么？……全是空话。我十分憎恶律师，男人天生是为了行动的。

安娜　告诉您吧，舅舅，您的计划行不通。她拒绝了。

热拉尔夫人　安娜，你是想要我的命……

安娜　是您不让我吭声的！

热拉尔夫人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

安娜　她就是当着您的面，小声对我讲的，她把舅舅策划的事安在我头上了。

杜瓦尔　不过，安娜，计划落空了，那我可就不承担责任了。我不想招惹热拉尔。从你们的利益着想，我应当始终当个调停者……我说过了，再重复一遍，我不想干预亲戚的家务事。

安娜　受人嘲笑的药品杂货商是不信邪的，还有手臂……这手臂，无需我讲什么，众所周知，可以信得过！

杜瓦尔　上擂台之前，要掂量一下实力，自己能否占上风。我恐怕不行；哦，你这个小家伙，开玩笑来骗我！

安娜　您这就会知道，罗伯洛来了。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罗伯洛上。

罗伯洛　杜瓦尔先生，全完了。我登门去告诉您，可是……

杜瓦尔　一位姑娘刚一开口，就把您吓住啦？真是个胆小鬼！女人总好给我们设置障碍，以便……

安娜　以便捉弄你们。

杜瓦尔　不对，是要试探我们。亲爱的罗伯洛，凡是姑娘都爱结婚，但是开头，她们并不爱丈夫。

卡罗琳娜　很好，舅舅，今天早晨，您十分清醒。

杜瓦尔　你这么看？（对罗伯洛）要讨人欢心，就必须善于行动，而您却笨头笨脑。

罗伯洛　怎么这么说，先生，我可是向她炫耀了十万法郎，还让她意识到另外十万法郎。最小的数字，不是可以消除最大的顾虑吗？

杜瓦尔　您跟我的看法一样。在当今时代，数字能抵消一切，甚至能减少混乱。

安娜　您对她讲话，如果还像对我父亲报帐那样……

罗伯洛　嗳！小姐，您判断错了：我对她说我爱她……

杜瓦尔　您是如何向她证明的呢？

罗伯洛　表示要娶她呀；再也没有比这更盲目的了。她见了这么大好处却毫不动心！……哦！您若是听见她的话……

热拉尔夫人　我们绝没有要您颂扬她，先生。

卡罗琳娜　您爱上她了，那姑娘真有福气！

罗伯洛　小姐，我向您发誓，我只钟情于热拉尔公司。正因为如此，你们瞧我很痛苦。我来恳求你们严守这个秘密。发生这件事之后，我都不敢见热拉尔先生了。

杜瓦尔　您求婚同热拉尔有什么相干！听您这话，就好像有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罗伯洛　可是，先生，老板……

杜瓦尔　喂！不要讲下去了，罗伯洛：照顾点儿我的外甥女。

卡罗琳娜　一位出纳员看上领班小姐，这是极其自然的。大家天天见面，肯定不是相爱，就是相互仇恨。

安娜 （低声对他舅父）您就说您将征得我父亲的同意。

杜瓦尔 放心吧，罗伯洛，您继续求婚；我来负责说服热拉尔，我要对他说……

罗伯洛 什么也不要说，求求您啦！夫人……

热拉尔夫人 （瞧见安娜示意）我兄弟说得对。我们一齐努力……

罗伯洛 那又怎么样呢？

杜瓦尔 怎么样！瞧您吓成这个样子，您怕的是什么？

罗伯洛 怕热拉尔先生！喏，先生，夫人，我在这儿干了十二年，熟悉业务，我离不开这个公司，就如同依恋一个女人，你们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这么说吧，我宁肯走人，也不愿意纠缠到感情的事情里。这和我不相干。再说，我那么做就成了混蛋了；别人利用了我的单纯无知。

热拉尔夫人 在您和阿德里安娜小姐之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罗伯洛 嗳！没什么事儿，夫人。

安娜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逼得您要离开我们呢？

卡罗琳娜 唉！罗伯洛先生，您没有把情况全告诉我们。

杜瓦尔 罗伯洛，您竟然要……嗯？……把情况全对我讲，告诉一个男子汉。过来。（把杜瓦尔拉到一旁）怎么，也许您走得太远了吧？

罗伯洛 嗳！先生……

杜瓦尔 嗯！贴得太近啦？

罗伯洛 嗳！先生，您还不了解我！

杜瓦尔　严守秘密？看来很严重喽？……

罗伯洛　夫人，杜瓦尔先生发誓要给我制造最大的烦恼。你们都要替我保守秘密，否则，我就会处于可怕的境地。我有自知之明。我甚至连一台机器都不是，仅仅是一个齿轮……

安娜　极其宝贵！

罗伯洛　那好，我走了！

热拉尔夫人　您留下，罗伯洛先生。（对安娜）你简直是糟蹋天使。（对罗伯洛）去吧，罗伯洛先生，告诉盖兰小姐上来一下。

罗伯洛　夫人，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看在我效力十二年的份上，看在我这花白头发的份上，不要在热拉尔先生面前败坏我的名声；他一句责备的话就会要我的命。（下）

第十一场

〔除罗伯洛，人物同前场。

卡罗琳娜　可怜的人！他这么怕我爸爸，倒令人深思。

热拉尔夫人　（对杜瓦尔）我的女儿最终可能会看清楚……

杜瓦尔　不管怎么说，他可以给我管帐。

安娜　您也没这个胆量，一见您姐夫就发抖。唉！妈妈，我们胜利了：她给这里造成混乱，已经束手就擒了。

热拉尔夫人　要留罗伯洛还是盖兰小姐，是无需犹豫的。

杜瓦尔　（拍额头）对呀，我猜到了，你要以这个借口把她打发走。

安娜　怎么，您还不明白自己的计划？如果她接受，那我们就通过婚姻摆脱她；如果她不接受，那么罗伯洛先生就无颜见我父亲，在这里就呆不下去了。

杜瓦尔　真狡猾！姐姐，鼓起勇气，我们给你制造了大发雷霆的机会。

卡罗琳娜　哈！妈妈，我再也不会给人当牺牲品啦！那个路易·盖兰先生！哼！嫁给他就等于送命！

安娜　小声点儿！

卡罗琳娜　我能干出什么事儿，你可不知道。（低声对她妹妹）我爱伊波利特先生……

安娜　（低声地）哦！你可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

热拉尔夫人　兄弟！在这件事情上，我能指望你相助吗？

杜瓦尔　生死与共，亲爱的姐姐。我的两只小鸽子，你们就等着瞧吧。

卡罗琳娜　仇敌来了。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阿德里安娜小姐上。

阿德里安娜　夫人，有人传达说您让我来一下。

热拉尔夫人　您很不习惯接受命令，听了非常诧异！

阿德里安娜　我绝没有这种想法。

热拉尔夫人　您和罗伯洛先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

阿德里安娜　没什么事儿。

安娜　绝对没事儿？

热拉尔夫人　想一想嘛。

杜瓦尔　这类事情，一个年轻人总会记得的。

阿德里安娜　夫人，我在照看商店的生意，在我和罗伯洛先生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杜瓦尔　您这是作茧自缚，亲爱的！恐怕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吧？……嗳……总之，您心里明白……掩饰是一个大缺点。

热拉尔夫人　您自称极其坦诚，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阿德里安娜　慎言并不等于掩饰。

杜瓦尔　这话有道理。

热拉尔夫人　说穿了吧，小姐，您把我们的出纳搞昏了头。

阿德里安娜　夫人，罗伯洛先生的感情，怎么能让我负责？

热拉尔夫人　什么！小姐，您卖弄风情，才使这个可怜的男人神魂颠倒……

阿德里安娜　噢！夫人！

热拉尔夫人　像罗伯洛先生这样冷漠刻板的一个男人，肯定受到强烈刺激，才会这么失魂落魄。

杜瓦尔　他失去了理智。

安娜　简直发疯了。

热拉尔夫人　他在这儿干了十二年，我从未见他正面瞧过一

个女人。

阿德里安娜　可是，夫人，您把我当成什么人？我能阻止罗伯洛先生……

热拉尔夫人　小姐，一位有教养的姑娘，能够阻止罗伯洛先生和别人关心她。这类事情，只能发生在某些人身上。

卡罗琳娜　人家并没有向我求爱。

杜瓦尔　好啦！承认吧，这是您的过错。

阿德里安娜　您，先生，竟敢向我讲这种话？

杜瓦尔　她在威胁我。

热拉尔夫人　不要对我的兄弟失礼。

阿德里安娜　夫人，杜瓦尔先生忘记男人对待女子，首要的品德就是慷慨大度。如果事关生意，他会更讲信义。

安娜　事关什么？

热拉尔夫人　事关生意。

阿德里安娜　不如说是件非法交易，夫人。安娜小姐和她舅舅同样清楚。我已料到事情会发生。

热拉尔夫人　那好，盖兰小姐，您应当明白，我再怎么想留用您，也难以留住了。罗伯洛先生在这儿干了十二年，而您来做事不到四年，在他和您之间选择，我们是不会犹豫不决的。如果您留下，那他就不愿意再干下去。我十分为难，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局面，是您的行为造成的。您对我们有用，我承认您做生意很有能力；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说您对我们公司的发达做出了贡献，那我们也没有亏待您。

杜瓦尔　的确，您在生意上管理得不错……唔！相当正派。

安娜　小姐现在离开，跟初来乍到时的境况完全不同。

阿德里安娜　小姐，如果我离开令尊的公司，那将是令人遗憾的。

安娜　双方都会遗憾。

热拉尔夫人　怎么，如果您离开？那好，罗伯洛先生去给您结帐，您就收拾一下吧。

杜瓦尔　是啊，亲爱的孩子，处理这类事情，就应当快刀斩乱麻。我呢，是不愿损伤一条小虫子的；不过，要知道，对您明讲吧，必须离开。

卡罗琳娜　可怜的阿德里安娜小姐！我真同情您，我知道您是多么难过。

阿德里安娜　夫人，这样一件大事，您就不等热拉尔先生回来再作决定。

热拉尔夫人　亲爱的，您在这里是祸根。今天是罗伯洛先生，明天又该轮到伊波利特先生……

卡罗琳娜　伊波利特先生？

阿德里安娜　夫人！

安娜　您为什么不服从我母亲？

阿德里安娜　小姐，我犹豫是……

热拉尔夫人　是不适当的，您应该让我避免重复，这种话既难于启齿，又不堪入耳。我是这里的女主人。我丈夫十分喜欢罗伯洛先生，不可能不优先留用他。

杜瓦尔　就此了结吧。您不缺去处，有些商号就想要雇用漂

亮的姑娘……您再多说，倒让人相信一些可疑的事情……

阿德里安娜　先生，我真没有料到，您居然有勇气侮辱一个可怜的、现在失去保护的姑娘。然而，恕我冒昧向夫人指出，我在这里的职位是热拉尔先生安排的，总得尊重一个行为一贯正派的人，不会像驱逐……

热拉尔夫人　噢！亲爱的，如果您违反我的意志硬要留下，显然我不能叫警察来把您从我家拉走；不过，如果您以这种口气讲话，那我就走，立刻同我女儿到我兄弟家里去！等热拉尔先生回来，由他选择，要他妻子、家庭，还是要一个……

阿德里安娜　不要讲了，夫人！

安娜　好，妈妈。

阿德里安娜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过几分钟，我就离开这里。

安娜　啊！

杜瓦尔　您若是早这么痛快，也免得我们费口舌了，而且我姐姐也会相当关照您……

阿德里安娜　先生，我不需要任何人保护。

热拉尔夫人　这我再清楚不过了。

阿德里安娜　夫人，如果我有哪点对不住您，那就请您原谅。至于我，但愿您作此决定将来不至于后悔。我早就知道，我在这里兢兢业业的代价，只能引起仇视和嫉妒。现在，既然这种情绪十分强烈，那么无论从我本人还是从我恩

公考虑，我都有责任服从您。他会评价我们所有人的。如果他问起来，我会口下留情。

热拉尔夫人　虚伪！您要保护我们；对不对？

安娜　一路平安！

杜瓦尔　别了，小姐。

第十三场

〔除阿德里安娜，人物同前场，继而维克图娃上。

安娜　她那么仰仗我父亲？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卡罗琳娜　盖兰律师再也不会来纠缠啦！啊！妈妈，你真有勇气。

热拉尔夫人　是为了你呀，我的孩子，若不是你父亲来信向我们宣布他的最终意图，我也不会公开反对热拉尔。

安娜　现在，必须支持你的决定。

杜瓦尔　我们都支持。你就对热拉尔说："如果让她回来，那我就离开家，住到我兄弟那里去。"

热拉尔　到时候瞧吧。我们先给他写封信，详细向他解释……

维克图娃　对不起，夫人，我以为盖兰小姐在这儿。

安娜　她回房间收拾行李去了。

维克图娃　她被辞退啦？不可能啊！

热拉尔夫人　没错，维克图娃。

维克图娃　（对安娜）因为什么，小姐？

卡罗琳娜　跟罗伯洛先生私通。

维克图娃　今天清早刚六点半钟，他们俩就在一起。

热拉尔夫人　真的吗？哼！想不到她会干出这种事儿。你找她干什么？

维克图娃　她叫我不管价钱多贵，也要买一条鳟鱼；鱼市上只有一条，让舍韦先生买走了。我来问她要不要去把鱼弄来。她还吩咐我准备点野味。

卡罗琳娜　我父亲要到啦？

维克图娃　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杜瓦尔　这可是个圈套啊。

热拉尔夫人　当然！热拉尔今天回来。

安娜　唉！妈妈，在爸爸回来之前，把盖兰小姐打发走，要鼓起勇气！

热拉尔夫人　可是，我的孩子……

杜瓦尔　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有事情，就不和你们一起吃饭了。

安娜　嗳！舅舅，您要留下，否则……您就会丧失我对您的尊敬。

热拉尔夫人　兄弟，不要丢下我。我这就去换衣裳。跟我来，卡罗琳娜。

〔母女二人下。

安娜　怎么，舅舅！哼，您真是个胆小鬼！

杜瓦尔　嗳，亲爱的孩子，热拉尔脾气火暴，要知道，在男人之间，事情会一下子闹得不可收拾。

安娜　您只顾自己的安宁，而不管您姐姐的安宁，不愿意为她做出任何牺牲。

杜瓦尔　我拿出十万法郎啊。

安娜　是啊，您肯往外借钱，却不愿意亲自出马……呸！您瞧我，为了救我母亲，我可以不惜生命！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我干不出来的。

杜瓦尔　得！得！得！得！听着，我的外甥女，女人同我们打交道，未免滥用她们的地位。你们不用决斗！在餐桌上，鸡翅膀要先挑给你们；无论到哪儿，你们总是走在前面；我们拚命挣钱，好满足你们的虚荣心，好给你们买漂亮的穿戴，买马车……而且，你们唯一劳累的营生，就是对我们说三道四。你说：杜瓦尔先生没有骨气，他的行为如何如何，一点准主意也没有，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我若是他呀，我就……一个人没事干的时候，信口开河还不容易。

安娜　等着瞧吧，惟独我能够保护我母亲！如果说女人不能成事，那么姑娘却肯献身，舅舅。

杜瓦尔　既然这样，你母亲有你，应当说有相当的实力。我有克雷顿的米隆① 作前车之鉴。我奉行不干涉主义。

安娜　是克罗顿。

杜瓦尔　不对，是克雷顿，这事画成画了。他的手指夹在树干

---

① 米隆（公元前6世纪）生于希腊的克罗顿，他是竞技者，有过许多壮举。年老后，他还想劈开一棵粗树干，但劈开时力竭，树干合拢，夹住他的手，结果他被野兽吃掉。

里。这句谚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闪身下场)

安娜　呸，我的舅舅！他走啦！维克图娃，我要去帮帮我母亲……

维克图娃　帮她顶住冲击！

安娜　等着我父亲，把这个重大消息告诉他，然后再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对待这件事的。

维克图娃　(独白)我可不去找不自在，让先生冲我发一顿火！如果他一回来就进商店，没有见到小姐，那就有好戏看啦！谁愿意等他就等吧，我还是去取鳟鱼。

第二幕

第一场

〔热拉尔。

热拉尔　我以为事先通知了阿德里安娜，她就会来接我，我就希望第一个看见她！我白等了半天，而她又不在店里。难道有什么误会吗？到了我这把年纪，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运气了；机遇最爱讨好青年。我心中充满了嫉妒和不安，因为对我们来说，越是担心，越要幻想幸福。咦！这儿一个人影儿也不见。好啦，还是当这一家之主吧。我妻子女儿倒不知道我要回来。我原以为能够控制住我对阿德里安娜的爱，渐渐淡忘。然而，离别只能扼杀浮浅的感情。唉！相貌衰老，而心却年少，这是多么残忍啊！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痴情日益增长，而能引人爱我的长处却日渐减少！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怒火中烧，真打算把一切置之度外。不过，心中有了这种爱，我也往往更加和善宽厚。我妻子女儿哪里知道，自从我觉出她们在我心中退居第二位，我基于职责，待她们更好了。我应给予她们的

欢乐，似乎全部窃取了阿德里安娜的！

〔他要打开通内室的门，而门却反锁着。

幕后声音　不能进来，夫人小姐在梳洗打扮。

热拉尔　朱斯蒂娜，是我。

第　二　场

〔热拉尔，维克图娃。

维克图娃　（从内室出来）咦，咦，是先生啊。（回身冲内室高声说）夫人、小姐，是先生回来啦。

热拉尔　她们在干什么？

维克图娃　夫人刚洗完澡，两位小姐也穿戴好了。先生旅途顺利吧？

热拉尔　顺利。家里一切都好吗？

维克图娃　好，也不好。您找不见盖兰小姐……

热拉尔　我女儿身体好吗？

维克图娃　好哇。可是，那位可怜的阿德里安娜小姐……

热拉尔　我的夫人怎么样？

维克图娃　您这就会见到她，她显得年轻了。当然，她不知道您回来，因为阿德里安娜小姐……

热拉尔　我又没跟你谈阿德里安娜小姐。

维克图娃　嘿！先生若是知道这件事……

热拉尔　嗯，什么事？你若是想谈阿德里安娜小姐，那就谈

吧，到底什么事？

维克图娃　是这样，先生，您也不是不知道，夫人小姐同她不大合得来。尽管夫人还很漂亮，不像她那年龄的人，但是阿德里安娜小姐的容貌却容易引起嫉妒，尤其让人看到她对您的关心无微不至，连对丈夫放心的妻子都不能每时想得到。喏，就拿今天清晨来说，刚六点钟，小姐就摇铃把我叫起来，对我说："维克图娃，赶快去菜市场，如果有鳟鱼，不问什么价，一定要买一条来，再挑最好的野味。"小姐若不是碍于身分，肯定会亲自去操办。

热拉尔　（旁白）亲爱的孩子，她多细心，连小事都想到了。（高声地）那么，刚才你提起我妻子女儿，到底出什么事儿啦？

维克图娃　先生会明白，我总不离厨房，很难了解她们有什么理由那么对待阿德里安娜小姐。先生若是在这里，也得牵连进去。

热拉尔　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吗？

维克图娃　我听这个说两句，听那个说两句，就知道这些。唔！那些店员，除了罗伯洛先生，全向着盖兰小姐。

热拉尔　维克图娃？

维克图娃　先生。

热拉尔　我外出这期间，路易·盖兰先生常来看夫人小姐吗？

维克图娃　看过一次。

热拉尔　仅仅一次！什么缘故？

维克图娃　夫人小姐吩咐下人说她们出门了，而盖兰小姐明知她们在家里，因此，她哥哥不可能不知道。

热拉尔　哼！就这么对待我的吩咐！

维克图娃　那个青年自尊心很强，他不愿意显出一副巴结人的样子。您也理解，那是个孤儿，伊波利特就说，换了他也会这样做。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小姐在哪儿？

维克图娃　嘿，我对先生谈阿德里安娜小姐的时候，先生却问我夫人和女儿的情况；先生把她们弄混了，就好像……

热拉尔　她到底在哪儿啊？（摇铃）

维克图娃　摇铃吧，摇铃吧！白费劲儿，你见不到她。

热拉尔　你刚才说我妻子有理由？

维克图娃　完全有理由，因为，哦，罗伯洛先生……

热拉尔　罗伯洛和阿德里安娜？

维克图娃　就是嘛，既然罗伯洛先生惹起整个这……

热拉尔　罗伯洛不可能惹起任何事！一个关在帐房里的人！

维克图娃　爱情把他拉出来了。老年人往往比年轻人还糟糕，这也是很自然的。人到要离世的时候，总比刚入世的时候更贪恋生活。

热拉尔　维克图娃，怎么这样讲！……

维克图娃　先生，我是指罗伯洛先生。一家商店由阿德里安娜这样美丽的姑娘当头儿，又得雇用男人，您雇来的男人都是丑八怪也没用，他们又不是没长眼睛，而且又只能欣赏眼前所见到的，好嘛！……这就好比让一名饥饿的重骑兵进入厨房，又不……

热拉尔　这么多废话！

维克图娃　又不让他说香喷喷的肉汤:“这眼睛真美!”

热拉尔　别讲你的重骑兵了。(摇铃)罗伯洛! 怎么会有罗伯洛的事儿?

维克图娃　喏,先生,夫人小姐会亲自向您解释,而您肯定认为她们有道理。您若是处在夫人的地位上,绝不会对阿德里安娜小姐那么好,而小姐呢,想要结婚也没错……(下)

第　三　场

〔热拉尔、弗朗索瓦。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想要结婚?上帝呀!女人比律师还厉害,能把最简单的事情搞乱。然而,渴望结婚,这不正是我唯一担心的情况吗?果真如此,那就叫她领教领教一个男人的最后爱恋有多么强烈。

弗朗索瓦　先生摇铃啦?

热拉尔　三次啦。

弗朗索瓦　我正往上扛货包……

热拉尔　去告诉盖兰小姐来跟我谈谈。

弗朗索瓦　是,先生。(虚下)

热拉尔　我会……

弗朗索瓦　(转回)先生知道盖兰小姐在哪儿吗?

热拉尔　她不在这里吗?

弗朗索瓦　已经出去了……

热拉尔　（旁白）她是迎我去了……（高声地）好吧，等你一见到她，就对她说……

弗朗索瓦　（旁白）这事儿我不干，让别人告诉她去吧。（下）

第　四　场

〔热拉尔、安娜。

安娜　（扑上去搂住父亲的脖子）啊！我的好爸爸，你终于回来啦！出去一个月！你一定觉得时间过得多慢啊！

热拉尔　哦！是啊。

安娜　你真好，这样突然回来，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没有料到；妈妈刚洗完澡，显得很漂亮。嘿！她真迷人！她穿衣服时还对我们说："你们父亲回来该多好！"她的话音未落，我们就听见你的声音。真的，她脸色那么鲜艳，跟她女儿一样年轻。

热拉尔　安娜，我给你带回来好看的东西了。

安娜　全给妈妈吧。

热拉尔　怎么，你还以为我能忘掉你妈妈和姐姐吗？

安娜　你旅途顺利吗？

热拉尔　嗯，不过……安娜，过来，（拉女儿坐到他的膝上）家里有什么新鲜事儿？

安娜　没什么……哦！一件小事儿。

热拉尔　（旁白）我就要了解真相了。

安娜　由于盖兰小姐的缘故，罗伯洛想辞职不干了；因为那个女人……爸爸，你以为了解她……

热拉尔　是啊，孩子。

安娜　总之，你对她挺照顾的……好啦，热拉尔先生，您不要辩解，这是您的偏爱……

热拉尔　我对她感兴趣，是把她看成一个完美的人，在她身上……

安娜　总之，在你心里，你把她看得比我们都重要。从前，你多么爱我们！我们时时感到有你的爱笼罩，就像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你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然而，特别是这两年来，我们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她把手放在心口上）甚至，我们好像就不该在这儿。不过，你回来了，我也不想责备你。现在轮到下一个。

热拉尔　安娜，您这种嫉妒心理向我表明，你很爱父亲，我倒喜欢你这样不公道。

安娜　不公道？

热拉尔　是啊。难道你不再是我最宠爱的女儿吗？你具有我的全部血统、我的思想和心灵；你也非常清楚你对我有多大影响……

安娜　要我向你证明我母亲和我降到什么地位吗？

热拉尔　刚到家，你就指责我。

安娜　不，到时候你会自己露马脚，让我当场抓住。

〔摇铃。

热拉尔　她教训起父亲来啦！

安娜　要知道，事情变化非常，您落伍了，可怜的孩子不得不教育自己的父亲。

维克图娃　（上）您叫我吗？

安娜　弄一条鳟鱼和野味。

维克图娃　（旁白）真狡猾呀。（低声对安娜）可是他知道是阿德里安娜小姐让买的。

热拉尔　（对维克图娃）你退下吧……（维克图娃下）你不要抢功劳，这是另一个人关照过的事儿。

安娜　谁？

热拉尔　你非难的那个人。

安娜　哦！原来她知道您要回来，而您却欺骗我们？怎么样，爸爸，您的家庭，不是退居到那个完美姑娘的后面了吗！妈妈落到这种地步，换了我，我绝不会这么快就饶恕您这种负情的行为。而且跟谁呢？跟一个……总之，您那盖兰小姐是个狡诈的女人。

热拉尔　好哇，我的女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以为我是任人耍弄的皆隆特①老头儿吗？

安娜　正相反，我觉得你年龄还小了点儿；你还是受了你的心的欺骗，你只愿意相信你所希望的；这种谬误，应当留给我们姑娘。

热拉尔　嗳！我的小安娜，我可没要你讲什么格言，而是要你

① 皆隆特，莫里哀的喜剧中一个可笑的、容易受骗的老头。

告诉我，你母亲和阿德里安娜是怎么回事……说不说？

安娜　好吧，罗伯洛……

热拉尔　罗伯洛，总是罗伯洛。厨娘开口就是……罗伯洛！我女儿开口也是……罗伯洛！干脆点儿，小姐，您能用两句话对我说清楚吗？

安娜　嗬！你要是摆出这副凶相，我就闭口不讲。

热拉尔　圣徒也能让她给惹火了！

安娜　爸爸，喏，让我再给你一个小小的忠告。你和蔼的时候像个父亲，凶起来的时候像个魔鬼；逞凶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专制暴君搞得人人不敢讲话，就什么情况也听不到，结果大祸临头，醒来已经追悔莫及了。对于秘密，要是你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得到，那就什么都追问，什么都强要。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使用点手段，你就会知道如何对付你那泥足的偶像，如同我刚才拿鳟鱼抓住你的把柄一样。

热拉尔　天哪！小姐，自从你不再是孩子，就自以为比我更了解这个女人？我可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信任她的。

安娜　小姐？我不再是你的小安娜啦！你特别喜欢小安娜，对她有种种美好的打算，就因为她像你。为什么变啦？还不是因为我要让你睁开眼睛。算啦，爸爸，男人没治了，就喜欢让人欺骗！

热拉尔　欺骗？

安娜　说到底，一种合意的假相，也许比伤人的真相更好。

热拉尔　（旁白）教育孩子长知识吧！他们会变成自己父亲的

刽子手。（高声地）她在什么方面欺骗我啦？

安娜　你还是不愿让人揭露这个天使的真面目，还认为她从天而降，是为热拉尔公司造福来的。

热拉尔　喂！我的小安娜，如果你还爱你父亲，如果你不忍心让父亲焦虑不安的话……

安娜　看你这神情，好像比关系到妈妈的事还让你心慌意乱……

热拉尔　（旁白）这些小姑娘真厉害，什么都看得出来……（高声地）唉，你就全讲给我听听……

安娜　关于阿德里安娜小姐吗？怎么，这能让你高兴！

热拉尔　对，你讲了能让我高兴。（旁白）我心里憋得慌。

安娜　好吧，罗伯洛……我是个小姑娘，还不全懂，但是我看出来，阿德里安娜小姐和罗伯洛私通，好让人家娶她。

热拉尔　她，要结婚！

安娜　不行怎么的？你有什么理由要她当贞女？

热拉尔　问我理由，问我理由……（旁白）天哪，当心别引起她的怀疑！（高声地）有什么事实……

安娜　唔！非常严重。今天清晨六点钟，她和罗伯洛在一起，让人给撞见啦！妈妈说绝想不到她会干出这种事。一个女孩子一旦热中结婚，好像就不得了啦……不过，我年龄还小，不懂得那类特殊的做法，只知道爱妈妈和你。

热拉尔　为什么把你妈放在我前面。

安娜　嫉妒！因为她是弱女子，而你惹她伤心！（旁白）他没有听我讲。

热拉尔　罗伯洛！清晨六点钟？阿德里安娜，那么贞洁！她向我发过誓，没经我的同意绝不结婚！（摇铃）我感到怒火中烧！我决意让她的一切都是我给予的，以便牢牢地栓住她；不过，人到了偿还不完恩情的时候，也许就开始忘恩负义了。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热拉尔夫人和卡罗琳娜上。

热拉尔　（对在门口探头的弗朗索瓦）告诉罗伯洛先生，我要同他谈谈。

热拉尔夫人　你好，我的朋友。喂！安娜，你还没有吩咐人把饭菜给你爸端到这儿来吧？

热拉尔　我不饿，亲爱的。

热拉尔夫人　（对两个女儿）口气多冷淡。

卡罗琳娜　（拥抱父亲）我们见到你多高兴！

热拉尔　好，我的孩子，好。

热拉尔夫人　我不必问您旅途是否愉快，您红光满面，显得这么年轻，不像风尘仆仆刚下车的样子，而且穿戴也像一个交了好运的人；我非常感谢您这种雅意。

热拉尔　您不知道我是多么爱您，而我这身穿戴……（旁白）这个罗伯洛……

热拉尔夫人　不过是偶然的，对不对？

热拉尔　我刚到家您就要跟我吵架吗？我们不是那种年龄了……（旁白）罗伯洛是怎么回事？

热拉尔夫人　您找谁？爱您的人，不是全在您身边吗？您还渴望什么呢？……

卡罗琳娜　爸爸好像心神不定。

热拉尔夫人　您想要干什么？

热拉尔　我想要了解阿德里安娜小姐、罗伯洛和您之间究竟出了什么事？

热拉尔夫人　噢！怎么，先生！急不可耐！我们刚刚交谈几句话，就让这个女人插进我们中间！这样做既不礼貌，也不恰当，而且有失体统！

热拉尔　问题主要不在于这个姑娘，而在于我，在于我的计划，以及我尚未宣布的意愿。

热拉尔夫人　我什么时候不尊敬和顺从您呢？

热拉尔　哼！先摆出尊敬和顺从！女人在反行其道的时候，最爱谈她们的本分。您做得很好，结果在我出门期间，路易·盖兰先生都不登门了。

热拉尔夫人　幸亏如此，先生，因为对待那一兄一妹，我女儿对前者，不像您对后者那么盲目……

热拉尔　夫人，此刻您显示了好大的胆量！

热拉尔夫人　先生，这可关系到我女儿和我们的幸福。

热拉尔　卡罗琳娜一定得嫁给路易·盖兰先生。我选择女婿，做此决定，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青年充满了高尚的情感……

热拉尔夫人　一个穷律师！

热拉尔　一位律师，夫人，只凭自己的信念为人辩护，他的行为无可指责，绝不会扰乱我们家庭的和谐！然而，现在讲的不是路易·盖兰先生，而是……

热拉尔夫人　他妹妹！哦，先生，等您了解她的情况，就会平心静气了：兄妹俩同样野心勃勃，妹妹仗着您发了财，现在想结婚了……

热拉尔　夫人，如果您的话属实……（旁白）究竟哪边背叛我呢？我的心疑虑重重……

热拉尔夫人　（对安娜）我心慌得要命！我们闯进一条危险的道路；他们会对证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安娜　（对母亲）他发火，你要顶住，他若是太不像话，你就晕过去。

热拉尔夫人　（对安娜）你还不了解你父亲，他会撂下我不管。

卡罗琳娜　经营一家商店，伊波利特先生比一个律师强多了；真不知道……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弗朗索瓦和路易·盖兰相继上场。

弗朗索瓦　路易·盖兰先生要见先生。

热拉尔夫人　（对安娜）危机到了。

热拉尔　请他进来！

路易·盖兰　先生。

热拉尔　哦！您来了，我的朋友，您这郑重其事的样子是怎么回事？

路易·盖兰　先生，舍妹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热拉尔　（接过信。在这场戏中，他一直用手揉搓这封信）令妹的一封信！从我一进门，这里发生的事情简直神奇莫测……不过，路易，您总可以对我讲讲吧？

路易·盖兰　我亲爱的保护人，我们只能沉默。我们对您的感激是绝对的，因而对您全家人也必须如此，即使听到令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流言蜚语，我们也要一声不响；况且，舍妹会更加坚强，能顶住诽谤，排除一个始终讨厌的问题。

热拉尔　您这是给我讲天书；令妹在哪儿？

路易·盖兰　离开贵府，她只能去她哥哥那里。

热拉尔　离开！

路易·盖兰　甚至算不上离开，而是被驱逐出去的。

热拉尔　驱逐！她可是这里人人都应当感激的人啊！

热拉尔夫人　为何不直截了当地说爱她呢？

热拉尔　好哇，夫人，讲吧。这位先生告诉我的情况，这一个小时以来，家里人不是都在极力向我隐瞒吗？

路易·盖兰　先生，我还一无所知，只看见舍妹回来泪流满面……

热拉尔　她哭啦！……哼！夫人，您来说说吧……

路易·盖兰　她恳求我千万不要去找人解释。

热拉尔　必须解释清楚。

路易·盖兰　先生，我听了她的讲述之后，也同她想法一样。受了恩惠的人能同恩人分庭抗礼，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如果是您的过错，那我们就显得忘恩负义了。不过，对我们这种受人恩惠的可怜人来说，来日方长！我们永远也偿还不完恩情：您给了我们社会生命，而子女到死也还不清父亲的恩德；但是，我的雄心同我的感激一样是无限的，有朝一日，诸位也许能够信服。

热拉尔　令妹受到不公正待遇了吗？

路易·盖兰　有人指责她在贵府上发了财。

热拉尔　谁讲的？

路易·盖兰　不必重复了，先生；她写了这封信之后，谁也不敢再说她不忠于您的利益了。这个问题完全排除之后，别人也就只能指责她的品行了。她那少女的清名，也要完全托付给您，我能赞同这一点吗？

热拉尔　夫人，您倒是说话呀？您应当向我解释，应当向阿德里安娜小姐的哥哥解释，为什么把她辞退了。阿德里安娜小姐对您失礼了吗？

热拉尔夫人　没有，先生；不过，我们更喜欢罗伯洛先生，而不是阿德里安娜小姐，这恐怕连她哥哥都不会觉得不妥。有她在，罗伯洛先生不愿意再留在这里，他是当着全家人的面提出来的。

路易·盖兰　夫人，舍妹不在场，无法辩驳；不过，如果涉及她同罗伯洛先生的婚姻问题……

热拉尔　啊！先生，真有结婚的问题……

路易·盖兰　我多次劝舍妹结婚……

热拉尔　她是如何回答的呢？

路易·盖兰　她要为了我终身不嫁……

热拉尔　是啊；然而有人说，今天清晨六点钟，她同罗伯洛在一起。

路易·盖兰　尽管我很少见到罗伯洛先生，但我知道他根本不合适，他们之间相差二十岁。

热拉尔夫人　然而据我所知，令妹口味并不那么高。

热拉尔　夫人，（压低嗓音）这样无理取闹，就没法过日子了。（高声对路易·盖兰）先生，去找令妹，尽快把她带回来。如果罗伯洛还不来，我就去找他，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热拉尔夫人　（对路易·盖兰）站住，先生。（对热拉尔）没有重大理由，我不会把盖兰小姐打发走，把她召回来会产生什么后果，将来您会感到遗憾！首先想一想，您这么做，是当着全家人的面，当众派我的不是。

热拉尔　有过错不承认固然很好，但是弥补过错要更好。

热拉尔夫人　这么说，为了那个姑娘，您宁愿牺牲您的妻子？

热拉尔　谁说牺牲您啦！您真有这份庸人自扰的才能：吹毛求疵，挑出无数鸡毛蒜皮的事，而且不断填充，堆积成山，妨害家庭生活。（对路易·盖兰）去吧，亲爱的！

热拉尔夫人　先生，您不知道这会引起女儿们什么想法。

热拉尔　卡罗琳娜即将结婚；至于另一个，她还太单纯，弄不懂您的意思。

热拉尔夫人　还有我呢，先生？

热拉尔　哦！如果只牵涉到咱们两个人……

安娜　（对路易·盖兰）先生，如果您真有家父所说的高尚情感，那么您不该亲自阻止召回令妹吗？

热拉尔夫人　（对丈夫）自私自利！你们不断要求孩子的母亲做出牺牲，而你们却不能容忍她们一次任性的举动！

热拉尔　夫人，您似乎干得很漂亮，指责起为您创造幸福的男人，指责起操劳十八年，为使您富有、快乐并受到尊敬的男人。您不是有华丽的乡间别墅，有马车和庄园吗？您的奢侈品、穿戴服饰，我拒绝过什么吗？难道我吝啬吗？

热拉尔夫人　我们要求得到您全部的感情，难道有罪过吗？

热拉尔　这种感情，您已经拥有十八年了。

热拉尔夫人　为什么我配得上十八年，如今又丧失了呢？

热拉尔　您要把我的家变成地狱吗？

热拉尔夫人　哼！您若是这么看，我就带女儿去我兄弟家。您的阿德里安娜将成为……

热拉尔　我的阿德里安娜！听着，夫人，走出家门，那就是一场官司。您若是打赢了，你们母女就能得到一笔年金……也许您会使我落个狠心男人的名声，但我终归有自由……

热拉尔夫人　唔！是啊，我们知道，男人制订法律为了……

热拉尔　照顾你们的利益呀！结婚难道有利于我们吗？还不是有利于你们？我们一结婚就丧失了自由，而你们却赢得了保护，还不提供方便让我们尽这种责任。难道你们接受了那些愚蠢的思想吗？我们书本上的漂亮词句、家庭

里没完没了的争吵，根源全在这种愚蠢的思想。

热拉尔夫人　先生，我恳求您，最后听我一句话！女人比你们会判断女人；她们可不像你们那么容易……被赞美的话蒙住眼睛。如果说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姑娘使我们付出的代价，那么将来就更不堪设想！怎样才能让您明白过来呢？（跪到丈夫脚下）先生，您不知道，将来您要对多少不幸感到内疚。

热拉尔　站起来，夫人！女儿还可能以为您对我有什么过错……

热拉尔夫人　先生，暂时的屈辱可以忍受，但是在自己家里，时时刻刻受欺侮，那就令人难容了……

安娜　（对母亲）妈妈，别人本应求得您的宽恕，您为什么低声下气呢？（对父亲）爸爸，照妈妈的要求做吧……否则……你会后悔的！

卡罗琳娜　爸爸，您若是知道……

热拉尔夫人　先生，一边是您的全家人，而另一边……您选择吧。

热拉尔　家庭暴乱！

路易·盖兰　先生，我们不能搅乱你们的家庭。如果舍妹在此引起这么强烈的反感，那么我要头一个劝阻她回来。（下）

热拉尔　（跑去追路易·盖兰）那她就完啦，他们也完啦！

第 七 场

〔除了路易·盖兰，人物同前场，杜瓦尔上。

杜瓦尔　哦！你回来了，亲爱的热拉尔。满意吗？

热拉尔　不满意。

杜瓦尔　可是，旅行对你挺好的。(对他姐姐)他像个年轻人！(对热拉尔)你这身体真够棒的。在哲学家和医生看来，身体健康是第一财富……

热拉尔　那么第二财富就应当是家庭安宁。

杜瓦尔　你就这么接待我！怎么！你们一个个都好像呆若木鸡。我在这儿多余吗？……我走好了。

热拉尔　亲爱的，我家里跟各处一样，发生革命了。

杜瓦尔　然而，没有比你更专断的君主了，这样也对；正因为我的家庭很可能变为共和制，我才一直过独身生活。

热拉尔　亲爱的，你姐姐……

杜瓦尔　当心，热拉尔；要提防你的头一个反应，你的第二个反应更好些。

热拉尔　今天早晨，热拉尔夫人居然把盖兰小姐辞退了。你想得到吗？

杜瓦尔　完全想得到。

热拉尔　不，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杜瓦尔　不就是结婚吗？

热拉尔　不对，她不想结婚。

杜瓦尔　别人没告诉你她要嫁给罗伯洛吗？罗伯洛爱她，他们要成家自立；罗伯洛要开设银行，我向他投资，你也一样。

热拉尔夫人　您瞧。

热拉尔　今天简直闹鬼啦！他们又唱起老调。哼！来这一套，罗伯洛的噩梦该结束了。

〔他走向远台的一扇门。

热拉尔夫人　好样的，兄弟。

安娜　亲爱的舅舅，您这一辈子，就支持我们这一回吧。尽量把事情搅乱，我们就能随心所欲了。

卡罗琳娜　尽量多讲话，舅舅。

热拉尔　（在远台）喂，罗伯洛。

第　八　场

〔人物同前场，罗伯洛和伊波利特相继上场。

热拉尔　好哇！亲爱的，咱们俩谈谈吧！

罗伯洛　先生。（旁白）我后背的衬衣都湿透了。

热拉尔　我了解，您是个诚实的人……

罗伯洛　的确如此，先生。

热拉尔　准确得像毕达哥拉斯①的乘法表。

罗伯洛　是啊，先生，在记帐方面；不过，若说双方的爱情嘛，

①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曾制作出乘法表。

我已经退出了……如果想谈这事儿，那就求您放了我吧。（欲下）

热拉尔　老实给我呆着！据说，盖兰小姐爱您，她要嫁给您，是吗？

罗伯洛　她对您说的？哈！……

热拉尔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罗伯洛　我受到诱惑……

热拉尔　怎么，受到诱惑？您，受她的诱惑？

罗伯洛　受杜瓦尔先生的诱惑。

热拉尔　开什么玩笑！

杜瓦尔　他求我们向你说情，好让他得到阿德里安娜。

热拉尔　嗳！对不起，杜瓦尔先生，咱们先得澄清事实……

安娜　今天早晨，您就在这儿对我们说，您向她描绘您的爱慕，极有说服力……

热拉尔　你爱她！你还对她讲了，罗伯洛？喂，回答，不要这么瞧我，就好像怕我似的。

罗伯洛　先生，对不起……

热拉尔　讲不讲？

热拉尔夫人　今天早晨您对我们说什么啦？

罗伯洛　唉！我说她打发我去算我的帐！

热拉尔　可是，你总归对她说过你爱她啦？

罗伯洛　这个嘛，说过。

热拉尔　你爱她吗？

罗伯洛　嗳，不。她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

热拉尔　是吗，不爱！那么你为什么对她说谎？

罗伯洛　唉！原谅我吧，先生！我一时昏了头，想自己当老板，就是这么回事儿。

热拉尔夫人　喂，罗伯洛先生！您对我们说，今天早晨六点钟您和阿德里安娜发生那件事之后，您就不愿意见我丈夫了，这话使我产生许多想法。

罗伯洛　夫人……

热拉尔　罗伯洛，不要支支吾吾的。

杜瓦尔　好了，罗伯洛，坦率地请求他同意，他不会拒绝的；我对您说过，他会像我一样，情愿为您投资十万法郎，他会成全两个可敬的正派人的幸福。

热拉尔　说不说？

罗伯洛　先生，您这声调吓掉我的魂儿……今天上午我若是数钱准出错。

热拉尔　好，现在，我平心静气听你讲；说吧，罗伯洛老弟，把真相告诉我。（对全家人）你们别插嘴！

罗伯洛　是这样，先生，杜瓦尔先生……

杜瓦尔　喂！可别把我扯进来，罗伯洛；我是出了十万法郎的，而且……

热拉尔　亲爱的杜瓦尔，我十分怀疑，这件事肯定有您的份儿。果真如此，这笔帐咱们以后要算。

杜瓦尔　嗳，我从来不插手任何人的爱情。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热拉尔　（对罗伯洛）怎么样？

罗伯洛　杜瓦尔先生对我说，如果我能在您回来之前说服阿德里安娜小姐……

热拉尔　杜瓦尔！

杜瓦尔　且慢！且慢！

罗伯洛　他就向我投资十万法郎。我提出异议，说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岁，总不能激发起……对不起，先生，越说越乱……恰恰相反，他还能激发起……

热拉尔　你简直不知所云。

热拉尔夫人　可是他说得对。一个四十二岁的男人，还能让人爱他本身吗？

热拉尔　那么五十六岁呢？

热拉尔夫人　噢！揪住不放！

热拉尔　哼！你们非常清楚往我们心上什么地方插针！

安娜　唉，舅舅，再帮帮腔。

杜瓦尔　你不是非常喜欢这个可爱的姑娘吗？她也值得周围的人爱慕。你不是想要为她造福吗？那好，罗伯洛是个完全正派的人，态度确实有点冷淡，然而……

热拉尔　亲爱的内弟，我觉得你有点怪。

杜瓦尔　是吗？

热拉尔　以后咱们好好谈谈。

杜瓦尔　（对安娜）你瞧，怎么样，把我也给缠进去了。

热拉尔　（对罗伯洛）阿德里安娜小姐是怎么回答你的？

罗伯洛　她对我说，不征询您的意见，她绝不结婚。

热拉尔　（低声地）她对你这么讲？是什么口气呢？是发自内

心吗？

罗伯洛　（同样低声地）我看得出她心里充满对您的感激之情，而且……

热拉尔　哈！事情原来如此。

杜瓦尔　确实没别的情况；看来，一切都好说了。

热拉尔　先生，您企图在我家里制造混乱。

杜瓦尔　先生，我是要带来安宁；我的个性大家了解。

热拉尔　让人了解，您总得表现出来。

杜瓦尔　你认为我没有个性？嗳！我不同意你这看法。肯退让能屈伸的性格，比争强好胜的性格可爱上千倍。曲则达，硬则折。

热拉尔　我看您真可怜。

杜瓦尔　你呢，也不令我羡慕。

热拉尔　请你不要到这里来投资。

热拉尔夫人　我兄弟本想做好事；至于我，先生……

热拉尔　您吗，夫人，您得接待阿德里安娜小姐，竭力让她忘记所发生的事情。

杜瓦尔　喏，对呀，姐姐，既然还能和解，那就这么着吧！阿德里安娜优点突出：模样漂亮，人又聪明，百依百顺……你们最终能和睦相处的。

安娜　您就这么支持我母亲呀！

热拉尔　您对她讲了什么话，让她哭着回她哥哥家呢？唔，想必您侮辱了她；一个可怜的姑娘，为我们卖了大力，还不肯结婚，以便继续照看我们的生意！我要亲自去找她：她

可能不肯回来。她哥哥自尊心那么强，听了你们愚蠢的争吵，一定会劝阻阿德里安娜回到这里来。

热拉尔夫人　啊！但愿把她劝住！

热拉尔　您估计不到会有多大损失！

〔他下场，与伊波利特相撞。

伊波利特　先生，我们等您的指示，如何处理科班公司这批布料。

热拉尔　打回去！

伊波利特　可是，先生，这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罗伯洛　先生，他们欠我们的帐，我们可以用货抵债。

热拉尔　你们说什么？布料吗？……唉！随你们处理去吧。

〔热拉尔和伊波利特下。

杜瓦尔　他就像跑去救火。

热拉尔夫人　哼！他就是一团火！……

安娜　怎么，罗伯洛先生，您没有勇气坚持！我了解我爸爸，如果坚持，他本来会同意您的婚姻。

杜瓦尔　喂！罗伯洛！我原来以为您是个男子汉！

罗伯洛　先生，我不过是个出纳员，再有一百万的投资，我也不会动一动心。热拉尔先生一定在想什么事，才会这么仁慈。（下）

第　九　场

〔热拉尔夫人，安娜，杜瓦尔。

热拉尔夫人　咱们本来要把她打发走，结果反而让她在这里扎得更牢了。我的不幸到了极点。

杜瓦尔　唉！姐姐，只好认了。归根结底，她在这儿，替你操劳许多事。你可以消遣，反正有一大笔财产；我若是你，就干脆让了，带女儿单独过日子去。讲退让，什么目的都能达到。

安娜　同邪恶妥协！

杜瓦尔　同什么妥协？

热拉尔夫人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受这份罪，那我就听你的劝告；然而我实在爱女儿，不忍心看她们也毁了……

〔她哭泣。

杜瓦尔　嗳！好嘛。看见女人流泪，我最受不了！会引起消化不良。好啦，如有必要，我愿意救她们。阿黛拉伊特，我要跟你谈点事儿，姑娘可不能听，走，到你房间去。

〔二人下。

第十场

〔安娜，卡罗琳娜。

安娜　谈事儿不让我们听？就好像我们猜不到似的！喂！卡罗琳娜，你哭啦？

卡罗琳娜　我不是完了吗？噢！亲爱的安娜，妈妈绝不会再

有这种勇气了。而我呢，不过是个可怜的金发姑娘，生来怯懦，胆子跟一只小羊羔差不多。我的全部力量在于我对伊波利特先生的爱。

安娜　那好，就跟爸爸明讲，抵制他的安排。

卡罗琳娜　不可能，他一瞪眼睛就把我吓住……他说什么我答应什么……

安娜　你就不能说个不字？

卡罗琳娜　无论对父亲，还是对伊波利特先生，我都说不出口，当然，如果伊波利特先生爱我的话。

安娜　伊波利特先生还一点不知道吗？

卡罗琳娜　我们交换过几次眼神，仅此而已。

安娜　而你爱他……有这事儿……嗯？

卡罗琳娜　忧伤得要死。

安娜　天哪，爸爸心肠极好！我有办法对付他，我对他讲。

卡罗琳娜　嗳，可怜的小天真，你没有看出他爱上阿德里安娜了吗？

安娜　嗳，你弄错啦！你自己恋爱，就看见到处都有爱情。

卡罗琳娜　正因为我在恋爱，才看透他的心。刚才我们是伤了他的感情……

安娜　这不可能，他是结了婚的人啊。

卡罗琳娜　我自己有这种心理活动，知道越不可能得到的爱情就越渴望……没有什么比无望更能激发痴情的了。

安娜　可是，他对妈妈，对我们负有义务啊。

卡罗琳娜　如果我们不幸丧母，半月之后，阿德里安娜就会成

为我们的继母。

安娜　你这是诽谤爸爸。

卡罗琳娜　你还没有看出他多么厌倦妈妈，刚才他的举动……

安娜　真可怕！……你的话有道理。

卡罗琳娜　他力主我这桩婚事，就是要把阿德里安娜拉进家庭，拴在他的身边。

安娜　妈妈该有多么痛苦！噢！天哪！可是，她又多么宽厚！……我若是她，非把那姑娘撕烂不可。

卡罗琳娜　嗳！不能乱来！现在，安娜，咱们别无他法，只能指望她的好心了。爸爸对她不是言听计从吗？如果她不同意，那么这件婚事也就办不成了……

安娜　唉！人一有了恋情，变得多么懦弱！

卡罗琳娜　卑贱和高尚全聚在一身！人感到头在天上的时候，脚在大地上就难受了。

安娜　有了爱情就会作诗啦？

卡罗琳娜　唔！小妹妹，我有能力感受，而你有能力行动！你总能超越不幸之上，而我总被不幸压在下面；因此，我宁肯死去，也不愿意放弃幸福；这种幸福使我变得坚强，使我日益紧紧地系恋，而且每时都增加一分希望。

安娜　那位哥哥还一无所知，我们若是跟他讲明白呢？……你会同伊波利特结婚的。现在我掌握了这里一切的钥匙。爸爸是个……

卡罗琳娜　住口，亲爱的。应当怜悯有情的人。他一定很

痛苦。

安娜　他自讨苦吃！

卡罗琳娜　爱情之所以是最美好的感情，只是因为它完全不是自觉的。除了伊波利特先生，我不能爱另一个男子，我也无法说清为什么爱他。

安娜　我跟罗伯洛倒是一对，对这种感情一窍不通……我很想了解爸爸对阿德里安娜怎么说，她又怎么回答。

卡罗琳娜　我倒想了解杜瓦尔舅舅对妈妈说什么。

安娜　走，咱们这就会知道。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杜瓦尔，热拉尔夫人，继而卡罗琳娜和安娜上。

杜瓦尔　我可以走到这一步，姐姐，但是你得如实告诉我，这个姑娘是否清白。

热拉尔夫人　兄弟，你这样尽心尽力，使我感动得流泪；不过，你尽可以有功德，而不会承担后果，因为她爱……（瞧见女儿）嘘！在这方面，她们幸而还一片天真……

杜瓦尔　姑娘们探听秘密，好比猎人追捕猎物。

卡罗琳娜　那就把秘密告诉我们吧，舅舅，省得我们乱猜了。

安娜　这个秘密，如果让我们发现，那我们难保不讲出去；如果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守口如瓶。

热拉尔夫人　你们已经知道得太多了。

杜瓦尔　我的外甥女，你简直是耶稣会士出身。

安娜　这就是伦巴第人街的法语。

杜瓦尔　没良心，你还看不出我对我的继承人称呼“您”，心里该有多难过吗！（下）

第 二 场

〔除杜瓦尔，人物同前场。

安娜　这一位绝不会折磨他的妻子！

热拉尔夫人　我可怜的安娜，丈夫软弱或是刚强，妻子都可能不幸。

安娜　婚姻真是一个谜！

卡罗琳娜　那就用爱情来解谜嘛。

热拉尔夫人　不行，亲爱的孩子。做到顺从固然容易，可也得看这会导致什么后果。

安娜　亲爱的妈妈！从今天早晨起，我更加爱你了。我真想把阿德里安娜小姐夺走的一切再给你夺回来。我发誓要让爸爸吃尽苦头……

热拉尔夫人　当心别把我们的事情搞糟……而且，亲爱的孩子，尽管你们心里可能不是滋味，但是你们对阿德里安娜要有礼貌，要和气，甚至要亲热一些；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生活。

安娜　我不能服从你，妈妈；我嘴说服从，眼神也会拆穿假话。

热拉尔夫人　当母亲的该有多么痛苦，明知道这样美好的天性，迟早要投进尔虞我诈的人世中！

卡罗琳娜　她讲的是真话，因为她觉得自己有力量。

热拉尔夫人　这种力量，如果你继续使用，可能毁掉你，亲爱

的安娜。还是学学如何当女人吧，我们的全部媚力来自温顺。

安娜　我同意对阿德里安娜小姐收起利爪，但你要允许我伺机猛然抓她一下。

卡罗琳娜　你没看出妈妈自有主意吗？

热拉尔夫人　关于阿德里安娜的事已经闹了一通，如果你们再气你们的父亲，我的处境就更糟糕了。

安娜　这么说，我们也应该爱她啦？

热拉尔夫人　那倒不是，但你们应当听我的话。

卡罗琳娜　她来啦。

安娜　看她那份儿打扮，心中必有打算。

第三场

〔前场人物，阿德里安娜小姐上。

阿德里安娜　夫人，我哥哥全对我讲了，我来向您保证，我要尽心维护您家庭的幸福，不管热拉尔先生怎么恳求，我也绝不会违抗您的意志回到这里。

热拉尔夫人　怎么，您还没有见到他吗？

阿德里安娜　没有，夫人。一听我哥哥描述您与热拉尔先生争执的场面，我就跑来向您表明我的决心。

卡罗琳娜　啊！小姐，如果是这样，我就会喜欢您。

热拉尔夫人　亲爱的阿德里安娜，在这一点上，惟有您能使热

拉尔先生让步……如果我执意反对，我丈夫就会对我绝情，因为他可能推断您的决定是屈从于我的意愿。如果您确实大仁大义，那您就先回去，而我表示服从他，等以后您再找个借口向他提出辞职。您这样做，就能赢得我的尊敬和友谊。而且，我要给您的报偿，肯定能超出您的愿望。

安娜　小姐，如果您能这样做，那我就佩服您是个女中豪杰。

阿德里安娜　（低声对热拉尔夫人）我准备服从您，夫人；不过，您不仅毁了我，也毁了您的全家。

热拉尔夫人　我的孩子们，你们出去一下。

第　四　场

〔热拉尔夫人，阿德里安娜小姐。

热拉尔夫人　您能把话说明白吗？

阿德里安娜　热拉尔先生爱我，夫人。

热拉尔夫人　这我早就知道。

阿德里安娜　您安排我住进您女儿的闺房，就保全了我的贞洁。夫人，从那一天，我就把您当作母亲一样祝福。这件事我铭记在心，因此有勇气忍受您的一切责难。

热拉尔夫人　（旁白）这姑娘真令人吃惊！她不是裙钗伪君子，就是美德的化身。（高声地）唉！亲爱的，您是个正派的姑娘。不过，您为什么拒绝罗伯洛的求婚呢？

阿德里安娜　我根本不爱他，夫人。

热拉尔夫人　您爱热拉尔！（阿德里安娜跪到热拉尔夫人脚下）站起来，小姐。

阿德里安娜　正因为如此，我才忠于你们的利益，这种忠心具有绝望的力量。不过，夫人，在这里，我就是个强者，在这里，我就能够顶住，在这里，我就能做许多事为您效劳，阻止不幸事件、巨大的不幸发生！把我打发走，我们就全毁啦！基于对他的爱，我也再三想过远远逃避，然而即使逃往美洲，他也会跟踪追去。如果我留在法国，什么荒唐事他都能干出来！夫人，您要公正一些，您本可以遇到更糟的情况。换了别人，会大肆炫耀自己的品行，而我实话实说，感到自己是软弱的，也正是这种感觉在支撑着我……在这里，在这家庭的圣殿里，我得以纯化一种伤害您的爱情。这种感情已经相当高尚，升华为纯洁的爱了；因此，它受到怀疑，反而难以自控……它要求的报偿，就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高洁……您决定怎么办呢？

热拉尔夫人　您是怎么把他拉到这一步的？

阿德里安娜　我坚决不从，夫人。

热拉尔夫人　您的节操使我们付出多大代价！

阿德里安娜　我若是无耻淫荡，定然把你们毁了。夫人，您不知道这种炽烈的感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会随着他自身日益增长的懦弱而扩大。我一瞻念前景就不寒而栗。我在爱恋，也在搏斗！人和上帝所能要求的，也只有这样。

热拉尔夫人　您要我怎么样呢，亲爱的？

阿德里安娜　这也正是我要向您提出的问题。

热拉尔夫人　您就结婚吧。

阿德里安娜　可能吗？您还不晓得他嫉妒到什么程度，那可是祸不单行，会有两家办丧事……

热拉尔夫人　（旁白）嗳！一个姑娘哪能有这么大见识！她是想恐吓我们吧？……（高声地）您对热拉尔先生的影响，大概同他的迷恋旗鼓相当，您若能让他接受给您找个有钱人家的想法，那就会救了我们母女！还有比罗伯洛好的人家。

阿德里安娜　夫人，我来见您，主要怀着卑恭而不是高傲的心情。您可以认为受到冒犯，而我不过是您的仆人。再次请您想一想……只要他富有、幸福，我就能把握住自己；反之，如果他遭到不幸，陷入绝望，那我也许就无力抵抗了……您要让家庭和谐，使他生活非常快乐，那么我的任务的难度也就会日渐减轻……

热拉尔夫人　（旁白）我们出生时一片真诚，临到死时却虚假造作！然而在她这个年龄，还是应当相信她；如果这是假的，那她可真是恶人了。（高声地）阿德里安娜，我的孩子……

〔阿德里安娜吻她的手。

阿德里安娜　夫人，您这么仁慈，就给了我勇气对付我自己，对付于我有再造之恩的人。

热拉尔夫人　您的话有道理，您在此处比在哪儿都安全。我

同意您回来，但这一切要严守秘密。(走到通内室的房门)安娜、卡罗琳娜！

阿德里安娜 （在近台独白）我做得对吗？难道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拯救我们所有的人！我能留在他身边啦！……能够服侍他，见到他。一种危险始终受到监视，也许就不存在了。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卡罗琳娜和安娜上。

热拉尔夫人 孩子啊，盖兰小姐是个品德高尚的好姑娘，她按照我的意愿留下，你们待她要像姐姐一样；她当然配得上你们的友谊。

卡罗琳娜 多大的变化！

安娜 她迷住我爸爸，这我理解；可是我妈妈！

卡罗琳娜 盖兰小姐知道我从未惹她伤心。(她拥抱阿德里安娜)

热拉尔夫人 你呢，安娜？

安娜 我不愿意给她犹大的吻。

阿德里安娜 我既不愿强夺您的心，也不想骗取您的尊敬，小姐。

安娜 我要看证据，小姐。您若是欺骗我母亲，却欺骗不了我；我会成为您不共戴天的仇人……

热拉尔夫人　安娜！

阿德里安娜　夫人，这种坦率是高尚的，我喜欢她这样，而讨厌今天早晨的诡计。

卡罗琳娜　我不会嫁给您哥哥，对不对？

阿德里安娜　他也绝不同意强迫的婚姻，小姐。

卡罗琳娜　啊！让我拥抱您！

阿德里安娜　好吧。（她吻热拉尔夫人的手）

〔热拉尔从远台上场，看见这一场面。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热拉尔上。

热拉尔　（在远台）嘿！她们相互拥抱啦！鬼才能看透女人心里想什么！……

热拉尔夫人　喂，孩子们，一切都会好的。

热拉尔　啊哈！夫人，请您向我解释一下，刚才您还跪下要求辞退她，现在又通过什么妙法，你们成为好朋友了呢？

热拉尔夫人　您愿意看到我们反目吗？

热拉尔　那倒不是，然而……

安娜　（对母亲）你没有听从我的劝告……你根本不会知道……

热拉尔夫人　现在轮到您要赶她走啦？……

阿德里安娜　先生，难道您要皱着眉头接待我吗？

热拉尔　您也实在令我惊讶……（旁白）肯定是魔鬼插手了我的事情了……（高声地）我赶到您哥哥家中，您刚刚离开。（对他妻子）路易·盖兰要来同我们共进晚餐。（旁白）她越发美了。（高声地）您的情绪好像很激动。

阿德里安娜　刚才夫人对我十分宽宏大量。

热拉尔夫人　但愿您没有忘记她，也给她带回好礼物了。

热拉尔　哦！一点小意思。

热拉尔夫人　这您可就不对了。

热拉尔　一条中国造的红披肩。

安娜　就这点儿东西！……唔！爸爸，您对妻子变得这么体贴温柔了……

热拉尔　我看大家都这么快活，乌云消散了。当我周围一片祥和气氛的时候，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

卡罗琳娜　好东西有我的份儿吗？

热拉尔　去瞧瞧吧，可能全在你房间里呢……您呢，亲爱的朋友，也很好奇，想去……

热拉尔夫人　非常好奇，不过，看样子安娜倒不在乎……安娜，跟我们走吧。

热拉尔　（对妻子）喂！我刚进家门的时候，您为什么对我声色俱厉呢，瞧我多爱您。（拉起她的手亲吻）如果您有这种愿望，我们大家都会生活得非常快乐……不过，女人永远也理解不了这类问题。

热拉尔夫人　正相反，她理解太透彻了。（吻阿德里安娜额头，低声地）现在是您践约的时候了，鼓起勇气！解除卡

罗琳娜和您哥哥的婚姻，我就会相信您；您只要提起您自己的终身大事，就能阻止这桩婚姻。

阿德里安娜　我也要和你们去，看看给我的披肩。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

热拉尔夫人　留下吧，你们还要谈谈商店的事。

热拉尔　是啊，先谈正事。

〔母女三人下。热拉尔关上房门。

第七场

〔热拉尔，阿德里安娜小姐。

热拉尔　（拿出书房的钥匙）走，到我书房去，在那儿更好些。

阿德里安娜　不，先生，到那儿更不自在。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您这么害怕，就等于招认。

阿德里安娜　不瞒您说，我确实担心这种局面会酿成各种灾祸，而我也不想从中渔利。

热拉尔　您一向不失时机地挫伤我的希望。

阿德里安娜　而您呢，这么一意孤行，在又气恼又嫉妒的全家人眼里，败坏了我的名誉。

热拉尔　他们给您吃了很大苦头吧？……

阿德里安娜　为您吃苦头，苦也是甜。

热拉尔　听你这么说，就是有天大的烦忧我也能忍受！这么说你爱我喽？

阿德里安娜　始终不渝。

热拉尔　那还说什么？……

阿德里安娜　永远不可能！

热拉尔　同罗伯洛约会，有这种可笑的事儿吗？

阿德里安娜　您怎么看呢？

热拉尔　这句反问，阿德里安娜，就有回答的意味。您想说吗？不要欺骗我！叫人这样狐疑不决，哪怕一分钟，也等于受永世的煎熬。

阿德里安娜　然而这样被人爱是很甜美的……放心吧；我像个孩子，而且没有自信心。

热拉尔　嗳！阿德里安娜，我们男人啊，只要一位女子还没有完全委身，我们是什么也不相信的。

阿德里安娜　您刚才还说能够忍受一切。

热拉尔　我那是说谎，爱情也自欺欺人。

阿德里安娜　如果我也这样讲呢？

热拉尔　上帝啊，不要戏弄我的心，您会使我心碎的……

阿德里安娜　我不是也可以说谎，好让您明白这样不好吗？

热拉尔　好严厉的教训！

〔他吻阿德里安娜的手。

阿德里安娜　咱们严肃地谈谈。一个恋爱的男子，应当能为他所爱的人做出极大的牺牲。

热拉尔　应该怎么做？您要我离开妻子和孩子，同您到外国去吗，要我再发财致富，咱们一起生活……

阿德里安娜　您把这叫作牺牲？……这正是幸福。

热拉尔　哦！你也承认啦！

阿德里安娜　天哪！我说的是您。

热拉尔　在她们内心深处，还是有点卖弄风情！

阿德里安娜　您若是把节操称作风情，那就等于把谦恭说成邪恶。

热拉尔　你们对爱情再怎么有把握，也恨不得掏出我们的心肝瞧一瞧。

阿德里安娜　我希望结婚，了结终身大事，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有一个家庭。

热拉尔　哦！罗伯洛那一茬儿还确有其事啊！

阿德里安娜　可能吧！喏！如果我愿意呢，您不是非常爱我，肯为我牺牲吗？您对我说过多少回，您像父亲那样爱我，像兄长，像情人，像丈夫那样爱我……可以为我去死……您瞧！我并没有要求那么高。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你是说笑话？

阿德里安娜　说笑话还是说真话，我对您难道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吗？

热拉尔　对；不过，我们只能为一个爱我们的女人而死……

阿德里安娜　这就是您的内心吗？您的爱并不是绝对的，其实我也没有得到这种爱。

热拉尔　嗳，不是……

阿德里安娜　那您给我个痛快话好吗？

热拉尔　我只是想知道您要嫁给谁。

阿德里安娜　这无关紧要。

热拉尔　唔！这倒是。

阿德里安娜　怎么样？……

热拉尔　您想结婚吗？

阿德里安娜　您要割爱；记住我向您提出这一要求，是作为爱情的验证。

热拉尔　是啊……我明白。

阿德里安娜　如果我结婚的话，您还把长女嫁给我哥哥吗？

热拉尔　真的，恳求您不要考虑我，也不要考虑我的家庭，一旦……

阿德里安娜　哦！您是要一死了之；看来，您并不完全属于我。

热拉尔　您想亲眼看着我忧伤而死吗？

阿德里安娜　如果这是我的意愿……

热拉尔　那好，我服从；不管怎样，我会看到您幸福了。

阿德里安娜　噢！您妻子向我提出办不到的要求！请原谅，我实在太爱您，不忍再继续无谓地折磨您。

〔她哭泣。

热拉尔　唔！显然易见，这里面有我妻子设的圈套！……女人为了相互撕咬才会拥抱。

阿德里安娜　不，不，不要指责她；她特别依恋您，担心我们的感情丧失理智，她不了解我们……再说，她是为了女儿的幸福！她……

热拉尔　然而她不知道没有您，我就不能活，不知道她的幸福仰仗您的怜悯，而于您无关的一切我都视若无睹……

一个家庭失去家长也就垮了，我仅仅凭着爱情而活在世上……这不道德，不像话，我是有女儿的人……良心所能讲的我全知道；我的良心久久叙谈也是徒劳。他们要怎么样呢？我这趟旅行就是为了搏斗，但我回到巴黎才能呼吸纯净的空气；旅途中我憋闷得要死。我的爱情，就是他们的幸福、他们的财运、他们的安宁。

阿德里安娜　男子汉要能自控。

热拉尔　痴情却能控制男子汉，痴情是神通广大的。

阿德里安娜　您这是恐吓我。

热拉尔　您能使我达到那一步。

阿德里安娜　果真如此，别人就再也不能指责我们什么了；我能够奉献感到非常欣慰，但苦恼的是看到您不知道我的感情会有多么强烈。

热拉尔　不要这么说了，因为我六神无主，能够干出极端过火的事来。

阿德里安娜　在我不遗余力要留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什么也不为我做吗？难道说您最软弱，我最强大吗？

热拉尔　你年轻嘛。

阿德里安娜　如果您想把我留在身边，那您就不要坚持这桩婚事，以免您亲近的人对我产生极大的怀疑和仇恨，把我们兄妹看成奢望高攀的人。

热拉尔　其实恰恰是我有奢望：您哥哥将来肯定会身居国家要职。

阿德里安娜　如果您女儿另有所爱，您的道德标准为什么不

让她沾光呢？

热拉尔　我女儿卡罗琳娜？

阿德里安娜　她对我哥哥的反感，如果像您的爱情这样表达出来，声音比一切法律还高呢？

热拉尔　我替我女儿做主，而我……

阿德里安娜　您就不要请示任何人吗？

热拉尔　嗳！你太认死理，就无法爱啦！他们用道德毒害了你。

阿德里安娜　唉！但愿如此！

热拉尔　我女儿没有爱上什么人，她一定得嫁给路易。（冲内室的门喊）卡罗琳娜！您瞧着吧。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热拉尔夫人、卡罗琳娜和安娜上。

热拉尔　过来，卡罗琳娜。有一件非常严肃，而姑娘听了总要微笑的事儿，就是你的婚事。

安娜　您是想惹她哭呀。

热拉尔　我没有问你，讨厌鬼！以后会轮到你的。

安娜　那好，亲爱的爸爸，让我也跟着上这一课吧。等轮到我的时候，您就再也用不着跟我罗唆了。

热拉尔夫人　（低声对阿德里安娜）喂，怎么样？

阿德里安娜　我真希望您也在场听到。

热拉尔　（对安娜）你给我安静点好不好？

安娜　婚事这句话就是一剂镇静药，对不对呀，阿德里安娜小姐？

热拉尔　越发来劲啦！

安娜　我是回答您的话。

热拉尔　卡罗琳娜，我的孩子，如今世道完全变了，财富可以无限分割，以便重新聚敛；很少有稳定的财产，那些富家子弟花天酒地，而收入却很低。生在富家的人，能有无数种方式吃光他们的财产，却没有一条途径重振家业。这是肯定的……

安娜　也就是难以肯定的。

热拉尔　安娜！（对卡罗琳娜）最可靠的就是能力。上帝赐给我们的思想，至今没有受到反复无常的体制的影响。如果说财产是变动的，那么人的才能却是固定的。

安娜　爸爸，如果采用您这个体制，那么傻瓜都娶不上老婆了。可怜的傻瓜！

热拉尔　这小家伙懂得的事太多了。（对卡罗琳娜）孩子，为父的责任，就是根据世风调整行动……给你选择的丈夫，要为人正派，才华横溢，而且，他已经显示出制服贫穷的魄力，他善于经营，不仅能发家致富，还能维护你的财产，并为你的子女增加财富，总之，为你营造稳定可靠的幸福生活……

热拉尔夫人　这个人就是路易·盖兰；可是，先生，我女儿不爱他。

热拉尔　夫人，现在的婚姻方式是我们时代的一种不幸。婚姻并不建筑在感情的基础上……

热拉尔夫人　我知道……

热拉尔　而是建筑在家庭……

卡罗琳娜　总得能够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吧，我想您总该了解缺乏爱情的婚姻多么害人。

热拉尔　您这话什么意思？……

卡罗琳娜　父亲，请您原谅……

热拉尔　夫人，这就是您抱怨的结果，这就是您……

安娜　这不关我妈什么事；我姐姐爱上……

热拉尔　谁？

安娜　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棕褐色头发、黑色连鬓胡须，他具有您要求女婿具备的全部才能。他比您说的那个律师强，他能发家致富，能使我姐姐幸福。

热拉尔　卡罗琳娜？

卡罗琳娜　爸爸？

热拉尔　她这话是真的吗？

安娜　她若是否认，您不要相信；她爱上……

热拉尔　谁……卡罗琳娜？

安娜　不要说出来！

热拉尔　安娜，我的女儿，您对父亲可真放肆……（对妻子）您应当知道这个人吧？

热拉尔夫人　先生，我听到这个消息，和您一样深感意外。（对卡罗琳娜）这事是真的吗？

卡罗琳娜　是真的，妈妈。

阿德里安娜　先生，您看到有情人痛苦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在您的原则上后退。卡罗琳娜的选择，当然能配得上她和您。

热拉尔　总得认识他吧。

安娜　你若是说出他的名字就完啦！爸爸能把他打发到印度去！

热拉尔　安娜，请你……

安娜　我妨碍您啦？那我走好了。不过离开之前，我还是愿意告诉您她不敢向您承认的事。她的爱是清白的，她无力反抗您，您若是滥用您的权力，那就不是个暴君，而是个凶手了。她会走拉梅穆尔的未婚妻①那条路。

热拉尔　最优秀的小说家也应该处以绞刑！这就是现代教育。取消修道院，同时也就消除了心灵的纯真。即使您阻止小说进入家庭，可是您带女儿逛马路也随处能见到。她们看见天才塑造出来的女人，一个个都被神化了：这个谋杀了她不爱的未婚夫，那个又跟罗蜜欧一道殉情，而唐娜·朱莉娅则跟丈夫分庭抗礼……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要认为是那些杰作的好的方面，而是邪恶的鲜艳色彩。因此，我们的女儿刚刚十六岁，在家中就违抗父母之命了。

安娜　爸爸，以前的时代，姑娘都那么规规矩矩吗？

---

① 《拉梅穆尔的未婚妻》，英国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故事讲的是少女露茜受哥哥欺骗订婚，知道上当而发疯，在新婚之夜杀死新郎。

热拉尔夫人　您想指责我，先生，这就不对了：无论安娜还是卡罗琳娜，都没有看过小说，然而她们却亲眼看到这种事实，这尤其危险。

热拉尔　夫人！……（对安娜）怎么的，我的女儿。

阿德里安娜　先生，我所听到的足以开导我哥哥了。我求您不要再让我听下去：卡罗琳娜小姐的隐情，恐怕是很难启齿的……

热拉尔夫人　她欺骗了我们！

〔阿德里安娜和安娜下。

第九场

〔热拉尔夫妇，卡罗琳娜。

热拉尔　卡罗琳娜，看着我！

卡罗琳娜　父亲，您可以滥用您的权威；您这凝视的目光能震慑疯狂，也能逼人发疯。

热拉尔夫人　您父亲非常仁慈。

热拉尔　这是你妹妹的诡计，我不会上当；你根本没爱上什么人。

卡罗琳娜　我看中了，父亲……

热拉尔　谁？

卡罗琳娜　父亲，告诉您之前，我要问您一句，如果我的选择还算适当，您是否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心愿结婚？

热拉尔夫人　您是位慈父，不会不答应她的请求。

热拉尔　她怕我。

热拉尔夫人　种什么得什么。

热拉尔　你能肯定对方爱你吗，有的青年贪图财产，专门玩弄感情。

卡罗琳娜　他几乎不知道我爱他。

热拉尔夫人　是谁呀？你父亲宽宏大量，我保证他不会发脾气。

卡罗琳娜　就是伊波利特先生。

热拉尔　我的雇员？

热拉尔夫人　嗳！先生，我们是什么人家？再说，他抵不上路易·盖兰吗？难道您有两种尺度吗？您想否认刚才对女儿讲的话吗？……

热拉尔　没有……

卡罗琳娜　啊！爸爸！

热拉尔夫人　这样的话，一切我都会原谅您！

热拉尔　（摇铃）孩子，这件事需要考虑考虑；我在考察伊波利特的同时，要你好好接待路易·盖兰先生，你不会觉得不好吧……

热拉尔夫人　你先出去吧，孩子。

〔卡罗琳娜下。

弗朗索瓦　先生摇铃叫我吗？

热拉尔　告诉伊波利特先生来同我谈谈。

第 十 场

〔热拉尔夫妇。

热拉尔夫人　我算认识您了，您欺骗了女儿。

热拉尔　她辜负了我的希望。

热拉尔夫人　先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该把事情说清楚了。

热拉尔　我早就料到您的话像暴风雨般袭来。

热拉尔夫人　而您却躲避在冷漠的态度之下……我不再烦您了……

热拉尔　您打算怎么办？

热拉尔夫人　我不想同您多说。不过，首先我要问一句，如果我们在一起生活，相互如同陌生的路人，那么您对待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尊敬一位陌生女人那样呢？

热拉尔　一位陌生女子不会处处跟我作对；自从我踏进家门，您就不断地打击我的心。

热拉尔夫人　您踏进家门时并不理解我，而您同她见面之后，就越发不理解我了。

热拉尔　又是阿德里安娜！

热拉尔夫人　难道她不是总夹在我们之间吗？先生，如果您对我讲，您没有那个女的不行，一定要把她留在您身边，哪怕明知她在玩弄您，那我也就认了，就像对待一种疾病

那样。

热拉尔　您说“那个女的”这口气，是有意污辱她……

热拉尔夫人　还想让我赞扬她不成？哼！先生，您若是有贵绅的邪癖，那也应当有他们那种尊严和文雅的风度。然而，您却什么也不顾惜。一个女人可以同意被抛弃，但不愿意显露出来。我讲“那个女的”，自有道理：她欺骗了您……

热拉尔　夫人，我只要求一个证据，一个微不足道的证据，但必须是真凭实据，而不是……

热拉尔夫人　她刚刚欺骗了我，好让我同意她回到这里。

热拉尔　哦！如果她只是欺骗您……

热拉尔夫人　一个姑娘能演出刚才在这儿给我演的那场戏，那她就能装出爱得发狂的样子来。您爱她，她爱您，这些她全对我讲了，甚至还感谢我让她同我们女儿住在一起，保全了她的贞洁。您对她的迷恋，就是卡罗琳娜这桩婚事的秘密动因。

热拉尔　那又怎么样？

热拉尔夫人　您要把这个家交给那种人！噢！我不算什么了，反正我已经完全成了牺牲品，请相信我根本没有考虑自己。您要嫁女儿，给她找个来这里当用人的小姑子，要给受您保护的人打开个缺口，好让他们扑向我们的财产，好吧，然而在嫁女儿之前，您总该考验考验他们吧？您亲自向阿德里安娜小姐提婚，给她找个体面的人家……

热拉尔　噢！夫人！

热拉尔夫人　您做戏要了多少花招，想达到您找外遇的目的，而您就不能耍一个花招，以免掉进深渊吗！如今生意完全是撞大运，本钱最雄厚的商号，随时都可能破产，变得一名不文。在突然破产的时候，看看他们如何表现。您就以此为借口，要保护阿德里安娜免遭穷困。这种慷慨的行为也完全符合您的性格……好吧，如果他们真是您认为的那种人，那我就把痛苦隐藏在心里，是我看错了，还是您有道理。然而此刻，我有种种理由怀疑……

热拉尔　可是骗不了她呀。

热拉尔夫人　要开诚布公！其实您害怕。

热拉尔　噢！夫人，那太可怕啦！

热拉尔夫人　您心里惶恐就证明我说对了！

热拉尔　不过，如果她要长久欺骗我，那么假戏不就等于真戏了吗？

热拉尔夫人　男人一迷恋，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不至于如此。

热拉尔　夫人，这事同许多事情一样，双方一切既真，一切又假。

热拉尔夫人　如果说女人并不总能知道对方什么时候爱她们，但她们却很清楚对方什么时候不爱她们。

热拉尔　您非常巧妙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问？恐怕是出自您被伤害的自尊心，其实您维护的不是感情，而是您的虚荣心，而对我来说，这却关系到生活。噢！我心里感到恐慌，您应当分析一下这种状态……

热拉尔夫人　您对家庭负有责任嘛。

热拉尔　好吧！我同意……事情总得有个头，不是斩断您的纠缠，就是同她本人了断……

热拉尔夫人　哦，您终于清醒了一点儿。

热拉尔　您对我恋恋不舍，可又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呢？

热拉尔夫人　我要保护您的财产和我的孩子。

热拉尔　我们俩肯定有一个是糊涂人。

热拉尔夫人　而您希望是我……

第 十 一 场

〔前场人物，伊波利特、罗伯洛上。

罗伯洛　唔！先生，刚才伊波利特先生向您请示科班公司布匹的事，不是幸好我在场吗？科班公司已经呈报……

热拉尔　唉！真是祸从天降！不管他们的事。伊波利特，您呆在这儿。罗伯洛，过来一下……罗伯洛，我破产了；不过，保住秘密，局面还能够挽回……

罗伯洛　啊！先生……我有四万法郎，这可能对您的生意有帮助……

热拉尔　不必，你留着同阿德里安娜结婚用吧，归根结底，你还是爱她吧？

罗伯洛　我嘛，以克里斯托夫·罗伯洛的声誉起誓，我只爱热拉尔公司！先头是别人把我绕进去了，其实……

热拉尔　（旁白）罗伯洛是好样的！（握住罗伯洛的手）这才是个朋友，夫人！不过，你若是想让我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就必须帮助我让别人相信，尤其让阿德里安娜小姐相信我破产了。这回，你可以向她求婚，是我同意的。

罗伯洛　不行，不行，谢谢，今天早晨算烫着了我啦！万一她同意了，有个漂亮老婆我还真为难，家里会挤满了客人！今天晚上，我倒是怕冷水浇头。

热拉尔　如果是我要你这样做呢？

罗伯洛　我愿意参与您策划的这件事；可是，万一她当真要我兑现呢？

热拉尔　那我就杀了她。

罗伯洛　噢！还没逮着我呢就这样！……我不干。

热拉尔　去吧，别耍小孩子脾气……（罗伯洛下。对伊波利特）过来。

热拉尔夫人　（在内室）卡罗琳娜！

热拉尔　您在恋爱，伊波利特？

伊波利特　先生，在我这个年龄，产生爱情是极其自然的，我若是不恋爱就成为例外了。

热拉尔　您的话有道理；在您这个年龄，我也一样！……不过，一个男子汉应该选择女人，而不应该让女人选择自己。您还应当考虑挣一笔财产，我愿意帮助您，您得以实际行动证明您的忠诚。

伊波利特　叫我做什么？

热拉尔　首先要守秘密！明天，您动身去伦敦，我把大笔生意

交给您去做……是大批的走私货。等一会儿我把具体安排告诉您……您的前程取决于您的行为。

第十二场

〔热拉尔夫妇，安娜，卡罗琳娜。

卡罗琳娜　伊波利特先生……

热拉尔夫人　怎么样？

伊波利特　他不准我讲；我要走了，要离开很久。

卡罗琳娜　他要走了，安娜。

安娜　爸爸，这笔帐您得偿还。

〔伊波利特偷偷吻了卡罗琳娜的手，然后下场。

第十三场

〔人物同上，路易·盖兰上场。

热拉尔　（对卡罗琳娜）孩子，我把这位先生作为你的未婚夫介绍给你。

路易·盖兰　先生，舍妹告诉我，小姐抵制令我深感荣幸的这种美意；不过，经您同意我就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那就未免不知进退了。现代社会越是看重婚姻，婚姻越应该是自主的。

安娜　（旁白）哼！哼！律师……

热拉尔夫人　（旁白）他们真会抓我丈夫慷慨大度的弱点！

路易·盖兰　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一项强加的合同，这是不公正的；请让我只听小姐本人的意思，服从她的决定。

安娜　（旁白）自命不凡！

热拉尔　怎么样，卡罗琳娜？……

卡罗琳娜　既然别人把情况全告诉您了，先生，那您就该知道，我已经有了选择。

热拉尔夫人　去戴上帽子，咱们去找你舅舅，家里人到齐了，好给你爸爸接风。

热拉尔　可是，夫人……

热拉尔夫人　我连跟女儿出去都做不了主了吗？

热拉尔　选的时候不对……

热拉尔夫人　我选择女婿做不了主，选择什么时候出门也做不了主吗？

第十四场

〔安娜，热拉尔，路易·盖兰。

热拉尔　您不必介意：女人就是这样，又哭又喊，到头来还是觉得别人做得非常对……

安娜　女人到头来会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您不知道，一个可怜的姑娘受到逼迫会干出什么事来。爸爸，一个少女

能自己找个男人结婚吗？

热拉尔　这不合乎习俗。

安娜　那好！就由您提亲把我嫁给这位先生吧。我姐姐认为必须相爱才能嫁给一个男人，而我却相信爱情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不幸。如您所说，婚姻并不建筑在感情的基础上，那么这位先生的婚姻幸福，基础一定很牢靠了。

热拉尔　你有能力判断婚姻吗？

安娜　婚姻！不过是相互折磨的结合嘛。这位先生和我，我们会齐心履行义务的。

路易·盖兰　小姐会占上风，她比我聪明。

安娜　那好，先生，我就把聪明劲儿给您去为人辩护……

路易·盖兰　您还可以做得更漂亮：您上法庭去辩护，我向您保证法官不会睡着。

安娜　听得出来，您在嘲笑。这么说，我这种冷漠态度对您不合适。您失算了，可能会遇见更糟的。

热拉尔　亲亲我吧，你是个出色的疯丫头！（对路易·盖兰）到我书房去，咱们谈谈正事。

〔二人下。

安娜　（独白）盖兰兄妹胜利啦！他们拥有父权的内阁和警察，所谓的反对派仅仅得到民心；安娜小姐自我牺牲的提案被一致否决！我这真是壮举，我连如何能爱上一个男人都不知道，觉得他们全都面目可憎，黑乎乎的连鬓胡子，硬撅撅的胡须，脸色那么吓人！有长得俊俏的，可是模样儿又像我们了，而且既没有头脑，又没有能力……老实说，

这个世界得重新建造。我若是结婚，就只要男孩，免得操心找女婿。我姐姐怎么办呢？她可能……嗳，不会！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弗朗索瓦，维克图娃，朱斯蒂娜。

弗朗索瓦　先生派我去租一辆旅行车，定几匹驿马，今天半夜用……

维克图娃　他要同阿德里安娜小姐一起走，没错儿……

朱斯蒂娜　可是她没有收拾东西呀……

弗朗索瓦　先生也没有吩咐我打行李……

朱斯蒂娜　是夫人和小姐在准备行装，她们还瞒着我。

弗朗索瓦　罗伯洛先生刚才吩咐关了店门，让伙计晚上自行活动。

维克图娃　朱斯蒂娜说阿德里安娜小姐一无所知，而夫人小姐却了解情况；世界真是颠倒了。今天早晨，阿德里安娜小姐知道先生要回来的消息，而家里人却蒙在鼓里；到了傍晚，她可能不知道先生要动身，而家里人却可能晓得。她跟罗伯洛先生在楼下。我去问问她要不要米粥，就会听见他们讲些什么。（下）

弗朗索瓦　我也去告诉先生，半夜在院子里备好马车。(下)

朱斯蒂娜　(独白)肯定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情。卡罗琳娜小姐哭成个泪人儿；她还在写什么东西，也许在写信，写给准备行装打算明天动身的伊波利特先生。(弗朗索瓦重上)喂！他是一副什么表情？

弗朗索瓦　脸色阴沉，他的护照放在桌子上。

〔维克图娃重上。

维克图娃　先生破产了，要动身去伦敦，伊波利特先生随后去那儿会他。

弗朗索瓦　这和咱们没什么关系，咱们的工资都开了。

朱斯蒂娜　在储蓄银行……

弗朗索瓦　他还够滑的，乘机要和阿德里安娜一道走。

维克图娃　嗳！您弄错了。我蹑手蹑脚走过去，听见罗伯洛对她说，热拉尔先生落到这种地步，他本人都希望她结婚。罗伯洛可能掌握先生的大笔资金，可是……

弗朗索瓦　当主子的，他们的事情还想瞒着咱们，但是他们少了咱们什么也干不成。他们晚餐可够高兴的，就跟参加葬礼一样，杜瓦尔先生白白讲了一通蠢话，安娜小姐没有听，也没有提醒别人注意，伊波利特先生没有在这儿用晚餐，而卡罗琳娜小姐眼睛红红的。

维克图娃　她爱上伊波利特先生啦？

弗朗索瓦　离开餐桌的时候，先生叫来帐房伙计莫兰，我听见先生说要他去公证人那儿立一份委托书。

朱斯蒂娜　阿德里安娜小姐肯定要跟去。先生怎么能离得开

她呢？

维克图娃　商店怎么办？

弗朗索瓦　他还管什么商店！今天早晨，伊波利特先生对他谈了那批布料之后，他在楼梯上那个骂呀，真应当听听！他来啦！

维克图娃　我倒省得去给“我吩咐”小姐做牛奶米粥了。

朱斯蒂娜　如果先生把她劫走，她喝了米粥倒能添点精神头过夜。

第　二　场

热拉尔　（看见朱斯蒂娜进去，维克图娃和弗朗索瓦在前厅）我敢肯定，现在他们全在议论我的所谓大难，他们还要在门房里秘密聚会，讨论我的生意、我的奢侈生活和阿德里安娜。啊！此刻正在赌我一生的命运！罗伯洛以我的名义同她谈话，她能顶得住吗？我的整个生命，终于到了这一庄严时刻！难道我是个走运的男人吗？能有多少男人会遇上我这样的命运呢？我生来是个情种，只能通过干大事来满足焦渴的感情……十八岁时，我上前线打仗，我最初热恋的共和国垮掉了。拿破仑上台，我本想为他效力，而他却憎恨商人，再加上我为人正直，几乎被他害得破产！到了三十八岁，我始终没有遇见一个真正爱我的女子，是啊，我们人人都渴望得到爱；那时我不算年轻了，而且屡屡失望，万念俱灰，只好结婚，好有个一男半女，享受点天

伦之乐。然而，我到了四十八岁，依然有一颗年轻人的心。妻子不等于情人，而是一个母亲，有其尊严和权利。最后，我一心扑在生意上，可是生意只给我带来金钱……暮年是多情人的人间地狱，不料在这地狱的门口，却出现了这个年轻姑娘；我三十年间失落的爱情，全部倾注在她身上。天真、高雅、貌美、忠诚，生活的所有乐趣、爱情的所有鲜花，她都一齐奉献到我这充满渴求的眼前，她唤醒了生活，滋润了我这近乎干涸的心灵；于是，我开始渴望困扰我们所有人的这种幸福！青春时代恋爱，我们的体力在逐渐减少，而我这种年龄的人恋爱，体力的衰弱则日趋增加；因此我感到，没有她我无法生活。这一天真不寻常！……他们全反对她，要考验她……噢！一帮懦夫！你也一样！不过，如果她得胜了，那他们就全完蛋；如果她垮掉，那我就会……也许会发疯。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头就……唔！我听见罗伯洛来了。

第　三　场

〔热拉尔，罗伯洛。

热拉尔　怎么样！你的眼睛都湿润了。

罗伯洛　她还一点不知道您这假破产，她感到不安；但是……

热拉尔　她爱我吗？

罗伯洛　爱得过分。

热拉尔　蠢货！女人从来不会爱得过分。

罗伯洛　她对我嗤之以鼻，说是如果您有勇气要她结婚，那您就应该有勇气亲口去告诉她。

热拉尔　她心里只有我一个！惟有一个！

罗伯洛　先生，在这桩生意上，您能允许一个务实的俗人劝您一句吗？

热拉尔　我的爱情，一桩生意……

罗伯洛　这无非是您的最大愿望；不过，我要同您谈谈您本人。

热拉尔　她在哪儿？

罗伯洛　她查完帐就上来。

热拉尔　您要对我说什么？

罗伯洛　您已经定了马车，干脆把她劫走。我刚刚试探过，她的爱蕴含巨大的力量，在您飞黄腾达时能抵御您，但也蕴涵巨大的软弱，在您落魄失意时却无力抵御您，您的假破产也许会使她下决心跟您走。你们到意大利、英国、瑞士去，到那里可以尽情相爱……贪心和占有，时间一长，就会扼杀爱情。在这期间，伊波利特和我，我们尽力把生意做好。您回来时，这块心病也就去掉了，如果您留在家里，只怕要发生不幸的事件。

热拉尔　如果她照样爱我，会有什么不幸事件呢？

罗伯洛　先生，在晚餐桌上，您没有观察出卡罗琳娜小姐表情呆滞、安娜小姐神态异常吗？

热拉尔　有她在场，我还能看见别的什么吗？我听见她的脚步

声了，我得把夫人找来，好炫耀一下阿德里安娜的胜利。（下）

第　四　场

〔罗伯洛，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　怎么搞的，我居然成了头脑最清醒的人啦？我仿佛觉得一场大祸临头了。

阿德里安娜　您说什么？一场大祸？罗伯洛先生，我心里不安到了极点，现在我知道先生定了半夜的马车，还要有人给他送来委托书签署。请讲实话……

罗伯洛　我给他送来资产负债表签署。

阿德里安娜　资产负债表！可是，我基本了解公司生意的状况，谁能把我们公司搞垮呢？

罗伯洛　科班公司，以及向我们投资的银行……

阿德里安娜　银行可以取走资金，然而科班公司……

罗伯洛　这是个秘密，惟独我知道：他出于好意，给科班公司签了十万法郎的票据，以免它破产。

阿德里安娜　我不是常对您说：他这样慷慨要毁掉自己！哼！因此您又来向我求婚，他遭遇不幸，就要给我找个避难所。

罗伯洛　对……

阿德里安娜　先生，这种慷慨之举，对我的心是多大的侮辱！

男人毕竟是男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我们这种细腻情感！一个女人爱上一个强盗，就会跟他进山洞！他贫穷了，我也应该一无所有。哦！罗伯洛先生，他遭遇不幸反倒毁了我，因为我知道如何使他一时间变得富有！

罗伯洛　我不明白您这话。

阿德里安娜　幸好不明白！他妻子的财产保住了吧？……

罗伯洛　夫人如若收回财产，可以保住……

阿德里安娜　您打算怎么办？

罗伯洛　尽量保住公司。

阿德里安娜　我能出什么力吗？……

罗伯洛　不要让他陷于绝望……

阿德里安娜　啊！也许我能给他勇气恢复声誉。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热拉尔夫妇、卡罗琳娜和安娜上。

热拉尔　不，亲爱的，我要一个人走。

安娜　爸爸，带上我吧，您多疼爱我呀！我会逗您开心，安慰您，我会……

热拉尔　别了，亲爱的，拥抱我吧，孩子们，忘掉这个父亲吧，他让你们尝到生活的甜美，结果却让你们今天过上更苦的日子。

热拉尔夫人　我的朋友，您真叫我害怕……

阿德里安娜　先生，向我发誓要活下去。

热拉尔　要有一个条件……

阿德里安娜　好吧……

热拉尔　噢！孩子们、阿黛拉伊特、罗伯洛，我已经……

热拉尔夫人　（低声地）您要露出马脚……

安娜　那个巫婆对他说了什么？

热拉尔夫人　先生，要知道，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咱们能填上科班公司这十万法郎的亏空呢？我兄弟非常爱咱们……他的信誉、他的财产就跟咱们的一样……

罗伯洛　先生，我有五万法郎……

热拉尔夫人　看看阿德里安娜怎么样？

热拉尔　她在考虑。

热拉尔夫人　考虑她……

热拉尔　考虑我……

安娜　我父亲不是让阿德里安娜小姐攒了不少钱吗？

阿德里安娜　嗳！小姐，令尊非常清楚我一文不名了；他肯定打算进去了。

热拉尔夫人　哦！我早就知道……不过，我绝不责怪您，考虑自己是极其自然的事……

阿德里安娜　您这话我不明白，夫人……

安娜　您欺骗了我母亲，还要维持我姐姐和您哥哥的婚姻……

阿德里安娜　在这种时刻，我哥哥倒可能坚持，我了解他……

安娜　您利欲熏心，刮我们的皮富起来……您迟早会受到

报应。

热拉尔　（对妻子女儿）不要再说她，要不然我就……（走向阿德里安娜）我的孩子，我猜出你可能有某种原因；你总归给我们两个人保存一块面包吧？告诉我吧。

阿德里安娜　我是做了一场梦怎么的？嗳！先生，从今天早晨，您手中就攥着我拥有的一切！

热拉尔　什么？

阿德里安娜　我哥哥不是交给您一封信吗？……（热拉尔掏出信，拆开，念道："请收下你们的十万法郎，你们得救啦！"）夫人，小姐，啊！我真高兴……咦！这个消息怎么会让你们伤心呢？

热拉尔　听着，夫人小姐们，这就算我唯一的报复：

先生：

我离开贵公司要像当初进来时那样，既贫穷又纯洁。随信附去一张银行凭单，上面有我收到的全部款额，仅仅除掉我认为应得的最初规定的薪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引起任何猜疑；您的恩德我将铭刻在心，绝不容许利欲玷污。何况，在我哥哥的身上，不是体现出我所得到的丰厚报偿吗？他在从事职业的道路上得到您的扶掖，现在能够保护我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助他立足社会的恩情；他一定能廉正自守，步步高升，以不负厚望。

这就是你们指责的玩弄诡计的女人、一个裙钗答尔丢夫！

热拉尔夫人　（低声对她丈夫）有的骗子鬼极了，一言一行完

全像正派人……

热拉尔　太过分啦！你们全都鬼迷心窍了。我要拿出当家长的尊严……罗伯洛，按照她的银行凭单的双倍金额，转到她的帐上。

阿德里安娜　啊！这一切，原来是演的一场戏？

罗伯洛　对，您是个天使。

阿德里安娜　我被怀疑为……噢！

热拉尔　经过这次考验，夫人，您对我安排的卡罗琳娜的婚事，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吧……

安娜　（对卡罗琳娜）你要自卫！

卡罗琳娜　（对安娜）我在舅舅家拿了能逃脱不幸的东西。

安娜　咱俩一道死……

卡罗琳娜　父亲他……

热拉尔　（走向伫立在舞台边缘的长女）孩子，我向伊波利特提过你。他并没有同你相应的感情。

卡罗琳娜　爸爸，他可能被您吓得……

热拉尔　真正的恋人是无所畏惧的。

卡罗琳娜　因此，他在这里，还当着您的面，就吻了我的手，在我手上洒下一滴泪……

热拉尔　他竟敢……

卡罗琳娜　他走了，先生。（旁白）我也即将启程！

热拉尔夫人　先生，您女儿脸色刷白，身子直摇晃。

热拉尔　（抱住女儿，吻她的额头）卡罗琳娜，别惹爸爸伤心，爸爸只考虑你在人世的幸福。

卡罗琳娜　（旁白）他亲了我……（对父亲）您给了我生命，您也可以把我的命收……（哭上前台）

安娜　（指阿德里安娜）她像一尊雕像……

热拉尔　（对妻子）带女儿回屋去，过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

〔热拉尔夫人扶着卡罗琳娜回房间。维克图娃从远台一侧门上，给阿德里安娜小姐端来米粥，同安娜走碰头。安娜瞧了瞧米粥。

安娜　这是给阿德里安娜的！嘿！我至少得救我姐姐！

热拉尔　（对罗伯洛）让我们单独谈谈……

第　六　场

〔热拉尔，阿德里安娜。

热拉尔　喂！阿德里安娜，您怎么啦？您这样发愣……

阿德里安娜　非常自然……原先我是多么佩服您，认为您非常高尚，现在我觉得您非常渺小。

热拉尔　我，配不上您！

阿德里安娜　一个恋爱的男人，怎么会产生这种猜疑！哼！您猜想我不钟情，这种怀疑总还是爱的一个明证，因此，今天早晨我特别高兴！然而，怀疑我的诚实、我的品德，这就等于把我活埋在蔑视中。您窥察的不是我的心，而是我的品性；为此，您施展了种种诡计，装模作样，欺骗了整个公司，还指使罗伯洛出面，这一切只为了解我是否

爱……什么呢？金钱！先生，我可以留在您这里，这回我在这里安全了……

热拉尔　她瞧不起我啦！……

阿德里安娜　不，先生；不过，我对您只有感激之情了；这种感激是永世的，从现在起，我将时时刻刻向您感恩……

热拉尔　那么从前呢？

阿德里安娜　从前，我的恩人和我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位天才和能以感情与他相伯仲的友人。我的爱情抵销了您的恩情！我丝毫不亏欠您的，而且恰恰相反：您爱我不如我爱您这么深！这件事就表明了……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有的卑劣行为却表明了爱情。

阿德里安娜　您伤了我的心……

热拉尔　是我吗？你没有看到从今天早晨起，我的心就被嫉妒，被我妻子女儿撕裂了吗？我被折磨得好苦……卡罗琳娜爱上伊波利特，那小子没头脑，一有三万法郎就会忘乎所以。你是了解他的，他永远只能当个配角；况且，他也有一些不光彩的事儿。他们全来打击我的心，而你又给了我最后一击！他们就是要看到这种情景才满意。然而你胜利了，我真是喜出望外，也更理解爱情了：这是一种持续的不断增长的仰慕之情。阿德里安娜，能饶恕我吗？哦！如果我还年轻，您就不会这么毫不容情！年老啊！什么都要怀疑了。

阿德里安娜　您若想年轻，不是先得恢复信念吗？

热拉尔　哦！你还爱我，对不对？你还希望我活得……

阿德里安娜　在爱情上，罪孽可以宽恕，但绝不会忘却。

热拉尔　我可以用强烈的爱来洗刷。听着，半夜时分，要来一辆马车，咱俩走吧，不要财产，到意大利找个角落生活。我把财产全部留给我妻子女儿；她们将拥有一切，还能对我提出什么要求呢？我重新聚敛一笔巨额财富。有幸福生活，我会精神百倍。为了你，在你的注视下，我要把商界搞个天翻地覆。他们在这儿愿意干什么都行，就当我死了……

阿德里安娜　要我宽恕，得有个条件，您必须留在家里，让一家人生活快乐，尽您家长的职责……

热拉尔　这太折磨人啦！……

阿德里安娜　您以为我十分快活吗？我为您的全家不是牺牲了我做女人的前途吗？您就不能施舍给他们……

热拉尔　我的暮年，对不对？嗳！不行！在我这把年纪，一天的幸福，就抵得上整整一生……我从未得到过爱，我要……唉！你要让一步。

阿德里安娜　先生……

热拉尔　啊！我们所爱的女子多么威严！……她一瞪眼睛，就把我的勇气压下去了。我不愿意……

阿德里安娜　您的勇气还不如我吗？

热拉尔　您选择吧！如果您不跟我一道走，那我就自杀！

阿德里安娜　我受到尊重就会幸福；如果失身，我就要痛苦而死：您怎么选择？

热拉尔　我不想害死她！……

阿德里安娜　我的朋友，如果您需要我死……

热拉尔　哪怕有一点这个念头，我也要发疯！……

阿德里安娜　您若是爱我，就应当顺从我……首先，我希望给卡罗琳娜自由，推迟她的婚事，直到她能够判断伊波利特和我的哥哥……您没有看见她爱得发狂吗？……在餐桌上，我可仔细观察了……

热拉尔　你希望这样？

阿德里安娜　对。

热拉尔　好，我答应……

阿德里安娜　那我去告诉她。

〔她走进内室。

第七场

热拉尔　（独白）真是天使！只要有她在，她的节操就会镇住我；只有一回，我像撒旦那样，渴望把这圣洁的灵魂拖进我这泥淖里，以便永远占有……我自觉能把她诱入陷阱……她会进去的。

第八场

〔热拉尔，杜瓦尔。

热拉尔　怎么这样慌张？出什么事啦，这个时候还跑来？好像

有什么倒霉的事啦？

杜瓦尔　外甥女儿在哪儿？

热拉尔　哪一个？

杜瓦尔　卡罗琳娜。

热拉尔　找她干什么？

杜瓦尔　（旁白）能跟他说吗？……（高声地）喂，朋友，你逼她结婚，让她好伤心吧？

热拉尔　对……

杜瓦尔　哎呀！快跑去对她说，你放弃让路易·盖兰当女婿的打算了。

热拉尔　不要以为我会上当。谁也别想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杜瓦尔　嗳，傻瓜，你女儿今晚可能喝毒药自杀！刚才我回到店里，伙计对我说，他看见卡罗琳娜在店里转悠，发现砒霜就伸手去抓。

热拉尔　真的吗，不是串通一气，又要什么花招吧？

杜瓦尔　嗳！朋友，你要失去女儿了。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去传我的话，卡罗琳娜的婚事无限期推迟了……

杜瓦尔　好！老兄……

〔他拥抱热拉尔。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维克图娃上。

维克图娃　先生，夫人的狗浑身抽筋死了……

热拉尔　它吃什么啦？

维克图娃　恐怕是把小姐剩下的米粥吃光了，它嘴巴上还沾着饭粒儿呢。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

罗伯洛　热拉尔公司里有人犯罪！

热拉尔　阿德里安娜！……罗伯洛，你亲自去把店门关上，不准任何人出入。

〔他冲进阿德里安娜的房间。

维克图娃　谁会这么干呢？

杜瓦尔　（对罗伯洛）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吧。（罗伯洛下）在这种时刻还能这样吩咐，热拉尔这个人真有判断力，换了我早就懵头了。维克图娃，这事不要泄露一句……

维克图娃　您认为她哥哥会不会……她哥哥是律师吧？……

杜瓦尔　跟我来，别离开我。（二人下）

第 十 场

〔安娜、卡罗琳娜。

安娜　(拖着卡罗琳娜)别讲话！别喊！让她死去！……

卡罗琳娜　爸爸他！……

安娜　还不住口！走……

第十一场

热拉尔　(在他女儿出去时他走进房间)谁叫我一声？不知道她在哪儿，我妻子还晕过去了……如果她死了，我就自杀，以免……

第十二场

〔杜瓦尔，阿德里安娜，热拉尔。

杜瓦尔　她在这儿呢！正给她哥哥写信。

热拉尔　啊！

阿德里安娜　出什么事儿啦？

热拉尔　进我书房去。

阿德里安娜　先生，不要对她们……

热拉尔　要像对法官一样服从我！

〔阿德里安娜走进书房。

杜瓦尔　你想怎么办？

热拉尔　住口。我要找出犯罪的人，好好教训他们一顿，我还

要弄清将来我必须防备什么。这个案件如果不在自家的法庭里压下去，那我们就永远抬不起头了。

杜瓦尔　你的头脑坚如钢铁。

热拉尔　可是我的心却碎啦！……在这里，有凶手……

杜瓦尔　你逼得她们走投无路。

热拉尔　是卡罗琳娜？还是安娜？

杜瓦尔　我可没有头脑判断……安娜，那么纯真无邪！卡罗琳娜，一个可怜的……

热拉尔　杜瓦尔，你这个人心肠很好，然而，你若是能冷静地观察一下这里要出的事，你说说看，这可关系到全家的安危！

杜瓦尔　你打算怎么办？……

热拉尔　你瞧着吧，不过，你要出面作证……

〔摇铃。

朱斯蒂娜　（在通内室的门口）先生，夫人请您去。

热拉尔　你去一下，杜瓦尔，去叫她，她应该到场……

弗朗索瓦　先生摇铃了吗？

热拉尔　罗伯洛在下面吗？

弗朗索瓦　在，先生，在店门口，已经上了锁，他拿着钥匙。

热拉尔　不要放任何人上楼来，去把夫人的小楼门锁上，把钥匙给我送来……

弗朗索瓦　卡罗琳娜和安娜小姐在院子里，她们不顾罗伯洛的阻拦要出门，先生知道吗？

热拉尔　去传我的话，叫她们过来。（他为自己和妻子摆好两张扶手椅，为女儿摆好两张椅子，又为杜瓦尔搬来一张扶

手椅）怎么办呢？唉！万一这个不幸事件促使阿德里安娜决定……

第 十 三 场

〔热拉尔、热拉尔夫人由他兄弟和朱斯蒂娜搀扶上场，继而安娜、卡罗琳娜上。

热拉尔　（接替朱斯蒂娜）过来，亲爱的，坐在这儿……

热拉尔夫人　真要命！……

热拉尔　（对朱斯蒂娜）出去！（对妻子）咱们每人都有份儿。

〔卡罗琳娜和安娜出现在远台的门口，弗朗索瓦搀着卡罗琳娜。

杜瓦尔　我去……

热拉尔　给她们通气，对不对？叫她们自己过来。（对弗朗索瓦）你守在通内室的门口外面。（对杜瓦尔）去瞧瞧他是否关上前厅的门。

〔杜瓦尔陪弗朗索瓦下；传来关门声，杜瓦尔又关上客厅的门。

第 十 四 场

〔热拉尔夫妇，杜瓦尔，卡罗琳娜，安娜；阿德里安娜在书房。

热拉尔　卡罗琳娜和安娜·热拉尔，就在这里，阿德里安娜小姐刚刚被谋害；有人看见你们俩中的一个，卡罗琳娜偷了……

安娜　不错，在舅舅那里；偷了她能自杀的东西：这是她给您写的遗书。（把遗书给热瓦尔）我打算跟她一道死，便把毒药要过来。不过我想，既然我要献出生命，那就干脆除掉阿德里安娜小姐，以便救我姐姐一条命，救我母亲免于绝望而死，并且救我父亲摆脱一种不惜造成巨大不幸的痴情……

热拉尔　您打断了我的话……

安娜　好全部供认，使我姐姐免遭嫌疑。

热拉尔　她事先知道您要犯罪吗？

安娜　我是硬拖着她，她总要宽恕那个害人精。

热拉尔　卡罗琳娜·热拉尔，您没有罪；过来拥抱您母亲……还有我，孩子……

〔安娜扭过头去。

卡罗琳娜　请让我留在她的身边。

杜瓦尔　这些可怜的姑娘！我真不忍心看……

热拉尔　住口，先生。安娜·热拉尔，您犯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因为这是最卑怯的行为。

安娜　我仔细考虑过，先生；可是，别的办法全不解决问题。

热拉尔　你还考虑过，可恶的孩子！这太可耻啦！

安娜　如果是为了救国，那就是光荣的，而对我来说，家庭就

是整个世界。

热拉尔　这种献身精神，值得让刽子手亲自给你戴上桂冠。不过，您的家庭有什么痛心的事呢？谁抱怨了呢？

安娜　我母亲至死也不会抱怨。至于我姐姐，您就看看这封遗书吧。今天夜晚她就死啦！她爱上一个人，可以得到幸福，她一定能如愿以偿……

热拉尔夫人　先生，我不行了；求求您……

热拉尔　您没有考虑绞刑架，要知道，您犯的是死罪……

安娜　我到月底才满十六岁。

热拉尔　那么良心呢？

安娜　我自认为干得对。

热拉尔　您女儿真令我佩服……那么你家的名誉呢，小妖精！你这是把我们拖到法国面前，拖到法庭面前，我们全要名誉扫地……

安娜　嗳！这我也想过！如果凶手不存在了，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案子好审了……

杜瓦尔　行啦，热拉尔！

卡罗琳娜　安娜！父亲，她还有剩下的毒药！

热拉尔　我的女儿，我的安娜，不要寻死，我是唯一有罪的人！噢！上帝总要借天使的手才打击我们。

热拉尔夫人　我的安娜，你没有吃下吧……

阿德里安娜　小姐，令尊太残酷无情了。

安娜　啊！您还活着！……

热拉尔　真是切齿仇恨！……

阿德里安娜　怎么，小姐，毫无悔意！

安娜　我向您表明过，我绝不手软。父亲，现在还可以好来好散……让这位小姐离开，给我姐姐自由……

热拉尔　傻孩子！正是她说服我不再坚持她哥哥的婚事……

安娜　总是她，离开她您活不了；这个家只有她；我母亲、我姐姐和我，我们的一切，都得是她赐予的；她在这里当神一样供着。母亲，您倒是跟我父亲讲讲啊，来一句痛快话，要不要您的安娜第二次犯罪。

杜瓦尔　我们大家都宽恕她吧，她发疯了……

热拉尔　疯啦！没有；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感觉同她一样。提起青春，那真是美好而高尚的。青年把一切都看成是美好的。对，青年自身有一种绝对美感，在良心上绝不妥协。青年的过失往往在于过分追求美德，而我们的德行仅仅是推理的结果。（他把安娜拉到自己的双膝上）可怜的姑娘，你一定非常痛苦，才走这一步；可是将来有一天，你会更加痛苦：你当了父亲的刽子手，以为救了全家人，其实却把这个家拆散了！（摇铃）我的女儿，你们没有父亲啦！夫人，您也即将恢复自由……（弗朗索瓦上）叫罗伯洛上来，我撤销我的命令！……您把父亲的私情揭到光天化日之下！要知道，我的女儿，这种感情的强烈程度，不亚于您的无比仇恨。夫人，我什么也不要，把我的全部财产留给您。阿德里安娜小姐，我接受您的财产……（罗伯洛带一个穿黑袍的人上场）咦！怎么回事，谁走漏了风声？

罗伯洛　没有，先生，是您的公证人送委托书来了。

热拉尔　好……先生，受委托人填上热拉尔夫人和罗伯洛先生。（签字）我的遗嘱在书房里；罗伯洛，您去拿来。

〔罗伯洛走进书房。

阿德里安娜　您要干什么，先生？……

热拉尔　我让权！……

阿德里安娜　为什么？

热拉尔　这里的日子让我没法过，我要重新开始生活。

〔罗伯洛重上，把遗嘱递给热拉尔，热拉尔又把遗嘱交给公证人，公证人下。

热拉尔夫人　先生，您对我们说的话太可怕了……

〔众人跪下。

弗朗索瓦　先生定的马车停在院子里……

热拉尔　（对阿德里安娜）我在勒阿弗尔等你！……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对妻子女儿）永别了，咱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安娜　我认输了。父亲！……

热拉尔　不，您在我身上扼杀了父女之情。

众人　（对阿德里安娜）您留下，他就会回来。

安娜　爱情究竟是什么？

热拉尔　你总是懂得太早。

——幕落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罗伯洛　（独白）货物全部典卖，现在热拉尔公司不存在了，我也同可怜的老板一样，失魂落魄而又六神无主。不幸的热拉尔夫人要挽留我，给我两千利勿尔终身年金。可是，我想到乡下去生活：我的老板和阿德里安娜小姐处于这种状态，我实在不忍看……

第 二 场

〔罗伯洛，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先生，法官和文书，以及大夫先生来了……

罗伯洛　两个穿黑袍的人冲两个无辜的人来啦！

弗朗索瓦　司法人员到这儿来看什么？

罗伯洛　没什么。去告诉热拉尔夫人。

第 三 场

〔罗伯洛，法官，文书，医生。

罗伯洛 先生们，请接受我的敬意。(法官回礼，并继续同医生交谈)您认为这两个不幸的人治不好啦？

医生 是的，先生，凡是精神病人，只要头脑总萦绕固定的念头，就无望治愈了。

法官 (对文书)您挨着这张桌子坐下，开始记录调查的情况……(对医生)鉴于这种案情，司法的责任，就在于极严格地审问家长，这您也明白，欺骗他是多么容易。(对罗伯洛)您是？……

罗伯洛 我原是这家公司的帐房先生和清算人，在这里干了十二年，而第十三年却如此不幸……

法官 热拉尔先生当初是什么样人？

罗伯洛 是个非常刚强的人，在五年当中，他一直同自己的感情搏斗；然而家里出了一件事，给他极大打击……

法官 啊！

罗伯洛 还找不出眼光更准的家长。他长女的婚事引起的争吵，给他造成无穷的烦恼。小姐一时看上公司的雇员，那是个蠢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不幸的老板对他的看法：他迷上一个时装店女老板，并且结婚了。如今，家里不得不执行热拉尔先生对长女婚事的禁令。热拉尔先生

的最后意愿仍照亮这个家，保佑全家人的幸福，因为路易·盖兰先生……

法官 哦！热拉尔小姐要嫁给路易·盖兰？他可是年轻一代最杰出的律师。

医生 他肯定入选。

法官 他的前途无量。

罗伯洛 哈！他妹妹和热拉尔先生如果了解这个情况，也许能恢复神智！

法官 （对医生）您看如何，先生？

医生 不要让他们空欢喜一场，先生。您将看到我们收进年鉴的一个现象：情人认不出情妇，情妇也认不出情人，他们在这里，相互讲述各自抱恨终生的情感。

罗伯洛 而从前，双方都堂堂正正，极力抑制这种情感。

医生 阿德里安娜小姐由安娜·热拉尔小姐护理，热拉尔先生则由他夫人照料。他们二人的记忆完全丧失，仅仅记得他们的爱情。他们只靠着自己的一部分心灵活着。

罗伯洛 他们俩见面倒还相容，可是他们交谈，却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他们相互爱慕，相互渴望，当面却视而不见！

法官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又是如何发疯的？

罗伯洛 就在这里。十个月前，在一场激烈争吵之后，热拉尔先生要离开家，到了院子，要上车的时候，他大发雷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后来他就变得极其温柔了。等他再见到阿德里安娜小姐时，就认不出她了。小姐猛一见这种可怕的场面，万分惊愕，随即也疯了。

医生　两位病人总是处于忧伤而平静的状态，因而可以在这里护理；况且在这个问题上，热拉尔夫人完全显示了她的雅量。

法官　（对文书）记完了吗？……（走到桌前，看记录）好。（对罗伯洛）喂，现在开始审问。

医生　不过，要让他们脱离痴呆的状态不容易，由于他们见面的场景惨不忍睹，就有意避免，把他俩分开房间守护；再说，提出问题，他们两个谁也不会回答。

法官　还要验明正身。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安娜拉着阿德里安娜小姐上，后面跟随卡罗琳娜和路易·盖兰。

〔安娜身穿丧服，阿德里安娜则穿着结婚礼裙。路易·盖兰向法官施礼。

法官　既应祝贺您，又要可怜您，先生。

路易·盖兰　先生，小姐对我的感情极为深厚，又极为真挚，她妹妹和母亲还极为虔诚，要了却热拉尔先生的心愿，而我本人也……

卡罗琳娜　我们当初反对，结果受到了残酷的惩罚。然而，谁能相信会有这种大仁大义呢？当时同您作对的，倒是您本人的美德，还有我的少不更事。

法官　（指安娜）这位小姐是……

安娜　是造成这些不幸的元凶，因此我要终生赎罪。

法官　她年龄不大，却这么严肃。

路易·盖兰　从前她非常快活，非常风趣。

法官　她给谁戴孝？

安娜　为被我杀害却还活着的父亲……我是一个……

路易·盖兰　安娜，您面对的是法官，而不是父亲。

安娜　不幸的人！

阿德里安娜　常听我谈论他的那位先生在哪儿？

法官　（对路易·盖兰）这个人是令妹阿德里安娜·盖兰吗？

（对罗伯洛）先生要声明……

罗伯洛　我证明。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热拉尔夫人和杜瓦尔带热拉尔上。

热拉尔一身穿戴极为讲究。

热拉尔　她今天准会来，我这样打扮能年轻二十岁。

杜瓦尔　他把时间和钱全用在打扮上！……可怜的姐夫！……

法官　（对罗伯洛、杜瓦尔和路易·盖兰）面前这个人肯定是热拉尔先生吗？

罗伯洛　我声明。

路易·盖兰　是的，先生。

杜瓦尔　我发誓。

〔卡罗琳娜和安娜上前拥抱父亲。

热拉尔　这些姑娘跟我亲近干什么？只要见不到我那亲爱的小安娜、我那可怜的卡罗琳娜，这日子就不好过。我是为她们好，她们却抛弃我；我要为她们造福，她们却夺走了我的幸福。阿德里安娜在哪儿？

阿德里安娜　先生，请放心，她会来的……

热拉尔　您的情人来了吗？

阿德里安娜　还没有……他出远门了，在勒阿弗尔。

法官　先生，您爱的阿德里安娜·盖兰，就在您面前……

热拉尔　她呀！……（机密地对法官）她是个可怜的疯女人，您还没看出来？这顶新娘花冠，她戴了有些年头了。她的情人死了；可不要告诉她啊，她知道了会伤心而死的，而她以为还能见到情人，反倒活得挺高兴。（法官走到文书面前口述）亲爱的，（他妻子走过来）我怎么也说不出她的姓，去看看阿德里安娜在不在商店里……

杜瓦尔　在，她上来了，这不是她吗……

〔他指着阿德里安娜。

热拉尔　这家伙是个疯子！我家里养了些疯子，简直把我弄糊涂啦！

法官　（对阿德里安娜）阿德里安娜小姐。

阿德里安娜　一个穿黑袍的人！安娜，快逃，我的孩子，我原谅您了，可是穿黑袍的人不会宽恕您，他们会砍下您的头……

路易·盖兰　(对法官)您瞧见了,我妹妹精神失常。

阿德里安娜　我妹妹!谁称我妹妹呢?我很久没见到哥哥了,他总在法院……

法官　他在这儿呢。

阿德里安娜　他?他个子太高了。

法官　您爱热拉尔先生吗?

阿德里安娜　(哭泣)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先生!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他,连他妻子、他女儿,任何人也不知道。秘密隐藏在这里,要在这里逝去;有多少回……一句话,再使个眼色,我就完了,就跟他私奔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远走高飞……

热拉尔　她已经走了……

法官　这不就是您所爱的人吗?

阿德里安娜　他?一个老疯子,一个六十岁的人,还染头发,精心打扮,穿上锃亮的皮靴,好显得年轻,像个贵族子弟!他总要装模作样。如果他的情妇……他有没有情妇还是个问题。不过看得出来,他真心在爱,应当尊重爱情,哪怕是想象的:想象的爱情绝不违反法律……您这就会看到他爱得多么深。(对热拉尔)喂!您又见到她了吗?

热拉尔　亲爱的,我在等她……只是,恐怕还有些障碍……世间难有圆满的幸福……上天也嫉妒人间!大自然造就她那颗心,对我已经是过分优待了。

阿德里安娜　您说得对!上天就是这么讲的,天上才有永恒的爱情……

热拉尔　法律创造不出美满的爱情，…… 我有这种感触……一个女子只要没同您结婚，就会随时脱离您……她就可能离开我，去找个年轻人。

阿德里安娜　您就像个年轻人嘛……裁缝比得上魔法师！……告诉您，热拉尔就要从勒阿弗尔回来了，这就是他给我写的信。

〔她递给热拉尔一张纸。

热拉尔　可怜的姑娘！……不要拂她的意。

热拉尔夫人　喏，他看到自己的字迹有上百次，可就是认不出来。

阿德里安娜　他多么爱我！

热拉尔　就像我爱阿德里安娜。

法官　各位，请你们作为证人签字。（对热拉尔）热拉尔先生？

阿德里安娜　您瞧，他到啦！可是，他在哪儿呢？别人总好拿我开心……这多不好。

热拉尔　先生。

法官　您这是在自己家里。

热拉尔　哪里，我妻子女儿把我赶出家门了……干的蠢事……本来什么事都能调解好，而我最喜爱的女儿却……其实我对她特别照顾，请求我内弟杜瓦尔答应把财产全部给她，连路易·盖兰也不反对……

法官　这就是路易·盖兰。

热拉尔　嗳！不对，他的个头儿要矮点儿。刚才我说什么啦？哦，安娜本来可以得到二百万，本来可以在贵族门第中

找一个政界要人，找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唔！她非常聪颖，品格又高尚。不料，她却干出一件卑鄙的事情，竟然下毒……

热拉尔夫人　这样可以了吧，先生？

法官　（对文书）回答的话您记下来了吗？

文书　记下来了，先生。

法官　我不再拖延了，这个场面大家都不忍看……法庭将宣布取消患者的公民权，指定杜瓦尔先生为热拉尔先生的财产管理人，并且指定您，先生（对路易·盖兰），为令妹的财产管理人。（对卡罗琳娜）您的婚期还得推迟，不过，盖兰先生会敦促尽快结案。

安娜　结案也不能还给我父亲！

罗伯洛　先生，我是罗伯洛呀。

热拉尔　罗伯洛！他可是我唯一的朋友！是他劝我强行把阿德里安娜带走，到别的地方生活……那天晚上，我若是听他的话，就不会出事儿了。只有毫无感情的人才能判断生活的事物。请您对他多加关照。我在遗嘱中给他留下两千法郎的终身年金，可是，我的财产全被夺走了，还不是因为阿德里安娜不再照看我的利益了。

阿德里安娜　先生，您认为他能长期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吗？……他知道我完全属于他呀！……

热拉尔　他那么老啦！

阿德里安娜　爱情却永葆青春。

热拉尔　您觉得我怎么样？

阿德里安娜　（注视热拉尔）这个……

医生　瞧瞧。

〔医生拉住阿德里安娜的手。

阿德里安娜　多么可笑的老头儿！还是回屋吧，我愿意独自一人思念他……

热拉尔夫人　（对卡罗琳娜和路易·盖兰）我们的不幸是无法补赎的。你们就留在这里幸福生活，免得见到这种场面伤心。我和安娜把他们带到乡下去。万一病情突然好转也不怕，反正我们远离社交界……唉！我们人人都犯过大错误！

——剧终

李玉民　译

题　解

伏脱冷

《伏脱冷》，五幕散文剧，于一八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在巴黎圣马丁门剧院首演。由于扮演主人公的演员化妆酷似国王路易-菲力浦而被禁。巴尔扎克的朋友们作了多方努力，仍未能使当局取消禁令。十年后，即一八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此剧在巴黎快活剧院重新演出，获得成功。当时巴尔扎克已从波兰回国，卧病在床。由于演出前未征得他的同意，巴尔扎克闻讯后要求提出起诉，五月十七日，此剧终于停演。以后演出则是一八六九和一九一七年的事了。

本剧以《人间喜剧》中的在逃苦役犯伏脱冷为主人公，描写他不惜代价，抚养大一个弃儿，又帮助他踏入上流社会。待他为年轻人寻找到生父、生母，并使之缔结美满婚姻时，自己却因身分暴露，重新被捕归案。

基诺拉的智谋

《基诺拉的智谋》，五幕散文剧，于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九日在奥德翁剧院首演。

这是一部相当精彩的西班牙式喜剧，主要刻画蒸汽船最

初的发明人阿尔丰索·封塔纳雷斯的苦恼及其仆人基诺拉的足智多谋。这个剧本是《幻灭》第三部《发明家的苦恼》的思想主题的再度表现：天才人物的贫困潦倒及为发明创造付出的巨大代价，一些如狼似虎的野心家对天才人物的迫害、盘剥、掠夺及种种无所不用其极的阴险手段，均在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生动反映。

巴尔扎克本以为此剧能产生轰动效应并为自己带来丰厚的收入。他过分自信，甚至坚持不雇鼓掌队，亲自掌握前三场的戏票，结果首演式上观众寥寥，演出受到猛烈攻击。但巴尔扎克去世后，此剧于一八六三年在滑稽剧院再度上演，大获成功，连演四十三场，甚至在批评界也受到了肯定。

帕梅拉·吉罗

《帕梅拉·吉罗》，五幕散文剧，于一八四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快活剧院首演。

此剧属市民剧性质，描写一高尚纯洁的贫穷女子，为搭救卷入政治阴谋的心上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出庭作证。而案犯的那些有钱的亲友及此案的幕后主谋则暴露出种种自私、贪婪、背信弃义的丑恶嘴脸。剧中的杜普雷律师作为正义的化身，帮助女主人公战胜了那帮无耻小人，使之与心上人幸福地结合。

这个剧的首演虽不像《基诺拉的智谋》那样引起一片嘘声，却也受到相当严厉的批评，一八五九年再度上演，演出三十五场，仍然反映不佳，一九一七年在奥德翁剧院重演时，则

只能说是失败了。

后　母

《后母》，五幕散文剧，于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六日在历史剧院首演，一举成功。七月间又连演三十六场。这是巴尔扎克在戏剧上的首次告捷，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承认此剧获得全面的胜利，证明了作家在小说上的才能已开始运用到戏剧领域。

巴尔扎克采用《人间喜剧》中的手法，给一出家庭悲剧衬上了时代背景：一个狂热的波拿巴分子对变节者的仇恨殃及第二代，造成“罗蜜欧与朱丽叶”式的家庭世仇；后母与继女同时爱上那个为父亲所不容的年轻人，带来惊心动魄的勾心斗角和殊死搏斗，最后两个年轻人先后服毒自杀，父亲和后母也几乎精神崩溃。

此剧于一八五九年在快活剧院重新上演，效果极佳。直到一九四九年，著名的戏剧表演家杜兰还在里昂赛莱斯丁剧院演过此剧。

投机商

《投机商》，又题《麦卡代》，五幕散文剧。此剧在一八四〇年已初具规模，但直至一八四八年才完稿。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七日，巴尔扎克在法兰西喜剧院成功地朗读了剧本，但因急于启程去乌克兰，未能安排演出。作家去世以后，于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巴黎竞技剧场首演，产生强烈反响，连演七

十三场，被认为是作家最成功的剧作。

本剧主人公，股票投机商麦卡代负债累累，濒临破产。他把希望寄托在过去的合伙人戈多身上，而戈多迟迟不归。他试图通过为女儿办婚事，招进一名有钱的女婿，不料那位求婚者同样负债累累，企图通过婚姻摆脱困境。在山穷水尽之际，麦卡代企图利用未婚女婿冒充戈多，签假期票度过难关，妻子、女儿却坚决反对，且毫不容情地揭露了他的骗局，竭尽全力将他拉回到正直诚实的道路上来……

本剧的最大特色，在于以强烈的色彩刻画了破产人垂死挣扎的心态和交易所投机事业的风云变幻。入木三分的心理分析，具有广泛现实意义的题材，加上安排得相当紧凑的情节和尖锐的冲突，使全剧自始至终扣人心弦。在巴尔扎克的所有剧作中，生命力最强，演出场次最多，流传最为久远的，首推此剧。一八六八年，此剧在法兰西剧院再度上演，并成为该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和一九四八年，戏剧大师杜兰将此剧改成三幕四景，重新搬上舞台，直至近四十年，此剧仍不时有演出机会，可谓常演常新。

家事学堂

《家事学堂》，原题《领班小姐》，五幕散文剧。写于一八三八年，但一直未能找到演出机会，一八三九年印刷成册，一九〇七年曾再次印刷。

这出市民剧是巴尔扎克对戏剧的初次尝试，原来的构思是刻画一名女性伪君子，她征服了老板，控制了整个家庭，引

起家庭成员的愤怒。后来却改写成一名纯情少女，真诚地爱着老板，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家庭奉献一切。由于老板的妻子、女儿的猜忌和种种阴谋诡计，两个情人最终都发了疯。结局来得十分突然，与全剧风格不统一，似乎以市民剧开始，以情节剧告终。这部戏剧的某些场景并非毫不可取，但整个说来不很成熟，所以一直未能为戏剧界所接纳。

艾 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巴尔扎克全集　第２６卷　戏剧
丛书名＝
作者＝（法）巴尔扎克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１２
形态项＝　７６８
页数＝７６８
原书定价＝　３６．００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４８４４２４８
ＳＳ号＝１１７５４８５０
ＩＳＢＮ＝　７－０２－００１７５６－８　／　Ｉ５６５．１４
分类号＝０９０６＆ｓｗ＝Ｂ０ＤＢ６ＢＤ４０Ｘ１．０ＦＣ３１０Ｐ－１０１９ＢＦ　Ｂ８０Ｘ１．７Ｆ００Ｃ０Ｐ－９８６ＢＢＣ０Ｘ１．７Ｂ８６４０Ｐ－１０１９Ｆ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法）巴尔扎克著．巴尔扎克全集　第２６卷　戏剧．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２．
简介＝